四庫全書

薈要

【集部】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第集七部冊

Z121.5
CH1
82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90

樊川集

〔唐〕杜牧撰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部

樊川集卷一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綰

臣王杰詳校

御製讀杜牧樊川集

茂學本工文清辭每出羣雖稱有奇節未覺副高聞錦
宇常懸璧朱樓喜夢雲二語點寓牧之句所輸老杜者一飯不
忘君
艷體戊子仲夏

右謹依
御製詩三集恭錄

欽定四庫全書卷
樊川集總目
卷一
賦三首
詩十五首
卷二
詩三十一首
卷三
詩五十九首
卷四
詩七十六首
卷五
詩八十八首
卷六
雜著五首
卷七
雜著七首
卷八
序四首
記六首
卷九
書七首
卷十
書九首
卷十一
表九首
狀十四首
卷十二
啟十三首
卷十三
制二十首
卷十四

制二十二首
卷十五
制二十七首
卷十六
制二十九首
卷十七
祭文七首
行狀二首
卷十八
誌銘三首
卷十九
誌銘四首
卷二十
誌銘八首
外集
詩九十三首

別集

詩五十二首

臣等謹案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唐杜牧撰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官至中書舍人事蹟具唐書本傳是集為其甥裴廷翰所編唐藝文志作二十卷而晁氏讀書志又載外集一卷新城王士禎謂舊藏杜集止二十卷後見宋版本雕刻甚精而多數卷考劉克莊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則宋本外集之外又有續別集三卷此本僅附外集別集各一卷較之後村所見別集尚少二卷而南海府罷之作不收焉則又經後人刪定非克莊所見之本矣牧嘗稱元白歌詩傳播使子父女母交口誨淫恨吾無位不得以法繩之其持論甚

峻後村詩話則謂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詩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叱之以燕伐燕是亦公論然牧詩風骨實出元白之上其古文縱橫奧衍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録之亦非元白所可及也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樊川集原序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劇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為我序號樊川集如此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邪明年冬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烝之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始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藁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烝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録論辯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為二十編合為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

雖當一時戲感之言孰見睨兆而果驗白即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為理具與運高下探採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為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治時論相如子雲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則張保臯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為其序褒勸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丞相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為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鬬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喻讚誡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縣遠窮幽醲腴魁罌筆酣句健寃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衛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斷治本緪幅道義鉤索於經史觝禦於理化也故文

穿哉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醪養瘠堯醲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耶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

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卜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濟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沓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為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既就其集寐寤思慮顛倒反覆不翅逾年荀隆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他人無知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抵誣以甘罰殛邪故總條目強自作序至於裁列風雅宰制典型標翼時濟物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於前序將仕郎守京兆府藍田縣尉充集賢殿校理裴延翰撰

樊川集卷一

唐 杜牧 撰

賦

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凄凄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

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能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望故園賦

余固秦人兮故園秦地念歸途之幾里訴余心之未歸兮雖縈日而安至既操心之大謬欲當時之奏技技固薄兮豈易售矧將來之歲幾人固有尚珠金印節人固有為背憎面悅擊短扶長曲邀橫結吐卮言兮千口莫窮觸一機而百關俱發嗟小人之顓蒙兮尚何念於逸越余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天深地平木老隴雲秦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暮草寂寥四望蜀峰聯嶂慈龍氣佳蟠聯地壯繚粉堞於綺城矗耒央於天上月出東山苔扉向關長烟苒苒惹寒水注灣遠林雞犬兮樵夫夕還織有桑兮耕有土昆令季強兮鄉黨附悵余心兮捨茲而何去憂豈無念念至謂何憤惋悽悄顧我則多萬世在上兮百世在後中有一生兮孰為壽夭生既不足以紉佩兮顧他務之纖小賦言歸兮余心忘世徒為兮紛擾

晚晴賦 并序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於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忻遶園而細屐面平池之清空兮紫閣青横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木勢黨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跂松數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劍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裹兮十萬丈夫甲刃縱縱七恭切容陣而環侍豈負軍令之不敢罅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婉然如婦歛然如女墮藥駴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逸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悦其容媚雜花參差於岸側兮絳緑黄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閒草甚多叢者束兮靡者香兮仰風獵日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之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為何如倒冠落珮兮與世濶疎敖敖休休兮真狗其愚而隱居者乎

詩

五言古

感懷時滄州用兵

高文會隋季提劍狗天意扶持萬代人步驟三皇地聖云繼之神神仍用文治德澤酌生靈沉酣薰骨髓旄頭騎箕尾風塵薊門起胡兵殺漢兵屍滿咸陽市宣皇走豪傑譚笑開中吾蟠瞬兩河間燼萌終不弭號為精兵處齊蔡燕趙魏合環千里疆爭為一家事逆子嫁虜孫西鄰聘求里急熱同手足唱和如宮徵法制自作為禮文爭偕擬壓階螭鬬角畫屋龍交尾署紙日替名分財賞稱賜刻隍啟呼怗切萬尋繚垣疊千雉誓將付孱孫血絶煞方已九廟仗神靈四海為輸委如何七十年汗馬含羞恥韓彭不再生英衛皆為鬼凶門爪牙輩穰穰如兜戲累聖但日吁閫外將誰寄屯田數十萬隄防常愕惴急征赴軍須厚賦資凶器因簒畫一法且逐隨時利流品極棠尨網羅漸離弛夷狄日開張黎元愈憔悴邊宮殿封章綻帷帳伍旅拔雄兜夢卜庸真相勃雲走轟矣遠太平蕭然盡煩費至於貞元末風流恣綺靡艱極泰循來元和聖天子元和聖天子英明湯武上茅茨覆

霆河南一平盪繼於長慶初燕趙中畀磁携妻負子來北關爭頓顙故老扶兒孫爾生今有望茹鯁喉尚隘負重力未壯坐幄無奇兵吞舟漏疎網骨添劒垣沙血漲滂沱浪秖云徒有征安能問無狀一日五諸侯奔亡如鳥往取之難梯天失之易反掌蒼然太行路翦翦還榛莽關西賤男子誓肉虜柽羹請數係虜事誰其為我聽湯湯乾坤大瞳瞳日月明叱起文武業可以豁洪溟安得封域内長有扈苗征七十里百里彼亦何常爭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蘇醒韜舌辱壯心叫閽無助聲聊書感懷韻焚之遺賈生

郡齋獨酌　黃州作

前年鬢生雪今年鬢帶霜時節序鱗次古今同鴈行甘英窮西海四萬到洛陽東南我所見西北計幽荒中畫一萬國角角棊布方地頑壓不穴天迴老不僵屈指百萬世過如霹靂憑忙人生落其内何者為彭殤促束自縶縛儒衣寬且長旗亭雪中過敢問當壚娘我愛李侍中標標七尺強白羽八扎弓脽壓綠檀槍風前略橫陣紫髯分兩傍淮西萬虎士怒目不敢當功成賜宴麟德殿獵起鶻掠廣球場三千宮女側頭看相排踏碎雙明璫旌竿慄慄旗燼燼意氣橫鞭歸故鄉我愛朱處士三吳當中央罷亞稻名百頃稻西風吹半黃尚可活鄉里豈唯滿囷倉後嶺翠撲撲前溪碧泱泱霧曉起鳧鴈日晚下牛羊叔舅欲飲我社甕爾來嘗伯姊子欲歸彼亦有壺漿西阡下柳塢東陌遠荷塘姻親骨肉舍烟火遙相望太守政如水長官貪似狼征輸一云畢任爾自存亡我昔造其室羽儀鸞鶴翔交橫碧流上竹映琴書牀出語無近俗堯舜禹武湯問今天子少誰人為棟梁我曰天子聖晉公提紀綱聯兵數十萬附海正誅滄謂言大義小不義取易卷席如探囊犀甲吳兵鬬弓弩虵矛燕騎馳鋒鏑豈知三載幾百戰鈞軍不得望其牆荅云此山外有事同胡羌誰將國伐叛話與釣魚郎溪南重迴首一徑出修篁爾來十三歲斯人未曾忘往往自撫已淚

下神荅莊御史詒分洛舉止何猖狂闕下諫官業拜疏
無文章尋僧解幽夢乞酒緩愁腸豈為妻子計未去山
林藏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絃歌教燕趙蘭芷浴河
湟腥膻一掃灑兕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
孤吟忘在此自亦笑荒唐江郡雨初霽刀好截秋光池
邊成獨酌擁鼻菊枝香醺酣更唱太平曲仁聖天子壽
無疆

張好好詩 并序

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
善歌來樂籍中後一歲公移鎮宣城復置好好於宣城
籍中後二歲為沈著作述師以雙鬟納之後二歲於
洛陽東城重覩好好感舊傷懷題詩贈之

君為豫章妹十三纔有餘翠蛾生鳳尾丹葉蓮含跗高
閣倚天半章江瞬碧虛此地試君唱特使華筵鋪主公
顧四座始訝來踟躕吳娃起引聲低徊映長裾雙鬟可
高下纔過青羅襦盼盼乍垂袖一聲離鳳呼繁絃迸鷰

白鬚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
初斜日掛衰柳涼風生座隅灑盡滿衿淚短歌聊一書

冬至日寄小姪阿宜

小姪名阿宜未得三尺長頭圓筋骨緊兩臉明且光去
年學官人竹馬遶四廊指揮羣兒輩意氣何堅剛今年
始讀書下口三五行隨兄旦夕去斂手整衣裳去歲冬
至日拜我立我旁祝爾願爾貴仍且壽命長今年我江
外今日生一陽憶爾不可見祝爾傾一觴陽德比君子

初生甚微茫排陰出九地萬物隨開張一似小兒學日
就復月將勤勤不自已二十能文章仕宦至公相致君
作堯湯我家公相家劒珮嘗叮噹舊第開朱門長安城
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
王多是撫州寫今來五紀強尚可與爾讀助爾為賢良
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李
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日四君子與古爭強梁願爾
一祝後讀書日日忙一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朝廷用
文治大開官職塲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吾兄苦好
古學問不可量晝居府中治夜歸書滿床後貴有金玉
必不為汝藏崔昭生崔芸李兼生窟郎堆錢一百屋破
散何披猖今雖未即死餓凍幾欲僵叅軍與縣尉塵土
驚劻勷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官罷得絲髮好買百
樹桑稅錢未輸足得米不敢嘗願爾聞我語懽喜入心
腸大明帝宮闕杜曲我池塘我苦自潦倒看汝爭翱翔
總語諸小道此詩不可忘

李甘詩

太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潜身九地底轉上青天去四
海鏡清澄千官雲片縷公私各閒暇追遊日相伍豈知
禍亂根枝葉潛滋莽九年夏四月天誡若言語裂風駕
地震殿階拔去千年樹吾君不醒覺二凶日威武操持北斗柄開閉天門路森森明庭士
縮縮循牆鼠平生負名節一旦如奴虜指名為鋼黨狀
跡誰告訴喜無李杜誅敢憚髡鉗苦時當秋夜月日直
日庚午喧喧皆傳言明晨相登注予時與和鼎官班各
持斧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當庭裂詔書退立須鼎
俎君門曉日開赭案橫霞殿布儼雅千官容勃鬱吳纂怒
適屬命麟將趙忱昨之傳者誤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
夜登青泥坂墜車傷左股病妻尚在床稚子初離乳幽
蘭思楚澤恨水啼湘渚怳怳三閭魂悠悠一千古其冬
三兇敗渙汗開湯罟賢者須喪亡讒人尚堆堵予於後
四年諫官事明主常欲雪幽寃於時一裨補拜章豈艱

難膽薄多憂懼如何千斗氣竟作炎荒土題此涕滋筆以代投湘賦

洛中送巢處士東遊

處士有儒術走可挾車輈壇宇寬帖帖符彩高酋酋不愛事耕稼不樂干王侯四十餘年中迢迢為浪遊元和五六歲客於幽魏州幽魏多壯士意氣相淹留劉濟願跪屨田興請建籌處士拱兩手笑之但掉頭自此南走越尋山入羅浮願學不死藥粗知其來由却於童頂上

蕭蕭玄髮抽我作八品吏洛中如繫囚忽遭巢處士谿若登高樓拂榻與之坐十日語不休論今星燦燦考古寒颼颼治亂掘根本蔓延相牽鉤武事何駿壯文理何優柔顏回捧俎豆項羽橫戈矛祥雲繞毛髮高浪開咽喉但可感鬼神安能為獻酬好入天子夢刻象來爾求胡為去吳會欲浮滄海舟贈以蜀馬篚副之胡觀裘餞酒載三斗東郊黃葉稠我感有淚下君唱高歌酬嵩山高萬尺洛水流千秋往事不可問天地空悠悠四百年

送沈處士赴荊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山城樹葉紅下有碧溪水溪橋向吳路酒旗誇酒美下馬此送君高謌為君醉念君苞材能百工在城壘空山三十年鹿裘掛牕睡自言隴西公飄然我知已舉酒屬吳門今朝為君起懸弓三百斤囊書數萬紙戰賊即戰賊為吏即為吏盡我所有無惟公之指使子曰隴西公滔滔大君子常思掄羣材一為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大者麗十圍小者細一指楣橛與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竪明堂一揮立能致予亦何為者亦受公恩紀處士常有言殘虜為犬豕常恨兩手空不得一馬策今依隴西公如虎傅兩翅公非刺史材當坐巖廊地處士魁奇姿必展平生志東吳饒風光翠巘多名寺疎烟疊疊秋獨酌平生思因書問故人能忘北紙尾公或憶姓名為說都憔悴

長安送友人遊湖南

子性劇弘和愚衷深褊狷相舍罥詭中吾過何由鮮楚南饒風烟湘岸苦縈宛山容夕陽多人稀芳草遠青梅繁枝低班笋新梢短莫哭葵魚人酒醒且眠飯

雪中書懷

臘雪一尺厚雲凍寒頑癡孤城大澤畔人疎烟火微憤悱欲誰語憂慍不能持天子號神聖任賢如事師凡稱曰治具小大無不施明庭開廣敞才傷受羈維如日月緪昇若鸞鳳崴嵳人才自朽下棄去亦其宜北虜壞亭障聞屯千里師羣連久不解他盜恐旁窺臣實有長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議食肉寢其皮斯乃廟堂事爾微非爾知向來躡等語長作陷身機行當臘欲破酒僣不可遲且想春候暖甕間傾一卮

雨中作

賤子本幽傭多為儁賢侮得州荒僻中更值連江雨一褐擁秋寒小牕侵竹塢濁醪氣色嚴皤腹瓶罌古酣酣

天地寬怳怳稽劉伍但為適性情豈是藏鱗羽一世一萬朝朝醉中去

偶遊石盎僧舍　宣州作

敬岑草浮光句泚水解脈益鬱乍怡融凝嚴忽頹坼梅類暖眠酣風緒和無力　五字絶妙填詞料　皃浴漲汪汪雛嬌村羃羃落日美樓臺輕烟飾阡陌漵綠古津遠積潤苔基濕孰謂漢陵人來作江汀客載筆念無能捧籌慙所畫任轡偶追閒逢幽果遭適僧語淡如雲塵事繁堪織今古幾輩人而我何能息

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寄兵部李郎中

清淮控隋漕北走長安道棲橋形櫛櫛斜浪態迤迤好初旭紅可染明河澹如掃澤潤鳥來遲村饑人語早　逼真露

蔓蟲絲多風蒲燕雛老秋思高蕭蕭客愁長裊裊因懷京洛間宦遊何戚草卒伍持津梁湏湧爭追討翻便詎可尋幾秘安能考小人乏馨香上下將何禱惟有君子心顯豁如幽抱

獨酌

長空碧杳杳萬古一飛鳥生前酒伴閒愁醉閒多少烟
深隋家寺殷葉暗相照獨佩一壺遊秋毫泰山小

惜春

春半年已除其餘強為有即此醉殘花便同嘗臘酒悵
望送春杯殷勤掃花帚誰為駐東流年年長在手

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去夏踈雨餘同倚朱欄語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思及

樓下水正是深於懷人處恨如春草多事與孤鴻去楚岅柳何窮別愁紛若絮

樊川集卷二

五言古 律詩附

唐 杜牧 撰

華清宮 玄宗如驪山改溫泉宮為華清

繡嶺明珠殿層巒下繚牆仰窺雕檻影猶想赭袍光昔
帝登封後中原自古強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几席
延堯舜軒墀立禹湯雷霆馳號令星斗煥文章鈞築乘

時用芝蘭在處芳北扉閒木索南面富循良至道思玄
圃平居厭未央鈞陳裘巖谷文陛壓青蒼歌吹千秋節
樓臺八月涼神仙高縹緲環珮碎叮噹泉暖涵熊鏡雲

嬌惹粉囊嫩嵐滋翠葆清渭照紅粧帖泰生靈壽懽娛
歲序長月聞仙曲調霓作舞衣裳雨露偏金穴乾坤入
醉鄉玩兵師漢武迴手倒干將鯨鬣掀東海胡牙搦上
陽喧呼馬嵬血零落羽林槍傾國留無路還魂怨有香
蜀峰橫慘澹秦樹遠微茫鼎重山難轉天扶業更昌望

賢餘故老花萼舊池塘往事人誰問幽襟淚獨傷碧簷
斜送日殷葉半凋霜迸水傾瑤砌疎風鏟玉房塵埃羯
鼓索斤段荔枝筐鳥啄摧寒木蝸涎蠹畫梁孤烟知客
恨遥起泰陵傍

許七侍御棄官東歸瀟灑江南頗聞自適高秋企
望題詩寄贈

天子繡衣吏東吳美退居有園同庾信避事學相如
晚晴香嫩筍溪翠影疎江山九秋後風月六朝餘錦肆
開詩軸青囊結道書霜巖紅薜荔露沼白芙蕖睡雨高
梧密慕燈小閣虛凍醪元亮秫寒鱠季鷹魚塵意迷今
古雲情識卷舒他年雪中棹陽羨訪吾廬 於義興縣近有水榭

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懇院

天下無雙將關西第一雄授符黃石老學劒白猿翁矯
矯雲長勇恂恂郤穀風家呼小太尉國號大梁公 太尉季弟
司徒聰亦封梁國公半夜龍驤去中原虎穴空隴山兵十萬嗣子
握琱弓 今鳳翔李尚書太尉長子

杜秋娘詩 并序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
有寵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為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
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指王為根王被罪廢削
秋因賜歸故鄉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
溍即山鎡後庭千雙眉秋持玉掌醉與唱金縷衣 李錡長唱金縷衣辭
溍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瀟岸綠楊
垂聯裾見天子盼 普莧反見盼莫甸反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
奩蟠蛟螭低鬟認新寵窈裊復融怡月上白璧門桂影
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閒捻紫簫吹 晉書盜開涼州張駿塚得紫玉簫
苔夾城路南莊鴈初飛紅粉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
煮豹胎饜飫不能飴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
車遠事往落花時燕禖得皇子壯髮綠綏綏畫堂授傅
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落褓金盤犀鎮帷長楊射能羆
武帳弄啞咿漸拋竹馬劇稍出舞雞奇嶄整冠珮侍

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輝一尺桐偶人江克
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斵稜拂斗極迴首尚
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髮已如
絲却與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菲菲
清血洒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疋素夜借鄰人機我
昨金陵過聞之為歔欷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
滅兩國逃出巫臣妬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織室秬
豹俘作漢太平基慎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

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奉黃糜蕭后去揚州
突厥為閼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釣
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泰因逐客令柄歸
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簀中屍給喪歷張輦廊廟冠
戕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戾虜支蘇武郤生返鄧通終死
饑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
指何為而捉足何為而馳耳何為而聽目何為而窺已
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

獨長詠聊可以自怡

池州送孟遲先輩

昔子來陵陽時當苦炎熱我雖在金臺頭角長垂折奉
披塵意驚立語平生豁寺樓最寥軒坐送飛鳥沒一樽
中夜酒半破前峰月烟院松飄蕭風廊竹交戛時步郭
西南線徑苔圓折好鳥響叮叮小溪光汃汃普八切籬落
見娉婷機絲弄啞軋烟濕樹姿嬌雨餘山態活仲秋往
歷陽同上牛磯歌大江吞天去一練橫坤抹千帆美滿

風曉日殷鮮血歷陽裴太守襟韻苦超越鞏鼓盡麒麟
看君擊狂節離袖颯應勞恨粉啼還咽明年忝諫官緑
樹秦川潤子提健筆來勢若奔父渭九衢林馬撾千門
織車轍秦臺破心膽黯陣驚毛髮子既屈一鳴余固宜
三刖慵憂長者來病怯長街唱僧爐風雪夜相對眠一
褐暖灰重擁瓶曉粥遲分鉢青雲馬生角黃州使持節
秦嶺望樊川秖得迴頭別商山四皓祠心與摶捕說大
澤蕭殷風孤城狐兎窟且復考詩書無因見簪笏古訓

屹如山古風冷刮骨周鼎列瓶罌荆壁橫拋擬蘇劄切力盡不可取忽忽狂歌發三年未為苦兩郡非不達秋浦倚吳江去檝飛青鶻溪山好畫圖洞壑深閨闥竹岡森羽林花鴉團宮繡景物非不佳獨坐如韝紲丹鵰東飛來喃喃送君札呼兒旋供衫走門空踦屩手把一枝物桂花香帶雪喜極至無言笑餘翻不悅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我欲東召龍伯翁上天揭取北斗柄逢萊頂上斡海水盡到底看海空月於何處去日於何處來跳九相趁不住走舜禹湯文武周孔皆為灰酌此一杯酒與君狂且歌離別豈足更關意衰老相隨可奈何

題池州弄水亭

弄水亭前溪颼灑翠綃舞綺席草茸茸紫嵐峰伍伍螭蟠得形勢翬飛如軒戶一鏡奩曲堤萬丸跳猛雨檻前燕鴈棲枕上巴帆去叢篁侍修廊窓蕙媚幽圃杉樹碧為憧花駢紅作堵停樽遲晚月咽咽上幽渚客舟耿孤

燈萬里人夜語漫流胥苔槎饑鳧晒雪羽玄絲落鉤餌氷鱗看吞吐斷霓天帔垂狂燒漢旗怒曠朗半秋曉蕭瑟好風露光潔疑可攬欲以襟懷貯幽抱吟九歌羈情思湘浦四時皆異狀終日為良遇小山浸石稜撑舟入幽處孤謌倚桂叢晚酒眠松塢紆餘帶竹村蠶鄉足菰杵膝泉落環珮畦苗差纂組風俗知所尚豪強恥孤侮鄰喪不相舂公租無詬負農時貴伏臘簪瑱事禮賂鄉校富華禮征行產強努不能自勉去但媿來何暮故園漢上林信美非吾土

題宣州開元寺 寺置於東晉時

南朝謝朓城東吳最深處亡國如去鴻遺寺藏烟塢樓飛九十尺廊環四百柱高真高下下中風繞松桂樹青苔照朱閣白鳥兩相語溪聲入僧夢月色暉粉堵閱景無旦夕憑欄有今古留我酒一樽前山看春雨

贈宣州元處士

陵陽北郭隱身世兩忘者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樽

酒對不酌默語玄相話人生自不足愛嘆遭逢寡

村行

春半南陽西桑桑過村塢娉娉垂柳風點點迴塘雨菜
唱牧牛兒籬窺脩裙女半濕鮮征衫主人饋雞黍

史將軍

長鉦周都尉閑如秋嶺雲取蠻弧登壘以駢鄰翼軍百
戰百勝償河南河北聞今遇太平日老去誰憐君

其二

壯氣益燕趙眈眈魁傑人彎弧五百步長戟八十斤河
湟非內地安史有遺塵何日武臺坐兵符授虎臣

奉和門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領相印出鎮全蜀

十八韻

盛業冠伊唐台階翊戴光無私天雨露有截舜衣裳蜀
輟新衡鏡池留舊鳳凰同心真石友寫恨蔑河梁虎騎
搖風旆貂冠韻水蒼彤弓隨武庫金印逐文房棧壓嘉
陵咽峰橫劍閣長前驅二星去開險五丁忙迴首崢嶸

盡連天草樹芳丹心懸魏闕往事愴甘棠治化輕諸葛
威聲懾夜郎君平教說卦夫子召升堂塞接西山雪橋
維萬里檣奪霞紅錦爛撲地酒壚香忝逐三千客曾依
數仞牆滯頑堪白屋攀附一周行肉管伶倫曲簫韶清
廟章唱高知和寡小子斐然狂

自遣

四十已云老況逢憂窘餘且抽持板手卻展小年書嗜
酒狂嫌阮知非晚笑遠聞流寧嘆吒待俗不親疎遇事
知裁剪操心識卷舒還稱二千石於我意何如

贈沈學士張謂人

拖袖事當年郎教唱客前斷時輕裂玉妝處遠繰烟孤
直絛雲定光明滴水圓泥情遲急管流恨咽長絃吳苑
春風起河橋酒旆懸憑君更一醉家在杜陵邊

昔事

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諫垣奏章為得地酢齒負明恩金
虎知難動毫釐亦恥言撩頭雖欲吐到口却成吞照膽

常懸鏡窺天自戴盆周鐘既窕揪胡化切黭陣亦瘢痕鳳
闕觚稜影仙盤曉日暾雨晴文石滑風暖戟衣翻每慮
號無告長憂駭不存隨行唯跼踏出語但寒暄宮省咽
喉任戈矛羽衛屯光塵皆影附車馬走西奔億萬持衡
價錙銖挾埶論堆時過北斗積處滿西園接棹隋河溢
連蹄蜀棧刓漉空滄海水搜盡卓王孫鬬巧猴雕刺誇
趫索掛跟狐威假白額梟嘯得黃昏馥馥芝蘭圃森森
杞棘藩吠聲嗾國猶公議怯膺門竄逐諸丞相蒼涼遠
帝閽一名為吉士誰免弔湘魂間世英明主中興道德
尊崑岡憐積火河漢注清源川口隄防決陰車鬼怪掀
重雲開朗炤九地雪幽寃我寔剛腸者形甘短褐髡曾
經觸蠆尾猶得侍熊軒杜若芳洲翠巖光釣瀨喧溪山
侵越角封壤盡吳根客恨縈春細鄉愁壓思繁祝堯千
萬壽再拜捄餘簣

春末題池州弄水亭

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為吏非循吏論書讀底書晚

志

捧詔汀洲去全家羽翼飛喜拋新錦帳榮借舊朱衣且
免材為累何妨拙有機宋株聊自守魯酒怕旁圍清尚

寧無素光陰亦未睎一盃寬暮席五字弄珠璣越浦黃柑嫩吳溪紫蟹肥平生江海志偶佩得左魚歸

題茶山 在宜興

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修貢亦仙才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豗等級雲峰峻寬平洞府開拂天聞笑語特地見樓臺泉嫩黃金湧 金沙泉修貢出罷貢即絕牙香紫壁裁拜章期沃日輕騎疾奔雷舞袖嵐侵潤歌聲谷答迴磬音藏葉鳥雪艷照潭梅好是全家到廉為奉詔來樹陰香作帳花徑落成堆景物殘三月登臨悵一杯重遊難自遂免首入塵埃

還俗老僧

雪髮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一徑葉猶挈衲殘衣日暮千峰裏不知何處歸

斫竹

寺廢竹色死官家寧爾留霜根漸隨斧風玉尚敲秋江南苦吟客何處送悠悠

揚州

街垂千步柳霞映兩重城天碧臺閣麗風涼歌管清纖腰閒長袖玉珮雜繁纓拖軸誠為壯豪華不可名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

臺城曲

整整復斜斜隨旗簇晚沙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誰憐容足地却羨井中蛙

其二

王頒兵勢急鼓下坐蠻奴激灩傾塘水乂牙出骨鬚乾蘆一炬火迴首是平蕪

春日言懷寄毓州李常侍

岍蘚生紅藥巖泉漲碧塘地分蓮嶽秀草接鼎原芳南派潨淙急風畦芷若香織篷眠舴艋驚夢起鴛鴦論吐開氷室詩陳曝錦張貂簪荊玉潤丹穴鳳毛光子弟新登甲科今日還株守何年執戟郎且嫌遊畫短莫問積薪場無計披清裁唯持祝壽觴願公如衛武百歲尚康強

和野人殷潛之題篔筜筆驛十四韻

三吳梨婆女九錫誑孤兒霸主業未半本朝心是誰永安宮受詔篔筜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濡毫勝負知艱難同草創得失計毫釐寂默經千慮分明渾一期川流榮智思山聳助扶持慷慨匡時略從容問罪師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仗義懸無敵鳴攻固有辭若非天奪去豈復慮能支子夜星纔落鴻毛鼎便移郵亭世自換白日事長垂何處躬耕者猶題殄瘁詩

寄內兄和州崔員外

歷陽崔太守何日不含情恩義同鍾李 李膺鍾瑾中外兄弟友善 塤篪實弟兄光塵能渾合擘畫最分明臺閣仁賢譽閨門孝友聲西方像教毀南海繡衣行 為嶺南副使 金橐寧迴顧珠簞肯一棖祇宜栽密詔何自取專城進退無非道徊翔必有名好風初婉軟離思苦縈盈金馬舊遊貴桐廬春水生雨侵寒牖夢梅引凍醪傾共祝中興主高歌唱太平

簾

徒云逢剪削豈謂見偏裝鳳節輕雕目鸞花薄飾香問屏何屈曲憐帳少周防下漬金階露斜分碧砥霜沉沉伴春夢寂寂侍華堂誰見昭陽殿真珠十二行

少年行

官為駿馬監職帥羽林兒兩綬藏不見落花何處期獵敲白玉鐙怒袖紫金鎚田竇長留醉蘇辛曲讓岐豪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捷報雲臺賀公卿拜受卮

雪晴訪趙嘏

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少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氷雪獨來看

謹案卷一第一頁後二行未雲何龍按唐文粹雲
作雩
第六頁後四行前年髫生雪刊本雪訛霜據全唐
詩改
第六頁後五行西北計幽荒刊本計訛許據全唐
詩改
第八頁後三行為沈著作述師刊本複衍師字今
刪
卷二第二頁後七行司徒聽亦封梁國公刊本聽
訛德據唐書改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樊川集卷三

唐　杜牧　撰

古言

題桐葉

去年桐落故溪上把葉因題歸燕詩江樓今日送歸燕
正是去年題葉時葉落燕歸真可惜東流玄髮且無期
笑筵歌席反惆悵朗月清風見別離莊叟彭殤同在夢
陶潛身世兩相遺一尺五色成虛語石爛松新叟莫疑
哆侈不勞文似錦進趨何必利如錐錢神任爾知無敵
酒量於吾亦庶幾江畔秋光蟾閣鏡檻前山翠茂陵眉
罇香輕泛數枝菊簷影斜侵半局棋休指宦遊論巧拙
只將愚直禱神祇三吳烟水平生念寧向閒人道所之

皇風

仁聖天子神且武內興文教外披攘以德化人漢文帝
側身修道周宣王远音剛蹊巢穴盡窒塞禮樂刑政皆弛

張何當提筆待巡狩前驅白旆弔河湟

過驪山作

始皇東遊出周鼎劉項縱觀皆引頸削平天下實辛勤
却為道旁窮百姓黔首不愚爾益愚千里函關囚獨夫
牧童火入九泉底燒作灰時猶未枯

重送

手撚金僕姑腰懸玉轆轤爬頭峰北正好去係取可汗
鉗作奴六宮雖念相如賦其那防邊重武夫

大雨行

東垠黑風駕海水海底卷上天中央三吳六月忽悽慘
晚後點滴來蒼茫錚棧雷車軸轍壯矯躩蛟龍爪尾長
神鞭鬼馭載陰帝來往噴洒何顛狂四面崩騰玉京仗
萬里橫牙羽林槍雲纏俊坤關容鑾愁開張太和六年
亦如此我時壯氣神洋洋東樓聳首看不足恨無羽翼
高飛翔盡召邑中豪健者闊展朱盤開酒場奔觥搥鼓
助聲勢眼底不顧纖腰娘今年鬬草髻已白奇遊壯觀

唯深藏景物不盡人自老誰知前事堪悲傷

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州題贈

敬亭山下百頃竹中有詩人小謝城城高跨樓滿金碧
下聽一溪寒水聲梅花落徑香繚繞雪白玉瑞花下行
榮風酒旆掛朱閣半醉遊人聞弄笙我初到此未三十
頭腦彭利筋骨輕畫堂檀板秋拍碎一引有時聯十觥
老閑腰下丈二組塵土高懸千載名重遊髻白事皆改
唯見東流春水平對酒不敢起逢君還眼明雲罍看人

捧波臉任他橫一醉六十日古來聞阮生是非離別除
始見醉中情今日送君話前事高詩引劍還一傾江湖
酒伴如相問終老烟波不計程

河湟

元載相公曾借箸憲宗皇帝亦留神旋見衣冠就東市
忽遺弓劍不西巡牧羊驅馬雖戎服白髮丹心盡漢臣
唯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閒人

東兵

上黨爭爲天下脊邯鄲四十萬秦坑狂童何者欲專地
聖主無私豈戡兵玄象森羅搖北落詩人章句詠東征
雄如馬武皆彈劍少似終軍亦請纓屈指廟堂無失策
垂衣堯舜待昇平羽林東下雷霆怒楚甲南來組練明
即墨龍文光照耀常山蛇陣勢縱橫落鵰都尉萬人敵
黑矟將軍一鳥輕漸見長圍雲欲合可憐窮壘帶猶縈
凱歌應是新年唱便逐春風浩浩聲

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中箭身死

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死絞却是古來有
驍將自驚今日無青史文章爭點筆朱門歌舞笑捐軀
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

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

君爲珠履三千客我是青衿七十徒禮數全優知隗始
討論常見念回愚黃鶴樓前春水濶一杯還憶故人無

五言律

早春閣下寓值蕭九舍人亦值內署因寄書懷四

韻

御水初銷凍宮花尚怯寒千峰橫紫翠雙闕凭欄杆玉
漏輕風順金莖淡日殘王喬在何處清漢正驂鸞

秋晚與沈十七舍人期遊樊川不至

邀侶以官解泛然成獨遊川光初媚日山色正矜秋野
竹疎還容巖泉咽復流杜村連滴水晚步見垂鉤

李給事

晚髮悶還梳意君秋醉餘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

忤仇軍容棄官東歸消長錐殊事仁賢每見如因看魯褒論何處
是吾廬

送容州中丞赴鎮

交阯同星座龍泉佩斗文燒香翠羽帳看舞鬱金裙鷁
首衝瀧浪犀渠拂嶺雲莫教銅柱北空說馬將軍

自貽

杜陵蕭次君遷少去官頻寂寞憐吾道依稀似古人飾
心無彩繢刻骨是風塵自嫵如丘素刀尺不由身

憶遊朱坡

秋草樊川路斜陽覆盎門獵逢韓嫣騎樹識館陶園帶
雨經荷沼盤烟下竹村如今歸不得自戴望天盆

東都送鄭處誨校書歸上都

悠悠渠水清雨霽洛陽城槿墮初開艷蟬聞第一聲故
人容易去白髮等閒生此別無多語期君晦盛名

揚州

煬帝雷塘上迷藏有舊樓誰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

鑿汴渠成自作水調駿馬宜閒出千金好暗遊喧闐醉年少半脫紫茸裘

其二

秋風放螢苑春草鬬雞臺金絡擎鵰去鸞鬢拾翠來蜀船紅錦重越橐水沉堆處處皆華表淮王奈郤迴

題揚州禪智寺

雨過一蟬噪飄蕭松桂秋青苔滿階砌白鳥故遲留暮靄生深樹斜陽下小樓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夜泊桐廬寄蘇臺盧郎中

水檻桐廬館歸舟繫石根笛吹孤戍月犬吠隔溪村十載違清賞幽懷未一論蘇臺菊花節何處與開樽

題白蘋洲

山鳥飛紅帶亭薇折紫花溪光初透徹秋色正清華靜處知生樂喧中見死誇無多珪組累終不負烟霞

茶山下

春風最窈窕日曉柳村西嬌容光占曲健水鳴分溪燎巖野花遠憂懌幽鳥啼把酒坐芳草亦有佳人攜

春日茶山病不飲酒因呈賓客

笙歌登畫船十日清明前山秀白雲膩溪光紅粉鮮欲開未開花半陰半晴天誰知病太守猶得作茶仙

不飲贈官妓

芳草正得意汀洲日欲西無端千樹柳更拂一條谿幾朶梅堪折何人手好攜誰憐佳麗地春恨却悽悽

早春贈軍事薛判官

雪後新正半春來四刻長晴梅朱粉艷嫩水碧羅光絃管開雙調花鈿坐兩行唯君莫惜醉認取少年場

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

霧冷侵紅粉春陰撲翠鈿自悲臨曉鏡誰與惜流年柳暗霏微雨花愁黯淡天金釵有幾隻抽當酒家錢

栽竹

本因遮日種却似為溪移歷歷羽林影疎疎烟露姿蕭騷寒雨夜敲劼晚風時故國何年到塵冠掛一枝

梅

輕盈照溪水掩歙下瑶臺妬雪聊相比欺春不逐來偶同佳客見似為凍醪開若在秦樓畔堪為弄玉媒

鵁鶄

芝莖抽紺趾清唳擲金梭日翅閒張錦風池去胥羅靜眠依翠荇暖戲折高荷山陰豈無爾爾字換羣鷺

鸚鵡

華堂日漸高雕檻繫紅縚故國隴山樹美人金剪刀避

籠交翠尾鏟嘴靜新毛不念三緘事世途皆爾曹

鶴

清音迎晚月愁思立寒蒲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碧雲行止躁白露性靈麤終日無羣伴溪邊弔影孤

鵜

擾擾復翻翻黃昏颺冷烟毛欺皇后髮聲感楚姬絃蔓墨盤風下霜林接翅眠祇如西旅樣頭白豈無緣

江上雨寄崔碣

春午平江雨圖文破蜀羅聲眠篷底客寒濕釣來簑暗澹遮山遠空濛著柳多 雨景之妙無踰此二語 此時懷一恨相望意如何

羅鍾陵幕吏十三年來泊溢浦感舊

青梅雨中熟檣倚酒旗邊故國殘春夢孤舟一褐眠搖搖遠堤柳暗暗十程烟南奏鍾陵道無因似昔年

丹水

何事苦縈迴離腸不自裁恨聲隨夢去春態逐雲來沉

定藍光澈喧盆粉浪開翠巖三百尺誰作子陵臺

襄陽雪夜感懷

往事起獨念飄然自不勝前灘急夜響窓雪映寒燈的的三年夢迢迢一綫繩明朝楚山上莫上最高層

途中作

綠樹南陽道千峰勢遠隨碧溪風澹態芳樹雨陰姿野渡雲初暖征人袖半垂殘花不一醉行樂是何時

除官行至昭應聞友人出官因寄

賤子來千里明公去一麾可能休涕淚豈獨感恩知草木秋風後山川落炤時如何望故國驅馬却遲遲

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員外

雪溜前溪水啼聲已繞灘梅衰未減態春嫩不禁寒跡去夢一覺年來事百般聞君亦多感何處倚欄杆

寄崔鈞

緘書報子玉為我謝平津自愧掃門士誰為乞火人詞臣陪羽獵戰將騁駢鄰兩地差池恨江汀醉送君

遣興

鏡弄白髭鬚如何作老夫浮生長忽忽兒小且嗚嗚忍過事堪喜涉世久方知此語深妙泰來憂勝無治平心徑熟不遣有窮途

早秋

疎雨洗空曠秋標驚意新大熱去酷吏清風來故人鎛酒酌未酌曉花嚬不嚬銖秤與縷雪誰覺老陳陳

秋思

熟去觧鉗釱飄蕭秋半時微雨池塘見好風襟袖知髮短梳未足枕凉閒且欵平生分過此何事不參差

閨情

娟娟郤月眉新髻學鴉飛暗砌勻檀粉晴窻畫夾衣而多風無有俗態袖紅垂寂寞眉黛欵依稀還向長陵去今宵洛陽

歸不歸

舊遊

閒吟芍藥詩悵望久嚬眉盼眄回眸遠纖衫整髻遲重

尋春晝夢笑把淺花枝小市長陵住非郎誰得知

送張判官歸

處士聞名早遊秦獻疏回腹中書萬卷身外酒千杯江雨春波濶園林客夢催今君拜旌戟凜凜近霜臺

書懷寄盧州

謝山南畔州風物最宜秋太守懸金印佳人敞畫樓凝缸暗醉夕殘月上汀洲可憐當年髻朱門不得遊

五言排律

為人題贈

我乏凌雲構君無買笑金虛傳南國貌爭奈五陵心桂席塵瑶珮瓊鑪燼水沉凝魂空薦夢低珥悔聽琴日落珠簾捲春寒錦幕深誰家樓上笛何處月明砧蘭徑飛蝴蝶筠籠語翠禽和簪拋鳳髻將淚入鴛衾的的新添恨迫迫絶好音文園終病渴休詠白頭吟

其二

緑樹鶯鶯語平江燕燕飛枕前聞鴈去樓上送春歸半

月絙雙臉凝腰素一團西牆苔漠漠南浦夢依依有恨
簪花嬾無聊鬬草稀雕籠長慘澹蘭畹謾芳菲鏡欹青
蛾黛燈挑皓腕肌避人匀迸淚拖袖倚殘暉有貌雖桃
李單棲足是非雲軿載馭去寒夜看裁衣

夏州崔常侍自少常出領麾幢十韻

帝命詩書將壇登禮樂鄉三邊要高枕萬里得長城對
客猶褒博填門已茀旌腰間五綬貴天下一家榮野水
差新燕芳郊弄夏鶯別風嘶玉勒殘日望金莖榆塞孤
烟媚銀川緑草明戈矛尨虎士弓箭落鵰兵魏絳言堪
採陳湯事偶成若須垂竹帛靜勝是功名

往年隨故府吳興公夜泊蕪湖口今赴官西去再
宿蕪湖感舊傷懷因成十六韻

南指陵陽路東流似昔年重恩山未荅雙鬢雪飄然數
仞慚投跡羣公媿拍肩好鷗盟蒙錦繡塵土欲潺湲郭隗
黃金峻虞卿白璧鮮貔貅環玉帳鸚鵡破蠻牋極浦沉
碑會秋花落帽筵旌旆明迴野冠珮炤神仙籌畫言何

城高倚峭巘地勝足樓臺朔漢暖鴻去瀟湘春水來縈
盈幾多思掩抑若為裁返照三聲角寒香一樹梅烏林
芳草遠赤壁健帆開往事空遺恨東流豈不迴分符頼
川政弔屈洛陽才拂匣調珠柱磨鉛勘玉杯棋翻小窟
勢壚撥凍醪酷此興予非薄何時得奉陪

樊川集卷三

樊川集卷四

唐 杜牧 撰

七言律

長安雜題

觚稜金碧照山高萬國珪璋捧赭袍紙筆和鉛欺賈馬
讜功論道卻蕭曹東南樓日珠簾捲西北天宛玉厄豪
詩曰降華金厄益小環 四海一家無一事將軍攜鏡泣霜毛

其二

晴雲似絮惹低空紫陌微微弄袖風韓嫣金丸莎覆綠
許公鞾汗杏沾紅烟生窈窕深東第輦轂流蘇下北宮
自笑苦無樓護智可憐鉛槧竟何功

其三

雨晴九陌鋪江練嵐嫩千峰疊海濤南苑草芳眠錦雉
夾城雲暖下霓旄少年羈絡青紋玉遊女花簪紫蒂桃
江碧柳深人盡醉一瓢顏巷日空高

其四

束帶謬趨文石陛有章曾拜皂囊封期嚴無柰睡留癖
勢窘猶為酒泥慵偷釣侯家池上雨醉吟隋寺日沉鐘
九原可作吾誰與師友瑯琊郎曼容

其五

洪河清渭天池濬太白終南地軸橫祥雲輝映漢宮紫
春光繡畫秦川明草妬佳人鈿朶色風迴公子玉銜聲
六飛南幸芙蓉苑十里飄香入夾城

其六

豐貂長組金張輩駟馬文衣許史家白鹿原頭迴獵騎
紫雲樓下醉江花九重樹影連青漢萬壽山光學翠華
誰識大君謙讓德聖上不受徽號一毫名利關毫髮

李給事

一章緘拜皂囊中慄慄朝廷有古風元禮去歸緱氏學
李膺退罷歸緱氏教授生徒給事論鄭注告歸潁陽江充來見犬臺宮鄭注對於浴室紛
紜白晝驚千古鐵鐧朱殷幾一空曲突徙薪人不會海

邊今作釣魚翁

奉詔徵兵不日功集河湟諸郡次第歸降臣獲覩
聖功輒獻歌詠

捷書皆應睿謀期十萬曾無一鏃遺漢武慚誇朔方地
宣王休道太原師威加塞外寒來早恩入河源凍合遲
聽取滿城歌舞曲涼州聲韻喜參差

奉和白相公聖德和平致茲休運歲終功就合詠
盛明呈上

行看臘破好年光萬壽南山對未央點戛可汗修職貢
文思天子復河湟應須日御西巡狩不假星弧北射狼
吉甫裁詩歌盛業一篇江漢美宣王

街西

碧池新漲浴嬌鴛深鎖長安富貴家遊騎偶同人鬬酒
名園相倚杏交花銀鞦驟裏嘶宛馬繡鞅璁瓏走鈿車
一曲將軍何處笛連雲芳樹日初斜

李侍郎於陽羨里富有泉石牧亦於陽羨粗有薄

產叙舊述懷因獻四韻

冥鴻不下非無意塞馬歸來是偶然紫綬公卿今放曠
白頭郎吏尚留連終南山下抛泉洞陽羨溪中買釣船
欲與明公操屢杖願聞休去是何年

贈李處士

玉函怪牒鎖靈篆紫洞香風吹碧桃老翁四目牙爪利
擲火萬里精神高靄靄祥雲隨步武纍纍秋冢嘆蓬蒿
三山朝去應非久妊女當牕繡羽袍

送國棋王逢

玉子紋楸一路饒最宜簷雨竹蕭蕭贏形暗去春泉長
拔勢横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柱史麾兵不羨霍嫖姚
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上銷

道一大尹存之學士庭美學士簡於聖明自致霄

漢皆與舍弟昔年還往牧支離窮悴竊於一麾

書美歌詩蕪自言志呈上三君子

九金神鼎重丘山五玉諸侯雜琨環星座通霄狼鬣暗
戍樓吹笛虎牙閒斗間紫氣龍埋獄天上洪爐帝鑄顏
若念西河舊交友魚符應許出函關

洛陽

草色人心相與閒是非名利有無間橋橫落照虹堪畫
樹鎖千門鳥自還芝蓋不來雲杳杳仙舟何處水潺潺
君王讓壤泥金事蒼翠空高萬歲山

其二

天漢東穿白玉京日華浮動翠光生橋邊遊女珮環委
波底上陽金碧明月鎖名園孤鶴唳川酣秋夢鏨龍聲
連昌繡嶺行宮在玉輦何時父老迎

其三

文爭武戰就神功時似開元天寶中已建玄戈收相土
應迴翠帽過離宮侯門草滿冒寒兎洛浦沙深下塞鴻
疑有女娥西望處上陽烟樹正秋風

故洛陽城有感

一片官牆當道危行人為汝去遲遲箪圭苑裏秋風後

平樂館前斜日時鋤黨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
千燒萬戰坤靈死慘慘終年烏雀悲

潤州

句吳亭東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遊青谷寺裏無馬跡
緑水橋邊多酒樓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
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聞吹出塞愁

其二

謝朓詩中佳麗地夫差傳裏水犀軍城高鐵瓮橫強弩
柳暗朱樓多夢雲畫角愛飄江北去釣歌長向月中聞
揚州城上試迴首不惜千金借與君

西江懷古

上吞巴漢控瀟湘怒似連山淨鏡光魏帝縫囊真戲劇
苻堅投箠更荒唐千秋釣舸歌明月萬里沙鷗弄夕陽
范蠡清塵何寂寞好風唯屬往來商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 閣下究溪夾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
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簫鼓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烟樹五湖東

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楚老拾遺歸朝

洛橋風暖細翻衣春引仙官去玉墀獨鶴初沖太虛日
九牛新落一毛時行開教化期君是卧病神祇禱我知
十載丈夫堪恥處朱雲猶掉直言旗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赴官歸京

日暖泥融雪半消人行芳草馬聲驕九華山路雲遮寺
清弋江村柳拂橋君意如鴻高的的我心懸旆正搖搖
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正寂寥

自宣城赴官上京

蕭洒江湖十過秋酒杯無日不遲留謝公城畔溪驚夢
蘇小門前柳拂頭千里雲山何處好幾人襟韻一生休
塵冠掛却知閒事終把蹉跎訪舊遊

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

百感中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碧山終日思無盡

芳草何年恨始休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
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齊安郡晚秋

柳岸風來影漸疎使君家似野人居雲容水態還堪賞
嘯志歌懷亦自如雨暗殘燈棋散後酒醒孤枕鴈來初
可憐赤壁爭雄渡惟有簑翁坐釣魚

九日齊山登高

江涵秋影鴈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
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
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霑衣

池州李使君没後十一日處州新命始到後見歸
妓感而成詩

縞雲新命詔初行纔是孤魂壽器成黃壤不知新雨露
粉書空換舊銘旌巨卿哭處雲空斷阿鵲歸來月正明
多少四年遺愛事鄉閭生子李為名

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別

遠風南浦萬重波未似生離恨別多楚管能吹柳花怨
吳姬爭唱竹枝歌金釵橫處綠雲墮玉筯凝時紅粉和
待得枚皋相見日自應妝鏡笑蹉跎

即事 黃州作

因思上黨三年戰閒詠周公七月詩竹帛未聞書死節
丹青空見畫靈旗蕭條井邑如魚尾早晚干戈識虎皮
莫笑一麾東下計滿江秋浪碧參差

寄李起居

楚女梅簪白雪姿前溪碧水凍醪時雲罍心凸知難捧
鳳管簧寒不受吹南國劍眸能盼侍臣香袖愛傲垂
自憐窮律窮途客正刦孤燈一局棋

八月十二日移居雪溪館

萬家相慶喜秋成處處樓臺歌板聲千歲鶴歸猶有恨
一年人住豈無情夜涼溪館留僧話風定蘇潭看月生
景物登臨閒始見願為閒客此閒行

柳

日落水流西復東春光不盡柳何窮巫娥廟裏低含雨
宋玉宅前斜帶風莫將榆莢共爭翠深感杏花相映紅
灞上漢南千萬樹幾人遊宦別離中

早鴈

金河秋半虜絃開雲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
長門燈暗數聲來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廻
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

送劉秀才歸江陵

綵服鮮華覲渚宮鱸魚新熟到江東劉郎浦夜侵船月
宋玉亭春滿袖風落落精神終有立飄飄才思杳無窮
誰人世上為金口借取明時一鴈雄

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

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千里暮山重疊翠
一溪寒水淺深清高人以飲為忙事浮世除詩盡強名
看着白蘋芽欲吐雪舟相訪勝閒行

慷鍾陵舊遊

一謁征南最少年虞卿雙璧截肪鮮歌謠千里春長暖
絲管高臺月正圓玉帳軍籌羅俊彦絳帷環珮立神仙
陸公餘德機雲在如我酬恩合執鞭

其二

滕閣中春綺席開柘枝蠻鼓殷晴雷垂樓萬幕青雲合
破浪千帆陣馬來未掘雙龍牛斗氣高懸一榻棟梁材
連巴控越知何有珠翠沉檀處處堆

其三

十頃平湖堤柳合岸秋蘭芷綠纖纖一聲明月採蓮女
四面朱樓捲畫簾白鷺烟分光的的微連風定翠沾沾
徒焉切斜暉更落西山影千步虹橋氣象兼

其四

控壓平江十萬家秋來江靜鏡新磨城頭晚鼓雷霆後
橋上遊人笑語多日落汀痕千里色月當樓午一聲歌
昔年行樂穠桃畔醉與龍沙揀蜀羅

商山麻澗

雲光嵐彩四面合桑桑垂柳十餘家雉飛鹿過芳草遠
牛巷雞聒春日斜秀眉老父對樽酒舊袖女兒簪野花
征車自念塵土計惆悵溪邊書細沙

商山富水驛 驛初名陽城

益懽猶來未覺賢終須南去弔湘川當時物議朱雲小
後代聲華白日懸邪佞每思當面唾清貧長欠一杯錢
驛名不合輕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

題武關

碧溪留我武關東一笑懷王跡自窮鄭袖嬌嬈酣似醉
屈原憔悴去如蓬山牆谷塹依然在弱吐強吞盡已空
今日聖神家四海戍旂長捲夕陽中

詠歌聖德遠懷天寶因題關亭

聖敬文思業太平海寰天下唱歌行秋來氣勢洪河壯
霜後精神泰華獰廣德者強朝萬國用賢無敵是長城
君王若悟治皮諭安史何人敢弄兵

寄浙東韓乂評事

一笑五雲溪上舟跳丸日月十經秋髻衰酒減欲誰泥
跡辱魂慙好自尤夢寐幾回迷蛺蝶文章應廣畔牢愁
無窮塵土無聊事不得清言解不休

書懷寄中朝往還

平生自許少塵埃為吏塵中勢自迴朱紱久慙官借與
白頭還嘆老將來須知世路難輕進豈是君門不大開
霄漢已多同學伴可憐頭角盡卿材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南許渾先輩

芳草渡頭微雨時萬株楊柳拂波垂蒲根水暖鴈初浴
梅徑香寒蜂未知辭客倚風吟暗淡使君迴馬濕旌旗
江南仲蔚多情調悵望春陰幾首詩

寄澧州張舍人笛

髮勻肉好生春嶺截玉鑽星寄使君檀的染時痕半月
落梅飄處響穿雲樓中威鳳傾冠聽沙上鷺鴻掠水分
遥想紫泥封詔罷夜深應隔禁墻聞

酬張祜

七十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鷹衛昔日知文舉
令狐相公曹鷹處士乞火無人作蘭通北極樓臺長掛夢西江波
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辭滿六宮

寄宣州鄭諫議

大夫官重鎮江東瀟洒名儒振古風文石陛前辭聖主
碧雲天外作冥鴻五言寧謝顏光祿百歲須齊衛武公
再拜宜同丈人行過庭交分有無同

寄題甘露寺北軒

曾上蓬萊宮裏行北軒欄檻最留情孤高堪弄桓伊笛
縹緲疑聞子晉笙天接海門秋水色烟籠隋苑暮鐘聲
他年會著荷衣去不向山僧道姓名

題青雲館

虬蟠千仞劇羊腸天府由來百二強四皓有芝輕漢祖
張儀無地與懷王雲連悵影蘿陰合枕遶泉聲客夢涼
深處會容高尚者水苗三頃百株桑

郡中有懷寄睦州員外十三兄歙州刺史邢群

城枕溪流淺吏斜麗譙連帶邑人家經冬野菜青青色
未臘山梅樹樹花雖免瘴雲生嶺上水無京信到天涯
如今歲晏從羈滯心喜彈冠事不賒

正初奉酬

翠巖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
臘梅遲見二年花明時刀尺君須用幽處田園我有涯
一壑風烟陽羨里解龜休去路非賒

五言絶句

長安秋望

樓倚霜樹外鏡天無一毫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

獨酌

窓外正風雪擁爐開酒缸何如釣船雨蓬底睡秋江

醉眠

秋醪雨中熟寒齋落葉中幽人本多睡更酌一樽空

不飲贈酒

細算人生事彭殤共一籌與愁爭底事要爾作戈矛

過田家宅

安邑南門外誰家板築高奉誠園裏地墻缺見蓬蒿

獨柳

含烟一株柳拂地搖風久佳人不忍折悵望迴纖手

將赴湖州留題亭菊

陶菊手自種楚蘭心有期遥知渡江日正是擷芳時

折菊

籬東菊徑深折得自孤吟雨中衣半濕擁鼻自知心

哭李給事中敏

陽陵郭門外坡陁丈五墳九泉如結友茲地好埋君 朱雲

葵陽陵郭外

黃州竹逕

竹濁蟠小徑屈折鬬虵来三年得歸去知遠幾千迴

題歙愛寺樓

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樓獨登還獨下誰會我悠悠

題新定八松院小石

雨滴珠璣碎苔生紫翠重故關何日到且看小山峰

送薛種遊湖南

賈傅松醪酒秋来美更香憐君片雲思一棹去瀟湘

重題籌筆驛

郵亭寄人世人世寄郵亭何如自籌度鴻路有冥冥

寄遠

隻影隨驚鴈單栖鎖畫籠傷春羅袖薄誰念舞臺風

送盧秀才

春瀨與烟遠送君孤棹開潺湲如不改愁更釣魚来

醉題

金鑷洗霜髩銀觥敵露桃醉頭扶不起三丈日還高

題張處士山莊

好鳥疑敲磬風蟬認軋箏修篁與嘉樹偏倚半巖生

盆池

鑿破蒼苔地偷他一片天白雲生鏡裏明月落階前

有寄

雲潤烟深樹江澄水浴秋美人何處在明月萬山頭

六言

代人寄遠

河橋酒旆風軟候館梅花雪嬌宛陵樓上瞪目一作春曉我郎何處情饒

其二

綯領任垂蓬髻丁香閒結春梢賸肯新年歸否江南緑草迫迫

樊川集卷四

謹案卷三第四頁後二行驍將自驚今日無刊本驍訛驕擾全唐詩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芳樹雨陰姿刊本陰作餘據文苑英華改

第十三頁後八行枕前聞鴈去刊本鴈去訛去鴈據全唐詩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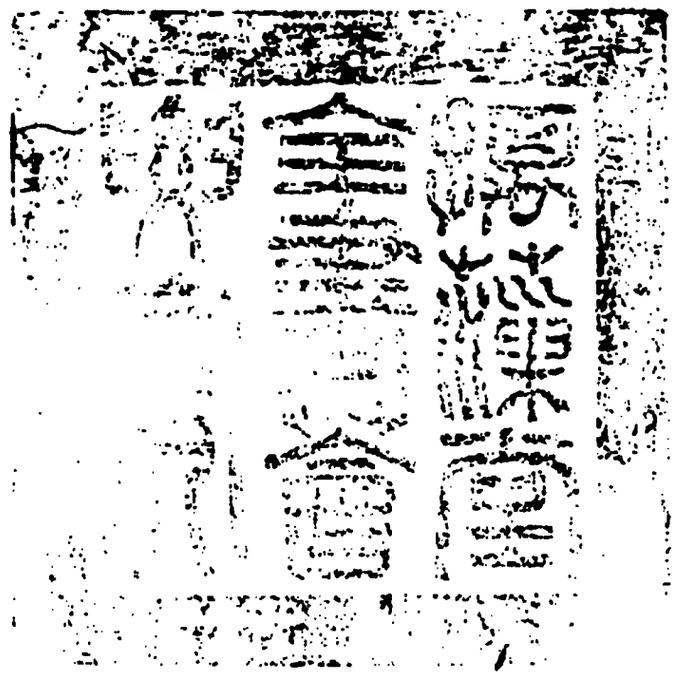
卷四第一頁後四行自笑苦無樓護智刊本護訛蒲據漢書改

第四頁後三行守道還如周柱史刊本柱史訛伏柱據文苑英華改

第八頁前一行芳草何年恨始休刊本始作即據唐詩鼓吹改

第八頁前五行雨暗殘燈棋散後刊本散後訛欲散據才調集改

第十頁後二行宋玉亭春滿袖風刊本亭訛停據文苑英華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熙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阮　坦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部

樊川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樊川集卷五

唐 杜牧 撰

五言絶句

過勤政樓

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

年年因雨上金鋪

題魏文貞

嚮蛄寧與雪霜期賢哲難教俗士知可憐貞觀太平後

天且不留封德彝

念昔遊

十載飄然繩檢外樽前自獻自為酬秋山春雨聞吟處

倚遍江南寺寺樓

其二

雲門寺越州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腳長曾奉郊宮為近

侍分明攢攢先勇切羽林槍

其三

李白題詩水西寺宣州涇縣古木迴巖樓閣風半醒半醉遊三日紅白花開山雨中

過華清宮一刻驪山感舊

長安迴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其二

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迴帝使瑟琳探祿山反否瑟琳受祿山金不反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其三

萬國笙歌醉太平倚天樓殿月分明雲中亂拍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

登樂遊原

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

春申君

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

奉陵宮人

相如死後無詞客延壽亡來絕畫工玉顏不是黃金少淚滴秋山入壽宮

讀韓杜集

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上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

重送國棊王逢

絕藝如君天下少閒人是我世間無別後竹窻風雪夜一燈明暗覆吳圖

少年行

連環羈玉聲光碎綠錦蔽泥虬卷高春風細雨走馬去珠落璀璀白罽袍

悼沈下賢

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徑苔蕪不可尋一夕小敷山下夢

水如環珮月如襟

悼李和昌

鵬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賢才事
消長相持勢自然

朱坡

故國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詔換魚書賈生辭賦恨流落
秖向長沙住歲餘 文帝歲餘思賈生

其二

蒲城多少插花人

春晚題韋家亭子

擁鼻侵襟花草香高臺春去恨茫茫蔫紅半落平池晚
曲渚飄成錦一張

見宋拾遺題名處感而成詩

竄逐窮荒與死期餓唯蒿藿病無醫憐君更抱重泉恨
不見崇山謫去時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

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
樂遊原上望昭陵

江南懷古

烟深苔巷唱樵兒花落寒輕倦客歸藤岸竹洲相掩映
蒲城春雨鸕鷀飛

其三

乳肥春洞生鶿管沼避迴巖勢犬牙自笑卷懷頭角縮
歸盤烟磴恰如蝸

出宮人

閒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
絳縷猶封繫臂紗

車書混一業無窮井邑山川今古同戊辰年向金陵過悯悵間吟憶庾公

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

將赴宣州留題揚州禪智寺

故里溪頭松栢雙來時盡日倚松窗杜陵隋苑已絶國秋晚南遊更渡江

齊安郡中偶題

兩竿落日溪橋上半縷輕烟柳影中多少綠荷相倚恨一時回首背西風

其二

秋聲無不攪離心夢澤蕭騷楚雨深自滴堦前木桐葉於君何事動哀吟

齊安郡後池

菱透浮萍綠錦池夏鶯千囀弄芳蕤徹晝無人看微雨

鴛鴦相對浴紅衣

題齊安城樓

嗚軋江樓角一聲微陽激激落寒汀不用馮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

池州清溪

奚溪終日到黃昏照數秋來白髮根何物賴君千遍洗筆頭塵土漸無痕

遊池州林泉寺金碧洞

袖拂霜林下石稜潺湲聲斷蒲溪永携茶臘月遊金碧合有文章病茂陵

贈李秀才呈上公孫子

骨清年少眼如氷鳳羽參差五色層天上麒麟時一下人間不獨有徐陵

題池州貴池亭

勢比凌歊宋武臺分明百里遠帆開蜀江雪浪西江滿强半春寒去却來

蘭溪在婺州西

蘭溪春盡碧泱泱映水蘭花雨發香楚國大夫憔悴日
應尋此路去瀟湘

初冬夜飲

淮陽多病偶求懽客袖侵霜與燭盤砌下梨花一堆雪
明年誰此凭欄杆

山石榴

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艷中間一朵佳人玉釵上
祇疑燒却翠雲鬟

隋堤柳

夾岸垂楊三百里祇應圖畫最相宜自嫌流落西歸疾
不見東風二月時

柳

數樹新開翠影齊倚風情態被春迷依依故國樊川恨
半掩村橋半拂堤

鷺鷥

雪衣雪髮青玉嘴群捕魚兒溪影中驚飛遠映碧山去
一樹梨花落晚風

村舍燕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窗何處營巢夏將半
茅簷烟裏語雙雙

歸燕

畫堂歌舞喧喧地社去社來人不看長是江樓使君伴
黃昏猶待倚欄杆

傷猿

獨折南園一朵梅重尋幽坎已生苔無端晚吹驚高樹
似裊長枝欲下來

雲

盡日看雲首不迴無心都大似無才可憐光彩一片玉
萬里晴天何處來

醉後題僧院

離心忽忽復悽悽雨晦傾瓶取醉泥可羨高僧共心語

一如攜鞾任東西

題禪院

觥船一棹百分空十歲青春不負公今日髻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

見吳秀才與池妓別偶成

紅燭短時羌笛怨清歌咽處蜀絃高萬里分飛兩行淚蒲江寒雨正蕭騷

贈朱道霊

劉根丹篆三千字郭璞青囊兩卷書牛渚磯南謝山北白雲深處有巖居

屏風絶句

屏風周倣畫纖腰歲久丹青色半銷斜倚玉窗鸞髮女拂塵猶自妬嬌嬈

哭韓綽

平明送葬上都門拂晏交横逐去魂歸來冷笑悲身事喚婦呼兒索酒盆

新定途中

無端偶效張文紀下杜鄉園別五秋重過江南更千里萬山深處一孤舟

除官赴闕商山道中

水疊鳴珂樹如帳長陽春殿九門過我來惆悵不自決欲去欲住終如何

漢江

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

夕陽長送釣船歸

重到襄陽哭亡友韋壽朋

故人墳樹立秋風伯道無兒跡更空重列笙歌分散地隔江吹笛月明中

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雲夢澤

日旗龍旆想飄揚一索功高縛楚王直是超然五湖客未如終始郭汾陽

泊秦淮

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舊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秋浦途中

蕭蕭山路窮秋雨淅淅溪風一片蒲為問寒沙新到鴈來時還下杜陵無

題桃花夫人廟 即息夫人

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

和州

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邊六問津歷陽前事知何實高位紛紛見陷人

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題橫江館

孫家兄弟晉龍驤馳騁功名業帝王至竟江山誰是主石磯空屬釣魚郎

寄楊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送李群玉赴舉

故人別來面如雪一榻拂雲秋影中玉白花紅三百首五陵誰唱與春風

題壽安縣甘棠館御溝

一渠東注芳華苑苑鎖池塘百歲空水殿半傾蟾口澁為誰流下蓼花中

汴河懷古

錦纜龍舟隋煬帝平臺複道漢梁王遊人間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斷殺腸

汴河阻凍

千里長河初凍時玉珂搖珮響參差浮生恰似冰底水
日夜東流人不知

題元處士高亭 宣州

水接西江天外聲小齋松影拂雲平何人教我吹長笛
與倚春風弄月明

鄭瓘協律

廣文遺韻留樗散雞犬圖書共一船自說江湖不歸事
萬指侯家自不知

阻風中酒過年年

送陸涔棄官東歸

少微星動照春雲魏闕衡門路自分倏去忽來應有意
世間塵土謾疑君

寄珉笛與宇文舍人

調高銀字聲還側物比柯亭韻校奇寄與玉人天上去
桓將軍見不教吹

途中

鏡中絲髮悲來慣衣上塵痕拂漸難惆悵江湖釣竿手
却遮西日向長安

春盡途中

田園不事來遊宦故國誰交爾別離獨向鬬亭還把酒
一年春盡送春詩

題村舍

三樹稚桑春未到扶牀乳女午啼饑潛銷暗鑠歸何處
萬指侯家自不知

江上偶見

楚鄉寒食橘花時野渡臨風駐彩旗草色連雲人去住
水紋如縠燕差池

題木蘭廟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
拂雲堆上祝明妃

入商山

早入商山百里雲藍溪橋下水聲分流水舊聲人舊耳

此迴嗚咽不堪聞

偶題

甘羅昔作秦丞相子政曾為漢輦郎千載更逢王侍讀當時還道有文章

題商山四皓

呂氏强梁嗣子柔我於天性豈恩讎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送隱者

無媒徑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

有懷重送斛斯判官

蒼蒼烟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為聽將取離魂隨白騎三台星裏拜文星

贈別

娉娉裊裊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

其二

多情却似總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寄遠

前山極遠碧雲合清夜一聲白雪微欲寄相思千里月溪邊殘照雨霏霏

九日

金英繁亂拂欄香明府辭官酒滿缸還有玉樓輕薄女笑他寒燕一雙雙

寄牛相公

漢水橫衝蜀浪分危樓點的拂孤雲六年仁政謳歌去柳遠春堤處處聞

樊川集卷六

唐 杜牧 撰

雜著

罪言

國家大事牧不當官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脅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野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脅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蕩獘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泉今嬀川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耶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奏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輕益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裹拓表以表撐裹混湏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

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甲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理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於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日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寔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一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

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陘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皐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田弘正來降）昨日誅滄頓之三年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敗）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敺自戰者

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沉酬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蠻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圖急食盡餒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郗尚書　趙復振下博敗杜牧良　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矛矟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創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褒公鄂公之徒並為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襍褲勒耒一時治武騎斂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蠆尤為師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蠆尤為師雅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纂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虧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

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燕七國近者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栜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諭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孿復為甚人罔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箕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屢割生人畧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敎化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殄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智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其人行敎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燕將錄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奈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莫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

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靡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之名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

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羸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子謹護北彊勿使子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燕厚怨趙令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孥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唯君孰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軍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厭次商河

陽信蔣平昌將陵蒲臺渤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奚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轀車季安死墳木未拱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支百累數萬人四歲不拔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鈴劒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

歸墜於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牧遇於馮翊屬縣赴徵中因吐其兄之狀牧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三子言性辨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能自見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

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爲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爲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曹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爲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性情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以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發擲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何況非盜也文若之死宜然耶

題荀文若傳後

荀文若爲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楚漢成皐凡爲籌計比擬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付之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爲忠乎世皆曰曹馬且東漢崩裂紛披都遷王播天下大亂操起兵東都提獻帝於徒步困餓之中南征北伐誅夷暴亂芟刈羣凶海內削平然後興復漢室還政天子此伊呂之事業也操之初心固不在篡漢也向使天假之年必將翦滅羣雄迎帝還都勒功銘德光於舊典然後委任賢良端拱而已如此則可以爲純臣矣而操乃不然外則利彼之亂內則忌君之明利彼之亂則侵削之術生忌君之明則震主之威作侵削之術生則篡奪之萌成震主之威則廢立之事興故曰操之初心固不在篡漢也雖然操之爲人也治則能用法亂則能行權行權則不拘於法用法則不牽於情不牽於情則善惡必罰不拘於法則賢才畢用賢才畢用則天下可定善惡必罰則姦宄不生此操之所以能也操之爲人也性不信天不畏命不愛人不悅學不稽古行師則出奇用兵則設伏因糧於敵因勢而動因動而變因變而權因權而謀因謀而決因決而斷因斷而成因成而立因立而破因破而敗因敗而走因走而追因追而殺因殺而盡因盡而竭因竭而窮因窮而困因困而危因危而亡因亡而滅因滅而絕因絕而無因無而空因空而虛因虛而實因實而有因有而存因存而固因固而強因強而大因大而威因威而震因震而動因動而懼因懼而服因服而順因順而安因安而定因定而治因治而平因平而成因成而興因興而盛因盛而隆因隆而尊因尊而貴因貴而富因富而樂因樂而逸因逸而驕因驕而怠因怠

樊川集卷七

唐 杜牧 撰

雜著

戰論 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涇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嶺音頁辟五結切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嘯呼膻臊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劇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身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閣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獘車馬刓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飾天下雖然盜發則疾驅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縻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

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衆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剌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慌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圍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

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木傳於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守論 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刼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東兵自守反修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箕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崑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頓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撟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為衛策高位美爵兒飽其腸安而不拘亦猶豢擾虎

狠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脅皇子嬪之裝緣彩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潒軒翼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怠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脅皇子嬪之裝緣彩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潒軒翼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怠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

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論相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輦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女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張保皐鄭年傳

新羅人張保皐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小將保皐年三十年少十歲兄呼保皐俱善鬬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皐差不及年保皐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皐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鎮清海新羅海路之要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太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皐既貴於其國年錯寞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食於張保皐元規曰爾與保皐所挾何如奈何去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耶年遂去至謁保皐保皐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皐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皐為相以年代保皐天寶末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

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討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才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才益難也此保皐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皐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皐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皐任年事出於已年且饑寒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疑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雜情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情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既勝

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召為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況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丁其亡時賢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竇烈女傳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謂曰為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

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刼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豈才力不足耶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太和元年予客游涔陽路出荆州松滋縣攝令王淇為

牧言桂娘事淇年十一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說之聽說如一二日前言實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子也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虛官也可以置之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時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才滅六強擗四夷盡非凡王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荀賸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純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倘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闘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

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塞廢井文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匝而護之或橫木以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者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耶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齊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於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洩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當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為大宇以張其事黃

樊川集卷七

謹案卷五第六頁後五行自滴堦前木桐葉按全唐詩木桐作大梧

第八頁後七行半掩村橋半拂提刊本堤訛墻今改

第十二頁後八行江東子弟多才俊刊本才訛少據漁隱叢話改

卷六一頁後七行阪泉今媯川刊本泉訛帛又川下衍縣字按唐志媯州媯川郡懷戎縣天寶中折置媯川縣尋省此云今縣非也今改刪

第四頁後五行李聽敗刊本敗訛反據唐書改

第五頁前五行以此為俗刊本複衍俗字據唐文粹刪

第五頁後六行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與此異

第六頁前三行千百騎趨奉朝謁刊本謁訛廟據唐文粹改

第六頁後三行百三十年間刊本三訛五據唐文粹改

第九頁後二行執事豈能無意于趙乎按文苑英華趙作魏

第十一頁前三行必與天下復合刊本下訛地據文苑英華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可謂危矣刊本謂作為據唐書改

第十一頁後七行鄜西六十里刊本鄜訛鄘據唐文粹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元年孟春按文苑英華春作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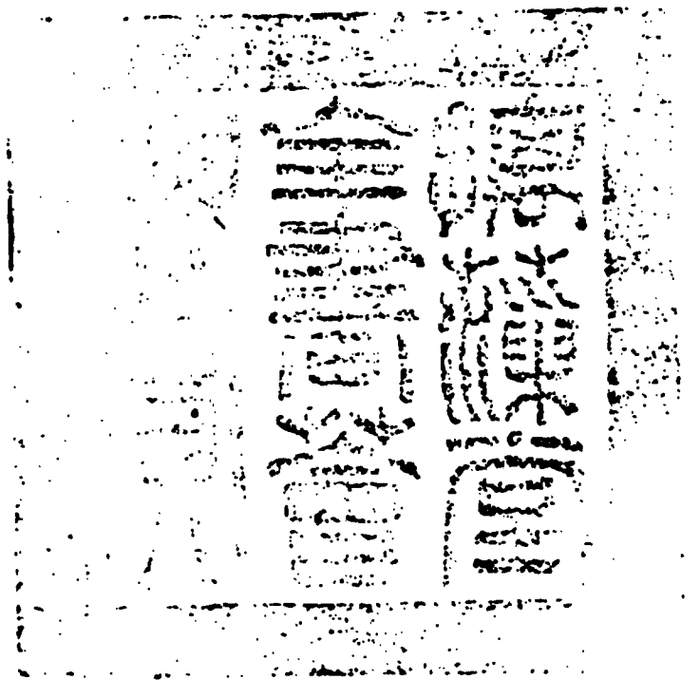
卷七第四頁前二行非偶言而已刊本脫言字據唐文粹增

第八頁後七行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按文苑英

華情作性

第九頁後五行一軍莫如陳先奇按唐書先作仙

第十頁後八行攝令王淇按文苑英華淇作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録監生臣瞿秉虔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集部　樊川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樊川集卷八

唐　杜牧　撰

序

李賀集序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牧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吾亡友李賀元和中歲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為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去今夕酣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維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牧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牧深惟公曰

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叙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叙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牧因不敢辭勉為賀叙然其甚軽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烟絲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鳥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壟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虚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宫體謠求取情狀離絶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五十年京兆杜牧為其序

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於市者吏之所驅兵數萬擁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

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既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麄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亾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于內功後成于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於四郊多壘卿大夫

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而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

十餘萬言諸將征伐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亾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兎者犬也此其事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送薛處士序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詡國也非大君子孰能當之薛君之處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

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予之廬子之負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遠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激收敢用此贈行

送盧秀才赴舉序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況有千人皆以聖人為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況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懼寧不公耶故取之甚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饑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之以歸

饒之士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為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復丐矣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為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為無間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

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為無間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為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已奉佛以求救月日積久曰我罪如是富貴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惟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冀佛之助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為寺與僧不足怪也屋壁繡紋

可矣為金枝扶疎擎千萬佛僧為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奇瓌怪為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為者晉霸主也一銅鞮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聞悟況下輩固惑之為工商者雜良以苦僞內華外納已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村閭轂民銖積粒聚以致於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墓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

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刓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并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為使令者倍并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值歸於有司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為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為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為錢塘錢塘於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根節斷其脈絡不數月人隨化之三歲干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鋌鎩敗侵不休詔與錢三千萬築長隄少為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

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目髮勻肉均牙滑而無遺巧矣江平入天越峰如髻越樹如髮孤帆白鳥點盡上凝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西越宦遊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旨跡睹南亭千萬狀吟不能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為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池州造刻漏記

百刻短長取於日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牧太和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吏環城見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皐命處士王易簡為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處士所為也後二年公移鎮宣城王

處士尚存因命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城府牧為童
時王處士年七十嘗來牧家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
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太和四年牧自宣城
使於京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牧拜於牀下言及
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歲次乙丑夏四月某日始造
於城南門樓京兆杜牧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蕭丞相為刺史時樹樓於大廳西北隅上藏九經書下
為刺史便事廳大歷十年乙卯建會昌四年甲子摧木
悉朽壞無一可取者刺史李方玄具材刺史杜牧命工
南北當相距五十六尺東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
十六椽上下凡十二間上有其三焉皆仍舊制以會昌
五年五月畢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相諱復實相德
宗皇帝焉京兆杜牧記

同州澄城縣廳壁記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日自外諸侯之儒者曠不

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史記河渠書曰自徵
引洛水至商顏下商顏山名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即此地也
徵者俗訛為澄耳其地西北山環之縣境籠其趾沙石
相礴歲雨如注他皆搖盪不測徵之土適潤苗則大穫
天或旬而不雨民則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稔復
絕絲麻藍菓之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差
埒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人因徵其來由耆老咸
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至如禁司東西軍禽坊龍廐彩

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番上下互來進取挾公為首
緣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
伏子走尚不能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
復況其養秩安祿者耶加以御女宮多盤穴其間遞相
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角逐縣
令固無有為也非豪吏真工聯紐相姻戚者率解去是
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者益以西有通澗巨壑又
牙交吞小山峭逕馳鞍馬張機罝者不便於此是以絕

跡不到燕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倘使徵亦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壑自為防限可不悲哉使民特險而不特法則劃土者宜乎牆山塹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俟得言者覽焉

宋州寧陵縣記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驅兵東下將收江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衆且十倍攻之三月韓晉公以三千強弩涉水夜入寧陵弩矢至希烈前希烈曰復益吳弩寧陵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驍將翟暉以銳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且慙棄汴歸蔡後司徒劉公玄佐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十凡百日間何以能守昌泣曰以不負心能守之耳昌令裨者曰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隅未嘗內顧捽下斬之軍士有死志故能堅守因伏地流涕司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貴爾天寶末淮陽太守薛愿即故起居郎弘之祖睢陽太守許遠真源縣令張巡等兵守二城其於窮慶事相差埒睢陽陷賊淮陽能守故巡遠名懸而愿事不傳昌之守寧陵近比之於淮陽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斯是也時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淮南軍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陽有團練使節度使為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制二處一千里三十八城護天下餉道為諸道府軍事最重然倚海塹江淮深津橫岡備守堅險自艱難以來未嘗受兵故命節度使皆以道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皆以賢良勤勞內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為禁軍中尉樞密使自貞元元和已來大抵多如此今上即位六年命內侍宋公出監淮南諸開府將軍皆以內

侍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為内侍自元和以來誅
齊誅蔡再伐趙前年誅滄旁擊趙魏且徵師且撫師且
告且諭勤勞危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卧未嘗安
復監滑州邊魏窮狹多事今監淮南是且休之休息亦
不久之故内侍至焉監軍四年如始至日簡約寬泰明
白清潔怨悉軍吏禮愛賓客舉止作動無非典故暇日
唯召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内侍舊部將校多禁兵
子弟京師少俠出入閭里間倪首唯唯受吏約束故上

至相國奇章公下至於百姓無不道説内侍稱為賢人
此不虚也宜其侍衛六朝聲光富貴牧謬為相國奇章
公幕府掌書記奉内侍命為廳壁記牧再謝不才不足
記序内侍曰掌書記為監軍使廳壁記宜也牧慙惶而

書

樊川集卷八

樊川集卷九

唐 杜牧 撰

書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簿
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蓼蓼敢陳伏希赦其狂
愚一賜聽覽牧太和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

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
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大雜耳偏徵諸道
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
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
勢贏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
主人引救以為已功小不勝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
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
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恥

城蔡州事力亦不能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
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
宣潤等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
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
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溵上多殺
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為寇
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焰已成自以為天下之
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潤阪之固難

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
忠義是以郤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
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卒中
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
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
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
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祇令此軍取大
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
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
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
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
希皓回揮同列使扯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
遞後漸畜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
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
元烏重胄第五劍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
烏重胄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
陽取孟元陽為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
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
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
算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
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
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
乘此首唱為亂昭義一軍初亦鬱咈及詔下誅叛使溫
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

全師未頒冬服聚之受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誅
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楯大布恩旨幷疏昭義一軍自七
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
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
處敗北唯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
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
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
其軍大亂殺大將慈州刺史張汶因叔監軍劉承階盡
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媟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
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
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
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祗鄆州隨來中軍二
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
之朝廷其功非細秖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
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
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歷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

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刼之必不用命伏以河
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州）關臨多山井泉可鑿
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窒其口高壁深
塹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盍河陽軍士素非精
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
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
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況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讎
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
亦當効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保壘刋木塹井係纍稚
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
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
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三
十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
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
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
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

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弢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弢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暐大破暐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壯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今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牧愚見不言劉穆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壯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算深遠壯虜即日敗亡倘使壯虜至今尚存沿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牧受恩最深切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當軸處中未及五年一齊四海德振法東貪廉懦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匪其任雖九官事舜十人佐周校於太尉未可為比伏以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刼江賊耳牧到任纔九月日尋窮詢訪實知端倪夫刼賊徒上至三船兩船百人五十人下不減三二十人始肯行刼刼商人皆得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蓋以異色財物不敢貨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消受蓋以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繒金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問人見不驚是以賊徒得異色財物亦來其間便有店肆為其囊橐得茶之後出為平人三二十人挾持兵仗凡是鎮戍例皆單弱止可供億漿茗呼召指使而已鎮戍所由皆云賒死易就死難縱賊不捉事敗抵法謂之賒死與賊相拒立見殺害謂之就死若或人少被捉罪抵止於私茶故賊云以茶壓身始能行得言隨身有茶人不疑是賊凡千萬輩盡販私茶亦有已聚

徒黨水刼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陸刼白晝入市殺人取財多亦縱火唱棹徐去去年十月十九日刼池州青陽縣市凡殺六人內取一人屠剖心腹仰天祭拜自邇已來頻於鄰州大有刼殺沉舟滅跡者即莫知其數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自十五年來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刼殺皆偏只有三年再刼者無有五年獲安者一刼之後州縣麋費所由尋捉烽火四出凡是平人多被恐脅求取之外恩讎並行追逮證驗窮根尋源狼虎滿路狴牢亢塞四五月後炎鬱蒸濕一夫有疾染習多死免之則蹤跡未白殺之則贓狀不明一獄之中凡五十人中二十人惡是此輩至於真賊十人不得一濠亳徐泗汴宋州賊多刼江西淮南宣潤等道許蔡申光州賊多劫荊襄鄂岳等道劫得財物皆是博茶北歸本州貨賣循環往來終而復始更有江南土人相為表裏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蓋以倚淮介江兵戈之地為郡守者罕得文吏村鄉聚落皆有兵仗公然作賊十家九親江淮所由屯不敢入其間所能捉獲又是沿江架船之徒村落負擔之類臨時脅去分得涓毫雄健聚嘯之徒盡不能獲為江湖之公害作鄉閭之大殘未有革釐實可痛恨今若令宣潤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為率一千二百人分為四十船擇少健者為之主將仍於本界江岸刱立營壁置本判官專判其事揀擇精銳牢為舟楫晝夜上下分番巡檢明立殿最必行賞罰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一盡絕私載每一宗船上下交送同阻風風便同發名一宗是桴鼓之聲千里恒接私渡盡絕江中有兵安有烏合蟻聚之輩敢議攻劫或曰制置太大不暇如此答曰今西北邊禦未來之寇備向化之戎長傾東南物產供百萬口況長江五千里來往百萬人日殺不辜水滿寃骨至於嬰稚魯不肯留葛伯殺餉童子湯征滅之蓋以童子無知而殺之王者不赦其罪今長江連海群盜如麻驟雨絕絃不可尋逐無闕可閉無要可防今若者自出五道兵士

不要朝廷添兵活江湖賊稅之鄉絶寇盜劫殺之本政理之急莫過於斯若此制置凡去三害而有三利人不冤死去一害也鄉閭獲安無追逮證驗之苦去二害也每檐一私茶賊皆稱買賣停泊恣口點染鹽鐵監院追擾平人搜求財貨今私茶盡黜去三害也商旅通流萬貨不乏獲一利也鄉閭安堵狉犴空虛獲二利也擷茶之饒盡入公室獲三利也三害盡去三利必滋窮根尋源在劫賊耳故江西觀察使裴誼召得賊帥陳璠署以軍中職名委以江湖之任陳璠健勇分毫不私自後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陳璠每出彭蠡湖口領徒東下商船百數隨璠行止璠去之後惘然相弔安有清朝盛時太尉在位反使萬里行旅依一陳璠牧詳觀格律勅條百二十卷其間制置無不該備至於微細亦或再三唯有江寇未嘗言及今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奉貢走職罔不如法言其功德皆歸太尉敢率愚衷上干明慮冀裨萬一無任惶懼

上周相公書

牧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剿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剌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剌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於其城以臨車衝鉤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於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

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乎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於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自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飽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壯士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檄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牧所注孫武子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歷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上獻以備閒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

上崔相公書

天生相公輔仁聖天子外齊武事內治文教被權衡稱量者不失銖黍受威烈懾怛者蜘縮魚藏百職率治中外平一伏惟相公功德無與為比往者彭城驕强頑卒數萬聯三齊舊風振天下餉道重弓束矢大刀長矛不受指揮自有信誓王侍中生於其間稱為健黠奔馬潛受指揮自有信誓王侍中生於其間稱為健黠奔馬潛出不敢迴顧高僕射寬厚聞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拜於堂下及 闕 不受李司徒鬻食其使者風波不迴氣勢已去自淮北渡由洛東下漕輓行役出泗上者稚長相賀藩鎮欲生事樹功者橫激窮搆廟堂謀議不知所出相公一家僮馳入萬衆無不手垂目瞪露刃絃弓偶語腹誹或離或伍相公氣壓其驕文誘其順指示叛臣賊子覆滅之蹤鋪陳忠臣義士榮顯之效皇威坌湯於言下狼心頓革於目前然後剔刮根節銷磨頑礦日敎月化水順雪釋吐飯飽之解衣暖之感驅恩收禮訓法束一年人畏二年人愛三年化成截成一邦俗同三輔當此之時遲回之間有勇力者一唱而起征兵數十萬大

小且百戰然後傳其壘鈎其垣得其罪人天下固已困矣而天下議者必曰某某名將也某善用兵也雖疏爵上公裂土千里其酬尚薄此必然之說也故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是相公手攜暴虎貪狼化為耕牛乘馬退數十萬兵解天下之縛秖於談笑俯仰燕享筆硯之間耳以此校之斯過古人萬萬遠矣復自持統大相開張教化外制四夷內循百度長育人材興起頹弛心迎志釋罔有怨嗟是以天下帖泰蝗死災去饑人復飽流人復安內外遠近率職奉法不聞其他如周有召穆公仲山甫漢有魏相丙吉國朝姚宋二公文事武事居中處外罔不是倚國家有天下二百三十餘年盛溢兩漢功侔三代今復生相公輔佐仁聖天子天時人事即自將來福祿昌熾卜之無窮天下孰不幸甚牧僻守荒郡亦被陶鈞齒髮甚壯志尚未衰敢不自強冀答天造無任

感激悃愊之至牧恐懼再拜

上昭義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於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壯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鍛而不發約在子與孫血絶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獘天下消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已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闕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躐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

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
囚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衛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
覲私贍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
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泜水
東縈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
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
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算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
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
號祿位富貴榮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
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
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內等子弟一
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
將軍以為大仁可以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
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
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
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耶不宜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

人以為將軍始者取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
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
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
後事事近有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
士詳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
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
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
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
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耶在漢伯
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寃之苻秦
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
二賢當時德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益以輔君活人
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
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
軍之福壽目睹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
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

者今將軍盡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於盡悉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天之校惡滅逆復何切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

投知已書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之操心不顧世之人是非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子曰知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深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材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已切也審已之行審已之才皆不出於衆人亦不求知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之深蓋深自度無可以為報效也或有因緣他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慙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太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譽之爭為知已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即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為知已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持何說復於知已之前為進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苟免寒饑為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為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讌享則亦榮矣況欲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

倜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為何才可以塞閣下之求宜為何道可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已來審已愈切拊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才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為為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閣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不特自發明蕘說其衷一開閣下視聽其他感激發憤懷愧思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

上李中丞書

牧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卧疾乞假復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戶便經旬日弔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希時徇勢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間比之輩流亦多困躓自顧自念守道不病獨處思省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無知已默默戚戚守日待月冀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謁門館似

樊川集卷十

書

唐 杜牧 撰

上宣州高大夫書

牧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牧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牧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彊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昭王返國皆有大功蔿氏生蔿賈孫叔敖蔿艾獵蔿掩蔿賈馮蔿啓彊蔿子馮蔿掩蔿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屈子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

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強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近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於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推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胄戰死儀草廢武后詔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強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敭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

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太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
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罷張守珪不斬安祿
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
兵九千守睢陽城凡週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
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燕中
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
時河北皆叛齊蔡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此蜀亦叛
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强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始
相憲宗廢擁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
命節度使出於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除衣相為滑
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

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
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拔取沉滯各還其
官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饒州取李翺公
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他
謫者亦皆當敘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
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劇賊於洛
陽帑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
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

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
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
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
說命高宗曰監於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
鴻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
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宋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
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
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

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遒茂皎無塵土況
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倘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
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
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
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
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悚

上池州李使君書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温慎故處世顧明無罪悔僕之所稟潤畧疎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已偷苟讒諂可以進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已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已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觀形勢絜絜小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幸況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壟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聾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官之由勇於為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為不繆私自嘉賀足下果不負天

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温慎此才可惜也年四十為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況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為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為天子廷臣不為甚賤不為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為刺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無兵期軍須通負靜訴之勤足以為學自強日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為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俊剌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為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為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跡業光於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為學是玄輩為注疏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為師安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為學是

則聖人不生終不為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汨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以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空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蹤篾於忽微然後能為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為師耳參之於上古復酌於見聞乃能為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為博士耳此蓋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為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以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論討典型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為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啇之性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為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奠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胸臆間不以悄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防是晚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

上宣州崔大夫書

牧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其沈汪澶漫不知其所為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辟取當時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絜絜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回首一顧舒氣快意自已滿足今藩鎮之貴土地兵甲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與門下後進之士推得失去就於分寸銖黍間多是其人也獨閣下不自矜高不設壘曲垂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後知後進絜絜以節義自持者願受閣下回首一顧舒氣快意自已滿足此固然也非敢佞其辭以取媚也不知閣下俯仰延遇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

酬之和樂各用何道閑夜永日三五相聚危言峻論知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閣下壽考福祿祝之無窮牧雖不肖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鳴宴群臣詩曰既飲食之復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吉日詩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焉自古雖尊為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未有不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詩也況於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勝紀兩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饑而飽伏希閣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縢之益固使天下之人異日捧閣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為宰相長育人材興起教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牧於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光徒有輸心效節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蓋欲導其志無以為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筆語亦蒙亟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懵中為之不已久於其事能不稍工不敢再錄新述恐煩尊重無任惶懼

與人論諫書

牧疎愚怠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與亡諫諍之道還想其人舐筆和墨則異人君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以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妄誕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終敗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鬬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食之必死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我食之久矣汝謂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

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近者實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侔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詳詳繹繹使人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

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牧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耳何敢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扑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無因而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

與浙西盧大夫書

牧再拜牧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府自應舉得官凡半歲間既非生知復未涉人事齒少意銳舉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效施展朋友與遊吏事取捨之道未知東西南北宜所趨向此時郎中六官一顧憐之手携指畫一一誘敎叮嚀纖悉兩府六年不嫌不忌使牧無大過而粗知所以為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歲乞假路由漢上員外七官以牧嘗獲知於郎中惠然不疑推置於肺肝間牧恃郎中之知亦敢自道其志公私謀議各悉所懷一俯一仰如父而深者久欲資郎中員外之為階級遠干尊重欲望收卹舐筆伸紙以復踰於三四因曰既階級矣步欲升堂與排闥而入者事不同日式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仁義與我所以處而不去也進退計忖不宜得罪今敢謹寫所為文十四首編為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倦為之不已必至於工今以為獻無任慙惶然特為進說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勝攀戀

答莊充書

牧白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鬧闇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牧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

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
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庶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
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

上河陽李尚書書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扼鎖太行東塞黎陽左京河
南指為重輕自艱難已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
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效
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
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横據要津重兵在手朝
廷縉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政能況聖主掀擢豪俊考
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閿取隴城緝為郡
縣令親誅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為耕戰之具西復涼
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不使不貢不覲之徒敢自專擅
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
書樹立鍛鍊教訓棟梁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
必立大功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

古成敗者不能為之復使儒生舒展胸臆得以誨導壯
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在今日牧多病
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
為歌詩以稱道盛德其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
戀

上鹽鐵裴侍郎書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得人皆
以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豈無中策牧自
池州睦州實見其弊蓋以江淮自廢留後已來凡有寃
人無處告訴每州皆有土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納利
名曰土鹽商如此之流兩稅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
江淮留後已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求一年之中
追呼無已至有身行不在則拘其父母妻兒得錢即放
不二年內盡恐逃亡今譬於常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
歸家未得便可以蘇州下狀論理被訴至如睦州百姓
食臨平監鹽其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

刺史亦與作主不得非畏四千里糧直入城後使即須破散奔走更無他圖其間搜求賚徒針抽縷取千計百姦欺人無語路況土鹽商皆是州縣大戶言之實可痛心比初停罷留後衆皆以為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羸即是所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郎改革前非於南省郎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為江淮留後減其賚吏不必一如向前多置人數即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寃人有可控告姦贓之輩動而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免至破滅除江淮之太殘為侍郎之陰德以救愚見莫過於斯若問於鹽鐵吏即不欲江淮別有留後若有留後其間百事自能申狀諮呈安得貨財表裏計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俯察愚衷不賜罪責

與汴州從事書

汴州境內其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窮人奔走斃

及拙政以為證明豈敢自述今為治患於差役不平詩云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此蓋不平之故長吏不置簿籍一一自檢即姦胥貪冒求取此最為甚

樊川集卷十

謹案卷八第四頁前八行段頗刊本頗訛頷據後漢書改

卷九第六頁前五行伐後燕慕容暐刊本暐訛偉據晉書改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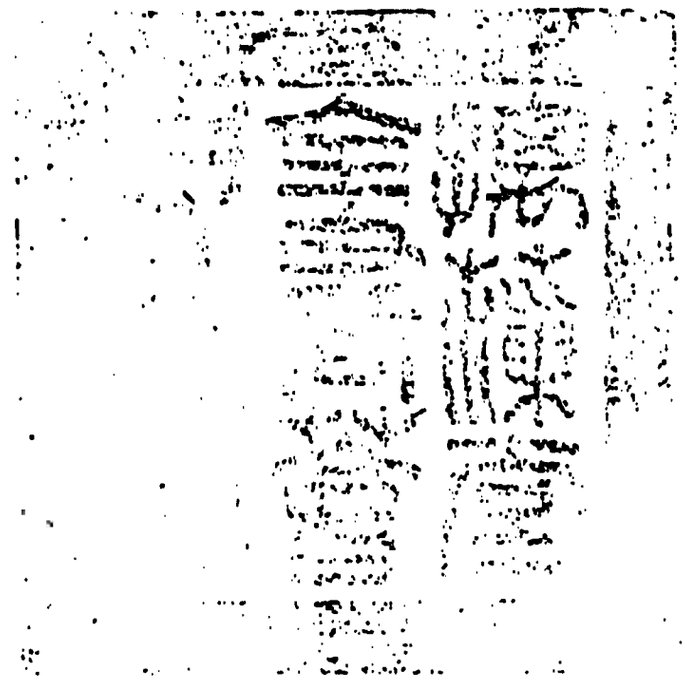
卷十第二頁後五行子庚王孫也按子庚公子午也莊王子此誤

第二頁後七行為艾獵刊本艾獵訛文犯據左傳改

第十一頁後八行為之不已久于其事刊本已久訛知矣據文苑英華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漢成帝欲御樓船按御樓船乃元帝非成帝也此誤

第十五頁後四行式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按此二語見詩旄丘篇此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錄監生臣瞿秉度

樊川集卷十一 唐 杜牧 撰

賀平党項表

臣奉三月二十七日勅党項剪除北邊寧靜華夏同慶道路懽呼臣牧誠慶誠忭頓首頓首伏以上天有震耀殺戮王者有攻討誅夷是以不暫討者不久寧不一勞者不永逸伏以自古夷狄處中華未有不為患者春秋時長狄攻魯北戎病齊破衛陵燕侵秦撓晉西漢趙克國納先零於內地東朝馬文泉置當煎於三輔自後熾大侵亂闕中戰爭十年騷擾四海陵逼京邑發掘園陵段類不生終不能滅後至曹公因匈奴衰弱分為五部處在汾晉散而居之元海傑然首亂華夏中原喪沒凡數百年國朝貞觀之初突厥破滅太宗惑彥博之利口忽文貞之成筭處其降衆置於河南不數十年果殘燕

趙興師命將輸穀饋財天下騷然始能殄滅是知今古
夷狄處在中土未有不為亂者伏以党羌雜種本在河
外生西北之勁俗稟天地之戾氣為西戎所慶舉種來
降國家納之置於內地爰受冠帶蕪伏征徭角觡既成
觝觸是務天寶至德之際北燕偏重中原一掀大歷建
中之際逆胡餘波巨盜再起党羌因此亦恣猖狂兔伏
鳥飛為戎虜之耳目狼心梟響作郊畿之殘賊比以回
鶻未殄吐蕃正強且須羈縻未可重撄於是邊疆日駭

種類歲繁每至勁弓折膠童馬免乳以魁健之質張忿
鷙之兇刼饋穀以焚舟救軶車而閉道衆虺盤結羣犬
吠牙依據深山出沒險徑近在宇下游於轂中艱難已
來不能剪削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皇天縱聖
赫日資明威極風霆謀先造化潛運睿算獨決神機其
宿禍牙狼星欽角戍日禱馬太白揚芒按鎖而邊事無
遺聚米而兵形盡見披其要地擣以奇兵獸窮搏人鹿
急走險囊封赤白雜沓繼來雉走檄書遠近同至蘇卒
李蔡傳鄭甘陳十萬齊呼四面同入行軍於枕席之上
敗虜於險阻之中或以利戈捶喉或以長矛挾脅僵屍
積疊千山之草木飛腥霆雷轟喧萬里之威靈大震詩
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言中國不振蠻夷入伐下人
號天以告亂也復曰宣王薄伐小雅中興是知武功不
成文德不洽皇陶無遺之誡史佚非類之言若不殄除
何為家國旬此兵為農器革作軒車泥紫金於常山沉
殘戎於青海天覆盡得禹畫無遺統華夏為一家用夷

狄為四守萬物由道百度皆貞遠超三代之風使無一
人之虐臣僻左小郡樸撤散材空過流年徒生聖代尚
能為詩見志作歌極情上詠神功庶垂後代限以守土
不獲稱慶無任踴躍欵懇之至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裴表

臣等伏見湖南團練使奏生擒衡州草賊鄧裴及徒黨
等伏以湖湘旱耗百姓饑荒遂有姦兇敢圖嘯聚今承
擒滅已盡根株臣等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臣聞三代之

英兩漢之盛姦宄亂常之類捷災構逆之黨乘間即有
遇隙便生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威極風
霆德滋雨露正開壽域盡納羣生永戢干戈將臻富庶
逆賊鄧裴鯁爾小孽敢因艱食漸誘饑人剥亂鄉閭陵
驚郡邑徒堅黨合事鉅寇牢或據深山或閉官道遂使
湖嶺之外人不聊生慎由指揮義徒總齊武士仰憑睿
筭遠仗皇威不經歲時盡剪豺虓党項已寧於朔北妖
黨復殄於巴西今擒鄧裴一清湖嶺用夷狄為四守統
華夏為一家言念秋毫無非帝力臣等備位台鼎日捧
聖謨無任忭舞踴躍之至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右臣奉某月日勅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遺愛碑
文臣官卑人微素無文學恩生望外事出非常承命震
驚以榮為懼伏以洪為州府逾於千年言念疲羸常患
水火風俗如此改革無因韋丹受朝廷分憂為百姓去
弊不踐舊跡特建宏謀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燕之

瀧溉種時豐其衣食渤海頻川之治邵父杜母之恩校
之于丹未足為比伏惟皇帝陛下陟降順帝施設如神
納諫若轉丸去惡如反掌是以兵刑措寢年穀豐登而
猶念切疲人及於循吏緬韋丹已效之績慰江西去思
之心特與彰揚創為碑紀是宜使內直學士西掖詞臣
振發雄文流傳後代至于臣者最為鄙陋明命忽臨牢
讓無路俯仰慙懼神魂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樸
學但首叙元和中興得人之盛次述韋丹在任為治之
功事必直書辭無華飾所冀通衢一建百姓皆觀事事
彰明人人曉會但率誠樸不近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
生羽翼報非次之拔擢宜裂肝腸無任感激懇悃血誠
之至其碑文本謹隨狀封進以聞

黃州刺史謝上表

臣奉某月日勅旨授臣黃州刺史以某月日到任上訖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牧自出身已來任職使府雖有
官業不親治人及登朝二任皆參臺閣優游無事止奉

朝謁今者蒙恩擢授刺史專斷刑罰施行詔條政之善惡唯臣所係素不更練蒸之昧愚一旬到任憂惕不勝動作舉止唯恐罪悔伏以黃州在大江之側雲夢澤南古有夷風今盡華俗戶不滿二萬稅錢三萬貫風俗謹朴法令明具久無水旱疾疫人業不耗謹奉貢賦不為罪惡臣雖不肖亦能守之然臣觀東漢光武明帝稱為明主相繼聯續五十年當時以深刻刺舉號為稱職治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時循吏衛颯任延王景魯恭劉寬陳寵之徒止一縣宰獨能不狗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子廢鞭笞責削之文用忠恕撫字之道百里之內勃生古風凡違衆背時狗古非今王者公侯尚難其事豈一縣宰能移其俗此蓋人為治古之人法為一時之法以治古之教教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法齊之即一時之人國家自有天下已來二百三十餘年間專用仁恕每後刑罰是以內難外難作者相繼土地甲兵權柄號令盡非我有終能擒之此實恩澤慈愛入人骨髓俗厚風古不可搖動今自陛下即位已來重罪不殺小過不問普天之下蠻貊之邦有罹艱凶一皆存卹聖明睿哲廣大慈恕遠僻隱阨無不懽戴十四聖之生育張二百四十年之基宇臣於此際為吏長之敢不遵行國風彰揚至化小大之獄必以情恕孤獨鰥寡必躬問撫庶使一州之人知上有仁聖天子所遣刺史不為虛受烝其和風感其歡心庶為瑞為祥為歌為詠以裨盛業流乎無窮在臣心之則然豈材術之能及無任感激惓懇之至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伏奉宸翰以邊塞未靜將帥乏才唯務誅求不謀兵食者伏以陛下自即位以來正朝廷而舉典法肥天下而壽羣生故能不血刃以收河湟用文誥而降羌寇干戈偃戢遠邇安寧今者尚以戍邊未得高枕深憂將帥不副憂勤或但恣於侵貪或不事其兵食須有戒勵形於詔書此乃周文小心克勤大禹不自滿假比於聖德無

以過馬臣等備位鼎司親奉睿旨銘鏤肝膈專令防虞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謝賜新絲表

右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等新絲者伏以繭蠶所繫在於纂組其功之大與食爭先陛下仁德動天雨澤順序桑柔沃若蠶女功勤劬比凝霜縈如委霧繭稅不逋於鄉井被覆皆偏於華夷盡荷皇慈同歌帝力臣等備位台席親逢盛時無任歡抃感恩之至

為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伏以收復河湟廓開土宇北絕梓嶺西過榆溪壯中夏之起塞之雄奪西戎理弓之地至使強虜不敢觸鋒山鎖七關地闢千里歌狸首而息射詠杕杜以勞旋聖德神功超今越古某月日臣等於延英殿面奉德音陛下以克定舊疆獲成先志歸功祖考追尊鴻名臣等伏念國家之為治也溢三皇之軌躅奮百代之上下天寶之末天下泰寧恃富庶而醉飽無虞韜干戈而兇逆僭作大

歷貞元之際河北河南之地朝廷行姑息之政郡國皆叛亂之臣苟且之令行晝一之法廢月增日長雄唱雌和李錡宗子劉闢書生東據石頭西斷劍閣朝廷所有唯止兩京伏惟憲宗皇帝順上帝之心酌列聖之法爵不踰德舉不失賢親端莊之正人去側媚之邪士然後提挈綱紀震疊雷霆誅夷羣兇滌掃四海百度如律九功可歌天業益張聖統無極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伏惟元和之初實開中興之業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脩先王之大道行天下之達德廣問延諫褒直盡下首雪冤獄常對法官是則虞舜恤刑文王慎罰無以過也開張聰明延納諫諍守職業者無職不舉被言責者無事不言皆獲甄陞豈唯假借夫仲尼以三人有我師大禹以愚夫能勝予是仲尼之好問大禹之拜言無以過也是以百姓手足皆安於措置四海風俗益臻於和平尚猶子夜觀書日昃聽政下採人病上求天瑞帝典曰聖敬日躋湯銘

曰日日新是陛下之德有以方之仲尼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仰陛下之至理知孔聖之可驗夫西戎強盛自古無之包有引弓之人盡臣跨馬之國天下獻力備邊不克四海輸賦養兵不足廣川薦草盡為所有健兵倅馬不可當鋒雖李廣才能克國沈勇但能閉壘豈敢交綏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畜睿筭於霄漢之表畫聖謨於造化之先捕虜將軍射聲校尉羽林突陣之騎酒泉校尉之兵親自指蹤同時受命信星效祉靈旗呈祥壁壘言言而洞開渠魁纍纍而自縛解辮削衽投戈委弓慴怛威靈歡呼冠帶破種徙域空漠靜邊指北海而封燕然中西域而立幕府鄭吉之理烏壘班超之鎮他乾大庇生人一寬天下昔漢武帝之逐北虜四海耗半殷高宗之伐鬼方三年乃克尚書班史稱德詠功今陛下用仁義為干戈以恩信為疆場所求必至有鬬必先不遺一矢不頓一刃洗八聖肝食之恨雪百年亡地之羞小雅盡興大業無極為而不有歸功先帝

禮曰天子有善上讓于天仲尼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乎蓋以善於繼述能光祖考今者陛下謙讓之道符於禮經繼述之孝稱於孔聖臣等待罪宰相目覩昇平謹具太常追尊順宗皇帝憲宗皇帝謚號如前伏候勑旨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臣伏奉今月日制書除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祇奉成命進退失圖捧詔兢惶銜恩戰慄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書生仕逢聖代掌綸言於西掖作藩守於名邦自顧才能已是踰越陛下獎遇不次拔擢過分春闈典貢地官掌財賦無政能粗免僭閼及擢為筦榷累受寵榮雖竭盡疲駑欲裨萬一而才智疎拙不效涓塵夫宰相之任前賢有言如涉川有舟如幽室有燭代天理物為人具瞻豈伊小臣而膺大任今朝廷髦俊並集名德森然或多歷庶官或皆有功實或四方屏翰已著勳勞舉而用之無不可者如臣凡淺豈宜委任伏乞俯回天鑑更擇時賢必能丹青帝圖金玉王度使微臣無尸祿

之詢聖主有得賢之名非唯微臣獲安實亦天下幸甚
無任悃懇血誠之至

代謝賜批荅表

臣伏奉今月日批荅令臣宜斷來表不許牢讓者仰承
鴻澤跪捧芝緘戰越失圖啟處無地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臣昨奉詔書付以魁柄自顧斗筲之器樸檄之才
乘恩寵時竊棟梁任只合效蔡謨堅卧孔霸懇辭尚猶
拜謝天顏進見鄉士榮忝既積憂惶實深是以拜章上

陳懇辭自叙冀回聖鑑更擇時賢豈意睿旨重臨綸音
再下不令狥志且遣守官大君之成命已行微臣之丹
懇不遂誓當殘力盡瘁粉骨捐軀知無不為見死寧避
冀荅君親生成之德用酧乾坤覆育之恩無任感激慙
惶之至

狀

代謝賜告身鞍馬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疋并鞍轡臣

與史氏使得直書伏乞天恩永為常式

宴畢殿前謝狀

臣等言遲日正麗廣場洞開張仙樂者三千餘人列正蓋者二十六豆酒傾瑤壑食置雕盤列圭組以成行酌金罍以為勞屬饜而止飽德以歸既醉太平之風共樂仁壽之域千年一遇百辟同歡臣等備位台司親逢聖日歡呼抃躍不能自勝

謝許受江西送綵絹等狀

右今月十八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令臣領江西觀察使紀干衆所寄撰韋丹遺愛碑文人事綵絹三百疋者恩隨幸至榮與利并抃躍慙惶罔知所措伏惟皇帝陛下皇天縱聖赫日資明大奬功勞不計存沒舉韋丹江西之績特令徵臣撰碑墮淚之思豈慙羊祜黃絹之妙實愧蔡邕今者更蒙恩私廣受絲帛捧戴兢惕無地容身不勝感恩慚惶之至

謝賜物狀

臣等言叨陪錫宴竊覩鈞天百品並陳三酒皆具徵臣所志已極滿盈豈意鴻澤重霑錫賚殊等朱綠玄黃之繒綵精金文錦之珍奇捧戴自天啟處無地不勝抃躍感恩之至

謝賜茶酒狀

右臣某等言伏以大慶吉辰榮霑錫宴鴻恩繼至王人薦臨旨酒名茶玉食仙果來于御府莫匪天慈適口忘憂已滿小人之腹敍身粉骨難酧聖主之恩無任感恩抃躍之至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前件官執德以進嚮道而行謁有令名備歷清貫掌綸言於西掖才稱發揮參密命於內庭衆推忠慎自珥貂近侍主鑰東門聲寔益重於縉紳磨涅始彰其堅白伏以南省實天下根本兩丞為百司管轄苟非其選必致敗官今若以臣所任迴授敬復庶能肅清臺閣提舉紀綱既曰陟明實不虛受伏乞天恩允臣所請

代人舉蔣係狀

伏准某年月日勅内外文武官宜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仁義素彰文學早著揚歷臺閣宣昭令名嘗為諫官無所避忌及領藩鎮實惠疲羸頃者不附權臣例遭左官今逢明代猶典小州伏以封還詔書駁正時事職業實重選擇宜精今若以臣此官迴與蔣係既不虛受實為陟明伏乞聖慈允臣所請

上淮南李相公狀

伏以近日當州人吏往來及諸道賓客行過皆傳相公以淮海之地災旱累年仁憫之心憂念深切廣求人瘼大革土風卹養疲羸抑挫豪猾備職者思勵其己業官者得用其能鰥寡孤獨飛沈動植仁煦必及惠愛無遺吏不敢欺法能必求上行下效家至户封閭里安泰史册未聞竊以聖上倚注既深相公勳業愈重況茲異政即達宸聰伏料窮邊絶塞將議息兵宣室明庭必思舊德重秉鈞軸固在旬時救忝跡門牆不勝抃躍攀望啓

戰下情無任戀結之至

上鄭相公狀

伏以相公自專魁柄一闡大猷鎮撫四夷訓導百吏無不信順皆有程品猶尚不遺微賤特降慰誨重疊滿幅榮耀閭門捧戴生光啓處無地聞於白屋之筆皆願效身詢於黃耆之徒以為異事慰示天下長育人材魚鴻冥之潛丘中鳥上之隱皆可以結戀隨指效用盡心接地際天日出月入盡得臣妾無不謳歌蒼生顒顒實有所望牧一門骨肉皆受恩知效命之誠瀝血自誓無任攀戀感激懇悃之至

上安州崔相公狀

牧叱於流輩一不及人至於讀書為文日夜不倦凡諸所為亦未有以過人至於會昌三年八月中所獻相公長啓鋪陳功業稱較短長措於史記兩漢之間讀於文士才人之口與二子並無愧容伏恐機務殷繁不暇省覽令者竊敢再錄啓本重干尊嚴付于史官而不誣懇

於後代而不泯其於取重豈在小人復敢別錄所為新舊文兩卷凡一十九首上陳視聽一希鐫琢重疊過越惶懼伏深伏惟照察

上吏部高尚書狀

牧人惟樸檄材實朽下三守僻左七換星霜拘攣莫伸抑鬱誰訴每遇時移節換家遠身孤弔影自傷向隅獨泣將欲漁釣一壑栖遲一丘無易仕之田園有仰食之骨肉當道每歎末路難循進退唯艱憤悱無告今者大

君繼統賢相秉鈞遺墜必舉髦俊並作伏惟尚書秩高天爵德冠人倫為搢紳之紀綱作朝廷之標表凡遊門館莫非偽賢至於小人最為凡器頃者幸以屬郡祇事麾車奉約束而雖嚴滌辱蒙而無術實多僭闕每賴恩容敢望尊嚴特自褒舉手示遠降羈魂震驚感激彷徨涕淚迸落便無跋倚如生羽翰全忘鼠循忽欲鳥舉雖闕下一名歲中四遷校其光榮不能踰越禮曰君子愛其死有以待也養其身有以為也是小人忘生殺身之地刳腸奉首之報今得之矣復何求焉江山絕域登臨已秋猿吟鳥思草衰木隳黎侯寓衛有式微之詩趙王遷房創山木之詠流落多戚今古同塵迴望門牆涕戀唯積起居未由無任血誠懇悃之至

上刑部崔尚書狀

牧叱於流輩疎濶慵怠不知趨嚮唯好讀書多忘為文格卑十年為幕府吏每促束於簿書宴遊間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經營衣食復有一州賦訟私以貧苦憔慮公以愚恐敗悔仍有嗜酒多睡厠於其間是數者相遭於多忘格卑之中書不得日讀文不得專心百不逮人所尚業復不能尺寸銖兩自強自進乃庸人輩也復何言哉今者欲求為贄於大君子門下尚可以為文而為其禮詩所謂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者也謹敢繕寫所為文凡二十首伏地汗赧不知所云

樊川集卷十一

樊川集卷十二

唐 杜牧 撰

啟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

牧啟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

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警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煩徵兵伏以回鶻種落人數非多校於突厥絶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近來漠南為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鼠驪駃之騎凋耗已無湩酪皮毳之資饑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計不出二者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日

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疫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是秋冬不過百日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較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謖牧北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叔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

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牧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誠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回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於掌股之中軌轍懸瓶湯沃晛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氷合防秋氷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其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今討回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超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回鶻之後便是勍敵況示之以弱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痺玄玉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壟顧茲疲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大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鎖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之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

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惶悚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啟

牧啟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滄浦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戰國時張儀以為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悅名曰腹中之眼帶甲十萬籍土五州太行夷儀為其扃關健馬強弓為其羽翼自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曰精強昨者凶豎專地之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邇皆疑難攻蜂蠆螗螂頗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斷潛運廟謨仗宗社威靈驅風雲雷電掌上必取穀中難逃纔逾周星果枭逆首周公東征之役捷至三年憲皇淮夷之師克聞四歲校虜寇之強弱曾不等倫考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算英畧借箸深謀比之前脩一何遠出自此鞭笞反側灑掃河湟大開明堂再振儒校窮天盡地皆為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

代牧謬分符竹實由恩知慶快懽忭倍百常品不宣

上白相公啟

牧啟伏惟相公上佐聖主獨專魁柄封植良善修整紀綱練覈臣謹百職考功績覈名實大張公室盡閉私門盛德大功直筆實光於簡策清節細行祝史不愧於神明天下望之為準繩朝廷倚之為依據畢公克勤小物周公煥發大猷丙吉陋案吏於公庭袁安不錮人於聖代衛將軍有長揖之客張子孺無謝恩之人吉甫率由舊章魏相能明故事房杜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姚梁公先有司脩舊法下位各得言其志百司各得盡其才求於古人之賢皆集相公之德如以尺量刀解粉布墨畫小大銖黍九角尖缺各盡其分皆當其任是以庶人不議鄉校無言天下欣欣若更生者自此黃髮之老待哺之子不見兵戈不離抱撫清廟之祭四夷來助蒼生之願百志皆成顒顒萬方實懸斯望牧遠守僻左無因起居但採風謳亦能歌詠無任攀戀激切

上周相公啟

牧啟伏奉三月八日勅除尚書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承命榮懼啟處無地伏以聖主順上帝之則率四海以仁神化風行家至日見古先哲王之德也有求必至有開必先是以傅呂得於夢卜申甫降於山嶽伏惟相公待主乃用為時而生當考室搆厦之時膺篤繙削墨之任贊傑俊遂賢良調陰陽提紀律類能而使度材受官常切如家之憂每懷捷市之恥是以朝廷禮樂天下清明人不凋傷神不怨疾萬物由道百度皆貞雖周獲仁人商得元哲夢卜降嶽之得豈能逾焉牧樸樕之才糞杇之賤遭逢盛業三帶郡符自審事宜實以逾忝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之中終日昏氛侵染衰病自量忝官已過不敢率然請告唯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拔重職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己自驚喜過成泣藥肉白骨香返遊魂言於重恩無以過此雖買臣懷紱郡邸蕭

育名拜扶風楊僕三組垂腰蘇秦六印在手校於榮忝無以為喻言念微生難酧殊造伏以相公自數載以來朝廷篤老四海俊賢皆因挈維盡在門館毘輔聖主巍為元勲自有明神以相百禄固唯賤末報效無門感激血誠涕淚迸溢無任懇款

薦韓乂啟

昨日所啟言韓拾遺事非與韓求衣食救饑寒也御史亦豈為救饑寒之官乎中丞必曰大梁奏取韓以饑寒何不去夫幕吏乃古之陪臣以人焉北面雖布衣無恥之士亦宜訪其樂與不樂況有道之君子乎韓以旅寓洛中非不樂梁也不甘不告之請耳韓及第後歸越中佐沈公江西宣城府罷唐扶中丞辟於閩中罷府歸路由建州妻與元晦同高祖扶惡晦為人不省之及晦得越乃棄産避之居常州啟儼者仰韓之道自閩寄百緡遺之及門不開書緘而斥去之牧北兩府同院但見其廉慎高潔亦未知其道太和八年自淮南有事至越見

韓君於境上三畝宅兩頃田樹蔬釣魚唯名僧為侶餘力究易嬉嬉然無日不自得也未嘗及身名出處之語未嘗入公府造請與幕吏宴遊因此不為縉紳所見禮蕭高二連帥即日造其廬詢以政事稱先人梓材有文學高名沒於越之府幕故不願復為越賓及高至許下厚禮辟之其為人也貞潔芳茂非其人不與遊非其食不敢食蕭舍人考功崔員外是趨於韓交者某復趨於蕭崔二君子者即韓之去某其間不啻容數十人矣亦安得知其賢而言之復不偕乎伏恐中丞謂韓求官以衣食干交朋者中丞初在憲府固宜慎選御史御史固非救饑寒之官牧久承恩知但欲薦賢於盛時雖至淺陋亦知不可以交友饑寒求清秩以干大君子者伏慮未審誠懇故此具陳本末伏惟照察

薦王寧啟

前渭南縣令王寧實有吏才稱於衆口年少強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既蘊智能無頭角誇誕三也廉直

可保四也處於驕將內臣之間必能和同五也今者邊將生事雜虜起戎不憂兵甲唯在饋運牧過承恩奬輒敢薦才伏惟取舍之間特賜恕察

上知己文章啟

牧啟牧少小好為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為視聽之污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歌詠紀叙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以來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為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歷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貞元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歸其間及齒髮尚壯

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為拜謁之先或希一奬令者所獻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乞少假誅責生死幸甚

獻詩啟

牧啟牧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意篇成在紙多自焚之今謹錄一百五十篇編為一軸封留獻上握風捕影鑄木鏤氷敢求恩知但希鐫琢冒黷尊重無任惶悚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

牧啟人有愛牧者言於牧曰吏部員外郎例不為郡子不可求假使己求慎勿堅懇至於再三答曰牧雖不學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多無此例國史復無賢相名卿懸之以為格言此乃急於進趨之徒自為其說若以言事太遠李為擢用此不足徵牧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例貞元初故相國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為滁州近者澧王傅李凝為鹽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人曰盧

在書取為令證遠自三代兩漢近至隋氏國初尚可援引況前十五年名相故事反不足為例乎況盧公邁止以骨肉寒餓來守滁陽非如牧以親弟廢痼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牧有二與盧公所切復為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令剌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留後求利小臣校量輕重與剌史相懸求利臣乃可吏部員外郎為之十萬户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為其剌史即是本末輕重顛倒乖戾莫過於此牧弟顛世胄子孫二十六一舉進士及第嘗為上裴相公書道壯溫潤詞理傑逸賈生司馬遷能為之非班固劉向輩疊疊之詞流於後輩人皆藏之朱崖李太尉迫以世舊取為浙西團練使巡官李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顛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於愴惶中言於親吏曹居實曰如杜巡官愛我之言若門下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顛客居淮南牛公欲辟為吏顛謝曰荀爽為李膺御以此顯名今受命為幕府下執事御李膺矣然李公困謫遠地未願仕宦牛公嘆美之聰明儁傑非尋常人也牧自省事已來未聞有後進名士喪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顛比者今有一凡仰以為命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所傳聞亦未有也自古言喜莫若虢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言懇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牧今懇如包胥但未哭耳若蒙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不下虢太子詞語煩碎頻干尊重足及軒閽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悃

第二啟

牧啟牧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有屋三十間而己去元和末酬償息錢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止有一豎戀戀憫嘆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驢遊丐於親舊牧與弟顛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所記

者凡三週歲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牧為御史分察東都顗為鎮海軍幕府吏至二年間顗病眼暗無所覩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劍南少尹姜沔喪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牧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石生俱東下見病弟於揚州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曰內障法以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週歲脂當

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皇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憂其年秋末牧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冬牧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瞳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愷守潯陽溯流不遠刺史之力復可以飽石生所欲令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畝田豈可同歸遂如潯陽四年二月牧於潯陽北渡赴官與弟顗決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罪斯疾也豈遂痼乎然有石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施針俱不效五年冬牧為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顗西歸顗固曰歸不可議俟兄愷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兄愷自江守歸京師明年七月（一作正）却歸京師牧與顗同舟至蘄牧其年七月却歸京師牧與顗同舟至蘄牧其年七月却歸京師明年七（一作正）月出守黃州在京時詣令虢州庾使君問庾使君眼狀庾云同州有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復有周師達者即石之姑子所得當同周老石少有術甚妙似石不及某常病內障愈於周手豈少老間工拙有異牧至黃州以

重幣卑詞致周至蘄周見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脈凡內障脂凝有赤脈綴之者針撥不能去赤脈赤脈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脈必有良藥某未知之是石生業淺不達此理妄再施針周不針而去時西川相國兄始鎮揚州弟兄謀曰揚州大郡為天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值有勢力可為久安之計與有所遇其年秋顗遂東下因家揚州與顗一相見別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臨歧與決曰此行也必

祈大郡東來謀汝醫藥衣食庶幾如志近聞九嶷山南有隱士蔡母弘者人言異人能愈異疾忠州鄧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時仙人陰長生於此白日昇天今聞道士龔法義年逾八十精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累今世還以痼疾者奏章於上帝能為解之刺史之力二人或可致是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啟乞守錢塘蓋以私懇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矣但能識牧聲音不復知牧鬢已半白顏面衰改是

牧今生可以見顛而顛不能復見牧矣此天也無可柰何牧能見顛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懸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弟終無相見期況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困目無所覩復困於衣食即海內言窮苦人無如顛者今牙落無年如七八十人將謝之候蓋人生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八十而衰脆弱者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亦與草木中蒲柳松柏同也牧今生四十八矣自今年來非唯耳聾牙落無以意氣錯寞在羣衆懽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壟悵望寂默不能自解此無他也氣衰而志散真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來見親舊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況牧早衰敢望六七十而後死乎願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牧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死而有知不恨死矣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伏惟仁憫念病弟望牧東來之心察牧欲見病弟之志一加哀憐特遂血懇披剔肝膽重此告訴當盛暑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啟干丞相治其罪可也伏紙流涕俯俟嚴命不勝激切

第三啟

牧啟牧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書微懇列在長啟干

黷尊重乞守錢塘以便家事自嘆精誠不能上動相公
不遂所請伏以病弟孀妹因緣事故寓居淮南京中無
業今者不復西歸遂於淮南客矣病孤之家假使旁有
強近救接庇借歲供衣月供食日問其所欠闕尚猶戚
戚多感無樂生意況乎為客於大藩喧囂雜沓之中無
俸禄之氣勢食不繼月用不給日閉門於荒僻之地取
容於里胥遊徼之輩部曲臧獲可以氣凌鼠侵又不能
制止所可仰以為命者在三千里外一郎吏耳復有衣

食生生之所須悉多欠闕欲其安活而無歎吒悲恨不
可得也去歲伏蒙恩念出於私曲語令青州鄭常侍云
更與一官必任東去牧承受仁旨不敢不重以錢塘更
陳視聽今旬歇曹遷擢在牧更授一官已榮過矣在相
公必任東去之言鏘然在耳近者累得書告以羈旅困
鄙誠已滿素志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舊第無屋與長
兄異居今秋已來弟妹頻以寒餒來告某一院家累亦
四十口狗為朱馬緼作由袍其於妻兒固宜窮餓是作
剌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為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
湖州月滿敢輒重書血誠再干尊重伏希憐憫特賜比
擬牧伏念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常不敢以壽考自期今

皆困謀於知友曰杭州大郡今月滿可求欲干告吾相次活家命以為如何皆曰子七年三郡今始歸復相國知子必欲次第叙用子今復求刺史得不生相國疑怪乎牧答曰是何言與牧唯恃吾相之知始敢干求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杭州户十萬稅錢五十萬刺史之重可以救生而有厚禄朝廷多用名曹正郎有名望而老於為政者為之牧今官為外郎是官位未至也前三任刺史無異政聞於吾相是為政無取也今若得遂所求非唯超顯兼活私家牧若不恃吾相之知而求之是狂躁妄庸人也墜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古人以此二者譬喻所切也牧今所切是墜於絶壑而衣掛於樹杪覆在鼎中下有熱火而水將沸與古所喻則復過之輒敢具疏血誠上干尊重冀垂恩憐或賜援拯懷懷丹懇不勝惶懼懇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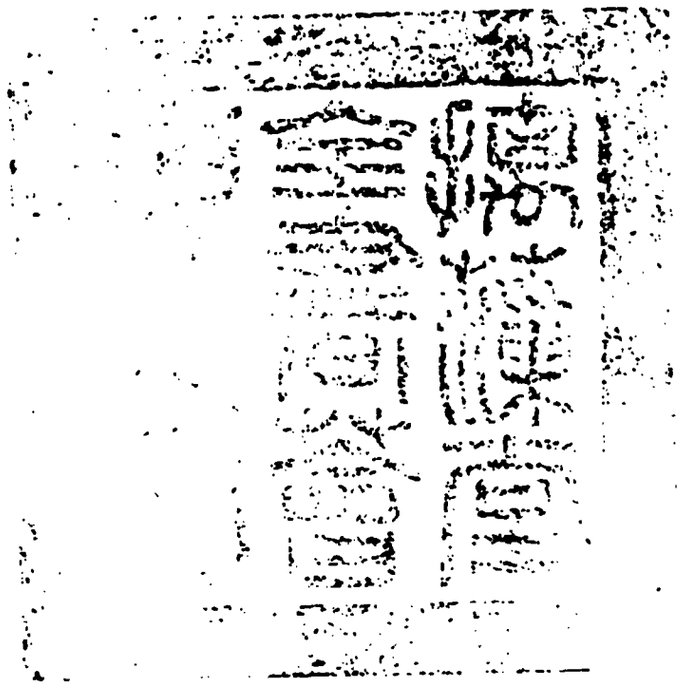
為堂兄愷求澧州啟

牧啟庫部家兄昨者特蒙奬拔却忝班行實以聽聞稍

樊川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九頁後八行帝典曰聖敬日躋按此出商頌長發篇非帝典語

第十三頁前三行逸足騁權奇之態刋本權訛拳據漢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莫　漢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部

樊川集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樊川集卷十三

唐 杜牧 撰

高元裕除吏部尚書制

敕昔有虞氏貴德尚齒言於四代其道最優今吾鄉老富有道德以大冢宰表率羣寮顧予敢專得於僉議前山南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使持節襄州諸軍事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高元裕始以御史諫官在長慶寶歷之際匡拂時病磨切貴近罔有顧慮知無不為復以諫議舍人在太和末詞摧凶慝坐折左宦繼為中丞京兆公卿藩服朕始在位徵歸朝廷爰自尚書裂分茅土為政以德行己惟仁信而履之服而樂之餘三十年道益昭著夫中外之任迭有重輕今者干戈蘊藏戎狄信順將欲詳考典禮開張教化使吾丞相己降

有所咨稟非爾元裕其誰膺之至於官業豈勞倚任祇聽出納無忘教戒可守吏部尚書散官勳封如故

崔璪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璵除兵部侍郎等制

敕喉舌百官之本綱轄天下之要戎政國之大事三人為衆一舉得之唯君知臣予不敢讓正議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璪德可標準言成文章揚歷中外道益光顯左省駁議不畏強禦分憂陝服尹茲東郊政既安人化能被俗握任藻鑒旋職牢籠材皆適宜官無逋事分鎮股肱之郎遂成功實之臣陟處綱曹副以中憲每師遵瑗常慕史魚押彈之勇正當時病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蘇滌行冠人倫爵高天秩仁義禮樂之是務克伐怨欲之不行翱翔禁闈出入諷議汲黯為郎嘗聞卧理下惠去國皆以直道洎宣室思賢甘泉名雄造滕盡忠代言稽古近以徵恙懇請自便君子之道進退可觀正議大夫前權知尚書户部侍郎上柱國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崔璵上知自得不罷難名既擅高文兼通古學掌言綸閣典貢春闈詞同三代之風士掇一時之秀振舉職業昭宣令名詩曰多士文王以寧禮曰官備天子為樂咨爾璪等寔瑞清時予為爾之德鄰爾膺予之慎選典刑不忘於哀敬提綱唯在於公勤舉司馬法勿踵近習各膺重任企佇上酬宜於夙夜無孤官業璪可守刑部尚書散官勳賜如故滌可行尚書左丞散官封如故璵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勳封賜如故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諗除兵部侍郎等制

敕冉有仲由孔門之高弟也尚曰處於小國可為具臣況今照臨百官撫御四海綰牢籠漕輓之職掌五兵六師之重次第超擢為吾大寮若非佥諧豈敢輕授正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裴

休仁義禮樂文行忠信積此八者以為成人前宣歙池
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大中大夫檢校左散騎常
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
紫金魚袋畢誠在元和代理唯帝念功四夷九州文化
武服咨爾先父貴著大勲丕必祚仁門有令嗣道直才
富行備名高文學而浹洽專精率履而清淨恭儉爾皆
周歷華顯踐更臺閣處事可法出言成章咸輟自綸闈
任寄方伯教訓以禮生聚以仁千里封疆一口歌詠休

乃命以取士時稱得人用其公方委之管榷事為之制
曲為之方拘校姦贓末減賦取公財不耗疲人樂生望
為準繩立作掾伏名寔兼備德位兩高漢史曰理行尤
異者就加禮曰有功於人者進律秩崇八座官副夏卿
舉以授之予亦何怪夫宰相佐天子公卿助宰相股肱
指臂任同一身有事必言未為越局無由愛惜勉荅寵
榮休可禮部尚書依前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誥可權
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勲封賜如故

韋有翼除御史中丞制

敕昔貞觀開元之為理也遠隱必見情偽必知天下如
一家兆庶如一人無他道也綱目皆振法令必行祖宗
在天方冊在地人存政舉行之非艱故用正臣委之邦

憲朝請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有翼戴仁而行抱義以處牆仞裒峻壇宇外寬介持守甚專言事頗切願試佐輔移理陝郊馮翊之恐失倪寬賴川之欲得黃霸壺漿迎路穢負攀車徵為公卿愈見風采恤刑慎罰守法當官巍然立朝為時準直今者跡其率理委之糾繩爾其思惠文彈理之言思立秋授署之旨三尺律令四海紀綱所宜公共無即上意古人有言曰凡為虎鼠計於用揜今者倚任佇觀爾能唯君知臣無累所舉可守御史中丞散官勳封賜如故

趙真齡除右散騎常侍制

敕仲尼曰慎擇爾臣為人之導夫語言應對之選為顧問耳目之官若非善良必致壅害朝散大夫守太子賓客上柱國漢中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賜紫金魚袋趙真齡其先君子祇事祖宗出入屏毗餘四十載爾為令嗣克肖素風好學頗專樹善不倦凡曰賢彥無不與遊雲水登臨多聞放志風塵趨競殊不縈心是以長人有慈惠之名處官無纖介之失其為行己斯亦多矣丹墀文陛之內貂羽金蟬之榮超以授之無忝所舉可守右散騎常侍散官勳封賜如故

韓賓除戶部郎中裴處權除禮部郎中孟遂除工部郎中等制

敕朝散大夫守尚書水部郎中上柱國韓賓等尚書天下之本郎官皆為清秩非科名文學之士罕與其選以賓端貞有守以處權俊乂出羣以遂才能適用皆茂鄉里之稱咸為名實之士各服休命勉於官業可依前件

鄭處晦除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敕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柱國賜緋魚袋鄭處晦御史中丞韋有翼上言曰御史府其屬三十人例以貴能文博學人倫義理無不講求朝廷典章飽於聞見乞為副貳以佐紀綱以爾處晦常居內庭草具密命自

以疾去於今惜之頗俞其言如我自得有翼為爾之知
己予為有翼之德鄰上下交舉豈有私愛勉脩職業所
報非一可守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散官勲賜如故

庾道蔚除起居舍人李汶儒除禮部員外郎克翰
林學士等制

敕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也況乎伎出流輩超侍帷幄豈
唯獨以文學止於代言亦乃密參機要得執所見若非
賢彦豈膺選擢將仕郎守起居舍人庾道蔚嘗自幕府

升為諫臣每直言而盡誠不違忠而偶意朝議郎行尚
書禮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李汶儒才行冠時名聲譁衆
揚歷臺閣寬貽職業無入而不得其道守正而莫混其
源並為儒者之英咸蘊賢人之操久遊安在相見何晚
禮曰君子稱人之美則必爵之我既言矣亦能繫維宜
盡忠讜以酬寵遇並可守本官充翰林學士餘如故

李朋除刑部員外郎李從誨除都官員外郎等制

敕書曰庶獄庶事予敢罔知此乃周文王之所理天下
也惟獄惟事會於南宮求郎之艱豈敢輕易將仕郎侍
御史内供奉李朋能積行實發其詞華勁正端慎官業
克舉天平軍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祠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賜緋魚袋李從誨宗室子弟美秀而文嘗經
磨涅不改堅白今者取自憲府擢於幕吏各有所授皆
為清秩當自宣室受釐之際思滿堂飲酒之言至於刑
章尤繫念慮予曰罪爾勿罪予曰寘爾勿寘爾勿寬問法何如
無即上意各宜勉勵勿自輕怠朋可守尚書刑部員外

郎散官如故從誨可守尚書都官員外郎散官如故

權審除户部員外郎制

敕文林郎守尚書水部員外郎權審湖嶺旱暵百姓枵
耗老弱死道上強壯入賊中爰求使臣以救其弊執事
者上言爾審學古有文通知理道遂使馳驛視吾儻人
果能臨事知權受命達旨慰撫流散宣導恩澤蠲貸逋
逸能裁闊狹大小輕重各合事宜雖古所謂直指繡衣
美俗使者言之於爾無以過焉用超名曹以酧往效無

職官業勉服休命可守尚書户部員外郎散官如故

皇甫鉉除右司員外郎鄭滚除侍御史内供奉制

敕夫聖人之理百代同道無他術也網紀盡舉而闕轄不寬故提綱主轄之司為邦立理之本言於其屬豈敢輕取浙西道都團練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皇甫鉉鄉里秀人臺閣名士能以文學發為官業朝議大夫前守河南縣令上柱國鄭滚生於清族克肖素風凡守郡邑皆著理行會府藝委之任憲司抨彈之職委之授汝得不戒之夫為政也日夜思之勤而行之此乃子産之言也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乃詩人之所稱也四海百司之條目舉之在勤破制壞法之姦蠹糾之在敢率是二者可曰當官各服寵榮無忝遷擢鉉可尚書右司員外郎散官賜如故滚可侍御史内供奉散官如故

韋退之除户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中侍御史盧

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等制

敕仲尼見負版者則必式之此言為國根本不敢不敬況其官屬豈可輕用漢家授署御史多於立秋蓋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古人垂訓可以知之朝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韋退之等皆章甫高危逢掖褒博表裏文行師法典常退之常歷憲臺久居官次性既安靜事皆達練德融典校延閣服膺郡書美價廣譽旁溢遠播頴佐賢藩名聲籍甚留滯在外而非所宜地官為郎南臺持斧皆有職業佇見風采各思率勵以副甄昇可依前件

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李蔚創劍南西川節度判官朝散大夫守殿中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盧潘等夫法不立而化行惡不去而善進雖使堯舜在上未之有也故御史之舉職者前代有埋輪都亭之奏國朝亦有戴豸正殿之劾若非端勁知名之士不在斯選蔚以文行進用已著勞效潘以儒雅流聞令膺拔擢有司列狀詞旨頗公使吾綱目盡張隄防不壞不在

法吏其在他乎朕闢祇官之門開天下之口企以待理無有厚薄爾等吐茹侮畏之道能不媿於詩人斯塞職矣可不勉之蔚可侍御史散官如故

盧告除左拾遺制

敕承奉郎行京兆府長安縣尉直史館盧告朕觀不理之代無他道也取唯諾之士為耳目之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天下也德為聖人尊為聖帝三日不諫必責侍臣況予寡昧固多遺闕不官才彥安能知之告是吾賢鄉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稱著取自史閣拔居諫垣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此乃漢文帝開諫諍之詔也忠告不倦爾當奉職自用則小予不吝過勉思有犯無事遜言可依前件

蕭峴除太常博士制

敕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是也今國家上法三代下採兩漢質文隆殺皆有舊章今命博士非欲草具儀法但使提舉考習而已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左郎蕭峴聞爾昆弟之問著友愛之稱復能於知己依投之地竭力報効況乎富有文學默守恬退執心處己不亦多乎爾其為吾折中輕重詳校疑似使祝宗卜史之徒不敢以近習欺爾斯則可矣勉於自強可守太常博士散官如故

杜濛除太常博士制

敕守左拾遺杜濛爾五廟祖常左太宗同安生人共為天下者也爾能自以文學策名清時升為諫臣豈曰虛授閒同列牆進而不爾容爾亦拜章自陳極辭貢憤乃令徵辨盡知其由俞曰爾以齒少有才不能韜晦或處衆矜己或遇事褊衷言於慎微則亦垂矣仕於清貴斯豈廢乎考衆惡必察之言微忿不在大之說官移禮寺跡去掖垣屈既伸眉事亦存體酌此二者頗得中道況乎職業至重縕蓄可施無使衆多復有窺測可太常博

士

李珏贈司空制

敕國有元老道可咨稟天命不助倏然去我宜加褒命以慰重泉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李珏立德行道繼長增高貴而益脩老而彌篤在文宗朝徧歷清近内備顧問嘗推姦兇外領事權善提故典爰付魁柄實肖象求鎮撫四夷莫不信順訓導百吏皆有程品左官荒服衆冤非罪事君以道知我其天李固之確論無私周公之金縢終啟自朕統御尊敬耆老分委戎輅作鎮孟津訓兵令行治人化洽飽聞聲聞渴見風采以大家宰徵歸朝廷讜直忠貞骨鯁魁罷凡所陳啟無非法誠遂乃裂授東夏表率諸侯能救饑艱克為康泰初陳微恙請捐重寄驛騎奔問侍醫臨理旋聞大病却食涕流命也奈何痛悼不及今遣使

某官持節冊贈爾為司空魂而有知鑑茲誠意

歸融贈左僕射制

敕有祿位而享富貴啟手足而歸壤樹身殁名著生榮死哀蔚為大臣宜遵贈典故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歸融發於文華揚歷清近業冠前輩才高當時總領屬官預聞政事凡曰繁劇無不踐更勿跋皆有餘施無不可偏處重位内脩典法三乘戎轄外作屏毗富而不驕貴而愈謹曾參三省太叔九言服以行之終身不倦稱士林之君子為朝廷之表臣未究高年遽聞長夜爰舒痛悼用加顯位命之寮長以慰重泉可贈尚書僕射

令狐定贈禮部尚書制

敕朕有表臣作鎮南服天不我助遽此殲奪用崇飾終之典以舒痛悼之誠故桂州本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兼桂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令狐定始自結髮

至於壽考直道而行靡有悔德初以友愛謁閨門之風中以文學應鄉里之選終以德業為名實之臣受自郎吏至於藩翰事蔑必理刃皆有餘去載桂陽雖云旱耗聞其風俗芬若椒蘭昔爾元昆輔我聖考令汝猶子相予沖人公忠貞正衡鏡法式煥乎當代莘於一門上有欽助急難之名下有慈愛教誨之道聞於論者爾其得之跡去難留川逝不舍追命宗伯以慰重泉往而有知鑒我厚意可贈禮部尚書

樊川集卷十三

樊川集卷十四

唐 杜牧 撰

制

馬曙除右庶子王固除太僕少卿王球除太府少卿

卿制

敕前度支河東振武天德等道營田供軍使檢校太僕卿兼御史中丞馬曙等或以文學策名或以吏才進用久更官次皆著勞效西漢趙充國八十老將通知四夷以為排折羌虜非穀不可今浚稽山南遮虜障北坐甲待食不下十萬曙以文學之暇頗好論邊果能峙糧飽吾戰士固此為郡亦報善政球倅賓席得專留事兵於其郊所命皆具東朝崇秩列等貳卿各服官榮以俟昇擢可依前件

刺史等制

李叔玫除太僕卿高証除均州刺史萬汾除施州

救壯武將軍檢校太子賓客前燕右金吾衛將軍監察御史上柱國襲岐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李叔玫等夫伊呂之為將也每以救扶為心故其苗裔福隨殷周我西平王功存社稷慶流後嗣子孫多賢裂土分茅玫沈毅知書洵美且武儒士多譽將才頗高慶忌一門盡有爪牙之用金敞舉族皆著忠厚之名置將軍之符列鄉寺之任曰文曰武唯上所命茵為才士實曰寶臣証汾為吏歲久文學績效皆有可觀清江武當有人有賦豈曰薄小宜遵詔條無忝寵榮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李訥除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敕仲尼以舉賢才則理大禹以能官人則安況西界澍河東奄左海機杼耕稼提封七州其問蠲稅魚鹽衣食半天下不有令聞豈宜委之正議大夫使持節華州諸軍事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訥溫良恭儉齊莊中正寔以君子之德華以才人之辭揚歷清顯昭彰令聞輟自掌言式是近輔子貢為清廟之器仲弓有南面之才智莫能欺剛亦不吐表率教化皆有法度今者兵為農器革作軒車言於共理在擇循吏是故用己效之績託分寄之任擁旄千里而有三軍儒者之榮莫過於此孔子曰仁者愛人智者知人愛人則疲羸可蘇知人則才幹不棄土宇既廣殺生在我考此二者可以報政榮加副相用壓大邦剌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封賜如故

盧搏除廬州剌史制

敕夫立人伯長此周文王所以敬事上帝也況廬江五城環地千里口衆賦重豈可輕授朝議郎守尚書刑部郎中上柱國賜緋魚袋盧搏文學策名才能入仕周歷臺閣常宰繁劇鬱有佳譽兼報善政今者出郎官之帳

懸太守之章言於清時不為不遇上有命同便則違之上有好則效之此乃成王命君陳之言也故行令不如行化律人不如律身念茲二者可長人矣無忝分寄爾其勉之可使持節廬州諸軍事守廬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

李文舉睦州刺史制

敕夫三尺律令人情出於中耳苟情有不可亦法無本條正議大夫權知宗正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李文舉宗室子孫初以地進累居官次皆著能名是以取自遠藩擢為宗正大則提舉羣吏灑掃守奉次則整訓屬族次第昭穆唯此二者爾之職焉今則狂盜公然侵犯陵寢毀瀆之罪己坐首令責師之義固難矜寬勉於分憂足以補過可使持節睦州諸軍事守睦州刺史散官勳如故

賓弘餘朝議郎前使持節處州諸軍事守處州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蘇莊等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內政美而寇恂留為人擇官因重而撫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為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指莊任南康悉心為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超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宜人矣無異文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始終坐狂愚之罪者勿理深污各膺寵祿無忝分寄弘餘可檢校太子右庶子餘如故莊可使持節鄧州諸軍事守鄧州刺史散官勳如故

李暨除絳州刺史魏中庸除亳州刺史曹慶除威遠營使等制

敕中散大夫使持節亳州諸軍事守亳州刺史充本州團練鎮遏使雲騎尉賜紫金魚袋李暨等昔貞觀末遣孫伏伽等二十二人各以六條巡察郡縣以能進者止二十人獲死者七人流竄黜免僅千百輩以太宗皇帝

上聖憂勤之切百執事奉法公謹之心守臣為姦如此之衆況今黜陟久廢仕進多門緬思疲人每渴良吏牧守之念予常軫懷暨實文士出典兵郡不薄為吏愛我百姓盜賊姦宄寢孤獨皆有所養中庸再分符竹聞立善政凡為理者皆高仰之今用己效之才各委共理之任簿書刀筆俗吏事耳慈惠教化君子宜之二者較然爾欲何取慶乃身帶兩綬兵分禁營得佩牛刀立於交戰或有鄉里之譽克肖友悌之風百里長人在王畿内各思答效無忝寵榮可依前件

李誠元除朔州刺史制

敕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前使持節都督勝州諸軍事兼勝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押蕃落及義勇軍等使上柱國李誠元開元時吐蕃上書悖慢無禮皆邊將造僞交鬬華夷與立功勲以求爵賞自長慶已降怠於制置西北守帥多非其人侵虚種落厚自封殖至使忿鶩之性不甘欺奪之苦近者聚為内寇至乃騷動

天下因今盾撫果效信順是以屢詔執事慎於選求俞曰誠元家本北邊志氣慷慨將軍之子頗傳父業學萬人敵知四夷事跡榆林之前政寄馬邑之名邦仍留蕪官用震殊俗夫車馬甲兵戰之器也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然後要之誠信禦以堅明雖曰戎夷豈不畏服深期國士無頹家聲可檢校國子祭酒使持節朔州諸軍事蕪朔州刺史御史中丞散官如故

薛達除秦州刺史制

敕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若不擇才必有陷敗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隴州諸軍事蕪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薛達匈奴犯塞李廣逢時爪牙甚堅翅翼頗健任以汧隴倚戎一作盡節守封當賜輒分軍租不入士爭為死虜不敢犯今以天水名郡號為新都用汝守之期於鎮靜無名戎生事無玩兵邀功正封疆守禮信險走集嚴候伍邊將之道莫過於斯玉印貂冠皆為榮秩壯爾軍旅惟恐不多勉礪

鋒鋩以期報效可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秦州諸軍事兼秦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天雄軍使兼秦成兩州經畧及義寧軍行營鎮遏都知兵馬使本道營田等使散官勲如故

田克加檢校國子祭酒依前宥州刺史制

敕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宥州諸軍事兼宥州刺史御史中丞充經畧軍使押蕃落副使左神策軍宥州行營都知兵馬使上柱國鴈門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田克臬俊無敵感激輕生李信之氣蓋闕中陳安之勇聞隴上委以邊郡能得士心寇圍陰河守陴甚寡爾乃萬死不顧一奮無前奇兵徑衝驍騎橫挑圍開孤壘戰敗豪羌言念忠勞豈愛爵賞貽以崇秩用酬奇功畢萬厄夫也百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死不在寇此乃趙鞅誓衆之辭也宜念古人之言勉作萬夫之將可檢校國子祭酒餘如故

薛淙除鄧州任如愚除信州虞藏玘除邛州刺史

等制

敕朝議郎前使持節坊州諸軍事守坊州刺史薛淙等仲尼對魯哀公曰人道之大莫先為政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念先師賢帝之言思疲人良吏之選夙興夜寐不忘於此淙以文科入仕命守邊郡屬當伐叛兵於其郊處劇不繁事叢皆辦如愚進以門子屢為長吏其有政化可方古人藏玘閥官簿而頗多言理名而亦著紹元常聞謹慎可宰百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無忘格言副我優寄可依前件

鄭液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陳州刺史制

敕朝議郎前守太原府晉陽縣令上柱國鄭液等今之郡守為人師帥宣上教化者也以液久在宦途常宰大邑聞其為治人歌舞之以蒙執戈前驅予之雄也光祿獲塞居延視胡虜不敢窺士爭為死各委分寄寔曰遷升通州雜以華夷淮南兩有兵賦爾其往哉今用誡爾之言於仕進可曰顯榮夫為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長吏言

君子之道先有諸己後求於人苟能律身始可檢下勉詳詔令用謹理行從規始於門子入仕恭謹無尤自州佐而升在朝班列五尚而職三服亦為良遇無忝官常可依前件

王晏實除齊州吳初本巴州陳健渝州刺史制

敕正議大夫前使持節淄州諸軍事守淄州刺史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王晏實等俟善政而後用或茂無所聞滯序進之常途則怨生於下古今政柄惩斯二者晏實初本健等三人入仕年多亦常為郡聞無悔吝是熟詔條濟南跨河有兵有賦巴渝夷俗慷慨豪健形於樂曲爾其往哉古之人有言曰予苟為善誰敢不勉身率以正孰敢不正欲謹理行在於廉平弘宗温慎有餘王屬咸為清秩銖以文學常佐賢侯作掾京兆亦曰美仕皆有官業慎無自薄可依前件

郭瓊除梁州郭宗元除興州刺史王康除建陵臺令等制

令等制

敕太中大夫前使持節文州諸軍事守文州刺史蒿侍御史克本州鎮遏使上柱國郭瓊等鄰山順政僻處山谷罕知文律易為欺奪瓊與宗元守郡罕邑聞無悔吝爾其往哉仲尼曰正身而人正欲善而人善撫我疲俗宜遵格言苟或不臧貽爾之戚惟康入仕常在班列青宮賛導陵邑守奉若非謹慎不膺斯任可依前件

吳從除蓬州貢師由除瓊州蕭蕃除羅州刺史制

敕中散大夫前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從等地遠京邑俗雜蠻夷不知文律易為欺奪朝廷選置多無名人小則抑鬱不伸大則殿以為寇蓬緣巴徼其風忿勁瓊處海外在兩漢時往往小反羅居百越磎洞深阻咨爾三吏比常為郡亦執有政勿以荒服侮我疲人或異詔條必嚴厥辟涓當叙進優以上佐苟有見聞無忘裨助可依前件

裴閱除温州刺史伊實除獻陵臺令等制

敕正議大夫前使持節忠州諸軍事守忠州刺史上柱國裴閱等江峽之間其俗剽悍聞爾為理人惜其去若不遷陟豈酬政能洎師素等久居官常皆無悔咎半刺列郡人所咨稟衣冠弓劍之地霜露感思之心尤藉謹良以專守奉各服休命勉於始終可依前件

陸紹除信州刺史封載除遂州刺史鄭宗道南鄭縣令等制

敕中大夫前使持節中州諸軍事守中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陸紹等夫以冉求之才方六七十為之三年然後可使足人今者一州之地五六於此況上饒參以越俗遂寧旁緣巴徼號為沃野皆有厚賦委之分寄寔難其人以紹其先君子仍代作相能以儒學緣飾吏理以載頗有長者之舉聞於士林之間夫二千石所繫朕常留念舉以授爾能不誨乎邺孤獨逮不足脩其教狥其宜凡此四者著於王制勉循古道以活疲民宗道宰邑卓然善政廉使上課書為第一列於遷陟得以不

時無易初心以失前效可依前件

張德筠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令盧審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敕朝議郎前京兆府渭南縣令上柱國張德筠等德筠承訓審矩為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長吏仕而至此斯亦達矣匹夫為善人猶則之守令所為誰敢不化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可不勉之餘各以序進亦為良遇並依前件

王樟除雅州刺史郭鋿除右諭德等制

敕朝議郎前守成都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王樟等廬山江闕扼束控西南夷置吏不苟所處非細以樟嘗宰劇縣在會府中條令和平吏人嘉美跡爾前政撫予遠人禮曰人之所好己亦好之人之所惡己亦惡之以此用心何憂不理暨鋿與綏門子清族閱其官簿入仕已久束朝諭導名藩上察頗為優閒宜服休命可依前件

傅孟恭除威州刺史宣敏加祭酒兼侍御史依前

宣歙道兵馬使知防秋事等制

敕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國子祭酒前使持節都督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押蕃落及監牧副使兼度支銀州營田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傅孟恭等孟恭山西將門并州壯士雖長鉏都尉黑矟將軍校其忠勇無以過也左官非罪志氣益堅守邦有聞官業克舉今以威州新造蚍豕之衛非爾材力不能控壓遂以武健佐助戎臣觀其列狀頗著勤效敏於窮塞提挈孤軍樹立和門繕完械用鞏飛虹亘者三百間耀雪吹毛者數萬事言其勞績亦少叱倫各兼憲班或伏熊軾可曰榮遇無自懈怠可依前件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鼎除攢陽縣令王仲連

贊善大夫等制

敕中散大夫前使持節利州諸軍事守利州刺史上柱國姚克柔等仲尼曰人道之大莫先為政之功者其長人乎克柔嘗典一邦愈知為理承鼎開敏有材幹能堪事河池名郡畿內小侯仕於清時皆為良遇大凡為理之要先事孤弱譬諸草木無倦栽培仲連在苒宦途歲月滋久東朝贊導亦曰升遷各慎厥官無忝榮命可依前件

朱載言除循州刺史表循除渭南縣令張公及除獻陵令韋幼章除京兆府倉曹等制

敕前靈監節度掌書記朝請郎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朱載言等刺史縣令皆古之五等諸侯行詔條紀綱專教化殺生者也得其才則疲人蘇息非其任則百姓愁怨載言循省問遠等或以吏理進官或以科名入仕當此選擇聞無悔尤海豐越俗王畿名邑夫邪正猶表前之影教令如草上之風若非律身不能為理公及以勤謹膺陵邑慎選幼章以才敏坐京兆劇曹各有官業無自廢怠可依前件

樊川集卷十五

唐 杜牧 撰

制

支某除鄆王傳趙全素除福陵令等制

敕銀青光祿大夫前使持節邢州諸軍事守邢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支某等近者控名責實不苟且量才適用咸當所宜咨爾某等各於進官亦以勞久王門為傅越徼分憂洎守奉園陵毗佐列郡皆曰美秩盡獲優安各務清勤無掇悔吝可依前件

鄭陵除大理少卿致仕制

敕朝散大夫檢校太僕少卿前兼江陵少尹上柱國鄭知信等古人之為理也不以一眚而掩大功克黃紹子陵四代所貴事皆不同至於尚齒其道一也閒爾久居官次年踰月制家唯四壁身無一簪今者致政里居亞列半俸足得安枕几而就順養敬老之道不為優異可守大理少卿致仕散官如故

王釗除皇城留守制

敕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充左街使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王釗常侍文陛名見武臺願以五千獨當一隊思長策久安之術避必戰敢死之虜頗嗤免胄獨能全師洎繁纓趨朝執金入侍夷險一貫忠勞兩兼子尾之疾雖平卻克之步尚蹇官崇環衛職實司武入座副相不失舊榮且務優安勉於遵養可檢校刑部尚書兼右領軍衛上將軍御史大夫充大內皇城留守散官如故

王知信除左衛將軍史寰除右監門衛將軍制

敕昭武軍校尉前守右驍衛將軍上柱國賜緋魚袋王知信等古人之為理也不以一眚而掩大功克黃紹子文之宗霍陽繼博陸之後知信烈祖貝丘之戰可庇十代豈止曾孫寰父伯仲亦效忠懇提挈全魏歸於朝廷今者寵以將軍旌其舊德豈獨舉賞延之典亦欲使列士諸將自為孫謀奚鎬明詔入仕已久皆無悔吝故有

序遷分憂佐理無忘謹廉可依前件

張直方授左驍衛將軍制

敕朕據南面之尊制一代之命先講百官之法後行四方之政若有罪不問是倒持太阿有頑不磨是廢去砥石則拱視天下何以為理雲麾將軍起復檢校刑部尚書兼右羽林統軍將軍御史大夫張直方席其先人任為邊將投誠向闕執玉來朝近臣勞郊大匠理第典兵於禁門之內立侍於交戟之中校其寵榮無與等比爾乃每輕法檢恣為遨盪擅去宿衛潛遊異縣有司問狀持舌不言以至再三始引偕闕古人有云儗人必於其倫觀過必於其黨念其生自戎旅素不鐫琢既觸法網亦可矜容加滕隆泉予常自慎小懲大誡爾宜知恩不失將軍之榮仍有兼官之重足得湔洗以俟甄升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右驍衛將軍御史大夫

朱叔明授右武衛大將軍制

敕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左武衛上將軍御

鈍弊積三十年擲之不問近者代叛益知其由屢下詔書誥誡深切豈知頑昧不可鐫琢嗟爾叔明材惟樸樕性命淺狹其兄叔夜以贓抵刑不出私門可視覆轍忝據藩翰已積歲時料甲峙糧既乏素效事虜接戰不報寸功而乃公欺降戎乾沒戰馬歸克伏櫪人之無良一至於此昔曹劌請戰卜式輸財俱是匹夫不與公食爾乃貴擁旄鉞任倚邊陲何其用心與古相萬諫臣拜疏前罰未塞尚為恩貸不失將軍分務洛師可以循省可

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散官勳如故

梁榮幹除檢校國子祭酒兼右策軍將軍制

敕北落親軍夾峙宮省選忠勇者為吾爪牙右神策軍奉天鎮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右威衛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定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梁榮幹射必落鵰力能振武白晦雄毅益守謙恭故能塞謾長榆兵分細柳恩加士卒名著勤勞今日擢掌五兵榮懸三綬勉礪鋒鍔上答寵光可檢校國子祭酒兼右神策軍將軍知軍事御史大夫克馬軍都虞候散官勳如故

呂衛除左衛將軍李銖右威衛將軍令狐朗除滑州別駕等制

敕忠武將軍前左武衛將軍兼澧州長史合川郡公賜紫金魚袋呂衛等衛為天驕之魁來就諸臣之位誠敬忠信不失其常銖朗入仕歲久閱官頗多閒無尤違是率理道將軍上佐半剌之任言於清時皆為美仕帖以祿秩之綬用嘉慕義之心慎無自輕勉於敬畏可依前件

張幼彰程脩己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制

敕翰林待詔昭武校尉前守左驍衛將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幼彰等幼彰脩己鴻都奏伎工於丹青用志不分與古爭品審以武進晚能知書屢以辭章上干丞相知寔以謹良綰務師儒以詳練守職或藝或勞或遷或拔將軍佐察皆為寵擢各守職秩無忘專慎可依前件

一品孫李明遠授左千牛備身制

敕一品孫李明遠三品孫韓鍔等立侍交戟纔能勝冠出入見君父之尊師資益忠孝之道流離少好騏驥老成宜念聿脩慎無欲速明遠可致果副尉守左千牛備身

李鄠除檢校刑部員外郎京兆鹽鐵嶺南留後鄭蕃除義武軍推官等制

敕前鳳翔節度副使朝議郎侍御史内供奉賜緋魚袋李鄠等五嶺之表地遠京邑吏以法制奉公下以文律自持蓋亦寡矣而鹽鐵榷柬之籍延袤萬里若當其才非唯山澤之饒歸於公上亦得以遠人利病聞於朝廷今吾丞相揣摩新規改易舊制以鄠文學廉慎當官挺然嘗倅賢侯號為名士以此委任必有可觀蕃瑾嗣閔咸有才能佐藩評刑知己所請各進官秩皆為榮遇宜思報效無累薦延可依前件

韋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廬壽院等制

敕權知鹽鐵廬壽院事朝請郎侍御史内供奉韋宗立等近者恢復河湟訓定羌虜江湖之間人安而不擾供饋之費財有餘而力不蹙宜由管榷委之名臣今者尚書休以爾宗立等上言咸曰清白處己勤謹奉公予安能知無不可者暨諶與潛監皆稱名士自有丞相為爾已知守職佐藩無忝新命可依前件

房次玄除檢校員外郎克度支靈鹽供軍使等制

敕朝議郎行鄭州管城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崔彥曾除山西道副使季詵山東道推官楊元汶

京兆府法曹等制

等戎臣請士京兆求賢披其薦籍皆曰才能彥曾左官非罪理人異等詵張王賢客梁苑辭人元汶官決平之司無舞文之過移為典獄陟在實階不累己知唯有直道可依前件

李承慶除鳳翔節度副使馮軒除義成軍推官等制

敕朝議郎前守太常丞上柱國李承慶等以文學升名於有司以才能入仕於官次諸侯辟之以佐於賓席天子用之以升於朝廷次第等級大小高下亦與古之鄉舉里選考德試言無以異也爾等皆吾鄉大夫之令子弟也清風素範克肖家聲屬辭彤章能取科第既有知己皆為才人賢觀與遊達視所舉今爾賓主兩皆得之義則進否則退無為美疢以求苟容可依前件

夏侯曈除忠武軍節度副使薛途除涇陽尉充集賢校理等制

敕前昭義軍節度判官朝議郎殿中御史內供奉夏侯曈等曈以科名辭學開敏多才久遊諸侯常縕令聞周知吏理兼能潔身戎臣上言願為毗贊既諾仕以委質宜直道以酬知途以文行策名節趨清遠言於後進寔為秀人延閣典校丞相所請勉循階級以至堂奥可依前件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滔櫟陽縣尉集賢校書等制

敕在春秋時晉為諸侯國也尚立公族大夫教育諸卿之子富有賢哲不假搜聘名同列而會者三百餘年況今天覆盡得而禹畫無遺名卿賢相之家清風素範之族子孫森羅髦俊並作次第敘用宜嘆乏才甄使判官將仕郎守國子監太學博士蕭孜等或以秀異得舉文學決科或以行實立身遭逢知己皆後生可畏之士為當時有才之人東觀著述殿閣典校參畫幕府開導獻納清秩美職二者兼之不由階級安至堂奥勉於脩慎以俟超升可依前件

楊知退除鄆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尉直弘文館
等制
敕將仕郎前守京兆府藍田縣主簿楊知退等國家盛
定齊魯餘三十年多用名儒鎮之以還古俗其議實吏
皆為秀彥弘文館四部羣書十八學士詳考理亂鋪陳
王道此乃貞觀之故事也若非名士固不與焉知退文
行温雅副幕府之求廷望才學聲華膺丞相之選自以
謹幹稱於有司予非能知咸狥其請各宜率勵無累所
舉可依前件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除福建支使劉蛻壽
州巡官等制
敕度支東渭橋給納使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兼監
察御史白從道等朕以國計出入委以表臣尚書郎當
戰伐之餘財穀殫屢斷長補短以無為有今者上言三
吏皆曰國才校其智能足應事役暨守臣貽孫等亦曰
祥蛻文學温慎可在賓階才者得失之端士者功名之
本勉於自勵無負己知可依前件
盧籍除河東副使李推賢殿中丞高湜除湖南推
官薛廷傑桂管支使等制
敕河東節度副使朝散大夫檢校大理少卿攝御史中
丞上柱國盧籍等夫諸侯之任重矣其行道也得以阜
俗變俗其行法也得以刑人賞人若張政化得以助業
某等上言咸舉可用籍等或負才器倜儻不羣或以文
章策名俊秀或有幹局可佐圄圄皆狥所請予安能知
并州近胡王業茲始艱難已來何戰不會長沙始安頗
間旱耗各宜良士以佐賢侯夫直道枉道無他故也取
容盡節而已勿慮後患宜竭報知暨殿省佐察縣道為
郡豈曰虛授亦當爾才正霜臺之舊名班芸閣之初命
各服寵祿勉於自強可依前件
鄭碣除江西判官李仁範除東川推官裴虔餘除
山南東道推官處士陳威除西川安撫巡官等
制

敕浙江西道都團練判官將仕郎監察御史裏行鄭碣
李仁範暨虔餘等咸以文行策名清時諸侯知之命為
幕吏少徵四星處士毗輔之宿也天之布列在軒轅前
此乃天意親近賢良先於妃后威者吾能言之耕延陵
之皋荷石門之條沈如魚潛一作頎宴若鴻翔非吾賢相
爾不肯起狥酬知已以壯在野可依前件

裴詒除監察御史裏行桂管支使等制

敕前鄆曹濮等州觀察支使朝散大夫試大理評事裴
詒等守臣有司上言請士族之中有政事
科名清廉公謹嘗經職守稱有才能古人於一飯之恩
尚有殺身以報況於知已得不勉之可依前件

石賀除義武軍書記崔涓除東川推官等制

敕朝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石賀等朕寄諸侯之事
重矣大者教化風俗小者惠養黎衆環千里之疆綰三
軍之衆講求倚用不五六人守臣公度仲郢所請賀等
各以文學決科愷悌干祿觀其褒舉皆是才名能報所

知在爾實主予不與焉暨鑲與鉤亦稱智敏神州作掾
五庫掌財足展幹能無惰官守可依前件

顧湘除涇原營田判官夏侯覺除鹽鐵巡官等制

敕前振武軍節度判官文林郎監察御史裏行顧湘等
近者循名責寔科指稍峻諸侯有司亦各搜選才良以
佐物務湘覺本以文進兼通吏理從周暨魯皆稱幹能
於以贊韻上獻律呂精工雖曰小道亦有可觀徇請酬
勞咸加新命各守職分無忘用心可依前件

趙元方除户部和糴巡官陳洙除長安縣尉王巖

敕攝户部巡官宣德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兼殿中侍御
史趙元方等各為長才自有知已地官平糴專豐耗發
斂之任京尉坐曹決事得操豪猾交戟之内贊佐衛臣
言於仕進皆曰得路勉思報效無累所舉並可依前件

韋承鼎除左贊善大夫韋詡除尚食奉御柳謙除
壽安縣令韋選除義昌軍推官錢琦除滄景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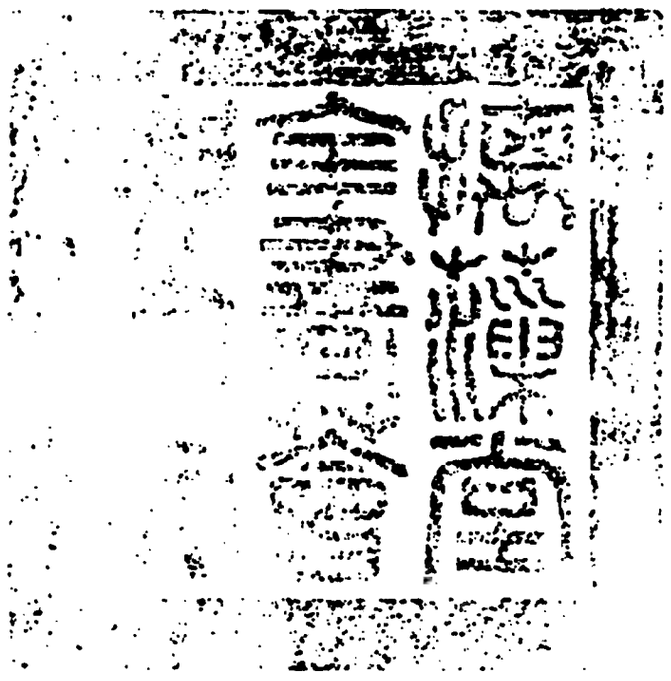
使等制

敎前度支東渭橋給納使巡官徵仕郎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柱國韋承鼎等持身謹潔美才周通奉公當官先勞後祿端雅守道俊秀升名久遊賢侯衆稱君子參東朝之贊諭分五尚之職秩紀大府羣吏之失提王畿生齒之籍方六七十長億萬夫金臺嘉招武幄與食法官憲秩以壯藩垣進於清時皆為美仕近者屢謹幕吏予豈無意蓋欲廓實階敢言之路誡諸侯自是之尊惟滄新造控制兩河付之誠臣尤籍良畫若免後患慎勿苟容各脩官業無自媮薄可依前件

樊川集卷十五

謹案卷十三第五頁前二行士師臯陶之恤刑按禮記注獄官有虞氏曰士臯陶為士非士師也士師乃周官大司寇之屬此誤

卷十五第九頁後六行薛途除涇陽尉刊本涇訛經據唐地理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莫　漢
謄録監生臣吳　鎬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　樊川集卷十六　一

樊川集卷十六

唐　杜牧　撰

康從固除襲王府司馬制

勅新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濮州長史毀中侍御史上柱國康從固其父秀榮實為名將李廣多爭死之士竇嬰無入家之金一收七關易如拾芥念爾跨馬事敵執戎同仇壯比文鴦勇同李敢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人之言信不虛設今者願留關下以奉朝議念其垂誨可見至誠曳裾憲寮用爾思寵宜思終始上報君親可檢校國子祭酒兼襲王府司馬毀中侍御史散官勲如故

張正度除汾州別駕上柱國張正度等各以才能仕進謹慎修身積日累時咸有知己或以序進或徇

所請皆佐列郡無怠官常可依前件

馬迥除蜀州別駕等制

勅中散大夫前守彭王府司馬上柱國馬迥等以爾入仕歲久愈知為理半剌上佐得與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利病者也今以名郡籍其佽助各有兼授以峻助襄慎守官常無自偷惰可依前件

賴師貞除懷州長史周少廓除虢州司馬王桂直除道州長史等制

勅鳳翔府節度押衙知進奏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前無亳州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賴師貞等師貞主大藩留邸之事少廓專史閣錯雜之務皆公謹歲久官次宜遷玄爽俾佐郡符亦有可取湖外饑人相聚為寇蕩覆鄉縣勢如燎火蓋不得已遂至剪伐桂直用命一舉滅之言念功勤宜有褒賞名郡上佐帖以憲秩耀爾軍旅可增義勇可依前件

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

勅新授景陵判官上騎都尉朱能裕朕以喬山弓劒渭北衣冠霜露之心悽感常切以汝端謹有守操尚無尤常在傍側備見忠孝用是奬擢爰資守奉夙夜勤敬無忝委任可將仕郎內侍省掖庭局官教博士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劉全禮等七人並除內侍省內府局丞等制

勅賜緋魚袋上柱國劉全禮等置在傍側閑歲時合霑班秩各宜敬恭職祿不懈忠勤可依前件

高駢除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充職右神策軍兵馬使制

勅右神策軍右廂兵馬使兼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前靈州大都督府左司馬殿中侍御史上柱國高駢禁旅典兵為吾爪士言念付授未稱輸勞列之王官帖以憲秩可曰榮遇無忘盡瘁可檢校國子祭酒兼濮王府司馬侍御史餘如故

忠武軍都押衙檢校太子賓客王仲玄等加官制

勅忠武軍節度右都押衙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
客兼殿中侍御史王仲玄等自艱難以來言念許師何
役不行何戰不會居常則長法知禮臨敵則致命爭登
標於和門不忝忠武爾等短衣長劒事寇乘邊觸履艱
危無所顧慮將軍列狀憲班酌勞勿矜常勝無忘淬礪
可依前件

右神策軍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尚漢美等叙勲制
勅前件等投以貔貅之勇籍於禁旅之中大刀長矛重
弓束矢林會山立星羅翼舒唯以忠勤拱我宸極錫之
勲寵以酧勞瘁可依前件

右龍武軍大將軍劉誠信等三十三人叙階制
勅右龍武軍大將兵馬都知正議大夫檢校太子賓客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右龍武軍宿衛劉誠信等技以勇
聞任因信普力可挾輈以走敵藝能奪矟以制人常礪
鋒鍔無所迴避自拱宸極益展忠勞思以報之何惜階
級可依前件

景思齊授官知宣武軍進奏官制
勅宣武軍節度押衙知進奏起復銀青光禄大夫檢校
太子賓客兼歙州司馬上柱國景思齊等諸侯之任各
有職貢小者得循事例大者決於朝廷聞白啓導屬在
留邸爾等咸以謹密能膺任使或外除喪服或超授新
命不失職禄勉於忠勤可依前件

馮少端等湖南軍將授官制
勅湖南團練副使馮少端等皆長沙勇士同推克徒言
念功勤咸宜升奬帖之憲秩試以崇班名郎掾曹亦為
美稱特加恩寵非用羣章耀爾轅門以增忠壯可依前
件朱諫周豹二人委本道量事優奬官健陞滿等一百
二十八人弩手并子弟周質等四百八十五人並委本
道酌事量加賞給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勅具官某等夫折衝果毅皆吾武位以延勇士國朝用
此以進立戰功至將軍者衆矣自府兵一廢名存實亡

今之來者豈其人哉近以邊陣隙開寇戎患結豈無萬人之敵奮於下位之中但使披文空增附解並可依前件

王元宥除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制

勅繁纓趨朝交戟入侍委以兵衛固須信臣內樞密使驃騎大將軍行右威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二千戶王元宥儉而多才忠而能力事君盡禮處已無私自主樞要益見誠信今者十萬全師北落腹寄茲爪牙以盡爾材出於余志爾戰欵豪猶整肅威容無使鄉閭致有侵害勉酧倚任以報君親可行右驍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衛功德使散官勳如故

周元植除鳳翔監軍制

勅控秦塞之西扼胡苑之左乃睠岐隴為國藩牆命以監撫宜崇班秩鳳翔監軍使銀青光祿大夫右領軍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周元植事君以敬處仕無私節操淩霜而不凋肝膽開忠而洞見謀以自得高而益兢累監三軍推誠一貫言念西塞未得高枕用其聲實以護藩垣夫處於兵戎予今誠汝無怨不過於遠利服衆莫若於律身立事成功酧恩垂美在此二者汝其勉之寵以內省之崇仍兼將軍之貴往服休命無忝恩榮可守右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散官勳封賜如故依前監

鳳翔節度兵馬

柳師亮除夏州進奏等制

勅夏州節度押衙知進奏朝議郎柳師亮等將軍護塞師亥主留邸之職滿珪專書府之務咸有勞能還奬正名亦其常也各宜專謹勿罹悔尤可依前件

張直方賜恩州司戶制

勅朕聞先王之理也設法誤罹雖大必赦不忌故犯縱小必誅況乎凶狠不悛罪戾日積更欲矜免其如法何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左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張直方念以來朝嘉其慕善付之寵祿頗極尊榮為執金吾鞭小過而至死作禁軍統去異縣以恣遊尚舊痕湔洗前過必欲牽復周存始終豈暴虐得於天生險悍著於心本擅冒刑憲縱恣胸臆法所惡者爾皆為之白晝九衢指憎萬手作橫目甚而不自知滿於聽聞豈可悉數禮曰凡有罪惡屏於四夷不留中國唯舜能之況堅頑有不移之姿網羅無屢開之典荒服作掾猶曰寬恩爾能自新豈惜後命可守恩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仍即馳驛發遣

王著貶端州司戶制

勅守愛州九真縣尉員外置同正員王著漢家之制雖丞員相子亦當戍邊隋文之令盜邊穀一升坐法斬首蓋以西北鎮戍華夏保障法苟不立所虜非細爾當羌冠犯塞之日天子拊髀之時命守關防以為捍扞而乃占沒兵糧自取傭直屏之荒服以謹其類乃令厥子叫閽稱冤再命坐獄備見罪狀幸以得無逋負可以矜寬為列郡之掾曹換萬里之一尉足得循省吾不負人可守端州司戶參軍置同正員仍即馳驛發遣

李玨貶撫州司馬制

勅朝散大夫守光祿少卿李玨昔開元致理之初冀州刺史單嗣光闕溫清之禮遂奪其官放歸田里是故四十餘年風俗忠厚教化之本豈先斯乎爾為將相之家窮極富貴坐有大第官為亞卿毋子異居僅將十載有司彈劾事狀昭著於吾用法爾當何罪俾佐名郡尚曰寬恩可守撫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仍即馳驛發遣

姜閱貶岳州司馬等制

勅朝議郎前守景陵臺令上柱國姜閱等盜逆無狀輒犯陵寢侵攘法物聞之震驚爾等官業在於守奉辦怠所政是誰之過言於末減朕不敢議各宜佐官用正典刑可依前件仍並馳驛發遣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勅守崖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武易簡寇來棄城不能死節以此播棄爾亦何辭然漢誅李陵是為虧典魏敖于禁實得中道力不足者法宜矜焉守臣教為吾爪牙能與別白使易簡導生還之路朝廷無失入之刑咨爾三事大僚百司庶尹率能守此可期治平各宜盡規朕不惜命可守梧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勅詩稱鵲巢禮榮翟茀既彰牙爪之效宜齊伉儷之榮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特進左領軍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廣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宋叔康妻清河縣君房氏懿茲柔淑作配忠勳能潔蘋蘩克叶姻族成此內則穆其壺風稱為令人實光婦道爰疏封爵用舉典章可服寵榮勉於輔佐可封清河郡夫人

吐突士曄妻封邑號制

勅詩美夫人禮稱內子允膺腹心之任宜崇家室之榮弓箭軍器等使特進行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陰山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吐突士曄妻咸陽縣君田氏生於富貴作配忠貞柔婉自卑儀範可則職勤賓祭道睦姻親既諧閨風克成婦德爰加禮秩之貴以彰輔佐之勤榮我疏封無忘內助可封鴈門郡夫人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監丞簿制

勅某臣等感恩知義奉贄不闕居大海之外為有禮之賓爾國是也自列國卿至於署丞皆吾文吏之選次第授爾亦所以表他國不同禮也將我恩寵耀爾殊鄰慎勿怠違永作藩屏並可依前件仍放還蕃

西州回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勅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以恩信不虧羈縻有禮春秋列潞子之爵西漢有隰陰之封考於經史其來尚矣西州牧首頡干伽思俱宇合逾越蹉跎施莫賀都督宰相安

寧等忠勇奇志魁健雄姿懷西戎之腹心作中夏之保
陣相其君長頗有智謀今者交臂來朝稽顙請命丈組
寸印高位重爵舉以授爾用震殊鄰無忘敬恭宜念終
始可雲麾將軍守左驍衛大將軍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沙州專使押衙吳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

勅沙州專使衙前左廂都知押衙吳安正等自天寶以
降中原多故莫大於虜盜取西陲男為戎臣女為戎妾
不暇弔伐今將百年自朕君臨豈敢偷惰乃命將帥收
復七關爰披地圖實得天險遂相朝廷聲聞聞於燉煌
爾帥議朝果能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長角實融西
河之故事見於成時李陵教射之奇兵無非義旅爾等
咸能竭盡肝膽奉事長帥將其誠命經歷艱危言念忠
勞豈吝爵位官我武衛仍峻階級以慰皇華用震殊俗
可依前件

契丹賀正使大酋領等授官制

勅幽州道入朝賀正契丹大酋領討魯等天子有道守
在四夷爾今來朝予亦增愧綏之玉帛榮以班秩宜懷
恩寵永保封疆可依前件並放還蕃

黔中道朝賀正等十六人授官制

勅黔中道朝賀牂牁大酋長攝究州刺史趙瓊林等夫
西南諸國自古多順在法度之外居繩墨之表來朝有
禮歸貢不闕玉帛以將厚意階級以峻等衰各服寵榮
無忘恭敬可依前件並放還蕃

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等十三人授官制

勅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繼襲部落主嵯阿如弟攝訓
州刺史嵯阿蒲等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此國家所以殊
俗貢聘不倦命舌人以通志意委屬國以厚宴享仍峻
階級式爾恩榮無警邊陲以念終始可依前件並放還
蕃

燉煌郡僧正慧菀除臨壇大德制

勅燉煌管內釋門都監察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菀燉
煌大藩久隔戎壘氣俗自異果產名僧彼上人者生於

西土利根事佛餘力通儒悟執迷塵俗之身譬喻火宅舉君臣父子之義教爾青襟開張法門顯白三道遂使悍戾者好空惡殺義勇者徇國忘家裨助至多品地宜峻領生徒坐於學校貴服色舉以臨壇若非出羣之才豈獲無榮之授勉弘爾教用化新邦可充京城臨壇大德餘如故

唐川集卷十七

唐 杜牧 撰

祭文

黃州淮赦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丁亥皇帝御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於皇帝受冊禮畢回御丹鳳樓因大赦咸告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供具牧為刺史寔守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淮赦書得祭諸神因為文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皇帝嗣帝天飾天付前壬申年坐統大業慈仁寬恩聖明文武或曰誅殛曰我父母讐譬彼嬰兒豈不可恕或曰畋遊苑大林深嗜嘐跳突千毛萬羽豹裂鵰擒其樂無伍皇帝曰吾匪我不知言豈假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簋簠如寐未寤如痒未愈斥退狗

馬未可以御或曰飲酒順氣完神莫習樂工自祖自父瑶簪繡裙千萬侍女酌酎以觥掌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苦皇帝曰否如聞四海蝗蔽田畝或曰亢旱或曰淫雨稚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舉乃拔俊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刑定法深刻不取標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太宗近法憲祖怵惕思維不治是懼四國既平六職攸序泰稷稻粱嘔啞俯僂父子供養嬰兒撫乳萬里齊俗實皇帝力繄眠而食罔知其故皇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旂旌五帝坐壇百神位坫崒嵲肹蠁擎爵是酳海外天内戎狄蠻夷奇服異貌伏於除外懽喜叫噪迴御丹鳳大赦四海改元會昌滅論有罪紹功嗣德搜剔幽昧寒暑合節風輕雨碎穀溢陳囷畜繁腯大東南西北限岸壇紀無有頓憚得可反不識災害三事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侔謳歌謠詠安得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口呼願上大號神聽天聞欲揚宏休皇帝曰無功不可虛受懇請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予懋盖曰因大赦惟新

恭跪起詩不云乎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視止殃其身豈可傍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聰明唱和符同相為表裏黄治雖遠黄俗雖鄙皇帝視之近遠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皇帝自作盖娓月惟敉敬再拜流汗露地

祭城隍神祈雨文

下土之人天實有之五穀豐寔寒暑合節天實生之苗方甲而水湮之苗甫秀而旱莠之饑即必死天實殺之也天實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仁殺之孰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三歲一交如彼管庫敢有其寶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室東海孝婦吏冤殺之天實冤之殺吏可也東海之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治或不至瘼其身可也絶其命可也吉福殃惡止當其身胡為降旱毒彼百姓謹書誠懇本之於天神能格天為我申聞

之無過即遂之今旱已久恐無秋成謹具刺史之所為下人之將絶再告於神神其如何

第二文

牧為刺史凡十六月未嘗為吏不知吏道黃境隣蔡治出武夫僅五十年令行一切後有文吏未盡削除伏臘節序牲醪雜須吏僅百輩公取於民里胥因緣侵竊十倍簡料民費半於公租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村長強為之名豪者尸之得縱強取三萬戶中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繭絲之租兩耗其一升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者笞而出之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為市小大之獄面盡其詞棄於市者必守定令人戶非多風俗不雜刺史年少事得躬親疱抉其根矣苗去其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盡日不聞人聲刺史雖愚亦曰無過縱使有過力短不及恕亦可也殺亦可也稱老孤窮指苗燃鼎將穗秀矣忍令萎死以絶民命古先聖哲一皆稱天舉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為天道仁即福之惡即殺之孤窮即憐

祭木瓜神文

維會昌六年歲次丙寅某月日牧敬告於木瓜山之神惟神聰明格天能降雲雨即有災旱必能救之前後刺史祈無不應去歲七月苗將萎死禱神之際甘雨隨至槁然凶歲化為豐年仰神之靈感神之德願新祠宇以崇祭祀令易卑庳變為華敞正位南面廟貌嚴整風雷

雲雨師伯必備侍衛旗戟羅列森然惟神繫雲在襟貯雨在壺視人如子渴即與之不容凶荒不降疾疫千萬年間使池之人敬仰不怠尚饗

祭周相公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朝議郎知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杜牧謹遣押衙司馬素謹奠敬祭於故相國僕射贈司徒周公之靈伏惟相公之道徧於天下至如牧者受恩最深爰自稚齒即蒙顧許及在官途援挈益至會昌之政柄者為誰忽忍陰汙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譴中黃岡大澤葭葦之場繼來池陽栖在孤島僻左五歲遭逢聖明收拾冤沈誅竄罪惡牧於此際更遷桐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屈曲越嶂如入洞穴驚濤觸舟幾至傾沒萬山環合纔千餘家夜有哭鳥晝有毒霧病無與醫饑不兼食抑暗偪塞行少臥多逐者紛紛歸軫相接唯牧遠棄其道益艱相公憐憫極力掀拔爰及作相首取西歸授之名曹帖以重職號

祭處州李使君文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某月日池州刺史杜牧謹遣押衙王鏶致祭於李君起居之靈憶昔相遇兩未生鬚京師衆中跡猶甚踈一言道合盡寫有無我於宣城忝跡賓吏君隨幕府東下繼至復與友人故薛子威邂逅適願如相為期放論劇談各持是非攻強討深張弓彀機怒或赫赫終成笑嬉於後七年君拜左史來蜀西川我官補闕云娓我先拜章請代蓋私我焉我有家事乞假

南來循出里第君出離杯令弟在席恣為詼諧耳熱膽
張觥聯相狎我歸墜馬一支幾摧君來我坐側倚旁隈
時聞酸吟戲口猶開云君我殺以酒相加忌我之才及
我南去君刺池陽我守黃岡殮葦之場唯君書信前後
相望辭意纖悉勉我自強筆我性情補短裁長一函每
發沈憂併忘幸會交代汾檝若飛江山九月涼風滿衣
為別幾時多少懽悲志業益廣不可窺知長人之術猶
為吏師縱酒十日舞袖傾垂語公之餘且及其私許以
季女配我長兒莫云稚齒可以指期各負少壯輕後會
時寓居宣城書札日馳一疾不起訃來猶疑嗚呼哀哉
惟先僕射儉德冠古凡二十年四領茅土所至所治曰
人父母官俸餘半委庫不取京師里第蓬茅數畝慶餘
生君曰天酧補何聰明才智分不使施為何付與之多
分折之何暴天陽地陰高厚相侔上有河漢鈇普錯反天
橫流百刻晝夜平分不饒皎不陰晦一月幾朝二男三
女俗率如此三男二女無有其地君子小人鼻目並列
與小人校會無百一於百一中以秀奪實凡稟陰陽生
於其間陽常不勝賢者宜艱自古皆然欲復何言撫孤
一弔柏棺一哭忍尺不遂涕下相續期於沒盡盡力嗣
子嗚呼哀哉尚饗

祭龔秀才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杜牧謹
遣軍將徐良敬致祭於故龔秀才之靈死者生之極折
脛而夭復死之極言於前定莫得而推出於偶然魂其
宛哉鄉里何在骨肉何人下山之南可以栖魂嗚呼哀
哉尚饗

行狀

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

曾祖某泉州司戶參軍

祖某婺州武義縣主簿贈屯田員外郎

父某尚書禮部員外郎贈太子少保

公諱某字某明春秋能文攻書未冠知名我烈祖司徒

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氏有子吾無恨矣因以馮氏表甥女妻之貞元末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為給事中權文公為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曰為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大人或援致中第是累大人公舉違某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為顏子聯中制策科授太子校書鄠縣尉直史館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歷尚書司門員外郎司勳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命服朱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機秘多考決在內必取其長循為宰相公密補弘多同列每欲面陳拜章互來告公必取規議用為進退歲久當為其長者凡再公皆逡巡不就上欲面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參議大政出

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不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
惟康理行第一每去任人吏泣送出境不絕自宣城入
為吏部侍郎二年考覆搜舉品第倫比時稱精能宰物
之望屬於僉議公每願用所長復理於外及薨於位知
與不知莫不相弔上悼惜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公與
先少保俱掌國史撰憲宗實錄未竟出鎮湖南詔以隨
之成於理所時論榮之公生得靈粹沛然而仁自幼及
長未嘗須臾間汲汲韋率欲及於道溫良恭儉明智忠
信內積外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於達官凡所交友皆
當時名公奬美所長覆救所不及三十年間無有攜間
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每苦於饑寒兩求廉鎮時宰許
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為從事可乎公必拒之至有怒
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故二鎮幕府皆取孤進之士
未嘗有吏一人因權勢入嘗擇郤吏尹倫戇滯闕事察
佐皆患之因請易之公曰某出京師面誡倫曰止可闕
事不可多事是倫過能如此受不虛矣故二鎮號為富

饒凡十年間權勢貴倖之風不及於公耳芭苴寶玉之
賂亦不至權門雖有怒者亦不敢以言議公公然侵公
其為守道自得皆如此類在家無杖笞呵責家人自化
兄弟甥姪雖絕服者入門飲食衣服指使其奴婢無二
等親戚故舊周給所得皆出俸錢不以家為於京師開
化里置第價錢三百萬訖二鎮牽率滿之及在床之日
周身之飾易以任器京師士人雜然言議以為非今之
有指為異事嗚呼公之德行可以稱古君子矣牧分實
通家義推先執復以孱昧叨在賓席幼熟懿行長奉指
教泣涕撰記以備遺闕以附於史氏云爾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充浙江
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清河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户贈吏部尚書崔公行狀

曾祖綜醴泉縣令

祖浩太子中允贈右散騎常侍

父倰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州刺史贈

太師

公諱某字某威儀秀偉神氣深厚即之如鑑望之如春既冠識者知不容於風塵矣貞元十二年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陝虢觀察使崔公琮願公為賓而不樂之挈辭載幣使者數返公徐為起之且曰不關上聞攝職可也受署為觀察巡官後轉京兆府鄠縣尉遷監察御史侍御史刑部員外丁邠國太夫人憂杖而能起人有聞焉外除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事千人百族必應進而進公親自挾格肖法必留庚程必黜每懸牓舉牘富室權家汗而仰視不敢出口宿吏逡巡縛手係舌願措一毫不能得之凡二年遷左司郎中吏部郎中加朝散大夫旋拜諫議大夫無知匭使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為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巳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為之動容欽袖慰而謝之遷給事中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師臣令相國奇章公上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命服金紫旋拜中書舍人仍兼舊職侍帝郊天加銀青光祿大夫高承簡寵鄭滑節度使滑人叩闕乞為承簡樹政德碑內官進曰翰林故事職由掌詔學士上曰承簡功臣脩也治吾咽喉地克有善政寵而請紀入人深矣吾以師臣之辭且寵異焉居數月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拜章為故帥田季安樹神道碑內官執請亦如前辭上曰魏北燕趙南控成皋天下形勝地也吾以師臣之辭且慰安焉居數月陳許節度使王沛拜章乞為亡父樹神道碑內官執請如前辭上曰許昌天下精兵處也俗忠風厚沛能撫之吾視如臂吾以師臣之辭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御札命公令刻其辭恩禮親重無與為比歷歲願出守本官辭懇而遂禮部缺侍郎上曰公可也遂以命之二年選士七十餘人大抵後浮華先材實

轉兵部侍郎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請於丞相曰願得一方疲人而治之除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先是陝之官人人必月赶俸錢五千助輸貢於京師者歲至八十萬公曰官人不能贍私安得鄙民吾不能獨治安可自封即以常給廉使雜費下至於鹽酪膏薪之品十去其九可得八十萬歲為代之官人感悅隨治短長不忍為欺萬國西走陝寔其衝復有江淮梁徐許蔡之戍兵北出朔方上郡回中汧隴間踐更往來不虛一時民之供億吏須必應生活之具至於餅金匕匙常碎於四方之手公曰此猶束炬以焚民也於是節宴賞截浮費凡金漆陶木絲枲之用悉為具之可饗數千人民一不知復有詔旨支稅粟輸太倉者歲數萬斛始斂民也遠遠近近就積佛寺終輸於河復藉民而載之民之巨牛大車半頓於道前政咸知計不能出公曰管仲曰粟行五百里民有饑色斯言粟重物也不可推遷民受其弊況今迂直之計有不翅習試五百里乎公乃大索有無親執

齊之以武大創廳事以張威容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武士用命盡得羣盜公曰刼於水者以盡殺為習雖值童者而無赦焉比附他盜刑不可等於是一死之內必累加之盜相誡曰公之未去勿觸其境然後黜棄姦冒用公法也陞陟廉能用公舉也撫護窮約用公惠也豪商大賈不得輕後不得隱田父子兄弟不得同販於是闔境之內有餘不足自公而均復建立儒宮置博士設生徒廩饍必具頑惰必遷敬讓之風人知家習八年秋

江水漲溢公曰安得長堤而禦之言訖軍士齊民雲鍤雨杵一揮立就令行恩結有如此者千里之内如視堂廡雖僻左下里歲臘男子必以雞黍賀饋女子能以簪珥相問遺富樂歡康肩於古治凡五年遷浙西觀察使加禮部尚書公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為旱因下為水者六歲矣輕賦兵役不減於民上田沃土多歸豪強苟悦所謂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酷甚於亡秦今其是也於是料民等第籍地沃塉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宴賞約事裁節民有宿逋不可減於上供者必代而輸之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以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吳土遂立延賓館以待之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里閭益知民之疾苦隨以治之纔逾期歲而吳民復振開成元年十月二十日薨於治所多士相弔曰使公相天子貞觀開元之俗可期而見也豈公不幸寔生民之不幸也主上痛悼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

公生得靈和自干名立朝為公卿為侯伯未嘗須臾問汲汲牽率欲顯名合道而仁義忠信明智恭儉鬱積發溢自然相隨不立約結而善人自親不設溝壘而不肖自遠不志於榮達而官位自及公内外閥閱源派清顯族於甲族而復甲焉親昆仲六人皆至達官公與伯兄季弟五司禮闈再入吏部自國朝以來未之有也上至公相方伯下及再命一命莫不幕府及部吏之屬徧滿内外皆公門生公俯首益恭如孤臣客卿惕惕而多畏也自為重鎮苞苴金幣之貨不至權門親戚故舊周給衣食畢其婚喪悉出俸錢不以家為在家怡然未嘗訓勉子弟自化皆為名人居室畢庳不設步廊賓至值雨則張蓋躡屐而就於外位初鎮於陝或來梃經月不鞭一人至於驛馬令五歲幸全則為代之著為定制曰致一物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為其為仁愛而臻於此及遷鎮鄂渚嚴峻刑法至於誅戮未嘗貫一等後一刻或問於公曰陝鄂之政不一俱臻於治何也公曰陝之土塉民勞

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之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刑莫能致理政貴知變蓋為此也聞者服焉嗚呼公之德行材器真哲人君子沒而不朽者也易名定謚為國常典敢書先烈達於執事附於史氏云爾

樊川集卷十七

樊川集卷十八

唐　杜牧　撰

墓誌銘

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銘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毀於衆上丹之功狀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臣牧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闢為藩句書生以蜀叛錡為宗室老以吳叛濞為骨肉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

霆十有四年擒殛克狠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是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週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治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於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興名臣言理人者亦首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明詔刻丹治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案韋氏自漢丞相賢以降代有達官孝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公鄖公魯孫幼平為岐州參軍生祀貞為梓州刺史生政為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為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請立君拜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行改容州經畧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管內十三州教種桑麻多開屯田黃賊畏服詔加太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而誰不為叛因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帥高崇文容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名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據重江上控百越為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為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戞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懈怠不為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為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週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縣市營廨十三里因悉城管內十三

名為棟宇無不創焉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闢開廣衢南北七里盪滓汙壅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週年成就生遂手為目覩無不如志公之為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治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誦黃霸治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治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六徵兵人不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為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曰天所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足是聚公錢不足以俸為助能為居宇貸付與日戴酒餚如撫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週星創數萬堵幾半重樓如詩翬羽錮以長隄繚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苧機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千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辭寵假武陽為人慰思訓勸守吏勉於為治

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弘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為中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為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克於公為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為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劉柳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

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為後進師隋奇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週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郤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俾偏辭於中稱直臣冤且言有才宰相言格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貴弘

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為禮部尚書平章事為節度使公始至問民疾苦皆曰城土疎惡歲輸簨竹為苫具姦吏苟緣主為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盡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墉成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

書侍郎弘文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漳王為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為中丞愛申錫忠良奏為御史申錫之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太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贊寶玉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嚮守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裕時戡劍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令若使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皐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劍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貢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在平涼郡西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為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太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

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為太子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怨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左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公宗閔為宰相時事從諫以太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

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為人述與李太尉書言
禎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
二怒不一參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
外長史天下人為公挼手唾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
恬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
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薨於
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恫傷不朝兩日冊贈太
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
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為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
官不忍持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
義為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鈲音華剏力各切使之摧破三大
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嚮所
為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單窮出俸錢嫁
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
志必殺公後南謫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為解說海
上與中州少異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

時軍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軍
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內
屏週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
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
人但過恢官財與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
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鄉貢士為郎官考吏部科
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相
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讌語寮吏必言古人修
身行事旁誘曲指徵警教之不以已所長人所不及裁
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
自矜重夫人辛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
林稱為婦師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
監察御史次曰蕤河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
不藉公勢次曰奉蒨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稚齒長女
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
中范陽張沫次女嫁河南府士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

復次女嫁前進士鄧淑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里銘曰

道既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涔幽以燭明映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絶霸駭如有樞柅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碩孰為忌畏譖去南海不校不辯旋復顯大百行渾圓鄰於及年以歸其全

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

墓誌銘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為汝南郡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逃西晉亂南去黃岡靈起仕梁為桂州刺史生炅在陳為車騎將軍炅生法明年十二一命為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為趙之真定令隋亂歸黃岡起兵取蘄安汚黃武德中籍四州地請命授總管安十六州軍事光祿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相國為六代孫魯祖惲汝州梁縣令祖沛左拾遺皇考頠右驍衛兵曹參軍贈禮部侍郎公少孤奉養母夫人以孝聞舉進士登第始試秘書正字湖南團練巡官母夫人亾哭泣無時里人過公廬曰無驚周孝子後自留守府監察真拜御史集賢殿學士李公宗閔以宰相鎮漢中辟公為殿中侍御史行軍司馬後一年復以殿中書職徵歸時太和末注訓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閔立朋黨語鈎掛名人凡白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懾以目受意附先者屢以公為言注訓曰如去周殿中恐人益驚竟不敢議注訓取公為起居舍人文宗復二史故事公濡筆立石螭下丞相退必名語旁側窺帝每數十顧遷考功員外郎帝曰周某不可不見宜無前官數月以考功掌言謝日帝曰就試翰林公辭讓堅懇帝正色以手三麾之遂無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政事細大必被顧問公終身不言事故不傳武帝即位以疾辭出為工部侍郎華州刺史八禁軍二十四內司居華下者籍後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辭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

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公既得八州施展教令申明約束發處守陳奔贓坐奔以法死吏手膠拳窮鄉遠井如公在旁縛出洞寇劉大朴徒數百人斷撥根脈無有遺失彭蠡東口戍五百人上下千里無一賊跡遷禮部尚書鄭滑節度使老將某頭領不如教約公鞭背降為下卒聲比入魏皆曰周尚書文儒能治百姓仁愛兵士而復敢爾是豈可犯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戶部吏曹事積邊糧穀九十萬石今天子即位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位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就加刑部尚書因河湟事議不合旨以檢校刑部尚書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明日入謝面加檢校右僕射公自舉進士第非其人不交言旁睨後進鐫心鑠志及為將相近取遠挽悉置於位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換元和朝宴錄四十篇益美其父吉甫為相事公上言曰人君唯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宴錄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宴今不信而信德裕後三

開洛師徵得風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疾愈去非晚大中五年歲在辛未二月十七日薨於位享年五十九訃至廢朝三日册贈司徒命諫議大夫盧懿弔卹其家公信於朋友公於為官事蔑姊出告反面家事不敢自專同曾祖兄弟入門呵笞奴婢衣服飲食無二等免相位西去送公還者雖武將散秩嘆惜咨嗟曰周相公無私我惜其去豈有私乎夫人義興蔣氏先公某年終生二男一女長曰寬饒崇文校書次曰咸熙京兆參軍皆

孝謹有文學女嫁起居舍人薛蒙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二日歸葬先塋河南縣穀陽鄉立行里銘曰

姬之支封國自為姓以周為氏入唐不盛烈後幾世厥生賢孫當唐中興為唐相臣文思天子跨古為治提起王道以公為倚迮音剛蹊隙竅去者烏駛誰塞誰棘勞公碎指三屏大邦駿壯武事啁撫稚老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其娓幾指古為比公其無娓以公遺唐而後公死不錫壽考誰其辯之

樊川集卷十九

墓誌銘

岐陽公主墓誌銘

唐 杜牧 撰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嫁於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悰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為翰林學士帝愛其才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悰年始弱冠有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嘗為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忖度疑悰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悅授殿中少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

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繢椽藻櫨丹白其壁派龍首水為沿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沿為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為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宮主以一女之愛降於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為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古今治亂主職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池塞館陊闢毬場種樹不數十年縉紳間雍然稱尚書有賢婦尚書旋出為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犬為數百人供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

七婢乘驢鬬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間閒於京師衆譁說以為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閒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治行為天下第一後為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為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為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屋室恬然六年許軍強雄且撐庳陋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已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己意為循常有司用北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前前士力反為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故主尤為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

愈自貶抑覲謁温清外口不言他事記穆宗朝人不以
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
孝忠子聘為國壻憲宗初寵于頓來朝以其子配以長
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為事日遮截馳道縱擊平
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為窮自主降於
尚書壁絶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
以誡警之至於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
檢斂隨短長為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

追詒主有疾小愈强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
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亭
年若干上廢朝三日某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
及葬兩宮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
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
某年某月日祔葬於萬年縣洪源鄉少陵原尚書先塋
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
二人牧於尚書為從父弟得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於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
嫁時賢影逐響答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
勞姑高堂儼然蠃綬龜章王佩金軒養色悦意侍後承
前人不我貴我敬我屢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
誰與間言貴不名驕富不期侈具此四者倏相首尾自
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脱擺棄婦職是勤夫言
是指池荒館陊屏外不屨淑德桑風天下傾耳宜乎壽
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顯筆有史
流於千祀

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名子壻張復魯曰三稚
女得良壻死以是託墓宜以池州刺史杜牧為誌復魯
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
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夢涉涯水既中涡有二人若舉
符名我者其一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
日矣天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某月十四日

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弟某書公功行以公命來命
牧牧位哭序且銘之公諱温字弘育韋氏自殷周秦漢
丘明馬遷班固筆爭書其人以光其所為書至後周逍
遥公夐出世家貴富中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
以蜀嚴鄭谷口不能為比逍遥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
贈諫議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
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綏常侍生
公於逍遥公為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取第為太常寺
奉禮部秘書省校書郎選判入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
曰是官豈奉養所宜即上疏乞免改著作佐郎當貞元
中常侍公仕德宗為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
細微事事有容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
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郊公早夜侍側温清飲食
迎情解意一經心手積二十餘年丁常侍喪哀毀不欲
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武昌皆虛上職書卑辭
至門公起赴武昌未至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文宗

皇帝時宰相百吏願條帝功德謚號上獻公獨再疏曰
今蜀之東川水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多凍死
豈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遂訖十五年不答尊號
事改侍御史尚書吏部考功員外郎當太和九年文宗
思拔用德行超出者以警懼天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
拜諫議大夫台為翰林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
下拜送疏入具道先常侍遺誡子孫不令任容職言懇
志決因命掌書舍人閣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常少
卿一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誡以侍讀辭
自宰相下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公是宜避耶公不聽
凡拜送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靈武
以戰馬四百疋兵器數萬事去罪成貶康州司戶不旬
日改撫州司馬仙韶院樂官尉遲璋以樂官授光州長
史晏平以財賂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
上比諭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
太子得罪上台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疏莊

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羣臣低首唯唯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丞朱衣魚童遷兵部侍郎亟請丞相願為治人官出為陝州防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回鶻窺邊劉稹繼以上黨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兵陝當其衝公撫民供事就不兩告苦入為吏部侍郎典一冬選老吏無所賣復以御史大夫出為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賦多口衆最於江南公急惡寬窮益自儉苦刑律其俗凡週一歲無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幼不戲弄冠為老成人解褐得官趙出羣衆人不敢旁發戲嫚及為公卿在朝廷省閣中大臣見公若臨絶壑先忖度言語舉止然後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遂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不施要結於人人自親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獲公一言矜奮刻削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

主將家事在私閫內高曾兄弟鐫琢教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甚將終悉名親屬宿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嫗屋漏因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誡遂涕下不禁當夫子世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復有聖人為之師使生於今與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西李氏賛善大夫慫之女先公四歲終生四男長璀前國子監四門助教次曰琴次曰環次未免乳女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魯得進士第有名於時為試太常寺協律郎鄂岳觀察支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

德則至矣位其充乎如其充分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

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

君諱方玄字景業刑部尚書贈司空貞公長子貞公事憲宗皇帝兄弟受寄四鎮在漢南時戰淮西未利監軍使崔談峻讒言中入為太子賓客後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間譖獨言曰勁兵三萬誰可付者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

足市薪此可乎帝曰誰為者談峻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貞公為陳許帥其儉德服人如此景業少有文學年二十四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裴晉公奏以祕書省校書郎校集賢殿秘書聰明才敏老成人爭與之交後以協律郎為江西觀察支使裴誼觀察判官有殺人獄法曹官斷成當死者十二人景業訊覆數日內雪十二人冤尚書以上下奏考裴公移宣城授大理評事圍練判官後尚書馮公宿自兵部侍郎節鎮東川以監察裏行為觀察判官不一歲御史府取為真御史分察鹽池左藏吏盜隱官錢千萬獄竟遷左補闕遇事必言不知其他丞相固言以門下侍郎出鎮西蜀奏景業以檢校禮部員外郎參節度軍謀事仍賜緋魚袋徵拜起居郎出為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籍簿民被徭後者科品高下鱗次比比一在我手至當後後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景業嘗嘆曰沈約身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為此也使天下知造籍後民民庶少活復定戶稅得與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戶衮入貧弱不加其賦堤州南五里以涉為儭凡裁減蠹民者十餘事城東南隅樹九峰樓見數十里鑿齋山北面得洞穴怪石不可名狀刊石於巖下自紀其事凡四年政之利病無不為而去之罷去上道老民攀哭景業季父刑部侍郎建與貞公以德行文學俱高一時時之秀俊半歸李氏門下景業復聰明少銳儉苦溫謹畢與長者遊備知天下之所治嘗慷慨有意於經綸少在諸侯府入為朝官出為刺史早夜勤苦為學不已屈指計量必伸已志雖時之名士亦以此許之罷池廉使韋公溫館於宣城會昌五年四月某日卒於宣城客舍年四十三七代祖遠後周柱國大將軍都督熊陝十六州陽平郡公曾王父珍玉縣州昌明令昌明生雅州別駕贈右僕射僕射生貞公遜先夫人滎陽鄭氏贈本縣太君後夫人范陽盧氏男若干女若干人銘曰

顯莫識其端幽莫見其緒已予景業何付與之多而奪

之何遽夭顏病冉孔子不知其故於景業兮杳欲何語
嗚呼哀哉

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亾友邢渙思諱羣牧太和初舉進士於東都一面渙思
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州事吏部沈公渙
思於京口事王并州俱為幕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
夕聞渙思佽助并州鉅細合宜後一年牧奉沈公命北
渡楊州聘丞相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賢
士京口繁要游客所聚易生譏議并州行事有不合理
言者不入渙思必能奪之同舍以為智不以為顓并州
以為賢不以為僭侵游客賢不肖不能私論議以一司
公事宴懽渙思口未言足未至訣若不圓牧曰往年私
壯風氣嗜之者必病風數月渙思正握管兩手反去背
約邢君可友今真可友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渙思復以
仆於地竟日乃識人果以風疾廢舟東下次於睦兩扶
相見言澀不能拜語及家事曰為官俸錢事骨肉親友
隨手皆盡蓋壯未期病病未期死今病必死未死得至
洛幸矣妻兒不能知矣君進士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
重名為御史中丞牧以諫官與御史為重輕補闕宜以所知相告牧以渙思言中丞
得以御史為重輕補闕宜以所知相告牧以渙思言中丞

太子校書郎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京兆府司録
殿中侍御史戶部員外郎處州刺史歙州刺史職為浙
西團練巡官觀察推官度支巡官再為浙西觀察推官
轉支使為戶部員外郎判度支案代劉禎為制使使鎮
魏料軍食賜緋服銀章初副李巫相田再副高尚書鉷
撫安上黨三面征師太和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都思
恭里年五十邢氏周公次子靖淵封為邢侯國滅因以
為氏西漢宇為太尉子綏為司空魯孫世宗光武時為
驃騎將軍世宗玄孫顯因居河間顯當曺魏時參太祖
丞相事終於太常邢有河間南陽君實河間人太常後
也後至晉魏以降皆有官禄唐麟臺郎中舉於君為曾
祖麟臺生奉天令侍封奉天生縡氏丞至和君即縡氏
子兩娶前夫人隴西李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人南
陽張氏壽州刺史植女四男曰懌惜温郎壽郎用某年
月日葬於偃師縣某鄉里葬有月日其孤立使者哭告
於柩來京師請銘銘曰

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終刺史才能温
良并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迴一旋差以釐數
能窮知賢賢者多夭不肖壽考誰為聖魁孔不能究無
可奈何付之以命曰其如命何

洪川集卷十九

謹案卷十六第二頁前八行王桂直除道州長史按唐志道州江華郡屬江南西道故制云湖外又曰名郡也刊本道誤遒今改

卷十七第九頁後六行婺州武義縣主簿刊本義訛夷據唐地理志改

第十七頁前四行改岳鄂安黄蘄申等州觀察使刊本鄂訛愕蘄訛蘄並據唐書改

卷十八第五頁前一行錮以長隄刊本錮訛錮據文苑英華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吳鎔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

樊川集卷二十

唐 杜牧 撰

墓誌銘

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君墓誌銘

牧太和元年舉進士及第貢於上都有司試於東都在二都羣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即求貢如是自以為賢即因袖手不出明日徑反江東牧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為伍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為幕吏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寘京兆韓乂博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戡者寡矣是年進士不舉嘗名飛者牧益恨未面其人且喜其人之在世也太和九年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仲敏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

咸言於牧曰御史法當簡謹子少年設有與遊宜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為官洛下莫若李處士戡牧謝曰素所恨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公彥威聞君名挈甲辭於簡副以幣馬請為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君西歸病於路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戡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衢州盈川令父登婺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為孔丘以是與爾及期而生君

趨君交之後皆得進士第有名聲官職君尚為布衣然於君不敢稍怠君在洛中困甚河陽節度使蕭洪移鎮鄜州諫議大夫蕭俛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即欲謁君以請君曰人間譁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況為其黨乎居數月洪果敗娶弘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審之次曰鼎郎始五歲以某年月權窆於常州義興縣某鄉里牧於君為晚交得君最厚因為之銘曰

命如烟雲道北宮宅烟雲飄揚莫知往來為道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不肖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為市嗚呼定臣曰德孔修曰學必聖飭我兢兢一不言命可傳其心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誌銘

君諱頠字勝之魯祖涼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僕射希望大父司徙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公贈太師佑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從郁君幼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止賈誼傳不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草牘下獻書與裴丞相度指言時事成合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澀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顗中間寥落一千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一舉登上第時賈相國餗為禮部之二年朝士以進士千賈公不獲有傑強毀嘲者賈公曰我秖以杜顗敵數百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匭使判官

李丞相德裕出為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為巡官後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太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尉直史館君曰訓注必亂可徐行俟之至汴二兒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揚州龍興寺丞相牛公儈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願副知已開成二年春目益昏冬遂喪明李為淮南節度使復請為試評事兼監察觀察支使兄牧自馮翊迎醫石生曰是狀腦脂下融名曰內障如蠟塞管蠟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抉去無不愈者後二年石曰可治治不效自馮翊別迎醫醫曰嗟乎障有赤脈如木根橫去牢不可斷是法名曰日脚內障生日脚者法不可治君因居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天下無不嗟嘆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聞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麟師年十歲女曰暑兒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實萬年縣洪原鄉少陵西南

二里收今年五十假使更生十年為六十人不夭矣與
君別止三千六百日爾況早哀多病敢期六十人乎忍
不抑哀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為寄為夢以死為歸為覺不知生偶然
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泯為大空與不生同其有裁受
乎嗚呼勝之今既歸而覺矣其自知矣何為而然乎嗚
呼哀哉

進士龔鞏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牧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錢塘龔鞏袖
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龔秀才詩人兼
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工章程謹雅
而和飲罷牧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閒澹之思後四
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惲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
龔鞏去歲來此晝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鞏者鞏命馬
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然憶錢
塘見鞏時徐徐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殯於野乃命軍
吏徐良改葬於卞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
鞏善亦不知其鄉里源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為而來二
鬼驚馬折脛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公諱詮字謹夫河西隴右節度使襄陽公贈司空之曾
孫司徒岐國公贈太師之孫司農少卿贈給事中之子
公以岐公蔭調授揚州參軍同州馮翊縣丞衛尉寺主
簿鄂州江夏縣令復州司馬年六十其年月日終於漢

上別業岐公外毀內輔凡十四年貴富繁大孫兒二十
餘人晨昏起居同堂環侍公為之親不以進門內家事
條治裁酌至於筐篋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自罷江
夏令卜居於漢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督耕夫而一年
食足二年衣食兩餘三年而室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
皆具凡十五年起於墾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成富
家翁常曰忍恥入仕不緣妻子衣食者舉世幾人彼忍
恥我勞力等衣食爾顧我何如後授復州司馬半歲棄

去終不復仕以某月日歸葬於長安城南少陵原司馬村先塋牧為從父弟泣涕而書銘曰

公侯之家所業惟官薄官業農墾荒室完入仕多恥以農力勞等衣食爾勞力者賢歸全故丘慶期孫子

邠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君諱希顏字某裴氏於百氏中獨標其族曰眷三分之為東西中君東眷裴在國朝名位最大曰冕艱難中定册立肅宗於靈武而相之繼相代宗僅十五年國史有傳冕於君為堂伯祖父王考某終朗州刺史娶宣州寧國令滎陽鄭某女生四男君為首生朗州為盩厔河西令道朗二州刺史公廉剛簡強於愛人凡關百姓一毫事與京兆尹節度使爭論大聲於廷府閭前如無人然未嘗以杖責治家家人有過失則諭之諭不變者出之為良人終不忍牽鬻於市將終鄭夫人泣請遺令曰吾之庭縲為盩厔時役之今踰十年聽其老死慎不可賣言訖而絶君生浸染仁父之化温良柔友窮居鄠縣飢

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親於華陰因啓度賊終不能東出百里間鄉里不足憂願得一見天子於艱危中遂入奉天至漢中屢以兵食干執事者後長安李懷光踵叛關中公私饑李馬渾兵十餘萬計日餉食有司因請授參軍至元和初以母喪去職哀毀殯死終喪因曰汚吾跡二十餘年者食豐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於灞陵東坡下得水樹以居之相國杜公黃裳在蒲

津相國張公弘靖在并州大梁渾尚書鎬在易定潘侍郎孟陽在蜀之東川司徒薛公苹在鄭滑皆望卑詞幣馬至門曰處士不能一起助我為治乎皆以疾辭長慶初桂府觀察使杜公凡兩拜章乞為梧州刺史詔因授之衆皆曰今黃家洞賊熾邕容兵連敗縮首不出猶鼎鼐爾交趾殺都護復旱亂相仍朝廷豈捐此三處不以公治之而反置公為梧守耶處士慘而讓祓以疾辭解詔不言其他爾後人知其堅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畝果蔬占其一梓墾辛苦不受人一錢惠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温敬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緩邊之策必疊疊盡吐冀達於在位者至於安危機鍵之語默默不出口尤不信浮圖學有言者必約其條目引六經以窒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旨而為其辭是安能自為之善圖山水狀鑑者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里百家鬬訴吉凶一來決之凡三十六年無一日不自得也以會昌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某月日歸葬於華陰縣先人之墓處士嘗曰相國劉公晏不急征不橫賦承亂亡之餘食數十萬兵者二十餘年斯過蕭何遠矣每長短較量今古富人強國之術我烈祖司徒岐國公趙國公李公當貞元元和時儒學術業冠天下每與處士語未嘗不嗟嘆其才恨其尚壯不可屈以仕優禮接之嗚呼賢哉銘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之作者窮栖自斷子伯子至王霸久卧向栩相趙馬良車煥子夏高第心中交戰處士之居洛青門畔交駟連羈繡軒交貫危冠自喜前縈後絆言訖揖去一如不見我齒未衰誰為已知岐公主師見必迎喜語必移時論兵計食屈指無遺功名富貴不能鈎之諸侯六辟南服一麾笑而不答亦無是非三百畝田百實繁滋三十六年食具衣完今其去矣誰知其端嗚呼賢哉

范陽盧秀才墓誌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

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兎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鬬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如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士人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為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毋弟雲霧駕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而處始聞孝經論語布褐不襪梓草為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閑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羣輩中薾薾然凡曰進士知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為交生嘗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名座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爾因言燕趙間山川夷險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利與不利其所來由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覩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日於晉州霍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某年月日葬於城南某鄉里其所資贈皆出於交遊間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頡易州長史父勸鎮州石邑令牧常以生之材節薦生於公卿間聞生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自撰墓銘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官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

郎皆無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週歲拜中書舍人牧生平好讀書為文亦不由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夫去歲七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為小行矣言其終身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寢得被勢久酣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為第八宮曰疾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為第十一福德宮木為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週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壽矣其月某日終於安仁里妻

河東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牧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十六次曰杞杞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女曰真皆幼以某月日葬於少陵司馬村先塋銘曰

後魏太尉鼒封平安公及予九世皆葬少陵嗟爾小子亦克厥終安於爾宮

樊川集卷二十

樊川外集

唐　杜牧　撰

五言古

芭蕉

芭蕉為雨移故向窗前種憐渠點滴聲留得歸鄉夢夢遠莫歸鄉覺來一翻動

留誨曹師等

萬物有醜好各一姿狀分唯人即不爾學與不學論學非探其花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而不忘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以慶吾門

五言律

題吳興消暑樓

晴日登攀好危樓物象饒一溪通四境萬岫遶層霄鳥翼舒華屋魚鱗掉短橈浪花機乍織雲葉匠新雕臺榭羅嘉卉城池敞麗譙蟾蜍來作鑑蝦蝀引成橋燕任隨秋葉人空集早潮楚鴻行盡直沙鷺立偏翹暮角凄遊旅清歌慘沉寒景牽遊目困愁託酒腸消遠吹流松韻殘陽度柳嬌時陪庾公賞還悟滌煩囂

送中丞姊夫儔自大理卿出鎮江西叙事書懷

惟帝憂南紀搜賢與大藩梅仙調步驟庾亮拂柔鞬一室何勞掃三車自不寃精明如定國孤峻似陳蕃灞岸秋猶嫩藍橋水始喧紅旗星石壁黑纛斷雲根滕閣丹霄倚章江碧玉奔一聲仙鼓唱千里幕江痕私好初童稚官榮見子孫流年休掛念萬事至無言玉輦君頻過馮唐將未論傭書酬夙債竹塢問樊村

陪昭應盧郎中在江西宣州佐今吏部沈公罷幕府過歲公宰昭應牧在淮南糜辟叙舊成二十韻用以投寄

燕雁下揚州涼風柳陌愁可憐千里夢還是一年秋宛水環朱檻章江敞碧流謬陪吾益友祇事我賢侯印組榮光馬鋒芒看解牛井閒安樂易冠蓋愜衣投政簡稀開閣功

成每運籌送春經野塢遲日上高樓玉裂歌聲斷霞飄舞帶牧泥情斜拂印別臉小低頭日晚花枝爛釭凝粉彩稠未曾孤酩酊剩背隻淹留重德俄徵寵諸生苦宦遊分途之絶國灑淚拜行輈聚散真漂梗光陰極轉鄒銘心徒歷歷屈指盡悠悠君作烹鮮用誰膺瓜席求賅懷能憤悱卒歲且優游去矣時難遇沽哉價莫酬滿枝為鼓吹衷甲避戈矛隋帝宮荒草秦王土一丘相逢好大笑除此總雲浮

和裴傑秀才新櫻桃

新果真瓊液未應宴紫欄圓疑霧龍頷色已奪雞冠遠火微微辨繁星歷歷看茂先知味好曼倩恨偷難忍用烹騂酪從將翫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

送牛相公出鎮襄州

盛時常注意南雍暫分茅紫殿辭明主嚴廊別舊交危幢侵碧霧寒旆拂紅旄德業懸秦鏡威聲隱楚郊拜塵先灑淚成厦昔容巢遥仰沈碑會鴛鴦玉珮敲

五言律

夜雨

九月三十日雨聲如別秋無端滿階葉共白幾人頭點滴侵寒夢蕭騷著淡愁漁歌聽不唱篛濕掉迴舟

愁

聚散竟無形迴腸自結成古今留不得離別又潛生降將軍思窮秋遠客情何人更憔悴落第泣秦京

秋岸

河岸微退落柳影漸一作微疎船上聽呼稗堤南趁漉魚數帆旗去疾一艇箭回初曾入相思夢因憑附遠書

春思

豈君心的的嗟我淚涓涓縣羽啼來久錦鱗書未傳獸爐凝冷艷羅幙蔽晴烟自是求佳夢何須訝畫眠

偶題

勞勞千里身襟袂滿行塵深夜懸雙淚短亭思遠人蒼江程未息黑水夢何頻明月輕橈去唯應釣赤鱗

其二

有恨秋來極無端別後知夜闌終耿耿明發竟遲遲信已憑鴻去歸唯與燕期只應明月見千里兩相思

題劉秀才

數莖幽玉色曉夕翠烟分聲破寒窗夢根穿綠蘚紋漸籠當檻日欲礙入簾雲不是山陰客何人愛此君

將出關宿層峰驛寄李諫議

孤驛在重阻雲根掩柴扉數聲暮禽切萬壑秋意歸心馳碧泉澗目斷青瑣闈明日武關外夢魂勞遠飛

送王十秀才褒中因寄尚書

關下經年別人間兩地情壇場新漢將烟月古隋城雁去梁山遠雲高楚岫明君家荷藕好緘恨寄遥程

送劉三復郎中赴闕

橫溪辭寂寞金馬去追遊好是鴛鴦侶正逢霄漢秋玉珂聲瑣瑣錦帳夢悠悠微笑知今是因風謝釣舟

寢夜

蛩唱如波咽更深似水寒露華驚敝褐燈影掛塵冠故國初離夢前溪更下灘紛紛臺髮事多少宦遊難

歙州盧中丞見惠名醞

誰憐賤子啓窮途太守封來酒一壺攻破是非渾似夢削平身世有如無醺醺若借袛康嬾兀兀仍添甯武愚猶念悲秋更分賜夾溪紅蓼映風蒲

冬至日遇京使發寄舍弟

遠信初逢雙鯉去他鄉正遇一陽生蕳前豈解愁家國葦下唯能憶弟兄旅館夜憂姜被冷暮江寒覺晏裘輕竹門風過還惆悵疑是松窗雪打聲

洛下送張曼容赴上黨名

歌闋罇殘恨起倫憑君不用設離筵未趨雉尾隨元老且驀羊腸過少年七葉漢貂真客近一枝詵桂亦徒然羽書正急徵兵地須遣頭風處處痊

宣州留贈

紅鉛濕盡半羅裙洞府人間手欲分滿面風流雖似玉

四年夫壻恰如雲當春離恨杯長滿倚柱關情日漸曛
為報眼波須穩當五陵遊客莫知聞

殘春獨來南亭因寄張祐

煖雲如粉草如茵獨步長堤不見人一嶺桃花紅錦艷
半溪山水碧蘿新高枝百舌猶欺鳥帶葉梨花獨送春
仲蔚欲知何處在苦吟林下拂詩塵

奉和僕射白相公春澤稍懲聖君軫慮嘉雪忽降

品彙昭蘇即事書懷

飄來鷄樹鳳池邊漸壓瓊枝凍碧連銀闕雙高銀漢裏
玉山橫列玉墀前昭陽殿下風迴急承露盤中月彩圓
上相抽毫歌帝德一篇風雅美豐年

見穆三十中庭海榴花謝

矜紅掩素似多才不待櫻桃不逐梅春到未曾逢宴賞
雨餘爭解免低徊巧窮南國千般艷趁得東風二月開
堪恨王孫浪遊去落英狼藉始歸来

宿長慶寺

南行步步遠浮塵更近青山作夜鄰高鐸數聲秋撼玉
霽河千里曉橫銀紅渠影落前池淨綠稻香來野逕頻
終日官閒無一事不妨長醉是游人

盧秀才將出王屋高步名場江南相逢贈別

王屋山人有古文欲攀青桂弄氛氳將攜健筆干明主
莫向山壇問白雲馳逐寧教爭處讓是非偏忌衆中分
交遊話我憑君道除却鱸魚更不聞

送弟顗赴潤州幕

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門欄不覺深直道事人男子業
異鄉加飯弟兄心還須整理韋弦佩莫獨矜誇玳瑁簪
若去上元懷古調謝安墳下與沈吟

寄李玼尚書

累代功勳照世光奚胡聞道死心降書功筆禿三千管
領節門排十六雙先揖耿弇聲寂寂今看黃霸事樅樅
時人欲識胸襟否彭蠡秋連萬里江

登九峰樓

晴江灩灩含淺沙高低遠郭滯秋花牛酒漁笛山月上
鷺渚鷗梁溪日斜為郡異鄉徒泥酒杜陵芳草豈無家
白頭搔殺倚柱遍歸棹何時聞軋鴉

悲吳王城

二月春色江上來水清波動碎樓臺吳王宮殿柳含翠
蘇小宅房花正開解舞細腰何處往能歌婉女逐誰迴
千秋萬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作灰

閨情

梧桐葉落雁初歸迢遞無因寄遠衣月照石泉金點冷
鳳酣簫管玉聲微佳人力杵秋風外蕩子從征夢寐希
遥望戍樓天欲曉滿城鼙鼓白雲飛

寄沈褒秀才

晴河萬里色如刀處處浮雲卧碧桃仙桂茂時金鏡曉
洛波飛處玉容高雄如寶劍冲牛斗麗似鴛鴦養羽毛
他日憶君何處望九天香滿碧蕭騷

和宣州沈大夫登北樓書懷

有客誰人肯夜過獨憐風景奈愁何邊鴻怨處迷霜久
庭樹空來見月多故國杳無千里信絲弦時伴一聲歌
馳心祇待城烏曉幾對虛簷望白河

五言排律

代人作

樓高春日早屏東麝烟堆盼疑魂別依稀夢雨來綠
鬟羞妥麼紅頰思天偎鬬草憐香惠簪花間雪梅戍遼
雖咽切遊蜀亦逶迴錦字梭懸壁琴心月滿臺笑筵凝

貝啓眠箔曉珠開臘破征車動袍襟對淚裁

五言絶句

別沈處士

舊事參差夢新程迤邐秋故人如見憶時到寺東樓

歸家

稚子牽衣問歸來何太遲共誰爭歲月贏得鬢邊絲

龍丘途中

漢苑殘花別吳江盛夏來惟看萬樹合不見一枝開

其二

水色饒湘浦灘聲怯建溪淚流迴月上可得更猿啼

七言絶句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二月花

書懷

滿眼青山未得過鏡中無那鬢絲何祇言旋老轉無事

欲到中年事更多

斑竹簞

血染斑斑成錦紋昔年遺恨至今存分明知是湘妃泣

何忍將身卧淚痕

和惲秀才落花

共惜流年留不得且環流水醉流杯無情紅艷年年盛

不恨凋零却恨開

倡樓戲贈

細柳橋邊深半春綃衣簫裏動香塵無端有寄閒消息

背插金釵笑向人

寄題宣州開元寺

松寺曾同一鶴棲夜深臺殿月高低何人為倚東樓柱

正是千山雪漲溪

雨

連雲接塞添迢遞幕侵燈送寂寥一夜不眠孤客耳

主人窗外有芭蕉

醉贈薛道封

飲酒論文四百刻水分雲陽二三年男兒事業知公有
賣與明君值幾錢

即事

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憶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
綠葉成陰子滿枝

俊池泛舟送王十秀才

相送西郊暮景和青蒼竹外遠寒波為君蘸甲十分飲
應見離心一倍多

重送王十

分袂還應立馬看向來離思始知難雁飛不見行塵滅
景下山遥極目寒

洛陽秋夕

泠泠寒水帶霜風更在天橋夜景中清禁漏閒烟樹寂
月輪移在上陽宮

贈徼騎

已落雙鵰血尚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雁
恐有家書寄遠人

懷吳中馮秀才

長洲苑外草蕭蕭却算遊程歲月遥唯有別時今不忘
暮烟秋雨過楓橋

紫薇花

曉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園中最上春桃李無言又何在
向風偏笑艷陽人

醒後呈崔大夫

謝傅秋涼閉管弦徒教賤子侍華筵溪頭正雨歸不得
辜負南窗一覺眠

入關

東西南北數衢通曾取江西徑過東今日更尋南去路
未秋應有北歸鴻

宮詞

蟬翼輕綃傳體紅玉膚如醉向春風深宮鎖閉猶疑惑

更取丹砂試守宮

其二

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趨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鎖合
月明花落又黃昏

月

三十六宮秋夜深昭陽歌斷信沈沈唯應獨伴陳皇后
照見長門望幸心

宣州開元寺南樓

小樓纔受一床橫終日看山酒滿傾可惜和風夜來雨
醉中虛度打窗聲

贈終南僧

北闕南山是故鄉兩枝仙桂一時芳休公都不知名姓
始覺禪門氣味長

秋感

金風萬里思何盡玉樹一窗秋影寒獨掩此門明月下
淚流香袂倚闌干

贈漁父

蘆花深澤靜垂綸月夕烟朝幾十春自說孤舟寒水畔
不曾逢著獨醒人

遣悽

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青樓薄倖名

對花微疾不飲呈坐中諸公

花前雖病亦提壺數調持觴興有無盡日臨風羨人醉

雪香空伴白髭鬚

酬王秀才桃花園具寄

桃滿西園淑景摧幾多紅艷淺深開此花不逐溪流出
晉客無因入洞來

早春題真上人院生元寶初

清羸已近百年身古寺風烟又一春寰海自成戎馬地
惟師曾是太平人

閒角

曉樓烟檻出雲霄景下林塘已寂寥城角為秋悲更遠
護霜雲破海天遥

秋夕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凉如水
坐看牽牛織女星

瑶瑟

玉仙瑶瑟夜珊珊月過樓西桂燭殘風景人間不如此
動摇湘水徹明寒

有感

宛溪垂柳最長枝曾被春風盡日吹不堪攀折猶堪看
陌上少年來自遲

望少華

身隨白日看將老心與青雲自有期今對晴峰無十里
世緣多累暗生悲

其二

文字波中去不還物情初與是非閒時名竟是無端事
蓋對靈山道愛山

其三

眼看雲鶴不相隨何日塵中事作為好伴羽人深洞去
月前秋去玉參差

寄東塔僧

初月微明漏白烟碧松梢外掛青天西風靜起傳深業
應送愁吟入夜蟬

送故人歸山

三清洞裏無端別又拂塵衣欲卧雲看著掛冠迷處所
北山蘿月在移文

南陵道中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動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
誰家紅袖倚江樓

和令狐侍御賞蕙草

尋常詩思巧如春又喜幽亭蕙草新本是馨香比君子
遠擱今更為何人

三川驛覽座主舍人留題
舊跡依然已十秋雪山當面照銀鉤慷恩淚盡霜天曉
一斤餘霞映驛樓

長安雪後
秦陵漢苑參差雪北闕南山次第春車馬滿城原上去
豈知惆悵有閒人

華清宮
零葉翻紅萬樹霜玉蓮開蘂暖泉香行雲不下朝元閣

飛烟閒遠望春臺

歲日朝回口號
一曲淋鈴淚數行

許秀才至辱李潞州問斷酒之情因寄
有客南來話所思故人遥枉醉中詩暫因微疾須防酒
不是歡情減舊時

冬日題智門寺北樓
滿懷多思是恩酬未見功名已白頭不為尋山試筋力
豈能寒上背雲樓

題水口草市
倚溪侵嶺多高樹誇酒書旗有小樓驚起鴛鴦豈無恨
一雙飛去却回頭

登澧州驛樓寄京兆帝尹 尹曾典此郡
一話滄陽舊使君郡人回首望青雲政聲長與江聲在
自到津樓日夜聞

長安晴望
翠屏山對鳳城開碧落搖光霽後來迴識六龍巡幸處
飛烟閒遠望春臺

歲日朝回口號
星河猶在整朝衣遠望天門再拜歸笑向春風初五十
敢言知命且知非

十九兄郡樓有宴病不赴
十二層樓敞畫簷連雲歌盡草纖纖空堂病怯階前月
燕子嗔垂一竹簾

江南送左師
江南為客正悲秋更送吾師古渡頭惆悵不同塵土別

水雲蹤跡去悠悠
隋苑或刻定子注定子牛相小青
紅霞一抹廣陵春定子當年睡臉新却笑丘墟隋煬帝
破家亡國為誰人
咏機
細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
笑把花前出畫裙
聯句
同趙廿二訪張明府郊居
陶潛官罷酒併空門掩楊花一夜風牧古調詩吟山色
裏無弦琴在月明中瑕遠簷高樹宜幽鳥出岫孤雲逐
晚虹牧別後東籬數枝菊不知開醉與誰同瑕

樊川外集

樊川別集序

集賢校理裴延翰編次牧之文號樊川集二十卷中有詩二百六十九首且言牧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攈焚之纔屬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於世者多矣舊傳集外詩者又三十九首家家有之予往年於棠郊槐處士野家得牧詩九首近汶上盧納處又得四十一篇皆二集所逸者其後池泛舟宴送王十秀才詩乃外集所無取以編次作一卷俟有所得更益之熙寧六年三月一日杜陵田槩序

樊川別集　唐杜牧撰

五言律

漁父

白髮滄浪上全忘是與非秋潭垂釣去夜月叩船歸煙影侵蘆岸潮痕在竹扉終年狎鷗鳥來去且無機

逢故人

故交相見稀相見倍依依塵路事不盡雲巖閒好歸投人銷壯志徇俗變真機又落他鄉淚風前一滿衣

春日寄許渾先輩

薊北雁初去湘南春又歸水流滄海急人到白頭稀塞路盡何處我愁當落暉終須接鴛鷺霄漢共高飛

經闔閭城

遺踪委芳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人何處終年水自流孤煙村戍遠亂雨海門秋吟罷獨歸去煙雲盡慘愁

別懷

相別徒成泣經過總是空勞生慣離別夜夢苦西東去路三湘浪歸程一片風他年寄消息書在鯉魚中

長安夜月

寒光垂靜夜浩彩滿重城萬國盡分照誰家無此名古槐疎影薄仙桂動秋聲獨有長門裏蛾眉對曉晴

杜鵑

杜宇竟何冤年年叫蜀門至今銜積恨終古弔殘魂芳草迷腸結紅花染血痕山川盡春色嗚咽復誰論

貽友

自是東西客逢人又送人不應相見老祇是別離頻度日還知暮平生未識春儻無還谷分歸去養天真

并州道中

行役我方倦苦吟誰復聞成樓春帶雪邊角暮吹雲極目無人跡回頭送鴈羣如何遣公子高臥醉醺醺

秋夢

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

聞蟬

火雲初似滅曉角欲微清故國行千里新蟬忽數聲時行仍髣髴度日更分明不敢頻傾耳唯憂白髮生

逢友

年年不相見相見却成悲教我淚如霰唯君髮似絲正傷攜手處況值落花時莫惜今朝醉人間忽忽期

旅宿

旅館無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燈思舊事斷鴈警秋眠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湘江好煙月門繫釣魚船

春懷

年光何太急倏忽又青春明月誰家主江山暗換人罥花潛運老榮樂漸成塵遥憶朱門柳別離應更頻

雲

東西那有礙出處豈虛心曉入洞庭濶暮歸巫峽深渡江隨鳥影擁樹隔猿吟莫隱高唐去枯苗待作霖

別鶴

分飛共所從六翮勢催風聲斷碧雲外影孤明月中青田歸路遠丹桂舊巢空矯翼知何處天涯不可窮

書事

自笑是紅塵流年舊復新東風半夜雨南國萬家春失計拋漁艇何門化涸鱗是誰添歲月老却暗投人

早秋客舍

風吹一片葉萬物已驚秋獨夜他鄉淚年年為客愁別離何處盡搖落幾時休不及磻溪叟身閒長自由

旅情

窗虛枕簟凉寢倦憶瀟湘山色幾時老人心終日忙松風半夜雨簫月滿堂霜匹馬好歸去江頭橘正香

秋日偶題

荷花無柳葉彼此不勝秋玉露滴初泣金風吹更愁綠眉甘葉墜紅臉恨飄流歎息是遊子少年還白頭

曉望

獨起望山色水雞鳴蓼洲房星隨月曉楚木向雲秋曲渚疑江盡平沙似浪浮秦原在何處澤國碧悠悠

秋晚江上遣懷

孤舟天際外去路望中賒貧病遠行客夢魂多在家蟬吟秋色樹鴻噪夕陽沙不擬徹雙鬢他方攬歲華

送友人

十載名無利人皆與命爭青春望不住白髮自然生夜雨滴鄉思秋風從別情都門五十里馳馬逐雞聲

晚泊

帆濕去悠悠停橈宿渡頭亂烟迷野岸獨鳥出中流蓬雨延鄉夢江風阻暮秋儻無身外事甘老向扁舟

憶歸

新城非故里終日想柴扉無罷花還落愁來酒欲醒何人初髮白幾處亂山青遠憶湘江上漁歌對月聽

書情

誰家洛浦神十四五來人媚髮輕垂額香衫軟着身摘蓮紅袖濕窺渌翠娥頻飛鵲徒來往平陽公主親

山寺

峭壁引行徑截溪開石門泉飛濺虛檻雲起漲河軒閒水看來路疎籬見定猿未聞難久住歸去復何言

早行

垂鞭信馬行數里未雞鳴林下帶殘夢葉飛時忽驚霜凝孤鶴迥月曉遠山橫僮僕休辭憊時平路復平

七言律

後池泛舟送王十秀才

城日晚悠悠絃歌在碧流夕風飄度曲煙嶼隱行舟問拍疑新令憐香占綵毬當筵雖一醉寧復緩離愁

酬許十三秀才兼依來韻

多為裁詩步竹軒有時凝思過朝昏篇成敢道慳金璞吟苦唯應似嶺猿迷興每慙花月夕寄愁長在別離魂煩君把卷侵寒燭麗句時傳畫戟門

五言絶句

江樓

獨酌芳春酒登樓已半醺誰驚一行鴈衝斷過江雲

驕驄坂

荆州一萬里不如崩易度仰首望飛鳴伊人何異趣

七言絶句

金谷園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墮樓人

邊上聞胡笳

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烟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曾禁十九年

其二

海路無塵邊草新榮枯不見綠楊春白沙日暮愁雲起獨感離鄉萬里人

其三

胡雛吹笛上高臺寒鴈驚飛去不迴盡日春風吹不散只應分付客愁來

隋宮春

龍舟東下事成空蔓草淒淒滿故宮亡國亡家為顏色露桃猶自恨東風

寓言

暖風遲日柳初含顧影看身又自慙何事明朝獨惆悵杏花時節在江南

猿

月白煙青水暗流孤猿銜恨叫中秋三聲欲斷疑腸斷纔是少年須白頭

懷歸

塵埃終日滿窗前水態雲容思浩然爭得便歸湘浦去却持竿上釣魚船

邊上晚秋

黑山南面更無州馬放平沙夜不收風送孤城臨晚角

一聲聲入客心愁

傷友人悼吹簫妓

玉簫聲斷沒流年滿目春愁隴樹煙艷質已隨雲雨散
鳳樓空鎖月明天

訪許顏

門近寒溪窗近山枕山流水日潺潺長嫌世上浮雲客
老向塵中不解顏

洛中

柳動晴風拂路塵年年宮闕鎖濃春一從翠輦無巡幸
老却蛾眉幾許人

其二

風吹柳帶摇晴緑蝶遶花枝戀暖香多把芳菲泛春酒
直教愁色對愁腸

遊邊

黄沙連海路無塵邊草長枯不見春日暮拂雲堆下過
馬前逢著射鵰人

大夢上人自廬峰回

行脚尋常到寺稀一枝藜杖一禪衣開門滿院空秋色
新向廬峰過夏歸

春日古道傍作

萬古榮華旦暮齊樓臺春盡草萋萋君看陌上何人墓
旋化紅塵送馬蹄

青塚

青塚前頭隴水流燕山山上暮雲秋蛾眉一墜窮泉路
夜夜孤魂月下愁

重登科

星漢離宮月出輪滿街含笑綺羅春花前每被青娥問
何事重來只一人

偶呈鄭先輩

不語亭亭儼薄粧畫裙雙鳳鬱金香西京才子旁看取
可似喬家那窈娘

子規

蜀地曾聞子規鳥宣城又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樊川別集

謹案卷二十第九頁後五行岳州灞陵尉按唐志岳州無灞陵有巴陵必因篇首及下文而誤今改外集第五頁前三行題劉秀才按此詩係咏竹題下疑有闕文

第十五頁前一行更取丹砂試守宮刊本守作辞據爾雅注改

第二十一頁前二行隋苑按此詩又見李義山集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吳鑄

缺　页

李義山詩集注

〔唐〕李商隱撰　〔清〕朱鶴齡注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李義山詩集注卷一上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李義山詩集注

提要

臣等謹案李義山詩集三卷

國朝朱鶴齡注鶴齡字長孺吳江人李商隱詩舊無注本故元好問論詩絶句有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之語明末釋道源始為作注王士正論詩絶句所謂獺祭曾驚博奥殫一篇錦瑟解人難千秋毛鄭功臣在尚有殫天釋道安者即為道源是注作也然其書徵引雖繁實冗襍要多不得古人之意鶴齡刪取其什一補輯其什九以成此注一掃諸家穿鑿附會之說繁簡頗為得當故後來注商隱集者如程夢星姚培謙諸家大抵以鶴齡為藍本惟商隱以婚於王茂元之故為令狐綯所擠淪落終身特文士輕於去

就苟且目前之常態鶴齡必以為茂元賞李德裕綯父子賞牛僧孺商隱之從茂元為擇木之智渙丘之公然則令狐楚方盛之時何以從之受學令狐綯見讐之後何以又屢啟陳情新舊唐書班班具在鶴齡所論未免為回護之詞至謂其詩寄托深微多寓忠憤不同於溫庭筠段成式綺靡香艷之詞則所見特深為從來論者所未及所作詩譜排比時事與其詩互相參證亦頗有條理惟於乙卯丙辰年有感二首詠文宗甘露之變者引錢龍惕箋以李訓鄭注為奉天討死國難則觸於明末黨禍有激而言與詩中如何本初輩自取屈覺誅臨危對盧植始悔用龐葱諸句顯相背繆殊失商隱之本旨又重有感一首所謂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者竟以稱兵犯闕望劉從諫所見至為乖剌鶴齡又引龍惕之語附和其說不加駁正亦未免昧於事理然如據房中曲定錦瑟為悼亡於無題諸作注家所歧歧而爭者亦關所不知不主曲說其推陷廊清之功固超出諸家之上矣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李義山詩集注原序

申丙之歲予箋杜詩於吾吳琴川之紅豆莊既卒業主人謂予曰玉溪生詩沈博絶麗王介甫稱為善學老杜惜從前未有為之注者元遺山云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子何不併成之以嘉惠來學予因繙覈新舊唐書本傳以及箋啓序狀諸作所載於英華文粹者反覆參考乃喟然嘆曰嗟乎義山蓋負才傲兀抑塞於鈎黨之禍而傳所云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者非其實也夫令狐綯之惡義山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也其惡茂元鄭亞以其為贊皇所善也贊皇入相薦自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翹楚綯安得以私恩之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為之用乎綯特以仇怨贊皇惡及其黨因併惡其黨贊皇之黨者非真有憾於義山也太牢與正士為讐綯父楚比太牢而深結李宗閔楊嗣復綯之繼父深險尤甚會昌中贊皇擢綯臺閣一旦失勢綯與不逞之徒竭力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離為死黨乎義山之就王鄭未必非擇木之智渙丘之公此而目為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則必將朋比奸邪擅朝亂政如八關十六子之所為而後謂之非偷合非無行乎且吾觀其活獄弘農則忤廉察題詩九日則忤政府於劉蕡之斥則抱痛亟咸於乙卯之變則銜寃晉石太和東討懷積骸成莽之悲党項興師有窮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士為不經警色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紆激切直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嗤摘之者也或曰義山之詩半及閨闥讀者與玉臺香奩例稱荆公以為善學老杜何居予曰男女之情通於君臣朋友國風之蟋蟀首蛾眉雲髮瓠齒其辭甚褻聖人顧有取焉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為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於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于婉孌結深怨於蹇修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後閹人暴橫黨禍蔓

延義山阨塞當塗沈淪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計莫若瑤臺瑣宇歌筵舞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已自下箋解矣吾故曰義山之詩乃風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于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豈徒以徵事奥博擷采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時哉學者不察本末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即愛其詩者亦不過以為帷房睠媟之詞而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予故博考時事推求至隱因箋成而發之以復於主人且以為世之讀義山集者告焉順治己亥二月朔朱鶴齡書於猗蘭堂

李義山詩集注卷一上

吳江朱鶴齡注

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絃 周禮樂器圖雅瑟二十三絃頌瑟二十五絃飾以寶玉者曰寶瑟繪文如錦曰錦瑟漢書郊祀志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或曰呂氏春秋云朱襄氏作五絃瑟以承陰氣以定羣生蟋蟀乃拊五絃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舜立乃益八絃以為二十三絃與下思華年相應一云五十絃當倒其文為十五絃之瑟此詩五十絃疑作廿五正用素女事廿人汁切音入古

一絃一柱思華年 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望帝春心託杜鵑 水經注來敏本蜀論望帝者杜宇也從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為宇妻遂王於蜀號曰望帝蜀王本紀望帝使鱉靈治水與其妻通慚愧且以德薄不及鱉靈乃委國授之望帝去時子規方鳴故蜀人悲子規鳴而思望帝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滄海月明珠有淚 文選注月滿則珠全月虧則珠闕郭憲別國洞冥記咏勒國在日南其人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鮫人之宮得淚珠則鮫人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博物志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織其眼泣則能出珠藍田日暖玉生烟 長安志藍田山在長安縣東南三十里其山產玉亦名玉山搜神記揚公雍伯家無終山有人

興石子一斗令種之時時往視見玉生石上人莫知也北平徐氏有女公試求之要以白璧一雙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遂以女妻之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按義山房中曲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此詩寓意器同是以錦瑟起興非專賦錦瑟也綱素雜記引宋坡適怨清和之說吾不謂然恐是偽託耳劉貢父詩話云錦瑟當時貴人愛姬之名或遂實以令狐楚青衣說之未知孰是

重過聖女祠水經注武都泰岡山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像狀婦人之容其形赤下白世名之曰聖女神福應愆違方俗是祷按武都今漢中府略陽縣地靈寶本元經四人天外曰三清境玉

白石巖扉碧蘚滋上清淪謫得歸遲

清太清上清亦名三天太真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

道玉宸君居之一春夢雨常飄瓦夢歌東風飄兮神靈雨盡日

靈風不滿旗陶貞白真誥英王夫人歌阿母延軒觀朗嘯躡靈風道源注雲笈七籤靈風揚音緣津

蓼綠華來無定所真誥女子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顏色絶整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十一月夜降於羊權家自此往來一月之中輒六過其家授權尸解藥亦隱景化去

形而杜蘭香去未移時墉城仙録杜蘭香者有漁父於湘江之岸見啼聲四顧無人惟一二歲女子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殊瑩天人也忽有青童自空下集其家攜女去臨升天謂漁父曰我仙女也有過謫人間今去矣其後降於洞庭包山張碩家授神記漢時有杜蘭香者自稱南康人氏

以建業四年春數詣張碩言本為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

玉郎會此通仙籍真誥北元中玄道君太保玉郎李靈飛之小妹道源注雲笈七籤登命九天司命侍仙玉郎閒紫陽玉笈雲錦囊出九天生神玉章

憶向天階問紫芝茅君內傳句曲山有神芝五種其三色紫形如蓉葉光明洞微服之拜為太清龍虎仙君

寄羅劭興一作興

棠棣黃花發棠棣疑即唐棣本草不言花黃候

忘憂碧葉齊博物志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人閒微病酒燕重遠無泥混沌何由鑿莊子鑿七日而混沌死

青宜未有梯楚詞據青宜雲也謝朓詩共登青雲梯

高陽舊徒

侶史記酈生叱使者曰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

時復一相攜

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翫月因戲贈唐書令狐楚之子綯字子直

楚之子大中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平陽男初學記中書省在右因謂中書為右曹又稱西掖

昨夜玉輪明一作門誤○李賀詩玉輪軋露濕團光

于叔中夜坐於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歎以為佳謝景重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玉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

落金墜廣韻量日月旁氣也漢武故事帝作金墜樂王杯承雲表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西都賦擢雙

獲太清耶涼波衝碧瓦劉駰驗詩縹碧以為瓦

曉暈

奉并風絃漢殿箏杜甫詩風箏吟玉柱丹鉛録古人殿閣簷牙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叶宮商幾時緜竹頌擬薦子虛名漢書緜竹縣屬廣漢郡緜竹縣岩山揚雄甘泉賦序孝成帝時客有薦雄大似相如者劉歆書云先作緜蔡夢弼杜注緜竹産漢雄似相如者劉注雄嘗作綿竹頌成帝時直宿郎揚莊誦此文帝曰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揚子雲帝即召見拜黃門侍郎按王俾頌階閭銘及成都四隅銘蜀人揚莊為郎誦之於成帝帝以為似相如後又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不及緜竹頌劉注云云不知何本五臣注極為東坡所譏然間有可采者如此事義山亦引用之矣

崔處士

真人塞其內夫子入於機莊子萬物出乎機入乎機未肯投竿起惟歡負米歸家語昔者由也為親百里負米無下足盡履地堂上老萊衣列士傳老萊子行年七十作嬰兒娛親著五采斑爛衣讀遍先賢傳如君事者稀

自喜

自喜蝸牛舍古今注蝸牛陵螺也野人為圓舍如其殼曰蝸舍攜志焦先自作一蝸牛廬淨掃其中無容燕子巢綠筠遺粉籜韻會筠竹青皮白居易詩筠粉汗新衣紅藥綻香苞謝朓詩紅藥當階翻虎過遙知穽魚來且佐庖慢行成酩酊鄰壁有松醪本草松葉松節松膠皆可為酒能已疾裴矩傳奇酒名松醪春

題僧壁

捨生求道有前蹤乞腦剜身結願重道源注知玄三昧檀捨頭目髓腦如棄涕唾報恩經有婆羅門往乞其頭王許之婆羅門尋斷王頭持還本國又轉輪聖王為求佛法有一婆羅門言若能就王身上剜作千瘡灌滿膏油安施燈炷燃以供養者我當為汝解說佛法大去便應欺衆顆陳藏器本草舊說松脂入地千年化為琥珀今燒中藏世界即此句義小來無可隱針鋒道源注維摩經如持一針鋒舉一粟粟而無所妨涅槃經尖頭針鋒受無量衆蚌胎未一作永滿思新桂舊松陳藏器本草舊說松脂入地千年化為琥珀今燒有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李賀詩新桂如蛾眉琥珀初成憶呂氏春秋月望則蚌蛤實虧陰盈月晦則蚌蛤虛虧陰即未來過去之喻缺吳都賦蚌蛤珠胎與月虧全書卷一上　五

霜月

初聞征雁已無蟬百尺樓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玄圃陽雜俎貝多出摩伽陀國西土用以寫經長六七寸經冬不凋齊民要術嵩山記云嵩高寺中忽有貝多一年三花翻譯名義集貝多形如此方樗惟樹即貝多也一年三十尺花如黃米子西域記云南印度那補羅國北不遠有多羅樹林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無不采用脫若經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三生同聽一樓鐘道源註過未現為三生

英華淮南子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高誘注青女青腰玉女主霜雪也謝莊月賦集素娥於后作奈冷庭注嫦娥竊藥奔月月色白故曰素娥月中霜裏闢嬋娟

異俗二首 原注時從事嶺南○本傳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為觀察判官撿校水部員外郎

鬼瘧朝朝避後漢禮儀志注嶺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窴退錄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則避瘧之說自唐已然春寒夜夜添未驚

雷破柱世說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柱衣服焦熒神色無變不報水齊簷

虎箭侵膚毒桂海虞衡志蠻箭以毒藥濡箭中者立死藥以蛇毒草為之魚鉤刺骨

鈲嶺表志鱷魚大如船牙如鋸齒尾有三鉤極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鳥言成諜訴一作詐

韓愈大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北山豺文牒訴佐認裝其懷注牒文牒也訴告也多是恨彤幨

一作襜○周禮巾車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以幃障車旁如裳為容飾其上有蓋四旁垂而下謂之幨蔽原皂蓋分輝彤幨昭彩

戶盡懸秦網地理志桂林郡本秦置網罟之利開於秦故曰秦網家多事越巫漢郊祀志命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未曾容獺祭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只是縱猪都酉陽雜俎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人家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猪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為鳥都在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

行李踰南極旬時到舊鄉楚芝應徧紫十道志商洛山在商州東南九十里亦名楚山高士傳四皓避秦入商洛山作歌曰曄曄紫芝可以療饑鄧橘未全黃唐書地理志鄧州南陽郡屬山南東道王維詩注鄧橘擬鄧橘

春雨外急旗高社酒香廣韻青帘謂之酒旗張載酒賦擬酒旗於玄象白居易詩青旗沽酒趁梨花故山歸夢喜先入讀書堂

商於唐書商州上洛郡屬關內道即古商於地

朝雨露歸路有秋光背塢猿收果投巖麝退香埤雅麝絕愛其香為人追逐即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建領真得勢漢書高帝紀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領水也橫戟豈能當割地張儀詐史記張儀說楚能閉關絕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果絕齊求地儀與六里謀身綺季長三輔舊事漢惠帝為四皓立碑一曰

國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甪里先生清渠州外月黃葉廟前霜今日看雲意依依入帝鄉

和孫朴韋蟾孔雀詠唐詩紀事韋蟾字隱珪下杜人表微之子大中七年進士為徐商掌書記咸通末官尚書左丞○按義山樊南乙集序云大中二年自挂府歸為盩厔尉與孫朴韋嶠同官詩當作於是時

此去三梁遠三梁在挂管本集為鄭亞桂州謝上表三梁路阻九嶷山遥今來萬里攜西施因網得杜牧之詩西子去嘗疑之別無所據揚慎曰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今隨人遂云范蠡將西子去嘗疑之別無所據揚慎曰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今隨

鴟夷以終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盛以鴟夷以終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忠一按西施有力焉今沈之江所以報子胥之忠一按西施沈江事容有之但此云西施因網得不言初得他詩又云莫將越容千絲網網得西施別贈人皆言初得西施非吳亡後事也其故實未詳疑出小說家今逸之耳秦客被花迷秦客未詳集內無題詩豈知一夜秦樓客偷看吳王苑內花疑即此秦客可在青鸚鵡山海經黃山有鳥焉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南方炅炅物志鸚鵡有三種一種青大如烏鴉一種白大如鴝鵒一種五色大於青者交州巴南盡有之非關碧野雞漢郊祀志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若雄雄其聲殷殷云野雞之其神從東方來若雄雄其聲殷殷云野雞皆鳴入云宣帝時或言金馬碧雞之神可禮祭而致於是遣王褒持節求焉○言孔雀如青鸚鵡之可玩非若碧野雞之形約眉憐翠羽登徒子好色賦眉如翠羽刮目一作想金篦涅槃經有盲人詣良醫良醫即以金篦刮其眼膜癰氣籠飛遠蠻花向坐低漢書西南夷曰滇池出孔雀是志云孔雀尾多變色有金翠始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夢相榮衰杜甫詩翠尾金花不辭辱輕於趙皇后西京雜記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皆有態名曰歸人上服曰裆廣音圭○裆名婦人上服曰裆廣雅長襦也沈約詩先表繡裆香屏風臨燭釦飾器口說文釦金帖飛燕體輕能為掌上舞貴極楚懸黎戰國策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杜氏通典漢置西域都護唐永徽中始於邊方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護府佳人炫繡裆海錄碎事金捍撥在琵琶面上當絃或以金塗為飾所以捍護其撥也說文靡如小麋臍有香舊思牽詞花落紙擁吏雪成泥愛堪通夢寐畫得不端倪地錦排蒼雁津陽門詩錦鳧繡雁相追隨注溫泉湯中縫綴錦繡為鳧雁雲葉陸機雲賦金柯分玉葉散梁簡文帝詩雲開瑪瑙葉新愁待雪泥盧綸送張少府詩判東觀漢記章帝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雉廣志雉角之好者稱雄白雉雄雌其聲殷殷云野雞鼎鄭嵎詩玳簪銀篦鬢欲垂李賀詩玳簪銀篦薄露盤西三輔故事武帝於建章宮立銅柱高二十丈上有仙人掌承露盤妬好休誇舞且少啼顧況詩妬婦有孝曰北地多寒戒之以少啼即于美花鴨詩作意莫先鳴意也紅樓三十級周陽雜俎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也李白詩紫殿紅樓覺春好王建宮詞禁寺紅樓內裏通

穩穩上丹梯謝靈運詩躡步凌丹梯注丹梯陛階也○後四語全是寓意

人欲

人欲天從竟不疑莫言圓蓋便無私劉氏正歷問黃帝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車圓天為蓋秦中久已烏頭白藝文類聚燕丹子曰秦止燕太子丹為質曰烏頭白乃可歸丹仰天歎烏即白頭却是君王未備知

華山題王母祠

蓮華峰下鎖雕梁華山記山巔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此去瑤池地共長穆天子傳天子觴王母於瑤池之上好為麻姑到東海勸栽黃竹

莫栽桑變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於往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為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豹天子傳天子遊黃臺之丘獵於華澤有陰雨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之曰我徂黃竹負罔寒

華清宮唐書天寶六載改驪山溫泉宮曰華清宮治湯為池環山列宮殿

華清恩幸古無倫唐書太真得幸帝呼為娘帝幸華清貴妃與三夫人皆從遶簷墮髻傷悉以能滅周而玄宗不久便歸國是貴妃之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一作氏笑只教天子暫蒙塵言褒姒一笑只教天子暫蒙塵傾城猶在褒姒下也二語深著色荒之戒意最警策

楚澤

夕陽歸路後霜野物聲乾集烏翻漁艇殘虹一作紅拂馬鞍劉楨元抱病劉楨詩余嬰沈痼寓身清濱濱寄數辭官南史虞陳寶應既捐文帝敎章昭達發遣還朝衡陽王出閤手敎用為掌書記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昭戎將軍寄辭以疾王於是命長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安性沖靜有栖遁志大同中閉門稱疾惟以書籍自娛白衿經年卷說文衿衣無絮亦作袗真誥許長史著葛幔單衣白衿李賀詩白衿王郎寄挑菜西來及一作又早寒

蟬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疎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汎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江亭散席循柳路吟歸官舍

春詠敢輕裁銜辭入半杯已遭江映柳更被雪藏梅寡和真徒爾殷憂動即來從詩得何報惟感一作看二毛催

潭州官舍暮棲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湘淚淺淺滋竹色

潭州唐書潭州長沙郡屬江南西道元和郡縣志隋平陳改湘州曰潭州取昭潭為名博物志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淚揮竹竹盡斑楚歌重疊怨蘭叢楚詞九歌稱澧

蘭秋蘭者不一故曰重盛怨蘭叢 陶公戰艦空灘雨 晉陶侃傳劉弘為荆州刺史以侃為江夏太守又加督護使與諸軍并力拒陳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所向必破後討杜弢進克長沙封長沙郡公賈傳承塵破廟風 西京雜記賈誼在長沙鵩鳥集其承塵上也窻宇記賈誼廟在長沙鵩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鵩鳥賦釋名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斷故園人不至松醪一醉與誰同

贈劉司户 贊○唐書劉蕡字去華昌平人太和二年策試賢良蕡切論黃門太横將危宗社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人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令狐楚在鎮興元牛僧孺在襄陽皆辟為從事中人嫉之誣以罪貶柳州司户

江風吹浪動雲根 張協詩雲根臨八極注雲根石也雲觸石而生故曰雲根重碇危檣白日昏 謝脁碇石舟已斷燕鴻初起勢更驚騷客後歸魂漢廷急詔一作名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 帝王世紀黃帝時鳳凰止帝東園或巢於阿閣九辨君之門兮九重道源曰東坡詩九重新掃舊巢痕本此

哭劉司户二首 贊卒於貶所

離居星歲易失望死生分酒奠凝餘桂 楚詞奠桂酒兮揔桂漿冷舊芸 杜甫詩書籤映夕曛魚蠹故藏書臺曰芸臺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曰芸臺 江風吹鴈急

山木帶蟬曛一叫千迴首天高不為聞

有美扶皇運無誰薦直言已為秦逐客復作楚冤魂 原杜甫詩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溢浦應分泒 廬山記江州有青盆山故其城曰溢城浦曰溢浦一統志溢浦在今九江府城西江賦流九泒乎尋陽 荆江有會源并將添恨淚一灑問乾坤

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本傳柳仲郢鎮東川辟為節度判官撿校工部郎中方總戎務興勝覽大散關在梁泉縣為秦蜀要路通志在鳳翔府寶雞縣城南通褒斜大路屬漢中府

劒外從軍遠 劒外劒閣之外也杜甫詩草木變衰行劒外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舊貂襦機

樂遊原 兩京新記漢宣帝樂遊廟一名樂遊苑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北齊二首

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荆棘始堪悲 一作傷 吳越春秋夫差聽讒子胥垂涕曰以曲為直合讒攻忠將滅吳國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小憐玉體橫陳夜 北齊主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綵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頗

得生死一處宋玉諷賦主人之女為巨歌曰內怵惕兮但玉淋揁自陳兮君之旁擇德洪撈嚴合論引司馬相如好色賦曰花容自獻玉體揁陳今此賦不傳或出假託已報周師入晉陽北齊書武平七年十二月周武帝來救晉州齊師大敗帝棄軍先還留安德王延宗等守晉陽帝走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大敗為周師所虜

巧笑知堪敵萬幾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北齊書周師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從之

街西池館杜牧五十四坊及西市多王公貴戚之家

白閣他年別通志紫閣白閣黃閣三峰俱在圭峰東紫閣旭日射之爛然而紫白閣陰森積雪不融黃閣不知所謂三峰相去不甚遠杜甫詩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朱門此夜過晉書嵇游歌南閶朱門北望青樓疎簾留月魄珍簟接煙波太守三刀夢晉書王濬夢懸三刀於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李毅曰三刀為州又益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將軍一箭歌唐詩紀事揚巨源詩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由是知名此詩三刀一箭即用巨源語但下事不詳國租容客旅香熟玉山禾張協七命瓊山之木善曰崙之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飽焰詩遠食玉山禾大

南朝

玄武湖中玉漏催宋書元嘉二十三年築北隄立玄武湖於樂遊苑北導引後河水流入新宮又名練湖徐爰釋問曰本桑泊晉大興三年始創北湖築長隄以蓄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六里餘宋元嘉中有黑龍見因改玄武湖張衡渾天制以玉虬吐漏水以玉壺玉管流珠馬上奔馳行漏雞鳴埭口繡襦迴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故呼為雞鳴埭一統志在青溪西南潮溝之上南史齊武帝數幸琅琊城宮人常從陳書後主製新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江樂等其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二句乃江總詞也不及金蓮步步來齊書東昏侯鑿金為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敵國軍營漂木柹隋書大業帝將伐陳命大作戰船或請密之文帝使投柹於江曰若彼能改吾又何求前朝神廟鎖烟煤陳書後主於郭內大皇寺起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滿宮學士皆顏色陳書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等閣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孔貴嬪居望仙復道往來以宮人表大捨江令當年只費才陳書江總字總持後主授尚書令總為宰輔不親政務侍宴後庭謂之狎客與諸嬪妃及女學士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等為女學士

虜騎胡兵一戰摧萬靈回首賀軒臺藝文類聚山海經曰西王母之山有

戊戌李晟收復京城七月壬子上至自興元

復京虜書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涇原卒擁朱泚叛上如奉天興元元年二月如梁州五月

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梁元帝臨終詩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 天教李令心如日唐興元元年六月加李晟司徒無中書令實封一千戶 可要昭陵石馬來唐書京兆府醴泉縣有九嵕山太宗昭陵在西北六十里唐會要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刻石為常所乘破敵馬六匹於昭陵闕下 安祿山手蹟潼關之戰我軍既敗賊將崔乾祐領白旗引左右馳突入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潛謂是賊不敢逼之須臾見輿乾祐領黃旗軍不勝退而又戰者不一俄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汗流

欽定四庫全書 八

渾河中 唐書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與李晉鋒節度使河中同陝虢等州及管內行營副元帥封咸寧郡王貞元十五年薨

九廟無塵八馬回 八馬駿也 奉天城壘長春苔 唐書奉天縣屬京兆府大明元年分醴泉置 咸陽原上英雄骨半向君家養馬來 漢書金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後以討莽何羅功封秺侯按舊唐書瑊忠勤謹慎功高不伐時論方之金日磾故末語云然

鄠杜馬上念漢書 一云五陵懷古○漢書宣帝紀鄠屬扶風 杜馬上英雄骨半向君家養馬來 漢書金日磾傳 咸陽原上英雄骨半向君家養馬來 尤樂鄠杜之間注杜屬京兆

世上蒼龍種人間武帝孫小來惟射獵興罷得乾坤 漢書宣帝武帝曾孫庶太子孫也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狗上下諸陵周徧三輔黃圖漢有三十六苑羽獵賦迎即皇帝位 渭水天開苑 三輔黃圖漢上林北繞黃山濱渭序武帝廣開上林

而東咸陽地獻原 長安志長安萬年二縣之外有畢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陽原細柳原吳融詩咸陽一火便成原 英靈殊未已丁傅漸華軒 漢書哀帝時帝舅丁傅晏封孔鄉侯說文軒曲輈藩車也

柳

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解有相思苦 道源註梁劉邈折楊柳詩春來誰不思相思君自知 應無不舞時絮飛藏皓蝶帶弱露黃鸝傾國宜通體 北史柳昂傳揚素嘗於朝堂見昂子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猶搖不須風 誰來 英華梁元帝詩柳葉生眉上唐作獨賞眉 太宗柳詩半翠幾眉閒

巴江柳 三巴記閬白二水南流自漢中經始寧城下入涪陵曲折三回如巴字曰巴江 經峽中謂之巴峽

巴江可惜柳柳色綠侵江好向金鑾殿 兩京記大明宮紫宸殿北曰蓬萊殿西龍首山支隴起平地上有殿名金鑾坡五代會要殿因金鑾坡以為名與翰林院相對 移陰入綺牕

咸陽

咸陽宮闕鬱嵯峨六國樓臺鹽綺羅 史記始皇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殿屋複道周閣相通所得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自是當時天 一作秦非帝醉

西京賦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蕃翦諸鵕首薛綜曰大帝天也廣喜志林嘐曰天帝醉秦晉之繆公夢天帝奏鈞天樂時有此嘐事詳史記不關秦一作天非地有山河言暴秦之兼并六國實天帝畀之非以其地有山河之固也

同崔八詣藥山訪融禪師西遊一條雪浪吼巫峽

初祖太和六年入寂融禪師或其後也

共受征南不次恩杜氏通典征南將軍漢光武建武二年置以馮異為之報恩惟是有忘言巖花澗草西林路高僧傳林興慧遠同門遊好遂邀同止刺史担伊以學徒日衆更為遠建東林寺未見高僧只見猿

欽定四庫全書　李義山詩集注　卷一上　十九

聞著明公問哭寄飛卿舊唐書溫庭筠字飛卿大中初應進士累年不第徐商鎮襄陽往依之署為巡官咸通初遷隨縣令卒

昔歎謫銷骨今傷淚滿膺空餘雙玉劒曹植七啟步光光之劒錯以荊山之玉盧思道詩犀渠玉劒良家子劒有雌雄故言雙也無復一壺冰鮑照詩清如玉壺冰江勢翻銀礫一作渙○說文礫小石也梁簡文帝雪詩脫霰飛銀礫天文露玉繩春元命苞玉衡北兩星為玉繩

何因攜庾信同去哭徐陵

聽鼓

城頭疊鼓聲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疊城下暮

秋

桂林 山海經桂林八樹在賁隅東注八桂成林言其大也舊唐書江源多桂不生雜木故

泰時立為桂林郡武德四年置桂州總管經略觀察使治桂州

城窄山將壓 柳宗元記桂州多靈山發地峭陡江流曲折如張組帶然

桂州有湘漓二江荔江陽江 東南通絕域 方輿勝覽桂州東接諸溪南浮瓊崖

高樓 桂海虞衡志靈川興安之間有嚴關湖雷至此輒止大風則度關至桂州城下不復南矣北城舊有樓

接曰雪觀所以考南州也 神護青楓岸 道源注南方草木狀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瘿一名立於貢觀中有引此者

夕過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不以法則能飛去迷異記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老者人形亦呼為靈楓馬龍移白石湫 一統志白石湫在桂林府城北七十里俗名石潭

殊鄉竟何禱 簫鼓不曾休 宋李彭詩八桂堂記民俗鶩信陰陽多尚巫卜病不求醫藥

夜雨寄北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牕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陳後宮

茂苑城如畫 吳都賦帶長洲之茂苑廣世南詩高臺臨茂苑非必吳地始可稱南史宋有

樂遊苑齊起新林芳樂等苑皆在臺城內所謂茂苑城如畫也若吳地記之茂苑其名立於貢觀中有引此者非是

閶門瓦欲流 宋書元嘉十二年新作閶門二門 還依水光殿更起月華樓 陳書後主盛修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徵取百端侵夜鸞開鏡 范泰鸞鳥詩序昔罽賓王結置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睹影悲鳴沖霄一奮而絕 迎冬雉獻裘 晉咸寧起居注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於殿前焚之從臣皆半醉天子正無愁 北齊書後主好彈琵琶自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

屬疾

許靖猶羈宦 蜀志許靖字文休避難走交州與相隨中外同其饑寒後因劉璋招入蜀先主即尊號以靖為司徒 安仁復悼亡 潘岳集有悼亡詩二首 茲辰聊屬疾何日免殊方 秋蝶無端麗寒花只暫芳 更不香多情真命薄容易即迴腸

石榴

榴枝婀娜榴實繁榴膜輕明榴子鮮可羨瑤池碧桃樹 道源注尸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碧桃紫梨碧桃一作碧桃花 明日紅頰一千年

天上參旗過 史天官書參為白虎其西有句曲九星一曰天旗正義曰參旗九星在參西天旗也過即所謂參旗人間燭欲銷誰言整雙履便是隔三橋 三橋三渭橋也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史記索隱今渭橋有三所一在東北高陵邑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古城之口北唐書德宗至自興元李晟戎服謁見於三橋 矣處明日意池潤雨蕭蕭

飲席戲贈同舍

洞中屐響省分攜 長安志道化洞在神禾原鄭駙馬潛居于其有鄭駙馬宅宴洞中詩雁所居 不是花迷客自迷珠樹重行 音杭懈翳翠 山海經三珠樹在厥火國北生赤水上樹如柏葉皆為珠爾雅翠鷸也說文翡赤雀翠青雀 嶽山有天壩城四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王揆十二楚詞注鵾雞似鵠黃白色杜甫詩沙僻鵾雞雖 迴舊藥緣屏 一作緣綠椒綴新香和壁泥 西京雜記溫室以椒塗壁世說石崇以椒為泥塗室 唱盡陽關 一作闕山非闕 無限疊 東坡志林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散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凄斷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聽唱陽關第四聲白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為第五聲餘為第四聲是首句不疊審矣 半

杯松葉凍頗黎 道源注本草松葉六十觔細剉吹咀水四石煮取四斗九升以釀五斗米如常法煮松葉汁浸米并饋飯泥釀封頭七日發飲之得此酒力者甚衆韻會玻瓈寶玉名本草作頗黎云西國寶也 武云是水玉千歲冰為之樂史太白集序白進清平調詞三章太真妃持頗黎七寶杯酌西涼蒲萄酒笑領歌意

西溪

近郭西溪好誰堪共酒壺苦吟防柳惲 梁書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少工篇什為詩曰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融書之齋壁入梁為秘書監終吳興太守 多淚怯楊朱 淮南子楊朱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因封其樹為五大夫漢官儀秦始皇上封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松下注五大夫秦第九爵名 天涯常病意岑寂勝歡娛

憶梅

一軍盡化君子為猿鳴小人為沙蟲寒松揖大夫 漢官儀秦始皇上封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松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漢書注五大夫秦第九爵名 天涯常病意岑寂勝歡娛

憶梅

定定住 一作任 天涯依依向物華寒梅最堪恨常作太年花

贈柳

童臺從掩映 漢書張敞為京兆尹時罷朝會走馬章臺街居人詩有章臺柳 郢路更參差 史記注楚都於郢今江陵縣北紀南城是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東北故郢城是世說桓溫自江陵北征

經金城見少為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感昔人何以堪見說風流極南史此人何以堪之為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枝條狀如絲縷武帝植於靈和殿前嘗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來當婀娜時 魏文帝柳賦桑條婀娜而蛇伸 橋迴行 音抗欲斷隄遠意相隨忍放花如雪 晉伍輯之柳賦揚零花而雪飛 青樓撲酒旗 齊書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白居易楊柳枝詞紅板江橋青酒旗

詠柳

已帶黃金縷 劉禹錫楊柳枝詞千條金縷萬條絲 仍飛白玉花 長時須拂馬窓處少藏鴉 眉細從他斂 柳眉注見前 腰輕莫自斜 杜甫詩隔戶楊柳弱嫋嫋怡似十五女兒腰

婦鬱金堂海燕雙飛玳瑁梁 誰道好偏擬映廬家 沈佺期古意廬家少

北禽

為戀巴江好無辭瘴霧蒸縱能朝杜宇可得值治太聲 蒼鷹石小虛填海 山海經赤帝之女名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化為精衛鳥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 蘆鍤未破殲 淮南子雁銜蘆口以避矰繳矢 來有乾鵲 埤雅鵲取木枝不取墮地枝名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何不向雕陵 莊子莊周遊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來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周執彈而留之

初起

想像咸池日欲光 淮南子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五更鐘後更迴腸三年苦霧巴江水不為離人照屋梁 神女賦翅翅乎如白日初出照屋梁

楚宮 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

複壁交青瑣 漢書注青瑣戶邊刻為連瑣文以青塗之重簾挂紫繩如何一柱觀 消宮故事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於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一統志一柱觀在松滋縣東丘家湖中不礙九枝燈 西京雜記漢高祖入咸陽有青玉五枝燈漢武內傳七月七日王母至帝掃除宮內然九光之燈王筍燈漿詩百花曜九枝 扇薄常規月 班婕妤怨歌行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梁簡文帝如鋪氷肰鐵 李賀詩青山銜月規 劍斜只鋪氷 盬鐵論如畫脂鋪氷費日功 道源注刻氷玉作劍寒髮欽斜玉燕光 歌成猶未唱 秦火入夷陵 史記秦昭襄二十一年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唐書峽州夷陵郡屬山南東道

柳

柳映江潭底有情望中頻遠客心驚巴雷隱隱千山外更作章臺走馬聲

石城

石城誇窈窕 樂府莫愁樂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唐書樂志石城在竟陵有女子名莫愁善歌

謔花縣更風流白帖潘岳為河陽令遍樹桃李度信栝樹賦若非金谷滿園樹定是河陽一縣花簟水卑病切一作水非將飄枕唐韋思謙傳涕泗冰須冰謂淚著須而凝也讀去聲包佶詩曉漱瓊漿冰齒寒簾烘不隱鉤蕭詮詩珠簾半上珊瑚鉤玉童收夜鑰李白髻白玉童金狄守更籌陸倕新漏刻銘銅史司刻金徒抱箭注張衡渾儀制鑄金人居壺之左金斧徒居壺之右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別天時早晚西京賦列坐金狄善曰金狄金人也道源注籌即漏箭也王愍洛都賦挈壺司刻漏流指日命分應則唱籌端綺文彩雙鴛裁為合歡被鴛鴦兩白頭

韓碑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據史肅宗寶應初以李忠臣鎮蔡州大歷末為軍中所逐歷李希烈陳仙奇吳少誠吳少陽元濟據有淮西凡五十餘年封狼生�letter豕音抵豕豲封狼註封大也說文貙似狸能捕獸徐云虎五指為豲爾雅羆黑如熊黃白文豲生羆思玄賦射嗥豕之封狼貙豲羆虎豹熊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天歷末為軍中所逐歷李希烈陳仙奇吳少誠吳少陽元濟據有淮西凡五十餘年封狼生貙音抵豕貙封狼註封大也說文貙似狸能捕獸徐云虎五指為貙爾雅羆黑如熊黃白文貙豲羆虎豹熊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舊唐書吳少誠阻兵三十餘年王師未嘗及其城下嘗走韓全義敗于頓騎悍無所顧忌又恃陂浸阻迴故以天下兵環攻三年所得者一縣而已帝得聖相相曰度原注晏子春秋仲尼聖相也○唐書元和十年六月上名裴度入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賊斫不死神扶持李師道遣客殺

武元衡擊裴度傷首墜溝中度擐帽厚得不死腰懸相印作都統元和十二年七月度請自往督戰上悅以度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陰風慘澹天王旗憩武古通作牙爪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李愬九月韓弘為淮西都統弘請使于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十一年李道古為攻其東南大通為壽州團練使碑文光顏重膺公武合攻其北道古攻其東憩入其西儀曹外郎戴筆隨舊唐書以司勳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李行軍司馬智且勇度表右庶子韓愈無御史中丞充宗閔皆無侍御從度出征行軍司馬智且勇度表右庶子韓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者世稱大手筆彰義軍行軍司馬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十二年十月己卯李愬執吳元濟送長安帝御興安門受俘以元濟獻廟社狗於市斬之功無與讓恩不訾度纂勛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封晉國公戶三千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舊書韓愈傳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淮西碑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閤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道源注破體破當時為大之體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一作二丈字如斗一作手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

喻者少說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麗砂大石相磨治舊唐書韓愈傳碑辭多叙裴度事時人疑拗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愈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去愈大笑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大勒石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昌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誦萬遍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史記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封禪儀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五寸五檢如其印文之厚減三尺其印文函如璽繩以金繩五周

令狐八拾遺綯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唐書令狐綯傳太和四年登進士第累遷成初為左拾遺地理志華州華陰郡屬關內道

二十中郎未足希一作豬○按郤詵傳事中郎世號曰未若柳絮因風起○按郤詵不與蘭亭四十二人之數晉書王羲之傳驪駒先自有光輝古樂府何以識夫驪駒白馬從驪駒

去海錄山陰縣西南二十里有蘭渚渚有亭曰蘭亭羲之舊跡何延之蘭亭記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琊琅王羲之與太原孫統孫綽廣漢王彬之陳郡謝安高平郗曇太原王蘊擇吉辰并其子凝之操之等四十有二人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祓禊之禮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奕下弟又凝之之子官會稽內史加鎮軍都督雪夜詩都悟宇方回鑒之子官會稽內史加鎮軍都督雪夜詩成道韞歸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奕下弟又凝之之子官會稽內史加鎮軍都督雪夜詩

離思

氣盡前溪舞宋書樂志前溪在烏程縣南東入太湖謂之風渚夾溪悉生箭笴晉車騎將軍沈玩家於此樂府有前溪曲玩所制樂府解題前溪舞曲也心酸子夜歌唐書樂志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歌聲過哀苦樂府解題後人更為四時行樂之辭謂之子夜四時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峽雲尋不得溝水欲如何丈君白頭吟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西流朔雁傳書絕漢蘇武傳武既至匈奴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湘簟染淚多注見前無由見顏色還自託微波洛神賦微波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衮唐年補錄長慶元年三月王庭湊使河陽回及流水酒困寢於道有濟源駱山人熟視之曰貴當列土在今年秋既歸遇田弘正之難軍士擁為留後訪駱山人待以賓禮乃別搆一亭去則懸榻號駱氏亭又唐語林駱浚者度

支司書手李吉甫擢用之後典名郡有令名於春明門外築臺榭食客皆名人盧申州題詩云地鬰如拳石縈橫似葉舟即駱氏池館也此詩駱氏亭未知在何地唐書雍州武功縣有駱谷在縣南百二十里疑此詩由起居郎出為和州刺史龍勛劫烏江雍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當傳其罪賜死哀字炳章雍之弟見集內安平公詩

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

風雨

淒涼寶劒篇唐書武后索郭元振所為文章上寶劒篇

鸚泊欲窮年黃葉仍風雨青樓自管絃新知遭薄俗舊好隔良緣心斷新豐酒銷愁斗幾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

夢澤雲夢楚二澤名漢陽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

夢澤悲風動白茅楚王葬盡滿城嬌未知歌舞能多少虛減宮廚為細腰墨子曰楚王好細腰其臣皆三飯為後漢馬廖傳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贈歌妓二首

水精如意玉連環拾遺記吳孫和嘗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鄧夫人類戰國策始皇遺齊

襄王后玉連環后引推破之下蔡城危莫破顏登徒子好色賦嫣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注陽城下蔡二縣名水經注蔡成公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聲裏唱陽關

白日相思可一作不奈何巖城清夜斷經過只知解道春來瘦不道春來獨自多

謝書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太公六韜一曰龍韜自蒙半夜傳衣後李舟能大師傳五祖弘忍告之曰汝緣在南方宜往教授持此袈裟以為法信一夕南逃公滅度後諸弟子求衣不獲始相謂曰此非盧行者所得耶使人追之已去寶林傳能大師傳法衣處在曹溪寶林寺不羨王祥得佩刀晉書呂虔有佩刀工相之曰當為三公虔以贈別駕王祥祥果為太傅

寄令狐學士令狐綯傳大中二年名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秘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東西廣歌太液翻黃鵠西京雜記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帝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從獵陳倉獲碧鷄唐書鳳翔府寶雞縣本陳倉至德二載更名晉太康地志秦大公時陳倉人獵得獸如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媚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肖媚亦語曰二童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

倉人乃逐之化為雌雉上陳倉北阪為石秦祀之水經注昔秦文公感伯王之言遊獵陳倉遇之於此坂得若石焉其色如肝歸而寶祠之故曰陳寶　曉飲豈知金掌迥三輔舊事仙人掌在甘泉宮長安志仙人掌大十圍以銅為之　夜吟應訝玉繩低繩低建章　人間聽史記趙簡子疾寤語大夫曰吾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閭闔門多夢自迷

酬令狐郎中見寄

望郎臨古郡魏書孝文曰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本集為鄭亞謝上表拯望郎於南省　佳句灑丹青應自丘遲宅梁書丘遲字希範吳興人丘靈鞠之子八歲能屬文累官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卒　仍過柳惲汀白居易記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雪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太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以名洲也○按丘遲宅柳惲汀皆在苕霅間此必令狐綯官湖州時有詩寄義山而以酬之也唐史開成中綯累遷庫部戶部員外郎出為湖州刺史　封來江渺渺信去雨冥冥句曲聞仙訣南通羅浮南史陶弘景止於句曲洞天東通林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乃於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徧遊名山訪求仙藥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復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　臨川得佛經宋書謝靈運傳帝不許靈運傳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饑寒韻會慘悲恨也按唐川內史廬山記靈運一見遠公肅然心服乃即寺翻涅槃經名其臺曰翻經臺　朝吟擣容枕夜讀漱僧瓶不見銜蘆雁空流腐草螢月令腐草化為螢　土宜悲坎井坎井見易　天怒識雷霆吳武陵與孟簡書霆砰也不能終朝掌在甘泉宮長安志仙人掌大十圍以銅為之　象舟分疆近海錄島荒象舟尋隔於皇風　蛟涎浸岸腥北夢瑣言蛟形如馬橫涎沫腥粘掉尾纏人而噬其血　補羸貪紫桂道源注拾遺記閭河之北有紫桂成林羣仙餌焉韓終採藥詩閭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負氣託青萍陳琳答曹植牋君侯秉青萍干將之器注青萍劒名　萬里懸離抱危於訟閣一作閤　鈴時義山羈宦桂管故有象舟蛟涎等句○鈴閣風搖離緒如之句曲以下皆自序

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夢後作

初夢龍宮寶燄然瑞霞明麗滿晴天旋成醉倚蓬萊樹有簡仙人拍我肩郭璞詩右拍洪崖肩　少頃遠聞吹細管一作笛　聞聲不見隔飛烟遂巡又過瀟湘雨雨打都領切又都歷切　湘靈五十絃楚詞佚湘靈鼓瑟兮　瞥見馮夷殊悵望山海經冰夷人面乘兩龍注冰夷馮夷也按神記馮夷潼鄉隄首人八月上庚日死上帝署為河北鮫綃休賣海為田博物志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時出人家賣綃說文綃生絲繒也　亦逢毛女無憀音聊極列仙傳毛女自言始皇宮人也秦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形體生毛自言始皇宮人也秦亡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饑寒韻會憀悲恨也按唐人用無憀皆與無聊同通鑑注無憀無聊賴也其義未詳　龍伯擎將華嶽蓮河圖玉版崑崙

以北九萬里龍伯國人恍惚無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斷長三十丈萬八千歲

遠連覺來正是平階雨獨一作未背寒燈枕手眠

寄令狐郎中

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史記司馬相如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後為孝文園令病免家居茂陵

漫成三首

不妨何范盡詩家南史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舉秀才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結為忘年友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注龍山在雲中將來擬並洛陽花何遜集范廣州宅聯句洛陽城東西却作今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范廣州即雲也雲嘗遷廣州刺史

沈約憐何遜南史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三復猶不能已延年毀謝莊南史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分共明月帝名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清新俱有得名譽底相傷

霧夕詠芙蕖何郎得意初何遜集有何郎新婚詩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渠何如花

燭夜輕扇掩紅妝此時誰最賞沈范兩尚書沈約領中書令遷尚書令范雲領太子中庶子遷尚書右僕射杜甫詩沈范早知何水部

無題一云陽城

白道縈迴入暮霞李白詩日日采蘼蕪上山成白道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斑騅注別見魏武帝與楊脩書今贈足下畫輪四望通憧七香車二乘樂府青牛白馬七香車春風自共何人笑枉破陽城一作洛陽非

槿花二首說文舜木槿也朝華莫落廣志曰及木槿也

燕體傷風力雞香積露丈雞香雞舌香也夢溪筆談按○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燕體比其條之輕雞香色之豔殷烏閒切鮮一相珠館薰燃久楚詞紫貝闕兮珠宮或曰江賦鮫人構館於懸流鮫人能泣珠故曰珠館玉房流掃餘漢郊祀歌神之出排玉房晉庾闡遊仙詩玉房蟬鬢如意梳蛾眉用心掃

入三夢記唐末宮中警為開掃敕猶盤鵝墮馬之類唐人詩還抗開掃擘宮敕燒蘭才作燭招蘭膏明燭逸曰以蘭香練膏也襞錦不成書晉書竇滔妻蘇若蘭織錦為迴文璇璣圖詩以贈滔辭甚婉本以亭亭遠翻嫌眠眠疎爾雅瞚瞚相視也古詩瞚瞚不得語迴頭問殘照殘照更空虛

哭劉賁

上帝深宮一作居閉九閽巫咸不下問衡寬初學記世本曰巫咸作筮○按招魂帝告巫陽云云乃下招曰王逸注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此詩巫咸恐當作巫陽廣陵別後春濤隔溘浦書來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誄潘岳傅岳詞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集有夏侯常侍及馬汧督諸誄何曾宋玉解招魂注宋玉憐屈原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平生風義無師友不敢同君哭

寢門擴弓孔子曰卽吾哭諸寢門之外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

杜司勳舊唐書杜牧字牧之太和二年擢進士第累官膳部比部員外郎出牧黃池睦三郡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又授湖州刺史遷中書舍人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羣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杜牧惜春詩春半年已除其餘強為春杯欲勸拂花飛誰為駐來流年年常在手又贈別詩二首娉娉裊裊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多情却似總無情惟覺罇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荊門西下盛弘之荊州記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曰荊門水經注荊門在南上合下開狀似門

一夕南風一葉危荊雲疑作門迴望夏雲時人生豈得輕離別天意何曾忌嶮巇骨肉書題安絕徼蕙蘭蹊徑失佳期洞庭湖濶蛟龍惡却羨楊朱泣路岐

碧瓦

碧瓦銜珠樹碧瓦珠樹注俱見前紅輪綺一作結綺寮按沈約詩畫扇迎初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詩粉白映輪紅輪不知是何物楊用修云想是婦女所執如暖扇之類入唐太宗白日丰西山詩紅輪不暫駐此則謂紅日也綺寮注見前無雙漢殿贊太平御覽史記曰衛皇后字子夫武帝侍衣得幸頭解上見其髮贊悅之因立為后按今本史記無此語第一楚宮腰細腰注見前霧唾香難盡珠啼冷易銷歌從雍門學列子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雍門人至今善哀歌效娥之遺聲也酒是蜀城燒蕭子顯詩朝酤成都酒暮數河間錢唐國史補酒則劒南之燒春柳暗將翻巷荷歌正抱橋鈿轅開道入搜神記杜蘭香數詣張碩有婢主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白居易詩曲江氓草鈿車行金管隔隣調沈約詩金琯玉柱響洞房

李白詩玉簫金管坐兩頭夢到飛魂急書成即席遙招一作河流衡柱一作轉書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掛一作見水中如柱然故曰砥柱人居海上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吳市口蠙一作蜯錄作蜯蜯甲注蠙表錄異蠙蠙俗謂之蚫夷乃山龜之巨者潮汐人採之取殼以貨要全其殼須以木撥出肉龜吼如牛聲響山谷廣州有巧匠取其甲黃明無日脚者煮而拍之陷黑琱琱花以為琉篦盃器之屬狀甚明媚注甲上有散黑暈為日脚埤雅蜯蜯謂之蜯蜯自鬬而東謂之蜯蜯舊曰蜯蜯化為復育轉而為蜾蠃類吳女以蜾蠃蜕和鳳仙搥之染指甲極紅媚可愛魚玄機詩偏憐愛數蚘蜯掌每憶光抽琱琱簪愚按蜯蜯大龜其甲即琱琱之類故吳市有之作蜯蜯非是巴賨翡翠翹說文賨南蠻賦晉書食貨志巴人輸賨布戶一匹晉中興書巴人謂賦為賨因名巴賨招魂砥室翠翹絓曲瓊些注翠鳥名翹羽也又郭子高髻名鳳髻上有珠翠翹他時未知意重疊贈嬌饒一作娆

蜾

葉葉復翻翻斜橋對側門蘆花惟有白柳絮一作葉可能溫西子尋遺殿昭君覓故村方輿勝覽歸州東北四十里有昭君村年年芳物盡來別敗蘭蓀

蠅蜾雞麝鸞鳳等成篇

韓蜾翻羅幙形管新編韓愈為宋廙王舍人妻何氏芙蓉作烏鵲歌贊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欲之捕舍人篋中得之以見志遂自縊死韓亦死列異傳宋康王埋韓憑夫妻宿昔大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焉恒棲樹上音聲感人或云化為蝴蝶曹蠅拂綺窓吳錄曹不興畫屏誤筆點汚因就成蠅孫權謂是真以手彈之改為蠅孫權謂燈為江淹賦琱金缸清凝照悲啼璅同

韓翃舍人即事唐書韓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

萱草舍丹粉荷花抱綠房魯靈光殿賦圖淵方井反植荷葉綠房紫的窅宕垂珠銑曰綠房也蓮子也烏應悲蜀帝註見前蜾是怨齊王古今注牛亨問董仲舒曰蜾名齊女何也答曰昔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屍變為蜾蠃登庭樹嗚喉而鳴王悔恨之故名齊女通內藏珠府錄異記江州南七里店有藏珠石梁四公記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應官解玉坊通志解玉溪在成都華陽縣大慈寺南唐韋皐所鑿用其砂解玉則易為功○言其通內則藏珠之府也應官則解玉之坊也周韓官中書舍人故云然未必用故實橋南荀令過十里送衣香習鑿齒襄陽記到季和性愛香謂張坦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幔三日香氣不歇為我何如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也晉荀勗為尚書令故云令君

公子

一盞新羅酒 通典新羅國其先本辰韓種在百濟國東南五百餘里按五代唐時新羅國併於高麗通考云高麗土無秫以秔為酒新羅酒嘗即此也凌晨作英華霜恐易消歸應衝鼓半去不待筵調歌好惟愁和香濃英華作多豈惜飄春場鋪艾帳鮑照雉朝飛專場挾雌恃強力道源注艾帳雉翳也李賀艾如張艾葉綠花誰剪刻中藏禍機不可測下馬雉媒驕射雉賦注媒者少養雉子長而狎人能招引野雉

子初全溪作

全溪不可到況復盡餘酷漢苑生春水昆池換劫灰曹昆志怪漢武鑿昆明池極深悉見灰墨無復土以問東方朔朔曰試問西域胡至明帝時外國道人入洛時有憶朔言問之胡人曰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戰蒲知雁啄皺月覺魚來清興恭聞命言詩未敢迴

楊本勝說於長安見小男阿衮本集樊南乙集序大中七年十一月弘農楊本勝始來軍中懇索所有四六時義山在東川

聞君來日下世說舉頭見日不見長安杜甫詩願枉長安日見我最嬌兒漸大啼應數長貧學恐遲寄人龍種瘦按崔珏哭義山詩云成紀星郎宇義山可證義山乃隴西成紀李氏義山詩亦云我系本王孫此故稱龍種新書或云共國公世勣之後考英公孫敬業

則天時起義事敗被誅復姓徐氏新書所云不足信也失母鳳雛癡語罷休邊角青燈兩鬢絲

西溪

悵望西溪水潺湲奈爾何不驚春物少只覺夕陽多色染妖韶一作娆柳光含窈窕蘿人間從到海天上莫為河詩戔天河水氣也從到海以其有朝宗之義莫為河以其隔牛女之會合鳳女彈瑤瑟列仙傳弄玉隨鳳皇飛去故秦作鳳女祠於雍宮世有簫聲龍孫撼玉珂道源注龍孫龍類皮黃黑而骨白可為馬飾生南海京華他夜夢好好寄雲波

義山謝河東公和詩啓某前因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陽腳裁短什蓋以徘徊勝境顧慕佳辰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思將珮珊瑚興徐陵架筆斐猷而作詠曾無足觀不知誰何仰達尊重果煩屬和猥荒復兢惶也河東公者柳仲郢也義山為仲郢判官集內西溪詩頗多皆作於東川有引放翁記華州鄭縣之西溪亭者謬也羽筆

柳下暗記

無奈巴南柳柳枯樹賦昔年楊柳依依漢南千條傍吹臺陳留風俗傳縣有倉頡師塘城上有列仙之吹臺梁王增築以為吹臺元和郡縣志吹臺在開封縣東南六里更將黃映白

妓席

樂府聞桃葉古今樂録桃葉歌晉王子敬所作也桃葉子敬妾緣於篤愛所以歌之樂府集桃葉王獻之妾妹曰桃根今秦淮口有桃葉渡人前道得無勤君書小字慎莫喚官奴海録右軍書樂毅論與子敬論題云書賜官奴官奴子敬小字也按右軍有官奴帖

少年

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東觀漢記馬防援之子也凡弟三人各六千戶防為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綏定西羌以襄城羨亭一千二百戶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責至盛直登宣室嫡頭上漢書注宣室未央前殿正室又曰丹墀上之堦曰嫡頭唐會要唐左右二

史分立殿下直第二嫡首坳處號曰嫡頭横過甘泉豹尾中闕輔記甘泉宮一曰雲陽宮一曰林光宮在今池陽縣西甘泉山本秦造漢武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揚雄傳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八十一乘最後一乘懸豹尾夢後門歸去蕙蘭叢灞陵夜獵隨田竇漢書文帝葬灞陵注在長安東南武安侯田蚡魏其侯竇嬰皆外戚不識寒郊自轉蓬

無題

近知名阿侯樂府河中之水水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住處小江流腰細不勝舞眉長惟是愁後漢志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古今注梁冀改驚翠為愁眉黄金堪作屋何不作重樓

玄微先生

仙翁無定數時入一壺藏後漢方術傳費長房為市吏有賣藥老翁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夜夜桂露濕村村桃水香醉中拋浩劫度人經惟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廣異記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宿處起神光漢禮樂志用事甘泉園丘谷祠至明夜常有神光集於祠壇藥裏丹山鳳杜甫詩樂裏鬬心仙藥有蒙山白鳳之脯碁函白石郎道源注碁函碁筒也樂府白石郎曲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艷獨絶世無其二李賀詩沙浦走魚白石郎愚按列仙傳白石生常煮白石為糧因號白石山居又述異記晉王質入山見二童子石室中圍碁坐觀之及起斧柯已爛矣此句似合用二事弄河移砥柱二丈正面向之口吐死氣鼻嗡日精又曰太虚真人以月五日夜半時存日象在心中千日從口入使照一心之內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樹長千餘圍兩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龍竹裁輕策後漢方術傳費長房曰乘此任所之長房乘杖須臾來歸投杖葛陂中視之則龍也王績詩鴨挑閩已種龍竹未經騎鮫綃一作鮫綃絲熨下裳鮫伏床之熨斗樹栽噬漢帝漢武故事王母以挑食帝帝留核欲種之王母笑曰此挑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橋板笑秦王三齊略記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去不

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徑欲隨鬬令龍沙萬里强列仙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知真人當過物色而得之與老子俱至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所終漢班超傳贊咫尺龍沙注龍沙沙漠也

藥轉神仙傳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僧中寤詩爐燒九轉藥新成

鬱金堂北畫樓東說文鬱金香草也魏畧大秦國出鬱金樂府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文昌雜錄唐宮中每行幸即以鬱金布地鬱金堂或以鬱金然於堂中也庾信詩云然香鬱金屋換骨神方上藥通漢武內傳王母謂帝曰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一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杜甫詩相衰骨可換大選註養生經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露氣暗連青桂

苑菟絲含南方草木狀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嶺冬夏長青林無雜樹洞冥記西王母駕玄鸞之輿至墟所四面列軟條青桂風至自拂增上游塵風聲偏獵紫蘭叢楚詞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劉次莊樂府集今況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秋則紫朕春黃不如秋紫之分馥長籌未必輸孫皓道源注長籌厠籌也法苑珠林吳時於建業後園平地發金像一軀孫皓素未有信置於厠處令執屏籌至四月八日浴佛時遂尿頭上尋即通體陰處尤劇痛楚號叫忍不可禁太史占曰犯大神聖所致宮內伎女有信佛者曰佛為大神陛下前穢之今急可請耶皓信之伏杖皈依懺謝尤懇有頃以香湯洗像慙悔殷勤隱痛漸愈香棗何勞問石崇數道源注白帖石崇廁中嘗令婢衆奉以塞鼻大將軍王敦至取箱衆食羣婢笑之愚按世說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

上國社方見文昌雜錄燕以春社去謂之社燕此鄉秋不歸為矜皇后舞注見前猶著羽人衣拾遺記周昭王畫而假寤有拂水安為在北按唐人避高祖諱故淵作泉欲取燕城作帝家鮑照燕城賦注宋孝武時為臨海王子頊參軍隨至廣陵子頊叛逆照見廣陵故城荒燕乃漢吳王濞所都照以子頊事同於濞遂為賦以調之隋書大業元年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玉璽不緣歸溝水冷日角冊府元龜太宗為秦王於宮西造宅初成高祖送玉璽以至於帝所東觀漢記光武隆準日角鄭玄尚書中候注日角庭中骨起狀如日舊唐書太宗本紀黃姑織女宋年四歲有書生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錦帆應是到天涯開河記煬帝御龍舟幸江都舳艫相繼自大堤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十里○言神器若不歸太宗則帝之佚遊應不止江都而已於今腐草無螢火隋書大業末天下已盜起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照山谷終古垂楊有暮鴉隋書煬帝自板渚引河作御道植以楊柳名曰隋隄一千三百里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隋遺錄煬帝在江都每宅雖臺恍惚興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為殿下後主舞女數十中一人迴美帝屢目之後主云即麗華也乃以海鹽酌紅梁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五樹後庭花麗華徐起終一曲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發賢柳眼各無賴
杜甫詩隨意數花發賢白居易楊柳枝花舍濃露如啼眼
歸元亮并陶潛歸園田詩并竈有遺處桑竹殘打株三年從事亞夫營漢書注長安有細柳聚周亞夫屯兵處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柳市是也元和郡縣志京兆萬年縣東北三十里有細柳營一作新灘一作春莫悟一作訝遊人意更作風簷夜雨一作雨夜聲
籌筆驛方輿勝覽籌筆驛在綿州綿谷縣北九十九里諸葛武侯出師音駐軍籌畫於此杜牧詩永安宮受詔籌筆驛
沈思畫地乾坤在濡毫勝負知
猿一作魚烏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為護儲胥長楊賦木擁槍欃以為儲胥注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欃為外儲○范元實詩眼簡書軍中約束儲胥軍中藩籬也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蜀志鄧艾破蜀後主銜璧輿櫬降遂送洛陽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復一作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
寰宇記諸葛武侯祠在先主廟西府城西有故宅

梁父吟成恨有餘盛弘之荊州記鄧城西七里有獨樂山諸葛亮嘗登此作梁父吟

屏風

六曲連環接翠帷唐書憲宗著書十四篇號前代君臣事跡書寫於六曲屏風李賀屏風曲

和之香以齋時鎖洞房待王毋

即日

一歲林花即日休江間門一作亭下悵淹留重吟細把真無奈已落猶開未放愁山色正來銜小苑春陰只欲傍高樓金鞍忽散銀壺漏一作滴更醉誰家白玉鈎丁仙芝詩簾垂白玉鈎

李義山詩集注卷一上

謹案第九頁前二行埤雅刊本埤訛稗今改

第十一頁後六行元和郡縣志刊本縣訛國按通志有元和郡縣圖志五十四卷又有元和郡國志十卷據下文所引係郡縣志語今改後並同

第十四頁前五行晉陽已陷休回顧按淑妃請更殺一圍時晉陽尚未陷也此當作晉州為是又回顧別本作回首

第二十二頁前三行以法牽牛刊本牛訛告今改

第四十一頁前一行新書所云刊本書訛史今改

第四十二頁後一行直第二螭首坳處刊本坳訛拘今改

第四十六頁後六行在松州嘉城縣東八十里按嘉城元和郡縣志作嘉誠此從地理志

第四十八頁前五行京兆萬年縣刊本兆作師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　椿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要 集部

李義山詩集注卷一下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李義山詩集注卷一下

吳江朱鶴齡注

九成宮 唐書九成宮在鳳翔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壽宮貞觀間修之以避暑因更名

馬

十二層城閶苑西 按十洲記水經注俱言崑崙天墉城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郊祀志亦言五城十二樓義山詩每用十二城承詳所本西王母傳王母所居在崑崙之圖閶風之苑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名曰閶風巔 平時避暑佛虹霓 西都賦虹霓回帶於棽楣 雲隨夏

后雙龍尾 山海經太樂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馬乘兩龍博物志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 晚光速翠嶽 周禮雍州鎮曰嶽山注吳岳也漢志吳山在汧縣西秦都咸陽以為西岳元和郡縣志吳岳在汧陽縣西五十里 甘泉晚景上丹梯 甘泉見前注 荔枝盧橘沾 上林賦盧橘夏熟善曰盧黑也張勃吳錄朱光為建安太守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絶美上林賦所云殆近是乎海錄花木志柑橘出蜀土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或如彈圓或如拳通歲食之名盧橘郝天挺注荔枝盧橘皆當夏而熟故貢於九成宮 鸞鵲天書濕紫泥

杜甫詩紫誥鸞廻紙漢舊儀天子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西京雜記漢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綈其上

少將

族孕齊安陸蕭子顯齊書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宣皇帝之孫也太祖受禪封安陸侯累遷雍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九年爲贈司徒風高漢武威漢書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道源注神仙感應錄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士尹公授符成子螢火九佩之隱形辟疫鬼及五兵白刃盜賊山害永平間與虜戰天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尺輒墮地終不能傷劉禹錫詩不逐張公子應隨劉武威煙波別墅醉花月後門歸青海閒傳箭十三州記允吾縣西有卑禾羌海代謂之青海杜甫詩青海休傳箭天山報合圍史記索隱祁連山一曰天山亦曰白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唐書西州交河郡有天山一朝獵劒起上馬即如飛

詠史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爲枕西京雜記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上磁三十五條中有琥珀枕龜文枕宋書武帝時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豈得真珠始是車史記梁惠王謂齊宣王曰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炤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華嶽錄馬賦鞍屬縹緝裹珠輪玉光運去不逢青海馬隋書吐谷渾青海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于其上言得龍種有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馬

力窮難拔蜀山蛇

蜀王本紀蜀王有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獻美女于蜀王迺遣五丁迎之還至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五丁皆化爲石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蒼梧哭翠華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注以翠羽爲旗上綵也十二樓前再拜辭靈風正滿碧桃枝壺中若是有天地又向壺中傷別離

無題二首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一作堂作西畔桂堂東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南州異物志犀有神異表靈以角拘朴子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線置犀桌中雞見輒驚南人呼爲駭雞犀漢西域傳通犀翠羽之珍加淳曰通犀謂中央色白通兩頭隔座送鉤春酒暖道源注漢武故事鉤弋夫人少時手拳帝披其手得一玉鉤手得展故因爲藏名玉鉤之戲後人效之別有酒鉤當飲者以鉤引盃白居易詩酒鉤送盡推蓮子是也分曹射覆蠟燈紅漢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注于覆器之下置諸物令暗射之故云射覆嗟余聽鼓應官忝走馬蘭臺類斷轉一作蓬唐六典漢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圖籍故歷代建臺省秘書與御史爲隣杜氏通典御史大夫所居之署謂之憲臺後漢以來亦謂之蘭臺寺牲義山釋褐秘書省校書郎王茂元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故用蘭臺事

聞道閶門萬緑華注見前昔年相望抵一作尚天涯豈知一夜秦樓客秦樓容用列仙傳偷看吳王苑内花

漢宮詞

青雀西飛竟未迴道源注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忽青鳥從西來上問東方朔朝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洞宴記東方朔望見巨靈目之化青雀飛去帝乃起青雀臺君王長在集靈臺三輔黃圖集靈臺在華陰縣界武帝所造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金莖注見前

按史憲宗服金丹暴崩穆宗武宗復循其轍義山此作深有託諷與後瑤池詩同旨

無題四首

來是空言去絶踪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金屏障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崔顥盧姬篇芙蓉晶簾菊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李賀金人辭漢歌茂陵劉郎秋風客更隔蓬山一萬重

風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金蟾齧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迴道源注蟾善閉氣古人用以飾鑰玉虎是井欄之飾或以施汲器者賈氏窺簾韓掾少世說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賈女于青瑣中見壽悦之與之通充見女盛自拂拭又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衣歷月不歇充疑壽與女通取左右婢拷問之婢以狀言充秘之以女妻壽宓妃留枕魏王才洛神賦序黃初三年予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宓妃氏之女溺洛水爲神又曰魏東阿王求甄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黃初中入朝帝示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爲郭后譖死帝意尋悟因令太子留宴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轘轅言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時物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集又云豈不欲常見但爲郭后以糠塞口令被髮掩面羞將此形貌重睹君王耳言訖不復見所在王悲喜不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元稹詩班女思移趙飛燕出雲間王賦感甄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含情春晚紓切遜晚楚詞白日晚晚其將入兮暫見夜闌干古樂府月沒參橫北斗闌干橫斜貌樓響將登怯簾烘欲過難多羞釵上燕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神女留一玉釵帝以賜趙婕妤元鳳中宮人謀欲碎之視釵匣惟見白燕升天宮人因作玉燕真愧鏡中鸞注見前歸去橫塘晚華星送寶鞍魏文帝詩華星出雲間

何處哀箏隨急管櫻花永巷垂楊岸東家老女嫁不售（樂府悲啁歌老女不嫁只生口）白日當天三月半漂陽公主年十四（梁書漂陽公主簡文帝女也年十四有美色侯景納而嬖之大寶元年三月請簡文飲于樂遊苑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坐）清明暖後同墻看歸來展轉到五更梁間燕子聞長嘆

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唐書梓州梓潼郡屬劒南道乾元後分東西川梓為東川節度治所時義山為梓州節度判官畏之韓瞻也唐詩紀事韓偓父瞻開成二年李義山同年）

佳兆聯翩扇遇鳳凰（左傳鄭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雕文羽帳紫金牀（江總詩新人羽帳挂流蘇洞宵記上起神明臺有金牀象席）桂花香處同高第柿葉翻時獨悼亡烏鵲失棲長不定鴛鴦何事自相將京華庸蜀三千里送到咸陽見夕陽（時韓留京師）

桂林路（一作道）中作

地暖無秋色江晴有暮暉空餘蟬嘒嘒猶向客依依村小犬相護沙平僧獨歸欲成西北望又見鷓鴣飛（禽經子規啼必北向鷓鴣飛必南翔）

無題

照梁初有情出水舊知名（何遜詩露多蓮出水霞朝日照梁）裙衩（楚辭切）芙蓉小（拜名裙下裳也婦人蔽膝曰香衩楚詞集芙蓉以為裳）鈿（以翡翠之鈿注臣冠纓）錦長書鄭重眉細恨分明莫近彈棋局中心最不平（後漢梁冀傳注藏經曰彈棋二人對局白黑各六後先列碁相當更相彈也其局以石為之魏丁廣彈碁賦文石為局金碧精隆中夷外緻理肌平古今詩話彈碁局方五尺中心高如蓋其頸為小壺四角微起義山詩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待角長斜一發過半局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今人罕為之矣）

蝶三首

初來小苑中稍與瑣闈通遠恐芳塵斷（拾遺記石虎太弟邃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于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庾闡揚都賦結芳塵于綺疎）輕憂艷雪融（韋應物詩艷雪凌空散）只知防皓（一作瀚）露不覺逆尖風迴首雙飛燕乘時入綺櫳

長眉畫了繡簾開碧玉行收白玉臺（樂府有情人碧玉歌一曰碧玉家汝南王妾梁簡文帝對燭賦碧玉舞罷解衣單玉鏡臺注別見）為問翠鈿雙鈿上鳳（拾遺記石崇愛姬翔風榮冠之鈿金為鳳冠

壽陽公主嫁時粧（雜五行書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額上自後有梅花粧）八字宮眉捧額黃（海錄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放蕭条詩玉指休勻八字眉梁簡文帝詩同安鬢裏吹散蛾間黃王荊公詩亦云異作額間黃庾信詩額角輕黃細安楊慎詩詰温飛卿詩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起于漢特未見所出耳）見漢宮嬌額半塗黃具制已起于漢特未見所出耳）我伴羞頻照影不知身屬治遊郎

無題二首

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杜甫詩銀甲彈箏用按銀甲繫爪之類范林伐山娘女以鹿角爪繫爪）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荊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于高木女子衽服立其上推引之名曰打鞦韆漢武帝千秋節日以之戲于後庭）幽人不倦賞秋暑貴招邀竹碧轉悵望池清尤寂寥露花終裛濕風蝶強嬌饒此地如攜手兼君不自聊

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以悼亡日近不忝因寄（按王十二必茂元之子義山娶茂元女故詩有謝傅門庭舊未行（晉書謝安嘗攜姪謝遏詣韜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人因號曰檀郎）更無人處簾垂地欲拂塵時簟竟牀（潘岳悼亡詩長簟竟牀）杜甫詩謝庭聡不遠）今朝歌管屬檀郎（李賀詩檀郎謝女眠何處）忘（左思嬌女詩左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為纖素口齒自清歷）秋（一作愁）霖腹疾俱難遣萬里西風夜正長

隋宮（一云隋堤）

乘輿南遊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隋書大業十二年幸江都奉信郎崔民象表諫上大怒先解其顧乃斬之）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道源注障泥以披馬鞍旁者西京雜記武帝時賦師得天馬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晉書王濟所乘馬不肯渡水曰馬必是惜障泥解之乃渡）

落花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歸（一作稀）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謝朓詩鄉淚盡沾衣）

月 文苑英華作秋月

池上與橋邊一作樓上與池邊難忘復可憐簾開最明夜筆卷已凉天流處水花急吐時雲葉鮮烟婦一作娥無粉黛只是逞嬋娟

贈宗魯節竹杖

大夏資輕策漢書張騫至大夏見節竹杖問之云賈人市之身毒國全溪問所思靜憐穿樹遠滑想過苔遲鶴怨朝還望北山移文葱帳空兮夜鶴怨僧閒暮有期風流真底事常欲傍清羸

垂柳

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東朝佩皆垂地仙衣盡帶風七賢寧占竹晉書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共為竹林之遊三品且饒松白居易詩九龍津月落桐酒三品松風纖管紅腸斷靈和殿宋武帝植蜀柳于靈和殿前詳前注先皇玉座空江淹詩玉座猶寂寞

曲池

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艷與誰期迎憂急鼓疎鐘斷分隔休燈滅燭時淳于棼傳堂上燭滅主人留棼而送客張蓋欲判拆同江

灩灩悅神記趙昞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昞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船亂流而渡廻頭更望柳絲絲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李陵別蘇武詩攜手上河梁

代應二首

溝水分流西復東注見前九秋霜月五更風離鴈別鳳今何在西京雜記慶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中善鼓琴能為雙鳳離鴈曲陶潛詩上絃驚別鶴下柱操孤鴻

十二玉樓空更空

昨夜雙鉤敗周處風土記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吏嫗兒童為藏鉤之戲分為二曹以校勝負庾闡賦欲近夜之藏鉤賞一時之戲望今朝百草輸初學記荊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四人並踏百草今人有鬬百草之戲

闕西狂小吏惟喝遶牀盧晉書劉毅于東堂聚摴蒱大擲盧雉得雉大喜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遠牀叫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木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

席上作原注予為桂州從事故府鄭公出家妓○鄭公郢也注見迎韋桂府常侍詩

淡雲輕雨拂高唐玉殿秋來夜正長料得也應憐宋玉一生惟事楚襄王一云淡烟微雨深高唐一曲清塵遠宋玉只因無奈楚

李義山詩集注 卷一

三月十日流杯亭 方輿勝覽巴州西龍寺唐乾
元間嚴郭公武所鑿其水曲
折可以流觴一統志流
觴亭在巴縣西龍山上
身屬中軍少得歸木蘭花盡失春期 本草木蘭大樹皮
色二三月間開述異記木蘭洲在浮陽江中多木蘭吳
王閶閭植此構宮殿又七里洲中魯班刻木蘭為舟至
今在 似桂而香花粉紅
偷隨柳絮到城外行過水西聞子規

過招國李家南園二首 招國里在京師白居易
傳自皇子陂歸招國里
潘岳無妻容為愁新人來坐舊粧樓春風猶自疑聯句
雪絮相和飛不休 用謝道
韞事
長亭歲盡雪如波 哀江南賦十里
五里長亭短亭 此去秦關路幾多惟
有夢中相近分卧來無睡欲如何

留贈畏之 原注時將赴職梓潼過韓朝迴三首
○第二首絶句唐人選入才調集注
云過韓
朝迴
清時無事奏明光 漢官儀尚書郎直宿建禮門奏事明
光殿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柱宮
中有明光殿珠璣為簾箔金釭玉階畫夜光
不遣當關報早霜 東觀漢記汝
郁戴病徵詣
公車逕兩當關扶入拜郎中絶
交書卧喜晚起仍當關呼之不置 中禁詞臣尋引領 杜
詩詔許
隣中禁 左川歸客自迴腸 左川即
東川 郎君下筆驚鸚鵡 後
漢
禰衡傳黃祖大會賓客人有獻鸚
鵡者衡攬筆作賦文
無加點辭采甚麗投此語謂韓
曰卿即席為詩
一座盡驚 侍女吹笙弄鳳凰 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
董雙成吹雲和之笙
空寄一云當作記 大羅天上事 雲笈七籤最上一天名曰大
羅在玄都玉京之上合三十
同日詠霓裳 吳聞錄閒元六年八月望上與申天師洪
都客作術夜遊月宮
六天總是三尊所統故經云三界之上妙妙大羅
玄林仙山世傳大羅天放榜于蕊珠宮故猶慈榜 衆仙
少前見素蛾十餘人乘鸞舞於廣庭桂樹之下音樂清
麗送歸梨霓裳羽衣之曲洋陽門詩注集法善嘗引上
八月宮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
節度使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
為散序敬述所進為胡名霓裳羽衣也蔡寬夫詩話唐
開成初尉遲璋嘗做古作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以曲名

賜貢院為題是歲榜首李肱所試詩即此題也此曲世
無譜好事者每借之○或云義山與畏之疑皆李肱榜
進士故有末句其年高鍇權知貢舉按新舊書皆云義
山開成二年進士集中有李肱畫松詩亦不云同年
待得郎來月已低寒暄不道醉如泥 後漢周澤傳一
日不齋醉如泥 五更又欲向何處騎馬出門烏夜啼
戶外重陰黯不開含羞迎夜復臨臺瀟湘浪上有烟景
安得好風吹汝來

為有

為有雲屏無限嬌 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女弟
昭儀遺雲母屏風琉璃屏風 鳳城

寒盡怕春宵梁鼓爲詩丹鳳俯臨城趙次公杜注泰城公女吹簫鳳降其城因號丹鳳城後言京都之盛曰鳳城無端嫁得金龜壻唐書天授二年改佩魚曰金龜三品以上龜袋飾以珠貯酒飲之即爲龜壻三品以上龜袋飾以珠貯酒飲之即爲龜壻一生長對水晶盤太真外傳

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唐信對燭賦銅荷水淚蠟鐵鉠浮烟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青鳥注見前

欽定四庫全書　李義山詩集注　卷一下　十六

碧城三首

碧城十二曲闌干道源注太平御覽元始天尊居紫雲之閣碧霞爲城犀辟塵犀角闢水辟塵鎖表綠異辟塵犀掃人爲藝梳座玉辟寒道源注南越志高州巨海有大犀出入有光其角闢水辟塵鎖表綠異辟塵犀掃人爲藝梳座不著髮元寶逢事寧王有暖玉盃會昌年間狀餘國貢火玉三斗色赤光照十步置之室中不復狀續閒苑有書多附鶴道源注錦帶仙家以鶴傳書白雲傳信稽載詩惟敘鶴探丹丘信不遠人寰太乙女牀一作墻非無樹不棲鸞山海經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五彩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東京賦鳴女牀之鸞鳥星沈海底當窓見雨過河源隔座看若是曉珠明又定飛燕外傳真臘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奪人無拘魄皆美蟲帝

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裝苔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聞之即以珠綴枕前不夜珠爲后壽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飛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

對影聞聲已可憐玉池荷葉正田田沈約東武吟攀折流古詩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金門罷公飲玉池于樓上吹簫作鳳鳴莫見洪崖又拍肩神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問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郭璞遊仙詩右拍洪崖肩紫鳳放嬌銜楚佩翁經鸞鶴鳳之屬也五色而多紫楚詞離騷紉秋蘭以爲佩又云折瓊枝以繼佩赤鱗狂舞撥湘絃列賦鯉魚之赤鱗遊淵曰此句暗用鯉魚出聽語郭君悵望舟中夜繡被焚香獨自眠說苑郭君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于是郭君乃命左右榆被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七夕來時先有期漢武內傳帝閑居承華殿忽見一女子美麗非常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下席跪諾于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以候之至七月七日二更後王母果至洞房簾箔至今垂玉輪顧兎初生魄玉輪注見前天問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雖何而顧兎在腹王逸注言月中有兎何所貪利月之腹而顧望乎書惟三月哉生魄傳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漢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鐵網珊瑚未有枝本草珊瑚似玉紅潤生海底盤

石上一歲貫三歲赤海人先作鐵網沈水底貫中而生紋網出之失時不取則腐 撿與神方教駐景音影○漢武內傳上元夫人命侍女紀離容徑到廣山勑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以授劉徹乃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任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王母因授以五岳真形圖帝拜受俱畢王母與夫人同乘而去集仙錄舜以駐景九授王鈔想收將鳳紙寫相思漢武內傳王母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慇懃非仙才夫人可暫求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上元夫人進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

對雪二首 原注時在欽之東

寒氣先侵玉女扉 皇靈光殿賦玉女窺窓而下視袁江南賦倚于玉女窓扉 清光旋透省郎闈 白帖謂曹郎署曰粉署劉孝綽對雪詩浮光亂粉壁須照朗影闈 梅花大庾嶺頭發 舊唐書東陽縣即大庾嶺屬韶州一名梅嶺白帖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 柳絮章臺街裏飛 注見前 欲舞定隨曹植馬 洛神賦翩若驚鴻宛若游龍曹植洛神賦 有情應濕謝莊衣 宋書符瑞志大明五年正月戊午元日花雪降殿庭時右衛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為瑞于是公卿并作花雪詩 龍山萬里無多遠留待行人二月歸

旋撲珠簾過粉墻輕於柳絮重於霜已隨江令誇雙樹 注見前 又入盧家妬玉堂 注見前 侵夜可能爭桂魄 唐太宗望月詩

晚滿柱枝園 忍寒應欲試梅粧 注見前 關河凍合東西路腸斷玉驄誰送隴頭郎 託文驄馬蒼黑雜色明下童曲陳孔驄白陸郎乘斑驄陸郎皆用此

孔詡陳驅孔範陸詡陸瑜皆後主狎客李賀詩

蜂

小苑華池爛熳通後門前檻思無窮宓妃腰細鑾勝露 洛神賦腰如約素宓妃即洛神 趙后身輕欲倚風 飛燕外傳帝臨太液池后歌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王甌酒酣風起后欲飛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 紅壁寂寥金蜜盡 本草石蜜又名崖蜜人長竿刺出多者至三四石味酸色綠氏他蜜尤勝 碧簾迢遞霧巢空 古樂府峽蝶行峽蝶之遨戲東園奈何卒逢三月養子燕接我苗菊間 青陵蛺蝶中 注見前 長定相逢二月

公子

外戚封侯自有恩平明通籍九華門 西京雜記漢依庭洛陽宮殿簿有雲光殿九華殿 金唐公主年應小金唐公主未詳 二十君王未許

婚

賦得雞

稻粱猶足活諸雛妬敵專場好自娛 韓詩外傳雞有五德敵在前敢鬬者勇也曹植鬬雞詩願賜均平分爭鋒相當鬬場中觀者稱萬雄長鳴激清風揚精威於中原

陽烏 張衡靈憲日陽精之宗積而成烏烏有三趾蜀都賦陽烏迴翼于高標

明神

明神司過豈令冤暗室由來有禍門莫為無人欺一物

他時須慮石能言 左傳石言于晉魏榆

明神

已駕七香車 七香車注見前何遜七夕詩仙車駐七裏鳳駕出天潢 心心待曉霞

風輕惟響珮日薄不嫣花桂嫩傳香遠 謂月中桂樹 榆高送

影斜 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成都過卜肆會妬識靈槎 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有人居海上年年八月多齎糧乘槎而往十餘日至一處遥望宮中多織婦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其人還至蜀問嚴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時也杜甫詩滄海有靈槎

恐是仙家好別離故教迢遞作佳期由來碧落銀河畔

辛未七夕

甲子秋分

壬申閏秋題贈烏鵲 通鑑目錄宣宗大中六年閏七月乙未朔八月一日

繞樹無依月正高 樂府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鄴城新淚濺雲袍 魏武都鄴唐書相州鄴郡屬河北道乾元二年改為鄴郡城 幾年始得逢秋閏

兩度填河莫告勞

端居

遠書歸夢兩悠悠只有空牀敵素秋梁元帝纂要秋曰白藏亦曰素秋

階下青苔與紅樹雨中寥落月中愁

夜半

三更三點萬家眠露欲為霜月墮烟鬟鼠上堂蝙蝠出

玉琴時動倚窓絃嵇康琴賦徽以荊山之玉杜甫詩牧書動玉琴

玉山

玉山高與閬風齊穆天子傳天子北征東還至于群玉之山閬風巔注見前玉水清流不貯泥尸子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沈約詩玉水記方流何處更求回日馭此中兼有上天梯珠容百斛龍休睡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桐拂千尋鳳要棲詩疏鳳皇非梧桐不棲聞道神仙有才子赤簫吹罷好相邀三十國春秋涼州胡安盜發晉文王張駿墓得赤玉簫紫玉笛等項言祥瑞縣張惡子神乃五丁化蛇之所也或云蠶叢生以為德行之感張惡子廟北堂書鈔引十三州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篤人也因報母仇遂陷縣邑徙居是山其墓在隆慶府祥曲山按圖志神姓張諱惡子其先越篤人也因報母仇遂陷縣邑徙居是山其墓在隆慶府祥潼縣東二十里

下馬捧椒漿楚詞莫桂酒兮椒漿迎神白玉堂樂府白玉為君堂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道源注祥潼七十五化云建興末作儒士稱謝艾為張軌主簿張重華嗣位石季龍使將麻秋侵冠命艾以千人擊之秋單騎宵遁繼而往關中與姚萇為友然厭處凡世思歸蜀峰約九曲益祥潼來朝九折而去後隋唐其靈九著加封至八字王廟號九曲迨至隋唐其靈九著加封至八字王廟號靈應云

雨

臧臧度瓜園盧諶詩臧臧芳葉零依依傍竹軒秋池不自冷風葉共成喧窓迴有時見簷高相續翻侵宵送書雁應為稻梁恩庾絕交論分雁驚之稻粱

菊

暗暗淡淡紫融融治治黃陶令籬邊色陶潛詩采菊東籬下羅含宅裏香晉羅含傳含致仕還家增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幾時禁重露實是怯殘英華作斜陽願泛金鸚鵡道源注嵇表錄異鸚鵡螺旋而來如鸚鵡鵡背故以

名殼裝為酒孟寄而可玩亦有範金為具形者梁簡文帝蓄車渠屬的鸚鵡螺傾

牡丹

錦幃英華作帷初卷衛夫人原注典略云夫子見南子在錦幃之中繡被猶堆越郭君注見前垂手亂翻雕玉佩樂府解題大垂手小垂手皆言舞而垂手也書顧命雕玉仍几注雕刻鏤也招折當作腰爭舞英華作細腰頻換鬱金裙西京雜記臧夫人能作趨步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閑金羅袖翻金裙石家蠟燭何曾剪世說王愷以粕糖澳釜石崇以蠟燭代薪荀令香爐可待熏荀令香注見前劉向有熏爐銘我是夢中傳彩筆南史江淹嘗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見還沒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妙句欲書花葉英華作片寄朝雲朝雲用神女事

北樓

春物豈相干人生只強歡花猶會飲夕酒竟不知寒異域東風濕中華上客寬此樓堪北望輕命倚英華作倩危欄

擬沈下賢

唐詩紀事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登進士第太和初李同捷反恢相者行營計會使亞之以殷中侍御史為判官掄旨檄其功謚之者貶郴州司戶參軍

千二百輕鸞春衫瘦著寬倚風行稍聲上急含雪語應寒帶火遺金斗道源注金斗熨斗也隋書李穆奏熨斗丁高祖曰願以此熨安天下梁簡文帝詩熨斗金塗色兼珠碎玉盤白居易詩大珠小珠落玉盤河陽看花過曾不問潘安

蝶

飛來繡戶陰穿過畫樓深重傳秦臺粉古今注籥史與丹第一轉與美玉塗之今水銀膩粉是也道書蝶交則粉退輕塗漢殿金漢書趙昭儀居昭陽舍殿上縣漆切皆銅沓胃黃金塗注切門限也皆冒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相兼惟柳絮所得是花心可要凌孤客邀為子夜吟子夜注見前

飲席代官妓贈兩從事

新人橋上著春衫舊主江邊側帽簷原注隋獨孤信舉止風流曹風吹帽舊側觀者塞路願得化為紅綬帶說文綬維也紅綬即朱紱白居易詩鵲銜紅綬繞身飛來時西館阻佳期魏志陳思王傳黃初三年已隔存沒追代其鄉侯改封鄄城侯四年來朝帝責之亦廣子夜吳歌之流

代魏宮私贈原注黃初三年

意何必同時亦廣子夜吳歌之流置兩館未許朝上貴躬詩去後潼河隔夢思水經注魏武引漳流自城西東入逕銅雀臺下

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時 洛神賦 榮曜秋菊華茂春松

代元城吳令暗為荅 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出為朝歌長遷元城令封列侯

背闕歸藩路欲分 洛神賦背伊闕越轑轡又曰余從京師言歸東藩

半西曛洛神賦日既西傾車殆馬煩 荆王枕上原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 襄宇記巫山縣西有陽臺古城即襄王所遊之地亦曰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西豁叢語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為高堂賦先王謂懷王也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使為神女賦後人遂言襄王夢神女非也愚按宋玉作賦本假夢為詞即懷王亦豈真有夢乎西谿此辨尚是囈語○此詩為洛神辨誣明思王感甄之說未足深信

牡丹

壓逕復緣溝當窓又映樓終銷一國破 比其艷于傾國 不啻萬金求 唐國史補長安貴游尚牡丹每春暮車馬若狂人種以求利一本有數萬者 鸞鳳戲三島 史封禪書海中有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 神仙居十洲 十洲記四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元洲炎洲長洲元洲鳳麟洲聚窟洲流洲生洲 應憐萱草淡却得號忘憂

百果嘲櫻桃

一片非烟隔九枝 孫氏瑭應國非氣非烟五色細編謂之慶雲九枝燈注見前 蓬壺
仙仗儼雲旗天泉水暖龍吟細 齊地記齊有天齊泉漢書注臨菑城南有天齊水五泉並出 露晼春多鳳舞遲 離騷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注十二畝為畹 榆莢
來星斗轉 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為榆莢落 桂花尋去月輪移
人間桑海朝朝變莫遣佳期更後期

日射

日射紗窗風撼扉香羅掩手春事違廻廊四合掩寂寞
碧鷁鵾對紅薔薇 碧鷁鵾鵾即青鷁也注見前
巴西惟是有寒蕪

齊宮詞

永壽兵來夜不扃 齊書廢帝寶卷別為潘妃起神仙永壽三殿皆飾以金璧蕭衍兵入建康王珍國張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作芙蓉歌兵入斬之稷名僕射王亮等令百僚看戲以黃油裹寶卷首遣博士詣雲等送詣石頭 金蓮
梁臺歌管三更罷 按晉成帝咸年作新宮與地圖云即省為臺改稱臺城也容齋隨筆晉宋後謂朝廷禁城為臺城 猶自風搖九子鈴 唐書鳳翔府扶風郡屬關內道每好風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鈴鐸之聲鏘動左右齊書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西京雜記昭陽殿上設諸寶珥皆剎取以旋繞妃殿飾

華清宮 注見前

朝元閣迴羽衣新 道源注雍錄朝元閣在驪山天寶七載玄元皇帝見于閻太真外傳天寶四載七月壬戌見于朝元閣改名降聖士楊氏為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首按昭陽第一人 漢書飛燕立為皇后寵少衰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李白詩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十一月中旬至扶風界見梁花 唐書鳳翔府扶風郡屬關內道

至德二載
琉西京

匝一作雨路亭艷非時裛裛香素娥惟與月青女不饒
霜贈遠虛盈手說苑趙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荊州
范曄贈詩云傷離遥斷腸為誰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記陸凱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

青陵臺一統志臺在開封府封丘縣界

青陵臺詳前注畔日光斜萬古貞英華作春魂倚暮霞莫訝英華作許韓憑為蛺蝶注見前等閒飛上別枝花

東還

實服之可以長生秋風動地黃雲暮歸去嵩陽尋舊師唐書河南登封縣神龍元年改曰嵩陽嵩山有中岳祠有嵩陽宮

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長夢採華芝抱朴子華芝赤蓋白莖上有兩葉三

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

知訪寒梅過野塘久留金勒為迴腸謝郎衣袖初翻雪謝莊衣見前入謝惠連雪賦紈袖慙冶荀令熏爐更換香何處拂胸資蝶舞幾時塗頰藉蜂黃注見前維摩一室雖多病亦要英華作要天花作道場英華原注時余在惠祥上人講下故有梵王宮地羅含宅賴許時時

聽泠來○維摩經長者維摩詰以其方便現身有疾廣為說泠佛告文殊師利汝詣維摩詰問疾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泠便現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而為供養

春風

春風雖自好春物太昌昌若教春有意惟遣一枝芳我意殊春意先春已斷腸

蜀桐

玉壘高桐一作梧拂玉繩上含非一作霏霧下含冰潘岳賦天霏霏以垂霧枉教紫鳳無棲處斲作秋琴彈壞英華同一作廣陵琴操十二曲曰壞陵伯牙所作壞一作懷應璩與劉勃書聽廣陵之清散

漢宮

通靈夜醮達清晨王褒雲陽記鈞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既殯尸香聞十里帝哀悼乃起通靈臺于甘泉宮有一青鳥集其上往來承露盤晞甲帳春漢武故事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次為乙帳恨甲以居神乙以自居其重見李夫人漢書李夫人卒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帝居他帳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帳坐而步又不得就視帝益相思悲感

判春

一桃復一李井上占年芳古樂府桃生露井上李樹生道旁江總李花詩當知露井上復與夭桃隣笑處如臨鏡窺時不隱墻登徒子好色賦此女登墻窺臣三年敢言西子短誰覺宓妃長神女賦襛不短纖不長珠玉終相類名作夜光洲記周穆王時西胡獻玉盃是百玉之精明夜照夕

促漏

促漏遙鐘動靜聞報章重疊香一作字符契經藉宣傳啟奏杜甫詩宮女開函近御筵是也舞鸞鏡匣收殘黛通俗文染青石謂之唐書內官有掌畜三人掌符契經藉宣傳啟奏杜甫詩宮女開函近御筵是也舞鸞鏡匣收殘黛通俗文染青石謂之不得蕭公作騎兵梁書武帝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射也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射也任昉當年有美名可憐才調最縱橫梁臺初建應惆悵都無色可並不奈此香何瑤席乘涼設楚詞瑤席玉瑱金罍洛晚英華作曉過曹植樂府白馬篇金羈渡鞨水沾羅注見前預想前秋英華作愁別離居夢櫂歌漢武帝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櫂歌五松驛狄白氏長慶集有五松驛詩此驛在長安東獨下長亭念過秦賈誼有過秦論五松不見見輿薪只應既斬

江東

驚魚擲方劄切剌力達切燕翩翾謝靈運賦魚水深而撥剌鳴鷗鷺首銅翎之陋體分獨自江東上釣船今日春光太漂蕩謝家

灞岸

山東今歲點行頻 杜甫詩行人行頻 幾處哀魂哭廣塵灞水
橋邊倚華表 三輔黃圖霸橋在長安東灞水上說文亭郵表徐曰表雙立為柱今郵亭立木交于其端或謂之華表按橋柱亦曰華表杜甫橋成詩天寒白鶴歸華表是也 平時二月有東巡

送臻師二首

昔去靈山非拂席 水經注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是青石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又名狼跡山靈鷲山前佛今佛皆居此地既是靈山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爾時會中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即從座起禮佛而退所以者何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為得未證為證有如此失是以不住佛席而起 今來滄海欲求珠 譬喻經王舍國人欲作寺錢不足入海得名寶珠杜甫詩僧寶人人滄海珠 楞伽頂上清涼地 翻譯名義集西域記云僧伽羅國東南隅有鬼游舍昔佛于此說楞伽經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于大衆中喝如是言我是過去一切佛及種種受生爾時作曼陀轉輪聖王六牙大象及鵝鳥鵝鳥釋曰楞伽山出妙寶故云楞伽此云不可往惟神通者能至其上峯頂有夜叉城佛于此說楞伽經 善眼仙人憶我無 楞伽經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于大衆中喝如是言我是過去一切佛及種種受生爾時作曼陀轉輪聖王六牙大象及鵝鳥鵝鳥釋曰楞伽山出西南隅故成人寂寂寄與路綿綿星勢寒垂地 柳子厚集序黎然如繫星麗天而芒寒色正 河聲曉上天夫君自有恨 楚詞望夫君兮歸來 聊借提桓因善眼仙人如是等百千生經說道源注善眼仙人以人以琢師也 苦海迷途去未因 楞嚴經引諸沈冥出於苦海莊子七聖皆迷無所問逆去未因過去未來之因 東方過此幾微塵 法華經假使有人磨以為墨過于東方千國土乃下一點大如微塵又過千國土復下一點如是展轉盡此諸點是諸佛土若算師知其數否 何當百億蓮花上 一一蓮花見佛身 傳燈錄釋迦佛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梵網經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

七夕

鸞扇斜分鳳幄開 庾信詩思為鸞翼扇願備明光宮 星橋橫過鵲飛迴 爭將世上無期別換得年年一度來

謝先輩防記念拙詩甚多異日偶有此寄 國史補互相推敬謂之光輩

曉用雲添句寒將雪命篇良辰多自感作者豈皆然 一作徒熟寢初同鶴含嘶欲並蟬 梁簡文帝寒蟬雲蟬詩寒響屢嘶 題時長不展得處定應偏 南浦無窮樹 楚詞送美人兮南浦 西樓不住烟 鮑照詩始出西南樓 改成人寂寂寄與路綿綿 星勢寒垂地 柳子厚集序黎然如繫星麗天而芒寒色正 河聲曉上天 夫君自有恨 楚詞望夫君兮歸來 聊借此中傳

馬嵬二首 通志馬嵬坡在興平縣西二十五里

龔馬燕犀動地來 左傳箕之犀甲也鄭玄周禮注燕近强胡習于甲冑戎曰謂弓也列子燕角之弧朔蓬之幹郭璞毛詩拾遺令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為弓者長恨歌漁陽鞞鼓動地來 自埋紅粉自成灰 國史補玄宗幸蜀至馬嵬驛貴妃于佛堂梨樹之前太真外傳妃死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時年三十八歲 君王若道能傾國 英華作堪

玉輦何由過馬嵬

海外徒聞更九州 原注鄒衍云九州之外復有九州 他生未卜 英華作決 此生休 長恨傳玄宗命方士致貴妃之神冥求四虛上下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署曰玉妃太真院玉妃出揖方士問天寶十四載以還事言訖惆然取金釵細合各折其半授使者還獻上皇將行乞當時一事不聞于他人者為驗玉妃曰昔天寶十年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時夜始半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願世世為夫婦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方士還奏上皇嗟悼久之此詩起二語正指其事言夫婦之願他生未卜而此生先休徒髣髴其神于海外耳能無悲乎

斫 西京賦陳虎旅于飛廉康 無復雞人報曉籌 周禮雞人夜呼旦以告百官漢官儀宮中不得畜雞衛士候于朱雀門外傳雞唱王維詩絳幘雞人報晚籌○按仙傳拾遺云玄宗為念貴妃往往廢寢則虎旅雞人亦增感傷矣 此日六軍同駐馬 唐書肅宗紀楊國忠諷玄宗幸蜀至馬嵬頓六軍不進大將軍陳玄禮請誅楊氏于是誅國忠賜貴妃自盡長恨歌六軍不發可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當時七夕笑牽牛 見上 如何四紀為天子 玄宗紀詔曰車來四紀人亦小康

不及盧家有莫愁

可歎

幸會東城宴未迴 年華憂共水相催 梁家宅裏秦宮入 梁冀傳冀愛監奴秦宮宮至太倉令得出入妻孫壽所愛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 趙后樓中赤鳳來 飛燕外傳后所通宮奴燕赤鳳雄健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嫺館后遣采女是日連臂蹋地歌赤鳳來曲 氷簟且眠金鏤枕 杜甫詩恩分夏簟氷冷冷金鏤枕 瓊筵不醉玉交盃 李白序開瓊筵以坐花 宓妃愁坐芝田館 洽遊記京兆山第九層山形漸狹小下有芝田館圖皆數百頃羣仙狸鶩馬洛神賦秣駟乎芝田 用盡陳王八斗才 八斗才謝靈運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

望喜驛別嘉陵江水二絕 寰宇記嘉陵水一名西漢水又名閬中水周地圖云水源出秦州嘉陵固名嘉陵江

嘉陵江水此東流 望喜樓中憶閬州 若到閬中還寄海

千里嘉陵江水色 含烟帶月碧於藍 今朝相送東流後

閬州應更有高樓

猶自驅車更向南

別薛岳賓

曙爽行將拂晨清坐欲淩別離真不那奴卧切風物正相仍漫水任英華作清誰照衰花淺自矜還將兩袖淚同向一窓燈桂樹乖真隱淮南王招隱桂樹叢生兮山之幽芸香是小懲二語義山自謂也義山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旋調補弘農尉故有芸香之句清規無以況且用玉壺氷

富平少侯

七國三邊未到憂七國謂漢景時七國隋明餘慶詩三邊烽亂驚十三身襲富平侯漢書張安世封富平侯子延壽尚延壽卒子放尚放敬武公主所生繫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與上卧起寵愛殊絶不收金彈抛林外西京雜記韓嫣以金為彈丸一日失數十每出兒童隨之長安語曰苦饑寒逐彈丸却惜銀牀在井頭樂府淮南篇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聞君有此句○晉書稽紹傳紹子延祖康之子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啟武帝請為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山濤傳所奏

擬之武子恒持玉枕以自防古詩玉枕龍賢席郎眠何處牀龍都賦未無雕鏤當闌不報侵晨容當闌注見前新得佳人字莫愁

腸

有懷非惜恨不奈寸腸何即席迴彌久前時斷固多熱應翻急燒去聲冷欲徹微波隔樹漸漸雨通池點點荷傾程山向背湘中記衡山如陣雲九向九背乃復不見望國關嵯峩故念飛書及新懽借夢過梁筠休伴淚妃用湘事繞雪莫追歌蜀琴抽白雪郢曲統陽春杜甫詩朱絃繞白雪

贈宇文中丞

欲構中天正急材列子西極化人見周穆王王為改築宮室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名曰中天之臺自緣烟水戀平臺漢書梁孝王治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注平臺在大梁東北人間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啟事來原注公感歎亡友張君故

擬杯當曉起呵鏡可微寒隔箔山櫻熟褰帷桂燭殘庾信

曉起

頭枕單池國所獻其領下有蓑書云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物也語林王武子從荆州來敦欽

對燭賦刺取燈花待杜爕書長為報晚夢好更尋難影響輸雙蝶偏過舊碗蘭

閨情

紅露花房白蜜脾（鄧谷蝶詩微雨宿花房王元之蜂記脾底也）黃蜂紫蝶兩參差春窓一覺（古效切）風流夢却是同衾不得知

月夕

草下陰蟲葉上霜朱欄迫遞壓湖光兎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應斷腸

杏花

（李義山詩集注卷一下 二十）

止國昔相值（秦中記唐人舉進士會杏園謂之探花宴）亭亭如欲言異鄉今暫賞脈脈豈無恩援去聲少風多力（謝靈運集有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注援衛也）墻高月有痕為含無限意遂對（英華作到）不勝繁仙子玉京路（靈胞金景內經下離塵處上界玉京元君注玉京者無為之天也）無上大道君治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殿玉闕億萬重（一作住）人金谷園（水經注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經石崇故居）幾時辭碧落（注見前）誰伴過黃昏

鏡拂鉛華膩（洛神賦鉛華不御善曰傅玄志燒鉛成胡粉）爐藏桂燼溫（拾遺記王母取綠桂之膏然以照夜張協詩尺爐重尋桂）終應催竹葉（張衡七辨玄酒白醪）猶憶浥蒲萄（竹葉蒲萄皆酒名）梧竹兼清宜城九醞酒（先擬詠桃根（王獻之桃葉歌桃樹連桃根）莫學啼成血（翁承贊子規夜啼連旦血漬草木）從教夢寄魂吳王採香徑方輿勝覽姑蘇靈岩山有西施採香徑）失路入烟村（此詩因古花而寫失路之感玩首末語可見）

燈

（李義山詩集注卷一下 二十一）

皎潔終無倦煎熬亦自求（阮籍詩皎皎白素潔煎熬火自煎熬）花時隨酒遠雨後背牕休冷暗黃茅驛暄明紫桂樓（鮑照詩鳳樓十二重桂樹玉盤龍）錦囊名畫掩玉局敗碁收何處無佳夢誰人不隱憂（詩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漢妃有隱憂影隨簾押轉（漢武故事上起神屋以白珠為簾象牙為鉤蕭貨曉寒歌海水押簾風不入）光信箑文流（梁簡文帝謝玉臂香汗浸紅紗）客自勝潘岳（陳啟元曰梁紀少愉燈詩）

舟小迴仍數危樓憑亦頻燕來從及社蝶舞太侵晨絳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故居）幾時辭碧落（注見前）誰伴過黃昏

清河

（惟餘一兩點幾得解羅衣結語從此化出）

雪除煩後一作俊○漢武內傳上藥有玄霜絳雪事只是自傷春

鞦韆

嘗聞宓妃鞦韆戲水欲生塵好借常娥著清秋踏月輪

追代盧家人嘲堂內

道却橫波字倚欹鮮腻目流睇而橫波人前莫謾羞只應同楚水長短入淮流通源注橫波同楚水欲其情之長也以淮代懷乃隱語如古樂府石闕街碑之類

代應

本來銀漢是紅牆隔得盧家白玉堂誰與王昌報消息盡知三十六鴛

裴陽者舊傳王昌字公伯為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任城王曹子文女也

鴛通源注古樂府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七十二雁列自成行此云三十六純舉雌言之

離亭賦得折楊柳二首

暫憑樽酒送無慘莫損愁眉與細腰人世死前惟有別春風爭擬惜長條

含烟惹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為報行人休盡折半留相送半迎歸

寄、道士

共上雲山獨下遲陽臺白道細如絲真誥王屋山仙之得道者皆詣陽臺是清虛之宮也君今併倚三珠樹注見前不記一作計人間落葉時

華州周大夫宴席西鉎○舊唐書周墀字德升長慶二年擢進士第開成四年正拜中書舍人武宗即位出為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海錄唐制吏部三銓尚書中銓兩侍郎分東西兩銓

郡齋何用酒如泉裴秀詩有肉如丘有酒如泉

飲德先時已醉眠若共門人推禮分戴崇爭得及彭宣漢書張禹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沛郡戴崇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慢易多智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疎之崇每候禹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絃鏗鎝極樂晝夜乃罷而宣獨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魚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厄酒相對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荊山唐書虢州湖城縣有覆釜山一名荊山裴宇記荊山在鼎湖縣南出美玉即黃帝鑄鼎之所一統志在陝州閿鄉縣南二十五里○此詩一統志收入富平荊山非是

壓河連華勢孱顏相如大人賦放散咿嚘以孱顏注不齊貌序鳥沒雲歸一望間楊僕移關三百里漢書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于新安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

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用武帝意亦好廣濶于是徙關新安去弘農三百里可能全是為荆山

次陝州先寄源從事唐書陝州陝郡本弘農郡虢河南道

離思羈愁日欲晡東周西雍上聲此分塗迴鑾佛寺高多少唐書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入寇奉天上出幸陝州十二月上還京望盡黃河一曲無物理論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一直一曲九曲以達於海

過鄭廣文舊居唐書玄宗愛鄭虔才更置廣文館以處為博士長安志韓莊在韋曲之東退之與孟郊賦詩又送其子讀書處鄭莊又在其東南鄭十八度之居也

宋玉平生恨有餘遠循三楚弔三閭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同姓仕於懷王為雜騷序屈原與楚

可憐留著臨江宅異代應教庾信居西齋叢語庾尚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亂自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名

哀江南賦云珠矛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老杜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李義山亦云可憐留著臨江宅

異代應教庾信居是也然子美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又有江山故宅空文藻之句益歸州亦有宋玉宅也

東下三旬苦于風土馬上戲作

路遶函關東復東水經注潼關歷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遶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

車不方軌身騎征馬逐驚蓬天池遶濶誰相待日日虛乘九萬風天池九萬風見莊子

莫愁

雪中梅下與誰期梅雪相兼一萬枝若是石城無艇子樂府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莫愁還自有愁時

夢令狐學士

山驛荒涼白竹扉殘燈向曉夢清暉石銀臺路雪三尺李翰林志翰林院在銀臺門北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學士院在翰林之南別戶東向引鈴門外雖宣事不敢入又曰學士每下直出門相謔謂小三昧出銀臺門乘馬謂之大三昧

歸鄭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寫敕代詔尚符令狐綯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

涉洛川

通谷陽林不見人洛陽記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洛神賦經通谷之景山又曰容與于陽林流眄于洛川蕙曰陽林地名多生楊因名五臣本作陽我來遺恨古時春宓妃

漫結無窮恨沿神賦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不為君王殺灌均原注

濯均陳王典戴譜諸王子文帝有〇按志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奏植醉酒悖慢劫

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赦爵安鄉侯

有感

中路因循我所長古來才命兩相妨勸君莫強安蛇足一醆芳醪不得嘗戰國策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巵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酒右手畫地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巵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足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宮妓

宮妓坊內教也教坊記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蓄在上前也

珠箔輕明拂玉墀三秦記明光殿皆金玉為階檻簾箔畫花光鳳凰麒麟為簾箔畫花光明披香新殿鬬腰支三輔黃圖武帝時後宮八區中有披香殿雍錄唐慶善宮有披香殿王諲詩披香殿裏簇蛾眉梁邵陵王詩歌媚著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漢書武帝作魚龍角抵之戲先戲于庭極畢乃入殷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放戲于庭炬燿日光西京雜記文而成龍即為此色也終遣君王怒偃師列子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偃師所造能偃者趨步俯仰頓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偃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剖散偃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內外肝膽支節等皆假物也合會復如初王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同

功乎

宮辭

君恩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莫向樽前奏花落梁府有梅花落涼風只在殿西頭

代贈二首

樓上黃昏欲望休玉梯橫絕月中鉤一作單耀詩玉梯不得踏於乘月賦隱圜而似鉤注芭蕉不展丁香結丁香結別見

東南日出照高樓樓上離人唱石州樂府石州詞角調曲也又有舞石州

如望遠山臉隱隱常若笑蓉不知供得幾多愁

楚吟

山上離宮宮上樓樓前宮畔暮江流楚天長短黃昏雨唐書石州昌化郡本離石郡天寶元年更名

宋玉無愁亦自愁

瑤池

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黃竹注見前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穆天子傳王母為天子誦曰將子無死尚復能來天子答

之曰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柳

為有橋邊拂面香 李白詩風吹柳花滿店香 何曾自敢占流光後庭玉樹承恩澤不信年華有斷腸

寄在朝鄭曹獨孤李四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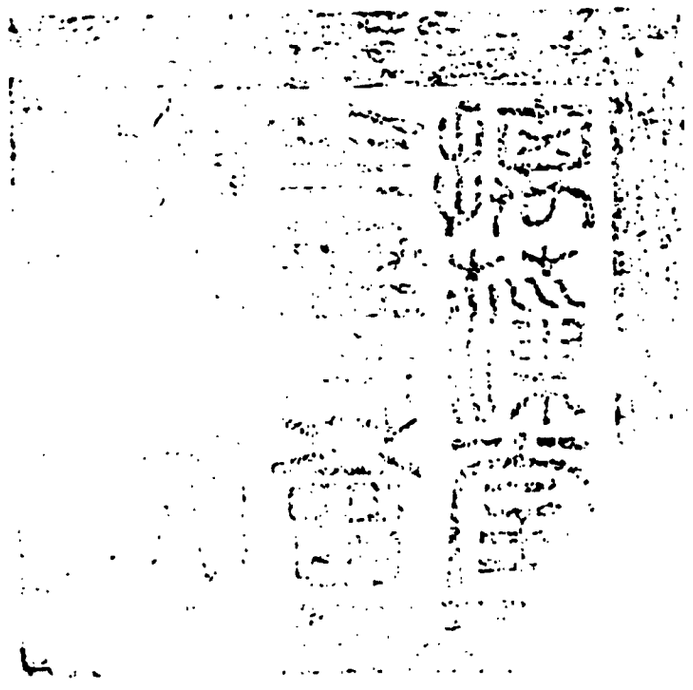
昔歲陪遊舊跡多風光今日兩蹉跎不因醉本蘭亭兼忘去聲當年舊永和 道源注法書要錄永和九年王右軍與親友四十二人修禊于蘭亭揮毫製序興樂而書通楊勁健謂有神助醒後日再書數十百紙終不能及右軍自珍愛之秘藏于家七傳而

至智永子徹之派也舍俗為僧居越之永欣寺後授弟子辨才人所罕見唐太宗遣御史蕭翼以計賺取太宗不豫命太子以此本從葬昭陵愚按南部新書云蘭亭序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趙模諸求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敕搨兩本一送辨才一王自收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其說與此不同

李義山詩集注卷一下

汜據文選改

第四十五頁前一行車不方軌刊本方訛容據河水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鎮健
謄錄舉人臣王旭暘

欽定四庫全書

李義山詩集註卷二上

集部

李義山詩集注卷二上

吳江朱鶴齡注

南朝

地險悠悠天險長金陵王氣應瑤光 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江淹詩瑤光正神縣南朝為正朔所歸故曰應瑤光也休誇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粧 南史徐妃諱昭佩無容貲不見禮帝二三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

題漢祖廟

乘運應須宅八荒男兒安在戀沛隍君王自起新豐後 漢書京兆新豐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三輔舊事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邑高祖徙豐沛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 項羽何曾在故鄉 項羽傳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韓冬郎即席為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余方追悔不及因成二絶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絶

吟連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

絶寄酬兼呈畏之員外 南部新書冬郎韓偓小字也瞻字畏之義山同年

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
張正見詩丹山下威風來集帝梧桐餘花散　雛鳳清於老鳳聲

劒棧風檣各苦辛　劒棧謂劒閣棧道　別時氷雪到時春為憑何遜休聯句　何遜嘗于范廣州宅聯句　瘦盡東陽姓沈人　原注沈東陽約嘗謂何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終未能到余雖無東陽之才而有東陽之瘦矣

評事翁寄賜餳粥走筆為荅

粥香餳白杏花天　玉燭寶典寒食節令人悉為大麥粥研杏仁為酪引餳沃之孫楚祭子推文云黍飯一盤醴酪二盂是其事也　省對流鶯坐綺筵今日寄來春已老
鳳樓迢遞憶鞦韆

東阿王　魏志明帝太和二年植復還雍丘三年徙封東阿　國事分明屬灌均　注見上卷　西陵魂斷夜來人　鄴中故事魏武帝遺命諸子曰吾死之後葬于鄴之西崗婕妤美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下總帳朝晡上酒脯糒之屬每月朔十五輒向帳前作伎樂汝等時登臺望吾西陵墓田　君王不得為天子　魏志植既以才見異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厲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遂定為嗣　半為當時賦洛神　注見上卷

聖女祠　注見上卷

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
張正見詩丹山下威風來集帝梧桐餘花散　雛鳳清於老鳳聲

劒棧風檣各苦辛　劒棧謂劒閣棧道　別時氷雪到時春為憑何遜休聯句　何遜嘗于范廣州宅聯句　瘦盡東陽姓沈人　原注沈東陽約嘗謂何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終未能到余雖無東陽之才而有東陽之瘦矣

評事翁寄賜餳粥走筆為荅

粥香餳白杏花天　玉燭寶典寒食節令人悉為大麥粥研杏仁為酪引餳沃之孫楚祭子推文云黍飯一盤醴酪二盂是其事也　省對流鶯坐綺筵今日寄來春已老
鳳樓迢遞憶鞦韆

東阿王　魏志明帝太和二年植復還雍丘三年徙封東阿　國事分明屬灌均　注見上卷　西陵魂斷夜來人　鄴中故事魏武帝遺命諸子曰吾死之後葬于鄴之西崗婕妤美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下總帳朝晡上酒脯糒之屬每月朔十五輒向帳前作伎樂汝等時登臺望吾西陵墓田　君王不得為天子　魏志植既以才見異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厲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遂定為嗣　半為當時賦洛神　注見上卷

聖女祠　注見上卷

松篁臺殿蕙香幃　英華作花閨　龍護瑤窓鳳掩扉無贀易迷
三里霧　謝承後漢書張楷有道術居華山谷中能為五里霧時閉西人裝優亦能作三里霧不寒　雛鳳清於老鳳聲

長著五　一作六　銖衣　博異志貞觀中岑文本于山亭避暑有叩門云上清童子文本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出門忽不見惟得古錢一枚　人間定有崔羅什　道源注白陽雜俎長白山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清河崔羅什被徵夜過此忽見朱門粉壁一青衣出遇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恍然下馬入兩重門青衣引前曰女郎乃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叙温涼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叙玉顏什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什曰實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留玳瑁簪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一大冢後十年什在園中食杏忽云報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　天上應無劉武威　注見上卷　寄問釵頭雙白燕
每朝珠館幾時歸　注見上卷

獨居有懷

麝重愁風逼羅踈畏月侵怨魂迷恐斷嬌喘細疑沉數急芙蓉帶　梁元帝烏棲曲芙蓉為帶石榴裙　頻抽翡翠簪　後漢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以翡翠為毛羽梁費昶詩日照紫雲端為花勝上為鳳雀

柔情終不遠遥妬已先深浦冷鴛鴦去園空蛺蝶尋蠟
花長澒淚箏柱鎮移心傅玄箏賦序絃柱十二擬十二
月梁王臺卿詠箏詩促調移輕
柱顧野王箏賦既留心于別鶴亦含情于採蓮覓使嵩雲暮道源注漢武内傳
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錦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
言太乙君召覺即告近臣曰如朕夢少君將舍朕去矣
迴頭灞岸陰王粲詩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武帝夜夢與李少
砧
過景陵唐書憲宗服方士柳泌金丹毒發多躁
武孝皇帝葬景陵
在蒲城縣金帳山
怒元和十五年正月暴崩謚曰聖神章
武皇精魄久仙昇帳殿凄涼烟霧凝梁庾肩吾詩迴川
入帳殿唐六典凡
大駕行幸設三部帳幕帳
皆鳥獸為表朱綾為覆俱是蒼生留不得鼎湖何異
魏西陵漢書黄帝鑄鼎荆山之下有龍垂胡頯下迎黄
帝騎龍上天後世名其地曰鼎湖西陵注見前
臨發崇讓宅紫薇宣室志崇讓里在東都西豁
叢語洛陽崇讓坊有河陽節
度使王沇元宅義
山乃沇元之壻
一樹濃姿獨看來秋庭暮雨類輕埃不先搖落應為有
已欲別離休更開桃綬含情依露井應劭漢官儀二千
石綬青地桃花綵
三采張正見詩竹葉當爐滿桃
花帶綬輕古樂府桃生露井上柳綿相憶隔章臺陳祖
孫登

詠柳詩飛
絮亂上空天涯地角同榮謝豈要移根上苑栽西京雜
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
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
及第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芳桂當年各一枝晉郤詵傳臣對策為天下第
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行期未
分壓春期江魚朔雁長相憶秦樹嵩雲自不知下苑經
過勞想像漢書注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
江池是褽宇記本屬下杜故云下苑東門
送英華作追餞又差池水經注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
宣平門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
都門灞陵柳色無離恨三輔黄圖文帝灞陵在長安城東
七十里灞橋跨水作橋漢人送客
至此橋折
柳贈別
野菊此詩又見孫逖集題
作咏樓前海石榴
苦竹園南椒塢邊齊民要術竹之醜者有四
曰青苦白苦紫苦黄苦微香冉冉
淚涓涓已悲節物同寒雁忍委芳心與暮蟬細路獨來
當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紫雲一作微新苑移花處不取
霜栽近御筵

板橋曉別

迴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窓户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

列仙傳琴高趙人也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明日皆潔齋候于水旁果乘赤鯉來沿月餘復入水去　一夜芙蓉紅淚多　拾遺記蘂靈芸別父母以玉唾壺承淚皆為紅色

過伊僕射舊宅　唐書伊慎兗州人善騎射大歷間以軍功封南充郡王歷官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元和六年卒贈太子太保

朱邸方酬力戰功　玉海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邸朱邸邸有朱户也謝朓辭隋王牋朱邸方開効進心于秋實　華筵俄歎逝波窮　迴廊簷斷燕飛去　英華作出小閤　一作閥　塵凝人語空幽淚　英華作砌欲乾殘菊露餘香猶入敗荷風何能更涉瀧　閭江切　江去　水經注瀧水又南出曲江縣東一統志峽謂之瀧口又南逕在韶州府樂昌縣　獨立寒流　英華作沙弔楚宮　按楚宮在荊南疑此詩乃自桂林奉使江陵時作故有末二句

關門柳

永定河邊一行柳依依長發故年春東來西去人情薄不為清陰減路塵

酬別令狐　英萃有八字　補闕　令狐綯傳開成初為左拾遺二年丁父喪服闋

惜別夏仍半曲途秋已期那修直諫草更賦贈行詩錦段知無報　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報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青萍宵見疑　青萍注見上卷○言已雖無報令一作狐必無按劍之疑也　人生有通塞公等繫安危

警露鶺鴒辭侶　埤雅鶺性警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點滴有聲則高鳴相警　吸風蟬抱枝　溫嶠蟬賦餐清露晨風渴飲漢書王陽在位貢禹彈冠　又到掃門時　史記魏勃欲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早夜掃齊相舍人門舍人見之為參拜為內史

銀河吹笙

悵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夢他年斷別樹羈雌昨夜驚月榭故香因雨發風簾殘燭隔霜清不須浪作緱山意　列仙傳王子晉善吹笙七月七日乘白鶴于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湘瑟秦箫自有情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海燕參差溝水流同君身世屬離憂相攜花下非秦贅　賈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言其不出妻家如人身之有贅疣也　對泣春天一作風前類楚囚　左傳晉侯問曰南冠而繫者誰也有司曰鄭人所獻楚囚也王導傳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碧草暗侵穿苑路珠簾不捲桃花去　一作聲江樓莫驚　一作經　五勝

埋香骨 漢律歷志秦推五勝自以為獲水德注五行相勝秦以冏為火用水勝之按秦本紀二世葬始皇驪山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故云埋香骨 地下傷春亦白頭

彭城當作陽 公薨後贈杜二十七勝李十七潘 文集作潘 二君並與愚同出故尚書安平公門下 舊唐書令狐楚傳元和十四年楚拜同平章事太和中歷仕宣武天平河東節度使七年入為吏部尚書九年十月守尚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開國公開成元年四月出為興元尹克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于鎮新書杜勝宰相黃裳之子寶歷初擢進士第宣宗大中朝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欲倚為宰相及黨鄧罷為中人沮毀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出為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李潘未詳舊書崔戎字可大裴度領太原戎為參謀遷劍南東西川宣慰使還拜給事中改華州刺史遷兗海沂密都團練觀察使太和八年五月卒贈禮部尚書世系表戎封安平縣公本集有為安平公兗州奏杜勝李潘等充判官狀

梁山兗水約從公 唐書漢中郡屬山南西道本梁州漢川郡天寶元年改漢中兗州魯郡屬河南道梁山謂彭陽兗水謂安平也 兩地參差一旦空謝墅庾村相弔後謝安傳時堅冠淮淝安命駕出與玄圍棊賭別墅庾村永詳 自今岐路各西東

錢龍惕箋杜李二君既同出安平之門又同為彭陽從事故二公沒而賻之以詩也詩中並感二公故有梁山兗水謝墅庾村之目

聞歌

欲笑凝眸意欲歌高雲不動碧嵯峩 青謬遏行雲事 銅臺罷望歸何處 魏武西陵事見前 玉輦忘還事幾多 拾遺記撫王御黃金碧玉之輦跡遍于四海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與穆王歡歌圖經胡地多白草昭君冢獨青鄉人思之為立廟香溪一統志昭君墓在古豐州西六十里 細腰宮裏北人過 細腰注見上卷杜牧詩細腰宮裏露桃新 此聲腸斷非今日香灺斜上 說文灺燭燼也世說桓聲 燈光奈爾何 說文灺燭燼也子堅聞清歌輒喚奈何

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 句容句曲山名曰華陽之天詳上卷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上帝之所居

淪謫千年別帝宸至今猶謝 英華作識 蘤珠人 道源注黃庭內景經太上大道玉宸君閒居蘤珠作七言秘要經仙宮中有寥陽之殿蘤珠之闕李白詩傳詩蘤珠宮 但驚茅許同仙籍 英華作多玄分○洞仙傳茅濛字初成咸陽南關人即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師北郭罷谷先生受長生之術入華山修道白日升天葉仙傳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諸青童並從王母降于盈室天皇大帝命五帝君賜以紫玉之板黃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為東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王母命上元夫人授盈之二弟茅固茅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于盈固及衷事訖升天而去十二真君傳許邁字敬之祖琰父肅世慕至道師大洞君吳猛傳

三清法要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拔宅上升
晉尚書郎遷散騎常侍護軍長史穆皆遷之族子後俱
得道晉書許邁字叔玄丹陽句容人志求仙道立精舍
于餘杭懸霤山徃來茅山洞室父母既終乃遷歸孫氏
還家徧遊名山不道英華作記劉盧是世親劉盧劉琨也盧琨也文選琨答琨詩郁矜舊恩嫵
蛇新婚善曰臧榮緒晉書琨妻即琨之從母琨贈琨詩申以婚姻著以累世向曰婚姻謂琨妹嫁琨弟玉
撿賜書迷鳳篆英華作篆謂以玉為撿束也御覽三元玉撿經三
玄臺玉撿紫文九天眞書在其內眞誥二侍女持錦囊
囊盛書十許卷以白玉撿撿囊口古今篆隸文體鳳篆
白帝朱宣氏有鳳鳥之瑞文字取以為象三
洞經道家字曰雲篆曰天書曰龍章曰鳳文金華歸駕
冷龍鱗神仙傳皇初平丹溪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
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凡

初起尋索不得後見一道士求得之問羊何在曰近在
山東初起徃視但見白石初平叱曰羊起于是白石皆
變為羊初起便棄妻子就初平學修功德二十七年忽
見鹿駕龍車二人執節下庭中顧謂友曰此迎我也道
士即鄭紫陽不因杖屨逢周史神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
陽楚國苦縣賴鄉人周文王
時為守藏史至武王時為柱下史徐甲何曾有此身神仙傳徐甲御老
子青牛出關西昇中路乞顧直求去老子曰汝年不長吾以長生符與汝
吞之故能至此汝欲去耶甲不悟必欲求去老子以水
噀之便成白骨一具衆為甲哀求老子復以水噀之甲復形如故遂隨老子仙去

楚宮二首

十二峰前落照微天中記巫山十二峰曰望霞曰翠屏曰朝雲曰松巒曰集仙曰聚鶴曰淨

其不瞑目
宵夜之義

迤遞青門有幾關柳梢樓角見南山明珠可貫須為佩
白璧堪裁且作環子夜休一作歇

團扇歌 新正未破剪刀閒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剪綵為人戴之頭鬢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新正未破言未入正月也用字本沈佺期詩別離頻破月又杜詩二月已破三月來猿啼鶴怨英華作望終年事未抵熏爐英華作爐香一夕閒

道源注言終歲相思不如一夕佳會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

一丈紅薔擁翠蓂羅窓不識續街塵峽中尋覓長逢雨月裏依稀更有人虛為錯刀留遠客漢書王莽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札損文鱗遥知小閣還斜照笑殺烏龍臥錦茵搜神後記會稽句章民張欣滯役在都養一狗甚快名曰烏龍後其婦與奴私通遂謀殺欣欣拍膝大呼曰烏龍與手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欣因殺奴以婦付縣殺之白居易詩烏龍臥不驚青鳥飛相逐

有感二首 原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唐書文宗以宦者權寵太盛繼為禍胎元和末裁逆之徒尚在左右思欲斆除本根以雪讐恥李訓既因鄭注得幸上密以誠告之擢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訓既秉權衡即謀誅內豎以注為鳳翔節度使先之鎮又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太原未赴鎮間廣令召募豪傑太和九年乙卯十一月二十金吾街使韓約不報平安奏曰金吾左仗院石榻上夜來有甘露臣已退狀訖乃舞蹈再拜宰相百官稱賀李訓請上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來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既還曰臣等恐非眞甘露不敢輕言上曰韓約妄耶命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內臣往視既去訓召王璠郭行餘曰來授勅旨璠恐悚不能前行餘獨拜殿下時兩鎮官健皆執兵在丹鳳門外訓已令召之惟璠從兵入郤寧兵竟不至士良等至左仗閤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閤者欲扃鎖之為士良所叱闔不得上士良等回奏曰事急矣請陛下入內即舉勅與迎帝訓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護乘輿者人賞百千內官決殿後罟思舉輿疾趨訓舉呼曰陛下不得入內金吾兵已登殿京兆尹羅立言中丞李孝本率臺府從人四百餘人上殿縱擊內官死傷者數十人乘輿入宣政門訓舉呼益急宦者郤志榮奮拳擊其胸訓仆地乘輿既入門即閤須臾內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東閤門遇人即殺訓瑭行餘約立言孝本及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皆族誅注為鳳翔監軍所殺傳首京師

九服歸元化 周禮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也 三靈叶睿圖 典引荅三靈之繁祉注天地人也 如何本初輩 後漢袁紹傳中常侍段珪等殺何進劫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紹勒兵擒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水死 自取屈氂誅 漢書

劉屈氂中山靖王子也征和二年為左丞相郭穰告與戚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詔載屈氂厨車以徇腰斬東市有甚當車泣 魏志嘉平六年景王廢帝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后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千人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 因勞下殿趙梁武本紀大通中謗曰樊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 何成奏雲物 左傳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此謂金吾街使奏石榴甘露 直是滅崔符 左傳鄭國多盜取人于崔符之滓子太叔興兵攻之證逮符書密辭連性命俱 舊唐書李訓事敗王涯等倉皇步出為禁兵所擒幷其家屬奴婢皆繫獄仇士良鞫涯反狀涯實不知其故械縛既急榜笞極酷乃令手書反狀自誣與訓同謀獄具腰斬竟緣尊漢相 漢書王商容貌過人單于大畏之天子曰此真漢相矣 不早辨胡之會勒 鬼籙分朝部 魏文帝與吳質書親故姓名多為鬼籙已去 軍烽照上都 洪爐注見上卷唐書至德元載號西京曰上都 敢云堪慟哭未免怨洪爐 洪爐注見上卷 雖哥書石勒年十四倚嘯上東門王衍顧謂左右曰向雖者胡雖吾觀其聲視有異志恐將為天下患遣使收丹陛猶數秦彭庭歎戰爭臨危對盧植 原注是晚獨名故相彭陽公○ 後漢書大將軍何進謀誅宦官乃召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出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議欲廢立羣臣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舊唐書訓注獨區區罪訓也使非平日傾險君子猶將與之不成之責何乃甚乎其時禁中商量制勅 始悔用龐萌 後漢書平敵將軍龐萌為人邏順帝信愛之使與蓋延共擊董憲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疑遂反帝大怒自將討之與諸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御仗收前殿 一作隊 兵徒劇背城蒼黃五色棒 魏志太祖除色棒各十餘枚懸左右犯禁者雖貴不避豪強棒殺之京師敛跡 掩過一陽生 甘露事在十一月正冬至時 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誰瞋衛宼目寧吞欲絕聲近聞開壽讌不廢用咸英樂緯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樂曰六英道源曰舊書開成元年上元賜百寮曲江亭宴令狐楚以新誅大臣不宜賞宴獨稱疾不赴時論美之此詩結句益有譏也

錢龍惕箋甘露之變從古所未有也閹豎橫行南司奸邪反若假手宦寺塗炭當時士大夫深疾訓注之臧除大慝者一時如鄭覃李石以不忤中人而命相矣李德裕裕李宗閔以訓注所逐而量移矣令狐楚號為仇士良所不悅而上問王涯手書反狀則應曰狀矣節度使兵仗參辭則乞停罷矣汲汲狀惟恐得罪宦官以取禍後世不咎文宗之不密失臣則恨訓注之狂躁誤國而當日情勢未有宜寬論之者可異也自古以來宦官盜竊國柄莫橫于漢之十常侍故何進等謀誅之不勝反為所殺胡廣之謀進始之非命于靈帝也訓內與文宗謀而外連藩鎮以誅宮奴謂之奉天討可也說言甘露哀甲帷幄謂之謀勇可也事已敗裂猶攀呼乘輿投身虎口謂之死事可也迫奄人得志身分族滅此時文宗稍欲救之則有閽樂望免之禍天道至此不可問矣何獨區區罪訓也使非平日傾險君子猶將與之不成之責何乃甚乎其時設國有重臣不畏強禦倡言訓等之無辜士良諸山猶未必刃加其頸也乃箝口不言而請王涯三相罪名僅僅出于劉從諫亦可恥矣義山詩云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誰瞋衛宼

目寧死欲絕聲其感憤激烈有不同于衆論者予故表而出之

重有感

玉帳牙旗得上遊抱朴子外篇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唐藝文志兵家有玉帳經一卷張溟雲谷雜記按袁卓適甲申專征賦戎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肰其法出于黃帝于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之比也通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東京賦牙旗繽紛旆綜曰牙旗者將軍之旌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南部新書詩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象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軍中聽號令必立牙旗之下與府朝無異近俗尚武通呼公府門為牙門字訛轉為衙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右後漢書竇融為衆所推行河西大將軍事遂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授融為涼州牧陶侃軍宜次石頭晉書蘇峻作逆溫嶠要陶侃同赴朝廷因推為盟主侃戒服登舟直指石頭豈有蛟龍愁一作曾一作長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道源注天官書兩河天關間為關梁索隱曰宋均云兩河六星如連環言關梁之限知邪偽也正義曰閼丘二星在河南金火守之主兵戰鬬下錢能惕燮太和九年十月以前廣州節度使王茂元為涇原節度使逾月李訓事作茂元在涇原故曰得上遊也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等罪名仇士良聞之惕懼故曰實融表已來關右也初獲鄭注京師戒嚴涇原廊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皆勒兵備非常故曰陶侃軍宜次石頭也士良筆知事連天

子相與悄怨帝懼偽不語宦人得肆志殺戮則蛟龍而失水矣曰豈有者諱之也涯等既死舉朝脅息諸藩鎮亦皆觀望不前誰為高秋之應乎曰更無者傷之亦望之也至于晝號夜哭雪涕星關而感之者益深悲夫

壽安公主出降舊唐書開成二年六月丁酉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逢為駙馬都尉尚壽安公主新書鎮冀自李惟岳以來拒天子命至王庭湊恣山悖不臣不仁雖夷狄不若也庭湊死其次子元達襲節度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之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元達遣人納聘閤下進千盤食良馬主拯澤奩具奴婢謙者嘉其恭

滿水聞貞一作媛真書麗降二女于滿泃常山索鎧師唐書鎮州常道本恒州恒山郡成德節度使治恒州山郡屬河北

昔憂迷帝力今分送王姬事等和親强虜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壘在此禮恐無時

夕陽樓原注在滎陽今遂寧蕭侍郎守滎陽日作○按蕭侍郎漸也舊唐書太和七年三月以給事中蕭滌為鄭州刺史

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

春雨

悵臥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冷

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晚晚殘宵猶得夢依稀
玉瑞緘札何由達風俗通耳珠曰瑞張正見詩誰論白玉瑞玉瑞緘札猶今所云俏緘萬里雲羅一雁飛

中元作

絳節飄颻宮一作空鬼來梁邵陵王祀會山神文絳節陳朝中元朝拜上清廻道經七月十五中元之日地官校勾搜選人間分別善惡諸天聖衆普詣宮中羊權須一作雖得金條脫異語等緣華以晉升平二年十一月十日夜降羊權家權字道學簡文帝黃門郎羊欣祖也緣華贈以詩一篇并致火澣布手巾一條金玉跳脫各一枚溫嶠終虛玉鏡臺世說溫嶠從姑劉氏女美托嶠覓壻嶠密有自婚意答曰佳壻難得但得如嶠比也後少日嶠報云已覓得壻處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玉鏡臺嶠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曾省驚眠聞雨過不知迷路為花開有娥未抵瀛洲遠離騷望瑤臺之曙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呂氏春秋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層臺飲食必以鼓青雀如何鵝鳥媒青雀注見上卷離騷吾令鵝為媒兮鵝告予以不好注鵝惡鳥也有蠢殺人以喻讒賊

鴛鴦

雌去雄飛萬里天雲羅滿眼淚潛肰不須長結風波願

鎮向金籠始兩全

楚宮

湘波如淚色潦潦水經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朔山東北過酃縣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說文潦清深也莊子潦乎其清楚厲古帝王無後者此鬼無所依好為民作禍故祀之楓樹夜猿愁自斷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女蘿山鬼語相邀楚詞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空歸腐敗猶難復更困腥臊豈易招屈原自況葬于魚腹故曰困腥臊但使故鄉三戶在項羽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絲絲誰惜懼長蛟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死楚人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云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長年所遺竝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色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遺風也

妓席暗記送同年獨孤雲之武昌

疊嶂千重叫恨猿長江萬里洗離魂武昌若有山頭石為拂蒼苔檢淚痕

宿晉昌亭聞驚禽長安圖自京城啓夏門北入東街第二坊曰晉昌亭東北隅作晉朱泚傳姚令言迎泚于晉昌里第

羈緒鰥鰥夜景侵 釋名愁悒不能寐目常鰥鰥然 高窓不掩見驚禽飛
英華作行 來曲渚烟方合過盡南塘樹更深 胡馬嘶和榆塞
笛 漢書衛青西定河南地按榆溪舊塞注長榆塞名或謂之榆中 楚猿吟雜橘村砧 水經注湘水又北逕南津城西對橘洲又龍陽有泛洲李衡植橘處 失羣掛木知何限遠隔
天涯共此心

深宮

金殿銷香 鼓吹作香銷 閉綺櫳 一作龍 玉壺傳點 一作響 咽銅龍
殿雙漏刻法為器三重圓徑尺于器下為金龍口吐漏水轉注 狂魔不惜蘿陰薄清
齋武帝以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置鐘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聲早起粧飾李賀詩今朝盡眉早不待 南史景陽鐘豈知為雨為雲處 鼓吹作意只有高唐十二峰

露偏知桂葉濃斑竹崩邊無限淚景陽宮裏及時鐘

明禪師院酬從兄見寄

貞吝嫌茲世 貞吝見易會心馳本原人非四禪縛 大寶積經菩薩至于空處修習四禪阿毘曇經自初禪至四禪立為四地 沈約詩四禪隱蛩曲維摩經貪著禪味是菩薩縛 地
絶一塵喧霜露欹高木星河壓 一作墮 故園斯遊儻為勝
九折幸迴軒 漢書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崍九折坂嘆曰奈何以先人遺體來此險乎遂以病歸

寄裴衡

別地蕭條極如何更獨來秋應為黃葉雨不厭青苔沈
約只能瘦 沈約與徐勉書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辛計月小半分 潘仁豈是
才 晉書潘岳少以才穎見稱 離情堪底寄惟有冷於灰

即日

小苑試春衣高樓倚暮暉天桃惟是笑舞蝶不空飛赤
嶺久無耗 唐書鄧州鄧城縣有天威軍故石堡城天寶八載更名又西二十里至赤嶺其西吐蕃有
開元中分界碑 鴻門猶合圍 漢書志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項羽屯兵處
幾家緣錦字含淚坐鴛機

淮陽路 漢書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明帝改為陳國唐書陳州淮陽郡屬河南道

荒村倚廢營投宿旅魂驚斷雁高仍急寒溪曉更清昔
年嘗聚盜此日頗分兵猜貳誰先致三朝事始平 按地志陳州與蔡州接壤吳少誠據蔡傳至元濟歷德順憲三朝始討平之

崇讓宅東亭醉後沔然有作

曲岸風雷罷東亭霽日涼新秋仍酒困 一作困病 幽興暫江

鄉搖落眞何遽交親或未忘一帆彭蠡月數雁塞門霜
俗態雖多累仙標發近狂聲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張萬
古山空碧無人鬢免黃驊騮憂老大鶺鴒妬芬芳 說文鶺鴒
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楚詞怨鶗鴂之先鳴兮使衆草為之不芳 密竹沈虛籟 按韋氏述征記崇讓坊出大竹及桃故此有密竹之句又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詩風過寒塘萬竹悲 孤蓮泊晚香如何此幽勝淹臥劇清漳 注見上卷

晚晴

深居俯夾城春去夏猶清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併
添高閣迥微注小窗明越鳥巢乾後歸飛體更輕

迎寄韓魯州 曉同年

積雨晚騷騷相思正鬱陶不知人萬里時有燕雙高寇
盜纏三輔 原注時興元賊起三川兵出○按興元為山南西道治所通鑑大中五年十月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果州刺史王贄弘討平之胡三省注東西川及山南西道謂之三川 莓苔滑百
牢 圖經百牢關故基在今興元西縣兩壁山相對六十里不斷漢江水流其間乃入金牛益昌路也寰宇記在漢中郡西縣西南隋開皇中置以入蜀路險號曰百牢關一云置在百牢谷 聖朝推衛霍一作云○晉書尚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 歸日動仙曹 白帖郎稱為仙故曰仙曹

武夷山 方輿勝覽武夷山道書謂第十六洞天舊有神降此自稱武夷君又列仙傳云籛鏗鍊丹之所也鏗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因以名山朱文公序曰武夷之名著于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一統志山在建寧府崇安縣南三十里

一片

只得流霞酒一杯 抱朴子項曼卿修道山中自言至天上遊紫府遇仙人與流霞一盃飲之輒不饑渴 空中簫鼓幾一作當 時迴武夷洞裏生毛竹 方輿勝覽毛竹洞在西溪上流去武夷山百餘里徑等生毛竹每節出一幹其巨細與根等 老盡曾孫更不來陸羽武夷山記武夷君於八月十五日山上置幔亭仙虹橋通上下大會鄉人宴飲曰汝等皆吾之曾孫也

一片

一片瓊英價動天 詩尚之以瓊英乎而說文瓊赤玉禮記玉氣如白虹天也 連城十五 當作昔 虛傳 史記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 良工巧費眞為累楮葉成來不直錢 韓非子宋人刻玉為楮葉三年而成雜之楮葉不辨列子曰使天地之有葉者鮮矣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 原注時二公從事商隱座主所

紅蓮幕下紫梨新 南史王儉用庾杲之為衛將軍蕭劻與儉書曰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沁園都賦紫梨津潤楊愼曰紫梨選注不言其狀按蜀有梨樹花以秋日其花紅

色唐李遵有追紫染表可証　命斷湘南病渴人義山時在桂管今日問君能寄否二江風水接天津水經注成都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兩江珥其前也華陽國志李冰為蜀守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溉田萬頃寰宇記今謂外江內江爾雅注箕斗之間天漢之津梁

鄭州獻從叔舍人褒會昌中討劉稹褒為鄭州刺史本集有為舍人絳郡公上李相公諸啓可証

蓬島烟霞閬苑鐘三官箋奏附金龍真誥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又曰二天宮立一官六天凡立為三官三官如今刑名之職主諸考謫常以眞仙司命兼總御之注消魔經云岱宗又有左火官右水官及女官亦名三官竝主考罰又曰受用金龍玉魚此不可闕道源注東齋記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投于名山洞府金龍以銅製玉簡以階石製之茅君爽世仙曹貴茅濛茅盈茅固茅喪事見前許掾全家道氣濃道源注神仙傳許邁字道翔小名玉斧郡舉上計掾主簿父穆長史為上清佐卿掾居方隅山洞石壇上焚香禮拜因而不起明日視之如生眞誥曰從張鎮南受衣解法又許邁事見前絳簡尚參黃紙案道源注絳簡即赤章也凡仙經朱書亦曰絳簡沈約與陶弘景書方當名書絳簡身遊玄闕禹鑑續事始自觀十年詔用黃麻紙寫詔勅文高宗上元二年勅曰制勅施行既為永式比用白紙各有蠹自今尚書頒下諸州縣並用黃麻紙丹爐猶用紫泥封真誥紫微夫人詩慶雲纓丹爐

王績遊北山賦伐丹蠟而調石髓紫泥汪見上卷○唐制舍人掌絲綸故用黃紙紫泥事不知他日華陽洞注見上卷許上經樓第幾重道源注神仙感遇傳陶貞白就興世館孫先生咨稟經法行道要拜表解職入茅山登盩厔自靜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名肱勅命餉賚常為顒劇乃造三層樓樓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于其下令一小豎傳投而已

西南行却寄相送者

百里陰雲覆雪泥行人只在雪雲西明朝驚破還鄉夢定是陳倉碧野鷄注見上卷

四皓廟道源注廟在商縣商雒山

羽翼殊勳棄若遺羽翼語見漢書皇天有運我無時廟前便接山門路不長青松長紫芝

題白石蓮花寄楚公道源注續高僧傳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投開元寺瑩鵲師落髮後謁黃檗山禪師問答雖多機宜頓了武宗廢教深窮山谷大中間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檗出山南隨侍焉昭宗聞其道化賜鹿皮衣五事卒年七十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行于世

白石蓮花誰所共六時長捧佛前燈道源注鑿白石為蓮花臺捧燈佛前空庭苔蘚鮮饒霜露時夢西山老病僧大海龍宮無限地

法華經文殊師利坐千葉蓮花從大海娑
竭羅龍宮自湧出住虛空中詣靈鷲山諸天雨塔幾
多層　道源注佛書有三界諸天自欲界以上皆曰諸天
西域記昔有比丘三月三界諸天自欲界以上皆曰諸天
充飲食忽有一雁投下自殞佛謂比丘見羣雁飛翔思曰若得此雁可
曰此雁王也不可食之乃瘞而立墖　漫誇鶖子眞羅
漢　道源注法華經舍利佛此云鶖子連母為名以其取
涅槃一日之債故不知有上乘亦非眞阿羅漢佛為
授記乃知眞是
佛子得佛法分不會牛車是上乘　法華經長者以牛車
羊車鹿車立門外引
諸子出離火宅釋迦道記注羊車喻聲聞乘鹿車喻
緣覺乘牛車喻菩薩乘俱以運載為義前二乘方便施
設惟大白牛車是實引重致遠不遺一物傳燈
録若頓悟自心即佛依此而修者是上乘禪

安定城樓　唐書郡屬至德元載更名○按史太和九年十月王茂元為涇原節度使義山時往來其幕故有是詩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一作上盡汀洲賈生年少虛
垂淚一作涕王粲春來更遠遊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獻帝西遷徙居長安後之荆州依劉表
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不知腐
鼠成滋味猜意鴛雛竟未休　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隋宮守歲

太睥注太睥以木德王　宮中行樂有新梅沈香甲煎去聲為庭燎法苑
珠林廣志甲香出南方范曄和香方曰甲前煎栈香是也紀聞自觀初天下又安時屬除夜太宗延蕭后同觀
燈問曰隋主如何后曰隋主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
數十盡沉香木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
煎沃之燄起數丈香聞數里一夜之間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石　玉液瓊蘇作壽杯
山海經崑山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
食是饗漢武內傳上藥有風實雲子玉液金漿陶潛詩
白玉煉素液南岳夫人傳
設閥　酒金觴四奏　遥望露盤疑是月遠聞鼉鼓
欲驚雷　李斯書樹靈鼉之鼓注以鼉皮為鼓也　昭陽第一傾城客不踏金
蓮不肯來

利州江潭作　原注感孕金輪所○唐書利州義成郡屬山南西道按武后自冊為

金輪皇帝父士彠為利州都督生后哀天
綱見之大驚曰當為天下主也見譚賓録
神劒飛來不易銷　道源注用延平劒化龍事　碧潭珍重駐蘭橈自攜
明月移燈疾欲就行雲散錦遥河伯軒窓通貝闕　楚詞紫貝闕今
珠宮　水宮帷箔卷氷綃　用鮫人織綃事　此時燕脯無人寄　梁四公記
杰公使羅子春賫燒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以獻龍
女龍女食之大嘉子春來龍載珠還國道源注南部新
書龍嗜燒燕肉食
燕肉人不可渡海　雨滿空城蕙葉雕

即目　一作日

地寬樓已迥人更迥於樓細意經　一作抽意經　春物傷醒屬

暮愁望賒殊易斷恨久欲難收大勢同（一作名非）眞無利多
情豈自由空園兼樹廢敗港擁花流書去青楓驛方輿勝覽
青楓浦在潭州瀏陽縣杜甫有青楓嶂詩鴻歸杜若洲（楚詞採芳洲兮杜若）單棲應分
定辭疾索誰憂吏替林鴟恨驚頻去不休

相思樹上合歡枝（搜神記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王奪之憑怨自殺何氏乃陰腐其衣從王登臺遂投臺左右攬其衣不得而死遺書于帶曰願得與憑合葬王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之間有梓生于二冢旬日盈抱屈體相就根交于下枝錯于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號其木曰相思樹）紫鳳青鸞共羽儀腸斷秦臺吹管客（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鳳止其屋為作鳳臺傳雅簫大者二十四管有底）日西春盡到來遲

淺陵（漢書武帝紀茂陵注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漢家天馬出蒲梢（史記馬名曰蒲梢作天馬之歌）首宿榴花
遍近郊（漢書大宛馬嗜苜蓿上遣使者持千金請宛馬來旨蓿歸種之離宮爾雅翼苜蓿似灰藜秋後結實黑房纍纍如穄米可為飯亦可釀酒陸機與弟書張騫為漢使西域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

只知含（一作銜）鳳觜（十洲記仙家煮鳳喙麟角作膠名為續絃膠能連屬弓弩斷絃仙傳拾遺）

武帝幸華林苑射虎兕弩絃斷以脫）屬車無復插雞翹（後漢輿服志大駕屬車三十六乘法駕屬車三十乘蔡邕獨斷驚旗編羽毛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玉桃
偷得憐方朔（西王母傳王母七夕降武帝宮中命侍女取桃玉盤盛七枚四以與帝三自食之漢武故事東郡獻短人曰巨靈指東方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著子此兒不良三過偷之矣楊慎曰本是瑤池宴罷留王母偷得憐方朔直似小兒語耳愚按漢武內傳王母降承華之宮嚴車欲去帝叩頭殷勤乃留若瑤池西宴自是穆王事如何可合偏檢宋本俱無之不可以語出固用修而不覈其實）金屋
修（一作粧）成貯阿嬌（漢武故事帝為膠東王時長公主問曰兒欲得婦否笑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誰料蘇卿老歸國（漢書蘇武字子卿武帝天漢元年使匈奴至昭帝始元六年還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帝以武為典屬國）茂陵松柏雨蕭蕭

按史武宗好遊獵及武戲親受道士趙歸眞法籙又深寵王才人欲立為后此詩全是託諷

鏡檻

鏡檻芙蓉入（鏡檻水檻也水光如鏡故曰鏡檻或曰北齊後主于宮中起鏡殿寶殿又高宗時武后作鏡殿四壁皆安鏡為白晝秘戲之須鏡檻當是鏡殿中欄檻耳）香臺翡翠過（拾遺記石虎春雜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于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撥弦驚火鳳（春秋元命苞火離為鳳唐會要貞觀中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勝蠻奴火鳳傾盃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愛之）交扇拂天鷁（道源注通志漢陽府産鷁以天鷁羽為扇也）隱忍陽城笑（注見上卷）喧傳郢市

歌郢歌注別見 仙眉瓊作葉佛髻鈿為螺 楞嚴經世尊從肉髻中涌出百寶光法苑珠林如來申髮以尺量長一丈三尺五寸放已右旋還成螺文螺即螺王勅釋迦像毗髻衛龍髮項秀螺紋 五里無因霧 仙傳拾遺張楷好道術居華山谷中能為五里霧學其術者填門如市故曰霧市 三秋只見河 天河也 月中供藥剩 用姮娥竊藥奔月事見上卷樂府白兔長跪擣蝦蟇丸奉上陛下一玉柈 海上得綃多 北夢瑣言唐朱建章為幽州司馬往渤海遇水仙遺以鮫綃軸之如著夏天展之一室凜然 玉集胡沙割 爾雅翼鮫今之沙魚大而長喙如鋸者名胡沙小而麤者名白沙說文鮫魚皮可飾刀孔叢子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 犀箑聖水磨 抱朴子通天犀能殺毒水經注聖水出上谷郡西南聖水谷舊唐書寶歷二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 斜門穿戲蝶小閣鎖飛蛾騎襜 昌氏切 侵鞾 將先切 卷 韻會說文 襜衣蔽前又襜褕謂帷裳以蔽前後一曰禪襦郭璞云今之蔽膝也鞾馬鞁具通作幾晉張方傳亂軍入宮割吾禾切○道源注蒼頡篇帛張流蘇武帳以為馬幾 車帷約幰鈒 五刮切車上曰幰龍手鏡鈒去角也 駐馬魏東阿 洛神賦稅駕乎蘅皐秣駟乎芝田 想像鋪芳褥 太子注見上卷 依稀解醉羅散時簫隔露卧後幕生波梯穩從攀桂 酉陽雜俎月中有桂高五百丈 弓調任射沙 道源注北史後周豆盧寧懸沙草去百步射之豈能封高也如封土狀今俗呼為墾 橋迴凉風壓溝橫 一作斜 夕照和待烏棲 傳書兩行雁取酒一封駝 漢書大月氏國出一封橐駝注脊上有一刻方為圖也

拋斷夢聽鼓事朝珂

送鄭大台文南覲 舊唐書鄭畋字台文年十八登進士第以書判授渭南尉直史館未行父亞出為桂管都防禦經畧使畋隨侍左右按北夢瑣言載畋生于桂州小字桂兒時監軍西門思恭詔徵赴闕亞餞于北郊以畋托之考舊史及義山此詩乃知其謬

黎辟 當作 璧灘聲五月寒 宋之問下桂江縣黎壁詩吼沫跳急浪合流環峻灘道源注夷白堂便覽南雄府保昌縣有九灘黎壁乃其二 南風無處附平安君懷一匹胡 威絹 晉陽秋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為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告歸質賜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于何得此絹質曰是我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 爭拭酬恩淚得乾

風

迴拂來鴻急 沈約詠風送歸鴻于碣石 斜催別燕高 庾肩吾風詩湘川燕起餘已

寒休慘淡更遠尚呼號楚色分西塞 荊州記郡西沂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荊門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楚西塞 夷音接下牢 元和郡國志下牢鎮在夷陵縣西二十八里隋于此置峽州貞觀九年移于步闡壘其舊城因置鎮歸舟天外有一為飛波濤

洞庭魚

洞庭魚可拾不假更垂罾鬧若雨前蟻多於秋後蠅豈思鱗作簟 杜陽雜編咸通末上迎佛骨入內道場設龍鱗之席仍計腹為燈 史記始皇

家中以人魚膏為燈 浩蕩天池路翱翔欲化鵬 見莊子

天涯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鶯啼如有淚為溼最高花

喜舍弟羲叟及第上禮部魏公 本集樂南甲集序仲弟聖僕羲叟特善古文舉會昌中進士為第一舊唐書大中元年二月禮部侍郎魏扶奏臣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等三人以父兄見居重位不令中選詔翰林學士韋琮重考覆唐詩紀事大中初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曹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榜出無名子削為五言詩以譏之李羲叟羲山弟也是歲登第羲山因上魏公詩云

云

國以人斯文重公仍內署 一作相來風標森太華 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 星象通中台 漢書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

朝滿遷鶯侶 劉賓客嘉話錄令狐綯謂登第為遷鶯喬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肰並無鶯字頃試早鶯求友及鶯出谷詩別無證據豈非誤歟愚按唐人陽桱詩軒榭已遷鶯蘇味道詩遷鶯遠聽聞後來 西京雜記揚雄著太玄經遂承襲用之 門多吐鳳才 夢吐白鳳皇集于玄上頃而滅 寧同魯司寇惟 紀事作只 鑄一顏回 揚子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回矣

哀箏

延頸全同鶴桑腸素怯猿 格物論猿性急而腸狹哀鳴則腸俱斷而死 湘波無限淚蜀魄有餘冤輕憾長無道 籍田賦微風生于輕憾兮 哀箏不出門何由問香炷翠幕自黃昏

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 南山終南山也水經注漢中記曰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通志分水嶺在漢中府略陽縣東南八十里嶺下水分東西流

水急愁無地山深故有雲那通極目望又作斷腸分 一作聲誤鄭驛來雖及 漢書鄭當時嘗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燕臺哭不聞 寰宇記燕昭王金臺在易州易縣東南三十里又有西金臺俗呼此為東金臺又有小金臺在縣東南十五里即郭隗臺也哭不聞言死者不聞其哭 猶餘遺意在許刻鎮南勳 晉書杜預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平吳後刻二碑紀績一立萬山之上一沉萬山下潭中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按史開成初令狐楚為山南節度史卒于鎮山南治漢中題云北歸分水嶺而詩有燕臺哭不聞之句知必為令狐楚作也義山嘗為楚撰鎮南勳史云楚沒前一日自草遺表召從事李商隱助成之可證彭陽沒時義山正在其幕也

舊頓 增韻頓宿食處也天子行幸住宿處亦曰頓唐書祿山反帝西出令御史大夫魏方

進為置頓使

東人望幸久咨嗟四海於今是一家猶鎖平時舊行殿盡無宮戶有宮鴉一作宮花一作飛鴉

代董秀才却扇通鑑中宗戲實從一以老乳母王氏嫁之令從一誦却扇詩數首注唐人成昏之夕有催粧詩却扇詩

莫將畫扇出帷來遮掩春山滯上才何遜看新婦詩如紅粧若道團圓似明月注見上卷此中須放桂花開

有感

驪山有感

驪岫飛泉泛暖香褰宇記驪山在昭應縣東南二里即藍田山也溫湯在山下九龍呵護玉蓮房唐實錄玄宗生日源乾曜張說上表曰陛下二氣含神九龍浴聖按驪山溫湯東有龍湫杜甫詩初聞龍用壯劈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是也津陽門詩注驪山華清宮內除供奉兩湯外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修廣與諸湯不侔甃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花捧湯泉噴以成池又繚綴錦繡為鬼雁寘于水中上時汎鈒鏤小舟以嬉遊焉明皇雜錄上于華清宮新廣一湯制度弘麗安祿山以白玉石為魚龍鬼雁仍為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鎪巧鈔殆非人工上大悅命陳于湯中仍以石梁橫亘湯上而蓮花纔出水際平明每幸長生殿長安志天寶六載改溫泉為華清宮殿曰九龍以待上浴曰飛霜以奉御寢曰長生以備齋祀其他樓觀殿閣不可勝紀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不從金與惟壽王恨賦喪金與及玉釵唐書壽王瑁母武惠妃頻娠不育及瑁生寧王請養邸中名為己子故封比諸王最後又曰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巳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納太真于宮中不舉歲寵遇如惠妃○末語與薛王沉醉壽王醒同意

別智玄法師道源注智玄當作知玄佛祖通紀太和元年詔沙門知玄入殿問道賜號悟達國師玄五歲能吟詩出家為沙彌十四講經李商隱贈以詩云十四沙彌解講經似師年紀止攜餅沙彌說法沙門聽不在年高在性靈佛祖通載文宗癸丗十月帝召法師知玄與道士于麟德殿論道稽古略匡宗大德諱知玄姓陳氏咸通四年制署號悟達國師總教門事帝幸安國寺賜師沉香寶座僖宗中和二年幸蜀召師赴行在後辭還九龍山師三學洞貫名益一時世稱陳菩薩

雲鬢無端怨別離十年移易住山期東西南北皆垂泪却是楊朱眞本師

贈孫綺新及第

長樂遥聽上苑鐘 漢書高祖五年後九月徙諸侯于關中治長樂宮漢儀上林苑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西京賦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陸機始擬誇文賦 臧榮緒晉書陸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杜甫詩陸機二十作文賦不覺雲間有士龍 世說陸雲與荀隱會于張華坐雲抗手曰雲間陸士龍

代秘書贈弘文館諸校書 唐六典秘書省監一人少監二人丞一人秘書郎四人武德初置修文館武德末改為弘文館校書郎二人

清切曹司近玉除比來秋興復何如崇文館裏丹 一作飛霜後 杜氏通典唐置崇賢館屬左春坊後避皇太子諱改為崇文館其學士例與弘文館同 無限紅梨憶校書

亂石

虎踞龍蹲縱復橫星光漸減雨痕生不須併礙東西路哭殺廚頭阮步兵 晉書阮籍閑步兵廚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末二語逸窮之悲

日日 一云春日

日日春光鬬日光山城斜路杏花香幾時心緒渾無事得及游絲百尺長

過楚宮

巫峽迢迢舊楚宮至今雲雨暗丹楓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

龍池

龍池賜酒敞雲屏 雍錄明皇為諸王時故宅在京城東南角隆慶坊宅有井井溢成池中宗時數有雲龍之祥後引龍首堰水注池池即龍池也開元二年七月以宅為興慶宮是為興慶宮羯鼓聲高衆樂停 南卓羯鼓錄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聲促急破空透遠特異衆樂明皇極愛之嘗聽琴未終遽止之曰速令花奴持羯鼓來為我解穢 夜半宴歸宮漏永薛逢連昌宮詞百官隊仗避岐薛俱失六子王德妃生棠子珣嗣此詩與徵之詞豈王衢要之作者徵文刺譏不必一一核實十二年薨子珣嗣此詩與徵之詞豈俱指嗣王沉醉壽王醒 容齋續筆唐岐薛諸王俱薨于開元中而太真以天寶二載方入宮此篇與元

淚

永巷長年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湘江竹上痕無限峴首碑前灑幾多 晉書羊祜卒百姓于峴山建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涕人去紫臺秋入塞 恨賦紫臺遠關山無極注紫臺猶紫宮也杜甫詠明妃詩一去紫臺連朔漠兵殘楚帳夜聞歌 漢書項羽夜聞漢軍皆楚歌乃驚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泣下數行 朝來灞水

橋邊問 溝橋注見前 未抵青袍送玉珂 古詩青袍似春草

十字水期韋潘侍御同年不至時韋寓居水次

故郭汾寧 一作陽宅 道源注王廷珪詩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 伊水濺濺相背流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蔓渠山東北至洛陽縣南入洛 朱欄畫閣幾人遊漆燈夜照眞無數 李賀詩鬼燈如漆照松花 蠟炬晨炊竟未休 晉書石崇以蠟代薪 顧我有懷同大夢 期君不至更沉憂 西園碧樹今誰主 曹植詩清夜遊西園飆風扶輕蓋 賦璇淵碧樹注玉樹也 與近高窓臥聽

秋

流鶯

流鶯漂蕩復參差 渡陌臨流不自持 巧囀豈能無本意 良辰未必有佳期 風朝露夜陰晴裏 萬戶千門開閉時 曾苦傷春不忍 一作思聽 鳳城何處有花枝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湖城縣西二十里昔漢武帝過此父老以牙豆盤獻因名焉 闕潼關也道源注甘棠志盤豆館在

蘆葉梢梢夏景深 郵亭楚欲灑塵襟 昔年曾是江南客 漢戾太子傳上懐 太子無辜乃作思 此日初為關外心 思子臺邊風自急 記著南塘移樹時

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師古曰臺在今湖城縣西閿鄉東 玉壤湖上月應沉 玉壤湖無考或曰嵩山記登封縣有玉女臺漢武帝見二玉女于此因名玉娘湖或在其側 清聲不遠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

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 張籍王建戴叔倫元稹于鵠項斯皆有作

星使追還不自由 後漢李郃傳和帝遣使者二人到益部郃曰有二使星入蜀分埜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 雙童捧上綠瓊軺 詩詁車前橫木上勾衡者謂之軺亦曰轅 九枝燈注見上卷道源注金根 三素雲中侍下朝金殿 九枝燈經黃金紫殿青要帝君居之 眞誥眞人行則扶華晨蓋乘三素之雲紆宛雌黃玉樓 眞誥眞人修眞八道秘言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綠白雲為三元君三素飛雲也三元君是日乘八輪之輿上詣天帝唐試進士以立春日望三素雲飛出此 鳳女顛狂成久別月娥孀獨好同遊 月娥謂月中姮娥謂月之諸公子 韓公子未詳或曰韓非為韓公子借以況韓錄事也 埋骨成灰恨未休

即目 一作日

小鼎煎茶面曲池 白鬚道士竹間棋 何人書破蒲葵扇 廣雅栟櫚梭也玉篇一名蒲葵晉陽秋謝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安問歸資答曰惟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妄乃取其中者執之士庶競慕價十倍又曰王羲之見老姥持十許六角扇賣之因書其扇各五字老姥初有慍色羲之謂曰但云王右軍書字索百錢姥從之人競買之 記著南塘移樹時

李義山詩集註卷二上

謹案第四頁前八行在蒲城縣屬同州開元四年改為奉先縣隸京兆此仍作蒲城者誤

第十頁前八行皇初平按皇或作黃

第十九頁前三行又北至巳丘山入于江利本丘訛江據湘水篇改

第二十二頁後二行迎寄韓魯州按唐地理志魯州有三一在宥州開元十年置一在唐州貞觀八年置然此時俱廢不知此魯州何屬

第二十三頁後七行王儉用庾杲之為衛將軍按史衛將軍下當有長史二字蓋王儉此時為衛將軍以杲之為長史勳書所謂盛府元僚也此刪去長史二字直似杲之自為衛將軍而蕭勱反為長史者謬甚

第三十頁後八行月中有桂利本桂訛君今改

第三十一頁前五行吼沫跳急浪利本跳訛踊又六行南雄府保昌縣利本昌訛冒今並改

第三十三頁前四行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南山
終南山也按自終南北歸無由路出漢中朱氏
後注既知此詩為令狐楚而作則南山自是山
南之誤不當復以終南証南山矣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蕘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李義山詩集注卷二下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李義山詩集注卷二下

吳江朱鶴齡注

聖女祠 注見上卷

逢仙跡蒼茫滯客途何年歸碧落此路向皇一作鶯都消息期青雀注見上卷逢迎異紫姑荆楚歲時記正月望日其夕迎紫姑神以卜異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逐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于廁以迎之卜云子胥不在曹夫已行小姑可出子胥婿也曹夫姑也腸迴楚國夢用神女事心斷漢宮巫漢郊祀志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從騎裁寒竹用費長房騎竹杖事見上卷行車蔭白榆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星娥一去後星娥謂織女月姊更來無月姊注見上卷寡鵠英華作鸛鵠鸛古通用迷蒼壑列女傳陶嬰夫死守義作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鸞鳳怨翠梧瑞應圖雄曰鳳雌曰凰鸞鳳即鸞雌也惟應露如微霰下前池月西谿叢話作風過迴塘萬竹悲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悠揚歸夢惟燈見寖落生涯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

獨酒知豈到白頭長只爾嵩陽松雪有心期

贈從兄閬之

悵望人間萬事違私書幽夢約忩機荻花村裏魚標在
道源注魚標以白木板為之插于水際投餌其下魚爭聚焉漁人以籠罩罩之石蘚庭中鹿跡
微幽徑定攜僧共入寒塘好與月相依城中衡居例切犬
憎蘭佩左傳國狗之瘈無不噬也杜預註瘈狂犬也今名衡犬李賀詩嗾犬哨哨相索蔬掌偏宜佩
客莫損幽芳久不歸

吳宮

龍檻沈沈水殿清禁門深揜斷人聲吳王宴罷滿宮醉
日暮水漂花出城

常娥

雲母屏風燭影深雲母屏注見上卷長河漸落曉星沈常娥應
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殘花

殘花啼露莫留春朱髮誰非怨別人若但揜關勞獨夢
寶釵何日不生塵

天津西望元和郡縣誌天津橋在河南縣北四里隋大業元年造用大船連以鐵鎖南北夾起四樓唐貞觀中更令石工糸方石為脚

虜馬崩騰忽一狂翠華無不到東方天津西望腸真斷
滿眼秋波出苑墻

西亭

此夜西亭月正圓疎簾相伴宿風烟梧桐莫更翻清露
孤鶴從來不得眠

憶住一作匡

一師

無事經年別遠公高僧傳慧遠本姓賈氏雁門樓煩人因秦亂來遊于晉居廬阜三十餘年
化蕪道俗帝城鐘曉憶西峰爐烟消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
滿松

昨夜

不辭鼈鴈妬年芳但惜流塵暗燭房劉鑠詩堂上流塵生昨夜西
池涼露滿桂花吹斷月中香

海客

海客乘槎上紫氛劉楨詩蒼翹凌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只應不

憚牽牛妬聊用支機石贈君集林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之石

初食筍呈座中

嫩籜香苞初出林於陵論價重如金仲子所居齊乘於陵在長山縣二十五里即陳皇都陸海應無數漢書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陸海忍剪凌雲一寸一作片心

早起

風露澹清晨簫閒獨起人鷺啼花又笑畢竟是誰春

寄蜀客

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金徽却是無情物不許文君憶故夫

行至金牛驛寄與元渤海尚書元和郡縣志梁州金牛縣武德二年置取五丁力士石牛出金為名唐書輿元元年升漢中郡為興元府山南西道治焉渤海尚書以義山所作狀考之乃高元裕也元裕會昌中為京兆尹大中初為刑部尚書但新舊史本傳及除官制辭並云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非興元也豈元裕自山南西道改東道而史失書乎俟再詳考

海上

裁荅授意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杜甫詩巴牋染翰光王恭美姿儀人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諸生個個王恭柳晉書從事人人庾景蓮注見前六曲屏風江雨急六曲屏注見上卷九枝燈檠去聲夜珠圓王筠燈檠詩百花曜九枝深慙走馬金牛路驟和陳王白玉篇白玉篇今于建集不載疑逸

深樹見一顆櫻桃尚在

高桃留晚實尋得小庭南倭墮綠雲鬟古今注墮馬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古樂府頭上倭墮髻今無復作者倭墮一云墮髻歌危紅玉簪惜堪充鳳食痛已被鸞含注見上卷越鳥誇香荔齊名亦未甘

細雨

帷飄白玉堂簟卷碧牙牀楚女當時意蕭蕭髮彩一作影

涼

歌舞

遏雲歌響清列子薛譚學謳于秦青一日辭歸青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迴雪舞腰輕迴雪注見前只要君流盼君傾國自傾

石橋東望海連天始皇石橋字君房秦始皇時聞東海中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始皇乃遣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 直遣麻姑與搔背列仙傳麻姑降蔡經家經見麻姑手似鳥爪心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王方平知經心言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乎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可能留命待桑田桑田注見上卷

魏侯第東北樓堂郢叔言別聊用書所見成篇

暗樓連夜閣不擬為黃昏未必斷別淚何曾妨夢魂疑

穿花逶迤叶上聲○逶迤衰去貌 漸近火温麝奴昆切○皮日休桃花賦或温麝而可薰或矮婧而莫持 海底翻無水仙家却有村鎖香金屈戌道源注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賀詩屈戌銅鋪鎖阿甄報耕錄今人家窓戶設鉸名曰環鈕即古金鋪之遺意壯方謂之屈戌 帶酒玉崐崙掇異記物之異者有龍腦香崐崙子記事珠宇文卓方執崐崙玉盞聽左丞檀超高談不覺墮地按唐人小說多名奴子為崐崙乃玉刻人形作器玩耳 羽白風交扇冰清月映一作印 盆舊歡塵自積新歲電猶奔霞綺空留段謝朓詩餘霞散成綺雲峰不帶根雲根注見上卷 念君千里舸江草漏燈痕

白雲夫舊居

平生誤識白雲夫再到仙簷憶酒壚牆外萬株人絶跡夕陽惟照欲棲烏

同學彭道士參寥

莫羨仙家有上真真誥列羽服之上真 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酉陽雜俎月中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吴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到秋

扇風淅瀝簟流離一作瀼○簟竹席流離簟文也魯靈光殿賦流離爛漫濟曰皆光色貌 萬里南雲滯所思陸機賦指南雲以寄欽 守到清秋還寂寞葉丹苔碧閉門時

華師

孤鶚不睡雲無心衲衣笻杖來西林西林注見上卷 迴廊靜秋日當堦柿葉陰

華嶽下題西王母廟

神仙有分豈關情八馬虚隨落日行謂穆王八駿 莫恨名姬

中夜沒穆天子傳天子遊于河濟盛君獻女王為盛姬築臺砌之以玉三日終是日樂池盛姬亡天子嬪姬于穀丘之廟葬于樂池之南郡國志濮州壁玉臺穆天子為盛姬所造也今旁地猶多珉石白居易李夫人詩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傷盛姬　君王猶自不長生

拯唐書武宗王才人善歌舞狀纖頎頗類帝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佼服光侈觀者莫知孰為帝也帝惑方士說欲餌藥長生後寢不豫才人獨憂之及大漸才人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審帝已崩即日經幄下義山此詩豈有感其事而發歟

過華清內廐門

華清別館閉黃昏碧草悠悠內廐門自是明時不巡幸至今青海有龍孫青海馬龍種也注詳上卷

樂遊原注見上卷

萬樹鳴蟬隔岸虹樂遊原上有西風羲和自趁一作是虞泉宿廣雅曰羲和御日淮南子曰薄于虞泉是謂黃昏不放斜陽更向東

贈荷花

世間花葉不相倫花入金盆葉作塵惟有綠荷紅菡萏卷舒開合任天真此花此葉常相映翠減紅衰愁殺人

丹丘楚詞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拾遺記丹丘千年一燒至聖之君以為大瑞

青女丁寧結夜霜羲和辛苦送朝陽丹丘萬里無消息幾對梧桐憶鳳凰

房君珊瑚散道源注陳藏器本草珊瑚生石嵓下刺刻之汁流如血以金投之為丸名金漿以玉投之為玉髓久服長生簏中方治七八歲小兒眼有翳翳未堅不可妄傳藥宜點珊瑚散細研如粉每日少少點之三日立愈

不見姮一作常娥影清秋守月輪月中閑杵臼桂子搗成塵南部新書杭州靈隱山多桂寺僧云是月中種也至今中秋夜往往有子墜

小桃園

竟日小桃園休寒亦未暄坐驚當酒重送客出墻繁啼久艷粉薄舞多香雪翻猶憐未圓月先出照黃昏

嘲櫻桃

朱實鳥含盡青樓人未歸南園無限樹獨自葉如幃陸機詩密葉成翠幄

和張秀才落花有感

晴暖感餘芳紅苞雜絳房落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夢

罷收羅薦羅薦注見上卷仙歸勅玉箱漢武内傳武帝崩茂陵冢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是西胡康渠王所獻真誥侍女皆青綾衣捧赤玉箱二枚青帶束絡之迴腸九一作久非迴後猶有剩迴腸

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古今詩話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德言謂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豪家倘情緣未斷猶期再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及陳亡主果歸楊素德言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德言引至旅邸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主得詩悲泣不食素知之召德言至還主賦詩口占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笑啼俱不敢幾欲是吞聲遽遣離琴怨都由半鏡明應防啼與笑微露淺深情

代貴公主

芳條得意紅飄落忽西東分逐春風去風迴得故叢明朝金井一作倉新露始看憶春風

鳳

萬里峰巒歸路迷未判拚同容彩借山鷄南越志曾城縣多鷄鶩鷄鶩山鷄也光色鮮明五彩炫燿○言彩鳳非山鷄之比新春定有將雛樂晉書樂志吳歌雜曲一曰鳳將雛阿閣華池兩處棲帝王世紀黄帝時鳳皇巢于阿閣韓詩外傳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

昭華

端陵

昭肅皇帝挽歌辭三首唐書武宗會昌六年崩謚至道昭肅孝皇帝葬

九縣懷雄武後漢書九縣騶回三靈仰鬱文三靈注見前周王傳叔父唐書武宗諱瀍始封潁王開成五年立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漢后重神君漢郊祀志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礒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于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及上即位置祠内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按通鑑會昌三年築望仙觀于禁中五年又築望仙臺于南郊故用此事玉律雄朝驚露後漢律歷志候氣之法殿中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寸金莖夜切雲金莖注見上卷楚詞冠切雲之崔嵬笳簫淒欲斷無復咏橫汾漢武秋風詞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玉塞驚宵柝出塞從玉門關故曰玉塞王勃賦金山之斷鴈玉塞之驚鴻唐書會昌三年正月河東節度使劉沔大破回鶻于殺胡山迎太和公主以歸故曰驚宵柝金橋罷舉烽按此語謂平劉稹之叛義山李衛公集序天井雄關金橋故地跨搖河北倚脇山東適有軍書果聞戎捷可證金橋在上黨吳融有金橋感事詩即此地也鼓吹注乃云洛陽橋名大誤始巢阿閣鳳旋駕鼎湖龍

鼎湖龍注見前門咽通神鼓樂志凡天神之類皆以雷鼓地祇之類皆以靈鼓人鬼之類皆以路鼓樓凝警夜鐘用景陽鐘事小臣觀吉從猶誤欲東封陳後主詩

願上東封書

莫驗昭華琯一作管○尚書大傳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琯虛傳甲帳神甲帳注見上卷海迷求藥使史記始皇使徐市等入海求諸仙人及不死之藥漢書武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雪隔獻桃人拾遺記西王母進穠桃注見前桂寢青雲斷漢書上令長安門三千里地多寒雪獻桃注見前桂寢青雲斷漢書上令長安生于棟立標扉之內霏肰而雲生于牖萬方同象鳥帝王世紀舜葬蒼梧下有羣象嘗為之耕水經注禹崩于會稽因葬之有鳥來為之耘春拔其根秋啄其穢作飛燕桂館使公孫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松扉白露新符子尭曰余坐華殿之上森肰而松

梓州罷吟寄同舍

不揀花朝與雪朝五年從事霍嫖姚嫖頻妙反姚羊召反服虔音飄搖後人多從之君緣接座交珠履史記楚春申君上客三千人皆躡珠履我為分行近翠翹翠翹注見上卷楚雨含情皆有託漳濱臥病竟無憀長吟遠下燕臺去惟有衣香染未銷

無題二首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扇裁月魄羞難掩班婕妤詩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樂府團扇郎歌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車走雷聲語未通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曾是寂寥金燼暗徐彥伯詩玉盤紅淚滴金燼彩光圓斷無消息石榴紅道源注梁元帝烏棲曲芙蓉為帶石榴裙斑騅只繫垂楊岸斑騅注見上卷何處西南任好風

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原注古詩有小姑無郎之句○古樂府青溪小姑曲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吳均續齊諧記會稽趙文韶宋元嘉為東宮扶侍屏在青溪中橋秋夜步月忽有青衣詣門相問須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許容色絕妙顧青衣取箋篋數卷留連宴寢將旦別去以金簪遺文韶明日于青溪廟中得之乃知昨所見青溪神女也劉敬叔異苑青溪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烱少姨廟碑廣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病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遇孝家遊曲江

十頃平波溢岸清病來惟夢此中行相如未是真消渴猶放沱江過錦城漢書沱水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其一在汶江縣西南東入江

昨日

昨日紫姑神去也注見前今朝青鳥使來賒注見上卷未容言語還分散少得團圓足怨嗟二八月輪蟾影破鮑照玩月詩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十三絃柱擬十二月十三絃柱雁行斜急就篇注箏瑟類也本十二絃今則十三通典十三則閏月也平明鐘後更何事笑倚墻邊一作匡梅樹花

櫻桃花下

流鶯舞蝶兩相欺不取花芳正結時他日未開今日謝嘉辰長短是參差

故驛迎弔故桂府常侍有感按舊唐書大中元年二月以給事中鄭亞為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使二年正月以李德裕坐累責授循州刺史未幾卒此云常侍或後來贈官

饑烏翻樹晚鷓啼泣過秋原沒馬泥二紀征南恩與舊一時丹旐玉山西丹旐銘旌也王褒送葬詩丹旐書空位玉山即藍田山注見上卷

槿花

風露淒淒秋景繁可憐榮落在朝昏未央宮裏三千女漢武故事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人充之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聳道相屬但保紅顏莫保恩

暮秋獨遊曲江

荷葉生時春恨生一作起荷葉枯時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

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還京唐書弘農縣屬虢州貞觀八年徙州治弘農本傳調補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此詩當在是時作

黃昏封印點刑徒愧負荊山入座隅按地志荊山非一處此乃弘農郡之荊山也注詳上卷邽美卞和雙刖足因荊山而用卞和事其實卞和泣玉乃楚之荊山古人用事不甚泥一生無復沒階趨

贈勾芒神月令注少皞氏子重為木官曰勾芒疏云木初生而有芒角也

佳期不定春期賒春物夭閼與容嗟願得勾芒索青女不教容易損年華

無愁果有愁曲壯齊歌無愁注見上卷曲名緣起未詳

東有青龍西白虎禮記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中舍福星包世度道源注雲笈七籤包括世度璇璣照明王壺渭水笑清潭渭水本清玉壺納之

鑿天不到牽牛處開鑿天梵無所不至特不及河漢耳騏驎一作麒麟踏雲天馬獰山海經馬成之山有獸馬狀如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名曰天馬牛山撼碎珊瑚聲括地志牛山在臨淄縣南十里即齊景公所遊憎齊已詩昔年曾夢涉蓬瀛惟聞撼動珊瑚聲秋娥點滴不成淚十二玉樓無故釘按史齊文宣造三臺窮極靡侈故以十二玉樓擬之推烟嗤月拋千里十番去聲紅桐一行音杭死道源注酉陽雜俎南中有相思樹葉似梧桐而細花紅色者白楊別屋鬼迷人陳藏器本草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皮白深緩逐烟波起如妬柳縣飄故臨飛閣度欲入迴陂銷縈歌憐畫扇敧景弄柔條更奈一作天南位牛渚宿殘宵

牛渚牽牛渚也

效徐陵體贈更衣

窓帳真一作珍珠絡道源注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堂中設連珠之帳外國傳斯條國王作白珠交結帳温幃翡翠裝招魂翡翠幃翠幃飾高堂些楚腰知便寵宮眉正翻強結帶懸梔子本草梔子花六出甚芬香俗説即西域薝蔔花也梁徐悱妻劉氏詩同心何處恨梔子最關人繡領刺鴛鴦漢書廣川王去姬為去刺方領繡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蒲撒文費昶擣衣詩方繡領間斜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沈香

又效江南曲古今樂錄梁武帝改西曲製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

郎船安兩槳樂府莫愁樂艇子打兩槳儂舸動雙橈方言南楚江湖船大謂之舸楫謂之橈掃黛開宮額飛燕外傳為薄眉號遠山黛烟花記煬帝日給宮人螺子黛五斛裁蒙祖圖蒙羅碧蒙羅是蒙彼縐絺玉簟失桑膚李白詩拂拭青玉簟但見蒙羅碧蒙羅是蒙彼縐絺溢無垠禹乃鑄石造龍之宮室實于穴中以塞其水脈割得秋波色李賀詩一雙瞳人剪秋水雲抱日西簫曉枕是龍宮石玉堂閒話息壤記云禹堙洪水至荆州見有海眼汜汜似泣翠帶花錢小嬌郎癡若薔薇泣幽素劉子春花含日似笑秋露泫葉如泣

裙約楚腰乘期方積思臨酒欲拌拚同嬌莫以採菱唱一作
曲○江南美七曲五曰採菱　欲美秦臺簫

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

偷桃竊藥事難無偷桃方朔事竊藥嫦娥事俱見上卷十二城中鎖彩蟾
應共三英同夜賞王勃啟葉契三英尚隔黃衣之夢　玉樓仍是水精簾
宋之問明河篇水精簾外轉逶迤

訪人不遇留別館

卿卿不惜鎖窗春世說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憐卿卿愛卿卿是以卿卿　去作長楸走馬身曹植詩走馬長楸間倚繡簫吹柳絮日高深院斷無人

雨中長樂水館送趙十五滂不及

碧雲東去雨雲西苑路高高驛路低秋水綠蕪終盡分夫君太騁錦障泥錦障泥注見上卷

汴上送李郢之蘇州唐書李郢字楚望大中進士第為侍御史九國志郢長安人唐末避亂嶺表有集一卷

萬里梁王有舊園西京雜記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為大梁東門監　人高詩苦滯東門貧

築兎園園有雁池池間有鸞洲鳧渚烟幌自應憐白

紵一作苧○宋書樂志白紵舞詞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唐六典江南道常湖等州貢白紵

月樓誰伴詠黃昏露桃塗頰依苔井杜史盧士深妻崔氏有才學春日以桃花礦兎面作礦面辭梁簡文帝桃花詩飛花入露井　風柳誇腰住水村柳腰注見上卷蘇小小墓按唐志嘉興縣前有晉妓蘇小小錢塘名娼也南齊時人吳地記嘉興縣屬蘇州此故及之

贈鄭讜處士

紫蘭香徑與招魂

浪跡江湖白髮新浮雲一片是吾身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寒歸山觀隨碁一作碁局暖入汀洲逐釣輪一作綸○江賦或揮輪于懸碕善曰輪釣輪也　越桂留烹張翰鱠南越有桂林故曰越桂呂氏春秋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晉書張翰見秋風起思吳中蓴羹鱸魚鱠遂命駕而歸　蜀薑供煮陸機蓴道源注捜神記左慈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座公曰今日高會所少者松江鱸魚為鱠慈求銅盤貯水釣于盤中引一鱸魚出公曰今既得鱸恨無蜀中薑耳慈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路買因曰吾有使至蜀買錦可勅使增市二端須臾還得生薑歲餘使還果增二端問之曰某月某日見人于肆下以公勅故增耳世說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相逢一笑

鄰疎放他日扁舟有故人

復至裴明府所居

伊人卜築自幽深桂巷杉籬不可尋柱上雕蟲對書字
揚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說文序六曰鳥蟲書所以書旛信也白帖蟲書即蝌蚪書槽中秣馬仰聽琴荀子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求之流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賒取松醪一斗酒與君相伴灑煩襟

覽古

莫恃金湯忽太平草間霜露古今情空糊一作存赬壞真何益蕪城賦糊赬壞以飛文注糊粘也赬壞赤土也以粘和之飾壁故曰飛文欲舉黃旗竟未成吳志孫權傳陳紀曰舊說黃旗紫蓋運在東南京江南賦昔之虎踞龍蟠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兎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長樂瓦飛隨水逝道源注南史宋廢帝景和元年以東府城為未央宮以石頭城為長樂宮景陽鐘墮失天明景陽鐘見前迴頭一弔箕山客始信逃堯不為名

子初郊墅

看山對酒君思我聽鼓離城我訪君臘雪已添墻下水齋鐘不散檻前雲陰移竹柏濃還淡歌雜漁樵斷更聞亦擬村南買烟舍子孫相約事耕耘

漢南書事 通鑑大中三年二月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詔涇原靈

井絡

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應援又募百姓壯鬬三州七關土田將吏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其山南魏南洋蕃州縣亦令收復四年秋八月發諸道兵討党項連年無功戍饋不已上頗厭用兵此詩乃作于其時也

西師萬衆幾時迴哀痛天書近已裁文吏何曾重刀筆漢書贊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將軍猶自舞輪臺漢西域傳自燉煌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輪臺在車師國西北千餘里渠犁在輪臺東北幾時拓土成王道從古窮兵是禍胎陛下好生千萬壽樂府鼓吹曲辭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玉樓長御白雲杯

當句有對

密邇一作爾平陽接上蘭道源注三輔黃圖有平陽封宮又漢書平陽侯曹壽尚帝姊號平陽主李適詩歌舞平陽第園亭沁水林西京賦正量壁乎上蘭師古曰上蘭觀名在上林中徐陵詩欲知迷下蔡先將過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鄴中記鄴都銅雀臺皆鴛鴦瓦梁昭明太子詩日麗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詩三星在天汪心星也昏見東方三神山在海上紫府程遥碧落寬紫府碧落注俱見上卷

井絡

井絡天彭一掌中河圖括地象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建昌神以會福水經注李冰為蜀守見氏道縣有天彭山兩峰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漫誇天設劒為峰舊唐書劒州劒門縣界大劒山即梁山也其北三十里有小劒山元和郡縣志其山峭壁千丈下瞰絶岡作飛閣以通行旅陣圖東聚燕夔當作江口晉書初諸葛亮造八陣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荆州圖副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有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為之各高五丈廣十圍歷肰暮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間南北巷悉方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為人散亂及為夏水所沒冬時水退依肰故衆宇記八陣圖在奉節縣西南七里燕江無考必夔字之訛點畫相近耳邊析西懸雪嶺松雪嶺注見上卷堪歎一作笑故君成杜宇注見上卷

可能先主是真龍吳志周瑜曰劉備非久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將來為報姦雄輩莫向金牛訪舊蹤十三州志秦惠王未知蜀道乃刻石五頭置金于尾下言此天牛能糞金蜀人信之令五丁共引牛成道致之成都秦因使張儀伐之通志金牛峽在漢中府沔縣西一百七十里

寓意

燕鴈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斷正長吟人間路有潼江險水經注馳水出五婦候亦曰潼水南逕梓潼縣自縣西逕涪城東又南入涪水元和郡縣志梓州射洪縣有梓潼水與涪江合流天外山惟玉壘深玉壘注見上卷日向花間留返照

宋玉

何事荆臺百萬家家語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期諫方與勝覽荆臺在監利縣西三十里土洲之南惟教宋玉擅才華楚辭已不饒唐勒風賦何曾讓

景差 宋玉諷賦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譖之于王又諷賦楚襄王遊于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道源注荆楚故事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雲夢之臺王令各賦大言唐勒景差宋玉賦不如王意宋玉賦曰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彎弓掛扶桑長劒倚天外王于是喜賜以雲夢之田 落日渚宮供觀閣 左傳王使帝即位渚宮即此 開年雲夢送烟花 沈約與徐勉書開年以來病增慮切可憐庚信尋荒徑猶得三朝託後車 渚宮故事庚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址史信先事梁簡文帝後奔江陵元帝除御史中丞聘西魏遂留長安累遷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進中書監拜司空 朝謂梁魏周也

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韓同年即韓畏之 李義山詩集注 卷二下 二十四

籍籍征西萬户侯新緣貴壻起朱樓一名我漫居先甲 易先甲三日唐書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一大經經策全得者為甲第千騎君翻在上頭 樂府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雲路招邀迴綵鳳天河迢遞笑牽牛南朝禁臠無人近 晉書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如謝混便足表崧欲以女妻混珣曰卿莫近禁臠元帝初渡江公私交窘得純以為美項上一臠尤佳甑以薦帝呼為禁臠 瘦盡瓊枝或云詠一作有 四愁離騷折瓊枝以繼悲 張衡有四愁詩

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戎 太原公王茂元也唐六典正字掌校讐典籍刊正文字

潼關地接古弘農 雍錄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三十九里關西一里有潼水因名漢書弘農郡武帝元鼎四年置 萬里高飛雁與鴻 二楊必兄弟故云 桂樹一枝當白日 此語送戴芸香三代繼清風 此語招戎仙舟尚惜乘雙鳧 後漢

笑疾羙髭終類晉司空 晉書吳平二陸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見而大笑不能自已華封廣武侯進中書監拜司空 池邊

玉管葭灰細細吹 後漢書侯氣之法竹為管葭莩為灰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按歷候之氣至灰飛殿中用玉律十二為木為案內庫外高日西千遶池邊樹憶把枯條撼雪時 流鶯上下燕參差

賈生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送王十三校書分司

多少分曹掌秘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句

每到城東憶范雲 何范聯句注見上卷

寄惱韓同年時韓住蕭洞二首

簫外辛夷定已開 本草辛夷花正二月間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開時莫放艷陽回年華若到經風雨便是胡僧話劫灰 注見上卷

龍山晴雪鳳樓霞洞裏迷人有幾家我為傷春心自醉不勞君勸石榴花 扶南傳頓遜國有安石榴取其汁停杯中數日成美酒梁簡文帝詩蠡杯石榴酒

謁山

從來繫日之長繩 李白詩安得長繩繫白日 水去雲迴恨不勝欲就麻姑買滄海 麻姑注見上卷一杯春露冷如冰

釣天

上帝鈞天會衆靈昔人因夢到青冥 用趙簡子事見上卷伶倫吹裂孤生竹 周禮孤竹之管注孤竹竹特生者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 却為知音不得聽

失猿

祝融南去萬重雲 長沙記衡山七十二峰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而祝融為最高清嘯無因更一聞莫遣碧江通箭道不教腸斷憶同羣

戲題友人壁

花逕逶迤柳巷深小闌亭午囀春禽相如解作長門賦却用文君取酒金 長門賦序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妬別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

假日 楚詞聊假日以娛樂兮

素琴絃斷酒餅空倚坐欹眠日已中誰向劉靈一作伶天幕內 劉伶酒德頌幕天席地縱意所如 更當陶令北窓風 陶潛傳夏日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寄遠

姮一作常娥擣藥無時已玉女投壺未肯休 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 何日桑田俱變了不教伊水向東流

王昭君

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為黃金不顧人西京雜記元帝時圖形按圖召幸之宮人多賂畫工獨昭君不肯匈奴來朝求美人為閼氏上以後宮既多使畫工悔之而名籍已去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工毛延壽等同日弃市馬上琵琶行萬里石崇明君詞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漢宮長有隔生一作山春

舊將軍

雲臺高議正紛紛後漢書顯宗圖畫建武中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江海書高議雲臺之上誰定當時蕩寇勳日暮灞陵原上獵李將軍是故將軍不得夜行何故也

曼倩辭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

十八年來墮世間東方朔別傳朔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太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召太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歷占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曰不知公帝問諸星具在否曰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嘆曰東方朔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肽不樂瑤池歸夢碧桃閉如何漢殿穿針夜穿針事見上卷又向窓中一作前靚阿環

博物志七月七日夜王母降于九華殿王母索七桃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惟母與帝對坐其從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我桃漢武內傳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于宮中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須臾上元夫人遣問云阿環再拜

所居

窓下尋書細溪邊坐石平水風醒酒病霜日曝衣輕雞黍隨人設蒲魚得地生前賢無不一作無謂容易即遺名

高松

高松出衆木伴我向天涯客散初晴候僧來不語時有風傳雅韻無雪試幽姿上藥終相待他年訪伏龜嵩山記嵩

高山有大松樹或百歲或千歲其蜕變為青牛為伏龜採食其實得長年

訪秋

酒薄吹還醒樓危望已窮江皐當落日帆席見歸風烟帶龍潭白霞分鳥道紅殷勤報秋意只是有丹楓

昭州唐書昭州平樂郡屬嶺南道

桂水春猶早楚詞桂水兮潺湲水經注桂水出桂陽縣北界山北迳南平縣而東北流右會鍾水故應劭曰桂水出桂陽東北入湘昭川英華作州日正西通志昭潭在平樂府城東二里下有十六灘虎當官道英華作路鬬猿上驛樓啼繩爛金沙井道源注方

與勝覽金沙井松乾乳洞梯方與勝覽乳洞在興安縣在平樂府治東松乾乳洞西南洞有三上曰飛霞中曰駐雲下曰噴雷下洞泉流石壁間田壟溝塍如鑿中洞有三石柱及石室石牀左盤至上洞行八十步得平地有五色石橫亘其上肰平樂恭城皆出鐘乳蓋洞亦非一大率昭潭多有之鄉音殊英華作吁可駭仍有醉如泥

哭劉司戶蕡注見上卷

路有論冤謫言皆在中張仲坱切與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弘漢書公孫弘對賢良策武帝擢第一後為相封平津侯江潤惟迴首天高但撫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滿黃陵水經注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方輿勝覽在潭州湘陰縣北九十里

裴明府居止

愛君茅屋下向晚水容容試墨書新竹張琴和古松坐來聞好鳥歸去度疎鐘明日還相見橋南貰酒醲

陸發荊南始至商洛

昔去真無奈一作素非今還豈自知青辭木奴橘水經注龍陽縣汜洲長二十里吳丹陽太守李衡植橘于其上臨死勅其子曰吾汜洲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有絹千匹紫見地仙芝道源注酉陽雜俎凡學道三十年不倦天下金翅鳥銜芝至羅門山生石芝得地仙四海

勝覽廟在潭州湘陰縣北九十里

秋風潤千嵓暮景遲向來憂際會猶有五湖期

陳後宮

玄武開一作關非新苑玄武湖注見上卷沙鳥犯勾陳星經勾陳六星為六宮亦主六軍晉天文志勾陳六星在紫宮中勾陳後宮也王者法勾陳設環列青龍舟譙幸頻渚蓮參法駕應劭漢官儀天子法駕所乘曰金根車夜來江令醉別詔宿臨春臨春閣注見上卷陳書後主作新曲有玉樹後庭花

樂遊原

春夢亂不記春原登已重青門美烟柳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或曰青門紫閣舞雲松張禮遊城南記圭峰紫閣在終南山四皓祠之西圭峰下有草堂寺紫閣之陰即漢陂拂硯輕冰散開樽綠酎音宙一作酒濃無悰託詩遣吟罷更無悰漢書廣陵王歌曰出入無悰為樂亟韋昭曰悰樂也

贈子直花下唐書令狐子直絢字

池光忽隱墻花氣亂侵房屏緣倪旬切蝶留粉窓油蜂印黃官書推小吏唐書諸部郎有令史書令史侍史從清郎杜氏通典漢尚書郎給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並馬更吟去尋思有底忙

小園獨酌

柳帶誰能結花房未肯開空餘雙蝶舞竟絶一人來半
展龍鬚席山海經賈超之山其草多龍修郭璞曰龍鬚
也生石穴中而倒垂可以為席鄭緝之東陽
記仙姥出下不生蔓草盡出龍鬚一作輕斟瑪瑙盃洛
唐書泰州丹州俱上貢龍鬚席陽伽藍記元琛酒
器有瑪瑙盃年年春不定虛信歲前梅

思歸

固有樸堪倚能無酒可傾嶺雲春沮洳江月夜晴明魚
亂書何託徠哀夢易驚舊居連上苑時節正遷鶯

獻寄禮府開封公按開封公即令狐楚也楚
鎮汴州義山從為巡官

幕府三年遠春秋一字褒書論秦逐客時義山尚未第賦續楚
離騷地理一作里南溟濶天文北極高酬恩撫身世未覺
勝鴻毛

向晚

當風橫去幰臨水卷空帷北土鞦韆罷古今藝術圖鞦
韆繩戲北方山戎以習輕趫南朝被襖歸花情羞脈脈柳意悵微微莫嘆佳
期晚佳期自古稀

春游

橋峻斑騅疾川長白鳥高烟輕惟潤柳風濫欲吹桃徙
倚三層閣摩挲七一作八寶刀古瑯琊王歌詞新買五尺
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劇于十五女庾郎年最少青草妬春袍古詩青
似春草

離席

出宿金樽掩從公玉帳新依依向餘照遠遠隔芳塵芳
塵注見上卷細草翻驚雁殘花伴醉人楊朱不用勸只是更沾
巾

俳諧杜詩有俳諧體

短顧何由遂遲光且莫驚鷺能歌子夜子夜注見上卷蝶解舞
宮城道源注唐六典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內一重名重城又內一重名宮城柳訝眉雙
淺桃猜粉太輕年華有情狀吾豈怯生平一作吾敢恢平生

細雨

瀟灑傍迴汀依微過短亭氣涼先動竹點細未開萍稍
促高高燕微疎的的螢故園烟草色仍近五門青鄭玄禮記注天子五門皐
雉庫應路也

商於新開路唐書商州上洛郡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

百餘里迴山取塗人
不病涉行旅便之
六百商於路注見上卷崎嶇古共聞蜂房春欲暮虎穽日初更誰開捷徑速擬上青雲
瞻路向泉間辨人從樹杪分
題鄭大有隱居
結構何峰是喧閒此地分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偃
卧蛟螭室希夷鳥獸羣近知西嶺上玉管有時聞原注君居
近子晉憩鶴臺○子晉好吹笙玉管玉笙也
夜飲
卜夜容衰鬢開筵屬異方燭分歌扇淚雨送酒船香大葉
拾遺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船行酒每一船一人槳酒杯一人捧酒鉢一人撐船二人盪槳
迭曲水池隨岸而行疾于水飾水飾迭池一匝酒船得三遍每到坐客處即停住槳酒木人于船頭伸手酒客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廻向捧酒鉢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式自行李白詩嵇山無賀老却放酒船回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誰能辭酩酊淹卧劇清漳
江上
萬里風來地清江北望樓雲通梁苑路月帶楚城秋刺字從漫滅典畧禰衡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無所適歸途尚阻修前
程更烟水吾道豈淹留
涼思
客去波平檻蟬休露滿枝永懷當此節倚立自移時北斗無春遠南陵寓使遲舊唐書梁置南陵縣武德七年屬池州後屬宣州天涯占夢數疑誤有新知
鸞鳳
舊鏡鸞何處衰桐鳳不棲金錢餧孔雀道源注南州異物志孔雀自背及尾皆作圖文五色錦段落山雞山雞注見前王子調清管天人降紫泥豈無雲路分相望不應迷
李衛公唐書劉禎平德裕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大中初歷貶崖州司戶卒○按詩有木棉鷓鴣語蓋衛公投竄南荒時作也
絳紗弟子音塵絕後漢書馬融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鸞鏡佳人舊會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鷓鴣飛吳錄交阯有木棉樹高大實如酒杯中有綿如絮可作布名曰緤一名毛布羅浮山記木棉正月開花大如芙蓉花落結子楊慎曰即今斑枝花鷓鴣注見前
韋蟾見上卷

謝家離別正凄凉少傳臨岐賭佩囊晉書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而焚之于此遂止　却憶短亭迴首處夜來烟雨滿池塘

自貶

陶令棄官後仰眠書屋中誰將五斗米擬換北窓風

蝶

孤蝶小徘徊翻粉翅開併應傷皎潔頻近雪中來

夜意

簾垂幕半卷枕冷被仍香如何為相憶魂夢過瀟湘

因書

絶徼南通棧孤城北枕江猿聲連月檻鳥影落天窓魯靈光殿賦爾乃懸棟結阿天窓綺疎張載注天窓高窓也　海一作錦石分棊子道源注杜陽雜編日本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出玉棊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温夏冷謂之冷暖玉更産楸玉狀如楸木琢之為棊局光潔可鑑　郢筒當酒缸華陽風俗錄郢縣有郢筒池池旁有大竹郢人剖其節傾春釀于筒苞以藕絲蔽以蕉葉信宿香聞于林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郢酒　生歸話辛苦別夜對凝釭

奉寄安國大師無簡子蒙道源注佛祖通載安國寺賜紫大達法師端甫為左街僧錄内供奉裴休撰碑今玄秘塔碑是也愚按安國大師即前知玄法師也高僧傳云知玄與弟子僧錄僧徹住上都大安國寺號安國大師又按元氏長慶集有寄盧評事子蒙作疑即此子蒙

憶奉蓮花座文殊傳世尊之座高七尺名曰七寶蓮花臺　無聞貝葉經注見上卷

巖光分蠟屐晉書阮孚好蠟屐嘗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　澗響入銅鉦道源注寄歸傳軍持有二若蔕瓦者是淨用若銅錫者是觸用　日下徒推竇晉書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座雲抗手曰雲間陸士龍荀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　天涯正對螢晉書車胤家貧不嘗得油夏月則以練囊盛數十螢火照書讀以夜繼日焉　魚山羨曹植通典濟州東阿有魚山一名吾山縣子歌吾山平兮鉅野溢是也異苑陳思王植嘗登魚山忽聞岳岫裏有誦經聲清遒深亮遠谷流響不覺斂襟祇敬便效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慧皎唱導序陳思王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若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製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　眷屬有文星晉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道源注子蒙必安國俗家眷屬故以曹植擬之

閒遊

危亭題竹粉曲沼嗅荷花數日同攜酒平明不在家尋幽殊未極得句總一作已　堪誇强下西樓去西樓倚暮霞

縣中惱飲席

晚醉題詩贈物華罷吟還醉忘歸家若無江氏五色筆
爭奈河陽一縣花

題李上墓壁

舊著思玄賦文選注張衡為侍中諸常侍皆惡直醜正危衡故作思玄賦以非時俗 新編
雜擬詩文選有雜擬詩江庭猶近別山舍得幽期嫩割周顒韭
南史文惠太子問周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肥烹鮑照葵道源注鮑照園
葵賦乃炙乃淪堆鼎盈囷甘旨備脆柔滑芬芳 飽聞南燭一作蜀 酒本草南燭草木葉煮汁浸
米蒸作飯謂之青飢或云亦可釀酒飲之延年 仍及摻酷時韻會酷酒未熟者庾信春賦石榴聊
汎蒲菊
酸酷

江村題壁

沙岸竹森森維艄聽越禽數家同老壽一徑自陰深喜
客嘗留橘應官說採金傾壺真得地愛日靜霜砧
即日一作日

桂林聞舊說曾不異炎方原注宋考功有小長安之句 山響匡牀語
莊子麗姬與王同筵牀食芻豢花飄度臘香幾時逢雁足著處斷猿腸

獨撫青青桂臨城憶雪霜

漫成五章

沈宋裁辭矜變律唐書建安後訖江左詩格屢變至沈
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
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 王楊落筆得良朋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
王皆以文章齊名時號四傑烟當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
李杜操持事畧齋三才萬象共端倪集仙殿與金鑾殿
唐六典開元十三年召學士張說等宴于集仙殿改名集賢殿唐書杜甫傳天寶中進三大禮賦上奇之命待
制集賢院召試文章李白傳賀知章言于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可是
生兒古有孫征虜孫權傳曹公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猶犬耳○李沮于貴妃
蒼蠅惑曙雞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李沮于貴妃杜抑于時相是皆以蒼蠅惑曙雞也
將軍嫁女今一作全無王右軍晉書郗鑒使門生求壻于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王氏諸少咸自矜持惟羲之在東牀坦腹卧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耶遂以女妻之 借問琴書終
一世何如旗蓋仰三分孫權傳黃旗紫蓋運在東南
代壯偏師銜使節關中裨將建行臺不妨常日饒輕薄
且喜臨戎用草萊
郭令素心非黷武郭子儀傳乾元元年進中書令 韓公本意在和戎張仁

願傳神龍中為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于河北景龍二年封韓國公兩都耆舊皆垂淚臨

老中原見朔風

射魚曲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仙數歲不得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自琅琊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思牢弩箭磨青石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即今篤篥竹也韻會此竹皮利可為刀鐔表錄異皮上有瓕溢文以為錯子錯甲利勝于鉄若鈍以醯漿洗之楊慎曰今東廣新州有此種字又作瓕溢勒竹名竹膚有芒可剉爪是也

闕一作開○招魂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闕啄害下人些輕身滅影何可望粉蛾帖死屏風上言雲天之高門闕之邃非輕身滅影者不能到徒如粉蛾之帖死于屏風耳

鑾渠三虎力編額猶云雕題蠻渠南蠻渠魁也詩有力如虎尋潮背日伺泅鱗貝闕夜移鯨失色貝闕注見前夜移失色懼為所射也纖纖粉澣苛同馨香餌綠鴨迴塘養龍水唐書高麗國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綠水遶甲開山圖絳北有神龍池帝王歷代養龍之處○言大魚不可得見于是懸餌箭竹以求之鴨綠養龍之水馬含冰漢語遠於天何由迴作金盤死二語未詳或曰漢武射蛟因于禮祠與始皇射魚總之求長生耳宜乎含冰漢語遠在天上何為金盤承露卒不免于死乎此詩亦諷求仙

日高

鏤鏍故錦縻輕拖一作袘唐左切○廣韻鏍指鏍也以金鏤之曰鏤鏍真詰欲聞起居金為盟書注謂受此宜用金鏍二雙黃庭經黃庭為不死之道受者盟以玄雲之錦九十尺韻會縻繫也袘衣裾也玉笴一作筇非不動便門鎖道源注黃庭內景經玉笴金鈴長完堅注道經云善閉者無關捷不可開按笴字字書不載或謂即匙也水精眠夢是何人水精眠夢謂眠夢于水精宮也

欃槍日高紅髮鬌欃槍即槊欃說文髮髾也按鬌字字書亦不載疑當亦此意飛香上雲春訴天一作哀雲梯十二門九

汪駁騷高大貌

死屏風上言雲天之高門闕之邃非輕身滅影者不能到徒如粉蛾之帖死于屏風耳

雲母濾呂據切宮月宮月逗出雲母窓如濾漉狀夜夜白於水瞧得羊車來晉書武帝披庭殆將萬人並寵者甚衆常乘羊車恣其所適宮人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引帝車又南史潘淑妃事同低扇遮黃子南都賦中黃數玉善引博物志石中黃子黃石脂也額黃想用之故曰遮黃子水精不覺冷自刻鴛鴦翅蠻縷茜音倩香濃正朝纏左臂說文茜茅蒐也可染絳色道源注茜草染絳絲如長命縷以繫臂也巴牋兩三幅滿寫承恩字欲得識青天昨夜蒼龍是漢書薄姬曰昨夜夢蒼龍據妾胸上曰此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生文帝

海上謠

桂水寒於江玉兎秋冷咽漢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傅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玉兎擣藥海底覓仙人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香桃如瘦骨紫鸞不肯舞滿翅蓬山雪借得龍堂寬楚詞魚鱗屋兮龍堂曉出攜雲髮道源注摭集韻作拙說文閉持也詩鬢髮如雲劉郎舊香炷漢武內傳七月七日燔百和之香以待王母立見茂陵樹武帝葬茂陵言其死之速雲孫帖帖臥秋烟爾雅昆孫之子為雲孫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上元細字如蠶眠漢武內傳帝以上元夫人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為一卷及諸經圖皆

李夫人三首

一帶不結心梁武帝詩腰間雙綺帶夢為同心結兩股方安髻慙愧白茅星替按史云李夫人卒齊人少翁以方致夫人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乃拜翁為文成將軍夫文成能致夫人之神尚以偽書見殺今復尊信五利月沒而以星替之也此語驟讀不解

人天道將軍使衣羽立白茅上以示弗臣也漢書武帝拜樂大為五利將軍又刻玉印曰

剩結茱萸枝多擘秋蓮的爾雅荷芙蕖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詩義疏青皮裹白子

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珊瑚為軸紫錦為囊安著柏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焚香澧掃然後乃執省焉海錄碎事書斷魯秋胡戲蠶作蠶書宋之問詩宛轉結蠶書○言武帝雲孫皆盡此上元蠶書亦安在哉

真珠房釋名愁悒不能寐目常鰥魚魚目恒不寐字從魚魚目恒不寐不知瘦骨類氷井更欲盡天蒼蒼一作蒼黃

許夜簫通曉霜謂使方士夜致其神土花漠漠一作漠碧雲茫茫黃河

景陽宮井雙桐南史隋軍克臺城張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

斬之于青溪金陵志景陽井在臺城內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避隋兵舊傳欄有石脈以帛拭之作臙脂痕名臙脂井一名辱井在法華寺貌文帝詩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

秋港菱花乾菱花鏡注見上卷玉盤明月蝕李白詩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

血滲兩枯心情多去未得徒經白門伴宋書建康宣陽門謂之白門文

帝以白門為不祥諱之　不見丹山客丹山客鳳也言桐枯而鳳亦不來　未待刻作人　漢書武帝以江充治巫蠱遂掘蠱于太子宮得桐木人　愁多有魂魄誰將玉盤與不死翻相誤天更濶於江孫枝覓郎主　道源注風俗通梧桐生嶧陽山岳石上採東南孫枝為琴聲甚雅祖台之志怪寡保至壇丘鴆上北樓宿暮鼓二中有人著黃練單衣白袷將人持炬火上樓保懼止壁中須臾有二婢迎一女子上與白袷人入帳中宿未明白袷人輒先去如是四五宿後向晨白袷人繞去保因入帳中持女子問向去者誰答曰桐郎即道東廟樹是至暮鼓二中桐郎來保乃斫取之縛著樓柱明日視之形如人長三尺餘檻送詣丞相渡江未半風浪起桐郎得投入水風浪乃息　昔妬隣宮槐　爾雅合而夜炕布者名曰守宮槐王筠窩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閨門草　道類雙眉斂今日繁紅櫻一作桃　拋人占長簟翠襦不禁綻留淚啼天眼寒灰劫盡問方知石羊不去誰相絆一作伴○列仙傳修羊公化石羊漢景帝置之靈臺上後去不知所在○言此桐生于宮井故隣宮之槐猶以類攣眉也而妬之今惟見紅櫻之繁任人攜簟其下焉當日深宮之綻衣啼淚者竟安往哉灰劫之餘石羊誰絆亦可以極今古興亡之痛也已

秋日晚思

桐槿日零落雨餘方寂寥枕寒莊蝶去窓冷屑螢銷取適琴將酒忘名牧與樵平生有遊舊一一在烟霄

春宵自遣

地勝遺塵事身閒念歲華晚晴風過竹深夜月當花石亂知泉咽苔荒任逕斜陶朕恃琴酒忘却在山家

七夕偶題

寶婺搖珠珮寶婺女星也左傳注婺女為巳嫁之女織女為處女徐陵玉臺新詠序金星與婺女爭華　常娥照玉輪靈歸天上匹謝惠連牛女詩雲漢有靈匹　巧遺世間人用乞巧事　花果香千戶笙竽濫溢一作四隣明朝曬犢鼻方信阮家一作郎貧　竹林七賢論阮咸好酒而貧藉俗七月七日曬衣諸阮庭中爛朕莫非綈錦咸乃竪長竿以大布犢鼻褌曝于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靈仙閣晚眺寄鄠州韋評事　靈仙閣無考按詩有華蓮荊玉周道

漢關等句閣必在陝州境也　唐書鄠州東平郡屬河南道

愚公方住谷　水經注時水又北逕杜山北有愚公谷齊桓公時公賜公隰于谿陰人有認其駒者公以與之故謂愚公　家宇記愚公谷在臨淄縣西二十五里　仁者本依山共誓林泉志

胡為樽俎間　晏子春秋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是也　華蓮開菡萏荊玉刻孱顏注見上卷　爽氣臨周道嵐光入一作出漢關滿壺從蟻泛　爾雅酒有沫齊蟻在上泛泛然浮　高閣已苔斑想就安車召漢書

武帝以安車蒲輪召申公寧期負矢還漢書相如為中郎將建節使矢先驅潘遊全璧散晉書潘岳與夏侯湛並美姿容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郭去半舟閒郭泰事見前定笑幽人跡鴻軒不可攀五君詠交呂向亦鳳皋既鴻軒攀嵇

幽居冬暮

羽翼摧殘日郊園寂寞時曉鷄驚樹雪寒鶩守氷池急景忽云暮頹年寖已衰如何匡國分不與夙心期

過姚孝子廬偶書

拱木臨周道荒廬積古苔魚因感姜出華陽國志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姑嗜魚鮪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供鮪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母膳竊為弔陶來晉書陶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潔知非常人隨而看之但見雙鸛飛而沖天兩鬢遂常亂雙眸血不開聖朝敦爾類非獨路人哀

賦得月照氷池

皓月方離海堅氷正滿池金波雙激射金波注見上卷璧彩兩參差尚書中候甲子冬至日月如懸璧影占徘徊處曹植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光含的皪時上林賦的皪江靡高低連素色上下接清規梁簡文帝詩青山銜月規顧兔飛難定顧兔注見上卷潛魚躍未期易卦通驗大雪魚負氷鄭玄注負氷也鵲驚俱欲遶魏武短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狐聽上近氷也

盈手枚乘月賦蔽修堞而如鏡陸機詩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如霜光疑是地上霜獨憐遊翫意達曉不知疲

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即事一章唐書永樂縣屬河中府武德元年置

手種悲陳事心期玩物華柳飛彭澤雪桃散武陵霞杞嫩棲鸞葉後漢仇覽傳杞棘非鸞鳳所棲桐香待鳳花桐花注見前弱蔓王維詩印綬隔垂藤袍草展新芽袍草注見前學植功雖倍成蹊跡尚賒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芳年誰共玩終老邵平瓜漢書邵平秦東陵侯漢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

南潭上亭讌集以疾後至因而抒情

馬卿聊應召謝傅已登山歌發百花外樂調深竹間鷁舟縈遠岸淮南子龍舟鷁首魚鑰啟重關魚鑰注見前鷺蝶如相引

烟蘿不暇攀佳人啟玉齒昭明太子七契啟玉齒而安歌上客領朱顏醉朱顏酡些宵念沈痾士俱期倒載還晉山簡傳兒童歌云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寒食行次冷泉驛

驛途仍近節旅宿倍思家獨夜三更月空庭一樹花介山當驛秀水經注袁崧郡國志曰介休縣有介山有綿上聚有子推廟寰宇記介山在汾州靈石縣東三十里昔介子推隱于此因名焉汾水逶迤斜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南至汾陰縣

和韋潘前輩七月十二日夜泊池州城下先寄上李使君舊唐書池州屬江南西道本隋宣城郡之秋浦縣武德四年置池州

桂舍爽氣三秋首簧吐中旬二一作三誤葉新帝王世紀堯時簧莢每月朔生一莢月半生十五莢望後日落一莢不落觀之以知晦朔正是澄江如練謝朓晚登三山詩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按玄暉嘗為宣城內史池州本宣城郡地故末二語云然

戲題贈稷山驛吏王全原注全為驛吏五十六年人稱有道術往來多贈詩章○唐書稷山縣屬絳州縣在州城西五十五里

絳臺驛吏老風塵耽酒成仙幾十春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時人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輿于食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召之而謝過焉

靈嶽幾千仞老松逾百尋攀崖仍躡壁噉葉復眠陰海鳥也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薛道衡詩盤蹄五禽戲齋中戲五禽魏方伎傳華陀曉養性術名五禽之戲謂虎鹿熊猿鳥也唯應逢阮籍長嘯作鸞音晉書阮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動嵓谷乃登之嘯也

謹案第一頁後四行悲夫黃鵠之早寡今刊本寡訛歌今改

第二頁前五行居例切刊本訛吉器切據集韻改

第四頁前八行鶯啼花又笑刊本啼花訛花啼據全唐詩改

第二十五頁前七行華封廣武侯按張華以廣武侯進封壯武郡公此舍公而著侯似踈

第四十五頁後八行泛泛然刊本訛洗浣然今改又語本釋名註訛爾雅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猻起鵬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李義山詩集注卷三上

吳江朱鶴齡注

正月十五夜閨京有燈恨不得觀

燈光滿帝都香車寶輦臨通衢身閒不睹中興盛蓋逐鄉人賽紫姑注見中卷

贈趙協律晳 唐六典隋太常協律郎二人皇朝因之舊唐書王質傳質在宣城辟崔珦劉貢裴夷直趙晳為從事皆一代名流本集有為安平公究州奏趙晳充觀察判官狀

俱識孫公與謝公 晉書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謝公謝安也

二年歌哭處還 一作皆同已叨鄒馬聲華末 鄒陽司馬相如俱為梁孝王賓更共劉盧族望通 原注愚與趙俱出今吏部相公門下又同為故尚書安平公所知復皆是安平公表姪○劉盧注見中卷南省思深賓館在 陸游筆記唐人本以尚書省在大明宮之南故謂之南省東山事往妓樓空 謝安傳安常住臨安山中每遊賞必以妓女從不堪歲暮相逢地我欲西征君又東

錢龍惕箋太和七年令狐楚入為吏部尚書仍檢校右僕射故詩注稱吏部相公也孫公謝公指安平與彭陽也義山樊南甲集序云樊南生十六能置才論聖論以古文出公卿間為鄆相國華太守所憐鄆相

國即彭陽華太守即安平也歲暮相逢河梁送別追感實館妓樓之事詩所以黯然而作也

搖落

搖落傷年日羈留念遠心水亭吟斷續月幌夢飛沉古木含風久疎螢怯露深人閒始遙夜楚詞靚杪秋之遥夜地迥更清砧結愛曾傷晚端憂復至今謝莊月賦端憂多暇未諳滄海路何處玉山岑灘激黃牛暮水經江水又東逕黃牛山注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瘴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宜都記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餘里雲屯音諄白帝陰郡國志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號魚復為白帝城遥知霑灑意不減欲分襟杜甫詩不堪垂老髩還對欲分襟

滯雨

滯雨長安夜殘燈獨客愁故鄉雲水地歸夢不宜秋

偶題二首

小亭閉眠微醉消山榴海柘枝相交水文簟工琥珀枕東宮舊事有烏貂赤花鼈文蕖琥珀枕注見上卷傍有墮釵鼈翠翹七啟揚翠羽之鼈翹清月依微香露輕曲房小院多逢迎春蔵定是饒棲鳥

一作夜飲罷莫持紅燭行

月

過水穿樓觸處明藏人帶樹遠含清初生欲缺虛惆悵未必圓時即有情

夜冷

樹遶池寬月影多村砧鴉笛隔風蘿西亭翠被餘香薄左傳楚子翠被豹舄招魂翡翠珠被爛齊光些一夜將愁向敗荷

正月崇讓宅

密鎖重關掩緑苔廊深閣迴此徘徊先知風起月含暈廣韻暈日月旁氣月暈則多風王褒關山月風多暈更生尚自露寒花未開蝙拂簾旌終展轉道源注南史柳世隆命典籤李黨取筆題簽箔旌鼠翻牕網小驚猜招魂網户朱綴銑曰織網於户上以朱綴之程大昌曰網户刻為連文遮相綴屬其形如網後世遂有直織絲網張之簷窻以護鳥雀者元微之詩網索西臨太液池是也背燈獨共一作立餘香語不覺猶歌起夜一作夜起來柳惲起夜來曲颯颯秋桂響悲君起夜來

城外

露寒風定不無情臨水當山又隔城未必明時勝蠭蛤

一生長共月虧盈呂氏春秋月望則蜂蛤實�losing陰盈月晦則蜂蛤虛羣陰缺

擬彭陽公誌文畢有感舊唐書令狐楚臨沒謂其子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謚號葬日勿請鼓吹誌銘但志宗門表筆者無擇高位卒年七十二

延陵留表墓道源注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孔子嘗題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舊石湮滅唐玄宗命殷仲容摹以傳峴首送沉碑注見中卷敢伐不加點用禰衡賦鸚鵡事見上卷猶當無愧辭後漢書郭泰卒刻石立碑蔡邕為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百生終莫報九死諒難追待得生金後道源注王隱晉書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表將軍衛青之墓方留石麟川原亦幾移

信碑文剌史賈逵之碑既生金

北青蘿

殘陽西入崦於檢切○山海經崦嵫山下有虞泉日所入茅屋訪孤僧落葉人何在寒雲路幾層獨敲初夜磬閒倚一枝藤世界微塵裏吾寧愛與憎

戲贈張書記

別館君孤枕空庭我閉關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星漢秋方會關河夢幾還危絃傷遠道明鏡惜紅顏古木

含風久平無盡日閒心知兩愁絕不斷若尋環

幽人

丹竈三年火別賦守丹竈而不顧蒼崖萬歲藤樵歸說逢虎碁罷正留僧星斗同秦分晉天文志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之次秦分野人烟接漢陵漢帝十一陵在長安東流清渭苦不盡照衰興

念遠

日月淹秦甸江湖動越吟史記越人莊舄仕楚為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今富貴亦思越否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登樓賦莊舄顯而越吟蒼桐一作梧應露下白閣自雲深白閣注見上卷皎皎非驚扇驚扇注見上卷翹翹失鳳簪後漢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簪以玳瑁為擿長一尺端為花勝上為鳳爵以翡翠為羽毛牀空鄂君被注見上卷杵冷女媧砧離騷女須臾之嬋媛兮注女媧屈原之妹也楚謂妹為媧水經注秭歸縣北有屈原宅宅東北六十里有女媧廟椅衣石猶存北思驚沙雁南情屬海禽關山已搖落天地共登臨

過故崔兖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杜

趙李三掾崔兖海崔戎也杜趙李三掾即杜勝趙哲李潘也注俱見前

絳帳恩一作如昨絳帳馬融事見中卷烏衣事莫尋世說王公曰元規欲來吾

角巾徑還烏衣方興勝覽烏衣巷在秦淮南去朱雀橋不遠王謝子弟所居　諸生空會葬後漢書郭泰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舊掾已華簪共入留賓驛注見中卷俱分市駿金戰國策涓人為君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　莫憑無鬼論幽冥瞻素秉無鬼論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客甚有才情未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容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謂無即變為鬼形須臾便滅阮年餘病死　終負託孤心

微雨

初隨林霧動稍共夜涼分窓迥一作過　侵燈冷庭虛近水聞

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游讌之洽因寄一絕南山終南山也唐書節度使有行軍司馬一人

蓮幕遙臨黑水津水經漢水又東黑水注之注水出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指是水也　纂鞬無事但尋春說文纂鞬所以戢弓矢也增韻纂裔器鞬弓衣　吳王司馬非孫武且免宮中斬美人見吳王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寵姬二人為隊長即三令五申以鼓之右婦人復大笑遂斬隊長二人大笑復三令五申鼓之左婦人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曲江司馬相如哀二世時五里廉駢劇談錄曲江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賞

盛於中和上巳之節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道源注晉書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　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下苑注見中卷死憶華亭聞唳鶴晉書陸機於成都王頴機被收歎曰華亭鶴唳可得聞乎老憂王室泣銅駝晉書索靖知天下將亂指宮門銅駝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陽羽疑作傷　春意未多

舊唐書太和九年十月鄭注言秦中有災宜興土工猷之乃潛昆明曲江二池上好為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知天寶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廨署思復升平故事乃搆紫雲樓彩雲亭內出書額左軍中尉仇士良以百戲於銀臺門迎之壬午賜羣臣宴於曲江亭十一月有甘露之變流血塗地京師大駭十二月甲申勅罷修曲江亭館此詩前四句追感玄宗與貴妃臨幸時事後四句則言王涯等被禍憂在王室而不勝天荒地變之悲也

景陽井注見中卷

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階書高頻先入建康晉王廣使馳告頻令留張麗華擲之井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頻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楊慎曰墨子云西施之沉其美也益勾踐平吳後沉之於江杜牧所

謂逐鵙夷者安知不謂子胥丹皮日休館娃宮懷古詩
響扉廊中金玉步採香徑裏綺羅身不知水葵歸何處
溪月灣灣欲效顰李義山
景陽井一首亦此意

故番禺侯以贓罪致不辜事覺母者他日過其
門　舊唐書廣州南海縣即
漢番禺地有番山禺山

飲鴆非君命茲身亦厚亡江陵從種橘襄陽耆舊傳吳
丹陽太守李衡
每欲治家事妻輒不聽後密遣人往武陵龍陽泛洲
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衡亡後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交
廣合投香晉書吳隱之隆安中為廣州刺史歸自番禺
其妻劉氏奢沉香一斛隱之見之遂投於湖
亭之水窅宇記取投石門內水中
後人謂之沉香浦亦名曰投香浦不見千金子空餘數
仞牆殺人須顯戮誰舉漢三章

捧月三更斷藏星七夕明纔聞飄迴路旋見隔重城潭
幕隨龍起河秋壓鴈聲只應惟宋玉知是楚神名

夜出西溪　西溪注見上卷

東府憂春盡　山謝之王時第也東則丞相會稽王道子府道子
領揚州故俗稱東府　西溪許日曛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柳好
休傷別松高莫出羣軍書雖倚馬　晉書桓溫北征鮮卑喚袁虎倚馬前作露
布文手不輟筆猶未當能文　時義山在河東公幕府故云然

效長吉

長長漢殿眉　後漢馬廖疏長安語曰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吾詩細腰宜窄衣　窄窄楚宮衣　庾肩
鏡好驚空舞簾疎誤飛君王不可問昨夜
約黃歸　黃顏黃也梁簡文帝詩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

柳

江南江北雪初消漠漠輕黃惹嫩條灞岸已攀行客手
楚宮先騁舞姬腰清明帶雨臨官道晚日含風拂野橋
如線如絲正牽恨　南史劉悛之獻罰柳數株枝條甚長狀如絲縷王孫歸路一
何遙

九月於東逢雪　於東商於東也

舉家忻共報秋雪墮前峰嶺外他年憶於東此日逢粒
輕還自亂花薄未成重豈是驚離鬢應來洗病容

四皓廟

本為留侯慕赤松漢庭方識紫芝翁蕭何只解追韓信
豈得虛當第一功

送阿龜歸華

草堂歸意背烟蘿黃綬垂腰不奈何道源注初學記四百三百二百石皆黃綬一采純青圭長尺五尺六十首漢官儀云黃綬緑緣八寸十首長丈七尺因汝華陽求藥物碧松根下茯苓多別録茯苓生大松下二月八月採陰乾唐本草茯苓第一出華山形桂麪大雍州南山亦有不如華山

九日

曾共山翁把酒時一作卮○山翁山簡也以比彭陽公霜天白菊繞堦墀十年泉下無人問一作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裁

首箔漢書大宛馬嗜苜箔工退使者採歸種之離宮空教楚客詠江蘺説文江蘺麋蕪博物志芎藭苗曰江蘺根曰麋蕪楚詞覽揆蘭其若茲今又況揭車與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木以禦衆漢官儀光禄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周禮設梐枑再重注梐枑拒行馬也或曰行馬遠舍交後世人臣得用行馬始此東閣一作無因再得窺漢書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

北夢瑣言李商隱外依彭陽令狐楚以箋奏受知相國既没子綯繼有韋平之拜疎隴西未常展分重陽日義山詣宅於廳事上留題云云綯覩之慙恨乃病閉此廳終身不處唐詩紀事綯惡商隱從鄭亞之辟陳亡入隋心鐵已從干鏌利魏志注魏武令曰長史王拜上開府學博士咎溪漁隱曰唐史義山從王茂元辟其子綯必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吳越春秋闔閭使歐冶子造二劍一干將一鏌鋣以為忘家思效利俯合謝不通綯當國商隱歸窮綯慨不置則義山此詩必此時作也但綯父名楚商隱

杳烟輕颺落花風○按牧之杜秋娘詩乃自寫天涯遲暮之感耳故此詩有鬢絲休歎雪霜垂之句漢江遠弔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原注時杜奉詔撰韋碑○晉書羊祜都督荆州甚得江漢之心卒時年五十八百姓於峴山建碑立廟其上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名之曰墮淚碑通鑑大中三年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乙亥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記之

高花

花將人共笑籬外露繁枝宋玉臨江宅注見上卷牆低不礙一作窺登徒子好色賦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

嘲桃

無賴夭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為開了却擬笑春風

送豐都李尉唐書豐都縣屬忠州義寧二年析臨江置

萬古商於地憑君泣路岐固難尋綺季可得信張儀雨氣燕先覺葉陰蟬遽知望鄉尤忌晚山晚更參差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時蔡京在坐京曾為

僧徒故有第五句唐書方鎮表元和十五年賜鄆曹濮節度使號天平軍節度使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文公楚鎮滑壘日於僧中見之曰此童眉目疎秀進退不懾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學於相國子第後以進士舉工第尋又學究登科作尉職服為御史毀黜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卒頓傳繡衣之揶謫居澧州稍遷撫州刺史後假節邕交沒而藁殯其地舊唐書大中三年二月貶殿中侍御史蔡京為澧州司馬通鑑咸通三年京以左庶子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後賜自盡

罷執霓旌上醮壇高唐賦霓為旌翠為盖西都賦虹旃霓旌水晶盤注見上卷更深欲訴蛾眉斂衣薄臨醒玉艷寒座中有官妓故云白足禪僧思敗道法苑珠林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足不躡履跣行泥濘中脩足便淨色白如面俗號曰白足阿練也青袍御史擬休官杜甫詩青袍似水公卑也雖然同是將軍客將軍謂天平公不敢公然仔細看

唐詩紀事令狐文公在天平後堂宴樂蔡京時在坐故義山詩云云愚按天平公未知為誰若果是楚不應下又出令狐公雖令狐父子先後為中書門下平章事皆可稱令公然以此詩五六語証之知必為絢而非楚也白足禪僧擬蔡京青袍御史必義山自謂義山以會昌三年應王茂元之辟始授御史去楚沒時久矣史稱絢排笮義山謝不敏之良信然集中酧寄令狐之作不下數首皆在就辟茂元之後何歟此詩又於天平坐中會飲可証絢雖心憾義山未嘗顯與之絶也九日題詩自是文人恃才本色而絢之城府奸深亦於此見之矣

江上憶嚴五廣休一本入集外詩

征南幕下帶長刀夢筆深藏五色毫一作豪逢著澄江不敢詠鎮西留與謝功曹謝朓詩澄江淨如練南史朓為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除新安王中軍記室

餞席重送從叔余之梓州

莫歎萬重山君還我未還武關猶悵望何況百牢關注見中卷

訪隱

路到層峰斷門依老樹開月從平楚轉謝朓詩平楚正蒼然注平楚叢木廣遠也泉自上方來維摩經汝往上方界分度四十二恒河沙佛土薤白羅朝餼李義山詩集注卷三上十四

潛岳間居賦綠葵含露白薤負霜唐本注薤是韭類有赤白二種白者補而美松黃暖夜盃本草松花曰松黃裴矩傳奇酒有松醪春相留笑孫綽空解賦天台文選注孫綽聞天台山神秀可以長往因使圖其狀遥為之賦

寓興

薄宦仍多病從知竟遠遊談諧叨客禮休澣接冥搜休澣即休沐鮑照詩休澣自公日天台賦序遠寄冥搜樹好頻移榻雲奇不下樓豈關無景物自是有鄉愁

東南

東南一望日中烏欲逐羲和奈得無且向秦樓棠樹下每朝先覓照羅敷樂府陌上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歸來

舊隱無何別歸來始更悲難尋白道士不見惠禪師按集內有贈白道者絕句一首此詩白道士即其人也又李洞有贈三惠師詩韓退之有送惠上人詩亦與羲山同時人有引晉釋白遠及惠遠者非是草徑蟲鳴急沙渠水下遲却將波浪眼清曉對紅梨

子直晉昌李花長安志西明門外開化坊杜甫最盛而李商隱詩多言晉昌里第未詳按令狐綯字子直以此詩考之晉昌乃綯之居也

吳館何時熨吳越春秋閶門城西硯石山上有館娃宮秦臺幾夜熏鳳臺事見中卷綃輕誰解卷香異自先聞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注俱見上卷

簿前見飄蕩愁極容襟分

河清與趙氏昆季讌集得擬杜工部舊唐書河南府咸亨四年置大基縣先天元年改為河清

勝槩殊江石佳名逼渭川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客

鬢行如此滄波坐渺然此中真得地漂蕩釣魚船

寓目

園桂懸心碧池蓮飫眼紅道源注廣韻飫飽也厭也佛書眼以色為食此生真遠客幾別即衰翁小幌風烟入高窓霧雨通新知他日好錦瑟傍朱櫳

題道靜院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丞所置號州刺史捨官居此今寫真存焉宣室志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浦中之勝境文宗時道士鄧太玄煉丹於此括地志浦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首陽山

紫府丹成化鶴羣紫府注見上卷神仙傳薊公耽升雲而去後化白鶴止郡城東北樓又丁令威亦化白鶴集遼東華表柱青松手植變龍文抱朴子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王維詩種松皆老作龍鱗壺中別有仙家日壺中事見上卷崗上猶多隱士雲陶弘景答詔詩山中何所有崗上多白雲獨坐遺芳成故事褰帷舊貌似元君老子內傳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及還丹伏火水采液金之術真誥常月月朝太素三元君常建詩夢寐升九崖香露逢元君自憐鄰築室靈山下徒望朝嵐與夕曛

賦得桃李無言

天桃花正發穠李蕊方繁應候非爭艷成蹊不在言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靜中霞暗吐香處雪潛翻得意搖風態含情泣露痕李賀詩芙蓉泣露香蘭笑芬芳光上苑寂默委中園赤白徒自許幽芳誰與論

登霍山驛樓唐書義寧元年以霍邑趙城汾西靈石置霍山郡有霍山祠水經注河東霍太山有嶽廟甚靈廟列前峰迴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樓開四望窮巘巒嵐色外說文巒小山也爾雅有簧毒者或謂之甘口鼠陂鴈夕陽中弱柳千條露衰荷一面一作向非風壺關有狂孽漢書王黨邵有壺口關聯有壺關縣應劭曰黎侯國也衰字記壺關在潞州城東二十五里因山似壺故名狂孽謂劉稹速繼老生功唐書高祖兵發太原次靈石縣隋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太宗與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老生兵敗投壑劉弘基就斬之遂取霍邑

寄和水部馬郎中題興德驛原注時昭義已平

仙郎倦去心鄭驛暫登臨水色瀟湘闊沙程朔漠深鷁舟時往復鷗鳥恣浮沉更想逢歸馬悠悠嶽樹陰

題小松一作柏

憐君孤秀植庭中細葉輕陰滿座風桃李盛時雖寂寞

雪霜多後始青葱一年幾變一作度　枯榮事百尺方資柱石功為謝西園車馬客西園注見中卷定悲搖落盡成空

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

唐書地理志天寶二年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七載省新豐改會昌為昭應治温泉宮之西北

方鎮表大歷元年相衛六州節度賜號昭義軍節度建中元年昭義節度兼領澤潞二州徙治潞州劉禎傳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子稹拒命自為留後詔以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劉沔河陽王茂元合兵討之四年七月部曲逐稹立其將郭誼斬稹傳首京師

將軍大旆掃狂童左傳祁瞞亡大旆之左旃唐書李德裕曰劉稹駑孺子耳詔選名賢贊武功暫逐虎牙臨故絳漢匈奴傳本始二年遣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出五原左傳晉人謀去故絳一統志絳州春秋時屬晉即故絳與新田之地遠含鵜舌過新豐漢官儀尚書郎懷香握蘭含雞舌奏事新豐注見中卷

魚遊沸鼎知無日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鳥覆危巢豈待風早勒勳庸燕石工後漢書竇憲登燕然山命班固勒石紀功佇光綸綍漢廷中

水齋

多病欣依有道邦南塘晏起想秋江卷簾飛燕還拂水開戶暗蟲猶打窓更閱前題一作頭非已披卷仍斟昨夜未開缸誰人為報故交道莫惜鯉魚時一雙

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之作

唐書河中府河東郡本蒲州屬河東道

萬里誰能訪十洲新亭雲構壓中流河鮫縱戲難為室海蜃遙驚耻化樓史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左右名山窮遠目東西大道鎖輕舟獨留巧思傳千古長與浦津作勝遊唐書河中府河西縣有蒲津關開元十二年鑄八牛牛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鐵柱夾岸以維浮梁

過故府中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舊唐書交城縣屬太原府

隋分晉陽縣置取縣西北古交城為名武威公王茂元也本集偶成轉韻詩武威將軍使中俠有唐叔虞祠側有涼堂雜樹交蔭莓苔見曦景鸞遊宜子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晉川之中最為勝處日落高門喧燕雀風飄大樹撼一作感熊羆熊羆埋雅熊好舉木引氣爾雅注羆猛憨多力後漢書班超為官傭書久能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安能久事筆硯乎芳草如茵憶吐時謝萬春遊賦草靡靡史嗜酒醉嘔丞相車上西曹吏白欲斥之吉曰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山下祇音支一作只今

黃絹字　魏略邯鄲淳作曹娥碑蔡邕題其後曰黃絹幼婦外甥虀臼楊修讀之即解曹操行三十里乃悟曰黃絹色絲絕字也幼婦少女妙字也外孫女子好字也虀臼受辛器辭字也言絕妙好辭與修合　淚痕猶墮六州兜　用墮淚碑事按茂元開成中授忠武軍節度會昌中授河陽軍管益愔衛三州故曰六州忠忠武軍管許陳蔡三州河陽

贈田叟

荷篠衰翁似有情相逢攜手遶村行燒畬曉映遠山色　韻會畬火種田也杜甫詩燒畬度地偏　伐樹暝傳深谷聲鷗鳥忘機翻浹洽　列子海上有人每旦從鷗鳥遊鷗之從者百數其父令取來鷗鳥舞而不下李本集太倉箴海翁忘機鷗故不飛　交親得路昧平生撫躬道直誠感激在野無賢心自驚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原注使君遠祖國初功臣也○唐書蔚州興唐郡屬河東道隋爲門郡之靈丘上谷郡之飛狐縣地武德六年置蔚州又曰契苾何力其先鐵勒別部之茜長貞觀六年隨其母率衆千餘家詣沙州奉表內附後以軍功封涼國公

何年部落到陰陵　按史記項王趾陰陵疑即此陵唐書貞觀二十年分置瀚鐵勒九姓大茜領率衆降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　奕一作三世勤王國史稱唐書何力三子明光貞明襲爵涼國公光右豹韜衛將軍貞司膳少卿　夜掩牙旗千帳雪

牙旗注見中卷　朝飛羽騎一河冰　謝靈運征賦序羽騎盈途飛鈴徹日　蕃兒褁魚腸之劍在焉故曰劍池　長遣遊人嘆逝川　胥樹斷絲悲舞席出雲清梵想歌筵柳眉空吐效顰顰　莊子西子病心而矉其里醜人見而效之　榆莢還飛買笑錢　鮑照詩千金顧笑買芳年　一自香魂招不得祇應江上獨嬋娟

人日即事　董勛答問正月七日爲人日

文王喻復今朝是　易七日來復　子晉吹笙此日同　列仙傳王子晉七月七日乘白鶴駐緱氏山頭　舜格有苗旬太遠　書七旬有苗格　周稱流火月難窮　詩七月流火　鏤金作勝傳荊俗　荊楚歲時記人日剪綵爲人或鏤金箔帖屏風工亦戴之頭鬢賈充典戒人日造華勝相遺又劉臻妻陳氏進見餞曰人日上

人勝於人獨想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 薛道衡人日思歸詩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

春日寄懷

世間榮落重迭巡我獨丘園坐四春縱使有花兼有月可堪無酒又無人青袍似草年年定白髮如絲日日新欲逐風波千萬里未知何路到龍津 道源注任昉知己賦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再翔

和劉評事永樂閒居見寄

白社幽閒君暫居晉書董京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逍遥吟詠常宿白社中青雲嗇業我全疎五君詠仲容青雲嗇看封諫草歸鸞掖掖殿旁小門也楊汝士詩文章舊價留鸞掖尚貴衡門待鶴書北山移文鶴書赴隴善注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傴波書俱詔版所用在漢謂之尺一簡彷彿鸛頭故有其稱蓮聳碧峰關路近謂蓮花峰荷翻翠扇水堂虛自探典籍忘名利歌枕時驚落盡魚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

陶詩只採黃金實玉函方甘菊九月上寅日採名曰金精郢曲新傳白雪英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曰下里巴人屬而和者數人為陽春白雪國中和者不過數人謝希逸琴論白雪師曠所作商調曲也素色不同籬下發繁花疑自月中生浮杯小摘開雲母謝靈運發時聊以小摘供日帶露全移綴水精偏稱含香五字客郭頒魏晉世語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令松更定之經時竭思不能改中書郎鍾會取草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從茲得地始芳榮

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二同年之什

鵬魚何事遇屯同雲水升沉一會中劉放未歸雞樹老魏志劉放字子棄涿郡人說王松附太祖以故參司空軍事後與孫資久典機任夏侯獻曹肇心不平殿中有鵷樓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陰圖間之薦曹爽為大將軍獻肇皆免急就篇注皂莢樹一名雞鄒陽新去兔園空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寂寥我對先生柳陶潛集有五柳先生傳赫奕君乘御史驄後漢書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若向南臺見鶯友通典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魏制有公事百官朝會名簿自尚書令僕以下悉送南臺鶯友嚶鳴之友注見中卷為傳垂翅度春風馮異傳始雖垂翅回終能奮翼澠池

喜雪

朔雪自龍沙注見上卷呈祥勢可嘉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有田皆種玉注見上卷無樹不開花班婕妤怨歌行新製曹衣詎比麻曹風麻衣如雪鵝歸逸少宅法書要録王羲之性好鵞山陰墨磯村有廡納扇皎潔如霜雪道士養好者十餘王往求市易道士言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王住半日為寫畢籠鵞以歸白居易詩雪似鵞毛飛散亂鶴滿令威家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後化白鶴歸集城門華表柱空中言曰有鳥有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謝惠連雪賦皓鶴奪鮮白居易雪詩舞鶴庭前毛稍定寂寞門扉掩録異傳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至袁安門無有路謂安已死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依稀履跡斜用東郭先生事見上卷人疑遊翹市來皆賦重聲之翹塵飛雪白張説對雪詩積如沙照月散似翹從風白居易雪詩北市風生飄散翹東樓日出照凝酥馬似困鹽車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梁簡文帝雪詩鹽飛亂蝶舞洛水妃虛妬洛神賦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姑山客漫誇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聯辭雖許謝用謝道韞事見上卷和曲本慚巴注見前琴賦紹陵陽度巴人注皆琴曲粉署闡全隔漢官儀省中皆胡粉塗壁故曰粉署霜臺路正賒通典御史為風霜之任故曰霜臺此時傾賀酒相望在京華

柳枝五首有序

柳枝洛中里娘也父饒好貲風波死湖上其母不念他兒子獨念柳枝生十七年塗粧綰髻未嘗竟已復起去吹葉嚼蔉調絲撼音感管説文撼一指按也樂南都賦彈琴撼箜作天海風濤之曲幽憶怨斷之音居其旁與其家接故往來者聞十

柳枝居為近他日春曾陰讓山下馬柳枝南柳下詠余燕臺詩柳枝驚問誰人有此誰人為是讓山謂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斷長帶結讓山為贈叔乞詩明日余比馬出其巷柳枝丫鬟畢粧陳啟源曰丫鬟謂頭上梳雙髻未適人之粧也辛延年詠胡姬兩鬟何窈窕正指十五歲時劉禹錫詩云花面丫頭十三四抱立扇下風簸音箄裙水上北史

一本有物字斷不娉余從昆讓山比鄭一袖指曰若叔是句後三日隣當去濺寶泰母夢風雷有娠期而不産甚懼有巫者曰度河渭祖産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為御史中尉玉燭寶典元日至晦日並為餔食士女渭裙度厄以博香山待與郎俱過余諾之會所友有偕當詣京師者戲盜余卧裝以先不果留雪中讓山至且曰為東諸侯取去矣明年讓山復東相背於戲上史記索隱戲上在新豐縣東二十里戲亭北孟康曰

水名也因寓詩以墨其故處云

花房與蜜脾注見上卷蜂雄蛺蝶雌同時不同類那復更相思

本是丁香樹春條結始生本草丁香出交廣木類桂高丈餘葉似樗陵冬不凋花圓細黃色其子出枝莖上如丁子中有瓤大如山茱萸者謂之母丁香按陳藏器云丁香擊之則順理而解為兩向枝詩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蓋其合則為結也玉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注見上卷

嘉瓜引蔓長碧玉冰去聲寒漿東陵雖五色阮籍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不忍植治去聲牙香柳枝井上蟠言種非其所蓮葉浦中乾錦鱗與繡羽鮑照芙蓉賦漾錦鱗而夕映曜繡羽以晨過水陸有傷殘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

燕臺四首

風光冉冉東西陌幾日嬌魂尋不得蜜房羽客類芳心蜜房蜂房也郭璞蜂賦亦託名於羽族治葉倡條偏相識花叢無所不入暖鵲輝遲桃樹西高鬟立共一作共立桃鬟齊雄龍雌鳳香何許絮亂絲繁天亦迷春心如絮亂絲繁天若有情亦當迷矣醉起微陽若初曙微陽夕陽也映簾夢斷聞殘語愁將鐵網罥珊瑚注見上卷海闊天翻迷處所高唐賦雲無處所衣帶無情有寬窄春烟自碧秋霜白研丹擘石天不知呂氏春秋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亦願得天牢鎖寃魄道源注漢書戴匡六星六曰司災在魁中貴人之牢孟康曰貴人牢曰天畢即天牢也情不得伸故曰寃魄夾羅委篋單綃起香肌一作眠冷襯琤琤琅今日東風自不勝化作幽光入西海寃魄鎖天牢幽光入西海皆所謂幽憶怨斷之音也

右春

前閣雨簾愁不捲後堂芳樹陰陰見石城景物類黃泉石城注見上卷宋玉諷賦君不御今妾誰怨死日將至今下黃泉夜半行郎空柘彈文選注古史考云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起彈烏烏乃呼號因名烏號弓道源注南部烟花記陳宮人喜於春林放柘彈綾扇喚風閶闔天漢書注閶闔天門也輕帷翠幕波淵旋道源注帷幕風動如旋波之有文蜀魂一作寢寞有伴未蜀都賦鳥生杜宇之魄幾夜瘴花開木棉木棉見中卷注桂宮留影光難取桂宮謂月宮薰蘭破輕輕語洛神賦含辭未吐氣若幽蘭直教銀漢墮懷中未遣

星妃鎮來去 星妃謂織女 說文妃匹也 濁水清波何異源濟河水清
黃河渾安得薄霧起緗裙 梁范靜妻沈氏竹火籠詩 氤氳擁翠被出入隨緗裙手
接雲輧呼太君 真誥駕風騁雲輧道源注道書 有太極道君太虛上真元君

右夏

月浪衝一作衡 天天宇濕涼蟾落盡疎星入雲屏不動掩
孤嚬西樓一夜風箏急 風箏注見上卷 欲織一作識 相思花寄遠
終日相思却相怨但聞北斗聲迴環 杜甫詩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
不見長河水清淺 古詩河漢清且淺

魚鍰也一品集平泉 古時塵滿鴛鴦茵 茵褥也西京雜記飛燕為皇后
莊有劉溪之紅桂 金魚鎖斷紅桂春 道源注金魚即
其女勃上 南史文惠太子
遺鴛鴦褥 堪悲小苑作長道 求東田起小苑 玉樹未憐
亡國人 用陳後主事見上卷 瑤琴一作 悟悟藏楚弄 嵇康琴賦亂曰悟悟琴德
不可測兮藝文類聚後漢蔡邕好琴道每一曲製三
弄琴感曰琴曲有蔡氏五弄又有九引九曰楚引 越
羅泠薄金泥重 錦裙記惆悵 金泥簇蝶裙悵
雲繞雲夢 陸機賦指南雲以寄欽高堂賦序昔者楚
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堂之觀雙
瑟丁丁聯尺素 即前詩玉瑟內記湘川相識處歌扇一世
衙雨看可惜馨香手中故

右秋

天東日出天西下雌鳳孤飛女龍寡 傳帝賜夏孔甲乘龍河漢各二有雌雄
法聰臨泉有雌龍雄龍各就手取食此云女龍即雌龍
青溪白石不相望 陳啓源曰按古今樂錄云神弦歌十一曲五曰白石郎六曰青溪小
姑青溪白石正指此也搜神後記云沙門曇遂入青
溪夢一婦人曰我是青溪廟中姑不相望言香隔也堂
中遠甚蒼梧野 謝朓詩雲去蒼梧野 凍壁霜華交隱起芳根中斷
香心死浪乘畫舸憶蟾蜍月娥未必嬋娟子 月娥謂月中常娥
楚管蠻絃愁一奏空城舞罷腰支在當時歡向掌中銷

桃葉桃根雙姊妹 注見上卷 破鬟矮一作墮凌朝寒 矮墮注見中卷
白玉燕釵黃金蟬 玉燕釵注見上卷黃金蟬亦首飾韓偓詩醉後金蟬重 風車雨
馬不持去蠟燭啼紅怨天曙

右冬

河內詩二首

罷鼓沈沈虬水咽 孫綽刻漏銘靈虬吐注陰蟲承瀉 秦絲不上蠻絃絕
秦絲秦箏也通典秦箏蒙恬始作箏 曹植詩秦箏發西氣悽惋揚東謳 當
詩料的常娥寡 蟾蜍夜艷秋河月 即前詩玉瑟內記湘川相識處歌扇一世
天寒奈九秋 碧城冷落空濛一作濛

烟碧城注見上卷簾輕幔重金鉤欄弄月鉤欄下靈香不下兩皇子道源注真誥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是為王子喬靈王第三女名觀靈字衆愛于子喬為別生妹受于喬飛解脫網之道又有妹觀觀香成道受書為紫清宮內侍妃領東宮中候真夫人子喬兄弟得道者七人其眉壽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孤星直上相風竿晉令車駕出入相風前引先賢傳太僕寺丞高岱立一竹竿於庭前其上有樞機標以雞尾相風色以驗吉凶傳云相風赤烏於竿首隋楚賦建殊才於辰極八桂林邊九芝草八桂注見上卷漢舊儀元豐六年甘泉宮產芝九莖金色綠葉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短襟小鬢香夔音丁繁停辛佇苦留待君本草梔子味辛夔味苦○仙家相逢以千歲為期惟留待之切故欲去閨年而留月小也

右一曲樓上

閶門日下吳歌遠通典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梁內人王金珠善歌吳聲西曲陂路綠菱香滿滿後溪暗起鯉魚風文帝詩烟生陽燧火塵散鯉魚風李賀詩鯉魚風起芙蓉老船旗閃斷芙蓉幹輕一作魚傾身奉君畏身輕道源注拾遺記飛燕每輕風至殆欲隨風入水暗用此事雙橈兩槳樽酒清莫因風雨罷團扇扇此曲斷腸惟北聲古今樂錄團扇

郎歌者晉中書令王珉好捉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有情好嫂捶撻婢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當赦之芳姿應聲而歌白團扇辛苦互流連是郎眼所見珉聞更問汝歌何道芳姿即改歌云白團扇顦悴非昔容羞與郎相見後人因而歌焉呂氏春秋有娀氏二佚女帝令燕遺二卵北飛不返二女作歌始為北音文心雕龍塗山歌于侯人始為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為北聲低樓小徑城南道猶自金鞍對芳草

右一曲湖中

贈送前劉五經映三十四韻

建國宜師古興邦屬上庠從來以儒戲家語哀公曰終沒吾世弗敢以儒為戲矣安得振朝綱叔世何多難茲基遂已亡泣麟猶委吏歌鳳更佯狂屋壁餘無幾焚坑逮可傷挾書秦二世漢書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壞宅漢諸王漢書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草草臨盟誓區區務富強微茫金馬署後漢馬援傳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詔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漢書東方朔公孫弘皆待詔金馬門狼籍鬬雞場漢書宣帝少喜游俠鬬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盡欲心無竅莊子儻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皆如面正牆驚疑豹文鼠爾雅注貙鼠文采如豹漢武時得此鼠終軍知

之賜帛百匹又孳三輔決錄載竇攸事亦同貪竊虎皮羊揚子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南渡宜終否南渡謂晉元帝渡江西遷冀小康西遷謂陳後主歸隋策非方正士貢絕孝廉郎海鳥悲鐘鼓莊子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三日而死江淹詩感池鳧爰居鐘鼓或悲辛狙公畏服裳廣雅猴一名狙莊子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又曰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齕悅裂盡去而後嚙多岐空擾擾列子大道以多岐亡羊學以多方喪生幽室竟倀倀禮記瞽者無相倀倀乎其何之凝邈終夜有求于幽室非燭何見音莫為時範虛空作士常凝邈虛空蓋指何平叔王夷甫諸人也何由羞五霸直自呰呰同訾說文呰訶也曹植書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別泝驅楊墨他鑣並老莊詩書資破冢莊子儒以詩禮發冢法制困探囊莊子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周禮仍存魯隋師果禪唐鼎新麾一舉書旌以麾右秉白旄以麾革故法三章星宿森文雅風雷起退藏縲囚為學切漢書夏侯勝黃霸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蹰冬積三歲乃出掌故受經忙史記晁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帝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以尚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夫子時之彥先生跡未荒褐衣終不召白首興難忘感激殊非聖後漢書桓譚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得解棲遲到異粮禮記五十異粮注粮糧也片辭窾有德一字貶無良燕地尊鄒衍史記鄒衍如燕燕昭王擁篲先驅列弟子之坐受業焉西河重卜商子夏居西河教授魏文侯師式閭真道在擁篲信謙光原注外舅太原公亦受經於公也○按外舅謂王茂元獲預青衿列叨來絳帳旁雖從各言志還要大為防禮記大為之防民猶踰之勿謂狐寒棄深憂訐直妨叔孫譏易得見論語盜跖暴難當詳莊子盜跖篇雁下秦雲黑蟬休隴葉黃莫踰一作渝巾屨念容許後升堂

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唐書遂州遂寧郡屬山南東道舊書太和九年六月京兆尹楊虞卿坐妖言得罪人皆以為冤誣宰相李宗閔之罪叱出之貶明州刺史再貶處州長史宗閔於上前極言論列上怒數為遂州刺史漸遷鹽作瀚

遙作時多難先令禍有源初驚逐客議旋駭黨人冤密詔用實有諫書存皆霧三辰沒窮陰四塞昏虎威狐更假戰國策虎得狐狐曰無啖我天帝令我長百獸我為子先行子隨我後百獸見我敢不走乎虎隨狐而行

侍榮方入司刑望愈尊唐六典龍朔三年改刑部尚書為司刑太常伯皆因優

百獸皆走虎不知百獸畏己反以為畏狐也

心存闕文子身在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終遭耳屬垣詩耳屬于垣遺音和結褵之明年又喪良人朝爭屈原草史記屈原為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王使原造為憲令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譖之廟餒莫作若敖魂左傳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迴閣傷神峻長江極望翻青雲

寧寄意白骨始露恩早歲思東閣為邦屬故園原注余初謁於鄭舍○按舊唐書太和七年蕭澣為鄭州刺史義山有居在鄭州故曰故園登舟慚郭泰解梁之後我系本王孫注見上卷嘯傲張高蓋從容接短轅秋吟小山桂文選注淮南王安好士八公之徒分造詩賦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春醉後堂萱自歎離通籍漢紀注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及名字物色懸之宮門相應乃得入也何嘗忘去聲叫閽甘泉賦選亟撥而繼佩當年紫綬榮漢官儀公侯皆紫綬傳龜舊唐書輿服志侍中中書令加貂蟬佩紫綬按輿元元年李晟加中書令故云紫綬榮班資古直閣一作照席瓊枝秀離騷折瓊枝而繼佩當年紫綬榮漢官儀公侯皆紫綬傳龜舊唐書輿服志侍中中書令加貂蟬佩紫綬按輿元元年李晟加中書令故云紫綬榮班資古直閣一作未衣直閣給俄從階置備身府即其職勳伐舊西京在

楊愧陳蕃分以忘年契情猶錫類敦公先真帝子蕭氏乃蕭梁之後

送千牛李將軍赴闕五十韻通典千牛刀名後魏有千牛備身掌執御刀因以名職顯慶五年置左右千牛府後改為衛置大將軍一人將軍各一人以副之詳詩語李千牛乃李晟之孫

五十丈下周三泉周迴七百步螢啼百草根寒蟬屬始知同泰講梁書武帝聽覽餘閒即於同泰寺講說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徵福是虛言

錢龍惕箋漸坐宗閔廣卿牽累本當時黨魁故曰初驚逐客議旋駭黨人寬也時李訓鄭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己者目為宗閔德裕黨貶逐無虛日中外震駭連月陰晦人情不安故曰苦霧三辰沒窮陰四塞昏虎威狐更假隼擊鳥逾喧也漸沒於遂寧故曰遺音和罷睨易簀對巴猿也訓注誅後文宗始大赦量移貶謫諸臣故曰青雲寧寄意白骨始露恩也義山至開成二年始登第故曰自歎離通籍何嘗忘叫閽也因漸為梁武後喬故引同泰徵福之事以為虛語傷之之深也

龜文正横也 庚庚揩貌 內豎依憑切函門責望輕淮南子大將受命已則設明衣剪指爪鑿 函門而出 中台終惡直上將更要盟按唐書代宗時宦官程元振譖殺來瑱河北叛鎮率以藉口所謂內豎休憑也諸節度使各置監軍兵柄不一所謂函門責望輕也宰相張鎰忠直為德宗所重盧杞忌之出之於鳳翔所謂中台終惡也朱滔拒命賜爵通義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急所謂上將更要盟也 丹陛祥烟滅皇闈殺氣橫喧閧衆狙怒注見前 容易八蠻驚擣杭寬之久防風戮不行家語禹致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戮而殺之其骨專車 素來矜異類此去豈親征捨魯真非策禮記我舍魯矣通笑 居邠未有名居邠見孟子○通鑑大曆中朱泚入朝留京師建中元年令鎮鳳翔

三年朱滔以蠟書約泚同反馬燧獲之以聞上召泚慰勉之賜予甚厚泚快快思亂舊唐書建中四年十月丙午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兵赴哥舒曜涇原軍出京城至滻水倒戈謀叛令言不能禁上令載繒綵二車遣晉王往慰諭之亂兵已陣於丹鳳闕下促神策軍拒之無一人至者上乃與太子諸王妃主百餘人出苑北門其夕至咸陽飯數匕而過令言率亂兵奉朱泚為主戊申上至奉天 曾無力牧御聖賢羣輔録風后受金法力墨受準尺宋均曰力墨或作力牧黃帝七輔之二帝王世紀黃帝得風后于海隅力牧于大澤 寧待雨師迎風俗通玄冥雨師也廣雅雨師曰屏翳非子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 火箭侵乘石尸子黃帝乘龍乘雲遊于四海東至于蒼梧之野南至于交趾之南西至于三危之西北至于幽都之北乘石之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為夫子七年注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 雲橋通禁營雲橋即雲梯 何時絕刀斗不

夜見櫓槍 爾雅彗星為櫓槍注亦譯文録備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 屢浪遇刼 亦閒投鼠 漢書投鼠忌器 誰其敢射鯨舊唐書軍勢頗盛於奉天東三里下營大修攻具十一月乙亥杜希全與賊戰於漠谷官軍不利賊攻城益急矢石雨下人心危懼戊子賊造雲橋攻城東北隅兵仗不能及城中震恐相顧失色渾瑊預為地道命縱火焚之賊乃退 世情休念鹵莽西方鹹地也左傳晉荀吳敗狄于大鹵注大鹵晉地說文鹵西方鹹地也 亂物議笑輕生大鹵思龍躍

天縣舊唐書朱泚據乾陵作樂下瞰城中辭多侮慢通鑑自賊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蒼梧失象耕言賊驚陵寢也靈衣儀馬皆陵廟中物困陰兵似暗用昭陵石馬汗流事 別館蘭薰酷深宮蠟燄明舊唐書姚令言迎泚於晉昌里第泚乘馬擁從北向燭炬星羅觀者萬計明日入居含元殿徙居白華殿 黃山遮舞態漢書武帝微行北至汜陽西至黃山晉灼曰黃山宮名在槐里長安志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惠帝三年起 黑水斷歌聲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 縱未移周鼎何辭免趙坑史記武安君白起大破趙于長平坑降卒四十餘萬 空拳當作券轉鬬地司馬遷書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張空拳旨白刃北向爭死敵注券契也 數板不沈城史記智伯與韓魏攻趙晉陽引汾水灌之城不

浸者三板○通鑑賊并兵攻城東北隅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時士卒凍餒又無甲冑瑊激以忠義力戰敗之八夜沘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且欲憑神算無因計力爭幽囚

蘇武節　事見漢書○通鑑大理卿蔣沇詣行在為賊所得沇絶食拇病潛竄得免棄市仲由

纓岐　事見史記○通鑑司農卿段秀實與劉海賓何明禮沘召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源休象笏唾沘面大罵因以笏擊之纓中其頷濺血滿地賊衆爭前殺之海賓等相次死下殿言

終驗　下殿注見中卷　增埤事早萌　原注先時桑道茂請修奉天城○通鑑建中元年六月術士桑道茂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築奉天城

蒸雞殊減膳　左傳公饋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注洎肉汁也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益盧浦癸王何之謀　屑麴異和羹　晉愍帝紀永嘉四年冬十月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千餅麴允屑為粥以供帝○唐書奉天圍久食且盡人於以蘆秣帝馬大官糲米止二斛圍解父老爭上壺飧餅餌通鑑時供御止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否極時還泰屯餘運果亨流離幾南度倉卒得西平　唐書李懷光與朱泚通謀興元元年二月上南幸梁州是年八月李晟改封西平郡王

神鬼狄昏黑姦兇首　去聲　滿盈官非督護貴　通典漢置西域都護晉宋以後有督護之官亦其任也齊書廣州西南有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　師以丈人貞見易　覆載還高下寒暄急改更馬前烹莽卓壇上揖韓彭

當要鵬搏莫問程趨朝排玉座出位泣金莖幸籍梁園賦　注見前　叨蒙許氏評　後漢書許劭論鄉黨人物每月更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　中郎女壻　定遠重時英　後漢書班超封定遠侯

政已標三尚　三尚未詳或曰即夏商周質尚文　人今佇一鳴　淳于髡傳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長刀懸月魄古樂府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吳競解題大刀頭刀頭有環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缺當還也　快馬駭星精　天文志房為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白帖馬為房星之精　披豁慚深眷睽離動素誠蕙留春晼晚松待歲崢嶸　鮑照詩歲崢嶸而催暮　異縣期迴鴈　古樂府他鄉復異縣回鴈謂鴈

書登時已飯鯖字林鯖雜煮也道源注西京雜記婁君卿合為鯖世卿歷遊五侯之門每旦五侯遺餉之君傳五侯鯖去程風刺七跡切

感揚朱死有情絃危中婦琴古樂府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工高堂甲冷想夫箏杜甫詩銀甲彈箏用道源注唐樂府有相府蓮後語訛為想夫憐樂苑曰想夫憐羽調曲也會與去聲秦樓鳳俱聽漢苑鶯洛川迷曲沼烟月兩心傾

詠懷寄秘閣舊僚二十六韻魏晉閣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義山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故有舊僚

年鬢日堪悲衡茅益自嗤攻文枯若木郭象莊子注與枯木同其不華處世鈍如鎩晉書祖約謂梅陶鍾雅曰君汝頻去之士利如椎我幽冀之士鈍如鎩敢忘聲垂堂戒漢書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寧將暗室欺梁簡文帝紀不欺暗室豈況三光懸頭曾苦學楚國先賢傳孫敬在太學編柳為簡以寫經睡則懸頭於梁左傳三折肱知為良醫楚詞九折臂而成醫今吾今而知其然僕御嫌夫懦乳究切○韻會漢書公卿選懊劣弱也或作愞孩童笑叔癡癡晉書王湛初有隱德皆以為癡兄子濟輕之嘗詣湛湛談易玄理微妙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武帝見濟曰卿家癡叔死未曰臣叔殊不癡小男方嗜栗陶潛責子詩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幼女漫憂葵列女傳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隣婦曰女豈嫁乎曰我憂魯君老太子少也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我家繫馬於園馬佚踐我園葵使我終歲不厭一作飽昔晉容舍我家繫馬於園馬佚踐我園葵使我終歲不飽遇災一作為誰先噉語林王右軍年十一周顗異之時絕重牛心炙座客來未噉先割啖右軍乃知名逢盧即便一作更吹楚詞懲于羹者吹虀王逸注言人歡羹而熱中虀即恐而吹也官銜同畫餅道源注魏志名士如畫地為餅不可啖食面貌乏凝脂世說王右軍見杜弘治嘆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典籍將蠶測東方朔傳以蠶測海張晏曰蚪蚘也文章若管窺王獻之傳此郎亦管窺豹時見一斑圖形翻類狗馬援傳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入夢肯非羆六韜文王將田卜曰所獲非龍非羆非虎非羆乃伯王之輔果遇太公于渭陽自哂成書篤晉書傅迪廣讀書而不解其義劉柳惟讀老子呪酒卮晉書劉伶求酒於妻妻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祝鬼神自誓耳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言伶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於是飲酒御肉隗然復醉韻會或作呪懶露襟上血琴操卞和抱玉而哭晝夜不止淚盡繼之以血羞鑷鏡中絲齊書高帝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鑷白髮者乎豪篇言方喻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擄捕齒詎知馬融擄捕賦排五木散九齒葛洪別傳洪少好讀書至不知棊局幾道不識擄捕幾齒事神徒惕慮佞佛愧虛辭晉書何充與弟準俱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何佞佛曲藝垂麟角北史文苑傳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駱賓王啓紫

成麟角引茅始而彈冠　浮名狀虎皮注見前　乘軒寧見寵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大夫車也　巢幕更逢危左傳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西征賦危巢卵之　懌而退　佞王忻戴達晉書戴逵字安道性高潔以禮度自處累徵為散騎常侍不至太元二十年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傳王雅居事王珣上疏曰逵執操貞厲含味獨遊年在耆老清風弼俗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侍會病卒　猶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　佞王忻戴達　晉書戴逵字安道性高潔以禮度自處累徵為散騎常侍不至太元二十年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傳王雅居事王珣上疏曰逵執操貞厲含味獨遊年在耆老清風弼俗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侍會病卒　遂窮方結舌靜勝但揩支通顧王維詩支頤問樵客　糲食空彈劍孟嘗君傳馮驩倚柱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亨衢詎置錐莊子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柏臺成口號三輔黃圖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臺帝嘗置酒於其上詔羣臣二千石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坐　芸閣暫肩隨秘閣掌秘書圖籍故稱芸閣禮記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悔逐遷鶯伴誰觀擇虱時晉書王導在揚州辟顧和為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過之和方擇虱夷然不動　甕間眠太率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酒熟卓夜至其甕間盜飲之醉臥其下為掌酒者所縛　牀下隱何畢道源注唐書王維私邀孟浩然入內署浩然入停車門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　前摧心對董帷漢書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轉相授業莫見其面　校讐如有暇松竹一相思

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二十韻

大道諒無外會越自登真丹元子何索黃庭經心神丹元字守靈　在已莫問隣道源注內景經真人在已莫問隣　倩璨玉琳華黃庭經赤珠靈裙華倩璨真誥上元夫人腰垂鳳文琳華之綬執流黃揮精之劍　翱翔九真君太上正法經九真者九天之陰氣凝而成也神仙傳得仙者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　戲擲萬里火神仙感遇傳玄宗與張果葉法善慕名羅公遠齒坐劍南有果初進名為日熟子張葉以術取每過午必百餘枚都不到相顧曰莫是羅君否時天寒圍爐公遠笑於火中樹一筯及此除之遂至葉詰使者云欲到京焰火亘天無路可過值火歇方得度道源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金八衢　聊名六甲旬漢武內傳上元夫人授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可以名山靈朝地神真誥仙道有素奏丹符以名六甲西嶽叢語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云甲子旬中甲午旬中之類　瑤簡被靈誥瑤簡玉簡也太上玉簡丹書沈約華山館營功德詩玉簡黃金編真誥許長史云欽願崇榮欣想靈誥　持符開一作關七門黃庭經負甲持符開七門注謂七竅雲笈七籤五色煥耀昇入七門　金鈴攝羣魔真誥老君佩神虎之符帶流金之鈴　絳節何巍巍音華見中卷雲笈七籤左佩玉瑞右腰金鈴　絳節注說文巍進也夫子廟堂碑巍巍讓席　吟弄東海若楚詞令海若舞馮夷　笑倚扶桑春三山誠迥一作迴　視九州揚一塵海外更有九州揚塵用麻姑語　我本玄元胄一作胤○封演見聞記國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高宗乾封元年還自岱岳過真源詣老君廟追尊為玄元皇帝　稟華由上津韻會津氣液也曹昆詩體鍊五靈妙氣含雲露津　中

迷鬼道樂 佛經六道中有鬼道 沈為下土民 漢武內傳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

託質屬太陰鍊形復為人 神仙傳仙家有太陰鍊形之法能令日中無影集仙錄七昵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未死之容此名鍊形太陰易貌三宮之仙也 謦將覆芳六 一作加宮 一作官 澤安此真與神 道源注覆還也還元辰本宮之澤以安此真神也 龜山有慰薦 集仙傳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天工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咸隸焉南岳魏夫人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諸真君授夫人玉札金文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 南真為彌綸 南岳魏夫人傳夫人命南岳夫人比扶仙公陶貞白真誥所呼南真即夫人也 玉管會玄圃 大戴禮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管十洲記崑崙山三角

其一角正西曰玄圃臺 火棗承天姻 真誥紫微王夫人謂許長史交梨火棗騰飛之藥不比於金丹也君心中荊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西陽雜俎祁連山上有仙樹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苦以木刀剖則酸以蘆刀剖則辛以金刀剖則甘或曰此即仙經所謂火棗科車遏故氣 道源注王母傳科車天馬駕莊羽幢千乘萬騎光耀宮闕雲笈七籤存日如雞子在泥凡中畢乃吐出一氣存氣為黑色名之尸氣次吐二氣為日色名之故氣之死氣真誥人臥室宇當令潔淨則受靈氣否則受故氣注謂塵濁不正之氣 侍香傳靈氛 一作芬。真誥仙官有侍香之職說文氛祥氣也 飄被青霓 司馬彪詩上凌青雲霓李賀錄封章事青霓叩頎呼宮神婀娜佩紫紋真誥仙道十七條在靈書紫文中並琅玕藥之所變化也紫紋疑作文 林洞何其微下仙不

與羣道書有上仙中仙下仙 丹泥因未控 丹泥一作泥 萬劫猶逡巡荊蕪既以薙舟 一作刈 藏舟於壑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言人心猶濁如荊榛之蕪猶能剪薙之斯清淨可守永無壑舟之移矣 相期保妙命 真誥有保命君雲笈七籤太乙保命固神定生 騰景侍帝宸 道源注真誥侍帝宸有八人如世之侍中王子喬郭世幹皆為之雲林右英王夫人詩相携侍帝宸

和鄭愚贈汝陽王孫家箏妓二十韻 北夢瑣言鄭愚廣州人擢進士第敬愍清要舊唐書咸通三年充嶺南西道節度使唐書讓皇帝子進開元中封汝陽王

冰 一作水 霧怨何窮秦絲嬌未已 秦絲注見前 寒空烟霞高白日一萬里碧嶂愁不行濃翠遥相倚茜袖捧瓊姿皎日丹霞起四句言箏妓之麗 孤猿耿幽寂西風吹白芷 九歌辛夷楣兮藥房注藥白芷也 回首蒼梧深女蘿閉山鬼 九歌山鬼被薜荔兮帶女蘿杜甫詩山鬼閉門中。四句言箏聲之哀 荒郊白鱗斷魚書難寄 別浦晴霞委長汀曙晻 切壓河心說文汀水上橫木所以渡者 白道連地尾 地尾地盡處。四句言所思之

人不可即秦人昔富家一作貴綠窓閨妙音鴻鷺雁背飛象牀殊故里因令五十絲中道分宮徵集韻秦人薄義有父子爭瑟者各入其半故當時名為箏古以竹為之斗粟配新聲漢書淮南王長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婿姪徒纖指說文婿女弟也又婿姒婣娌也姪兄之女也○按箏本父子爭瑟而起此詩上云鴻鷺雁背飛下云斗粟配新聲似作兄弟事用豈所傳有不同耶風流大堤上清商曲襄陽樂朝發襄陽城莫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悵望白門裏白門注見中卷蠹粉實雌紘說文蠹木中蟲也又衣書中蟲俗呼蠹魚其粉鱗手觸則落碎之如銀漢書黃帝制十二管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句之義未詳燈光冷如水羌管促蠻柱羌管笛也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按晉書桓伊令奴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促蠻柱竹與絲合也從醉吳宮耳滿內不掃畏眉君王對西子道源注西子捧心故宮內不復掃眉言箏妓同之初花慘朝露冷臂凄愁髓一曲送連錢橫吹曲紫騮馬長安美少年金絡飾連錢爾雅青驪驎曰驒注色斑駁如魚鱗今連錢驄也遠別長於死言彈入送遠別離之曲益增慘凄玉砌衙紅蘭粧窓結碧綺九門十二關清晨禁桃李道源注言箏妓所處華邃桃李之容不可得窺

游舊

憶雲

愛景人方樂同雲候稍愆徒聞周雅什小雅南山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願賦朔風篇衛詩北風其涼雨雪其雾雪賦詠南山於周雅歌北風於衛詩欲俟千箱慶須資六出妍韓詩外傳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五出雪花獨六出詠留飛絮後注見上卷歌唱落梅前梁簡文帝雪朝詩落梅飛四注庭樹思瓊蕊莊樓認粉綿瑞邀盈尺日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豐待兩岐年後漢書張堪為漁陽太守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誰能為此政堪乃修理溝洫勸民耕種墾田八百餘頃開稻田八千餘頃是五穀精預約延枚酒用兔冬必有積雪氾勝之書雪是五穀精預約延枚酒用兔園事賒船語林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時戴在剡溪便乘輕船就之既造門不前便返人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映書孤志業談藪齊太原孫伯翳家貧常映雪讀書與王亮范雲為莫逆交披氅阻神仙晉書王恭乘高輿披鶴氅涉雪而行孟昶窺之嘆曰真神仙中人也幾向霜階步頻將月幌褰玉京應已足白屋但顒然

殘雪

旭日開晴色寒空失素塵何遜雪詩時逐徵風起誰言非玉塵遶牆全剥粉傍井漸消銀刻獸摧鹽虎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享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

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鹽虎形以獻功 世說猛奴夜醉如玉山之將頹珠還猶照魏 用照乘珠事見上卷璧碎尚留秦 史記秦王得趙璧無意償城閒相如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因持璧却立曰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矣 落日驚侵晝餘光悞惜春簪冰滴鶯管 李賀詩王子吹笙鶯管長 屋瓦鏤魚鱗庾信賦秦為雁齒之階漢后舊陶即用魚鱗之瓦 嶺霽嵐光坼松暄翠粒新 顧愔新羅國記松樹大連抱有五粒子形如桃仁而稍小皮硬浸酒療風酉陽雜俎松凡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五粒松皮不鱗李賀有五粒小松歌 擁林愁拂盡著砌恐行頻焦寢忻無患 高士傳焦光野火燒廬因露寢遭大雪光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 梁園去有因 雪賦雪故去莫能知帝力空此荷平均

大鹵平後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寄劉韋

二前輩二公嘗於此縣寄居 大鹵注見前唐書會昌四年正月河東都將楊弁逐節度使李石據軍府應劉稹三月李義忠克太原生擒弁盡誅亂卒

驅馬遶河干家山照露寒 上林賦過鴈鵠望露寒注觀名在雲陽甘泉宮按太原唐北都故得用之 依然五柳在況值百花殘昔去驚投筆今來分挂冠 漢書逢萌解冠挂東都城門 不憂懸磬乏 國語室如懸磬 梁書陶弘景挂冠神武門下喜覆盂安 東方朔傳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 覩破寧迴顧 後漢書孟敏荷

李義山詩集註卷三上

謹案第六頁後一行南山按此亦當作山南道也

注並誤

第十頁後七行其子綯按其子者自令狐楚言之

今子上不著令狐楚字則此句不成文義

第二十九頁後六行素絲不上蠻紵絶刊本絶訛

維今改

第三十頁前一行啼蛄弔月鈎欄下刊本蛄訛鴣

據昌谷集改

第三十三頁後八行敢不走乎刊本敢不訛能無

今改

第四十三頁後四行音莘刊本莘訛精據唐韻改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義山詩集注卷三下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李義山詩集注卷三下

吳江朱鶴齡注

河陽詩

黃河搖溶一作落天上來玉樓影近中天臺玉樓中天臺注俱見上卷龍頭瀉酒客壽杯道源注酒罷刻作龍形廣州有龍錯李賀詩龍頭瀉酒邀酒星主人淺笑紅玫瑰李虛賦其石則赤玉玫瑰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梓澤東來七十里戴延之西征記梓澤去洛陽六十里梓澤金谷也中朝賢達所集賦詩猶存是石崇居處長溝複注見中卷漢陵走馬黃塵起南浦老魚腥古涎真珠密字芙蓉篇二句暗用鯉魚寄書事湘中寄到夢不到衰容自去拋涼天憶得蛟一作鮫綃裁小卓一作棹非蛺蝶飛迴木棉薄綠繡笙囊不見人一口紅霞夜深嚼幽蘭泣露新香死畫圖淺縹松溪水淺縹畫圖之色楚絲微覺竹枝高楚絲猶云楚弄劉禹錫竹枝詞序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楊秋雜舞舍恩宛轉有淇濮之數音半曲新辭寫絲紙巴陵夜市紅守宮後房點臂斑斑紅李賀詩花房夜擣紅守宮

漢書守宮蟲名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持治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即脫言可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道源注石龍子即守宮也圖經云長者一尺今出山南襄州安州申州以三月四月八月採去腹中物火乾之按詩云巳陵巳陵正屬山南道也

一夜吹西風曉簾串斷蜻蜓翼羅屏但有空青色玉灣

不鈞三千年玉灣猶云玉川玉溪蓮房暗被蛟龍惜濕銀注鏡井口平鏡如井口之平鸞釵映月寒錚錚道源注杜陽雜編唐同昌公主有九鸞之釵

不知桂樹在何處謂月中桂樹仙人不下雙金莖金莖見上卷百尺相風揷重屋相風見前注側近嫣紅伴柔綠百勞不識對月郎商雅鵙伯勞性好單棲湘竹千條為一束言淚痕之多

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尚書時義山為桂府觀察判官此詩乃寄鄭亞者但二史俱不云亞兼尚書疑有誤

下客依蓮幕明公念竹林原注公與江陵相國韶叔叔侄按唐書宰相表無名韶者此注疑亦誤○竹林七賢阮籍阮咸為叔侄雖傷晚酬恩豈在今迎來新鎖鬧范雲詩攝官青鎖鬧從到碧瑤岑水勢初知海桂林郡濱海天文始識參杜甫詩天橫醉後參固慚非賈誼惟恐後陳琳陳琳為曹掾管記室前席驚虛辱華樽許細斟四愁詩序張衡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為四愁詩沈約瘦惜惜

注見中卷 蘆白疑粘鬢楓丹欲照心歸期無雁報旅抱有猿侵短日安能駐低雲只有陰亂鴉衝暝俗晒字 網寒女簇遥砧東道違寧久左傳若舍鄭以為東道主 西園望不禁西園見中卷 江生一作山誤 魂黯黯江淹別賦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 泉客淚涔涔述異記鮫人即泉人也又名泉客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 逸翰應藏法高辭肯浪喈喈數朔音書晉書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狼狽遂乃亡失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莫獨與盧諶音書劉琨為段匹磾所拘為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遂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以常詞酬和殊乘琨心重以詩贈之 假寐憑書簏哀吟叩劒鐔音尋○說文鐔劒口旁橫出也 未嘗貪偃息那復議登臨彼美迴清鏡其誰受曲針廣翻與客書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 人皆向燕路無乃費黃金

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 唐唐書開成元年楊汝士轉兵部侍郎其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四年入為吏部侍郎

大鎮初更帥嘉賓素見邀使車無遠近歸路更一作便烟霄穩放驛騮步高安翡翠巢杜甫詩江上小堂巢翡翠御一作愈風知

有在莊子列子御風而行去國肯無聊早忝諸孫末俱從小隱招心懸紫雲閣扶典賦序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夢斷赤城標會稽記天台赤城山土色皆赤嶷岫連沓狀若雲霞天台賦赤城霞起而建標素女悲清瑟漢書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為二十五絃 秦娥弄玉一作碧簫用弄玉事 山連玄圃近水接絳河遥白帖天河謂之銀河亦曰絳河 豈意聞周鐸翻然慕舜韶皆莊子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弟即頹也郭注變化頹靡世事波流李白詩揚馬激頹波 因之內火燒白居易詩悲火燒心曲孟郊詩悔至焚心自燒 是非過別夢時節慘驚飆末至誰能賦雪賦相如未至居客之右 中乾欲病痟左傳外強中乾韻會痟渴疾相如痟渴通作消 屢曾紆錦繡謂贈詩勉欲報瓊瑤我恐霜侵鬢君先綬挂腰甘心與陳阮陳琳阮瑀 揮手謝松喬赤松子王子喬西京賦美往昔之松喬 雲臺閉寂寥蔡質漢儀尚書郎入直雲臺時從翁必以故錦澗也號錦里記張儀築益州城城 錦里差隣接益州郎官參幕府故云 一川虛月晃萬嶂自芝苗瘴雨灑龍閒急說文灑龍奔滿也俗謂水滿峻者為龍 離魂峽外銷非關無燭夜其奈落花朝幾處逢鳴佩何筵不翠翹鸞童騎象舞江市賣鮫綃南詔

知非敵 唐書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西北與吐蕃接天寶後臣吐蕃
西山亦屢驕 西山即岷山李宗諤圖經岷山嶮絕崛代後西山三城屢陷吐蕃
看北斗杓 三輔黃圖惠帝更築長安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至今人稱漢舊京為斗城杜甫詩泰城近斗杓
莫因垂別久遂逐歲寒凋盛幕開高宴將軍問故僚為言公玉季早日棄漁樵 末二語義山自謂也公玉季未詳

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韻 雲溪友議秋高錯司貢籍李肱榜元及第肱乃宗室官止于岳齊二牧

萬草已涼露開圖披古松青山偏滄 一作偏蒼海此樹生何峰孤根邈無倚直立撐鴻濛 莊子雲將東遊適遭鴻濛注鴻濛氣也端如君子身挺若壯士胸樛枝勢夭矯忽欲蟠拏空又如驚蠖走默與奔雲逢孫枝擢細葉旖旎狐裘茸 楚詞紛旖旎乎都房左傳狐裘龐茸 說文顛頂也蓐陳草復生又蔓也○此句難解疑有訛

姬眉黛濃 莊子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 一作數峰又如洞房冷翠被張穹籠削正桐直婀娜旋數 視久眩目睛倏忽變輝容竦亦若暨蘿女 道源注暨蘿女西子也方輿勝覽山在諸暨縣南五里 平旦粧顏

容細疑襲氣母 莊子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 猛若爭神功燕雀固寂寥霧露常衝衝香 一作重 蘭愧傷暮碧竹慚空中可棲呈瑞鳳 謝朓高松賦集五鳳之光景 堪藏行雨龍 西陽雜俎高松賦龍骨以祈雨蓋三藏從龍以其樹必有靈也 淮山桂偃蹇 汪見前 蜀郡桑重童 蜀志先主舍衆南角雖上有桑樹高五丈餘遠望童童如小車蓋 枝條 一作修 亮眇脫靈氣何由同昔聞咸陽帝 謂秦始皇 近說嵇山儂 未詳道源注晉法潛隱會稽剡山或問其勝友為誰指松曰此眷屬史也 或著仙 一作佳 人號似指赤松子或以大夫封 汪見上卷 終南與清 一作青 都烟雨遙相通安知夜夜意不起西南風美人昔清興重之猶月鐘 集仙錄女仙魯妙典居山有鐘一口形如偃月神人所送 寶筒十八九香緹千萬重 韻會緹帛丹黃色 一旦鬼瞰室稠疊張羅罿 音鸞韻會羅童○韻會羅疏網也罿捕鳥網也 赤羽中要害 家語赤羽者日 是非皆忽忽生如碧海月死踐霜郊蓬平生握中玩散失隨奴童我聞照妖鏡 西京雜記宣帝繫獄帶身寶鏡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佩之為天神所福 及與神劒鋒 水經注劉曜隱居管涔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厭劒神劒服御除衆毒曜遊服之劒隨時變為五色 寓身會有地不為凡物衆伊人秉茲圖顧盼擇所從而我何

為者開顏捧靈蹤紐終非凡物乃令逐以遺我能無興亡之感乎按唐書王涯傳涯家法書名畫皆厚為垣窬藏之複壁既誅人破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棄之觀此詩云豈畫松即涯所藏者歟

鳴琴紀令暉詩客從遠方來贈我漆鳴琴懸之真珠櫳說文櫳房室之疏徐曰窓也是時方暑夏座內若嚴冬憶昔謝四騎按通典唐武德七年改上大都督為虢騎尉大都督為飛騎尉都督為雲騎尉都督為武騎尉從置節度使即都督之任義山嘗為節度巡官此云謝四騎言辭去使府耳學仙玉陽東張揖送胡錄師歸王屋山詩玉陽峰下學長生通志東玉陽山在陵源縣西三十里唐睿宗女玉真公主修道于此有西王陽山亦其棲息之所千株盡若此路入瓊瑤宮口詠玄雲歌道源注漢武內傳西王母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雲之曲手把金芙蓉杜陽雜編滄洲有金蓮花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輝煥爛與真金無異濃韝深霓袖色映琅玕中爾雅崑崙之墟有琴琳琅玕焉悲哉墮世網去之若遺弓呂氏春秋楚人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亡之楚人得之何求也形魄天壇上海日高瞳瞳一統志天壇山在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王屋山北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紀頂有石壇名清虛小有洞天終騎紫鸞歸持寄扶桑翁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太真東王君所治處○言此松終當假翼鸞鳥為仙家所玩

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

文脫牛百葉也韻會一曰五臟總名葉韻或作朶通作脾裒入珊瑚腮俗顋字○江總詩盈盈扇

掩珊瑚脣君今且少安聽我苦吟詩古詩何人作老大徒傷悲

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

沛國東風吹大澤後漢書沛國故秦泗水郡高帝改沛郡蒲青柳碧春一色我來不見隆準人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沛郡有高祖廟征東同舍鴛與鸞酒酣勸我懸征鞍藍山寶肆不可入戴田山注見首卷玉中一作山仍是青琅玕本草琅玕一名青珠蜀都賦所云青珠黃環也蘇恭曰琅玕有數種以青者為勝火齊寶也出萬州以西烏白蠻中及于闐國武威所造樂也命匠人改以木具聲清雅令吁為阮咸是也上貼金捍撥金捍撥注見上卷畫為承一作水誤露雞江表傳南郡獻長鳴承露君時卧振觸廣韻振觸也南人以觸物為振雞謝惠連祭古冢文以物振撥之勸客白玉盃苦云年光疾不飲將安歸我賞此言是因循未能風吹青樸有美人顏色如玫瑰歌聲入青雲所痛無良媒少年苦不久顧慕良難哉徒令真珠肶音皮一作脞皮工聲○說文作胲總名葉韻或作肶通作脾裒入珊瑚腮俗顋字○江總詩盈盈扇

上澄江館按謝朓集有泰役湘州與吏民別詩謝遊橋澄江館必亦在長沙也下望山城
如一彈鴈鵠聲苦曉驚眠朱槿花嬌晚相伴朱槿注見上卷項
之失職辭南風破帆壞槳荊江中義山自桂林奉使至江陵因歸朝斬
蛟斷一作破壁不無意博物志濫臺子羽濟河齎千金之壁陽侯波起兩蛟夾船子羽左操
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壁而去平生自許非悤悤
歸來寂寞靈臺下通志靈臺在鄠縣東三輔決錄第五頠倫之小子洛陽無故人鄉里無田
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崔嗣詩靈臺暮宿意多違著破藍衫出無馬天官補
吏府中趨古樂府典義山歸朝選盩厔尉玉骨瘦來無一把手封
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章奏按弘正傳不言嘗為京兆尹必史誤辨詳詩譜上賀嫖姚收賊
州舊唐書大中三年正月吐蕃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軍民歸國詔靈武節度使朱
叔明邠寧節度使張景緒等各出兵應接十二月以河湟收復追冊順宗憲宗廟號舊山萬仞青
霞外望見扶桑出東海愛君憂國去未能白道青松了
然在此時聞有燕昭臺挺身東望心眼開且吟王粲從
軍樂不賦淵明歸去來通鑑大中三年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李廓詔以弘正代之
時義山從為掌書記彭門十萬皆雄勇首戴公恩若山重舊唐書徐方自

王智興之後軍士驕恣有銀刀都尤甚前後屢逐主帥
弘正在鎮期年去其首惡喻之忠義訖于受代軍於無
譁廷評日下握靈蛇曹植詩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俯
不須冀行不假足進
此明珠預月龍族書記眠時吞綵鳳廷評書記
皆幕府官之子
夫君鄭與裴何甥一作生謝勇當世才青袍白簡風流極
碧沼紅蓮傾倒開我生麤疎不足數梁父哀吟鴟鴞舞
道源注晉書王導補謝尚為掾導謂之曰聞君能作鴟
鵠舞一座傾想尚更著衣幘而舞令座下擊節為應旁
若無人橫行濶視倚公憐莊來筆力如牛弩閿鍾繇
作一戈如千鈞弩又漢軍有八牛弩借酒祝公千萬年吾徒禮分常周旋
弟子宋翼每
收旗臥鼓相天子相門出相光青史漢書相門出
相將門出將
義山生平游歷
器見于此篇
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
射相公舊唐書杜悰字永裕式方子尚憲宗女岐陽公主會昌四年七月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尋加左僕射
帝作黃金闕漢郊祀志三神山在海中黃金銀為宮闕
神異經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中有
金階西北入兩闕中名天門仙開白玉京注見上卷有人扶太極惟嶽降
元精漢郎閻傳元精所生王之佐臣耿賈官勳大後漢書耿弇封好時侯賈復封膠東侯並

圖像南宮雲臺荀陳地望清 後漢書荀淑為朗陵相陳寔為太丘長皆以德行稱世說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 旂常懸祖德 唐書惲祖佑相德順憲三宗舒司徒封岐國公甲令著嘉聲 漢紀注令有先後故丙 經出宣尼壁 注見前 書留晏子槱 道源注晏子春秋景公時人有令甲令乙令丙 武鄉傳陣法 蜀志建興三年封諸葛亮為武鄉侯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踐土主文盟 通志滎澤縣故城西北有踐土臺即晉文公盟諸侯處 自昔流王服不可窮 道源注晏子春秋景公曰子之言真可畏公意本無爭惡草指人也悉怛謀之勤歸也吐蕃殘之漢界之上三百餘人宛叫呼天擲其嬰孩以檛槊此實以僧孺鈞黨設降故詩云感激殺屍露咨嗟趙卒坑倘令安隱忍何以贊貢明也 故事留臺閣 蜀志陳壽與荀勗等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 前驅且旆旌芙蓉王儉府楊柳亞夫營 注俱見工卷 清嘯頻踈俗高談屢析酲 風賦清清冷愈病析酲 過庭多令子 唐書悰子裔休述休儒休乞氣墅有名甥 晉書謝安與玄圍棊賭別墅玄懼不勝安頤甥羊曇曰以乞汝賤謂乞與人物也 南詔應聞命西山莫敢驚寄辭收的博 唐書韋皐命將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康城踰的博嶺逐國維州杜甫詩已收的博雲間戍 端坐掃欃槍 錢龍惕箋舊唐書大中三年九月西川節度使李衛公奏維州事曰此地內附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為恢復之基況臣未嘗用兵攻取自感仇來降悰之收維州可比衛公也 雅宴初無倦長歌底有情檻危聿修德裕鎮西川吐蕃首領悉怛謀以城來降德裕奏之執政者與德裕不協遽勒還其城至號曰無愛城先是李德裕在是收復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也按維州之爭事在太和五年會昌中德裕追論之悉怛謀已贈官矣大中繼立僧孺等共排德裕逐之時悰有收復維州之功當非執政所喜故詩云惡草雖當路寒松實挺生人言真可畏公意本無爭惡草指敏中諸人也悉怛謀之勤歸也吐蕃殘之漢界之上三百餘人宛叫呼天擲其嬰孩以檛槊此實以僧孺鈞黨設降故詩云感激殺屍露咨嗟趙卒坑倘令安隱忍何以贊貢明也 故事留臺閣 蜀志陳壽與荀勗等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 前驅且旆旌芙蓉王儉府楊柳亞夫營 注俱見工卷 清嘯頻踈俗高談屢析酲 風賦清清冷愈病析酲 過庭多令子 唐書悰子裔休述休儒休乞氣墅有名甥 晉書謝安與玄圍棊賭別墅玄懼不勝安頤甥羊曇曰以乞汝賤謂乞與人物也 南詔應聞命西山莫敢驚寄辭收的博 唐書韋皐命將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康城踰的博嶺逐國維州杜甫詩已收的博雲間戍 端坐掃欃槍 錢龍惕箋舊唐書大中三年九月西川節度使李衛公奏維州事曰此地內附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為恢復之基況臣未嘗用兵攻取自感仇來降悰之收維州可比衛公也 雅宴初無倦長歌底有情檻危 注見前 儻令安隱忍何以贊貢明惡草雖當路寒松實挺生人言真可畏公意本無爭 錢龍惕箋舊唐書大中三年九月西川節度使杜悰收復維州維州古西戎地南界江陽岷嶓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壯望隴山積雪如玉來望成都如在井底其州在岷山之孤峯三面臨江天寶後河隴總陷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險要二十年間設計得之逆據其城

轉黃道日同行 漢書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一日光道晉書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 後飲曹參酒 曹參傳來者賢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 先和傅說羹 見說命即時賢路闢此夜泰階平願保無疆福將圖不朽名 率身期濟世即額慮興兵感殺屍露 見左傳 咨嗟趙卒坑 注見前 儻令安隱忍何以贊貢明惡草雖當路寒松實挺生人言真可畏公意本無爭 錢龍惕箋舊唐書大中三年九月西川節度使杜悰收復維州維州古西戎地南界江陽岷嶓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壯望隴山積雪如玉來望成都如在井底其州在岷山之孤峯三面臨江天寶後河隴總陷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險要二十年間設計得之逆據其城

也 南詔應聞命西山莫敢驚 唐書韋皐命將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康城踰的博嶺逐國維州杜甫詩已收的博雲間戍 李衛公奏維州事曰此地內附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為恢復之基況臣未嘗用兵攻取自感仇來降悰之收維州可比衛公也 雅宴初無倦長歌底有情檻危 注見前 乞氣墅有名甥 晉書謝安與玄圍棊賭別墅玄懼不勝安頤甥羊曇曰以乞汝賤謂乞與人物也 端坐掃欃槍 錢龍惕箋舊唐書大中三年九月西川節度使李衛公奏維州事曰此地內附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為恢復之基況臣未嘗用兵攻取自感仇來降悰之收維州可比衛公也 雅宴初無倦長歌底有情檻危 注見前 春水暖樓迴雪峰晴移席蓂 一作湘 蓂迴檝撲絳英誰 王隱晉書杜預為尚書損益萬幾不可勝數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只見謝宣城 齊書謝朓轉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有客趨高義 以下自序 於今滯下卿

登門慚後至置驛恐虛迎自是依劉表注見中卷安能比老龍
彭雕龍心已切史記談天衍雕龍奭注騶奭修衍之文故曰雕龍雕龍文心雕龍也
畫虎意何成豈有一作曾黔突韓子墨突不得黔突竈突向也黔黑
徒勞不倚衡乘時秉巧宦占象合艱貞古象言吉易象廢忘
立馬遷輕司馬遷傳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則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龍鳥悲丹觜禰衡鸚鵡賦命虞人于龍池又曰紺趾丹觜綠衣翠衿
弱植叨華族衰門依外兄白帖舅之子為內兄姑之子為外兄弟欲陳勞者曲謝混詩信此勞者歌善曰韓詩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未唱淚先橫

此詩乃杜悰再鎮西川義山居永川幕府所上言外有覬冀旨達之意

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輒以詩一首四十韻干瀆
尊嚴伏蒙仁恩俯賜披覽獎踰其實情溢於辭
顧惟踈蕪曷用酬戴輒復五言四十韻詩獻上

亦詩人詠嘆不足之義也
家擅無雙譽後漢黃香傳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朝居第一功蕭何傳君位為相國
功第一不可復加四時當首夏陶潛詩首夏猶清和八節應條風易緯立春條風至東北風也滌濯臨清濟巖倚碧萬頃壑冰王佩玉丁東原注摯虞決錄要注曰漢末紀無玉佩侍中王粲識舊佩始復作之今玉佩受法于粲也○韻府丁當佩聲或謂丁東處劇張京兆漢書張敞拜勝衆相自謂治劇郡非實罰無以勸善懲惡後守京兆尹抱鼓布鳴市無偷盜通經戴侍中後漢書戴憑舉明經徵試博士後拜侍中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坐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將星臨迴夜漢書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大將位也卿月衰地也含霜太山竹竹譜魯郡鄒山有篠形色不殊質特堅潤宜為笙管諸方莫及拂霧麗層穹洪範卿士惟月杜甫詩卿月升金掌下令銷秦盜左傳士會為將軍于是晉盜奔秦高談破宋聾左傳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注昭明也聾暗也○舊唐書太和六年悰為京兆尹七年出為鳳翔隴右節度使八年授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等使京兆鳳翔秦地也陳許宋地也嶧陽桐尚書嶧陽孤桐注嶧山在鄧縣北桐以向日孤生為良寢匪躬乾蹇見易服箱青海馬說文大車兩較之內謂之箱青海馬注見上卷入兆渭川熊注見前固是符真宰老子有真宰足以制萬物徒勞讓化工鳳

池春漾灩晉書荀勗從中書監遷尚書令人賀之曰奪我鳳凰池何賀耶雞樹曉曈曨雞樹樹注見前○唐書會昌四年惊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願守三章約還期一作期嘗農作五弦小瑟也二十五弦中瑟也五十弦大瑟也慷慨資元老周旋值一作直九譯通薰琴調大舜寶瑟和神農補史記三皇本紀神農氏作五弦之瑟以致阮見左傳欵欵將除蠹敉攸攸周旋值有劉楨之叛郭誼帝侻首不言仲尼羞問陣魏絳喜和戎周旋值狡童言在朝狡童仲尼羞問陣魏絳喜和戎見左傳欵欵將除蠹敉攸攸周旋值有劉楨之叛郭誼帝侻首不言仲尼羞問陣魏絳喜和戎周旋值狡童言在朝相之由也時李德裕力贊用兵此云安宥與雷同意必與德裕不協物議將調鼎君恩忽云安宥與雷同意必與德裕不協物議將調鼎君恩忽欲達聰所求因渭濁安肯與雷同周旋值狡童言在朝

賜弓開吳相上下全蜀占西東唐書劉稹平悰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徙西川鋭卒魚懸餌黃石公芳餌之下必有懸魚豪胥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隣國仰羊公晉書羊祜鎮襄陽務修德信以懷吳人吳邊人皆悅服烏在籠杜甫詩直作烏窺籠疲民呼杜母後漢書杜詩為南陽太守時人方于召信臣故置驛推東道安禪合北宗傳燈錄神秀嗣五祖法住荆州當陽山號北宗時曹溪為南宗嘉賓增重價上士悟真空道源注佛號無上士僧稱上士人法兩空曰真空即般若智也扇舉遮王導世說西風塵起王導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樽開見孔融張璠漢紀孔融拜大中大夫每嘆曰坐上客嘗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烟飛愁舞罷塵

定一作起惜歌終劉向別錄善謳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能動梁塵岸柳兼池綠園花映燭紅未曾周顗醉世說周伯仁過江積年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轉覺季心恭漢書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舊唐書惊無他才常延接寒素繫滯喧人望便蕃屬聖衷天書何日降庭燎幾時烘庭燎詩見早歲垂投刺以下自叙今晨幸發蒙遂途哀跛鼈孫卿子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薄藝獎雕蟲揚子戒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故事嘗尊隗郭隗前修有鷹雄揚雄終須煩刻畫聊擬更磨礲蠻嶺晴留雪巴江晚帶楓時義山在東川營巢憐越燕裂帛寄漁鴻用蘇武事自苦誠先擘長飄不後蓬容華雖少健思緒即悲翁感激淮山館神仙傳淮南王好神仙有八公詣門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優游碣石宮注見前待公三入相丕祚始無窮悰後至咸通初復入相

騎兒詩

衮師我驕兒美秀乃無匹文葆未周晬祖對切○史記公孫杵臼程嬰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誑齕曰晬子生一歲也固已知六七四歲知名姓眼不視梨栗陶潛責子詩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交朋頗窺觀謂是丹穴物前朝尚罷一作氣貌流品方第一不然神

仙姿不爾燕鶴骨燕領鶴步皆貴人風骨安得此相謂欲慰衰朽
質青春妍和月朋一作明非戲渾甥侄繞堂復穿林沸若一作
石金鼎溢門有長者來造次請先出客前問所需含意
不吐實歸來學客面闕羽委切敗秉爺笏說文闕閈門也國語闕門而興
之言道源注闕敗者敗其門而入秉爺笏以學客面也或謔張飛胡胡多髯也或笑鄧
艾吃世說鄧艾口吃語稱艾艾豪鷹毛崩仕力良直切○杜甫詩
光厩眡前岁嶷鼈眡張猛馬出騰虬截得青篔當
異物志篔當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盛陵界有之騎走恣唐
突以竹為馬也杜氏幽求子年五歲有竹馬之樂忽復學參軍按聲
喚蒼鶻樂府雜録開元中優人黃旛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毗西豁叢話吳史曰徐知訓
怙威驕溫調諠嘗登樓狎戲荷衣木簡自號參軍令王墅髻鶻衣為蒼頭以從五代史吳世家云知訓為參軍
隆演鶻衣墅髻為蒼鶻前云蒼頭非也太和正音云副末古謂蒼鶻故可朴龍龍謂狐也如鶻之可擊狐故副
末執磕瓜以朴鶻也傅粉黑者謂之龍獻笑供詿者也古為參軍語稱狐為田參軍又復紗燈
旁稽首禮夜佛仰鞭習蛛網俯首飲花蜜欲爭蛺蝶輕
未謝柳絮疾階前逢阿姊六甲頗輸失六甲注見前凝走弄
香奩拔脫金屈戌注見中卷抱持多反側威怒不可律曲躬
牽牕網絡嗡拭琴漆有時看臨書挺立不動膝古錦請
裁衣玉軸亦欲乞請爺書春勝春勝宜春日道源注春勝春旛也
書春帖于工以迎新芭蕉斜卷箋辛夷低過筆辛夷一名木筆注見前爺昔
好讀書懇苦自著述顛頡欲四十無肉畏蚤虱兒慎勿
學爺讀書求甲乙海録晉武帝分秘書為甲乙丙丁四部秘書郎四人各掌其一穰苴
司馬法史記齊威王追論古司馬兵法附穰苴兵法張良黃石術
張良傳黃石公出一編書乃太公兵法便為帝王師不假一作眼更纖悉況
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誅赦兩未成將養如痼疾兒當
速成大採雛入虎穴當為萬户侯勿守一經帙一作褁
行次西郊作一百韻
蛇年建午月開成二年丁巳我自梁還秦梁州漢中郡南下大散關
一作嶺○大散關注見上卷地理志大散水源在鳳縣東界大散嶺北濟渭之濱適志渭河在寶
雞縣治南草木半舒坼不類冰雪晨又若夏苦熱燋卷無芳
津高田長櫪解佳買切櫪玉篇櫪馬槽也韻會櫪櫪木名下田長荊榛農

疇薄風翔府漢扶風斯民常苦貧伊昔稱樂土所賴牧
郡地為右輔
伯仁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親生兒不遠征生女事四
鄰濁酒盈瓦缶爛穀堆荊囷健兒庇旁婦漢書元后父
娶旁妻衰翁舐童孫況自貞觀後命官多儒臣例以賢牧
禁好酒色多
伯徵入司陶鈞降及開元中姦邪撓經綸晉公忌此事
多録邊將勳因令猛毅輩雜牧昇平民唐書開元二十
五年上以幾致
刑措推功大臣封李林甫為晉國公林甫疾儒臣以戰
功進尊寵間已乃請上專用蕃將因以安思順代已領
節度而擢安禄山高仙芝等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
無入相之資故禄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中
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或出倖臣輩或由帝戚恩中原
欽定四庫全書
困屠解言視民如牛狗屠之解之奴隸猷肥豚皇子棄不乳林甫讒殺太子
瑛鄂王瑶光王琚
椒房抱羌渾安禄山事跡禄山生日後三日玄宗召禄山入内貴妃以錦繡
綳縛禄山令内人以綵輿舁之玄宗就觀大悦因賜貴
妃三日洗兒金銀錢自是宮中皆呼禄山為禄兒不禁
出入按羌渾赵韻禄渾種也
瞥州雜胡非羌渾種也
重賜竭中國強兵臨北邊控
弦二十萬長臂皆如猿皇都三千里來往同彫鳶五里
一換馬唐書禄山晚益肥每馳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十里一開
筵指顧動白日煖熱迴蒼旻公卿辱嘲叱唾棄如糞丸

格物總論蜣螂嗽糞能以土包糞轉成丸
大朝會萬方天子正臨軒綵旂轉
初旭玉座當祥烟金障既特設殊簾亦高褰將須褰不
顧坐在御榻前唐書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障前置特榻詔禄山坐褰其幄以示尊
寵太子諫曰陛下寵禄山太過必驕帝曰胡有異相吾欲厭之道源注褰不顧言禄山于御座前將須偃褰無所忌也
忤者死艱屨艱屨未詳或曰擇名艱根也如物根也艱屨言脚根下之屨
附之
升頂顛華侈矜遞衍唐書帝為禄山起第京師服御華僭以金銀為笭箵籬笊雜豪俊
相併吞禄山得阿布思衆兵雄天下又奪張文儼馬牧
頻奚寇西東當作北來揮霍如天翻安禄山事跡禄山養同羅奚契丹八千餘
名曳落河又高單于護真大馬習戰鬬者數萬匹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九日起兵反
重兵多在邊列城遶長河平明掩旗幡舊唐書禄山以諸蕃馬步十五
萬夜半行平明食日行六十里十二月渡河
但聞虜騎入不見漢兵屯大婦
抱兒哭小婦攀車轓漢書注轓車蔽也
生小太平年不識夜閉
門少壯盡點行疲老守空村生分作死誓揮淚連秋雲
廷臣例麇怯顗會麇性善驚故從章章者憚惶也諸軍如飆奔說文繫傳六畜多瘦
惟羊則羸為賊掃上陽唐書東都上陽宮在禁苑之東東接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高宗之季
常居以聽政
捉人送潼關玉輦望南斗玄宗幸蜀
未知何日旋誠

知開闢久遘此雲雷屯音諄送者問鼎大存者要高官搶攘互間諜孰辨梟與鸞千馬無返轡萬車無還轅城空鼠雀死人去豺狼喧南資竭吳越西費失河源唐書禄山反胡庫道源注晉書有左右藏右納左給通鑑玄宗出延秋門細民爭入宮禁焚左藏大盈庫摧毀惟虜鬻食鳳翔以西邠州以北陷皆為左衽因令左一作右藏至廣德間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空垣如人當一身有左無右邊筋體半痿瘅肘腋生臊膻列聖蒙此恥含懷不能宣謀臣拱手立相戒無敢先萬國困杼軸內庫無金錢健兒立霜雪腹歠衣裳單饋餉多過時高估銅與鉛唐書德宗時江淮多鉛錫錢以銅盈外不盈斤兩銷千錢為銅六斤山東望河北爨烟猶相聯朝廷不暇給辛苦無半年行人擁行資居者稅屋椽唐書德宗建中三年搜括富商錢增兩稅鹽摧錢又于諸道津要置吏稅商貨每貫稅一千下稅五百一四年稅間架錢每屋兩架為間上者稅錢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稅二中間遂作梗狼藉用戈鋌謂河北諸鎮朱滔田悅王武俊以及朱泚李懷光李納李希烈等相繼叛亂臨門送節制節旌節制書也以錫通天班破者以族滅存者尚遷延禮數異君父羈縻如羌零音憐羌名趙充國傳先零首為畔逆一作連○羌戎西戎也先零西羌直求輸赤誠所望大體

全巍巍政事堂宰相猷八珍敢問下執事今誰掌其權瘡疽幾十載不敢扶其根國賊賦更重人稀役彌繁近年牛醫兒一作師城社更扳援盲目把大旆處此京西藩樂禍忘怨敵樹黨多狂狷生為人所憚死非人所憐快刀斷其頭列若猪羊懸舊唐書鄭注始以藥術遊長安本姓魚兼冒鄭氏時號魚鄭兩目不能遠視自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瘵弱重腿元和末依李憩為憩煮黃金餌之得效王守澄總樞密薦于文宗深寵異之注天資狂妄日聚京師輕薄子弟方鎮將吏以招權利生平恩讐絲毫必報心所惡者目為李宗閔李訓謀誅宦官訓出注為鳳翔節度使欲中外合勢事敗注自鳳翔率親兵五百餘人赴闕監軍使張仲清誘而斬之傳首京師家屬屠滅靡有孑遺新書梟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鳳翔三百里兵馬如黃巾後漢書張角聚人三十六萬皆著黃巾謂之黃巾賊夜半軍諜來屯兵萬五千鄉里駭供億老少相扳牽兒孫生未孩棄之無慘顏不復議所適但求死山間爾來又三歲甘澤不及春盜賊亭午起問誰多窮民節使殺亭吏捕之恐無因咫尺不相見旱久多黃塵唐書開成二年四月乙卯以旱避正殿舊書七月乙亥以久旱徙市閉坊門官健腰佩弓一作刀自言為官巡常恐值荒迴此輩還射人愧客問本末願容

無因循鄜塢抵陳倉 通志董卓鄜塢在鄜縣東北一十六里陳倉注見上卷 此地
忌黃昏我聽此言罷寃憤如相焚昔聞舉一會士會也羣
盜為之奔又聞理與亂在一作繫下同 人不在天我願為此
事君前剖心肝叩頭出鮮血滂沱污紫宸九重黯已隔
涕泗空沾唇使一云史 典作尚書唐書都督府州各有史有典獄 厮養為
將軍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聞

井泥四十韻

皇都依仁里在東都白氏長慶集有宿崔十八依仁新亭詩 西北有高齋昨日
主人氏治井堂西陲工人三五輩輦出土與泥乾曰土濕曰泥
到水不數尺積共庭樹齊他日井鑿畢鑿修井也 用土益作
堤曲隨林掩映繚以池周迴下去冥一作寂 窅穴上承雨
露滋寄辭別地脈因一作固 言謝泉扉昇騰不自意疇昔
忽已乖一作垂 伊余掉行鞅行行來自西一日下馬到此
時芳草萋四面多好樹旦暮雲霞姿晚花落滿地幽鳥
鳴向枝籬幄既已薦杜甫詩高幄成帷幄 山樽亦可開待得孤月
上如與佳人來因茲感物理惻愴平生懷茫茫此羣品

不定輪與蹄亮得舜可禪不以瞽瞍疑禹竟代舜立其
父吁嘻哉嬴氏并六合所來因不韋漢祖把左契老子聖人
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注契券也 自言一布衣當塗佩國璽魏志白馬令
昌氣見于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于許當塗高魏也
象魏兩觀闕是也文帝受禪漢獻帝遣使者送璽綬 本
乃黃門攜陳琳為袁紹檄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父
嵩乞匈攜養因臧假位魏志注曹瞞傳郭頒
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 長戟亂中原何妨起戎氏五胡之亂
前秦為氏 不獨
帝王耳臣下亦如斯伊尹佐興王不籍漢父資漢父
未詳磻溪老釣叟坐為周之師尚書大傳文王至磻溪見呂望
拜之於谷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
受命呂佐之十道志攩陽有釣璜浦 屠狗與販繒屠狗樊噲
販繒灌嬰 突起定傾危
長沙啓封土豈是出程姬漢書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
程姬侍者帝召程姬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
所避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身 帝問主人翁有自賣一作
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 帝問主人翁有自賣一作
奴珠兒漢書竇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
與母以賣珠為事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
言其佼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年十八而冠出則執
轡入則侍內主請上幸山林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
主自引董君叩頭謝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 武昌昔男子老苦為人妻道源
注搜神記哀帝時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武昌則未詳 蜀王有遺魄今在林
中啼杜守注見中卷 淮南雞舐藥翻向雲中飛神仙傳八公與安白日升天餘

樂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大鈞運羣有鵬賦大鈞播物難以一理推顧一作願於冥冥內為問秉者誰我恐更萬世此事愈云為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虎翅猶云虎翼揚子或問酷吏揚子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鳳凰不五色聯翼上雞栖詩雞栖于塒後漢書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我欲秉鈞者揭來與我偕浮雲不相顧寥泬誰為梯廣韻寥空貌悒怏夜將一作參半但歌井中泥

易云井泥不食故此詩以井泥起興深刺世之沈溺下才而倖居高位者舜禹以下雜言古今升沈變態難以理斷猛虎角翼小人乘權鳳皇雞栖君子失位所以三嘆于浮雲之不可梯也此詩與前詩史典作

尚書厥養為將軍同意必有所指

新添集外詩

夜思

銀箭耿寒漏金缸凝夜光綵鸞空自舞別雁不相將寄恨一尺素含情雙玉璫會前猶月在去後始宵長往事經春物前期託報章永令虛桑枕詩桑角枕分長不拚蘭房

阮籍詩萱草樹蘭房覺動迎猜影疑來浪認香鸛應聞露警蜂亦為花忙古有陽臺夢今多下蔡倡下蔡注見上卷何為薄冰雪

消瘦滯他鄉

思賢頓即望賢宮也舊唐書天寶十五載六月乙未上至咸陽望賢驛置頓官吏駭散無復儲供上憩于宮門之樹下津陽門詩注望賢宮在咸陽東數里

內殿張絃管中原絕鼓鼙舞成青海馬唐書樂志玄宗嘗以馬百疋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杯樂數十曲每千秋節舞于勤政樓下鬬殺汝南雞漢舊儀汝南出長鳴雞古雞鳴歌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陳鴻祖東城父老傳玄宗樂民間清明鬬雞戲立雞坊于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不見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

華胥夢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華胥國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乘空如履實寢虛如處林帝既寤大治幾如華胥國矣空聞下蔡迷宸襟他日淚薄暮望賢西

無題按詩中益德阿童皆用巴閬事恐是在東川時作

萬里風波一葉舟憶歸初罷更夷猶楚詞君不行兮夷猶注猶豫也碧江地沒元相引黃鶴沙邊亦少留益德寃魂終報主蜀張飛字益德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阿童高義鎮橫秋晉五行志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遊渡江不畏岸上虎但長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遏者而濬先定秣陵濬小字阿童故帝因謠言用

之王滔傳滔除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滔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供軍
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死之人生豈得長無謂懷古思鄉共白頭

有懷在蒙飛卿

薄宦頻移疾當年久索居哀同庾開府瘦極沈尚書城綠新陰遠江清返照虛所思惟翰墨從古待雙魚

春深脫衣

睥睨江鴉集釋名城上垣曰睥睨謂之睥睨李義山詩集注卷三下三十堂皇海燕過漢胡廣傳列坐堂皇上注堂無四壁曰皇減衣憐蕙若本草杜若一名杜蘅香草也展帳動烟波日烈憂花甚風長奈柳何陳遵容易學身世醉時多漢書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懷求古翁

何時粉署仙傲兀逐戎旃陶潛詩兀傲差若頹謝朓辭隋王牋契濶戎旃闕塞猶傳箭江湖莫繫船欲收棊子醉竟把釣車眠元結詩醉裏長歌揮釣車謝朓真堪憶多才不忌前

五月十五夜憶往歲秋與徹師同宿按徹師乃知玄法師弟子僧徹見高僧傳非越州靈徹也

紫閣相逢處紫閣注見中卷丹巖議宿時墮燁翻敗葉棲鳥定寒枝萬里飄流遠三年問訊遲法華經諸佛皆遣侍者問訊釋迦牟尼佛炎方憶初地楞嚴經於大菩提善得通達覺通如來盡佛境界名歡喜地即初地也頻夢碧琉璃觀經下有金剛七寶金幢擎琉璃地琉璃地上以黃金繩雜廁間錯道源注臨濟曰龍生金鳳子衛破碧琉璃

城上

有客虛投筆無慘獨上城沙禽失侶遠江樹著陰輕邊遽一作伐非稽天討說文遽傳也徐曰傳驛車左傳子產乘遽而至軍須竭地征賈生游刃極作賦又論兵賈誼傳牛而芒刃不頓所排擊剝割皆中理解也誼作弔屈原賦鵩賦欲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是論兵也

如有

如有瑤臺客瑤臺注見上卷相難復索歸芭蕉開綠扇菡萏薦紅衣浦外傳光遠煙中結響微良宵一寸焰一作艷回首是重幃

朱槿花二首

蓮後紅何患梅先白莫誇纔飛建章火漢書太初元年栢梁殿災越巫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于是作建章宮西京賦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又落赤城霞赤城霞注見前不卷錦步障注見上卷未登油壁車樂府蘇小小歌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曰西相對罷休澀向天涯

鄉臺隋蜀王秀所築寰宇記益州記云昇仙亭夾路有二臺一名望鄉臺在成都縣北九里成都記望豈無端別猿應有意征南予更遠吟斷望鄉臺

西北朝天路登臨思上才城閒煙草偏村暗雨雲迴人

寓懷

綵鸞餐顥氣西都賦鮮顥氣之清英威鳳入卿雲漢書注威鳳鳳之有威儀者長養三清境三清注見上卷追隨五帝君漢郊祀志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高祖問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高祖曰是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時煙波遺汲汲羶緻任云云增韻云衆語也汲黯傳我欲云云注猶言如此如此也下界圍黃道前程合紫氛劉禎詩奮翅凌紫氛金書惟是見集仙傳大茅君南至句曲山天帝賜以黃金刻書九錫之文玉管不勝聞玉管注見前草為迴生種道源注博物志禹殺防風防風二臣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述異記漢武時日支國獻不死之草三莖有人死者將草覆面即活之矣香緣却

死薰述異記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心于玉釜中煮取汁又熬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又名震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却死香尸在地聞氣即活海明三島見天迴九江分蓂當作蓂

樹無勞援道源注雲笈七籤月中樹名蓂樹一名藥王凡有八樹在月中也空洞靈章經紫微煥七臺蓂樹名稻名重思米如石榴味如菱亦以上獻仙秀玉霞神禾豈用耘真誥酆都山耘子粒異大色赤

宮杜瓊作重思賦曰神禾鬱乎浩京巨穗橫我玄臺鸞龍風結陣惱鶴露成文漢嶺一作殿霜何早秦宮日易曛星機拋密緒道源注張衡周天大象賦曙遂睇于漢陽乃攸窺于織女引寶毓圃搖機弄杼月杵散靈氛重押一作氳或云當作芬○傅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擣藥月杵擣藥杵也馮衍顯志賦揚屈原之靈氛注陽烏隨陽烏鴻雁屬相思不及羣

木蘭

二月二十二木蘭開坼初初當新病酒復自久離居愁絕更傾國驚新聞遠書紫絲何日障油壁幾時車注見前弄粉知傷重調紅或有餘波痕空映襪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煙態不勝裾洛神賦曳霧綃之輕裾桂嶺含芳遠蓮塘屬意疎瑤姬與神女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為瑤草服者媚于人集仙傳靈華夫人名瑤姬王母第二十三女當遊東海過巫山投禹上清寶文理水之策長短定何

如神女賦飛不短織不長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女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

細雨成詠獻尚書河東公

灑砌聽來響卷簾看已迷江間風暫定雲外日應西稍稍落蝶粉斑斑融燕泥點萍初過沼重柳更緣隄必擬和殘漏寧無晦暝聲半將花漠漠全共草萋萋猿別方長嘯烏驚始獨棲府公能八詠金華志齊隆昌元年沈約出為東陽太守作八詩題于玄暢樓後人更為八詠樓聊且續新題

病中聞河東公樂營置酒口占寄上

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漢書元封四年行幸雍通回中道遂出蕭關應劭曰回中在安定平高有險阻其中有宮元和郡縣志秦回中宮在鳳翔府天興縣西一百十里

下苑他年未可追下苑注見中卷西州今日忽相期安定謂之西州後漢書皇甫規安定人自以西州豪傑恥不與黨人之數水亭暮雨寒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舞蝶殷勤收落藥佳一作有非人惆悵臥遥帷章臺街裏芳菲伴且問宮腰損幾枝

浪笑榴花不及春道源注舊唐書孔紹安仕隋高祖受禪自洛陽間行來奔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先紹安歸朝受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制咏石榴云可惜庭中樹移根逐漢臣抵為來朝晚開花不及春

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盤迸淚傷心數色角錦瑟驚絃

緱志在隴州西北一百十里

路隘豈容車原注樂府相逢狹路間路隘不容車棲迴波窺錦窓虛日弄紗鎖門金了鳥金了鳥未詳展障玉鵝又障屏障也玉鵝又謂畫又舞妙從兼楚漢書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楚歌歌能莫雜巴注見前必投潘岳果晉書潘岳美姿儀少時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投之以果滿車而歸誰摻七勘切禰衡撾傳杯此夕賒可憐漳浦臥愁緒亂如麻

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漢書元封四年行幸雍通回中道遂出蕭關應劭曰回中在安定平高有險阻其中有宮元和郡縣志秦回中宮在鳳翔府天興縣西一百十里

下苑他年未可追下苑注見中卷西州今日忽相期安定謂之西州後漢書皇甫規安定人自以西州豪傑恥不與黨人之數水亭暮雨寒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舞蝶殷勤收落藥佳一作有非人惆悵臥遥帷章臺街裏芳菲伴且問宮腰損幾枝

浪笑榴花不及春道源注舊唐書孔紹安仕隋高祖受禪自洛陽間行來奔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先紹安歸朝受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制咏石榴云可惜庭中樹移根逐漢臣抵為來朝晚開花不及春

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盤迸淚傷心數色角錦瑟驚絃

記峴山南習郁有大魚池山簡鎮襄陽每臨此池輒大醉而歸風長應側帽事用獨孤信見上卷

破夢頻萬里重陰非舊國一年生意屬流塵前溪舞罷君迴顧前溪注見上卷併覺今朝粉態新

擬意

悵望逢張女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吳均詩掩抑推藏張女彈遲迴送阿侯阿侯注見上卷空看小垂手垂手注見上卷均詩且復小垂手忍問大刀頭樂府何當大刀頭吳兢解題刀頭有環環還也妙選茱萸帳梁簡文帝燭賦茱萸幔裏鋪錦筵張正見艷歌并捲茱萸帳崔湜詩草綠鴛鴦爭移翡翠牀平居翡翠樓崔豹古今注翡翠殿花明翡翠樓雲屏一作衣不取暖語林滿奮體羸畏風侍坐武帝屬廡雲母幌曰北窓琉璃屏風似密實疎月扇幌帝笑之奮曰北窓琉璃屏風似密實疎月扇樂府雜録張永元嘉技録有吟歎四曲一六寸能掌上舞傾城豈自由楚妃歎高唐賦聞漢后共藏鬮一作鈎○辛氏三秦記昭帝母鈎弋夫人未遮羞月扇注見上卷上掌真何有上掌用飛燕事又南史羊侃舞人張静婉腰圍一尺手拳而有國色武帝寵之世人藏鈎之戲法此也夫向羊車覓羊車注見中卷男從鳳穴求杜甫詩二毛生鳳穴書成祓禊帖即右軍蘭亭帖注見上卷唱殺畔牢愁漢書揚雄作廣騷又旁惜誦至愍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注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夜杵鳴江練夜杵擣衣杵也春刀解若一作榴石榴廣雅若榴石榴也象牀穿幰網幰網言牀幔網為網戶紋犀帖釘窻油道源注集韻帖牀前帷也以薄犀為帖釘于窻櫳仁壽遺明鏡道源注陸機與弟雲書洛陽仁壽殿前有大方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陳倉拂綵毬武平一詩令節重遨遊分鑣戲綵毬即蹴鞠本寒食事又唐時清明有鬬雞之戲陳倉乃暗用寶雞事也真防舞女如意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嘗著膝上和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佯蓋臥箜篌道源注洛陽伽藍記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臥箜篌為明妃出塞之曲後為將軍元士康侧室徐鼓箜篌而歌其聲入雲行者俄而成市濯錦江清波注川后静波注川后河伯也桃花水張正見詩影間蓮花出光涵濯錦流漾色隨桃水飄香入桂舟濺裙杜若洲濺裙杜若將以遺今下女魚兒懸寶劒唐書車服志一品至六品以玉金飾劒始給隨身魚燕子合金甌西京雜記漢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石大如指墮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后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及為后嘗置璽笥中得相思曲絃腸一時斷翦蠟淚爭流蠟淚注見上卷璧馬誰能帶甘泉賦璧馬犀之瑞注作馬及犀牛為璧飾也金蟲不復收吳均古意蓮花銜青雀寶粟鈿金蟲李賀詩坡陀簪碧鳳腰衰帶金蟲或曰金蟲簪飾也銀河攲醉眼珠串咽歌喉白居易詩何郎小妓歌喉好嚴老呼為一串珠自注嚴尚書與于駙馬詩云莫損歌喉一串珠去夢隨川后洛神賦于是屏翳收風川后河伯也來風貯石郵樂府丁都護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容齊隨筆石郵

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多用之郵與尤同詩不知其郵蘭叢衙露重榆莢點星稠注見上卷解佩無遺迹列仙傳江妃二女出遊漢江湄逢鄭交甫解佩與之不知其神人也女遂解佩與之交甫悅受佩而去數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凌波有舊遊洛神賦凌波微步曾來十九首其九首云迢迢河漢女洛神賦詠牽牛星皎皎河漢女九首私識詠牽牛道源注古詩十九首其九首云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洛神賦詠牽牛之獨處

謝往桂林至彤庭竊詠西都賦玉階彤庭注帝居也辰象森羅正勾陳翊衛寬勾陳注見中卷魚龍排百戲漢武帝為魚龍曼延之戲詳上卷劒佩儼千官城禁將開晚宮深欲曙難月輪移杪烏詣切詣闕中記建章宮中有馺娑胎蕩杪詣丞光四殿三輔黃圖杪詣木名宮中美木茂盛也仙路下欄干共賀高祺應月令仲春玄鳥至日天子以太牢祠于高祺注求子之祭將陳壽酒歡金星墜芒角天官占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徑一百里角搖則兵起史記注角芒角也銀漢轉波瀾王母來空濶王母降漢宮詳上卷義和上屈盤李賀詩金窠宇紅屈盤鳳皇傳詔旨用木鳳街書事獬鷹俗作豸冠朝端唐書法冠者御史大夫中丞御史之服也一名獬鷹冠造化中台座威風上將壇甘泉猶望幸早晚冠呼韓漢書宣帝紀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賛謁稱藩臣而不名匈奴傳單于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燒香曲

鈿雲蟠蟠牙比魚孔雀翅尾蛟龍鬚置郡前齊劉繪詠博山爐詩下刻蟠龍勢矯首半銜蓮漳宮舊樣博山鑪道源注西京雜記丁諼作九層博山香鑪鏤以奇禽怪獸自然能動鄴中記石季龍冬月為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鏤香爐楚嬌捧笑開芙蕖八蠻繭緜分小炷吳都賦鄉貢八蠻之緜善曰劉欣期交州記蠻一歲八育出日南漢俞益期牋敭而薄又永嘉記永嘉有八蕃蠻蛇珍蠻三月繢柘蠻四月初繢蛇蠻四月末繢愛珍五月繢寒珍七月末繢四出蠻九月初繢寒蠻十月繢凡蠻再熟者謂之珍道源注以八蠻綿緜分炷爐火取其易然也獸炭微紅隔雲母晉朝雜記洛下少炭羊琇搗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用以溫酒白天月澤寒未冰金虎含方七宿畢鄧之屬俱白虎也○言爐煙之暖金虎亦回其秋令玉珮呵光銅照昏銅照謂鏡也簾波日暮衝一作依斜門道源注西京雜記漢陵寢皆水文及龍鳳之像簾波水文也或曰香煙拂簾如波斜門宮中角門也西來欲上茂陵樹栢梁已失哉桃魂王母傳帝食桃輒收其核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露庭月井大紅氣道源注殿前廣庭曰露庭四周有屋中空曰月井輕衫薄細當君意蜀殿瓊人伴夜深拾遺記蜀先主置于白綃帳中如月下聚先主甘后玉質柔肌

雪河南獻玉人置后側畫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后與玉人潔白齊潤寵者非惟妬后亦妬玉人也

金鑾一作鸞不問殘燈事何當巧吹君懷度襟灰為土填

清露

送從翁東川弘農尚書幕按此題重見又全詩題無干必有脫誤○詩内有錦水滀雲浪之句當是作于成都都咏禄山亂後事與

昔帝迴沖眷維皇憫上仁三靈迷赤氣皇覽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閼鄉城中高七丈民嘗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一匹絳名為蚩尤旗萬彙咩蒼旻爾雅春為蒼天秋為旻天刋木方隆禹禹貢隨山刋木陸陽始創殷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陽遂與桀戰于鳴條注陽在河南之曲夏臺曾圮閉史記桀囚湯于夏臺汜水敢逡巡漢書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柢溺休規步文選注蘇子曰行務應規步慮投矩防虞要徙薪漢書曲突徙薪無恩澤蒸黎今得請宇宙昨還淳纘祖功宜急胎孫計甚勤降災雖代有稔惡不無因宮掖方為蠱以下言玄宗幸蜀本末漢名臣謂陳平也○二語未詳何指北伐將誰使南征決此辰謂玄宗幸蜀中原重板蕩玄象失鉤陳詰旦違清道銜枚別紫宸甘泉賦流星旄而電燭人心誠未去天道亦無親錦水滀雲浪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他江則不好故老遂分新唐書上將發馬嵬父老遮似指肅宗張皇后黃山掃地春黃山注見

前斯文虛夢鳥道源注幽明録桂陽羅君章不屬意學問常寢夢得一鳥五色雜耀不似人間物夢中因取吞之遂勤學讀九經以清才稱○以下自序吾道欲悲麟斷續殊鄉淚存亡滿席珍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魂銷季羔竇家語朋嬉季羔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門者謂曰彼有缺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羔曰君子不竇衣化子張紳建議庸何所通班昔濫臻浮生見開泰獨得詠汀蘋柳萍汀洲採白蘋

晉昌晚歸馬上贈

勇多侵路去恨有礙燈還嗅自微微白楞嚴經觀鼻中氣出入如烟烟

相漸銷鼻息成白看成杳杳殷烏閑切坐來疑一作疑忘物外歸去有簾間君問傷春句千辭不可刪

哭虔州楊侍郎虞卿唐書楊虞卿字師皐太和中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引為給事中七年宗閔罷李德裕知政事出為常州刺史八年宗閔復入相召為工部侍郎九年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師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相告語扃鎖小兒甚密街肆洶洶上聞之不悅注頗不自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因約李訓奏曰語出虞卿家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比因傳左端倪上大怒收虞卿下獄于是子弟八人皆自繫趨鼓訴冤詔虞卿朋比因傳左端倪上大怒收虞卿下獄于是子弟八人皆自繫趨鼓訴冤詔虞卿還私第翌日貶虔州司馬再貶司户卒于貶所

漢網疎仍漏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齊民困未蘇如何大丞相翻作弛刑徒漢書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注弛釋也若今徒解鉗釱鉗釱皆衣置任輸作也○二語謂宗閔中憲方外易史記商鞅多左建外易索隱左建謂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在外革易君命○此語謂周言尹京終就拘謂虞卿本矜能弭謗先議取非辜深知獄吏貴周勃傳吾常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幾迫季冬誅司馬遷書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注迫季冬言將刑也時辭家白日晡流亡誠不弔左傳哀公誄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神理若二語謂鄭注巧有凝脂密鹽鐵論昔秦法繁于秋茶而密于凝脂功無一柱扶俠累有郤告聶政政仗劒至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過趙受鉗奴史記豫讓事智伯甚尊寵之趙為誣在昔恩知忝諸生禮秩殊入韓非劒客史記嚴仲子與韓相置廚車中○言念其恩知欲報以聶政豫讓之事楚水招魂遠邙山卜宅狐十道志邙山在洛陽北十里楊佺期洛城記邙山古今東洛九原之地也甘心親堁蟻說文堁蟻封也窮南異物志蟻封者蟻子聚土為臺也旋踵戮城狐原注是冬舒李伏戮始禍然城狐社鼠通鑑秋七月李訓召舒元輿為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鞫楊虞卿獄九月元輿訓並同平章事十月有甘露之變元輿訓俱族誅陰謀今如此天災未可無莫憑牲

玉請詩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至七月不雨

寄太原盧司空三十韻 唐書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徙京兆藍田舉進士第太和中累遷給事中開成元年冬擢嶺南節度使時稱廉潔會昌初遷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詵劉稹以鈞領昭義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宣宗即位改吏部尚書授宣武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四年入為太子太師六年充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年召為左僕射十一年九月拜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卒年八十七

隋艦臨淮甸 隋書大業二年八月帝幸江都舳艫相接二百里 唐旗出井陘 唐書井陘縣屬鎮州又獲鹿縣有故井陘關一名土門關括地志井陘故關在井州石艾縣陘東十八里即井陘口也柳芳唐歷大業十三年高祖為太原留守起義兵明年四月受隋禪 斷鼇搘四柱 列子斷鼇極以立四極 卓馬濟三靈 道源注卓馬猶云立馬也真誥卓靈虛之駿 祖業隆盤古孫謀復大庭 莊子昔容成氏大庭氏結繩而用之若此時則至治也古史考大庭氏姜姓以火德王號炎帝 從來師俊傑可以煥丹青 漢蘇武傳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于舊族開東岳 唐書世系表盧氏出自姜姓炎于盧縣是也其後因以為氏盧濟北盧 邪同獬廌觸 唐書鈞遷監察御史爭宋申錫雄圖奮北溟 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 黃帝取竹嶰谷制十二筒以聽鳳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 酣甘知名樂伴鳳凰聽 漢律歷志以聽鳳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 酣甘

井陘縣屬鎮州又獲鹿縣有故井陘關一名土門關括地志井陘故關在井州石艾縣陘東十八里即井陘口也柳芳唐歷大業十三年高祖為太原留守起義兵明年四月受隋禪 斷鼇搘四柱 列子斷鼇極以立四極 卓馬濟三靈 道源注卓馬猶云立馬也真誥卓靈虛之駿 祖業隆盤古孫謀復大庭 莊子昔容成氏大庭氏結繩而用之若此時則至治也古史考大庭氏姜姓以火德王號炎帝 從來師俊傑可以煥丹青 漢蘇武傳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于舊族開東岳 唐書世系表盧氏出自姜姓炎于盧縣是也其後因以為氏盧濟北盧 邪同獬廌觸 唐書鈞遷監察御史爭宋申錫雄圖奮北溟 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 黃帝取竹嶰谷制十二筒以聽鳳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 酣甘知名樂伴鳳凰聽 漢律歷志以聽鳳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

大荒經山海經有大荒東西南北中經 德水縈長帶 漢郊祀志秦文公獲黑龍此水德之瑞于是更名河曰德水縈本紀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徐廣曰陰山在五原北通典陰山唐為安北都護府祇憂非際肯未覺有膻 腥保佐資沖漠扶持在杳冥乃心防暗室華髮稱明廷 唐書鈞宿齒數外遷而後來者多至宰相 按甲神初靜揮戈思欲醒義之當 原注三十五丈明府高科來歸膝下○晉書夏侯湛字孝若宦散騎常侍卒潘岳稱其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 妙選原注小弟義叟早蒙眷以嘉姻 孝若近歸寧 原注三十五丈明府高科來歸膝下○晉書夏侯湛字孝若宦散騎常侍卒潘岳稱其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 月色來侵幌詩 成有轉標標宮標也 羅含黃菊宅柳惲白蘋汀 注俱見上卷 敢競太陽螢 道源注俱見上卷 神物

龜酬孔僉曾稽後賢傳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縣餘干亭見人龍龜于路愉求買放之溪中龜行至水反顧愉及封此亭侯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愉悟乃取而佩焉唐書太和四年鈞封范陽郡開國公傀才鶴姓丁丁令威事見上卷尚書故實盧元公鈞暇日與賓友話言必及神仙之事西山童子藥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道源注述異記相州樓霞谷昔有橘順二子于此得仙服飛龍一九十年不飢故魏文帝詩云南極老人星隋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沒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自頂徒窺管注見前於今愧挈瓶左傳雖有契瓶之智守不假器注挈瓶汲者喻小智何由叨末席還得叩玄扃莊叟虛悲雁莊子莊子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一雁而烹之豎子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終童漫識鼮注見前幕中雖策畫劒外且伶俜一作俜俜行忘止詩碩人俜俜鯫衆鯫臥不瞑身應瘠於魯道源注左傳何必瘠魯以肥杞淚欲溢為滎禹貢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禹貢思金鼎左傳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堯圖憶土劒史記堯舜飯土簋啜土刑注見前公乎來入相王欲駕云亭史記黃帝封太山禪亭亭顧頊封太山禪云云器也

錢龍惕箋鈞為北都留守義山時在東川作此寄之隋艦臨淮甸以下因太原為高祖興王之地故特述之美其功著丹青而承家世之盛也酣戰仍揮日以下序其為鎮將之功也武宗討劉稹以鈞寬厚得衆詔節度昭義軍令乘驛往鈞次高平稹將白惟信獻款俄而遣潞卒戍代北卒飲醉為亂鈞選牙兵盡斬之于太平驛及鎮河東奏章宋廣境雜虜遂安那勞出師表章宋比之也義之當妙選以下欽姻姬之誼以及寄詩之情也鈞別墅在城南晚歲被召謝病遨遊故有黃菊白蘋之句其再為司空年逾大耋故有西山南極之祝也鈞崇朝者碩公望所歸故終願其入相而告成丈人博陵王名家舊唐書韋挺高伯祖玄暐神龍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憐我總角稱才華華州留語曉至暮我拜給事中駁奏為當時所稱太和七年七月改華州刺史高聲喝吏放兩衙明朝騎馬出城外送我習業南山敬烏紗其弟炳章猶兩丱炳章崔衮也留阮家諸姪秀一作瑨璵並列諸姓秀○晉書阮籍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子渾侄咸咸子瞻瞻弟孚咸從子修孚族弟放放弟裕皆知名唐書世系表戎姪有庾序福裕原朗諸人邐迤出阿仲子延一作廷岳年十六延岳按唐書雍字順中面如白玉拜何駢羅府中從事杜與李杜勝李潘見中卷麟角虎翅相過摩麟角虎翅注俱見前清詞孤韻有歌響擊觸鐘磬鳴環珂三月石隄凍銷釋東風開花滿陽坡陽坡坡南詩陽坡坡之向日渚杜可種瓜時

禽得伴戲新木其聲尖咽如嗚梭公時載酒領從事踴
躍鞍馬來相過仰看樓殿撮清漢坐視世界如恒沙水經注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
扈黎即恒水也故西域志有恒曲之目楞嚴經恒河從阿耨達池師子口流出周圍四十里其中沙細如麪亦
云金沙河也維摩經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沙世界之外如面熱脚掉五
登陟青雲表柱白雲崖一百八句在貝葉道源注楞迦經有不生句
三天長雨花道源注三十三天欲天也天主曰忉利居須彌山頂四方各八獨帝釋忉利居中楞
嚴經世尊座天雨百寶蓮花青黃赤白間雜紛糅長者子來輒獻蓋道源注維摩經毘耶
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佛之威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
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于中現廣辟支佛去空留鞞道源注釋氏要覽辟支梵云辟
勒支底迦唐言獨行此有二謂部行麟喻也水經注于闐國城一十五里有刹寺中有石鞞石上有足跡彼
俗言是辟支佛跡酉陽雜俎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鞞非皮非絲歲久不爛公時受詔鎮東
魯舊唐書太和八年三月丙子戎邊究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華民戀惜遮道至有解靴斷鞦者遣
我草詔疑作奏隨車牙道源注建牙旗于車前故曰車牙顧我下筆即千
字疑我讀書傾五車莊子惠子多方其書五車嗚嘑呼同大賢苦不壽

嚴經世尊座天雨百寶蓮花青黃赤白間雜紛糅長者子來輒獻蓋道源注維摩經毘耶
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佛之威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
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于中現廣辟支佛去空留鞞道源注釋氏要覽辟支梵云辟
勒支底迦唐言獨行此有二謂部行麟喻也水經注于闐國城一十五里有刹寺中有石鞞石上有足跡彼
俗言是辟支佛跡酉陽雜俎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鞞非皮非絲歲久不爛公時受詔鎮東
魯舊唐書太和八年三月丙子戎邊究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華民戀惜遮道至有解靴斷鞦者遣
我草詔疑作奏隨車牙道源注建牙旗于車前故曰車牙顧我下筆即千
字疑我讀書傾五車莊子惠子多方其書五車嗚嘑呼同大賢苦不壽

時世方士無靈砂本草有太清服鍊靈砂法五月至止六月病遽頹
泰山驚逝波舊唐書戎理兗一年太和八年五月卒新書年五十五按舊紀戎以八年六月卒與此詩合本傳誤明年徒步弔京國宅破子毀哀如何子毀是哀毀之毀有
舊燕窠古人常歎知已少況我淪賤艱虞多如公之德
世一二豈得無淚如黃河世說顧長康哭桓宣武聲如震雷破山泪如傾河注海
懇膽呪願天有眼楞嚴經時心懷歡喜謂得天眼君子之澤方滂沱

赤壁此詩見杜牧集○以下四首一本闕

折戟沈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垂柳

垂柳碧鬚一作鬣一作茸樓昏雨帶容思量成夜夢東久廢春
慵梳洗憑張敞注見上卷乘騎笑雅恭晉書庾冀字雅恭世說庾小征西嘗出未
還婦母阮與女上安陵城樓俄頃冀歸阮語女閉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冀冀便于道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氣自若碧虛隨輔笠紅燭近高舂淮南子日至于廣淵是謂高舂至于連石
是謂下舂愁目明秋水即秋眸也見中卷愁眉淡遠峰西京雜記文君姣好眉色

如望遠山臉　小蘭花盡蝶靜院醉醒疑
除常若芙蓉　作　聞　蛩舊作琴堂

鳳益部耆舊傳相如宅在少城中笮橋下百許步有琴
臺在焉相如琴歌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
皇兮今為樂店龍樂府獨曲歌自從別郎後卧宿頭不舉
似飛　飛龍落藥店骨出只為汝李賀詩骨出
龍　寶奩拋擲久一任景陽鐘注見上卷

清夜怨

含淚坐春宵聞君欲度遼緑池荷葉嫩紅砌杏花嬌曙
月當窓滿征雲出塞遙畫樓終日閉清管為誰調

定子此詩亦見杜牧外集題作隋苑注一云定子牛相小青

檀槽一抹廣陵春譚賓録開元中有中官使蜀回得琵
琶以獻其槽邏皆沙檀為之温潤如玉光滑可鑒楊妃每抱是奏于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
外號國以下競為貴妃琵琶弟子每受曲畢皆廣有進獻

定子初開睡臉新卻笑啖虛隋煬去聲韻會收漾韻帝西谿叢話
破家亡國為何人

北里志劉泰娘門有樗樹贈詩云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莫使奔波遂啖虛

李義山詩集注卷三下

李義山詩集注附錄

舊唐書文苑傳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内人新書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按義山乃宗室辨詳詩集注曾祖叔恒位終安陽令祖俌位終邢州錄事參軍父嗣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遊楚鎮天平汴州從為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新書開成二年

高鍇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鍇奬譽甚力故擢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新書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為掌書記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書為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素厚遇之時德裕秉政用為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讐怨商隱既為茂元從事宗閔等大薄之新書茂元善德裕牛李黨人嗤謫商隱以為詭薄無行共排笮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綯為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遊京師

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為觀察判官撿校水部員外郎大中初白敏中秉政令狐綯在內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新書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為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按義山在嶺表不一年文誤也又史云謝不通而隨亞後與綯酬和詩頗多京兆尹盧弘正按弘正昇時不為京兆尹史亦誤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新書綯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綯憾不置弘正鎮徐州又從為掌書記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為節度判官撿校工部郎中新書作工部員外郎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新書仲郢辟判官府罷客滎陽卒

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為今體章奏新書商隱初為文章因授其學商隱儇儇媚長短而繫纘過之博學强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為詩隱奧玄遠之辭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文思清麗視庭筠過之而俱無特操恃才詭激為

不致罰耶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古今詩話一則

楊大年億錢文僖惟演晏元獻殊劉子儀筠為詩皆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大噱

蔡寬夫詩話二則

白樂天晚年極喜義山詩云我死得為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既長畧無文性溫庭筠嘗戲之曰以爾為樂天後身不亦忝乎肰義山有哀師我嬌兒美秀乃無匹之句不知詩之所稱即此二子否乎不肰後何其無聞也

王荆公晚年亦喜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沈山江海三年客乾坤一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也

石林詩話一則

歐陽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疎暢

楊文公談苑二則

義山為文多簡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猴祭魚予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絶云珠箔輕明覆玉墀披香新殿鬬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假師嘆古人措辭寓意如此深眇令人感慨不已

唐詩紀事一則

鹿門先生唐彥謙為詩酷慕玉溪生得其清峭感愴蓋其一體也肰警絶之句亦多有

緗素雜記一則

義山錦瑟詩山谷讀之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坡曰此出古今樂志錦瑟之為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以中間四句配之

劉貢父詩話錦瑟當時貴人愛姬之名唐詩紀事錦瑟令狐楚青衣

范元實詩眼二則

文章貴衆中傑出同賦一事工拙易見予行蜀道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潛之與小杜詩甚健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

簡書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猿鳥猶畏之也儲胥軍中蕃籬言忠義貫神明風雲猶為護其壁壘也誦此二語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復何如屬對親切又有議論他人不及也馬嵬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篇人頗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極親切高雅故不用墮淚愁怨等字而聞者為之深悲空閨虎旅鳴宵析無復雞人報曉籌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知其巧麗與温庭筠齊名蓋俗學止得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

予舊日常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予讀義山漢宣帝詩肰後知夢得之淺近 漢宣帝詩即鄒杜馬上念漢書作也

呂大有詩話一則

義山詩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東萊公極愛此聯以為有不盡之味

西谿叢語二則

李商隱有當句對詩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鴈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亦有當句對而兩句不對者如陸龜蒙詩云但說滻流并枕石不辭蟬腹與龜腸

唐末館閣諸公泛舟以木蘭為題忽一貧士登舟作詩云洞庭春水綠於雲日日征帆送遠人曾向木蘭洲上過不知元是此花身諸公大驚物色之乃義山之甥時義山下世久矣又嵐齋集載此乃陸龜蒙於蘇守張搏坐中賦木蘭堂詩未知孰是

北夢瑣言一則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楚以箋奏受知相國既歿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疎隴西未常展分重陽日義山詣宅於廳事上題詩曰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繞堦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

裁首宿空教楚客咏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何因再得窺絢覩之慙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唐詩紀事所載其說與此小異

三山老人語錄一則

義山雜纂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荆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花開莫漫煎之句

鷓林玉露一則

明皇納太真宮中與衛宣公納伋妻無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此為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閨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而意未婉惟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半夜宴歸宮漏永辟王沈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漫叟詩話一則

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讀玉溪生江之文嫣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云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一日三起三倒

李義山詩集注附錄

李義山詩譜

| | 憲宗 | | |

開元丙辰年

二年丁巳

訓使九月元輿李事並同平章事王茂元為涇原節度使令狐楚為陳許節度使杜元穎為鄂岳觀察使冬十月皇太子薨於少陽院八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是月以左僕射令狐楚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一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是月以兵部侍郎高鍇為禮部侍郎知貢舉六月王申以戶部侍郎盧鈞為鎮南節度使揚汝士為東川節度使以上皆楚所薦引也楚為相凡二年所薦引皆一時名士及門生故吏布滿中外楚既卒而李宗閔牛僧孺復相其門生故吏又布滿中外更相援引以排擯異己者於是朋黨之論興矣楚為相凡二年所薦引皆一時名士及門生故吏布滿中外楚既卒而李宗閔牛僧孺復相其門生故吏又布滿中外更相援引以排擯異己者於是朋黨之論興矣

元和元年丙戌正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是月以兵部侍郎令狐楚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四月庚寅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盧坦為兵部侍郎知貢舉六月丁巳以兵部侍郎高鍇為禮部侍郎知貢舉六月壬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盧坦為兵部侍郎知貢舉六月丁巳以兵部侍郎高鍇為禮部侍郎知貢舉

曲江有感二首　重有感　哭遂州蕭侍郎　哭虔州楊侍郎　送從弟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行次西郊作　代秘書贈弘農公　送從弟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行次西郊作　代秘書贈弘農公　送從弟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行次西郊作　代秘書贈弘農公　送從弟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行次西郊作　代秘書贈弘農公　送從弟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行次西郊作　代秘書贈弘農公

三年戊午十月皇太子薨冬十月壬午鄂岳觀察使杜元穎入為尚書右僕射令狐楚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一月庚寅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盧坦為兵部侍郎知貢舉六月丁巳以兵部侍郎高鍇為禮部侍郎知貢舉六月壬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盧坦為兵部侍郎知貢舉

四年己未九月元輿李事並同平章事王茂元為涇原節度使令狐楚為陳許節度使杜元穎為鄂岳觀察使冬十月皇太子薨於少陽院八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是月以左僕射令狐楚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一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是月以兵部侍郎高鍇為禮部侍郎知貢舉六月壬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盧坦為兵部侍郎知貢舉六月丁巳以兵部侍郎高鍇為禮部侍郎知貢舉

五年庚申正月上崩類王事令狐楚同平章事王茂元鎮河陽和太原公送從弟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行次西郊作　代秘書贈弘農公　送從弟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行次西郊作　代秘書贈弘農公　送從弟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行次西郊作　代秘書贈弘農公　送從弟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行次西郊作　代秘書贈弘農公　送從弟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行次西郊作　代秘書贈弘農公

有為王茂元謚皇太子表　後贈杜勝李潘酬別令狐補闕　荊山、任弘農尉以獻州刺史乞假還京　孫簡將罷去會令狐楚調補弘農尉活獄忤觀察使姚合代簡諭使還官

會昌元年辛酉趙歸真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親受法籙十月厭戎陽校獵涇陽　周墀為華州刺史六月命道士有為周墀賀元日御正殿賀表　華州周大夫宴席

二年七月張仲武為以書判拔萃部逼漁陽仲武敗之十一月校獵涇陽　代秘書贈弘農公為鄭亞賀幽州破回鶻於殺胡山表

三年正月劉沔大破回鶻於殺胡山　王茂元鎮河陽和太原公送從弟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行次西郊作　代秘書贈弘農公為鄭亞賀幽州破回鶻於殺胡山表

壬戌幽州盧龍節度使回鶻擁赤心部逼漁陽仲武敗之十一月校獵涇陽　代秘書贈弘農公為鄭亞賀幽州破回鶻於殺胡山表

辟為掌書記得秀才兼招撫正

四年甲子 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侍才以女妻之按李義山詩譜

正月李石以趙伏誅真

三月以河東節度使王茂元為河陽節度使招討魏博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五月茂元卒於軍

九月葬於偃師退居太原故

五年乙丑 正月葬於南郊宰臣德裕等率文武百僚上徽號

為道門教授先生七月杜悰同平章事加左僕射郭汾陽之後也

封衛國公九月為昭義節度使給事中盧弘正宣諭河北三鎮還拜工部侍郎

集中多交城永樂詩春日寄懷云吾獨丘園坐四春是也

永樂閑居見寄題河中任中丞新栁河亭題道淨院院在中條山永樂久旱縣宰祈禱得雨因賦詩寄和馬郎中題興德驛四年冬退居永樂作憶雪及殘雪詩

永樂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即事

宣宗

六年丙寅 三月上崩光王即位四月葬於貞陵

大中元年丁卯 二月禮部侍郎鄭亞為桂州刺史

三月以前桂管觀察使柳仲郢為京兆尹十月以道士劉玄靜為崇玄學士

二年戊辰 二月令狐綯為太常博士

三月周墀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三年己巳 三月高元裕為荊南節度使

四年庚午 四月盧鈞為昭義節度使

五年辛未 正月葬於貞陵

為鄭亞謝上表及謝除盧副使等狀

喜舍弟義叟及第上禮部魏公

謝往桂林至彤庭竊詠桂州桂林道中作

桂林異俗二首

寄令狐郎中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

獻尚書

寄令狐學士

夢令狐學士

昭肅皇帝挽歌詩三首

四月魏扶同平章事五月徐州節度使杜悰取維州十二月李德裕自南郡收復原泰安等三州及石門七關十月西川節度使杜悰為武寧節度使正月南郡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仍令盧弘正奏署掾曹以軍亂不行

盧弘正奏署掾曹贈司勳員外郎杜司勳五言述德抒情詩四十韻獻上杜僕射公復上杜僕射五言四十韻

按義山樊南乙集序云余為桂林從事嘗使南鄙明年正月自南郡入為戶部郎中判度支二年居巂表不下盧弘正為京兆尹

四年柳仲郢復為河南尹發諸道兵屢啓陳情絢不省成轉韻七十二韻

庚午

新舊史俱無明文大中二三年間弘正方撿校工部尚書鎮徐州者即此尹也當更詳

令狐綯當國商隱漢南書事偶傳誤自序不言尹為何人亦不言鎮徐州者即此尹也當更詳

計党項令狐綯弘正鎮徐州辟為句贈四同舍

按樊南乙集序云三年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四年為兵部二月拜同平章事

令狐綯當國商隱漢南書事

按樊南乙集序云三年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四年為兵部二月拜同平章事

五年二月周墀辛未白敏中充党項行營都統十月魏謇同平章事

辛未

六年蓬果羣盜寇掠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謁乃補太學

壬申三川果州判史章干謁乃補太學博士

王贊弘討平之

六月盧鈞為河東節度使盧弘正鎮徐四年遷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天平軍節度使

宣武節度使尋卒七月柳仲郢為東川節度使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相公詩又贈烏鵲寄太原盧司空三十韻

按集中有壬申閏秋題有上兵部相公啓史云以文章干謁蓋在此時

迎寄韓魯州同年壬申七夕

辛未七夕

八年甲戌　九年乙亥　十年丙子　十一年丁丑

七月淮南節度使杜悰罷盧鈞為左僕射

杜悰復節度劍南西川九月盧鈞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仲郢在鎮五年美績流聞十

秋

卿山至巴西復懷樵秀初起利州江潭作二月十日流杯亭細雨成詠獻尚書河東公病中聞河東公樂營置酒口占寄上

十二年戊寅　二月杜勝為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仲郢守刑部尚書改戶部封滎陽縣男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按仲郢出山南舊書本傳

一月徵為吏部侍郎改兵部充鹽鐵轉運使　按仲郢徵入朝通鑑云在九年今從舊書本紀

梓州府罷寄同舍詩云五年從事霍嫖姚是居東川最久

梓州罷吟寄同舍

十三年己卯

仲郢令擢奕貶雷州尉以崩

令狐綯為相太子即位以仲郢為咸通元年

云在咸通初令從新書南鄭

大中末仲郢坐專遷商隱廢罷

遷鄭州未幾病卒

按而為山南節度使自山南左遷據本傳

又云居山南幕府而卒不可考

耶而山大中之約在大中咸通之間年六十餘

謹案第二頁前一行漢書守宮蟲名按此係東方朔傳注頗師古語非漢書也此誤又蟲刊本訛蟲今改

第二頁前三行巴陵正屬山南道也按唐書地理志岳州陵郡屬江南西道此誤

第六頁後七行婀娜旋敷峰字重押當是丰字

第十七頁前三行註引謝靈運詩首夏句訛為陶潛

第二十頁前六行仕力切刊本仕訛化據廣韻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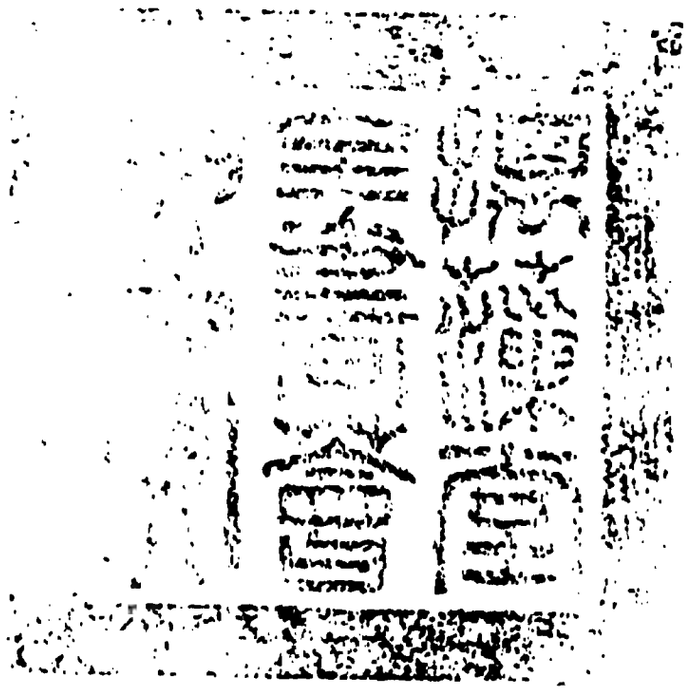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頁後六行晚花落滿地幽鳥鳴向枝刊本花訛落花向訛何今並改

第二十七頁前一行堯得舜可禪刊本堯訛喜今改

第三十五頁後二行安定謂之西州按安定固是涼州刺史所部十二郡皆可謂之西州不必專屬安定也此未核

第四十三頁後六行是冬舒李伏戟刊本戟訛易今改

第四十七頁前六行故贈尚書諱戎刊本戎訛氏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福
謄録監生臣周學淮

缺　页

範文正集

〔宋〕範仲淹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要 集部
范文正集卷一
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福

范文正集目録

卷一 古賦 古詩
卷二 古詩
卷三 律詩
卷四 律詩
卷五 義論 議 讚
卷六 頌 述 序
卷七 記 書

卷八
書
卷九
書
卷十
祭文
卷十一
碑銘
卷十二
墓誌銘
卷十三
墓誌銘
卷十四
墓表　書碑陰
卷十五
表

卷十六
表
卷十七
表
卷十八
狀
卷十九
狀　劄子
卷二十
賦
別集
卷一
古詩
卷二
賦
卷三

賦
卷四
序 啟 劄子 贊
補編
奏議 序 尺牘 詩餘
奏議
卷上
治體
卷下
邊事
雜奏
尺牘
卷上
家書
卷中
交游

卷下

交游

臣等謹案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補編一卷奏議二卷尺牘三卷宋范仲淹撰仲淹字希文其先邠人徙蘇州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謚文正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詩文本名丹陽集凡詩賦五卷褒文十五卷元祐四年蘇軾為之序淳熙丙午鄱陽從事綦煥校定舊刻又得詩十七篇為遺集附於後即今別集其補編五卷則

國朝康熙中裔孫能濬所搜輯也仲淹貫通經術平生以傳道自任集中所載易義二十餘條皆深得經旨其他議論政治之文類皆明白切當可起而行蘇軾稱其天聖中所上執政萬言書天下傳誦致其平生所為無出此者可謂有本之言矣其集元明屢有刊本久

而不存康熙乙酉其二十一世孫時榮為廣西巡撫屬族人校正與奏議尺牘等合刻行之焉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范文正集原序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噫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奭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稟見屬為敘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

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定於畝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皇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

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握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軍州事蘇軾敘

范文正集卷一

古賦

明堂賦

宋 范仲淹 撰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于巳之方廣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揭三宮之中央昭壯麗於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頒金玉之宏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粤自蒼牙開極黃靈耀德巢穴以華棟宇以植徽太古之樊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宮室斯美將復崇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乃聖大造明堂肇起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壁廓焉而四達殿歸焉而中峙禮以潔而儉必表之以茅教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暨二帝之述焉合五府而祭矣逮夫夏禮秩秩奉以世室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禹卑宮階以一尺之崇成湯受命革以三尺之盛赫赫周堂制度景彰七筵兮南北之廣九筵兮西東之長堂并包於五室室辨正於五方面明堂而背北室左青陽而右總章眇然太室儼乎中黃都嶽名之在南取盛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惟九闢闔其三十六戶疏達兮七十二牖亦規上而天覆復矩下而坤厚近郊之宮廣而能受通天之宇高而弗偶八方象其幅員九陛參其前後桓桓焉聽政之廟應辰而周彰趪趪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葱葱圓海兮泱泱泱既方舟而經梁復素飾其迴牆陳位序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臧示邦域之景鑠期人神之樂康左有辟雍天子學宮墳籍浩以明備文物森其會同奉三壽以勗天下之孝設三乏以勸諸侯之風右有靈臺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乃占候於眇回天之道也惟默默以有象聖之心也盖惕惕於無災此三雍之大者故百世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稟夏之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歷

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伐木
禁蚩尤之稱兵惟倉廩兮賑天之窮惟幣帛兮禮邦之
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亨蒙蕩蕩之至仁浸灝灝之醇精
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為之榮又若炎以繼天曦以永日
始於仲呂之管復於清宮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夫
太室命盛樂以象德致大雩以祈實升高明而有豫定
心氣而無逸靜百官之事驅五穀之疾無索於闕無難
於門止北伐之威以助養於生生導南風之和以飾喜
倫惟太室之位乃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
其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曄曄以陳五帝之席奕奕而
復本於周人禮無不當誠無不臻聖人於是出齋宮而
肅肅被法服而循循酌一獻以從質躬百拜以表寅司
儀實相樂正攸賓進俎豆之吉籩羅篡簋之輪囷六樂
咸在統美乎列皇八風相盪同和乎大鈞下舞上歌蹈
德詠仁非常之祭駿及者萬國莫大之孝蟻懷者兆民
於是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於國頌
曰明堂崇之明王祀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之下

教以化之若夫元朔會同羣后對越穆穆乎舜門之闢
晰晰乎宣燎之發帝時待旦而久求衣以先紆黃組冠
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升崑崙進山嶽之圭當雲
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負扆而
立濟濟焉辨色而入太常正其等衰九賓序其名級中
階之前三公屹然應門之外九采察焉作階之東諸侯
以同西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面者子之位門西東
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蠻木九夸之國西面
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大秦六戎之屬南上而東
向南門之外則有朱垠越裳八蠻之族唯北是望北門
之外則有葷粥幽陵五狄之種唯東是尚於是犾犾旅
進鏘鏘肆覲嚮明者蓋取諸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
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韶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
日必歌堯而頌舜上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況乎晨光
赫曦天顏弗違晃紱兮霞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
聲明煥乎天家之光輝若北辰之會衆星咸粲粲而在
共如太陽之臨多露普湛湛而將睎莫不君三揖於上
臣載拜於下行典禮揚風雅訪儁良議窮寡人曷幽而
覆益賢扃惻而遺野於以盛名器於以休宗社署聖法
於圓闕馳神教於方夏皇哉耀今昔之榮觀至哉數億
兆之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惜乎三
代以還智者間閒諸儒靡協議者喋喋而皆膠其增損
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廢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茫然
有逾遠之歎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樂而
興三王豈襲禮而治為明堂之道不必尚其奥行明堂
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
地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
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
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
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弗聞是則帝道不施胡
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
子居之日慎日思思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慎之何也

兆靈繫之安危繇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巍巍之弗逮乃孜孜於雞鳴唯至平之休代思皐財於吾民懼四維之有虧尚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寶儉弗下剥而上侈思寡費而薄索民庶幾於格恥惟下武之太寧亦省躬於干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蓋舉一於皐陶乃連茹於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為春懼幽陋之靡及常咨命於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懼萬物之或差持我心於誠衡然後見天下齊於無體和於無聲靡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為但淵淵緜緜無反無偏浸淳澤以咸若樂鴻化於自然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得而稱焉我國家凝粹百靈薦馨三極東升煙於岱首西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以讓皇人之德祖考來格俟配天之儀諸侯入朝思助祭之職豈上聖之謙而愚臣之惑也臣請考列辟之明術

塞處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為其陋奢不為其鄭公之後兮宜其百禄使於南國兮鏗金粹玉倚大旆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煙而練迴山有嵐而屏矗一朝賞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脱兮蕭蕭有翠皆歇無紅可凋獨有佳菊弗治弗夭采采亭際可以卒歲畜金行之勁性賦土爰之甘味氣驕松筠香減蘭蕙露溥溥以見滋霜肅肅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黄中通理得君子之道飲者忘醉而飼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賓我來綏泛遲

歌如春登臺歌曰賦高亭兮盤桓美秋香而酡顏望飛鴻兮寞寞愛白雲之閑閑又歌曰魯不知吾曹者將與夫謝安不可盡歡而聿去乎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伶不可復醒而蔑聞乎雷霆豈無可而無不可兮一逍遥以皆寧

靈烏賦 并序

梅君聖俞作是賦魯不我鄙而寄以為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途矣

靈烏靈烏爾之為禽兮何不高翔而遠翥何為號呼於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徒悔焉而亡路彼啞啞兮如憩請臆對而心喻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我有質兮處天地之覆露長慈母之危巢託主人之佳樹斤不我伐彈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艱主之仁兮則安度春風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盤桓思報之意厥聲或異警於未形恐於未熾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故告之則反災於身不吉之則稔禍於人主恩或忘我懷靡臧雖死而告為凶之防亦由桑妖於庭懼懼而脩德俾王之興雉怪於鼎懼懼而脩德俾王之盛天聽甚邇人言易病彼希聲之鳳皇亦見譏於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於魯人鳳豈以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為神兵焚而可變孰為英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學太倉之鼠兮何必仁為豐食而肥倉苟竭兮吾將安歸又不學荒城之狐兮何必義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將疇依

寧驥子之困於馳騖兮駘泰於芻養寧鵷雛之飢於雲霄兮鴟鴞飫乎草莽君不見仲尼之云兮予欲無言纍纍四方魯不得而已焉又不見孟軻之志兮養其浩然皇皇三月魯何敢以休焉此小者優優而大者乾乾我烏也勤於母兮自天愛於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

古詩

謝黃總太博見示文集

松桂有嘉色不與衆芳期金石有正聲詎將羣響隨君子著雅言以道不以時仰止江夏公大醇無小疵孜孜經緯心落落教化辭上有帝皇道下有人臣規邈與聖賢會豈以富貴移誰言荆棘滋獨此生蘭芝誰言蠹龜繁獨此蟠龍龜豈徒一時異將為千古奇願此周名風達我堯舜知致之諷諫路陞之誥命司二雅正得失五典陳雍熙頌聲格九廟王澤及四夷自然天下文不復迷宗師

四民詩

士

前王詔多士咸以德為先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美禄報爾功好爵縻爾賢黜陟幽金鑑下昭昭媸與妍此道日以疎善惡何茫然君子不斥怨歸諸命與天術者乘其隙異端千萬惑天道入指掌神心出胷臆聽幽不聽明言命不言德學者忽其本仕者浮於職節義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無所勸賞罰幾乎息陰陽有變化其

神固不測禍福有倚伏循環亦無極前聖不敢言小人爾能臆裨竈方激揚孔子甘寂默六經無光輝反如日月蝕大道豈復興此弊何時抑末路競馳騁澆風揚羽翼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願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

農

聖人作耒耜蒼蒼民乃粒國俗儉且淳人足而家給九載襄陵禍比户猶安輯何人變清風驕奢日相襲制度非唐虞賦斂由呼吸傷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一夫耕幾壟游墮如雲集一蠶吐幾絲羅綺如山入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神農與后稷有靈應為泣

工

先王教百工作為天下器周旦意不朽刊之考工記嗟嗟遠聖人制度日以紛窕阿房宫萬態横青雲焚煌甲乙帳一朝那肯焚秦漢驕心起陳隋益其侈鼓舞天下風滔滔弗能止可堪佛老徒不取慈儉書竭我百家産崇爾一室居四海競如此金碧照萬里茅茨帝者榮

今為庶人恥宜哉老成言欲擺般輸指

商

嘗聞商者云轉貨賴斯民遠近日中合有無天下均上以利吾國下以潘吾身周官有常籍豈云逐末人天意亦何事狼虎生貪秦經界變阡陌吾商苦悲辛四民無常籍蕩蕩偽與真游者竊吾利墮者亂吾倫淳源一以湯頹波浩無津可堪責與富侈態日日新萬里奉綺羅九陌資埃塵窮山無遺寶竭海無遺珍鬼神為之勞天地為之貧此弊已千載猶因循桑柘不成林荆棘有餘春吾商則何罪君子恥為隣上有堯舜主下有周召臣琴瑟願更張使我歌良辰何日用此言皇天豈不仁

寄題孫氏碧鮮亭

天地何風流復生王子猷黄金買碧鮮緑玉排清秋非木亦非草東君歲寒寶耿耿金石性雪霜不能老清風乃故人徘徊過此君泠泠鈞天音千載猶得聞應是聖賢睨鍾為此標格高節見直清靈心隱虚白粉筠多體貌錦籜見兒童上交松桂枝下結蘭蕙叢秀氣鴻晴嵐翠光凝緑水明月白露中靜如隱君子不願湘靈泣不求伶倫吹鳳皇得未晚蛟龍起何時蕭蕭雲水間良與主人宜紅塵滿浮世何當拂長袂坐嘯此亭中行歌此亭際逍遥復逍遥不知千萬歲

贈張先生

應是少微星又云嚴君平浩歌七十餘未嘗識戈兵康寧福已大清靜道自生邈與神仙期不犯寵辱驚讀易夢周公大得天地情養志學浮丘久鍊日月精壽存金石性嘯作鸞鳳聲陰德不形言一一在幽明何當換金骨五雲朝玉京有客淳且狂少小愛功名非謂鐘鼎重非謂簞瓢輕素聞前哲道欲向聖朝行風塵三十六未作萬人英乃聞頭角者五神長戰爭禍福有倚伏富貴多虧盈金門不乏傷白雲宜退耕人間有嵩華棲之比蓬瀛芝田春鵲鵲玉澗晝錚錚峯巒多秀色杉桂一何

清月壑認瑤池花巖列錦城朱紘冉冉奏金醴遲遲傾
相勸綺季徒頹玉信縱橫此樂不尋常何苦事浮榮願
師先覺者遠遠濯吾纓

明月謠

明月在天西初如玉鈎微一夕增一分堂堂有餘輝不
掩五星耀不礙浮雲飛徘徊河漢間秀色若可飡清風
起叢桂白露生堦蘭高樓望君時為君拂金徽奏以堯
舜音此音天與稀明月或可聞願我亦依依月有萬古
光人有萬古心此心良可歎憑月為知音

上漢謠

真人累陰德聞之三十天一朝鸞鶴來高舉為神仙冉
冉去紅塵飄飄凌紫煙下有脩真者望拜何拳拳願君
銀臺上侍帝玉案前嘗有人間問請為天下宣自從混
沌死淳風日衰靡百王道不同萬物情多詭堯舜累代
仁絃歌始能治桀紂一旦非宗廟自然一作白日毀是非既
循環興亡亦繼軌福至在朱門禍來先赤子嘗聞自天

意天意豈如此何為治亂間多言歷數爾願天賜吾君
如天千萬春明與日月久恩將雨露均帝力何可見物
情自欣欣人復不言天天亦不傷人天人兩相忘逍遙
何有鄉吾當飲且歌不知義與黃

清風謠

清風何處來先此高高臺蘭叢國香起桂枝天籟迴飄
飄度清漢浮雲安在哉萬古鬱結心一旦為君開有客
慰所思臨風久徘徊神若遊華胥身疑立天台極渴飲
沆瀣大暑執瓊瓌曠如攜松丘騰上煙霞遊熙如揖莊
老語入逍遙道朱絃鼓其薰可以解吾民滄浪比其清
可以濯吾纓願此陽春時勿使飄暴生千靈無結慍萬
卉不摧榮庶幾宋玉賦聊廣楚王情

書海陵縣從事文會堂

東南滄海郡幕府清風堂詩書對周孔琴瑟親羲黃君
子不獨樂我朋來遠方言蘭一相接豈特十步香德星
一相聚直有千載光道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翔笙磬得

同聲精色皆激揚裁培盡桃李棲止皆鸞皇琢玉作鎮
圭鑄金為干將猗哉滕子京此意久而芳

上都行送張伯玉

上都有聖人日月一以新曄曄天下才西走堯舜賓百
谷望東浸萬星依北辰直者為之轅曲者為之輪一材
不復遺況此席上珍南山張公子氣象清且淳懷有綺
繡文朝無瓜瓠親寸心如鐵石不羞賤與貧買臣起白
社賈誼富青春寶此金轆轤盡轆轤去去延平津

鳴琴

思古理鳴琴聲聲動金玉何以報昔人傳此堯舜曲

馴鷗詠

萬物有常性性無不貴生風翔與駿奔一一遠害情馴
彼沙上鷗皎皎霜雪明月宿滄洲靜日浴滄浪清何以
狎溪人溪人淡無營循循自飲啄往往相逢迎徘徊兩
無猜何慕亦何驚客有懷依依雲水言將歸逐爾羣鷗
樂羣鷗爾勿飛此心未忘者天機非殺機

古鑑

磨此千年鑑朱顏清可覽君看日月光無求照人膽

上都行送張伯玉

上都有聖人日月一以新曄曄天下才西走堯舜賓百
谷望東浸萬星依北辰直者為之轅曲者為之輪一材
不復遺況此席上珍南山張公子氣象清且淳懷有綺
繡文朝無瓜瓠親寸心如鐵石不羞賤與貧買臣起白
社賈誼富青春寶此金轆轤盡轆轤去去延平津

侯繼世多英雄公有承家子所至神明理復有起家孫
一見知千里和氣十洲春清流九江水非有神筆夢粲
粲文何綺天子青春朝列鼎招英髦明年桃李開禹浪
如霞高之子可變化咫尺登金鰲始知祖德長光輝傳
佩刀

贈碁者

何處逢神仙傳此碁上旨靜持生殺權密照安危理接
勝如雲舒禦敵如山止突圍秦師震諸侯皆披靡入險
漢將危奇兵飜背水勢應不可隳闕河常表裏南軒春

日長國手相得喜泰山不礙目疾雷不經耳一子責千金一路重千里精思入於神變化胡能擬成敗繫之人吾當著綦史

歲寒堂三題

堯舜受命於天松柏受命於地則物之有松柏猶人之有堯舜也是故聖人觀有心而制禮體後凋以辨義丁公神遇鑒寐形焉陶相真棲風韻在矣前言往行豈徒然哉吾家西齋僅百畝二松對植扶疎在軒靈根不孤本支相茂卓然有立儼乎若思霜霰交零莫能屈其性絲桐間發莫能擬其聲不出戶庭如在林壑某少長北地近還平江美先人之故廬有君子之嘉樹清陰大庇期於千年豈徒風朝月夕為耳目之資者哉因命其西齋曰歲寒堂松曰君子樹樹之側有閣焉曰松風閣美之以名居之斯逸由我祖德貽厥孫謀昆弟雲來是仰是則可以為友可以為師持松之清遠恥辱矣執松之勁無柔邪矣稟松之色義不變矣揚松之聲名彰聞矣有松之心德可長矣念茲我族其光矣子子孫孫勿翦勿伐惟吾家之舊物在歲寒而後知天地憐其材而況於人乎作詩紀之以永長也

歲寒堂

我先本唐相奕世天衢行子孫四方志有家在江城雙松儼可愛高堂因以名雅知堂上居宛得山中情目有千年色耳有千年聲六月無炎光長如玉壺清於以聚詩書教子脩誠明於以列鐘鼓邀賓樂昇平綠煙亦何知終日在簷楹太陽無偏照自然虛白生不向搖落地何憂歲崢嶸勖哉肯構人處之千萬榮

君子樹

二松何年植清風未嘗息天矯向庭戶雙龍思霹靂豈無桃李姿賤彼非正色豈無蘭菊芳貴此有清德萬木怨搖落獨如春山碧乃知天地威亦向歲寒惜有聲若江湖有心若金璧雅為君子材對之每前席或當應自然化為補天石

松風閣

此閣宜登臨上有松風吟非絃亦非匏自起簫韶音明月萬里時何必開綠琴鳳皇下雲霓鏘鏘鳴中林淳如葛天歌太古傳於今潔如庖羲易洗人平生心安得嘉賓來當之共披襟陶景若在僊千載一相尋

贈都下隱者

梅福隱市門嚴平居卜肆乃知神仙徒非必煙霞地異哉西山人逍遙京洛塵門多長者車察服如有神軒皇萬餘載此術了然在精意洞五行飛名落四海結舍擬滄洲東池接御溝蘭芳披幽徑琴樽在小舟清夜泛月華宛是江湖遊他日上雲去茲為黃鶴樓

范文正集卷二

古詩

宋 范仲淹 撰

和人遊嵩山十二題

公路澗 曾公與表術常爭據此地

嵩高發靈源北望洛陽注清流引河漢白氣橫雲霧英雄惜此地百萬曾相距近代無戰爭常人自來去

拜馬澗 子晉登仙遺馬於此鄉人見之皆拜

傳聞王子仙澗邊遺一驥當時青雲路難犬亦可致未必真龍媒悠悠在平地

二室道

太室何森聳少室欲飛動相對起雲霞恍如遊仙夢何以寵此行行歌降神頌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峯

白雲隨人來翩翩疾如馬洪崖與浮丘襟袂安足把不

來峻極遊何能小天下

玉女牕

窈窕玉女牕想像玉女粧皎皎月為鑑飄飄霓作裳莫學陽臺夢無端惑楚王

玉女搥衣石

但見巖前砧誰聞月下杵金文與鐵色璨璨知千古試問搥衣仙何如補天女

天門

天門絕境遊熙然揖瀛氣下顧莽蒼間雲雷走平地天威不遠人孰舊本作莫起欺天意

天門泉

天門有靈泉埃塵未嘗至日月自高照雲霞亦輝庇惟抱夷齊心飲之可無愧

天池

嶽頂見天池神異安可度勿謂無波濤雲雷有時惡乘此澄清間吾緌可以濯

三醉石

巍巍八仙壇上有三醉石憐此高陽徒如樂華胥域憔悴澤邊人獨醒良可惜

峻極上寺

徘徊峻極寺清意滿烟霞好風從天來吹落桂樹花高人物外猶屬梵王家

中峯

嵩高最高處逸客偶登臨迴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念此非常遊千載一披襟

聽真上人琴歌

銀潢耿耿霜稜稜西軒月色寒如冰上人一叩朱絲繩萬籟不起秋光凝伏羲歸天忽千古我聞遺音淚如雨嗟嗟不及鄭衛兒北里南隣競歌舞競歌舞何時休師襄堂上心悠悠擊浮金憂鳴玉老龍秋啼蒼海底幼猿暮嘯寒山曲隴頭瑟瑟咽流泉洞庭蕭蕭落寒木此聲感物何太靈十二銜珠下仙鵠為予再奏南風詩神人

和暢舜無為為余試彈廣陵散鬼物悲哀晉方亂乃知
聖人情慮深將治四海先治琴興亡哀樂不我遁坐中
可見天下心感公遺我正始音何以報之千黃金

湖山

和僧長吉湖居五題

湖山滿清氣賞心甲吳越晴嵐起片雲晚水連初月漁
父得意歸歌聲等閒發

水月

千尋月脚寒湖影淨於天忽如常娥宮俯仰見嬋娟更
約中秋夕長津無寸烟

筠亭

為愛碧鮮亭入夏敏敏至臺榭競生煙獨有清涼意高
岡鳳不來幽人此沉醉

風笛

風引湖邊笛焉知非隱淪一聲裂雲去明月生精神無
為落梅調留寄隴頭人

渚蓮

武陵誰家子波面雙雙渡空積心中絲未成機上素似
共織女期秋宵苦霜露

酬葉道卿學士見寄

世傳學中祿小子廼逢辰一入諫諍司鴻毛忽其身可
負萬乘主甘為三黜人豈量堯舜心如日照孤臣薄責
落善地雅尚過朝倫僅同龜在泥敢冀蠖求伸朱樓逼
清江下睨百丈鱗羨此南魚樂不忍持鈞綸為郡良優

優乏材止循循恬愉弗擾外何以慰遠民拙可存吾樸
靜可逸吾神漸得疎懶味下車將四旬嘉興風雅來觀
對如天賓感茲韶夏音佐我臺上春

和章岷從事鬬茶歌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
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
露牙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採掇未盈襜
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中蟾

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鬬美鼎磨雲外首山銅
瓶攜江上中泠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雪濤起
鬬余味兮輕醍醐鬬余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能欺
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
于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階前賞衆人之濁我可清
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覮劉伶却得聞雷霆
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
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
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風飛君
莫羨花間女郎只鬬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和葛閎寺丞接花歌

江城有卒老且貧憔悴抱關良苦辛衆中忽聞語聲好
知是北來京洛人我試問云何至是欲語汍瀾墮雙淚
斯須收淚始能言生自東都富貴地家有城南錦繡園
少年止以花為事黃金用盡無他能却作瓊林苑中吏
年年中使先春來曉宣口勅脩花臺奇芬異卉百餘品

悠悠天地胡能執賈誼文才動漢家當時不免來長沙
幽求功業開元盛亦作流人過梅嶺我無一事逮古人
謫官却得神仙境自可優優樂名教曽不悒悒弔形影
接花之技爾則奇江鄉早涇何能施吾皇又詔還淳朴
組繡文章皆棄遺上林將議賜民畋似昔繁華徒爾為
西都尚有名園處我欲抽身希白傅一日天恩放爾歸

相逐栽花洛陽去

天平山白雲泉

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隱
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游潤騰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
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
絲竹不含哀樂音月好羣籟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
笙伯牙收玉琴徘徊不擬去復發滄浪吟乃云堯湯歲
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焉如有價北
斗量黃金

留題常熟頂山僧居

平湖數百里隱然一山起中有白龍泉可洗人間耳吾
師仁智心愛茲山水音結茅三十年不道日月深笑我
名未已來問無端理却指嶺邊雲斯焉贈君子

江上漁者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

送蔡挺代父之蜀

朔風豈不寒蜀道豈不難之子代親行萬里心自安劍
閣雪猶明錦江春未闌到日必詩戰重登李杜壇

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

吾生豈不幸所稟多剛腸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
意苟天命富貴非我望立譚萬乘前肝竭喉無聚意君
成大舜千古聞羶香寸懷如春風思與天下芳片玉棄
且在雙足何辭傷王章死於漢韓愈逐諸唐獄中與嶺
外妻子不得將義士撫卷起毗血一霑裳胡弗學揭厲
胡弗隨低昂干時宴安人滅然已不揚匹夫虎敢鬬女
子熊能當況彼二長者烏肯巧如簧我愛古人節皎皎

明於霜今日貶江徼多慙韓與王罪大禍不稱所損傷
纖芒盡室來官下君恩大難忘酒聖無隱量詩豪有餘
章秋來魏公亭金菊何煌煌登高發秘思聊以攄吾狂
卓有梅聖俞作邑郡之旁矯首賦靈烏擬彼歌滄浪因
成答客戲移以贈名郎泉南曹使君詩源萬里長復我
百餘言疑登孔子堂聞之金石音純純自宮商念此孤
鳴鶴聲應來遠方相期養心氣彌天浩無疆鋪之被萬
物照之諳三光此道果迂闊陶陶吾醉鄉

和謝希深學士見寄

天地久開泰過言防結括誰憐多出處自省有本末心
馬介如石可裂不可奪盡室得江行君恩與全活迴頭
諫諍路尚願無壅遏豈獨世所非千載成迂闊

廬山瀑布

靈源何太高北斗想可挹凌日五光直逗雲干仞急白
虹下澗飲寒劍倚天立閣電不得瞬長雷無敢蟄萬丈
巖崖坼一道林巒溼險逼飛鳥墜泠泠東山鬼泣須當截

海去獨流不相入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

長江天下險涉者利名驅二公訪貧交過之如坦途風
波豈不惡忠信天所扶相見乃大笑命歌倒金壺同年
三百人大半空名呼沒者草自綠存者顏無朱功名若
在天何必心區區莫競責高路休防讒嫉夫孔子作旅
人孟軻號迂儒吾輩不飲酒笑殺高陽徒

送劉牧推官之兗州

相國鎮東魯時李相公鎮兗州開閤多英豪羨子賦從軍壯思
如波濤當有非常遇所得連六鼇故人孫復之卧雲生
二毛或作梁甫吟秋風共呼號翩翩草檄外可與相遊
遨益以夫子心萬物都一毫此行名與節須似泰山高

和楊畋孤琴詠

愛此千年器如見古人面欲彈換朱絲明月當秋漢我
願宮商絃相應聲無間自然名南風莫起孤琴歎

絳臺史君府亭閣參園圃一泉西北來攀峯高下覩池魚或躍金水簾長布雨怪柏鎖蛟虬醜石關貙虎羣花相倚笑垂楊自由舞靜境合通仙清陰不知暑每與風月期可無詩酒助登臨問民俗依舊陶唐古

晉祠泉

神哉叔虞廟地勝出嘉泉一源甚澄靜數步忽瀑湲此異孰可窮觀者增恭虔錦鱗無敢釣長生同水仙千家溉禾稻滿目江鄉田我來動所思致主愧前賢大道果能行時雨宜不愆皆如晉祠下生民無旱年

訪陝郊魏疎處士

賢哉先處士天書名不起雲夫嗣孤風復為隱君子有石礪其齒有泉洗其耳下瞰紅塵路榮利無窮已孜孜朝市人同在風波裏大為高士笑誓不拾青紫我亦寵辱流所幸無慍喜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矧今領方面豈稱長城倚來訪卧雲人而請益諸已得無長者言佩之玉非美

中元夜百花洲作

南陽太守清狂發未到中秋先賞月百花洲裏夜忘歸綠梧無聲露光滑天學碧海吐明珠寒輝射空星斗疎西樓下看人間世瑩然都在青玉壺從來酷暑不可避今夕涼生豈天意一笛吹銷萬里雲主人高歌客大醉客醉起舞逐我歌弗舞弗歌如老何

覽秀亭詩

南陽有絶勝城下百花洲謝公創危亭紫微謝希深領郡日建此亭此亦在高城頭盡覽洲中秀歷歷銷人憂作詩刻金石意垂千載休我來亭基壞何以待英游試觀荆棘繁欲步瓦礫稠嗟命良工美材肆爾求曰基復日搆落成會中秋開樽揖明月席上皆應劉敏速迭唱和醽醁酣爭獻酬老子素不淺預茲年少儔九日重登臨涼空氛氣收風來鴈聲度雲去山色留西郊有潭菊滿以金船浮雅為君子壽物外真悠悠過則與春期春時良更優焰焰衆卉明衮衮新泉流簫鼓動地喧羅綺傾城遊五馬不

行樂州人為之羞亭焉詎可廢願此多賢侯

祠風師酬提刑趙學士見貽

先王制禮經祠為國大事孟春祭風師刺史敢有二齋戒升于壇拜手首至地所祈動以時生物得咸遂勿鼓江海濤害我舟檝利旱天六七月會有雷雨至慎無吹散去坐使百穀悴高秋三五夕明月生天際乃可驅雲烟以喜萬人意願君入薰絃上副吾皇志阜財復解慍即為天下賜八使重古禮作詩歌祭義誠欲通神明非徒奬州吏賢哉推此心良以警有位

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見寄 甫

穰下故都今善藩沃衍千里多豐年孫公頃以清淨化我來代之慙二天人物高傳卧龍里神仙近接弄珠川漢光舊烈山河在徘徊弔古良依然二十八將固不朽

杯中物薄言理可到君子貴有終功名非必早朝端卿大夫所尚賢而老世慮久乃周聖門深已造與君誓許國無忝於祖考潔如鳳食竹樂若魚在藻安得長相親

時時一絶倒不忘平生期明月滿懷抱

依韻答賈黯監巡賀雪

今之刺史古諸侯孰敢不分天子憂自秋徂冬渴雨雪旬奏空文慙轉郵得非郡國政未洽刺史閉閤當自尤上賴天子仁且聖神龍奔走不俟求同雲千里結雪意

一夕密下誠如羞俗有雪羞多夜落之語曉來賞心江海上東望不見三神丘渾祛厲氣發和氣明年黍稷須盈疇烟郊空闊獵者健酒市暖熱沽人稠光精璨璨奪劍戟清寒拂拂生衣裘鈴齋賀客有喜色飲酣歌作擊前籌常願帝力及南畝盡使風俗如東鄒誰言吾子青春者意在生民先發謳

依韻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醞

南陽本佳處偶得作守臣地與汝墳近古來風化純當官一無術易易復循循長使下情達窮民冥不伸此外更何事優游歎嘉賓時得一笑會恨無千日醇客有多聞者密法為我陳自言此靈物盡心妙始臻非徒水泉潔大要麴糵均暄涼體四時日月周數旬其氣芳以烈厥味和而辛涓涓滴小槽清光能照人固可奉宗廟宜能格天神我姑酌金罍駐此席上珍況有百花洲水木長時新煙姿藏碧塢柳杪見朱闉兩兩息鴈侶依依江海瀕晚光倒晚影一川無一塵悠悠乘畫舸坦坦解朝紳綠陰承作蓋芳草就為茵引此杯中物獻酬交錯頻禮俗重三爵令乃不記巡大言出物表本性還天真或落孟嘉帽或拋陶令巾吾非葛天氏誰為劉伯倫大使達觀者與予日相親作詩美嘉會調高繼無因但願天下樂一若樽前身長戴堯舜主盡作羲黃民耕田與鑿井熙熙千萬春

寄題峴山羊公祠堂

休哉羊叔子輔晉功勳大化行江漢間恩被疆場外中國倚而安治為天下最開府多英僚置酒每高會徘徊臨峴首興言何慷慨此山自古有游者千萬輩湮滅皆無聞空悲歲月遷公乎仁澤深風采獨不昧于今墮淚碑觀之益欽戴卓有王源叔丈學偉當代借麾來襄陽高懷極恬退山姿列雲端江響拂天籟行樂何逍遥覽古忽感慨不見叔子祠蕪沒民疇內千金贖故基廟貌重營繪襄人復其祀水旱有攸賴太守一興善比戶皆愛

送河東提刑張太博

憲守姑蘇日見君已驚人翩翩幕中畫落落席上珍强記及敏力一一精如神治泊余領西帥密與羌夏隣君來貳邊郡表裏還相親有如得四支周旋衛其身予始按萬渠兵行百物陳而君主其事進退皆有倫羌酋八九百醉歌喜斷斷傳告以號令再拜罔不馴作城大順川扼胡來路津漢軍始屯集敵騎俄紛綸諸將稍畏怯偶語辭艱辛君躍匹馬去入險將死濱持樞畫禍福虎校雖不遵呼兵就奮插悅使感忻忻晝夜戰且役城成未踰旬敵乃急攻我萬衆生煙塵蒼惶被矢石遁走無逡巡君馳奏闕下感慨動中宸是秋懷敏敗敵勢侵涇原天地正愁慘闕輔將迸奔腹心苟不守皮膚安得存子名蕃漢兵趨邠當北門諸將切切議謂宜守塞垣惟君力贊我咸鍋為本根全師遂鼓進連城息驚喧果釋天子憂奬詔垂明恩子貳機衡重君掌食貨繁豈敢懈夙夜未嘗撼笑言今叨領南陽會君乘使軒攜手百花洲無時不開樽語論極今古情契及子孫氣同若蘭芝聲應如箎塤浩歌忘物我劇飲無涼暄自問平生心此樂曾幾番一旦改使節恩恩指幷汾惜別固不忍贈行當有云從來宿兵地北與胡漢分長河出紫塞太行入青雲天然作雄屏覽者懷忠勳行府在平陽山川秀氤氳堯民擊壤歌千古猶得聞君有經濟心潤以金石文攬轡問風俗坐堂精典墳此道日益大行行思致君

依韻和提刑太博喜雪

南陽風俗常苦耕太守憂民敢不誠今秋與冬數月旱二麥無望愁編氓龍遁雲藏不肯起荒祠巫鼓徒轟轟昨宵天意驟回復繁陰一布飄寒英裁成片片盡六出化工造物何其精散亂狂飛若倚勢徘徊緩舞如含情千門競掃明月色萬木都坼寒梅英天上風流忽爾在人間險阻無不平因松偶作琴瑟調過竹徐聞環珮聲江天鳴鴈畏相失龍庭奔馬豪如驚丞相沙隄初踏練將軍紫髯渾綴瓔巖前飢煞嘯風虎海上凍死吞舟鯨

我有高樓擘雲上雙瞳一開千里明羣閽逐去疫癘遠
長逵壓下塵埃清當知有年可坐致東皐父老休營營
因抬大使賞天瑞醉把羲黃向上評窮通得喪了無事
莊老器宇何難幷君起作歌我起和天地和氣須充盈
當年此樂不可得與雪對舞攄平生共君學取雪好處
平施萬物如權衡

送謝景初廷評宰餘姚

世德踐甲科先實客先紫微俱登甲科廷評今又繼之青紫信可拾故鄉特
榮輝高門復樹立餘姚二山下東南最名邑煙水萬人
家熙熙自翔集又得賢大夫坐堂恩信數春風為君來
綠波滿平湖乘興訪隱淪今逢賀老無文藻凌雲處定
喜江山助未能同仙舟離樽少留駐行行道不孤明月
相隨去

閱古堂詩

中山天下重韓公茲鎮臨堂上續昔賢閱古以徵今牧
師六十人冠劍疎若林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彼或
所存遠我將所得深仁與智可尚忠與義可欽吾愛古
賢守馨德神祇歆典法魯弗泥勸沮良自斟蹲民在春
臺熙熙樂不淫耕夫與樵子飽暖相謳吟王道自此始
然後張薰琴吾愛古名將毅若武庫森其重如山安其
靜如淵沉有令凜如霜有謀密如陰敵城一朝拔戎首
萬里擒虎豹卷韜畧鯨鯢投釜鬻皇威徹西海天馬來
駸駸留侯武侯者將相俱能任決勝神所啟受託天所
諶披開日月光振起雷霆音九關支一柱萬宇覆重衾
前人何赫赫後人豈惜惜所以作此堂公意同堅金僕
思寶元初叛羌弄千鐔王師生太平苦戰誠未禁赤子
餵犬彘塞翁淚涔涔中原固為辱天子動宸襟乃命公
與僕聯使槩外侵歷歷黃前憸華前擘拳拳掃妖祲二十四萬
兵撫之若青衿惟以人占天不問鼎與參相彼形勝地
指掌而蹄跻復我橫山疆限爾長河潯此得喉可扼彼
宜肉就椹上前同定策奸謀俄獻琛梟巢不忍覆異日
生凶禽僕已白髮翁量力欲投簪公方青春期抱道當

作霖四夷氣須奪百代病可鋤河湟議始行漢唐功必
尋復令千載下景仰如高岑因賦閱古篇為公廊廟箴
南康軍江中落星寺
長江萬里來古寺中流起如何天上星汨汨波濤裏

范文正集卷二

謹案卷二第七頁前四行迴得東皇造化工刋本迴訛迵據時兆文本改

第十九頁後六行過竹徐閒環佩聲刋本閒作移謹遵

御選宋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集部

范文正集卷三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范文正集卷三

宋　范仲淹　撰

律詩

睢陽學舍書懷

白雲無賴帝鄉遥漢苑誰人奏洞簫多難未應歌鳳鳥
薄才猶可賦鵷鶵孤思顧子心還樂琴遇鍾君恨即銷
但使斯文天未喪澗松何必怨山苗

詠史五首

陶唐氏

純衣黄冕歷星辰白馬彤車一百春莫道茅茨無復見
古今時有致堯人

有虞氏

成都成邑即天開終踐堯基詠起哉但得四門元凱至
九韶何必鳳皇來

夏后氏

景命還將伯益傳九川功大若為遷謳歌終在吾君子
豈是當時不讓賢

商人

履癸昆吾禍莫移應天重造帝王基子孫何事為炮烙
不念嘻吁祝網時

周人

斧鉞為藩忍內侵商人塗炭奈何深不煩魚火明天意
自有諸侯八百心

次韻和劉夔判官對雪

皴皴樓臺外新輝溢四遐雲中凋玉葉星際落榆花嶽
色參差露松聲鬢鬢加風流裁賦苑清苦讀書家霜女
慙輕格蟾娥讓素華孤鴻迷鳥道萬馬憶龍沙淨拂王
恭鷔香滋陸羽茶載歌勞郢謝一奏待鍾牙幾處和梅
賞何人為贊嗟含毫看不足詩社好生涯

湖朔吟

太平燕趙許閒遊三十從知壯士羞敢話詩書為上將
猶憐仁義對諸侯子房帷幄方無事李牧耕桑合有秋
民得袴襦兵得帥禦戎何必問嚴尤

和黃總太博上知郡杜少卿

萬石君賢再出麾猶龍川上五歌時九重執憲清規在
十鎮分憂白髮知環禁申威星拱極鈴齋舒嘯月侵帷
金臺下客思何報願上中和樂職詩

過太清宮

醜石危松半綠蘿函關真相玉嵯峩誰言仙道求難至
自愧陰功積未多渺渺雲霞開絳節雝雝鸞鳳答空歌
幾時身退瓊壇畔榮利匆匆奈老何

寄餘杭全安石段少連二從事

分攜俱是佐高牙兩地光塵自等差榮事日趨丞相府
道情時過老君家雙鴻得侶知風便一鶴思鳴對露華
早晚相將雲漢外重為龍友免天涯

送江南運使張傅度支

刑措東南始詔迴重分邦計命欽哉于公已積充閭慶

蕭相還施富國才十郡甘棠歌未歇一方流馬路初開
啟心知有嘉謨在足亂雲霓憶帝臺

堯廟

千古如天日巍巍與善功禹終平洚水舜亦致薰風江
海生靈外乾坤揖讓中鄉人不知此簫鼓謝年豐

西溪見牡丹

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

寄秦州幕明化基寺丞

同時辟命新中道改絲綸滄海人歸楚清風子在秦共
居卿月下獨得將星隣聳動軍前檄峥嶸席上珍烽烟
邊信息金鼓武精神獵度天山雪歌逢隴樹春燕臺無
限好西向自霑巾

鵾鷄在秋天

秋漢寥寥迴雄心肯木棲人間正搖落天外絶攀躋月
兎精應喪陽烏影欲齊長河匹練小太華一拳低下眄
羣毛遁橫過百鳥睽乘風俊未已空濶玉關西

觀獵

鷹犬一何驕霜明遠近郊鸞皇不觸網狐兎自充庖熠
燿流鳴鏑紛紛過緑髾雄飛侵漢下殺氣與雲交翦棘
爭探穴摧林競覆巢惟開三面者盛德播絃匏

鸚鵡

堂上每云云金籠久受恩思山誠有意對主忍無言性
比孤鸞潔聲殊百舌繁雲林如一去應喜謝朱門

歸鴈

稻粱留不得一一起江天帶雪南離楚和春北入燕依
依前伴侶歷歷舊山川木葉程猶遠梅花信可傳子規
啼到曉鸚鵡鎖經年應羨寞寞者東風羽翼全

青郊

青郊鳴錦雉緑水漾金鱗願得郢中客共歌臺上春

射陽湖

渺渺指平湖烟波極望初縱橫皆釣者何處得嘉魚

舟中

珠彩耀前川歸來一扣舷風不起浪明月自隨船

寄歐靜秀才

君歸一水遥魂斷木蘭橈賴有南軒竹清風慰寂寥

和韓布殿丞三首

泛湖中

平湖萬頃碧謝客一開顏待得臨清夜徘徊載月還

琴酒

紘上萬古意樽中千日醇清心向流水醉貌發陽春

漁父

月色滿滄波吾生樂事多何人獨醒者試聽濯纓歌

送識上人遊金山寺

空半簇樓臺紅塵安在哉山分江色破潮帶海聲來煙景諸隣斷天光四望開疑師得仙去白日上蓬萊

野色

非煙亦非霧冪冪映樓臺白鳥忽點破夕陽還照開肯隨芳草歇疑逐遠帆來誰謂山公意登高醉始迴

雜詠四首

梓人一笑白雲鄉杞桂森森遍豫章聞道周公繩墨在天庭誰此議明堂

有客藍田得意歸溪光冉冉白虹蜺玉人豈忍言環珮留取天王尺二圭

鏗鏗千古嶧山桐金石聲來造化中誰道元和無復致為君堂上起薰風

嶺上英英向日開帝鄉情態自徘徊如何一施陽春雨

依舊無心歸去來

書事呈韓布殿丞

南宮曾薦牧之文失足徒勞忽十春天上雲龍期際會山中猿鶴愧因循無功豈不孤黃石有道何堪憶紫蓴少壯由來須努力篆銘鐘鼎古何人

西溪書事

畢棲曾未託椅梧敢議雄心萬里途蒙叟自當齊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秋天響亮頻聞鶴夜海朣朧每見珠

一醉一吟疎嬾甚溪人能信解嘲無

得李四宗易書

秋風海上憶神交江外書來慰寂寥松柏舊心當化石
塤篪新韻似聞韶須期管鮑垂千古不學張陳負一朝
三復荆州無限意王孫芳草路遥遥

歐伯起相訪

海涯牢落若為懷惟子相過未忍迴勁草不隨風偃去
孤桐何意鳳飛來樽藏金醴遲遲進匣鎖雲和特特開
萬古功名有天命浩然攜手上春臺

寄贈林逋處士

唐虞重逸人東帛降何頻風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玉
田耕小隱金闕夢高真罷釣輪生鱠慵冠鑑積塵餌蓮
攀鶴頂歌雪扣琴身墨妙青囊秘丹靈緑髮新嶺霞明
四望巖笋入諸隣幾姪簪裾盛諸生禮樂循朝廷唯薦
鶺鴒賞不傷麟弔古夫差國懷賢伍相津劇談來劍俠
騰嘯駭山神有客瞻寞冀無端預薦紳未能忘帝力猶

待補天均早晚功名外孤雲可得親

酬滕子京同年

謝家風雅若為酬散吏方耽海上游疎嬾幾忘傳筆夢
寂寥仍有負薪憂欲歌蘭雪歸真隱敢向簪軒競急流
如共茂先瞻氣象莫言神物在南州

贈餘杭唐異處士

名動公卿四十秋相逢仍作旅人遊青山欲買難開口
白髮思歸易滿頭厭入市廛如海燕可堪雲水屬江鷗
故鄉知已方都督千樹春濃種橘休

時胡侍郎守餘杭

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

山中宰相下巖扃靜接遊人笑傲行碧嶂深騎晚翠
白雲舒卷看春晴煙潭共愛魚方樂樵爨誰欺鴈不鳴
莫道隱君同德少樽前長揖聖賢清

原本看字作戲字

諸暨道中作

林下提壺招客醉溪邊杜宇勸人歸可憐白酒青山在
不醉不歸多少非

題翠峯院 范氏舊宅

翠峯高與白雲閒吾祖曾居水石間千載家風應未墜
子孫還解愛青山

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

閒約諸公扣隱扃江天風雨忽飄零方憐春滿王孫草
可忍雲遮處士星蕙帳未容登末席蘭舟無賴寄前汀
湖山早晚逢晴霽重待尋仙入翠屏

寄西湖林處士

蕭索遶家雲清歌獨隱淪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一
水無涯靜羣峯滿眼春何當伴閒逸嘗酒過諸隣

越上聞子規

夜入翠煙啼晝尋芳樹飛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送李紘殿院赴闕二首

寂寥門巷每相過親近賢人所得多今日九重天上去
灘陽孤客奈愁何

霜露丘園不忍違三年月日速如飛金門乍入應垂淚

因挂朝衣憶彩衣

送邢昂處士南遊

落落崆峒一大儒四方心逸憶江湖東南賴有林君復
萬里清風去不孤

送丁司理赴明州

仙家枝葉令威孫南去司刑庇越民金闕道書微旨在
獄多陰德是真人 道書謂升真者皆須曾為獄官

送鄞江寶尉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浙東王謝江山久蕭索
子真今為起清風

送常熟錢尉

姑蘇臺下水如監天賜仙鄉奉旨甘梅淡柳黃春不淺
王孫歸思滿江南

試筆

偶緣疎拙得天真豈問前途屈與伸車馬縱能欺倦客
江山猶可助騷人懶如叔夜書盈几狂似淵明酒滿巾

況有南憲姬易在此心那更起纖塵

送真元二上人歸吳中

歸心不可奪千里故園春及見市朝事却思江海人煙波方得伴松月定為隣願結虎溪社休休休老此身

寄題許州錢相公信美亭

華搆高軒敞名湖一面分星辰居上相鼓吹燕中軍山色來嵩室風光徹汝墳杉篁涵晚翠蘭芷薦時薰坐嘯頻乘月歸懷幾望雲迴臨黃霸俗遠味仲宣文萬戶方開國三階復致君斯亭比棠樹千載頌清芬

送何白節推宰晉原二首

盛府兼名邑榮歸指故林多年望鄉淚萬里倚門心江館春寒薄山程晚翠深板輿迎侍日桃李正芳陰

此行深惜別所喜是寧親祖帳千門曉鄉關錦國春鳥歌疑勸酒山態似迎人我絶南陔望因兄淚滿巾

送刁紡户掾太常下第 時為太常發解官

精鑒本非深英僚暫此沉火炎方試玉沙窓偶遺金豈

累青雲器猶孤白雪音敢希蘇季子滑有激儀心

憶杭州西湖

長憶西湖勝盤湖春波千頃緑如鋪吾皇不讓明皇美可賜疎狂賀老無

寄林處士

片心高與月徘徊豈為千鍾下釣臺猶笑白雲多事在等閒為雨出山來

依韻酬毋湜推官

聖門非入室文陣敢爭盟不意棲雲閣何才隸月卿珍羣憐未至霄鶺引脩程直舍有仙味祕庭無俗聲午陰宮樹緑宵刻禁鍾清奉制歌三秀稱觴聽六英恩輝孤易感交結淡難成新髮盤中改舊山天際横嬰思漁父濯春伴隼旟行桃浪觀秦塞薰風省舜城幾多興廢跡重疊古今情進退思先覺蹉跎畏後生見詒如美衮欲報乏英瓊淨揖澄江練高窺擢露莖復驚聞正始終仰輔登閎好勵圖南志翔翔覽四瀛

送石曼卿

河光嶽色過秦關英氣飄飄酒滿顏賈誼書成動西漢
謝安人笑起東山亭途去覺雲天近舊隱回思水石閒
此道聖朝如不墜疏封宜在立譚間

送何涉秀才

蜀道歸來萬里身上堂嘉慶動諸隣賢良詔下先生起
休向成都問卜人

八月十四夜月

光華豈不盛賞宴尚遲遲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
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來夕如澄霽清風不負期

送吳安道學士知崇州

一麾輕去奉蘭羞共惜清賢豈易求筮易暗驚鳴鶴遠
賦詩深望白駒留古來經緯心皆曉閒處光陰髮半秋
長孺之才同吏隱相寬頻上海邊樓 時聶長孺倅通判

謫守睦州作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銅

虎恩猶厚鱸魚味復佳聖明何以報沒齒願無邪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

聖宋非強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
楫顛危甚蛟黿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妻子休相咎勞生險自多商人豈有罪同我在風波
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送韓瀆殿院出守岳陽

仕宦自飄然君恩豈欲偏纔歸劍閣即門道忽上洞庭船墜
絮傷春目春濤廢夜眠岳陽樓上月清賞浩無邊

出守桐廬道中十絕

隴上帶經人金門齒劒臣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君親
君恩泰山重爾命鴻毛輕一意懼千古敢懷妻子榮
妻子屢牽衣出門投禍機寧知白日照猶得虎符歸
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騷人不道鱸魚美還堪養病身
有病甘長廢無機苦直言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閽
天關變化地所好必真龍軻意正迂闊悠然輕萬鍾

萬鍾誰不慕意氣滿堂金必若枉此道傷哉非素心

素心愛雲水此日東南行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

滄浪清可愛白鳥鑑中飛不信有京洛風塵化客衣

風塵日已遠郡枕子陵溪始見神龜樂優優尾在泥

蕭灑桐廬郡十絶

蕭灑桐廬郡烏龍山霧中使君無一事心共白雲空

蕭灑桐廬郡開軒即解顏勞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蕭灑桐廬郡全家長道情不聞歌舞事遠舍石泉聲烏龍

蕭灑桐廬郡公餘午睡濃人生安樂處誰復問千鍾

蕭灑桐廬郡家家竹隱泉令人思杜牧無處不潺湲

蕭灑桐廬郡春山半是茶新雷還好事驚起雨前芽

蕭灑桐廬郡千家起畫樓相呼採蓮去笑上木蘭舟

蕭灑桐廬郡清潭百丈餘釣翁應有道所得是嘉魚此郡魚少而嘉

蕭灑桐廬郡身閑性亦靈降真香一炷欲老悟黃庭

蕭灑桐廬郡新定感興五首

數仞黃堂上題名僅百賢孤高宋開府千載可拳拳

山水真名郡恩多補諫官中間好田錫風月亦盤桓

風物皆堪喜民靈獨可哀稀逢賢太守多是謫官來

去國三千里風波豈不賒迴思洞庭險無限勝長沙

江上多嘉客清歌進白醪靈均良可笑終日著離騷

蕭灑桐廬郡遊烏龍山寺

高嵐指天近遠溜出山遲萬事不到處白雲無盡時異

花啼鳥樂靈草隱人知信是棲真地林僧半雪眉

江干閑望

江干日清曠寓目一搪筠落葉信流水歸雲識舊峯蘭

猱誰共來鳧鴈自相從莫愛頻風起波來千萬重

和章岷推官同登孚天寺竹閣

僧閣倚寒竹幽襟聊一開清風魯未足明月可重來晚

意煙垂草秋姿露滴苔佳賓何以佇雲瑟與霞杯

齋中偶書

狂愚多苦口幽遠獨甘心言路有餘責權門無去音忘憂曾扣易思古即援琴此意誰相和寥寥鶴在陰

留題江秀才舊居

結舍近滄洲江山不外求我來明月夜更得主人留

依韻酬周駿太博同年

孰敢先懷富貴圖良時須惜幾嗟吁衆心可致巍巍主上意思平兩兩符不稱内朝裨耳目多慙外補救皮膚子陵灘畔觀漁釣無限殘陽媚緑蒲

依韻荅胡侍郎見寄

千年風采逢明主一寸襟霊慕昔賢待看朝廷興禮讓天衢何敢關先鞭

桐廬郡齋書事

千峯秀處白雲驕吏隱雲邊豈待招數仞堂高誰富貴一枝巢隱自逍遥杯中好物閒宜進林下幽人静可邀莫道官清無歲計滿山芝朮長靈苗

范文正集卷四

宋 范仲淹 撰

律詩

依韻酬章推官見贈

姑蘇從古號繁華却戀巖邊與水涯重入白雲尋釣瀨
更隨明月宿詩家山人驚戴烏紗出溪女笑偎紅杏遮
來晉又拋泉石去茫茫榮利一吁嗟

蘇州十詠

泰伯廟

至德本無名宣尼一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南
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碧江橫

木蘭堂

堂上列歌鐘多慙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白樂天為蘇州刺史嘗教此舞

洞庭山

吳山無此秀乘暇一遊之萬頃湖光裏千家橘熟時平
看月上早遠覺鳥歸遲近古誰真賞白雲應得知

虎丘山

昔見虎耽耽今為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劍靜未離潭幽
步蘿垂徑高禪雪閉巷吳都十萬戶煙瓦亘西南

閶門

吳門聳閶闔迎送每躋攀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落
鴻漁釣外斜柳別離間白傅歸休處盤桓幾厚顏

靈巖寺 吳王之離宮也下臨太湖

古來興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煙波空去鴈
吳王宮闕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
唯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滿乾坤

太湖

有浪即山高無風還練靜秋宵誰與期月華三萬頃
胥也應無憾至哉忠孝門生能酬楚恣死可報吳恩直

氣海濤在片心江月存悠悠當日者千載秪懸魂

觀風樓

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寺煙中靜紅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

南園

西施臺下見名園百草千花特地繁欲問吳王當日事後來桃李若為言

依韻奉酬晏尚書見寄

嶽音來景亳盛事聳吳鄉上象三台照高文五色章純如登樂府淵若測天潢寒谷春重煦幽宮草特芳感知心似血思報鬢成霜新定慙無惠姑蘇惜未康堯湯餘水旱劉白舊風光北闕雲霓遠南園橘柚荒願聞歌畫一敢議賦長楊碌碌須解循循教弗忘跡甘榮路外情寄聖門傍幾託為魚夢江湖尚渺茫

又用前韻謝晏尚書以近著示及

祖述賢人業何因降互鄉周公舊才美夫子近文章逸

氣彌衝斗雄源甚決潢月中靈桂老春外寶芝芳遠似天無野清如塞有霜日星圖舜禹金石頌成康

渦曲風騷盛 謂滄浪渦之作也 營丘學校光 謂青社州學記也 至精含變化大手鑿洪荒崧嶽詞欺甫甘泉賦掩揚滿朝當諷誦終古豈遺忘恍若探龍際森疑履虎傍半生游此道觀海特茫茫

陳貽殿丞挽歌詞

賢者逝如斯皇天豈易知衆人皆墮淚君子欲安碑幾世傳清白滿鄉稱孝慈賢哉生令嗣遺秀在蘭芝

送僧文光

一品山前識迫迫三十春多慚畫戟裏重見白雲人

依韻酬府判龐醇之見寄

二十年前已定交而今鵬鷁各逍遙但能賈傳親前席何必蕭生意本朝直節羨君如指佞孤根憐我異凌霄

凌霄花名生且有託 莫將富貴移平昔彼此清心髮半凋

依韻酬吳安道學士見寄

聖君賢相正彌綸諫諍臣微敢徇身但得葵心長向日
何妨鴈足未離塵豈辭雲水三千里猶濟瘡痍十萬民
宴坐黃堂愧無限隴頭元是帶經人

依韻酬吳春卿二首 來章有鶴巢松冷之句因以松鶴命題以答之

鶴

華亭孤立病時身終日徘徊尚海濱露掌思高還警夜
芝田音斷欲傷春千年靈氣何求藥八變奇姿已過人
莫厭在陰猶寡和九皐非晚見精神

松

亭亭百尺棟梁身寂寞雲根與澗濱寒冒雪霜寧是病
靜期風月不須春蕭蕭遠韻和於樂密密清陰意在人
高節直心時勿伐千秋為石乃知神

應制賞花釣魚

萬彙嘉亨日皇心豫宴辰華林新濯雨靈沼正涵春帝
幄紛仙藹天鈞擲錦鱗洋洋頒睿唱賡頌決簪紳

過餘杭白塔寺

登臨江上寺遷客特依依遠水欲無際孤舟曾未歸亂
峯藏好處幽鷺得閒飛多少天真趣遥心結翠微

西湖筵上贈胡侍郎

官秩文昌貴功名信史褒朝廷三老重鄉黨二疏高涯
業盡圖籍子孫皆俊髦西湖天下絶今日盛遊遨

江城對月

南國風波遠東門冠蓋回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

送向綜國博通判桂州

通籍三公後監州五嶺深欲知明主意將慰遠人心歲
計多藏藥舟行不廢琴歸書清白最寧問橐中金

芝山寺

樓殿冠崔嵬靈芝安在哉雲飛過江去花落入城來得
食鴉朝聚聞經虎夜回偶臨西閣望五老夕陽開

昇上人碧雲軒

愛此詩家好幽軒絶世紛澄宵半床月淡曉數峯雲遠
意經年就微吟並舍聞只應虛靜處所得自蘭芬

郡齋即事

三出專城鬢似絲齋中蕭灑過一作勝禪師近疎歌酒緣多病不負雲山賴有詩半兩黃花秋賞健一江明月夜歸遲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同年魏介之會上作

寒苦同登甲乙科天涯相對合如何心存闕下還憂畏身在樽前且笑歌閒上碧江游畫鷁醉留紅袖舞鳴鼉與君今日真良會自信麤官樂事多

依韻酬黃灝秀才

再貶鄱川信不才子規相愛勸歸來客心但感江山助天意難期日月迴白雪孤琴彌冷淡浮雲雙鬢自崔嵬南方歲晏猶能樂醉盡黃花見早梅

贈鍾道士曾舉進士

人間無復動機心掛了儒冠歲已深惟有詩家風味在一壇松月伴秋吟

道士程用之為余傳神因題

貌古神疎畫本難因師心妙發毫端無功可上凌煙閣留取雲山靜處看

送魏介之江西提點

旌旗如火浪如鷗一路春城次第遊江上高樓欲千尺便從今日望歸舟

遊廬山作

五老閒遊倚舳艫碧梯嵐逕好程途雲開瀑影千門掛雨過松黃十里鋪客愛往來何所得僧言榮辱此問無從今愈識逍遙旨一聽升沉造化爐

瀑布

迴與衆流異發源高更孤下山猶直在到海得清無勢鬬蛟龍惡聲吹雨雹麤晚來雲一色詩句自成圖

贈廣宣大師

憶昔同遊紫閣雲別來三十二迴春白頭相見雙林下猶是清朝未退人

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

丹陽太守意何如先謁茅卿始下車竭節事君三黜後
收心奉道五旬初偶尋靈草逢芝圃欲叩真關借玉書
不更從人問通塞天教吏隱接山居

贈茅山張道者

有客生平愛白雲無端年老尚紅塵只應金簡名猶在
得見仙巖種玉人

京口即事

突兀立孤城詩中別有情地深江底過日大海心生甘

露樓臺古金山氣象清六朝人薄命不見此昇平

懷慶朔堂

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著成離恨
只託春風管勾來 拾遺勾作幹

依韻酬葉道卿中秋對月二首

天遣今宵無寸雲故開秋碧掛冰輪詩人不悔衣霑露
為惜清光豈易覯

孤光千里與君逢最愛無雲四望通處處樓臺競歌宴
的能愛月幾人同

贈葉少卿

退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伴閒身湖
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似昔時貧見子
登西掖攜孫過北隣白雲高閣曙渌水後池春樽酒呼
前輩鑪香叩上真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依韻答梁堅運判見寄

敝野旌旗色滿山笳吹聲功名早晚就裴度亦書生

城大順迴道中作

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見花將軍了邊事春老未還家

依韻和延安龐龍圖柳湖

種柳穿湖後延安盛可遊遠懷忘澤國真賞即瀛洲江
景來秦塞風情屬庾樓劉琨增坐嘯王粲乍銷憂秀發
千絲墮光搖匹練柔雙雙翔乳鷁兩兩睡馴鷗折翠贈
歸客濯清招隱流宴回銀燭夜吟度玉關秋勝處千場
酔勞生萬事浮王公多雅故 其與龍圖公同年復為延安交政 思去共

仙舟

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滕同年

優游滕太守郡枕洞庭邊幾處雲藏寺千家月在船疎鴻秋浦外長笛晚樓前旋撥醅頭酒新魚縮項鯸宦情須淡薄詩意定連緜迴是偷安地仍當飽事年只應天下樂無出日高眠豈信憂邊處胡兵隔一川時宣撫守嵐軍

與張燾太博行忻代間因話江山作

數年風土塞門行說着江山意暫清求取罷兵南國去滿樓蒼翠是平生

過長安醉別資政鄭侍郎

鄉關交復親把酒且逡巡共上青雲路相看白髮人有為須報國無事即願神故素幾云在風音莫厭頻

依韻酬光化李簡夫屯田

老來難得舊交游莫歎樽前兩鬢秋少日苦辛名共立晚年恬退語相投龔黃政事聊牽强元白隣封且唱酬附郭田園能置否與君乘健早歸休

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

出處曾無致主功南陽為守地猶雄醉醒往日慙漁父得失今朝賀塞翁七里河邊歸帶月百花洲上嘯生風卧龍鄉曲多賢達願預逍遙九老中

依韻酬益利鈐轄馬端左藏

濫登清顯遇公朝豈有才謀可致堯拙守自慙成木强官遊誰歎僅蓬飄醉來多謝提壺勸歸去寧煩杜宇招好樂當年開口笑此心無事愧重霄

依韻酬邠州通判王稷太博

南豳日日接英標公外追隨豈待招惡勸酒時圖共醉痛羸慕處肯相饒一拋言笑如何遣頻得音書似不遙獨上西樓為君久滿城明月會雲銷

依韻酬李光化見寄

南陽偃息養衰顏天暖風和近楚關欲少禍時當止足得無權處始安閒心憐好鳥來幽院目送微雲過別山此景此情聊自慰是非何極任循環

寄安素高處士

吏隱南陽味日新幕中文雅盡嘉賓滿軒明月清譚夜
共憶詩書萬卷人

酬李光化見寄二首

交親莫笑出塵頻不任纖機只任真遠護玉關猶竭力
入陪金鉉敢周身素心直擬圭無玷晚節當如竹有筠
道本逍遥惟所適吾生何用蘧求伸
萬里承平堯舜風使君尺素本空空庭中無事吏歸早

紅宴堂未盡嘉賓興移下秋光月色中
野外有歌民意豐石鼎鬬茶浮乳白海螺行酒灩上聲波

依韻酬李光化敘懷

列宿專城且自娛清名善最即前塗江山樂國誠難會
風月詩家的不辜未必晚成輸早達好將高笑代長吁
公餘更勵經邦業思為清朝贊禹謨

曉

和李光化秋詠四首

牆外轆轤響攲前河漢欹曙光和月色猶記早朝時

晝

日色清如照前林葉未零海東新隼至一點在青冥

晚

晚色動邊思去年猶未歸戍樓人已冷目斷望征衣

夜

春色人皆醉秋光獨不眠君看明月下何似落花前

送黃灝員外

三十餘年交舊心相逢那復議升沉早飛塵土味誠薄
達官風波憂更深自古榮華渾一夢即時歡笑敵千金
追陪未久還離索早晚軒車重見尋

和并州大資政鄭侍郎秋晚書事

太原兵重壓强胡莫對秋風憶鱠鱸萬里天聲揚紫塞
十年人望在黃樞定應松柏心無改自信雲龍道不孤
應笑病夫何所補獨能安坐養桑榆

和提刑趙學士探梅三絕

蕭條膓後復春前雪壓霜欺未放妍昨日倚欄枝上看
似留芳意入新年
靜映寒林晚未芳人人欲看壽陽粧玉顏須傍韶春笑
莫鬬嚴風與惡霜
百花爭早孰過梅天與芳時豈待催莫惜黃金置清賞
隔年春色為君開

和太傅鄧公歸遊武當見寄

三提相印代天工鄧國歸來耀本封此日神仙丁令鶴
幾年霖雨武侯龍酬恩定得祠黃石談道須期會赤松
莫慮故鄉陵谷變武當依舊碧重重

即席呈太傅相公

鳳池三入冠台躔致了昇平一品閒白傅歌詩傳海外
晉公桃李滿人間上都雲遠經時別故國春濃幾度還
太史占天應有奏壽星光彩近南山

紀送太傅相公歸闕

揖紳誰敢望差肩獨向昌期協半千首會雲龍游少海

親扶日月上中天碧油兩就元戎鎮黃閣三提冢宰權
坐致唐虞成大化退居師傅養高年閒披丹訣開鑪竈
醉度清歌被管絃同牓幾人登將相滿朝今日羨神仙
松楸雞草思純孝里巷揮金過昔賢歸赴誕辰知兄說
輕安拜舞壽觴前

依韻和提刑張太傅寄梅

數枝梅寄寂寥人多謝韶華次第均穠下此花留未發
待君同賞後池春

又和賞梅

故人為使富天才相與抽毫賦早梅氣豔未勞橫玉笛
風光先合倒金罍隴頭欲寄交情遠林下初逢病眼開
必若和羹有遺味花王應亦命公台

依韻答王源叔憶百花洲見寄

芳洲名冠古南都最惜塵埃一點無樓閣春深來海鷺
池塘人靜下仙鳧花情柳意憑誰問月彩波光豈易圖
漢上山公發新詠許昌何必詫申湖

獻百花洲圖上陳州晏相公

穰下勝遊少此洲聊入詩百花爭窈窕一水自漣漪潔白憐翹鷺優游羨戲鵾闌干紅屈曲亭宇碧參差倒影澄波底橫煙落照時月明魚競躍春靜柳閑垂萬竹排霜仗千荷卷翠旗菊分潭上近菊花潭在鄧之西郊因有菊潭門復有菊潭鎮近取菊植于洲中洲有高臺遂命之曰菊臺梅比漢南遲京洛而南至鄧始有梅焉梅比襄陽又晚一月岸鵲依人喜汀鷗不我疑綵絲穿石節襄鄧間舊俗正月二十二日士女游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綵絲穿之帶以為祥羅襪踏青期素髮頻來醉滄浪滅去思步隨芳草遠歌逐畫船移繪寫求真賞緘藏獻已知相君那肯愛家有鳳皇池

依韻答青州富資政見寄

樞府當年日贊襄隱然一柱在明堂親逢英主開前席力與皇家正舊章直道豈求安富貴純誠惟欲助清光龔黃政事追千載齊魯風謠及萬箱偉望能令中國重奇謀曾壓北方強故人待看調元後乞取優游老洛陽

依韻答并州鄭大資政見寄

制節重并汾淹留又見春年高成國老道在樂天真風韻應如舊精明迥絕倫致君心未展寧是式微人

過陳州上晏相公

曩由清舉玉宸知今覺光榮冠一時曾入黃扉陪國論重求絳帳就師資談文講道渾無倦養浩存真絕不衰獨媿鑄顏思未報捧觴為壽獻聲詩

何處潮偏盛錢唐無與傳誰能問天意獨此見濤頭海浦吞來盡江城打欲浮勢雄驅島嶼聲怒戰貔貅萬疊雲纔起千尋練不收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橫秋高岸驚先裂羣源怯倒流騰凌大鯤化浩蕩六鼇遊北客觀猶懼吳兒弄弗憂子胥忠義者無覆巨川舟把酒問東溟潮從何代生寧非天吐納長逐月虧盈暴怒中秋勢雄豪半夜聲堂堂雲陣合屹屹雪山行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橫巨防連地震羣檝望風迎踊若蛟龍鬬奔如雨雹驚來知千古信迴見百川平破浪功難

敵驅山力可并伍胥神不泯憑此發威名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餘杭偶得借麾來山態雲情病眼開此樂無涯誰可共詩仙今日在蘇臺白樂天謂韋蘇州為詩仙

依韻和孫之翰對雪

江干往往臘不雪今喜紛紛纔盂冬迺知王澤寖及遠益明天意先在農有年預可慰四海大瑞且當聞九重況此湖山滿清思與君交唱若為慵

依韻和幷州鄭宣徽見寄二首

錢塘作守不為輕況是全家住翠屏名品久參卿士月部封全屬斗牛星仁君未報頭先白故老相看眼倍青寂愛湖山清絶處晚來雲破雨初停

西湖載客恣游從湖上參差半佛宮迴顧隙駒曾不息沉思樽酒可教空層臺累榭皆清曠萬戶千門盡鬱蔥向此行春無限樂却慙何道繼文翁

依韻答蔣密學見寄

東南為守慰衰顏憂事渾祛樂事還鼓吹夜歸湖上月樓臺晴望海中山奮飛每羨冥鴻遠馳騁那慙老驥閑此日共君方偃息是非榮辱任循環

依韻和同年朱兵部王賓客交贈之什

鶴禁蘭宮達了身高居南闕重為隣西園冠盖時時會北海樽罍日日親共棄榮華拋世態同歸清靜復天真一如劉白東都下更得裴公作主人

登表海樓

一帶林巒秀復奇每來凭檻即開眉好山深會詩人意留得夕陽無限時

石子澗二首

鑿開奇勝翠微間車騎笙歌暮未還彦國才如謝安石他時即此是東山

飛泉落處滿潭雷一道蒼然石壁開故老相傳應可信此山雲出雨須來

依韻答韓侍御

雖叨世契與隣藩東道瞻風御史尊鄭館昔時延下客
于執卷時即遊端公之門于家今日見高門端公之先君書作金陵獄掾我居方面榮為懼君向臺端直且温彼此中懷蘊金石不須銷黯動離魂

謝柳太博惠鸛

新詩遺鶴指真經對此仙標詎敢輕萬里華亭思去伴千年遼海識歸程雞羣與處曾非辱鵬路將翔孰謂榮獨愛九皐嘹唳好聲聲天地為之清

知府孫學士見示和終南監宮太保道懷五首

玉皇近侍請脩真賜得南山十里雲樽有聖賢聊自慰鼎多龍虎復誰分謝家山色朝晡見陶隱松風寤寐聞萬物已齊無一事獨醒惟笑衆醺醺

因以綴篇

贈方秀才 楷

高尚繼先君嵓居與俗分有泉皆澈石無地不生雲隣里多垂釣兒孫半屬文幽蘭在深處終日自清芬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

吳門歎歲減繁華蕭索專城未足誇柳色向秋迎使館水聲終夜救田車丘山在負思朝寄毫髮經心愧道家不似桐廬人事少子陵臺畔樂無涯

范文正集卷四

謹案卷三第十五頁後三行金門商劍臣刊本劍作諫據校宋本改

卷四第五頁前二行何妨驚足未離塵刊本驚訛驚據時兆文本改

第六頁前四行鄉黨二疏高刊本疏訛踈案此用漢書疏廣疏受事今據改

第六頁後四行樓殿冠崔嵬刊本冠訛觀據時兆文本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因有菊潭門刊本脱潭字謹遵御選宋詩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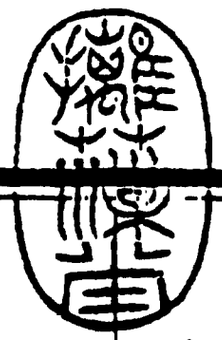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高尚繼先君刊本高尚二字誤倒據時兆文本改正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范文正集卷五 范文正集卷五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范文正集卷五

宋 范仲淹 撰

義

易義

乾上乾下內外中正聖人之德位乎天之時也德內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內充位于其外聖人之德居乎誠而不遷有時舍之義故曰見龍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見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聖人之位行乎道而不息有時乘之義故曰飛龍在天位正於上故曰利見大人乃位乎天德於是乎位矣或者泥於六位之序止以五為君曾不思始畫八卦三陽為乾君之象也豈俟於五乎三陰為坤臣之象也豈俟於四乎震為長子豈俟重其卦而始見於長子乎明夫乾君之象既重其卦則有內外之分九二居乎內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餘爻則從其進退安危之會而言之非必

自下而上次而成之也如卦言六龍而九三不言龍而
言君子蓋龍無乘剛之義則以君子言之隨義而發非
必執六龍之象也故曰易無體而聖人之言豈凝滯於
斯乎

咸陰進而陽降兌陰卦艮陽卦上下交感之時也與泰卦近焉
泰卦天地交而萬物通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然則泰卦三陰進于上三陽
降于下極於交而泰矣故曰萬物通咸卦陰進而未盡
達也陽降而未盡下也下卦猶有二陰上卦猶有二陽感而未至于泰
矣故曰萬物生而猶未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是感之無窮而能至乎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故
至騰口薄可知也

恒陽動陰順剛上柔下震陽也剛動于上巽陰也柔順于下上下各得其
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臣處下理之常
矣上陽卦天與君之道也下陰卦地與臣之道也男在外女在内義之常矣震為
長男巽為長女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諸卦多以
有應為吉此卦六爻皆應而爻無元吉者何也夫吉於
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矣故
以剛柔皆應為常而不以獲應為吉是以士之常也在
於已不在於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在於隣天子之
常也在於道不在于權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堯舜為仁終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

遯陰進陽退二陰進之於内四陽退之于外柔佞入而剛正出君子遯
去之時也夫柔勝於剛則小人制君子矣扉可逃乎柔
未勝剛則君子扉可遠也未見制於小人焉此卦二陰
而四陽柔未勝剛小人始浸而長也君子知吉之先辨
禍之萌思遠其時也可不遯乎故遯之為義尚乎遠也
是以最在内者有遯尾之危最在外者有肥遯之利子
曰知幾其神始可與言遯也已矣

大壯剛以震而陰推内剛外震二陰剥焉君子威而小人黜政令
剛嚴之時也陽於陰為大也陽進陰退大者壯而小者
喪矣夫雷在天上萬物以震威行天下萬邦以恐天地
之壯見乎雷聖人之壯見乎威壯而不節於天下暴矣

壯其喪矣是以君子非禮弗履以保其壯也故九二
四以陽居陰體剛而處巽乃復獲乎貞吉餘爻皆不克
全其壯也已

晉順而上行奉于文明（坤順也離明也）君子嘉遇顯進之時也
夫上無文明賢斯遁矣今文明麗于上君子可不進乎
其進也柔順內融（內卦坤也有柔順之義）則上不拒其逼矣故曰
晝日三接也英華外著（外卦文明有英華之德）則衆不疑其行矣
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蓋明出地上如日之升君子當
其象也豈復昧哉其伊尹之時歟

明夷陰上明下其義病矣火入地中其光翕矣敛賢傷
善之時也夫文明在上則賢者遂進文明在下則善人
用傷其商之末世耶君子用晦然後免於其難然則文
王其不用晦乎何以嘗幽之耶文王蓋有國焉德加於
人晦之難也故以文明入於難終以柔順而出矣箕子
雖無政焉而最近於闇故自辱其身以晦其道然後乃
免故文明在下難哉聖賢其猶病諸變斯時者惟九三
乎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歟

家人陽正於外（謂五也）陰正於內（其二也）陰陽正而男女得
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內卦明也順乎其
外孝悌形焉（外卦順也）禮則著而家道正孝悌形而家道成
成必正也正必成也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
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悌大興焉
何不定之有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然則正家者
貴閑其初也故初九有悔閑得其道乃首得悔亡至于
九五王假有家則天下化成故勿恤而吉也

睽火炎澤潤其性不同炎從上潤從下其道違而不接
物情睽異之時也陰陽不接而天地睽日月不接而晝
夜睽禮義不接而男女睽君臣不接而上下睽情類不
接而萬物睽夫然則天地萬物之理從何而亨乎故睽
之時義不可久也必變而通之合睽以成其化天地睽
也而陰陽合焉（其體睽其義合）晝夜睽也而日月交焉男女睽
也而禮義成焉上下睽也而君臣會焉萬物睽也而情

類聚焉夫未合之時體乖志疑動虞蹇難求援而濟者也故其爻皆以有援免至于上九睽極而通則說弧過雨羣疑亡也

蹇止於險中險難在前未可進之時也觀其名與卦近焉（屯亦難也）然則屯已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猶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惟二為王臣得位應五君在險中而與已應始可匪躬而往焉餘皆往蹇而弗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其庶幾乎

解動乎險外出險散否之時也小人為險君子乃否小人既退君子乃振故六五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是故天地否散雷雨並興聖賢否散慶施遂行武王發粟散財其有解之時也矣

損山澤通氣（艮為山兌為澤）其潤上行取下資上之時也夫陽實也陰虛也下卦二陽上卦二陰取陽資陰以實益虛者也虛者反實則實者反虛矣然則下者上之本本固則邦寧今務於取下乃傷其本矣尼之道也損之有時

民猶說也（兌為說）損之無時澤將竭焉兌為澤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無他下涸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斯之謂歟

益剛來而助柔損有餘而補不足（上卦陽多故曰有餘下卦陽少故曰不足）自上惠下之時也天道下濟品物咸亨聖人下濟萬國咸寧益之為道大矣哉然則益上曰損損上曰益者何也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是故謂之損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故謂之益本斯固矣榦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長矣下之益上則利有攸往焉是故木以動也（上木下雷）興萬物而無疆明益下則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是故木以動（上風下雷）涉大川而無患雷風與也（上風下雷）興萬物而無疆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

夬一陰處高而羣陽伐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時也時皆剛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夫君子道微之時法令常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內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時法令常顯而無忌者何也內皆君子也此卦一柔而乘五剛

危可知矣五剛而決一陰易可知矣故揚子王庭而不忌賞罰明行之際歟舜舉八元而去四凶此其時矣

萃澤處於地兌爲澤坤爲地其流集矣上說下順其義親矣物情和聚之時也上以說臨下下以順奉上上下莫不聚乎天地亨而萬物以類聚大人亨而天下以義聚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彖言剛中而應者取其上下相應以成萃聚之義而已若夫萃天下者豈私其應哉必也以虛受人然後能萃其天下故九五以大人之位而匪孚者以其應之於一不能盡天下之誠惜哉無私則至矣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爲基木始生於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于大賓賢者日崇其業而至於公主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文無凶咎初則大吉二則有喜三則無疑四則用亨五則貞吉惟上六極而猶升則爲冥昧若能知其消息猶可爲利故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加於也夫水者浸於外而後施於物君子困窮之時其惟君子乎能固窮而樂道哉苟不安其困欲尚口而去之窮斯甚矣知此時者卷而懷之極然後反其困必亨故曰困亨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乎

井木爲泉之底井道治而其施外彰君子居德遷惠之時也夫井居其地而不可改其泉之出也無所不利君子居於德而不可移其惠之遷也無所不仁唯井也施之而不窮存之而不溢惟德也常施於人而不見其虧獨善於身而不見其餘故曰井德之地不其然乎

革火水相薄變在其中聖人行權革易之時也夫澤有水則得其宜今澤有火是反其常矣天下無道聖人革之以反常之權然而反常之權天下何由而從之以其內文明而外說也內卦文明外卦兌說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亂

以天下之說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無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聽矣其湯武之作耶苟道德不去雖湯武日生當為天下之助何反常之有焉

鼎以木順火鼎始用焉聖人開基立器之時也夫天下無道聖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興制作興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為義表時之新也湯武正位然後改正朔變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務其此之謂歟

時鬱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聖人之新為天下也夫何盛焉莫盛乎享上帝而養聖賢也享上帝而天下順養聖賢而天下治不亦盛乎

震雷相從而興威動萬物內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懼之時也萬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焉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違則百行弗罹于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六二震來而喪貝履於危也六二柔剛夫震者長子之道也長子有威驚遠而懼邇然後能主宗廟之器而祭祀不輟也夫

艮山相當而各止其所內外不相與六爻皆上下靜止無應之時也天地動而萬物生日月動而晝夜成聖賢動而天下亨今其止者君子理不可動之時也故此卦無元亨貞之德者以其道不行焉然止之為道必因時而存之若夫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乎

漸山上生木日益其高君子漸進之時也夫內止而不躁外巽而不爭以斯而進不亦漸乎長女得位乎其外故曰女歸吉然則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於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況於人乎苟內不止而躁外不巽而爭則失漸之道犯時之忌豈正邦之

有焉

豐文明以動無往不亨王道開大之時也夫雷電之至隱者彰而否者亨聖賢之造困者通而幽者顯於是制乎禮以序天下之倫作乎樂以興天下之和物物昌而無不大也是以謂之豐然則日之動也（下離日也上震動也）豐于正中焉文明之動也豐于皇極焉過乎正中日斯昃矣過乎皇極文明虧矣故曰宜日中進於大而戒于盈也丕哉

旅火麗山而不久其處君子羈旅之時也君子羈旅之時處無其位何能與物大通然則內止而不動于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適旅故得小亨而貞吉夫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嫉能執其中可謂智矣是故初瑣瑣而四不快者以其處二體之下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者以其據二體之上高而見嫉者也二懷資而五譽命者柔而不失其中者也君子旅之時也道其然乎

論

巽風從至而物莫之違上下皆順命令宣行之時也夫上下弗順雖令不從今上下皆順故可申命而行事也若夫巽之為德其失也偽非君子體之則入乎柔邪之道矣觀其名雖近於謙焉然則謙之為體內剛而外柔謙卦坤外艮內坤柔而艮剛也降於禮而不降於德者也是以亨君子有終巽之為體內外皆柔可以行權未可以終義惟五以中正而志行乃得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是故謙之六爻皆無凶咎巽之六爻則美惡半矣

兌澤重潤而上下皆說君子推恩數惠之時也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復重之民說而無疆者也勸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數惠則順乎天應乎人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勞威以犯難民重其死故周文為臺而人謂神靈者忘其勞也楚子下令而人如挾纊者忘其死也然則說之為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說之時必內存其剛正然後免佞之情故曰說以利貞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從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呂望周公握髮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臺慕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禍哉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之

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然則求之道不可一端皐陶贊禹曰亦行有九德言人事以為驗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性寬洪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慤愿而恭恪亂而謹亂治也有能謹撓而毅撓順也致果為毅直而温行正直而氣温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孔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顏淵聞一知十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子貢使於諸國而不辱君命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經緯天地曰文禮樂典章之謂也游夏能述之者也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廷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國家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咎而全一身

故聖人以俊乂為得不以柔訥為行如以柔訥為行而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悞天下之計哉

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言為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文王東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耶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義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

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弒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千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奬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辯之夫執持典禮脩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脩方畧威弋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搢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

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注云制之由君也晉委三卿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宦官故姦雄競起以去惡為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為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奸邪能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闕禍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

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屏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覩覩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材讒嫉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屑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

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畧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于下而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揩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勅無得悞者此又推委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攷攷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禄不足為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議

上攻守二策狀

臣某言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完盛絶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鈔掠賊之巢穴莫阻河外非有奇將不能遠襲至若寇常併兵來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畧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虚弱之處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大振兵威故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効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煩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縣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冀有所補而才識迂昧終無發明今采於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論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齎迴赴闕者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竊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慶二州徑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意據守之謀漢兵纔迴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

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廓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選馬步一萬八千軍外番兵更可得七八千人　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兵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如舊城已險因而增脩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名帶甲之兵熟戶強壯兼其土役昨奉朝旨令修緣邊城寨臣以民方稽事將係官閒雜錢并勸令近上人戶以顧夫錢散與助功兵士充食錢其帶甲兵士翕然情願諸寨並已畢功俟城寨堅完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

范全趙明以按撫之范全今為麟騭副使慶州北部巡檢趙明今為東頭供奉官柔遠寨巡檢部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名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寨八十里西南去柔遠八十里南去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白豹西去柔遠五十里南至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決身先者居其前王信狄青劉惔劉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任守信王達王貽孫張建侯范全可當一隊者參於前後張信王遇張忠郭達張懷寶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璪劉兼濟李緯張繼勳楊麟臣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而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

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
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繒春冬
之衣鞋銀饋輸滿道千里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之軍
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弟狄也臣謂
戎狄縱降塞垣須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
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分帶
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
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
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
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役其人氓之力故賦稅無轉徙
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
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
塞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
餘羨中糴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
息矣且使其兵從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
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
功相遠矣少田處許蕃部進納荒田以還資酬奬或量給價直儻朝廷許行此道
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
守愈久而備愈充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
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然
臣觀前漢高帝之盛臣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
師以四十萬之衆困於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
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
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
故屈已含容不為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
以一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難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
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
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消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
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
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烟火萬里可謂
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于大樂故著
于律書為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

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謹議

荅竊議

漢高祖以黃金四萬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陳平未有功也唐高祖將斬李靖而恕之時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効也我太祖嘗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優恤其家厚其爵祿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迴圖特免稅算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命將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由是邊臣悉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每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雄盛武功蓋世由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為一路經畧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以公用錢迴圖營設使命將校并蕃部酋豪或贈遺官員游士而梁堅彈奏滕使過錢十六萬貫有數萬不明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貫復有所歸無分毫入已是未見貪吏之狀也宣撫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目擊軍民蕃部等借留滕侯遮壅於道足下何得謂之豺狼主上仁聖不深罪宗諒張亢二人仍降詔誕告邊臣依祖宗故事使迴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知內朝有此詔命聞羣口橫議遂伏閤請加責二人以正憲律既下法寺則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坐亢罪將公用錢并酒散與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廷既已降詔貸之亦難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自古文法常害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北之憂豈暇私於二人哉昔匈奴辱帥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皇居輔弼者固當竭力辨明恐誤朝廷機事為天下之憂豈可以一官貶于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季漢使者蓋不一也唐賢使于元昊迴日改官賜服色報

其勞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搢紳無一士請行朝廷
名張子奭乘驛而至又選王正倫副之皆敢行不懼既
不懼矣觀其辨論學術可為之使乃遣將命暨還得元
昊書疏頗順於前願去號稱臣又能減數節事體且沙
漠窮絕入不測之地既能忘生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
資不可待以常調也元昊素貪利未厭心兵擾絕塞此
戎人之常態非子奭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政皆
謂不能拔人限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之賢及見
殊命越一等則頫然聚議以為過優何薄之甚耶

讚

楊文公寫真讚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召三
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薦當清近終翰林
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為已任由是東封西祀之儀
脩史脩書之局皆歸大手為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
游蓋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
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輔僅二十年
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真宗有
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
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
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
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
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真宗不
豫中外為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
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閒弗克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
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曰文今覩公之真而為讚云
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真哉厥躬端者我遊邪
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雍雍哲人吾不
知乎為之仙為之神

范文正集卷五

范文正集卷六

頌

皇儲資聖頌 并序

宋 范仲淹 撰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體以言乎震則元子有主器之威何則體以繼明而萬邦久照威以主器而七廟大寧其況登監撫之期資聖神之

政者哉國家興皇統紹僊源寶葉茂昌靈根善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陛皇宗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聖上妙體乾元光御人極應上真之道撫大寶之運華親肅睦美俗昭明尚周文之文而百官懋德下漢武之武而四夷懷恩於是覽神洛以朝先因心之至也啟帝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如報厚德於汾壤款大道於亳宮表開聖之都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休哉曠代不舉者吾皇富有焉然猶清淨戒豫恭默思高

觀妙自然播芳無外璿樞麗正物有戴天之安金鑑凝明人咸抱日之景若夫道德之奧仁義之醇禮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名矣又盡善矣功成功矣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日羨三公登東塗皇帝若曰眷惟元子萬邦重器道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性習惟其初左右惟其賢爾周爾旦往師傅焉講善體政欲有觀焉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神靈幼而岐嶷而復累藩邸踐儲副奉見清廟載禧圓

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皇太子乃夕惕欽命未明而興儼觀東朝齊立西面與夫股肱優老羽翼令人講帝皇之風參天人之理遐燭安危之轍眇窮得失之源曷嘗不力仁而民懷作德而祥降於是消息乎九範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警策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而深諭此道心之微也蓋究詳於妙慮其於中外之務光大之政則賢必尚爵功必厚祿謀一令思以敷天下之祐議一賞思以起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悵然有不

忍之心暴何端而興矣接一士則必慷然有好直之心佞何階而進矣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奪也欲以壽養而弗傷也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以安靜而弗擾也期于無盜責之于衣食期于無刑求之于禮義禮義既充熙熙而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遂樂也無窮然則上世聖賢未嘗不勉而後至慎而後寧故書曰勖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保其寧矣此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去之矣若性習左右可得而言聰哲自天誠明見志其始也后稷玩于播殖仲尼戲于俎豆爰發五勝之辨實宣三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太傅居前少傅居後而能斡盡天家代工王室美四方之事資萬機之聖識者曰正斯嗣也明斯德也由斯道也天意人事童童乎豈符識而後著也惟聖源深長天道輔相歟非天私我有宋惟天祐于一德昔陶唐氏之興舜也歷試諸艱三十載而堯德益明天下益治今斯時也然矣若吾君之嗣之美矣君子有言曰

巍巍乎皇之有成功也哉郁郁乎嗣之有成德也哉樂聖者係之頌云

粵自黃靈爰及炎宋巍巍天造縣縣帝統神武之祖文明之宗元基不拔盛業來重我后御極吾民敏德盛節交舉庶彙咸殖萬邦作孚百神受職允也時雍何哉帝力王假有家乃建承華三善雝惑二對何嘉日光月輪山輝海潤相見乎離蓋取諸震帝均其勤撫國監軍天授英悟日章温文乃左乃右惟仁惟舊稼穡斯憂艱難思究授人惟材進人惟德刑也以薄思也以直屈者其伸勞者其逸言思逆耳道務前縢王振金相英聲茂實縣若壽域熙如春臺守之而已仁遠乎哉天業昌兮天家光兮聖有嗣兮明無疆兮皇心之寧兮黔首之康兮祖宗之靈兮子孫之長兮金石在廟兮頌聲洋洋兮

泰州張侯祠堂頌 并序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汝頴之奇以文武事朝廷為勳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屬寇全活

甚衆撫南夷以又遠俗使北疆以尋大信光華之命所
嚮凝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饋運之計重於東南命公
領之於茲八年公夙夜不懈閎政咸舉初淮浙之間鹽
民告困海利云剏公請振崇泰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
十萬石三郡鹽課虧者十年公訪其利害請加
買直蠲積負行數事以蘇之課乃大增興杭秀
海三郡鹽場歲入課四十萬石又嘗蘇秀間太湖漲溢
害於甫田公請導入于海復租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
之北有灣數里風濤為險舟檝不利公於是開長麗西
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漕河屢決阻我糧道破我農畝
公於是作隄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漕焉
惟茲海陵古有潮壅舊功弗葺驚波薦至鹽其稼穡偃
其桑梓此邦之人極乎其否公堅請修復乃興厥功橫
議囂然僅使中廢公又與轉運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
可之仍許兼領是郡以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二載之秋
畢工於六載之春既而捍其大災蠲其積負暮春月之內

三千餘戶海陵民因潮之患而倚閣其租者三千餘戶
天聖四年勅依制置司奏候堰成日定奪今
漸復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洽于民心於是請
焉肖公之像以奉于祠期子孫之不忘乎秉筆者故作頌
焉

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鑒洞毛髮誠揭日月建利除孽代
天工發海陵嗷嗷古防弗牢萬頃良膏歲凶於濤民焉
呼號不粒而逃公聞憯怛乃按乃察草奏屢達狂議四
遏心過金鐵對天不奪宸聽既聰宰謀既同展矣胡公
協力諧忠兵民交允興防之功盤盤偃偃百里而遠雲
矗不散山亘不斷如天作限莫萬家產朝以公賢兼于
蕃宣傷者我全疾者我痊通亡幾千咸復于田公義不
爽欲報彌廣建牙列壤將有攸往衆圖其象以永瞻仰
列星之精列嶽之靈儀焉亭亭神焉奕奕居千百齡此
邦鎮寧既寧既聚濤莫我苦比比牖戶鱗鱗場圃而翁
而竪于歌于舞天子穆清諸侯經營民芳樂成穀芳登
盈作為頌聲告于神明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朝舊德右弼上賢將啟秉鈞之猷尚圖分政之任善下成乎江海養浩充乎天地誠明之際無隱不及居一日曰祖宗之都儀刑萬邦道德之所興禮樂之所出風化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訪膠庠躬省絃誦敦六籍以恢本發四科以彰善於是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士為聲詩登周名之美既而丘園初秀闕閔令嗣拳拳集濟濟如歸沛國朱生世嚴冠冕幼苦霜露憫先構之將墜忽中陵之見育公特命就學果知向方豹以革而有文鴻亦漸而無咎公又嘉其遷善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特從於道以斯而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名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行已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與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嗟子未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見其寶汩焉而莫朝於宗子既預於教也克學而神悟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躍焉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弟路者也某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猷矻名不登搢紳之議目弗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遇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列乃被巖廊之知此何遇之甚哉緊爾門之濟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清學校騰休都邑俾夫多士聳善庶邦成流格美俗于詩書被頌聲於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

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之下發名於善教之始何必申繻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褒者哉當夙夜懷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序

太清宮九詠序

譙有老子廟唐為太清宮地靈物奇觀者駭異歷代嚴護景概所存若靈溪渦河九龍井左紐再生昇天槍皆附于圖籍發乎咏歌而風人之才難其破的余友曼卿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道之外樂乎聲詩覽靈仙之區異其八物益以宮題而成九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秘破堅發奇高凌虹蜺清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為主此其辨乎矧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遠如楊子雲之緜竹王文考之靈光孫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時騰照千載者矣嚱彼物也庶聖賢之居而能長久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發乎名矧人也庶聖賢之道則能高明果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之者得無起歎高平范仲淹序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某典姑蘇郡一日有吳僧定惠大師宗秀者發龍山渡松江駐錫于門出致政侍郎安定公本道計使太原公二書偕曰師往無他有朝中送行詩請為序引以示方來爾某既不得謝乃叩其端師自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事隱于靈巖多歷年所晚歲游名公之門然亦未嘗及利天聖中大丞相東平公清河公憐其舊奏賜紫方袍號定惠乃告歸故山又以詩寵之既而薦紳先生咸有贈章將勒堅珉期於不墜某感其說志其事且知上人之隱盛於吾儒之隱遠矣士有氣吞芻蘭才奔風雲精貫乎天人神馳於古今燭治亂興亡之機席法度教化之倫道通巖廊跡墜林壑遺沒于麋鹿之羣者衆矣如近代之陸龜蒙陳陶今朝雍丘邢敦錢唐林逋或執節堅介或放詞雅遠皆四方之聞人奈何道未信于三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旌隱志而始惜其難得

斯天下義士為之長太息矣豈如金僊之流而人慕
謝絶堂搆長揖軒冕來則談空實相號天人師去則指
霞嶺嘯風林天子有賜三公有贈斯以見上人之隱盛
於吾人之隱遠矣必也均是光輝以及考槃之際則聖
朝無負於隱君子也矧將有取焉子夏曰主文而譎諫
蓋風人之職也序詩者敢有二事時景祐二年五月八

日尚書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范某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公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於青雲
之衢徐徐如也自尚書郎領侍御史知雜事日轉戰于
寵辱之場者或勝而夸或殆而悲乃歎曰吾病矣不敢
進寸而退尺求為會稽郡及還又請知西臺因分務于
洛下朝廷高其意累遷至東宮三品悉屏去外慮於筆
硯歌詩素所耽嗜亦不復為曰方逸我以老也數年間
惟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爾無何先徹樂之前一日
因寢覺記夢中所得詩一章名其孫景初録焉他日士
大夫求觀之仰其風旨識者謂人之將終神鮮不睽公
於是時乃有正夢特歌周孔之仁義能久澤於吾民以
公生平之心蹈於斯誠於斯故精義存存著於神明而
不亂矣今而後知傅說騎箕尾而為星者至精之適亦
何怪哉其詩曰

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
至今仁義浸生民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其自丹陽移領會稽首途之日過郤鍊逸人溪齋因話
照湖事逸人曰容有自江夏寄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
墓誌頗言賀監之異出而示余辭精理遠徐常侍鉉為
之別序既抵郡訪天長觀即賀公之舊居也歎其真堂
卑陋以甚乃命工度材而新之又刻徐公所序之文以
廣遊人之觀采焉時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

迷夢詩序

景祐戊寅歲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遊甘露寺謁

唐相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於南樓刻公本傳于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于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共成一編目云一品拾遺衛公有一品集姑臧集西南備邊錄御臣要畧伐叛志窮愁志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竝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篋中二十年矣願刻石以期不泯某觀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高俱見各於當世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功雖姦黨營陷而義不朽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歷御史府無所畏避為執政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召用書詔雅遠甚有補益之風至於與晉公相失而姦人乘之謂元欲刺裴劍則無狀然一戾正人其光墜地惜哉劉與柳宗元呂温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

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

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於西都時洛守王文康公並沂公曁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薦引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畧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於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舁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數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

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唐異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為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諭德崔公導度時謂善琴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既沒琴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雅探幽索奇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為序焉嘻詩之為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俳徊如雲峥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

庫鄒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嚴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觀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剥悲哀為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奧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咏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為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樸守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子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

騷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說

四德說

易有說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教也卦有四德曰元亨利貞雖文言具載其端後之學者或未暢其義故愚遠取諸天近取諸物復廣其說焉夫元者何也道之純者也於乾為資始於坤為發生於人為温良為樂善為好生於國為行慶為刑措於家為父慈為子孝為嘉穀為四靈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善之長也夫亨者何也道之通者也於天為三辰昭會於地為萬物繁殖於人為得時茂勳於國為聖賢相遇為朝覲會同為制禮作樂為上下交泰於家為父子為夫婦為九族相睦於物為雲龍為風虎為魚水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嘉之會也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於天為膏雨於地為百川於人為兼濟於國為惠民為日中市於家為豐

財為富其鄰於物為驕虜為得食雞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義之和也夫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於天為行健於地為厚載於人為正直為忠毅於國為典則為權衡於家為男女正位為長子主器於物為金玉為瓣劣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事之幹也行此四者之謂道述此四者之用天所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故君子不去也天徵四德天道不行地徵四德坤儀不寧人徵四德則無令名國家無四德則風教不倫物無四德則祥瑞不生惟乾坤之德統其四者焉餘卦則鮮克備矣惟聖人體乾而行後之希聖者亦鮮克備矣堯舜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湯武應天順人開國除亂履其亨而闡其利者也夏禹治水乾之成功幹其事者也體其元而兼其三者堯舜也歟後之人孰能生知宜乎跂踵而勤行矣處必親仁元之基也動能俟時亨之始也進思濟物利之方也守誠不回貞之道也四者未能兼行則出乎彼而入乎此出乎此而入乎彼周旋進退不離四者之中如是則其殆庶幾乎

說春秋序

聖人之為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間華衮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褒博者流感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脩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文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粹屬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覩奧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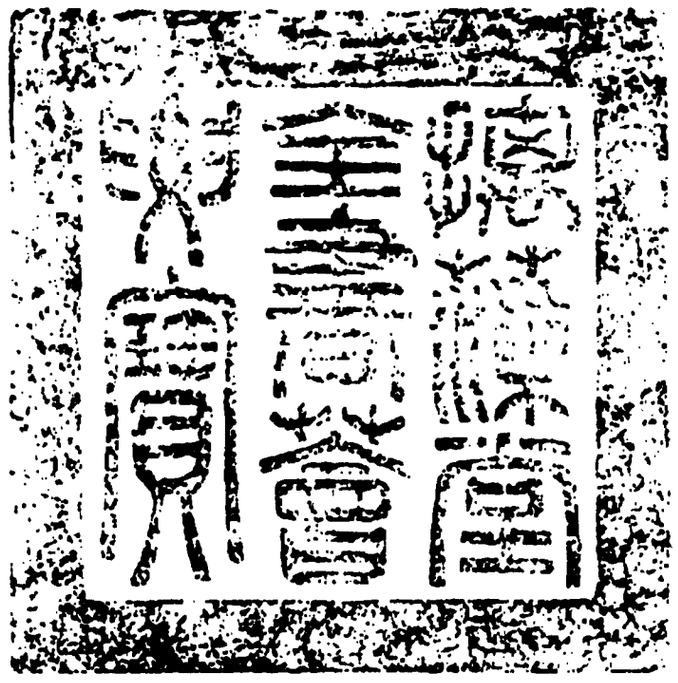
范文正集卷六

謹案卷五第十一頁後二行漸山上生木刊本上訛止據易漸卦象詞山上有木句改

卷六第六頁前三行於是請蕭公之像以奉于祠刊本像作儀據時兆文本改

第七頁前六行禮樂之所出刊本樂訛義據時兆文本改

第十九頁前五行則事之幹也刊本事訛道據易乾卦文言貞者事之幹也句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集部 范文正集卷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范文正集卷七

宋 范仲淹 撰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盛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其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為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責于丘園教育為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原奉常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真宗皇帝為之嘉掌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吉甫博士瀆時舉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吉甫歎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慶文其記前參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園歸歟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為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罷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于層雲或深于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亙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級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刋金石而無愧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濟濟韋髦咸底于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戚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卧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

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而闢之中獲廢井即呼工出其泥澤觀其好惡曰嘉泉擇高年吏問廢之由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綆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輕氷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温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注卧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為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構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

其上屬余作文以記之余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衔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固嘗而乏哉天地靈粹賦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竝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慶歷甲申歲予參貳國政親奉聖謀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羣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為豳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穆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羣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為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優生員也談經於堂藏書於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總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既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為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師錢塘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三十年與儒者遊好為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錄簡長等注釋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賜師名遂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師深於琴余嘗聽之愛其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徽不少差遲速重輕一一而當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嘗聞故諭德崔公之琴雅遠清靜當代無比如師則近之矣康定中

入天竺山居日觀庵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經一萬過皇祐元年余至錢塘就山中見之康彊精明話言如舊一日遣侍者持書謝余曰吾願足矣將去人世必藏於浮圖之下願公記焉又一日侍者來告曰師化矣其門人中靄等葬師於塔復以師之言求為之銘銘曰

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泠泠兮師之琴真性存兮孰為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書

奏上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閤門再拜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況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

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
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以
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
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以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
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
慮危大寇犯闕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
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
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
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
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畧之備焉我國
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
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
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不知戰爭之事人不
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
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為
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

盛衰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
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
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
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闕峻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
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
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
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
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容舉忠義有謀
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容舉壯勇出羣之
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
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
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
乃於倉卒戰鬪之間拔卒為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此
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
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

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禄為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稟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成大化也暨至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目為清華輔相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選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至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危鯁口者安以進藥石為虛言以陳絲髮為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木

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於世大勳之後立賢為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隳頹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為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絶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禄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礪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乃相奔競至有訟爭而況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

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儻為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為嫌當以治亂為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恥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雖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姦邪狄內防姦邪姦邪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姦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為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

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譽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不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干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羣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容陳得失未可盡以為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偽而辨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容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容奏之言便以為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諂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織佞恃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言

范文正集卷七

范文正集卷八

宋 范仲淹 撰

書

上張右丞書

乾興元年十二月日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節度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范某謹齋戒選日裁書拜於右丞 閣下 某聞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之心也哲人傳焉故賢賢相與其道不息若顯若隱者則惟時爾使伊尹之心邈乎無傳則賢賢相廢來代以降豈復有致君堯舜覺天下之後覺者哉今有施阿衡之才之道而將博其傳者可無眷眷以求其人乎有服膺仁義親逢聖賢而未預其傳者可無遑遑以聽於大人之門乎敢齋戒以拜之恭惟右丞維嶽降神儀我華旦文以鼓天下之動學以達天下之志始乃育大節歷小位艱難備思造次惟道踐七諫之清列奉萬樞之密

其之誠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復吏於海隅陂茨之中與國家補錙銖之利緩則罹咎猛且賊民窮荒絶島人不堪其憂尚何道之可進自惜屬文未達見書未博三十為學未獲事大賢人之師周旋其心未能受大君子之道其愚不已尚遑遑聽於大人之門恭惟右丞播洪鈞之仁矜其不肖以一言置于左右至於稼穡之難獄訟之情政教之繁簡貨殖之利病雖不能辨亦嘗有聞焉似可備僚佐之末議且使朝夕執事於前觀之可否如得其誠願預教育然後天下之道可得而明阿衡之心可得而傳使其會遇之日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乃右丞之道傳傳而不朽矣昔郭隗以小才而逢大遇則燕昭之名于今稱道黃公天人也有以跪履而授帝師之道者豈以孺子而捨諸智愚不同人則然矣先民有言曰希聖者亦聖之徒也此庶幾於萬一然干犯台嚴無任狂越戰兢之至不宣某再拜頓首

上執政書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某謹擇日望拜上書於史館相公集賢相公參政侍郎參政給事某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某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匏瓜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某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道不談某敢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某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荅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以萬靈為心以萬

物為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其
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
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
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
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
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於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
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唯聖人
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
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
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
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
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
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
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
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才不充
則多寇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

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
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
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
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
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
為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
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
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老成
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某竊謂相府報
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
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
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
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
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姦雄者在乎
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
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

民之弊者何哉其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已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胥吏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為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于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胥薦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為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

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疇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令錄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入令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磐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鄙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某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

不糾縱胥徒之姦尅寵風俗之奢僭況國有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餐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掇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為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飾身脩名邀其清舉居上之後志滿才之從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之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氷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致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容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悚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為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得以上聞未舉巡狩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溫鮮矣今一司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天

下幸甚幸甚某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宮聖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降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某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某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衆之為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及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于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某謂穀帛之貴由其播斁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罷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弊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某所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某敢畧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為性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而況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惸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為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

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某觀之自京四嚮千里之間或多寇盜盖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効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況千里之内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内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巧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衆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絶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於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藝之家古皆督責今

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于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于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藝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為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之人亦何道以嗣之某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材之間患

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于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至於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於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敎育俟何時而敎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猶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

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閭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罷蔚為邦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材而敎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輒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于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

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無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歎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相府建風化之基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匆羞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于茆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名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為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

未至沿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之人將使羣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奬善之方自簿尉兩任有舉奏者許入録事參軍録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外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為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某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弗不亂革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之人則師戰而不劒邊不之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劒圍之則下敵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為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耄然已老今之壯者罕而未戰聞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畧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禄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足如屯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矯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皐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簣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為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為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況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蔑聞韜鈐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

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剋城圍而不下敵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搔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為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焉願相府為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遽也為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

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於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況朝廷之盛德乎其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為夜竊或起為大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擅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綱紀未脩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也其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拜除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擅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罷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擅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為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為之而弗戒也其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為軍

國急難之備非詔神佐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為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內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今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弗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進天下金穀決於羣胥掊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寬盖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叢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勳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竝為京官比於庶僚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延黷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簷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于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為然哉我相府豈惜一猶之恩不為百辟之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憒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搢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

為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況邊民尚困邊虜尚乏苟有搔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敵志可騁既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窮匱姦雄奪迅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策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況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此姦雄所以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脩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脩于政漸盈于禍漸絕於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用心願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僞而辨試於行事人焉廋哉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失祿不

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怒之自頂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
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
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
相府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竊以五代以
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寛
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於此内則舉執法之吏外則
劉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
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搢紳之間多議按刑
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絶
斯民之寃協先帝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
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
人為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
弗克行乎亦在兩宮之意爾謂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殺
或好惡邪正則諫諍之際為臣不易也若乃脩四方之
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府之職也豈必兩宮
之意乎儻相府疑其之言謂欲矯聖賢之知為身名之
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為歌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
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
而自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
天下之憂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
也士人上言論興亡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
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鑒今日之言
願相府采其一二為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
于簡策為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
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
干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其死罪惶恐
再拜

上資政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某謹齋沐再拜上書于資政侍
郎閣下某近者伏蒙召問曾上封章言朝廷禮儀事果
有之乎某嘗辱不次之舉列公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
席而對曰有之遽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

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
舉者之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為強辭某不敢犯
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
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為天
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
一變為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為公之悔儻
默默不辨則恐搢紳先生誚公之失舉也如此某何面
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膽之萬一皆質於前志非敢左右
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某進不為賢人之疑退不為賢
人之累死生幸甚某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
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由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
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
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
旌立諫鼓詻芻蕘采謠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
誠歷代令王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
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
義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
萬乘之心有以動也某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
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衛顛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
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
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
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
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某登進士第由
幕府歷宰宇為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
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
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為過乎至于頴考叔曹劌
杜簒紘高魯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
之況國家以公之清舉置某於近閤同文館之列唐文
皇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
失備廊廟之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某事

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某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某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紲而霸齊蘭相如奪璧於強秦諸葛亮邀主於敝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愚好之未至爾若以某邀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以某邀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為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恥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為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三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某愚邀之未至爾某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

聖人率民以養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某官小祿徵然歲受俸祿僮三十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某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穫之斂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儻某無功而食則為天之螟為民之蟊使鬼神有知則為身之殃為子孫之患某今職在校讎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奈何某棲遲於斯絕無補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況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既濟之會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旰昃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許封章此吾君盡心

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淺僥覬之輩爭為煩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其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俞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擇而必行不在其誇於必賞言而無實則真有憂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說此政教大利也某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於胷中而莫敢罄發者恥與浮淺僥覬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某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僥覬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聖壽請詣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聖壽實無減皇太后尊崇之

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舅族強熾竊此為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不能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某謂禮樂等數沿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謂某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為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某鄙拙之効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

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于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搢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搢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汹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於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懼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某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朝廷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以某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某之辭求某之志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儻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于朝以絶其進前奏既已免咎此書尚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不為賢人之累則某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合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合而退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某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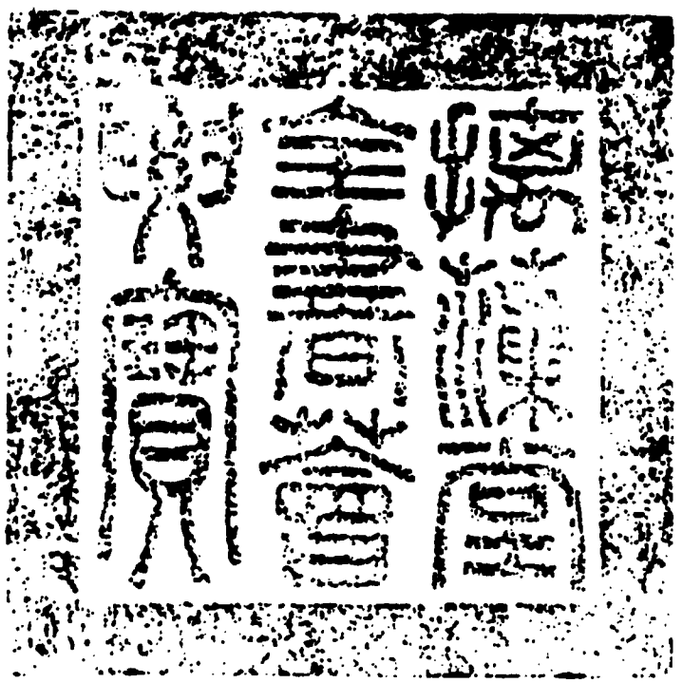
范文正集卷八

謹案卷八第十頁後六行其濫觴矣刊本鮮訛選據時兆文本改

時兆文本改

第二十頁後六行或謂土木之費刊本費訛廢據

第三十頁前六行民之力多矣刊本矣訛失據時兆文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范文正集卷九 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范文正集卷九

宋 范仲淹 撰

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於昭文相公閤下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疎拙且驚且懼況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獻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辯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

扣諸子獵羣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僞選用之際常患才難其間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畧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勲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所量恐非　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材必求為我罷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竝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於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為神龜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罷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為此一舉儻昌言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畧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脩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罷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

永於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
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與歐靜書

七月十二日高平范某謹復書於伯起足下近滕從事
子京編李唐制誥之文成三十卷各於文首序其所以
而善惡昭焉足下命為唐典以僕觀之似所未安典之
名其道甚大夫子刪書僅斷自唐虞已下今之存者五十
九篇惟堯舜二篇為典謂二帝之道可為百代常行之
則其次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
復為典以其或非帝道則未足為百代常行之典乃知
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雅頌之別也李
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畧每
下詔命多有警策失之者蓋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
之朝誅害宗室戮辱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人到于
今冤之儻亦以典為名躋於唐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
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致百代之下堯舜何足尚紕
紂何足愧也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
統制之名易之而足下大為不可貽書見尤僕謂制者
天子命令之文無他優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冊
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有則有矣然近
代以來暨于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
諸誥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令
誥誥宣勅聖旨之類違者皆得違制之坐亦足見制之
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為名以明備載其文不
復優劣觀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足下又
謂呂不韋輩著春秋實誼之徒著書文中子著六經而
無譏其僭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為名也優劣不
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變例之文書者載言之名而
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誓命之殊詩者言志
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國風雅頌之議諸
儒擬春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劣之地也未有亂典
謨訓誥國風雅頌之名者足下若以唐之制書咸可為

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為頌乎足下又謂唐有六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為證亦未也六典者唐之官局可為令式尊之為典者亦唐人一時自高爾又通典之書敘六代沿革禮樂制度復折中而論其可者以為典要尚庶幾乎矧二書之作非經聖人筆削又何足仰為大範哉足下博識之士當於六經之中專師聖人之意後之諸儒異端伯起不足繁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別為其目典之為名孰敢聞命某再拜

與周駿推官書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于周兄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未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為是謂制為非僕亦辨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復遺書云中有冊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以典為名孰敢聞命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修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政典者果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于書或見刪於聖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于典冊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刪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佞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為名者何哉蓋尊避堯舜為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

邪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深於文不曰典而曰謨不曰頌而曰雅二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人也反為佞乎以其冊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於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無優劣之心唐三百年冊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詳釋豈務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兄積學於書得道于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宣某再拜

與唐處士書

十二月日高平范某謹再拜致書於處士唐君蓋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宋文明之作之後禮樂失馭于嗟乎琴散久矣後之傳者妙指美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諭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

操堯舜之音遊羲黃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王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矣誠不敢助南薰之詩以為天下富壽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某狂愚之各亦冀捨旃不宣某再拜

答趙元昊書

正月日具位某謹修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

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嗟吁遣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絶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弊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遣

某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某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其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卿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某料大王必以埶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埶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絶乃欲擬埶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

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於上天曰願蚤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井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弊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某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固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以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某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

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某與柏討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眾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某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矣惟大王擇焉不宣某再拜

答安撫王内翰書

某諮目上安撫内翰學士某處事疎畧忤朝廷意既去職任而尚懷國家之憂如卞生獻璧不知其止足雖可刖而璧猶自貴奈何有昏眩之疾舉止少力不堪王事豈當預聞賢大夫之末議閤下此行采西北士庶之言欲下情之無壅又詢及猥陋某敢不罄其所見誠無取焉昨者西戎僭中朝之號四海憤怒雖困天下義當討伐今貴稱兀卒以避中朝取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

類此理頗順其餘須索尚有議論與奪或失此機會卒無休兵之期如更有沮敗則用何道却行招納國威愈屈為禍轉深儻朝廷欲雪邊將之恥必加討伐苟得良帥如漢之段紀明唐之李靖誠可行焉其下如今朝曹璋之材尚堪委以大事不然則重為國家羞昔秦漢威加四夷限長城勒燕山困弊中國終成大悔至如西晉之衰羣胡亂華五代以來屢有侵侮累朝欲刷大恥終無成功真宗皇帝取漢文之策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天下景福四十年矣今按史記律書有漢文之議言高旨遠可謂明主矣致天下和樂通于律吕故馬遷著于八書有旨哉其備邊之議雖復納好固不可懈也陝西沿邊二千里州軍城寨以兵勢分守皆不得已賊每全軍而來此則以寡擊衆必將發奇謀出死力然後可禦也不必大決勝負但觀釁而攻使來不痺獲去不全勝縱邊患未息而無長驅之害亦足為禦邊之策奈何將佐之中少精方畧或因門地巧於結託以取虛名或出

軍班昧於韜鈐以致敗事須鑒覆轍速於更張宜於沿邊及諸處使臣軍員中搜訪智勇之人如資地至淺勲勞未著即使權領職任令手下各有兵甲俟其有立即時進擢庶可用之才早補將帥之乏如弓箭手殿侍姚貴劉廷光輩可觀其効又涇原地平少險奇兵難用傷殘之後人心憂怯將來賊之入寇恐多由此路須益兵五萬大為之防不然或有所不支乘虛而進關中一擾衆必大潰天下有危事矣惟閣下以衆說參取為國家圖之不宣某再拜

上吕相公書

某啓仲秋漸涼伏惟相公台候萬福某奉命此行至重至憂初欲道中上記以未到邊隅無可述者或有屑屑之見奏牘具焉初至長安見九江太尉首傳台旨頗言開釋尋來鄜延路巡按北視金明之役止數日復還延安極邊之情指掌可見金明一邑舊寨三十六人馬數萬一旦蕩去後來招安到蕃部三百來戶不足為用又

塞門寨圍逼十旬諸將逗留無敢救者軍民數千一時覆沒及廢承平南安長寧白草四寨棄為外境延安之北東西僅四百里藩籬殆盡近脩金明即支一路將修寬州以禦東北非多屯軍馬亦不能守必須建軍其利害具於奏中（所奏劄子方永興軍繫署今有圖子先具呈上）今延安兵馬二萬六千患訓練未精將帥無謀問以數路賊來勢何策以待皆不知所為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為憂也或得其人精練士卒山川險惡據以待寇俟有斬獲乘勝深入賊勢一破鳥散窮沙復舊漢疆宜有日矣如未克勝賊勢不衰縱入討除豈肯逃散或天有風雨之變人在山川之險糧盡路窮進退有患此宜慎重之秋也自延州至金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三度此言山川之惡也或遇風雨不敵自困甚今與延安當職議定約束急於訓練俟其精強可禦可伐亦令錄奏乞朝廷特賜威命則邊鄙可定廟堂無憂別路兵馬少處臨時制置不必倣此又張龍圖吏道精強但親年八十寓於他郡復言不練兵律延安重鎮數郡仰賴若不主戎政所失則大段待制西人所望明鎬亦細知邊事惟相府裁之

某惶恐再拜

又

十一月四日具位某謹東望再拜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閣下竊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異然則經天下定禍亂同歸于治者也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斯則將相之設文武之殊久矣後世多故中外不恬二道相高二權相軋至有大將軍而居三司之上蓋時不得已也五代衰亂專上武力諸侯握兵外重內輕血肉生靈王室如綴此武之弊也皇朝罷節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既而四夷咸賓忘戰日久內外武帥無復以方略為言惟文法錢穀之吏馳騁于郡國以赴民進身為事業不復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討朝廷渴用將帥大患之人此文之弊也前則劉平陷沒范資政去官次則韓琦與某貳於元帥不

能成績以罪失職復以夏陳分處二道期于平定近以師老罷去而更張之三委文帥一無武功得不為和門之笑且議耶今歸之四路復皆用儒彼謂相輔大臣朋奨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則豈止於笑當尤而怒之用儒無功勢必移於武帥彼或專而失謀又敗國事況急而用之必驕且怨重權厚賞不足厭其心外寇未平而萌內患此前代之可鑒故裴度淮西之行不落韓洪都統蓋為此也其不避近名之嫌有表陳讓願相公與兩府大臣因而圖之如鄜延環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如之使諸將帥高者得色下者增氣如寡策畧則擇俊乂為之參佐仍使鄜延環慶二路如舊通其軍政涇原秦鳳亦如舊制則謀可相濟兵可相援矣今王仲寶是環慶部署兼管鄜延兵馬許懷德是鄜延部署兼管環慶兵馬涇原秦鳳副都部署於今亦然惟新命都部署則未有處分固不煩更改詔勅惟績降宣旨以兼之乃舊制也既文武參用二路兼資均其事任同其休戚足以息今日之謗議平他時之驕怨使文武之道協和為一何憂

乎邊患矣某復慮朝廷以逐路部署為經略招討之貳謂之參用則此使權雜伍于下不足為重僅之虛設或以文換武謂之參用則前日換者人皆以儒視之或以新帥難動則某願避此路以待武帥請主外計仍領安撫舊名亦足救生民之困弊復可按邊陲之利病咸得聞於朝廷不為輕矣區區之意附記注梁學士達于台聽愁道涂雨雪之阻故復拜此不任懇切憂惶之至不宣某再拜

又

六月日具位范某謹齋沐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某近者伏奉制命就除邠州觀察使祇膺睿渥且榮且憂三上讓章未蒙俞旨竊念某幼孤且賤始求五斗祿為養親計怔忪進退懼不可得今朝廷以方面之重受茲寵上責人死效而自以無功受國重賞於已安乎其他利

害具在封奏復有大懼不敢聞于天聽而敢陳之於相府今西北聳動在北為大雖遣使修好或可暫弭奈何積年之謀一朝而發以數十萬之賄便能充無厭之心息舉國之衆乎必先困我而終于用兵萬一某輩移帥朔方居大使節度之下見利而舉則加以擅興之誅持重而謀則誣以逗留之咎堅城深池之内自擁其精甲救危赴難之際而授以羸兵利害不得言進退不得專大敵在前重兵在後當此之時儒臣文吏何以措手足於其間哉劉平之勇猶不克濟此相公之所鑒也是則繫國家之安危生民之性命某豈可不自量力而輒當之遠慮近憂先聖之明訓何敢苟寵禄之福忘喪敗之禍耶某謂朝廷用儒之要莫若異其品流隆其委注衆皆望風稟畏以濟邊事比夫改為武帥與之參用功相萬也某謂相公弼諧于内在天下安危之事不得而讓也某輩奔走於外經畫百事亦不得而讓也某今日避此命者豈偷安之人哉誠有所存爾為國家先重其身

而安其心賴相公坐籌於内某輩竭力於外内外協一奉安宗廟社稷以報君親以庶生靈豈小節之謂乎恭惟相公與二府大臣同憂天下之時必能恕狂者之多言采愚者之一得某宵中甚白無愧於日月無隱於廊廟惟相公神明其照某豈得而昧之干冒台嚴罪情無任危切之至不宣某惶恐再拜

上樞密尚書書

某啟云云伏惟樞密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奔走道塗疲困已甚加應荅文移中夕不寐無暇撰修謝啓伏增惶懼某久在江外職業無可惟望廢退以遂麋鹿之趣而朝廷過聽越次寄任拳拳負荷不能無憂今至延安北入金明視城壘之役且欲深見邊事戎馬之後原野蕭條金明北百里之間元有塞門栲栳二寨并李士彬下蕃部寨二十六所悉已蕩去盡沒蕃境人不敢詰又此間隨川取路夾以峻山暑雨之期湍走大石秋冬之流屈曲如繞一舍之程涉十數山川之惡諸處鮮竝

兵馬出入所宜慎重又將帥無謀不務訓練坐困糧道惟請益兵兵聚城中無舍可泊人馬暴露時苦寒凍庫繒空虛不議營搆守禦之術寂寥無聞張龍圖言累陳乞只願領郡求免軍馬之務諸將何稟焉某已有奏章乞別選人段待制西人所望無出右者明鎬亦知邊事頗見疲心如僉議未諧即某不敢避儒生之算豈能決成但一方之憂未有當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秋霖弗止禾穗未收斯民之心在憂如割近分擘延安兵馬作六將教習由鄜州之始其於利害奏牘具焉某卵翼門下雖竭心力常懼貽知已之羞此所以罄其短拙而不知朝廷可否之意惟待罪而已尚遠台座云云

與省主葉内翰書

某頓首竊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大夫主之故寤寐閽下之賢復有此拜而人莫得間之憂國者可不相慶然天下之計其難久矣自李唐中微天下多事諸節度各聚州兵據征賦以自支故有尾大不掉之勢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四方縱橫撲滅不暇故因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得已也皇朝開造天下特革其弊重兵聚於京師至於諸節度之兵亦皆贍於度支誠長世之策也然祖宗之初約天下之入以周其用則倍有餘矣而八九十年間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增兵頗廣吏員加冗府庫之災土木之蠹夷狄之貪水旱之患又非淺亦嘗面陳君天下之計而應和者寡故不得行及其居外固當不復為言今閽下再領大計必欲盡心為國家遠圖是君子可行之時非羣吏之可柅也某欲筆削于左右請公自行之則慮搢紳多言謂閽下力革前數君子之為以結上意又欲言于朝廷俟當閽下主議之亦懼獲晚節躁言之謗以故遲遲而莫能發但媿致身有餘報國無狀爾願閽下孰念天下長久之計考前賢至當之論則必變而通之非俟某之云云也殘暑惟

自重為禱不宣某上

又

某啓近辱真誨荅以報之自信之心弗改於舊此金石其誠對明神而無愧天下識者所以重道卿之高正為此矣然國之安危存亡繫於其人正人安則王室隆正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宜特厚於已耶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明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為與國同憂之人宜弗為也如與國存亡則有視死於鴻毛者豈特輕其已耶今上睿聖至仁惟股肱協德則堯舜同功天下為壽前者數君子感遇激發而高議直指不恤怨謗及羣毀交作一一斥去雖自信於心未足為恥使太上用忠之意謂吾道無可信者此不為重乎道卿能不鑒此宜其與國同憂無專尚名節而忘邦家之大則天下幸甚幸甚不宣某頓首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諮目 知蘇州時

某諮目再拜上僕射相公伏蒙回賜鈞翰又訪以疏導積水之事何嚴廊之上而意及畎畝是伊尹恥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某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觀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某為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惑於羣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願垂鈞造審而勿倦則浮議自破斯民之福也

姑蘇四郊略平窊而為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瀉入于海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為涔馬人必薦饑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揚子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為物蓄而停之何為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為而不利或曰

江水已高不納此流其謂不然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豈獨不下於此耶江流或高則必沼泊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畎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其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於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其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禦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燥涸之災潦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畎之役重勞民力其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曷為其勞哉民勤而生不亦愈於惰而死者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其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私之雜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私之雜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名民為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為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瀰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殖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為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昧澹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不亦愈於惰而死曷為其勞哉民勤而生漸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為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某已具此聞於相府仰惟中丞有憂天下之心為

亦留意於此焉千冒威重罪情不任惶懼之至

范文正集卷九

范文正集卷十

祭文

宋 范仲淹 撰

祭文

祭謝賓客文

維景祐二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賓客謝公之靈嗚呼南有諸謝兮風流不衰金玉嗣音兮非公而誰大儒之文兮醇醇而弗醨君子之器兮安安而弗欹升百里之堂兮仗千里之麾載循良之吏兮形愷悌之詩踐瀟洲之華兮弗驅弗馳立憲臺之端兮有威有儀士患其薄兮公持重以厚之士病其躁兮公恬退以靜之歸去來兮賢哉遂偃仰以舒遲坐西臺而甚泰參東朝而非卑嗚呼悵日月兮不留訴天地兮何為仁者以壽兮我懷安悲老成以往兮我僚何師賴堂構之隆兮天弗我欺臧孫之後兮蓋相繼而丕丕想雲山之秀兮神實有知嚴子之隣兮可相與而熙熙國人不得而見兮

望秋光而淚滋伏惟尚饗

祭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侍郎安定公之靈惟公出處三朝始終一德或雍容於近侍或偃息於外邦動惟至誠言有名理卓茂以禮樂率下黃憲以度量過人靡尚威刑積有陰德安車以謝正寢而終老成云亡薦紳興慕某辱知深厚聞訃驚哀官守所縻不皇躬事嗚呼悲哉伏惟尚饗

祭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參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之靈天生鉅公泰山之東初矯首於王庭冠天下之英雄孤標子美聲隆隆顧幽陋之何階亦畢飛於牓中瞻公青雲日大月崇出處二府心醇道充進惟兢兢退無忡忡端人之徒莫不望公近年京師密仰清風立朝禮隔報國心通憂愚之直憫愚之忠愚賤未還公出而終嗚呼邦之善人何福不蒙欲一問於蒼天杳杳而誰窮尚饗

祭石學士文

維慶歷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友學士之靈嗚呼學士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為哀學士之靈嗚呼學士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為哀於外邦動惟至誠言有名理卓茂以禮樂率下黃憲以度量過人靡尚威刑積有陰德安車以謝正寢而終老而奇大愛杜甫獨能嗣之學士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學士憶之如生希濶之人必為神明尚饗

祭吳龍圖文

維慶歷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學士兄之靈嗚呼與兄相知積有年矣行可師法言皆名理日重一日人望公起憂國憂民早衰而死嗚呼天有五行播於羣靈惟純惟粹哲人乃生厥生不易厥道未行一朝往矣天地何情嗚呼我不得知泣而懷之又失此人寧莫我悲魂兮有生來休盛時尚饗

祭呂相公文

維慶歷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相贈太師令公呂公之靈嗚呼富貴之位進退惟艱君臣之際始終尤難公覩昌辰宰予庶揆保輔兩宮訏謀二紀雲龍協心股肱同體萬國久寧雍容道行四鄙多故憂勞疾生辭去台衡命登公袞以養高年如處嘉遁嗚呼日月迭来數不可回兩楹告兆萬乘興哀某素游大鈞猥居近輔得公遺書適在邊土就哭不逮追想無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尚饗

祭陳相公文

維慶歷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相太子太師贈司空侍中陳公之靈惟公挺生聖時素懷偉志高文醇醇得聖賢之粹大節落落鍾公輔之器出處三朝周旋五紀入調鼎鼐叶太平之治出仗旄鉞當夷輔之寄忠勞罄宣踐揚備至念始終劳覆簣謝崇高劳脫屣冠東朝之極品訪南華之深旨百辟所瞻五福具美大數奄終高風不墜搢紳仰其遺範子孫光其餘懿某行役邊隅阻拜哀次望音徽而斷絶想老成而感涕尚饗

祭韓少傅文

維慶歷五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子少傅贈太保韓公之靈惟公寒苦而立平直以進賢材一伸淑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兩川父老含哺而嬉入領中司進陟二府邦憲以清袞職斯補一德一心弗愧弗負偃息近藩旨酒盈樽可以卧理不廢清言功成名遂揖讓而退為國元老望高中外子孫詵詵禮樂簪紳積善之報集於仁人嗚呼厥生有涯終焉惟命柱石之哀邦國不幸尚饗

祭知環州种染院文

維慶歷五年閏五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環慶鈐轄知環州東染院使种君之靈惟君少負氣岸劳聲蓋關輔青春多難劳白髮始遇西戎入寇劳邊臣共沮君從邊事劳獨立不懼營故寛州劳一日百堵鑿山出泉劳兵民鼓舞叛我者攻劳服我者撫延安東北劳俗康財

阜伊余知君兮屢以才舉改環之麾兮禦彼外侮萬餘
族落兮貪豺狡鼠畏如明神兮愛如慈父朝廷倚之兮
一方杜礎忽焉長往兮葬於鄠杜君子憂邊兮為王之
輔伊余追念兮心之酸苦焉得邊帥之盡如君兮守此
西土尚饗

祭陝府王待制文

維慶歷五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子
野親家王公之靈嗚呼自古皆有死公死特可悲生相
門而不驕幼矻矻而從師纔十五而器成獻雄藻於丹
墀天子愛而名試摛豐豐之英辭拜登瀛之妙選與先
生而竝馳起風采於臺閣久優游於歲時三借麾以出
守民所至而熙熙性清方以自處政坦白而莫欺往按
察於荊楚方澄清於一陲惟韓富之二公屢密啟於輔
帷乃脩擬於史局尚未足以施為遽侍從於天閣聳內
朝之表儀俄西鎮於陝郊懷周召之風規惟孜孜於生
民將富庶之可期每布政於畝畝君子
愛之而心醉小人畏之以神離凡有志於時者皆望公
於雲逵矧伊余之相知懷金石而弗移矗余謫於江南
靡貴賤而見嗤公慷慨而不顧日拳拳以追隨何交道
之斯篤曾不易於險夷仰萬石之家聲結絲蘿以相維
庶子子與孫孫保歲寒之不衰嗚呼叔寶多病兮一朝
已而顏子不壽兮厥靈何之神茫茫兮安問天杳杳兮
曷司不見子野兮窮此生而長思尚饗

祭謝舍人文

維慶歷六年二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紫微舍人希
深謝公之靈惟公雅識懿文發於誠性著國之史掌邦
之命臺閣徊翔搢紳輝映德業素充聲猷日盛賢哉云
亡顏淵不幸某同年之中切瑳游泳兮此于藩復仰前
政不見故人慭焉如病尚饗

祭同年滕待制文

維慶歷七年三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滕
侯同年子京之靈嗚呼子京吾人之英文詞高妙志意

坦明自登朝闥翕然風聲言動兩宮上嘉其誠迺升諫
曹心膂蓋傾謫去江徼暄涼屢更曾不齎咨奉親為榮
西夏猖獗僉曰當行乃藩于涇有城無兵渭帥敗覆戎
馬縱橫征夫不復哭聲連營弔之綏之與治其生復率
編民易服乘城完此生聚而不奔驚援兵四來擾攘攙
搶猾以牛酒萬夫豐盈衆稱其才達於朝廷既允公論
俄加寵靈經畧一路璟慶邠寧愛民之力強兵之形機
謀若織邊陲如扃御史風言用度非經投杼之際遷于
巴陵巴陵政修百廢具興雖小必治非賢孰能往臨姑
蘇人喜其升至未踰月美聲四騰邁疾不起福善何憑
我固當悲同年之朋忠孝相勗悔吝相懲聞其凋落痛
極填膺生平意義忽如弗曾獨有令嗣堂構可承我其
撫之必教而稱子京勿恤魂兮高昇嗚呼哀哉尚饗

祭龍圖楊給事文

維慶歷七年三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給事楊
公之靈嗚呼余歲三十兮從事於譙獨棲難安兮孤植

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議
必以直兮中無藏韜法必在平兮下無冤號政事以和
兮不理而調志議以合兮不結而牢公徙宛丘兮彼豈
無僚獨不我忘兮且薦且褒羽翼有漸兮階於雲霄二
紀之餘兮恩榮屢叨公還自蜀兮勲望益高余貳國政
兮得其風謠相目於庭兮中心昭昭曾未密啓兮余出
幽郊謂公將享兮用于鈞陶天不輔善兮公歿於朝大
罷未充兮非夕非朝思欲報兮光塵寂寥子孫有善兮
余撫而招公之不見兮惟余悠悠之心之忉忉嗚呼哀哉尚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維慶歷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舍
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為學之初時文
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馬序事衆莫子
知子特弗移是非迺定英俊迺隨聖朝之文與唐等夸
緊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公延於幕中矯矯文康薦
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

多故遷謫羈旅子行其志曾不為苦才弗可掩起於貶所往貳經畧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吏議橫生斥於散地頹然不爭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已回吉宜大來于何感疾益重其災隱几澄神而已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能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年今見其終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泣連連哀哉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維慶歷七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傅侍中之靈惟公生于東魯早游聖門育文若豹就志如鵠巍巍章聖仄席臨軒天下英雄雲翔駿奔公冠其首光華帝閽嘉猷日沃威顏日溫十數年間秉持大鈞言必讜直道惟忠純或出或處有伸兩朝真宰一德良臣白髮仗鉞氣猶過人青宮作傅禮能退身優游養壽靜默含真人仰如仙上待如賓門館憧憧子孫詵詵咸聞詩禮並列簪紳人間之盛公無不臻嗚呼天地之數聖賢惟均高明而終精爽必神念昔登門遇厚情親曾莫之報是寧不仁東嚮何為歎惋悲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翰林文

維皇祐元年巳丑十月庚申朔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內翰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卿鍾乎粹靈秀格我我英采燦燦濬學偉文發於妙齡決策三篇萬儒竦聽闊視霄路直步雲庭天然清流不雜渭涇西垣北門大筆未停為藩為翰于澶于青乃牧京兆闕輔

以寧再主大計寔營寔經慷慨國論冒於雷霆出守河橋期歸闕庭一夕奄去天地冥冥嗚呼邁時甚盛得主惟聖謂道必行謂事必正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逢瀛共舍切瑳規箴蘇秀隣邦唱詶謳吟相許道大交薦言深要之意不為浮沉今也云亡絕絃於琴白髮相失清淚難禁音問一斷憂愁百侵古之遺直千載猶欽生平之交情何以任哀哉

尚饗

祭杜待制文

維皇祐三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環慶經畧待制杜君之靈嗚呼大儒之門生此令人學深如海文敏若神犀經衆史精微悉臻長疏大議慷慨屢陳謖然風采出乎搢紳寇發嶺南猖狂不臣通彼鬼夸毒我天民妻子以驅室廬以焚降之則變撫之不馴一方瘡痍嗷嗷呼冤朝廷軫憂擇使在人命君以往萬里其勤去惡務本豈曰不仁數百就擒殲於逡巡賊怨我當民枉我伸於今幾年一邊無塵君之剛果溫造其倫聖獎休烈屏諸讒言擢為侍從寄以藩垣邠寧一道制於中軍忽焉疾至不起以聞天子震悼惜其忠純嗚呼既鍾其才弗以壽存一舉之功亦已不泯我實知君嘗以表論今可以訓天下之為人子者忠於其君可以訓天下之為人臣者惟忠孝之至誠與天地而不泯宜乎廟食茲土仰之如在某嘗叨近輔來守是邦憂國愛民此其職也今春稼方立霪雨大至川源奔注田畝浸溢生民之命實繫於斯人將不堪神豈無意救茲億兆非王而誰尚饗

祭英烈王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英烈王之神惟王孝於其親

謹案卷九第二十七頁後二行溶入於海刋本海訛河考地理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錄貢生臣張誠智
謄錄監生臣趙立福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一 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倫
詳校官助教臣王杰詳校

范文正集卷十一

碑銘

唐狄梁公碑

宋 范仲淹 撰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於孝為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詰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之義懽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

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策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妒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幷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臣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尋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敢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臣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尋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敢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唯陛下矜焉勅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蒼治父老

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閒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暮武士歲時之問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名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

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天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懇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銘

賢或為之部以名聞首充其選自茲周旋至於光大其進秩也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歷崇班承制於內殿改禮賓六宅副使遷文思使昭州刺史薦拜西上東上閤門使除夔州刺史其更任也淳化中主權酤於大名之屬邑及王鈞亂蜀方行天討公使於軍中賊平監慶州兵馬西戎方豪我推其鋒遷益簡路都巡檢使權嘗亞大總管階至光祿爵為郡公考終於鄉邦國人榮之君子謂不充其器初蜀師之役中軍雲集有終辟真宗皇帝思清天下之刑命按荊湖諸州獄還乃剌舉幾赤制權右振綱目也俄以邊畧典辰溪郡又平涼鎮公以行如左右手平定坤維公有力焉時降寇八百人戎二城西陲之機鍵公歷專之南夸再亂持節安撫辰叛據巖險中軍督公追斬戒無遺類公往視之曰此窮寇也急之生患乃諭其向背寇莫不誠聽束手歸公以鼎澧三州溪洞事定朝廷以東南諸路鹽鐵饋運之重見中軍而全活焉詩云正直是與神之聽之而況於人命使孔艱及公而諧六年有大績遷領天水郡實提重乎公再至益簡屬寇戎之後民求息肩新軍復驕且敢兵以壓庶羌蓋西諸侯之長焉及朝廷有均勞之議從肆暴公曰兵猶火也將不可嚮過礫數輩麾下其衆乃橫海軍又徙瀛州高陽闕兵馬鈐轄重北門也歲餘請戢蜀人賴之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式遏寇虐無俾老不獲命復涖清池郡已而露章至於再三今上念功不廢詔以本郡寵之爵命如故時景祐紀號之二載也民愛公之典辰溪也彼夸人中彭姓一族稱其彊黠溪明年孟春庚寅啟手足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五上聞而洞數州署兄弟以為守國家因其請焉後乃驕叛邊鄙

既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築遂山館理新興柵以要其
夸道且省戍兵條舉十事不及四五而有平涼之行夸
又侵我帝復名公曰僉謂彼可殲焉朕惟弗忍汝往圖
之公再拜稽首曰惡草雖微天地不能絶其類先王啟
之無猶夏爾帝曰俞惟康厥民居公馳傳以臨謂彼夸
者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迺以諜夫駭其族曰天家使
且至方檄兵四道焚若山林毀若巢穴弗滅弗已夸乃
大懼請命公曰納爾爵秩歸我老孺天子聖且仁吾為
君請夸如其教乃疾置以聞詔原之後其命數貢賜如
平日生齒之還者對以刀布作石柱刻夸人之誓揭於
疆首自茲威懷迄今將二十年蔑復為患詩云式固爾
猷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謂夷如惡禽亦感而化然公之使東南也趹利方剥議
者咸峻文重禁以箠其民公曰天與之我取之又可戕
乎奏通泰楚三州亭民除其宿逋佑以熬波之具貸入
於縣官而增與之直民力遂振復創杭秀海三郡鹽亭
自是鹽算大充於諸路信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時江
東大水民胥艱食公請治五渠以洩於海議者謂澤國
下流江海與平彼潮者通夜不息沙從而塞欲導焉而
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能為百谷王彼日之潮有
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衆川乘其損而趨之曾莫
禦哉彼沙者歲月而積闢以農隙豈安於災而怯乎力
衆從我謀而蘇秀紫其利又淮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歲
時決溢汩我農畝涸我糧道公請增長隄二百里旁鋤
巨石為十閘以疏其橫流舍役伍于堤上不力一民而
日廣月高復樹以美木今山陽郡東歷高郵抵廣陵塗
無畏日南北人歌焉詩云敬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
茇謂思其人愛其樹也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
里厥廢曠久秋濤為患公請脩復議者難之謂將有蕆
溓之憂公曰濤之患歲十而九溓之災歲十而一護九
而亡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為郡而圖焉詔以本使兼領
於縣官而增與之直民力遂振復創杭秀海三郡鹽亭
之堰咸復適户二千有六百郡民建生祠以報公于今

祠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利及生民則樹無窮之名焉公嘗使於夏臺時納款惟初見公之儀知朝廷禮樂始盡其心焉復三使於北疆聽公之言知天子神聖永懷其好焉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謂夸狄為患則往蕃屏之恩澤弗暨則往宣暢之其公之謂乎逮於貳膳之年聖倚彌重歷雄武河間橫海三大鎮時天下無事公謹其法制安以清淨如叔子之在襄陽仁信著於疆外公長七尺氣勇過人昔在西北歷戰十二大弓長甲操擐自若諸將伏其彊力公性剛不遠仁故無暴明不深物故無怨孝親之心皓首如孤時言必涕下感動左右復常好施與宗族同其有亡中外孤孀一養於家雖享祿不薄屢薦蕃庶之賞徹樂之日門中索然舊淮汴間運卒凍殍歲常比比及公為使每冬以俸泉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自存者且飼而休之使得卒歲曰此有司之過那使僵仆道途以累上仁其愛君勤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率

當自表公曰國家廉讓之風未衰則吾豈敢終身不為言其階於通顯並天子疇其勳異不得而謝焉公祗事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又景德而降權寄不絕保任官材僅三百人一無累者其明哲於人如此而博也公發身如班定遠事邊如馬伏波脩水利如邰南陽議食貨如耿大農有一於茲名聳後世公實兼之宜其被金石而不朽矣將終名掾曹沛國朱寀草理命於牀下且謂某嘗從事於使部僅知所存在甲令五品而上立公雄謀偉行布於四方非耳目可涯又多陰德於人無能名焉敢言其畧以顯我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神道碑如不得已宜為我請孝子致其詞某不敢讓惟天生張侯維嶽之濱星萃於上炳為哲人儀茲聖辰維侯之德柔文剛武弗無矜寡弗有彊禦猶仲山甫維侯之言迺宣聖謨于彼西北西北有孚邦家之柅維侯之功克顯克大攘彼戎寇禦彼災害吾民是賴我生既勤我年斯臻迺懷故園迺謀嘉賓鼓缶而嬉以休厥身帝

錫我侯歸牧於鄉錦裘煌煌鷹衡鏘鏘故老飲歌吾閭之光我侯為何四方是力誠加於物心竭於國始終一德侯斯往焉帝用惻然遺烈在人史其舍旃垂千萬年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銘

公諱令儀字某開封陳留人也曾祖瑜祖紹屬唐季五代之秩滿守巴漢郡賜五品服天子升岱宗慶均內外公諱令儀字某開封陳留人也曾祖瑜祖紹屬唐季五代之否嘉遁不顯父弼累贈尚書刑部侍郎妣某氏贈滎陽縣太君初侍郎覲皇家之興乃以儒行教子曰可仕矣公夙夜簡編絕而復續雍熙中以明經中第解褐涇州長原尉丁太夫人憂服除補潁川郡法掾又居侍郎之喪皆哀毀過人鄉閭志之既練朝廷以前公在潁川辨析冤獄嘗活人於死特令陞見拜大理評事知泰州海陵縣時江淮內屬未久吏姦民黠凌弱暴寡視宰政如兒戲公至則先令後刑必行無回人皆凜然憚之始服事於官上蓋有西門豹之風焉遷光祿丞充刑部詳覆官閱天下案牘駁議無隱一切以正真宗嗣位改大理丞會三門發運判官以不職聞朝廷銓其材以公

代之秩滿守巴漢郡賜五品服天子升岱宗慶均內外遷太子贊善大夫歸朝進殿中丞領高密郡徙治定襄遷國子博士拜虞部員外郎典歷城郡郡數萬戶多用豪力二千石鮮不受侮公正色直心視之無難會河決白馬為朝廷憂詔發數十州兵民塞之科賦暴急後期者官吏有不測之咎諸道皆奔走民負敲扑公於部中擇其挾貴人勢力州縣不敢動者一二家薄責於庭衆皆大懼曰是家不可緩況吾屬耶咸輦其新晝夜以西比諸州率先以濟由是民不被楚吏不坐責其幹力如此徙隴城郡歷比駕二部外郎在郡未幾破姦發伏有神明之號朝廷諒其公命提點河北諸州刑獄事諸州望風以畏莫有冤者拜主客郎中充淮南轉運使賜服三品改陝西轉運使且許入覲進金部郎中西陲宿兵食貨為大公視民豐儉斂收以時邊廩始充焉除河北轉運使未踰月朝廷以河東方窘財用改河東轉運使公請借民飛輓以實邊郡人或媒孽以為非便朝廷惑

其說徙守回中郡既而代公者復行前議公得辯改知鳳翔府且有錫勞部中每歲造舟六百艘供大河饋運必借民操篙沿渭而下以達于河凡有覆溺破產而償吏私諸豪專擾下户公重為立法使得均一于今民道之明道初旱蝗西飛關中被其害獨不入岐下人咸異之察屬請以上聞公曰昔劉昆為郡而虎渡河及帝問質厚有古人之心焉遷司勲郎中亟召還臺公歎曰吾豈敢當於吾何有聞者謂公之昆曰偶然爾此劉公所不敢也

年七十有五精力猶彊恩奬未衰宜不自知其止耶遂告老於朝有詔嘉之拜衛尉少卿分司西京公既退即家於長安聚書數千卷教子孫樂林泉每謂白傅歌詩以怡性情凡十二年而終實某年某月也享年八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歸葬於開封之某鄉某里附先侍郎之塋公少尚嚴毅老益精明斥惡與善始終一節古所謂老成人者歟夫人張氏封內鄉縣君先公而亡有三子長曰遠大理寺丞次曰拱辰成雍州王原主簿次曰規耀州團練推官女七人長適進士蘇贊次早亡次適閻門祇候陳惟一次適臨濮主簿劉淑次適太子中舍邢保雍次適大理評事韓仁哲次適將作監主簿趙士安孫男七人並登仕籍初天聖中余掌泰州西溪之鹽局日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興化二邑問五穀不能生百姓餒而適者三千餘户舊有大防廢而不治余乃白制置發運使張侯綸張侯表余知興化縣以復厥防會雨雪大至潮洶洶驚人而兵夫散走旋寧而死者百餘人道路飛語謂死者數千而防不可復朝廷遣中使按視將有中罷之議遽命公為淮南轉運使以究其可否公急馳而至觀厥民相厥地歎曰昔余為海陵宰知茲邑之田特為膏腴春耕秋穫笑歌滿野民多富實往往重門擊柝擬於公府今殘葦蒼茫無復遺民良可哀耶乃抗章請必行前議張侯亦請兼領海陵郡朝廷從之仍與張侯共董其役始成大防亘二百五十里潮不能害而二邑通民悉復其業余始謀之以母憂去職二公實成

之今二十餘載防果不壞非公之同心豈及於民哉其子以余知公所存懇請為銘而不讓辭曰

胡公之生皇朝之始觀文斯興執經以起自邇而遐幹于王家法以持姦政以塞邪七守列藩四當外計曰勤曰恭克威克惠告老於君以休吾身鼓缶而歌十有二春子子孫孫詵詵濟濟九十其幾手足云啟福壽歟歟有終有初豐碑巖巖我得而書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羣雄廓視四表周被萬國乃建禮立法與天下畫一而億兆之心帖然承之弗暴弗悖無復鬬兵於中原者登九十載蓋祖宗遠算善樹於前累聖求賢多得循良廉讓之士布於中外而致茲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良廉讓之君子矣公諱濤字濟之幼而奇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罷之及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並宰蘇之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榷天人蓋吾曹敵也自

茲名重於時淳化三年春擢進士第除梓州榷鹽院判官會盜據成都發其徒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而近彼畏我梗必先圖得我則小於梓者可傳呼而下願為之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櫓且備樵爨急為之守具二千石從之寇果圍我我備既堅十旬弗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就遷梓州觀察推官賜器幣外臺遺權知益之華陽縣時寇亂之餘民多散亡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田可倍其租朝廷從之於是有力者得并其田公曰奪民世產以資富人復將名其怨辭豈朝廷之意耶乃盡取其田以歸於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大藩得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知興國軍就除太常博士真宗即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名中得對於長春殿上說賜五品服即呼通事舍人送試學士院明日邊有急奏上議北征又京東有彊寇驚郡縣而曹南闕守

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屯田員外郎至郡稱治寇不敢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弟出入都下交權勢結豪俠務乘人之弊用以告訐或任威詐而大致富彊人畏如豺虎公即圖之患僚佐不一其力俄會赦御史中丞李公及始來倅曹李公時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其家盡得兇狀奏之朝廷命御史府案覆諫之兄弟皆斬於都市乃下詔曰凡民非干已事無得告言遂著於令自是天下訟息而刑清矣朝廷以西蜀僅寧細民猶或搖之俾公安撫兩川用天子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按堵復命之日舉兩川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連坐事遂行後皆至臺省又別詔委公與益牧張公詠議造大鐵錢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估平蜀人于今便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就遷度支司封員外郎公在三司日嘗舉榷茶官至是坐所舉不職免尋以度支員外郎起倅河南府馮魏公薦公文行真宗簡在既久即命名試除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為兩浙轉運使公大雅之器恥尚文法雖任在按察而誠意坦然且曰吾欲吏樂其職民安其俗爾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伺於毫髮使惴惴如虺蜴然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清靜端介百辟望其風采乾興初進户部郎中先帝大行有司治靈駕象物其制高大請自京至陵凡郭門民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上言曰先帝封泰山祀汾睢儀衛至盛不聞有所毀去意願陛下裁損撝紳韙之俄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會稽郡還拜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就拜秘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賓客嗣子迎侍於京師以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薨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葬於富陽寶元元年贈禮部尚書謝氏之先出黃帝後始為十姓謝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大至晉宋乃為

盛族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緱氏五世祖希圖卒於衢州刺史時唐季喪亂乃葬於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祿于吳越曾祖諱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杭州鹽官縣令葬于富陽遂為富陽人父諱崇禮從錢氏歸朝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累贈尚書户部侍郎母崔氏贈博陵縣太君公之弟四人曰炎有文於時與盧穆齊名時人謂之盧謝國史有傳終于公安令鎬為某官果從方外學號安隱師坦為某官公即知制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曰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稱次曰綺太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適太常博士傅瑩次適大理寺丞楊士彥孫四人景初大理評事宰越之餘姚縣景温太常寺太祝宰越之會稽縣景平將作監主簿景回尚幼公姿格竦異不事脩飾天然有雅遠之範未嘗阿於貴勢見賤士必温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舍聞人之過懼弗克掩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長子長孫世踐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十年皆衣冠之盛事厥孫以公善狀請文于碑某於公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為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狀退得薦讓之禮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敢拳拳以銘云

巍巍我宋宅天而君恢遠以威華暴以文濟濟吾儒多良大夫中外共治休寧八區猗哉謝公周旋其中在梓儀寇至曹除兇天子念蜀猖狂始復命公撫之鼓歌其俗偃仰藩屏雅和其政徊翔臺閣清修其行人尚刻明我質而平厥民以寧人必夸競我休而靜其道乃勝于嗟乎壽以仁至名由德全有子與孫相繼而賢誠乎誠乎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神道碑銘

聖王之教萬民也資天地之生以為食籍山海之出以為貨食均于上下貨通于遠邇則可以供郊廟庶卿士聚兵以征伐振民於災害然非得絕代能臣持變通之

數於天下則孰與成當世之務哉故夸吾作輕重之權以霸齊桑羊行均輸之法以助漢近則隋有高熲唐有劉晏皇朝有左丞陳公恕是皆善天下之計者也爾後朝廷雖重此任而常難其才天禧三年七月甲戌制曰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士衡可三司使告謝之日天子面褒其能屬以大計賜內帑錢二百萬緡以助經費復親製寬財利論以賜之公當職五年間天子有事于南郊又御端門既今上即位並大赉天下至于真宗山陵再塞大河之決其供億不可勝紀公皆優游以辦霈然有餘力蓋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其通焉公字天均隴西成紀人也曾祖渙贈尚書屯田郎中祖徽贈左諫議大夫父益贈吏部尚書娶惠氏贈扶風郡太君生子五人公居其仲幼負氣節從鄉先生學即有聲于西州太平興國八年春天子親策天下士第釋褐為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才俾權領獄掾咸陽縣有民殺人具辭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功之坐公告于尹曰嘗試辨之蓋殺人者一餘四人掩其骸爾安可盡辟乎尹覆之卒從公議即謂公曰是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寃于地下矣子有陰施後當貴乎移知眉州彭山縣就除大理評事以父憂去職服除由寇萊公薦領京兆渭橋輦運改司農丞除著作佐郎通判邠州真宗即位遷秘書丞知劍州咸平三年春益州兵亂推王均為首既破漢州急來趨劍欲絕王師之路公告于衆曰賊來方銳孰可與鬬吾城無守具而有匱糧之積使賊能得之非徒肉吾一州必據險以阻大兵則兩川諸城無援以守盡下於賊矣不如焚其儲蓄擁州民輦庫帛退守劍門與劍門之兵合以拒戰賊可圖焉衆從之既而賊至得吾空壘無資與糧險不可據遂大沮其謀公知其窮手署牓以示寇曰爾等得無父母妻子之愛蓋舟從而來何不歸我復為王人得降卒千有九百乃與劍門鈐轄裴臻併兵擊賊斬首數千級敗走保成都公即馳驛入奏自引棄城守關之咎且言平賊利害帝深加

奬歎擢拜度支員外郎賜五品服俄而大兵得出劍門兩川諸城聞王師來無復搖動均賊遂平如公始謀焉會帥臣言公不當棄城朝廷方任帥不得已謫監虔州開征尋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時度支使梁鼎上言陝西舊制許人入粟塞下率高其估以池鹽償之人得賈于邊市令請借民力轉粟以備塞復轉鹽于邊官自鬻之歲得緡錢三十萬以給西兵朝廷可其奏命鼎為陝西制置使公上言非便復與執政諍於帝前曰邊路阻險舟車不能通每歲轉粟與鹽民力可支乎徒能奪農時沮商利異日農商失業財力俱屈後復變法人將安信又官自鬻鹽則價重價重則邊人市羌中青鹽食之虜為利矣臣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農不奪時商不易業外不為虜利苟能寬民力沮虜計雖緡錢不足陛下以諸路之羨助之有何不可帝然之公謝以忠憤而言不覺切直帝曰為臣當如此宜無改焉鼎至陝西果無効而罷卒如公言領荊湖北路轉運使歲餘

徙陝西進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即保任能吏數十分掌權酤獲遺利蓋億計乃奏朝廷助邊錢帛歲三十萬天子朝陵幸西洛進兵糧五十萬石京西路乏粟又進三十萬石助之入拜祠部郎中度支副使朝廷以兩河屯兵之計擇使為難輸公以司封郎中領河北轉運使建言民乏泉貸每春取絹直於豪力其息必倍本道歲給諸軍帛七十萬疋不足則市於民請使民預受其直則公私交濟制從之今行于諸道天子東封詔公駐澶州同幹供億事慶成擢拜右諫議大夫領使如故及祀汾陰又以公提舉京西陝西轉運使司事車駕既行以長安為關輔之要命公鎮安之祀事畢召還進給事中朝廷謂坤維之興宜得巨人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暮月詔還有圖任意會河朔未可無卿除都轉運使恩數廩祿加常制一等公再至兩河夙夜共職積救郡邑率如京坻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將腐敗朝廷遣使視之公奏曰豈不為九年之慮耶帝悟遽命罷其

使明年大蝗民多阻飢公悉發倉廩以振之仍奏濟京
西路君子謂公知政矣大河決于無棣將圮其城時以
數州丁力晝夜營護役死者相枕藉而水不降公奏曰
是不可以州矣請亟遷以避患朝廷從之後數月大水
出舊城丈餘民不為魚公之力也就遷工部侍郎相州
繫囚十四人盜瓜傷其主吏以極法論公曰餓夫何至
此皆貸死以聞朝廷閔其奏即日下密詔民有歲凶為
盜長吏得屈法以全之公兩使河朔凡數年天子封泰

山祀汾陰幸亳社進縉錢繒纊糧芻鉅萬數又請罷內
帑錢帛歲百萬屢詔褒之魏人飢命公知天雄軍又東
齊大歉盜寇充斥進刑部侍郎知青州盜有聚山林出
為郡邑之患者先是係其妻子棘環于通衢公至遽出
之戒曰虐爾何贖爾惟從賊所之俟其自新則復爾閒
井賊聞之少懈又下教曰賊輩為魁所制爾能伺而梟
之吾將以功論旬浹間盜有梟二魁之首獻者餘皆散
亡或來請命公錄之如教齊人遂安天子遣中使奬勞

之及為三司使陝西舊科吏人采木送京師度三門之
險破散者大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
二者吏皆破產以償西人苦茲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
送木于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
以副之免關征算得補其亡失自是西人鮮復破產視
天下之弊如此比者日更月除不可殫書矣遷吏部侍
郎以足疾求罷優詔不允而許五日一至便殿奏事拜
則以通事舍人掖之今上即位拜尚書左丞復求解職
侵城人有言水入城以誑衆者公命立斬之人心始寧
乃築大防以完其州改潁州復莅陳州會曹襄悼公得
罪公以親累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未幾進左
衛大將軍還長安故居後二年遘疾以天聖十年五月
二十六日薨享年七十四以其年八月二十七日葬于
京兆萬年縣白鹿鄉之原景祐元年其子詰闕理公有
勞於國非意左遷天子憫然降制追復同州觀察使娶

太原王氏封平晉縣君早亡又娶馮翊雷氏封延安郡君
後公十六年而終男六人丕顯不仕丕績同學究出身
並早世丕諒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由方畧改崇儀使邠
寧環慶路兵馬鈐轄後公十一年而亡丕緒尚書水部
郎中丕遠殿中丞丕旦國子博士女三人長適益州郫
縣主簿宋肩遠次適曹褒悼公利用次適定國軍節度
觀察留後曹琮孫男若干人公性慷慨善辯論明於知
人凡保任才吏數百員嘗力薦呂文靖公陳文惠公又
嘗薦太傅張鄧公公服官五十二載專尚寬恕政刑之
下活人多矣自古能臣言邦國之利鮮不斂怨於下而
傷其手者公則疏通利源取而不奪允所謂善天下之
計者也銘曰

舜歌南風兮阜時之財何以聚人兮易不云哉富國彊
兵兮孰謂霸才弗富弗彊兮王基其摧巍巍先帝兮
法道法天大烹之盛兮包羅俊賢抜公之才兮屬諸利
權公之感遇兮惟力是宣封乎泰山兮祀于汾脽千乘

萬騎兮雲駕波馳公常景從兮朝詢夕咨供億何算兮
無一不宜入司邦賦兮帝曰汝通屢行大賚兮如泉不
窮太上繼明兮遇之愈隆公則請老兮命以觀風久於
貨政兮人將無徒公嘗寬之兮民易以趨曾不加賦兮
抑有羨餘全歸故廬兮其樂只且安安而壽兮高枕以終
門閥不圮兮表于關中裁裁之碑兮章章厥功映于國
史兮千古不空

范文正集卷十一

范文正集卷十二

墓誌銘

宋 范仲淹 撰

贈戶部郎中許公墓誌銘

公諱袞字公儀世為燕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並隱君子也避五代之難不榮以祿考諱某汶陽之廬令累贈光祿少卿妣清河張氏贈河内縣太君皆積德深長慶著来嗣公英秀而文與時會亨開寶八年太宗之尹開封也龍德日彰髦傑之士其嚮如雲是歲秋賦公卿送名者比比焉及試藝公為之首覆策于廷復在高等時登甲乙科者必更州縣有唐之遺風釋褐除江寧府獄曹掾本路八使言聽決詳明上既御大器北伐太原促召至行在曰我姑試之除均州防禦判官郡將表其能狀乃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通判姑蘇郡事時二浙之地始歸朝廷宿政如繩公善解之就進殿中丞俄拜奉常博士領曹南郡樹善屏惡新民耳目以前均權浙右坐聯職之累降品一等領饒陽錢監未幾辦之移倅弋陽郡復官曲臺在郡七陳諫章上愛其忠就遷本郡守受代至闕下復上策議并呈著文四十卷翌日名試禁庭上覽而嘉之曰南府才冠吾不失人即以本官直昭文館賜服五品判登聞鼓院由是四方之訟清而不壅以奉安先塋請理覃懷郡出奉公家入敷孝事河内人歌焉又西陲文州柘其戎險命公往刺達人便之真宗即位一日謂執政曰人君之言行也動乎天地不可以誣命公修注記以先君之諱固請不獲須正人也公在館三進秩至于職方員外郎因論邊事慷慨動上心面改兵部方將圖任講疾求解不得去以景德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終于京師武成坊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娶朱氏封永城縣君有子四人伯曰珂祁州深澤尉仲曰琰有文與行擢進士第今為太常博士奉朝請灼曰琦恭謹有立今為右侍禁衛州兵馬監押季曰頊早亡一女適

進士張濤朝廷贈公尚書戶部郎中進封夫人河南縣太君子登朝也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懷之河內縣某鄉某里銘曰

燕趙之英邦家之寶親逢聖神首冠俊造翹翹入設郁郁登瀛榮滯六曹淹恤百城晚歸內朝端立右史直道始行怒飛爰止嗚呼遇豈不奇進豈不時賢者弗達天乎可疑葬于善地兮保以令嗣兮亦公之意兮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序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遠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刻名與行從而秘之意百代之下治亂之變觀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墓斯孝子之心取諸大過初夫人之長子今祠部外郎宗諒作諫官以抗章黜知玉山郡再貶筮池陽之榷酤俄而起倅江寧府事常謂池之九華山上凌紫霄下盤洪流千巖白雲萬壑清風草木多靈民人一熙書契已降不知干戈居者得其壽藏者得其朽乃歎曰是可隱志焉是可宅先馬即奉先公太博之靈葬于此山之金雞原斯又大過之意至矣哉時景祐之三載明年夫人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二閏四月舉而祔之禮也夫人姓刁氏其先譜史存焉皇考諱晃後唐天平軍節度判官王考諱傑梁泰寧軍節度判官考諱允成皇朝贈太子右贊善大夫夫人歸滕氏服勤婦道自先太博之遺世也二子尚幼夫人夙夜誨導內惟節儉外豐禮于賓客俾令人是親以就厥文行而祠部君克承善志鴻軒鳳翥有風采于朝廷夫人累封渤海縣太君次子宗元就養于家未登祿仕二女適名族稱其禮範夫人之性柔而明端而慈曉文翰通名理事長如不克撫下如不及居大族餘五十載門中無間言及子以言貶顛沛於江湖間夫人從之未嘗出憂語知事君之然也難哉故生享德於慶閭歿返真於福地某於祠部同年之執也嘗入拜於堂上知夫人之賢而敢述焉其銘曰

九江之上九華之中孝子宅親厥思無窮茫茫萬年高

岸可遷尚有人焉来此拳拳曰賢哉滕公夫人之墓再拜而去

都官員外郎元公墓誌銘

公諱奉宗字知禮其先臨川大姓危氏也皇考諱仔倡唐信州刺史避楊渥之亂東依錢氏時朝廷命討淮南未行而終因家於餘杭王考諱德照為吳越王相僅三十年賜姓元氏累贈太保考諱秀文典吳越書命累贈太僕少卿妣陳氏贈馮翊縣太君少卿子五人曰興宗象宗宜宗道宗公即幼子也三人事忠懿王有儒術皆補為郎象宗忠懿之壻也從而還朝以文名試拜光祿寺丞公精於詞律景德中天子臨軒試天下士公中甲科初命歙州績溪縣事再命常州武進令皆以廉愛稱遷潭州從事故鎮牧錢公惟濟洎數朝賢交章保任除忠正軍掌書記俄改淮南幕本道按刑使采公理行以聞擢拜太子中允領淝川權酤朝廷以西蜀天下之富昔者吏魄民膏怨所由生階之為亂宜清舉者往焉公

例改知蜀州晉原縣今上即位遷太常丞賜服五品還知通州海門縣遷博士入拜尚書屯田外郎有監郡之行公以思事松楸願得餘杭一閒局莅之詔從其請再暮求分務南都尋告老歸姑蘇郡朝廷恤之補一子官又以籍田之慶進都官外郎景祐戊寅歲十月丙戌考終于永定里第之寢享年七十有八始娶吳氏再娶李氏封壽安縣君公三子昞暐暉皆舉進士昞從其補今為歙縣簿暐暉並策名暐不赴調暉解官俱就養左右及公之喪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公孝悌之性不避禍難初江浙始下關譏甚嚴衣冠之族咸促赴闕下無敢私歸公聞太夫人之憂晝匿夜馳以及於葬兄道宗有才名不就世祿舉天府進士為搢紳先生所推諾公友事之如在膝下易衣并食不改其樂有兄子翼幼依于公愛之如傷教之若不及以至於成宗黨稱焉相國潁川公曩司澍澶公在武進諸郡有難獄多命公決之在海門日患斥鹵之澤民無甘飲及卜良地鑿大池廣方百

涉積泉衰丈自是雖甚旱暵人常賴之又邑有大瀆亘數十里堙而不治公抗議籍力導至于海人咸利焉公退十餘年創竹亭花圃逍遙其間多素食清居非有道者不接晚年制斂服葬器而命諸子曰吾死之日必歸我於父兄之側魂如有知得事親于地下諸子如其教以其年十二月甲申葬于錢塘履孝鄉峴陬嶺之先塋禮也某以公年德當修鄉丈之禮而敢銘焉

榮華之衢奔者無極公乎何心却焉而息孝友之風樹者無幾公乎何心沒焉不已遷惠于民抱道于身于嗟君子吾不知夫古人

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表聖世為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于蜀昔武王封舜之後于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子孫遂大食采於田而命氏焉厥後將有穰苴相有千秋斯可謂之著矣大王父易直王父成皆隱君子也文而不耀父懿因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善教于家嘗命公曰汝讀

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速為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公服其訓奉拳拳然博通羣書東游長安昌黎韓丕復居數十里堙而不治公抗議籍力導至于海人咸利焉公退十餘年創竹亭花圃逍遙其間多素食清居非有道者不接晚年制斂服葬器而命諸子曰吾死之日必歸我於父兄之側魂如有知得事親于地下諸子如其教以其年十二月甲申葬于錢塘履孝鄉峴陬嶺之先塋禮也某以公年德當修鄉丈之禮而敢銘焉

相州就除左補闕移桐廬郡遷起居舍人遷判登聞鼓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戶部郎中出守淮陽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復戶部郎中判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求出典海陵郡還臺兼御史知雜拜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于私第享年六十四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請修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太宗初既取太原范陽

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悟璽書褒荅賜內帑錢五十萬僚友謂公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公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一賞之奪耶在河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至桐廬郡以吳越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禮教邈如也公下車建孔子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舉孝秀登搢紳者比比焉在郡聞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會乾明節館閣多進詩歌帝獨喜公之辭乃依韻和賜令宰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謂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荅天意公在西掖會京畿大旱禱祠無應遂抗言切於時政故有宛丘之行咸平初出使秦隴迴上三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朝廷為之感然出海陵之初以星文示變拜疏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誡真宗皇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仍加寵賚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白舉公賢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召對久之且曰陛下以皇王之道為心臣請采經史中切於治體者上資聖覽帝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手詔荅曰卿能演皇王清淨之風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鑒戒朕心渙然所撰三十篇皆隱其目公奉事兩朝由遺補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二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納則人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意其家弗預焉孝恒然命中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工部侍郎二子改大理評事持喪兵部尚書竇元幾年某月某日與夫人合葬于泗州臨淮縣某鄉之某原禮也公娶楊氏再娶吳氏封江陵縣君能循法度以配君子二子長曰慶遠今為駕部員外郎次曰慶餘今為比部郎中並克奉堂構有能政于四方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龐氏季適張氏皆以婦道稱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著文章

成五十卷目之曰咸平集行於世論者曰在大禹時皐陶矢厥謨在湯武時伊尹周公為之訓誥故教化紀綱莫盛於三代而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不絕至西漢得賈誼董仲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弗克施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心由漢始也聖宋定天下太宗銳意太平真宗之初復親擢俊乂如田公之徒並見奬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之意特厚於古歟某幼聞高風未嘗游於其門今駕部書先君之履業索文於江外某敢約而叙之又采舊老之言而作銘云

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六月十八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薨于餘杭郡之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于杭之錢塘縣南山履泰鄉龍井源以夫人潁川郡君陳氏祔焉禮也孤子楷泣血言于友人范某禮經謂稱揚先祖之美以

明著于後世此孝子孝孫之心也然而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處喪之言烏乎能文今得浙東簽書寺丞俞君狀先人之事而敢請誌焉某曰孔子見齊衰者必作重其孝於親也敢不唯命公諱則字子正娶之永康人也昔虞舜之後有胡公武王封於陳蓋族望之来遠矣皇考諱彭王考諱瀔皆隱于唐季其道不顯考諱承師在鄉閭間以積善稱因公而貴官至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吏部郎中妣應氏封永樂縣太君贈普寧郡太君公少而倜儻負氣格錢氏為國百年士用補廕不設貢舉吳越間儒風幾息公能購經史屬文辭及歸皇朝端拱二年御前登進士第釋褐為許州許田尉以幹自聞補蘄州廣濟宰又補憲州録曹以本道計使諫大夫索公湘之舉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簽署貝州節度觀察判官公事外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擢任江淮制置發運升本省丞知潯州拜太常博士提舉二浙榷茶事無知桐廬郡丁太夫人憂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

使轉戶部員外郎入為三司度支副使賜金紫除禮部
郎中京西轉運使又移廣南西路轉運使以戶部郎中
充江淮制置發運使轉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丁先君
憂終制知玉山郡移福唐郡拜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
判流內銓以舉官累責授少常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
夫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給事中入權三司使拜
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陳州進刑部再牧餘杭郡踐
更中外凡四十七年得請加兵部侍郎致仕朝廷命長
子通判錢塘以就養又六年而終享齡七十有七天子
聞而悼之進一子官初至道中公在憲州時西寇梗邊
朝廷命師五路入討詔具三十日糧以從之索公方引
公督隨軍糧草事公曰為百日計猶或不支奈何索公
乃遣公入奏名對逾刻公陳邊事如指之掌上顧左右
曰州縣中有如此人遂可其奏具示甄拔之意後大帥
李繼隆果與寇遇十旬不解索公曰微子幾敗吾事一
日其帥移文曰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公曰師老矣矯問

我糧為歸師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索從其議彼即自
還無以咎我其先見如此及索公主河北計又奏辟之
遂以貝州之行朝廷遣使省天下冗役就命公行河北
道凡去籍者僅十萬數民用休息在潯州人有虎患公
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其誠之効歟按池
州永豐監得匿銅數萬斤吏懼當死公思之曰昔馬伏
波哀重囚而縱之前史義焉今銅尚在吾忍重其貸而
輕數人之生耶咸以羨餘籍之不復為坐在江淮制置
日會真宗皇帝奉祀景亳公實主其供億千乘萬騎至
於禮成無一毫之闕帝深愛其才面加奬勞遂進秩登
于計相之貳在廣南西路有大舶困風于遠海食匱資
竭力不能進夸人告窮于公公命瓊州出公帑錢三百
萬以貸之吏曰夸本無信又海舶乘風無所不之公曰
遠人之来不恤其窮豈國家之意耶後夸人卒至輸上
之貸十倍其貸朝廷省奏而嘉焉又宜州繫重辟十九
人時有大水公不慮患而特往辨之活者九人焉在福

唐有官田數百頃民輸租食利舊矣至是計臣上言請就鬻之責其估二十萬貫民不勝斃公奏之未報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而弗從刺史可廢矣乃有俞詔減其直之半而民始安公領三司使寬於財利不以刻下為功時上方以兩京陝西官鹽歲久民鮮得食而日以犯法命通商有司重其改作公首請奉詔其事遂行公性至孝自曲臺丁太夫人憂廬于墓側以終喪紀有草木之祥本郡表之及西京之行以家君朱紱為請上曰胡某為孝雖非其例與以明勸也搢紳先生榮之又天禧中尚居郎署朝廷擬公諫議大夫知廣州公以家君八十歲懇辭於政府乃復有制置之行尋以哀去職得盡心於喪葬公富宇量篤風義往往臨事得文法外意人或譏之公亦無悔焉其輕財尚施不為私積士大夫又稱之福唐前郡將被訟去官嘗延蜀儒龍昌期與郡人講易率錢十萬遺之以歸事在訟中及公下車昌期自益部械至公曰斯何罪耶遽命釋之見以寬禮法當償其所遺公代以俸金仍厚遣而還又濟陽丁公為舉子時與孫漢公客許田公待之甚厚及其執政而雅故之情不絕若休慼士人而未嘗預暨丁有朱崖之行昔之賓客無敢顧其家公實被議出玉山郡尚屢遣介夫不遠萬里而往遺焉此又人之難矣及退居西湖乘畫船擊清波深樽雅絃左子右孫與交親笑歌於時歲之間浩如也人不謂之賢乎夫人潁川郡君有慈和之德先以壽終令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前知睦州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所至政能有先君風度次曰湘好學有志識朋友多之次曰桂俊異居喪而亡次曰淮孝謹有成人風二女長適泉州德化縣尉蘇瑨次適御史臺主簿華參而亡其閨門之範見其穎川之誌某非特為重齊衰之情嘗俾宛丘郡會公為二千石以國士見遇且與都官布素之游誠可代孝子而言焉銘曰

進以功退以壽義可書石不朽百年之為兮千載後

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詩稱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之職莫先乎舅姑甘旨以事居蘋蘩以事往故可以配君子正家道也夫人姓陳氏金華郡之令族曾祖諱晦祖諱濟父諱文諭皆樂善于家不從仕宦夫人幼賢父母篤愛擇公而妻之及公中科第累調遠方二親樂閭里與姻族游夫人願侍左右不從公行凡二十年縫衣爨飧必躬親之至舅姑之終與公執喪三年然後就公官所此夫人大節無愧對公如賓客加以純儉而仁笄服之餘皆均于親之貧者夫人自公登朝封上黨縣君公為諫議大夫進封本郡君寶元元年秋九月寢疾乃齋沐易衣怡怡而終享年七十有九以三年二月十一日與公合葬于龍井源禮也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次曰湘曰桂曰淮並太常寺太祝二女習夫人之教柔淑有禮宗黨稱焉長適蘇氏次適華氏銘曰

惟孝惟禮作配君子伊夫人兮至矣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負未之葬滕侯傷之乃謀于僚屬卜善地揀良日其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某日葬于德清縣之永和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為本郡人其先食邑于郯後子孫失國而為沈氏漢晉而下代有其人曾祖諱規祖諱詵延誨父諱延皓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弱識服親之教宗經屬文有聲于江表大中祥符七年秋郡國敦遣首送于禮部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于庭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等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無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權酤歲金二十萬貫為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參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沈俊辟

為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以疾終于官所享年五十叔寬孝悌于家事其親未嘗違顏色視兄之孤必先於己子與人交篤於信義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皆相弔云天與其才也又賦其行也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夫三子曰祁曰郁曰郛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經次女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命齎金以送之及君之葬又賻佞極意以營之有以見叔寬感人之深也如此其同年之列最相知心故書之銘曰

叔寬叔寬生亏可愛歿亏可傷友朋之望亏子孫其昌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前參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薨天子悼之卿大夫憂之國人傷之上命三公舉行典禮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以康定二年歲次辛巳十一月某日葬于許州陽翟之某山公諱齊字子思其先周之子孫累封于蔡因以著姓秦漢以降代生偉人曾祖

綰贈太保洛陽人也嘗宰萊之膠水居官九年民愛以深遂家焉祖諱鄴贈太傅隱居丘園以墳素為樂考諱夢臣累贈中書令博通經史善時筆與宗族居鄉黨稱其孝友娶楚國太夫人張氏而生公教之親仁賓來如歸公幼而神秀眉目廣聳見者異之嘗依外舅劉氏學于彭城今相國隴西公迪時為監郡得公詩語歎曰渠有大志宜善視之大中祥符八年春真宗皇帝臨軒以文考天下之士公中第一及引對文陛堂堂英偉進退有法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遂下詔俾金吾給七人清道自公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守兗海郡移北海郡名還以大著直集賢院主判三司開拆司賜服五品令上即位拜右司諫同修起居注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歷戶部度支二副使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既而名入翰林為學士兼侍讀學士轉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守西京以便親求為高密郡徙南京入除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尋改給

事中復充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進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以戶部侍郎罷終于汝陰郡享年若干

楚國在堂君子哀之公之弟秘書丞稟甥著作佐郎寇平幹公襄事中山郡夫人劉氏哭泣三年至于疾廢二子尚幼曰延慶太常寺太祝曰延嗣秘書省正字長女適試將作監主簿劉庠次女在室而某自布素從公之遊見公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奉親日視其親色諸公昆弟愛之如傷先朝采拔以輔相器之當遺弓之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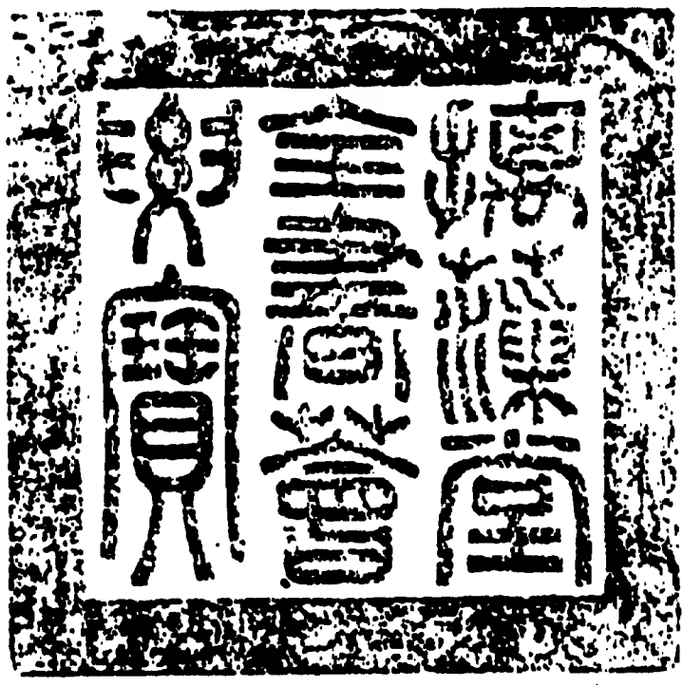
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涕泗霑濕公病汝陰聞拓拔僭稱嗥吁感慨教弟稟言西事甚詳蓋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於親舊問雖生死不易彼有孤遺則必為之備嫁娶又好學無倦未嘗不以名教為急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嘗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餘年公聞承祐有母弟在抗章請復其嗣有詔從之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于人為之記中人求公善辭許以不次公遲之不進故被誣而出至高密會歲饑公請蠲諸州稅又力請放海利以救東人于今賴之公兩居憲臺方嚴不動百辟畏其風權戚有過則彈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明肅之終莊惠復立閤門促百僚賀公毅然正色目臺吏不得追班前白執政遂罷自是莊惠損抑禮數有力焉在樞密院海南奏交趾八百餘人避本國之虐以歸我議者謂不如還之恐生邊患公曰當內之荊湖間活以閒田奈何求生而來委之兇虎蠻亦人也義必不還苟散為民盜從而戮之酷又甚焉為爭之不能得後果為亂捕之歲餘宜桂以西皆警朝廷患之公猶有愧色在政府浩然示至公於中外以進賢為樂以天下為憂見佞色則嫉聞善言必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舜為心與大臣居和而不倚正而不訐無親疎之間有方大之量朝廷為之重刑賞為之平及其出也未踰歲時而天子思之公遽不起嗚呼公之生也天有意也公之亡也天無意乎使在位

而壽則道德功名非竹帛之可勝矣銘曰

泰山之東齊魯同風厥生我公我公堂堂觀國之光亨于真皇真皇上僊隕血漣漣欲報昊天今上聖神迺眷正人叅于國鈞純德坦坦平心浩浩進退惟道恕以待物誠以報國仁人之德天乎豈不有心奪此令人我懷憂深箕山巍巍潁川悠悠山為陂兮川為丘公之名兮與日月留

范文正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七頁後五行督子以文刊本督訛篤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盧　廌
謄錄監生臣趙立福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范文正集卷十三

宋 范仲淹 撰

墓誌銘

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府事王公墓誌銘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之善人乎余見之於子野王公矣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太原人曾高占籍大名皇考諱徹以文行顯至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魯國公王考諱祐雄文直道名重海内掌太祖詰命至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考諱旭以公正果敢屢當藩寄為時之良二千石累贈兵部尚書妣虞氏贈某郡君公稟嚴君之教幼而有文伯父文正公為真宗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可動一日覽公之業喜甚作詩以獎之謂吾門未衰矣

用文正廕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正既薨公年尚未冠進所著文真宗嘉之名試學士院辭入優等賜進士及第名動京師嘗師事楊文公文公器之每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於人遠矣時翰林劉公筠風岸高峻搢紳仰望不得其門而進乃與禁中諸公共薦公之才敏天子命公校文于館中歷殿中省丞為博士於太常加集賢校理拜祠部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官充職同判姑蘇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石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還朝賜五品服章改度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進司封外郎出領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為難治公至斷獄必以情按吏必有禮橫者繩之弱者持之州人大服謂往之吏君莫公若也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當廟食耶吾為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加蔡人胡為不祠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蔡人從之于

今號為雙廟秩滿拜祠部郎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上不報凡斷獄出入以下吏為首長官為從公曰吾不勝法吏矣上言請為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仙觀後一年令資政殿學士昌黎韓公琦知審刑院議盜殺其徒非自首而悛惡者宜勿原之朝廷始頒示天下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為失矣又令資政殿學士鄭公戩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皆論公奇才未大用而非辜坐黜豈朝廷之意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還除度支郎中荊湖北路轉運使時西陲宿兵財用為重諸道轉運使競

進羨餘幾千萬斬助軍之獎實瘡痍細民以為已績公至而歎曰西兵天子不得已而用之然須于財賦豈如是而迫耶吾不當為由是荆湖之民賴公少休焉會資政殿學士富公弼拜職尚帶史館脩撰與公未嘗識面聞其風義舉公以代脩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韓富二公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為搢紳之冠天子俞其奏擢以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公再辭不允既而客有扣公曰銓衡至重利病多矣公無建明者何公曰綱紀盡在如權衡然但持者輒高下其手爾苟必易其器耶公居之歲時選士賴其平其間人物清濁公必辯之上前量有進抑振天官久墜之職也天子以西北數藩鎮皆須巨人乃擇近列而褒遣之公得領陝州州當四達之會又用兵而來吏民疲苦公至則緩征賦薄迎勞屏兇寇拯孤弱人迺息肩幾一載而感疾以慶歷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于黄堂享年四十五靈柩歸東都州人哭送于道朝廷加賻公生相門而弗驕弗

諂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率昆弟祖宴都門謫者拒之曰無為子之累乎公曰吾願為黨人從而貶之光矣此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為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已以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人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其獄未始深文焉求民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負勢不避此仁人之政不亦平乎故每去一州則百姓號慟如赤子之慕慈母也公性純孝與家人道先君事必感激泣下故厚於宗族每奉孝焉憂樂同之弟妻

文正之子也自淮南外計改涇原經畧使公食不甘寢不安曰弟有母老且疾吾無親憂因入對請代行既而弗許命其愛子規曰彼窮塞也得無危事汝可侍行而左右之以均吾憂又少弟端嘗不利于春官處徙勞者久之公為郎以歲課當遷願移厥恩台端一試朝廷許之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有如此者公不治生業惟畜書僅萬卷遠近從之兼通佛老微旨撰寶元總錄一百卷時聖賢窮理盡性之說公樂稱人之善必曰吾不及矣在士大夫非風義高遠弗與之游及其逝矣四方交友書問相弔云前年吳安道死今年王子野卒賢大夫之清者何其衰歟公娶周氏故禮部侍郎起之女封褒信縣君生子男三人曰恣將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縣主簿曰復大廟室長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次女尚幼余走塵土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淡交者有年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常期公以青雲之器大有立於國朝今不幸乃為公之墓銘銘曰

嗚呼人之清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之仁者曰壽民得以庇焉何子野之善人兮逝矣如川惟清方而平正兮居人之先在聲詩之有言兮胡不萬年忍送之于野兮葬之于泉徒切切於辭兮勒石之堅期子野之令名兮與白日而長然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賈公墓誌銘

公諱昌齡字延年其先鎮陽人以仕官遷徙今為開封人也曾祖諱某唐末起家備嘗險阻屬文之外長於撰述以唐武宗而下至僖昭昏無實錄乃以傳聞并諸家之說著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識者稱之居石晉朝知制誥至周為給事中史有本傳祖諱琰有才識宇量太宗在藩邸相得有素領開封尹辟為推官及即位擢拜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期以輔相將討河東與大臣議將卽上曰非琰不可會寢疾不起上軫悼之憂形于色贈尚書左丞國史有傳父諱汾以氣義稱位不充量終于

殿中丞公少孤太夫人愛之以待其成公天然好學甘於清苦時翰林李公宗諤有望於朝名實之士多出其門公依之有年以文行自立門下士咸推重之一上登進士第釋褐為饒州浮梁尉彼俗陰狡與人有怨往往食毒草而後鬬即時斃仵以誣其怨者公至必反覆省視自此被誣之人多昭雪焉秩滿除開封府功曹參軍在職脩舉府中常推委之會太夫人寢疾公執藥餌不斯須去左右者數月以憂解官哀毀之過宗黨稱嗟服

除為許州郾城主簿本郡牧與外計使皆以文學政事交薦于朝廷改大理丞宰蜀之江源縣人籍地狹積多田訟公曰聽訟之明曷若使無訟乎及正其疆條其弊以示於民自茲無爭焉時天下學校未興公脩本邑孔子廟起學舍俾邑之秀民羣居焉公旦暮往勸導之自此江源始有舉進士者邑人于今稱之皇上即位升殿中丞知宣州宣城縣未至有江淮制置使舉公監海州榷貨務疏達利路商賈便之朝廷奬其勞改太常博士

又遷屯田員外郎既而三司使以公可通天下之利薦之領京師榷貨務三年稱職特除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往倅泉州遠人賴之遷職方員外郎俄拜屯田郎中知衛州會州長不利繼亡者數人人無敢往士大夫惜公之行或教以易其府署公曰吉凶人乎死生天乎於是弗辭厥命弗易厥居而終亦無咎郡之共城有稻田以供尚食水利有餘而民不與焉公使歲溉之外與百姓共之天子以欽恤之懷憂及萬邦復先朝提點刑獄使兩

省近臣交上封奏舉公充職朝廷從之命提點京西路刑獄事公性仁恕小大之獄必盡心以聽郡邑之幽遠使車所不至者躬親焉不事風威州縣九品必延見與語得其善則畫一以聞見其過則教之使悛雖職居按察而不忍摘人之惡搢紳稱其長者改度支郎中荊湖北路轉運使下車訪能吏徹冗官部中諸郡例以公用饋遺者一切不受西南夸人下溪州刺史彭仕羲隸于辰州而驕褻狙詐嘗因入貢訴州官于登聞辭旨不實

朝廷弗欲較之責吏而已仕義益橫求割近邊土民公
遣吏直告之曰天子恩信及爾爾狡而無厭我當擇於
衆族求其可代汝者請之于朝汝其圖之仕義始知懼
盟不復敢訟改知潭州潭荆湖之劇府人物繁會素為
難治以公神明之照雖千百其訟無毫髮之隱吏服民
愛歌于道路朝廷知公之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就
鎮南海始登舟感疾名諸子授以治命神思不亂以康
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公長厚之性資以明達顛
沛造次弗離中道寛而不忤與人交久而能
恭當官而行未嘗違其正士大夫無不愛其風度居家
有節與親族同其有無常謂諸子曰吾家清白可傳何
生業之為敢手足之日門中索然君子謂公之踐言矣
娶三夫人高陽許氏中山劉氏封長安縣君廣平宋氏
封某縣君生八男長曰寅有文學履業登進士第為絳
州防禦推官與次子廉俱不幸早世次曰蕃開封府封
丘縣主簿次曰常將作監主簿次曰當堂京岡並幼女
五人長適大理寺丞李兢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王宗
慤次適河中府萬泉縣令高良佐次適孟州河陰縣主
簿州學教授蓋沂一女尚幼以某年月日葬于鄭州新
鄭縣抱童山之東南三夫人祔焉某既文而親從其孝
子之請而作銘云

邦之令人道醇德懿芝蘭之室瑚璉之器稟孝含忠播
仁殖義位于一方未博其施弗遐厥壽蒼蒼曷意君子
惜賢小人奪惠葬于鄭國卜云善地子產在焉魂兮相

慰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誌銘

古稱陰有德於人者必享厥祥大厥後易不云乎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信矣公諱
紹方其先雁門人曾高家于冀自耶律氏熾得石晉山
後八郡又歲侵兩河間王考諱某被遷于盧龍署之以
官復治產雲中而貨殖焉考諱某能幹父之蠱其家益
顯娶王氏而生公公少稱才武抱氣重諾有燕趙之風

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南牧帳下多掠獲漢家
士民俾公尸之公默計之曰漢人吾曹也驅之如犬羊
非有罪辜將孥戮於異域乃縱之夜亡者千計此德於
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胡能老于異域哉考妣既
葬吾其歸歟乃匿身草莽會夜則負斗而奔既達朝廷
真宗憫然嘉之補職于三班以其勇果屢委軍甲捕外
方寇所謂巡檢者至則盜息民得按堵公祥符中主郃
之峽口寨時龍水郡蠻寇大擾戍兵屢屐岐口溪洞亦
乘聲嘯聚一日迫寨圍而噪之公戒軍士曰我露其勇
彼將整而難破不如示之怯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
事衆皆肅然聽命既夜公自率驍果突而擊之斬十餘
級蠻雖衆曾不能措手足大駭而奔自是終公之任不
敢內寇州將害其功不以上聞公曰我自度還漢獲從
王事足矣烏敢為功哉又嘗誨諸子曰吾以漢有聖
人之風故脫身以歸今教汝詩書趨聖人之道使汝輩
有立吾將鼓歌以終天年豈病其不達耶子況舉進士
高第又舉賢良方正天子親問當世治亂祥咎以對第
一乃速進用四五年間掌西掖書命為陝西道宣撫副
使還朝敷奏稱旨乃詔寵公以太子右衛率府率監瓊
林苑金明池以便子養士大夫榮之天子以尚憂西陲
命況龍圖閣直學士出領秦鳳路經畧使公在疾經畧
屢求省侍有詔敦勉建中人尚醫輸視公以慶歷五年
乙酉孟秋月壬子不起享年七十有四上嗟惻之加贈
賻焉經畧衆章哀訴得告奉公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
許州陽翟縣某原禮也公性剛直未嘗曲於人然明恕
少怒嘗官于閿中有愛馬使一卒乘習遇危橋不下馬
折足而斃公曰卒豈欲是耶不復以一言詰之人皆服
其度公娶李氏贈福昌郡君前十五年而亡生八男經
畧即長子也次曰淵有詞業舉進士以兄廕補試祕書
省校書郎許州鄢城主簿次曰沃護幼亡次曰洵賴上
主簿次曰泱登進士第唐州團練推官次曰洸太廟齋
郎次曰泳皆業進士次小字寶哥尚幼三女長適海州

東海令張震次適辰州理掾高燾次適鄂州咸寧令張
于方皆以婦道稱于宗族某嘗與公會于丹陽見公氣
貌話言剛而質毅而恭使人信而愛之又與經畧之游
舊矣俾序而銘云

公復其家去而歸華公教其嗣挺國之器厥後既隆又
壽而終天子賵焉大夫弔焉非積德而胡然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師謚忠獻
范公墓誌銘

慶歷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
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上悼之為
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賻賜加等子孫遷官者五人有
司議行謚曰忠獻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洛陽之某原某
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某後
唐初為校書郎并帥孟公器之嘗辟居幕中後又從孟
公入蜀霸業既成遂為國相久之一日告老蜀主寵以
太子太保就第以疾終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某
在蜀為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
考諱某以太傅廕為供奉官終于合肥郡之監軍累贈
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進京兆郡實
生三子公處其季十歲而孤家甚貧太夫人遣公就學
常貿衣以為資公警悟過人挺然國器舉進士咸平三
年春御前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知巳薦公廉
敏改筠州從事秩滿以績用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
遷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
初公為洛陽主簿實典廩納而邑多權要公必先細民
而後形勢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紀公姓
名署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
陽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為淮陽倅成命未
行會萊公出守西洛辟公試留守司朝廷俞之張公曰
奪我賢倅耶公自茲名重朝廷改田曹外郎主判三司
開拆賜五品服天禧中河決滑臺齊魯承其弊朝廷遣
兵數萬人塞其橫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負薪匊邑官苻

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天子患之命丞相暨主計擇人以往僉以公為允除京東轉運副使至則度河之勢量工集材邑官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而濟河防既就進度支外郎河北轉運使列塞積兵計糧為大民租不能給須重其穀價募商以內之縣官苦其費公視德博聞地惟沃饒菽粟易斂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輦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集于邊廩自是河朔財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陝西兵食不足困于轉饋命公充本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公至則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下給以池鹽商嗜其息而農得以休上即位就遷兵部外郎名拜户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踰年召還提舉京西司會環原州屬羌叛起大為邊患遣公安撫乃見其酋長諭以恩威即時鴈順還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體加龍圖閣直學士主計如故公好訪問善開納天下金穀之利病灼然居目中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制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兩府簾對章獻太后泣曰先帝崇奉此宮一旦至此賴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復興之意因抗言曰先朝極土木而成此宮一夕為燼豈天意耶如因其所存復欲興之民將弗堪不如焚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章獻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說翌日下詔以諭中外焉又嘗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居密府六載參掌機務知無不為明道二年以户部侍郎知陝州踰月移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疾疫於關中為甚百姓轉于溝壑公先減廩祿復損民有餘以振之活數萬人每人躬自撫視至染癘氣卧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國家禦戎之備率多弛廢西羌狡狠必有窺邊之心恩不克威豈久安之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上深加采納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西戎果叛上咨歎之授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

備未完屯戍尚寡公累章乞師朝議小其寇不甚為意一日元昊驅衆十餘萬圍延安城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城中守卒纔數百人公身被甲冑復呼民登陴日夜嚴守遣使令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敵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歿城中大恐無可守之勢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皆危今人力窮矣奈何郡南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之曰吾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為敵魚肉神享廟食于茲土其無意乎厥暮陰晦雨雪大下寇兵暴露不知所為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其神曰威顯公斯又至誠之感為不誣矣然二帥既歿累公左遷户部侍郎知安州延安吏民百數詣闕號訴謂城當陷而存民將殞而生皆公之力也天子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兆府且許朝覲上優遇之加資政殿學士赴鎮歲餘以撫安關輔之勞改尚書左丞進大學士俄而復守西京有羣盜集于襄鄧浸淫汝洛聞朝廷委公營之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逼兼示恩貸故其寇歸者半戮者半民用樂業歲乃大登朝廷有詔褒之又言事者以西事而來收兵太冗宜遣使擇去以寬其費朝廷從之軍中往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緩而棄之不可上乃止公保釐三歲拜禮部尚書時已抱疾至終之日洛人悲焉公常志在補益奏豪累箋及其沈疴聞朝廷有事於田狩猶拜疏忠切以盡其心公性恭和有風鑑門下所舉多至貴顯為時名卿藏書僅萬卷惟小書五經則常提攜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岷山處士龍昌期論易深達微奥以昌期所著書奏御遂行於時公著明道集三十卷後集十卷彌綸集十卷雖高年貴位而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男六人長曰宗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十人一適眉

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六人早亡孫男六人子開
子明並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奉禮郎子諒子奇子淵
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約于身勞于國
周旋四方始終一節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令二子六
孫秀異簪紳豈陰德之在歟某素為公之所知又諸孤
以公善狀求為之銘銘曰

邦之偉人念德不怠勤勞王家四十七載入輔樞軸作
為股肱皇猷克贊天春是膺出臨藩宣允專節制蹈乎
憂患濟以忠義政本乎仁行執乎恭夙興夜寐則善之
從歲月靡靡終于壽紀典禮具舉神靈以喜塋于先塋
舊柏青青子孫尚蕃承祭祀兮惟寧

東染院使种君墓誌銘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
銘於子子嘗經畧陝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
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
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

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鄜
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
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
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
膽勇過人雖倚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
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
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
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百金工復致其力
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
戎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
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
而朝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
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
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
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戎中事
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

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戎寨戎常濟河為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克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悦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歷二年春子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戎潛連助為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悦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綴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四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

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為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酋諾爾阿者倔彊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諾爾阿曰諾是夕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諾爾阿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君已至嬖而起之諾爾阿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謹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感信於君有烏勒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偽署如烏勒族者百餘帳咸股栗

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羌屬無復敢貳君戒諸
族各置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
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
于渭子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名君分援涇原君
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君曰
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
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
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縁是邊

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
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
環為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
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
南占原州之疆有敏珠爾瑪爾默康奴卜三種居屬羌之大素
號彊梗在原為孽寖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
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
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于為宣撫使乃諭

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
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
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
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
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
知謙訟君蒙正内為之助獄成流寶州上親政量移汝
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
學士李公絃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榷酤又禮部尚
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公非辜改知虔州贛
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
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寛州之請君少尚
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
書而已莅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
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
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
曰古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
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誨三
班奉職皆有立人也訢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
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孤矣撫養士伍牢
籠羌夸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者
入戎中凡半歲間而酋誅握兵用事者二三人謀者還
言其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
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人捍戎
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
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君諱宗諒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與予同登進士第
始從之游然未篤知其為人及君歷滑連泰三州從事
在泰日子為鹽官於郡下見君職事外孜孜聚書作文

童愛賓客又與子同護海堰之役遇大風至即夕潮上
兵民驚逸吏皆蒼惶不能止君獨神色不變緩談其利
害衆意乃定子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愛焉君去海
陵得名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平州當塗縣移知
邵武軍邵武縣遷殿中丞還臺會禁中災下御史府窮
究君與秘書丞劉越並上疏論災異明非人之所能為
朝廷貸其獄時明肅太后晚年未還政間君又與越嘗
有觧議暨明肅厭代朝廷擢當時敢言者越既卒贈右

司諫君拜左正言遷左司諫俄以言得罪換祠部員外
郎知信州又監鄱陽郡榷酤就九華山以葬先君既而
起通判江寧府丁太夫人憂服除知湖州賜五品服西
戎犯塞邊牧難其人朝廷進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知涇州就賜金紫及葛懷敏敗績于定川寇兵大入諸
郡震駭君以城中之兵呼農民數千皆戎服登城州人
始安又以金繒募敢捷之士晝夜探伺知寇遠近及其
形勢君手操簡檄關白諸郡日二三次諸郡莫不感服

予時為環慶路經畧部署聞懷敏之敗引蕃漢兵為三
道以助涇原之虛時定川事後陰翳僅十日士皆沮怯
君咸用牛酒迎勞霈然霑足士衆莫不增氣又涇州土
兵多沒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別于佛寺哭而祭之復
撫其妻孥各從其欲無一失所者予目此數事乃知君
果非常之才始請君自代朝廷命韓公琦與余充陝西
四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畧安撫招討使復命君守本官
充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君

奏言今既置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而諸路經畧亦帶
招討之號稱呼無別非統制所宜請去招討二字朝廷
以其知體詔從之君去涇之日其戰卒妻孥數百口環
其亭館而號送之觀者為之流涕君至慶處置戎事甚
得機要邊人咸稱之會御史梁堅奏劾君用度不節至
本路費庫錢十六萬緡及遣中使檢察乃君受署之始
諸部屬羌之長千餘人皆來謁見悉遣勞之其費僅三
千緡蓋故事也堅以諸軍月給并而言之誣其數爾予

時待罪政府嘗力辯之堅既死臺諫官執堅之說猶以
為言朝廷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日饋遺往來踰制降
一官仍充天章閣待制知虢州又移知岳州君知命樂
職庶務畢葺遷知蘇州未踰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
某年月日薨于郡之黃堂享年五十七天子加贈尚禮
進一子官嗚呼予實知君之才而嘗薦之于朝及聞其
終泣而誄之惜其才有餘而命不足不得盡其術于生
民諸子奉君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池州青陽縣九華
山金龜原而乞銘于予忍復讓哉君河南人也曾祖裔
贈將作少監祖嶼不仕父感雅州軍事推官累贈尚書
屯田郎中母刁氏渤海縣太君追封仙遊縣太君君娶
李氏封同安縣君子四人希仲以方畧進前渭州軍事
推官希魯登進士第希德舉進士希雅尚幼並守將作
監主簿女二人長適池州軍事推官王栩次適進士劉
君軻君少孤性至孝居母喪以哀毀屢病廬墓側踰年
手植松栢數萬株生平好學為文長於奏議尤工古律

詩積書數千卷以遺子孫中外宗族無不盡其歡心其
育人之孤急人之難多矣君政尚寬易政教風化在玉
山雪上回中岳陽四郡並建學校紫微王舍人琪翰林
張諫議方平太常尹博士源弟起居舍人洙次為之記
重興岳陽樓刻唐賢今人歌詩于其上予又為之記君
樂於為善士大夫亦樂其善而願書之也可不謂之君
子乎銘曰

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奧高出誠意一開抗職諫曹辯
論弗摧主畧邊方智謀橫來嗟嗟子京為臣不易名以
名毀才以速累江海不還鬼神何意君昔有言愛彼九
華書契以降干戈弗加樹之松楸敬于雲霞君今已矣
復藏于此魂其依歟神其樂只壽夭窮通一歸乎至理

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事張君墓誌

銘

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為家臣或不顧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

徒與孔子語而未嘗及然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已加乎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賤貧逐貴高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不循聖人之道挾數以進求行其欲得與失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為賢矣君諱問字道卿陳留人也天聖七年秋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官親嫌者別試太常寺予始在祕閣命往尸之得君策論有漢儒風采乃薦以高等明年不利于春官退居景陵郡研經講道弦歌終日遠近學者多歸之既而獻文論百首應茂才異等科第一人名會丁家難不赴寶元初西羌犯延安君慨然有憂邊之意述平戎策以進慶歷初故禮部尚書范公雍言君著萬機濟理書十篇皆國之大議朝廷名試學士院初命試將作監主簿未調而歸搢紳惜其不稱時予經畧陝西因表薦之除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決滯訟數十吏民服其明屢西陲積兵民苦於遠輸俗吏急之以奉上官民率多流亡君獨與民緩期使得措其手足復流亡者千餘户陝西都轉運使吳公遵路孫公沔皆以善狀上聞宣撫副使田公況復稱薦之又本道經畧使鄭公戩顧京兆屬邑有不治者必遣君治之以慰其民鄜延路經畧使龐公籍思廣議論之助權署君幕中仍主州牌以教育人材累表請改官未報會樞密直學士梁公適來代龐奏君以本官兼延州軍資庫詔從之未幾寢疾以慶歷六年十一月三日終于延安之官舍享年五十二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里曾祖洪隱德不仕祖令釗開封府太康縣主簿父允河中府觀察推官母夫人宋氏君娶歐陽氏生一子曰徽登進士第鎮安軍節度推官知延州甘泉縣二女長適安州安陸縣主簿朱師德次適進士方琪君力于學志于道直言直躬自信而不惑有孔子門人之業而不挾戰國豪士之數雖命與道違其又何愧哉其子遠來乞銘故書之曰

君子之道恥於弗立立而無所施命也君子之命患於

弗知知而無可奈何天也張君其斯人之徒歟吾思孔子之門則當旌其人而不暇哀其人故昭以銘云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君諱融字仲川其先蜀人也曾祖諱琛不仕祖諱遜贈禮部侍郎父諱佖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贈光祿少卿妣袁氏彭城縣太君君幼專詞學秀出流輩天聖二年秋廣文館舉進士公卿大夫之子咸在焉君中第一人明年春禮部校天下之才君別試于太常寺又首薦之由是名動京師士大夫願識其面未第間丁光祿憂

朝廷錄光祿之後賜君同學究出身服除授信州貴溪縣主簿君不辭小官而恪其職令樞密直學士蔣希魯故龍圖閣直學士吳安道時並任江南東路轉運使聯章薦君就遷蔡州平輿縣令吳移使淮南奏掌真州鹽倉又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希逸與時賢七人舉君于朝旋以疾聞除太子中舍致仕居于曹南郡以慶歷三年三月五日不起年四十有九君始娶任氏再娶辛氏封金城縣君二人長曰延賞郊社齋郎次曰延德君之弟太子中舍隆與其孤以皇祐三年四月六日葬君于濟陰縣沛郡鄉崇儒里請銘於予予天禧初為譙之從事光祿公方典是郡君時侍行而予始識君見君文雅有議論不敢以子弟器之後數年與君會于京師與之遊皆當世異才以文學風義相許予益愛焉君既祿仕而大夫之賢者多薦之斯可謂之聞人矣惜乎命之不修弗克樹勳於時可永歎焉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豈不與善也余謂不然君子之為善也必享其吉有窮且夭者世皆重而傷之雖一二人猶以為多焉小人之為不善也必罹其凶其禍且死者世皆忽而忘之雖千百人若無焉如仲川之亡可謂重而傷之者矣故作銘云

惟人之才而無命兮猶物之秀而不實品彙紛其自然還波彭殤至此兮孰少孰多君子之思兮徒為乎悲歌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仲温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末為處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于蘇臺曾祖諱某事錢氏為中吳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諱某以神童補官終于祕書監贈太傅考諱某歸皇朝歷真定府武信軍掌書記贈太師兼中書令府君即太師仲子也生于京師幼孤還蘇臺與諸從兄弟居服勤素業孝悌于門中景祐二年以某遇乾元節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赴調除越州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年盜不及境外計舉監杭州餘杭縣市征能寬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績聞按察使洎牧守咸有表薦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台州黃巖縣慶歷七年海潮大至壞州城人皆逃散沒溺者甚衆府君教民為桴晝夜救之全活數千人既而上官知其所存請董衆以治城府君雅喜利人長於慮事衆議築土為城用甓以傅之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勞又捍水之衝甓何能久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堅而後增至于城復表以長石互相銜枕勢莫得動其城八門皆設之閘遇水暴至則障之衆伏其善台人遂安時又歲饑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助窮民而窮民之資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羅之十不若與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及衆皆悦從飢者獲濟焉永嘉郡禁盜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臺請府君慮問府君原盜之情而重其行法固請覆奏朝廷悉恕其死黃巖大邑民數萬户訟爭盈庭府君專尚仁愛多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情非巨蠹者府君必為解其仇訟而決平之民自愛服制置按察等使交章薦之府君秩滿還家與鄉舊游曰吾樂矣何用官為遂請老朝廷嘉之遷太子中舍致仕皇祐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議置上田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之憂府君退居四年賓親盈門以東皐所入日為雖黍之具故貧而常樂顧鄰里鄉黨有急難則竭力以濟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中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無老少皆滯下其遺愛感人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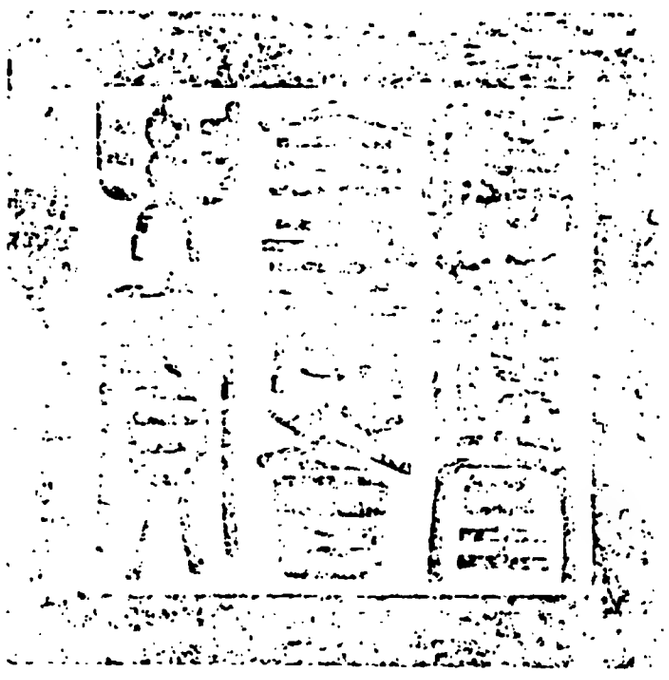
是之深娶丁氏夫人男五人長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
四子尚幼女四人長適進士李公次適進士沈充二女
在室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三讓原
嗟夫某從事四方與府君別動逾千里及餘杭得請一
覆其顧相會未幾而有死生之訣泣血灑毫不能成文
銘曰

嗚呼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與我為家棟梁兄又逝
焉我獨徨徨諸雅在前未知否臧我其教之俾從義方
積善不誣厥後其昌

謹案第二十三頁前六行諾爾阿舊作奴訛今改
後倣此　後六行烏勒舊作兀二今改後倣此
二十四頁後五行敏珠爾舊作明珠又瑪爾默舊
作滅臧又康努卜舊作康奴今並改後倣此

謹案第七頁前五行與白日而長然刊本日訛石據時兆文本改

第二十九頁前二行陰醫僅十日刊本醫訛醫據時兆文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錄監生臣趙立福

欽定四庫全書卷十四至十六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范文正集卷十四

墓表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宋 范仲淹 撰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諸侯與霸者之為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公諱鶚字齊賢富春人也按舊誌公以奇文遠策見吳武肅王署越州大都督府文學歷郡縣幕府改臺憲為郎官判鹽鐵院持禮入貢授少監終于太府少監領縉雲郡享年八十葬于會稽之南山今山陽守汚即公之曾孫也在御史府無所回避有聲朝廷近過問里掃墳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之清芬訪余郡齋以道之既而歎曰唐季海內支裂侯卿材國士不為時王之用

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來士君子工一詞明一經無遠近直趨天王之庭為邦家光吾搢紳先生宜樂斯時實斯時則深於春秋者無所議焉因追惜太府公奇文遠策而終於霸臣丁彼時也豈徒一人而已乎故弔而表之

鄠郊友人王君墓表

五行之秀見乎人有清而賢有敝而愚五行之數著乎命或脩而壽或速而夭顏子其猶病諸吾友人王君賢而夭之其不幸矣夫君諱鎬字周翰其先澶淵人也曾祖鼎邢臺之楬郵祖楷尚書兵部員外郎考衮太子右贊善大夫妣秦氏封太原縣君贊善公慷慨有英氣善為唐律詩歷著作佐郎通判彭州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某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執復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寶臨海屈元應者蚤暮過從周精於篆屈深於易且皆善琴君嘗戴小冠衣白紵跨白驢相與嘯傲於鄠杜之間開樽鳴絃或醉或歌未嘗有榮利之語一日會君之別墅當圭峯之下山姿秀整雲意閒暇紫翠萬疊橫絕天表及月高露下羣動一息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漠下滿林壑清風自發長煙不生時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壺之中客大異之君曰此一書生既老且貧每風月之夕則操長笛奏數曲而罷凡四十年矣嗟乎隱君子之樂也豈待外乎哉暨予東歸長白山以覲之故就祿養者僅十五秋君猶隱而未出今殿中丞致仕母君隨居鄠郊善談名理見君之賢而語之曰子美田百頃枕琴藉書釀醇酒養靈藥優游雲泉踰二十年人生此世中安得獨善自樂如此之久耶子不若俯就鄉老書少勞于人間又長安秀造咎推引之君不得已天聖四年秋起冠京兆之薦明年春官氏較天下之士第君于甲等忽焉構疾以三月九日不起于京師之建隆觀時周道

士在焉親視藥食而至于終乃齋其柩行哭道中歸于
鄠郊又數年子倅河中府因王事至長安傳舍中會周
道士夜話平昔及君之始末道士涕泗交下終夕不止
君善與人交也如此又十年子經畧西事遇君之長子
以葬期來告嗚呼君幼而奇敏能歌詩筆札有聲于閨
中長安人惟呼小秀才長而有文著書樂道不願榮祿
有肥遁之節後感母君之言俛仰一進遠以不壽妻諶
氏生子五人長曰規謹厚克家奉父母之喪藏于鄠縣
某山某原禮也次曰溉景祐元年登明經第除臨晉主
簿而亡次曰覽曰覲曰觀尚幼俱嗣其業一女適孫周
道蚤卒噫予與君別三十七載風波南北區區百狀今
茲方面賓客滿坐鍾鼓在廷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
圭峯月下倚高松聽長笛忘天下萬物之際乎追念故
人乃揭石而表之書曰
有君子焉生兮雲山葬兮雲山始終不垢兮其清而賢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段君墓表

皇祐二年春某月日葬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君于陳州
某縣某鄉之原君諱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也曾祖諱知
遇祖諱驤隱于五代父諱子昂端拱中登進士第終于
陳州錄事參軍累贈吏部郎中母夫人樂氏追封福昌
縣太君君幼孤好學大中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
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鄠州崇陽縣有治狀改權杭
州觀察判官時樞密直學士李公及領餘杭郡當世清
德於人少許可大愛君之才與本道轉運使薦之改著
作佐郎知亳州蒙城縣移雅州名山縣還改秘書丞知
婺州金華縣未行除審刑院詳議官執法至平擯紳多
之張文懿罷相知江寧府辟君通判府事還授御史臺
推直官改太常博士時章獻太后聽朝君與知雜御史
曹脩古等上言外戚劉從德家恩幸太過臺隸輦寺得
祿仕責授祕書丞監漣水軍酒稅務復太常博士通判
天雄軍上臨軒親政擢拜殿中侍御史尋除開封府判
官改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三司度支判官使幷丹

國還為兩浙轉運使君以二浙財賦為天下之最孜孜
利病無弊不革朝廷獎之進兵部員外郎充職改淮南
轉運使兼發運司事移陝西轉運使奏劾判陝府駙馬
都尉同平章事柴崇慶不法朝議直之俄命以本官兼
御史知雜踰月除三司度支副使定襄地震壞閭舍壓
人盈萬數天子怵然命君為河東安撫使君恤殘民無
一不至遷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康定初西
戎叛兵交塞下近塞藩牧實難其任朝廷以君為龍圖

閣直學士知涇州未行感疾以寶元二年八月初四日
終于廣州之黃堂年四十六娶樂氏封京兆郡君生三
男俱幼亡五女長適張氏次適孫氏次適譚氏次適明
氏次適張氏君風神秀特人皆望而欽之臨事無大小
無難易決發如流明而不苛和而不隨在御史府無所
回避譎去踰年及還又與孤中丞道輔等伏閤論事見
端人之風焉三為轉運使特有風采善人君子皆得信
用而推擢之小人則畏而少過君在南海予方經畧陝

西嘗薦君可任邊要朝廷纔有涇州之命而君不起搢
紳先生咸嗟惜焉予知君之深者故表其墓云
希逸之生神粹而明朝端正色天下公聲類子非壽清
德自久伯道何嗣令名為後表墓以文希逸不朽

贈大理寺丞蔡君墓表

經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嘗試觀之士果有文與行
不必據高享大而後顯雖林壑之幽遯而不泯者蓋有
稱焉君諱元卿字某其先洛陽人祖諱某為萊之膠水

令有惠愛名官九載不得去既終邑人留葬之子孫遂
家焉父諱某克已好學以疾不仕君幼不為戲長而好
學一日歎曰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吾從事於文豈蹐
身環堵而能通天下之志乎乃軒然遠游至江西胡氏
之義學與羣士居非禮不由非道不談君子願交焉五
年業成復歸于齊鄉老請薦之時方尚雕蟲技君以好
古不合于有司退居淄川郡之北郊有田數十頃而衣
食之以貧為業未嘗屈于人有豪士至門願輸錢五十

萬請為陶朱之事以肥其家君謝之曰吾伏臘之餘尚可為酒醴詠歌之音足以悅情性吾之仁義不得施于生民忍以貨殖而取之乎豪士慚而引去君退於斯終於斯享年四十七君體貌魁梧偉其衣冠人皆望而畏之而性本慈孝故奔知政事文忠公視君諸父也君親愛之過於已子每得文忠所著則喜盈顏面示于識者曰起吾家者耶君娶故駕部員外郎王允已之女贈某縣君以孝和聞生四子曰弈曰棗曰晝曰交皆由文忠廕補報君之德也弈早終于乾寧主簿棗既仕而學再舉進士出身夙夜刻志富于學問嘗應賢良方正科雖失于有司以是著聞于時至監察御史而終君與夫人因棗敘郊祀恩俱被贈告晝與交今並為大理寺丞克孝于親奉君與夫人之喪以某年月日合葬于青州某縣某原禮也子孫游宦誠南北之人也故表而識之云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墓表

君諱綵字敦素會稽人也晉右將軍逸少之後世居蕭山曾祖諱慶祖諱安皆不仕父諱展有鄉曲之行好施與而里人喜之曰厥後其昌娶沈氏夫人而生君及君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夫人追封德清縣太君後夫人謝氏追封會稽縣太君君幼稟親訓未嘗釋卷復游學京師大中祥符八年春擢進士第釋褐除興國軍司理參軍精意獄事無不得其情前後劾重辟而昭雪者凡十一人郡中稱之神明秩滿除台州軍事判官州城據山病其少井君白州長一舍之外有泉焉請陶土為筒導入于城復五里一穴以濟行路之渴于今人賴之移湖州軍事判官秩滿除杭州觀察推官丁父母憂服除赴集吏部選充開封府兵曹參軍歲餘大理寺舉為詳斷官改本寺丞凡奏獄之疑者必持寬典全活甚眾改殿中丞故龍圖段學士少連時為兩浙轉運使舉君撥發本路漕船遞革其弊本大增上供之數以考績

聞改太常博士通判衢州州人子弟多習詩書而未有學校士望缺然而君募郡中高貲始建學舍其堂室僅百楹朝廷賜州學額又營資糧之具最於諸郡時金華郡守闕外臺假君領之衢之父老遮道于境上謂婺民曰我州一鑑何奪之為有諸外臺乞還者婺人薛惟簡先有寃狀父徒子黥君雪除之其家德君以紫檀肖其象而祠之故翰林聶學士冠卿應詔舉知深州不就改屯田員外郎通判袁州故翰林葉學士清臣舉拜殿中侍御史慶歷中湖南蠻人亂攻劫郡縣言事者或請夸滅或議招納歲時未決生民甚苦之朝廷選御史往究其事以君為湖南安撫至則察訪利病而前之主者立重賞以誅蠻人一級萬錢士卒貪之往往害樵餉之人以為功君下令曰得賊之首者必指其鬬地以為質其可擒者當生致之自是無枉戮者君居軍中凡十月戎服葛屨與士卒同惟石硤鈴景二洞聚黨數千君促官軍力破之斬首數百級招安三千人餘皆竄匿英連韶

間自是衰息朝廷奬君之勞遷侍御史賜金紫充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提舉市舶司凡蕃貨之來十稅其一必擇諸精者夸人苦之公令精麤勻取夸人大悅謂之曰金珠御史意貴之也時交趾有變朝廷命君經度而廣州當交趾之衝無城守備君議陶埒為城造大艦十數日習水戰以待其來彼不復動歲餘君以癉疾求領小郡遷兵部員外郎知通州通人歲苦海潮流亡者衆君作長堤以捍之復民田業量其肥瘠奏免五年至十年之租朝廷名檄三司鹽鐵判官以皇祐元年四月疾終于京師享年六十一二年三月十日歸葬于蕭山之先域禮也君娶裴氏生一女再娶杜氏生四男一女其子霽登進士第霽試祕書省校書郎露三班借職需脩進士業女文慧適泉州永春主簿陸琪文敏適皇祐元年進士第一人馮京予與君同年之交也見君苦志清節不渝於素稱薦者皆當世名臣朝廷一用之而克樹風績惜哉位未大道未顯而終焉其命矣

夫故表其墓云
稽山之陰右軍之後生此淑人終身無咎既及于民復
歸於神葬之家山雲氣氤氳宜昌乎子孫

書碑陰

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

慶歷二年春正月子領環慶之師出按邊部過馬嶺鎮
四望族落皆鎮之屬羌而戍城之中有夫子廟貌觀其
記石乃故兵馬監押殿直贈某官張公縕之所建也已
而思之昔咸平二年冬斡丹以舉國之衆入高陽關縱
橫大掠南至于河乘冰之堅侵于淄齊時河南州郡未
嘗治城且無戰卒四郊之民驅戮向盡城中大懼公方
為淄州兵馬監押與刺史議其事刺史暨官屬州人咸
欲棄城奔于南山公按劍作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
大衆一潰更相勠奪彼狄未至吾民已殘矣刺史果出
我當殺之以徇縣是衆無敢動公乃呼民登城夙夜以
守數日狄退而州人相賀曰向非張公英識獨斷則我

輩父母妻子魚肉於人矣朝廷賞不及公人咸嗟咨公
生二子長曰揆今為度支員外郎直史館荊王府記室
參軍次曰挍今為秘書丞通判京兆府事並以文學節
行自樹風采搢紳先生稱之議者謂公有陰德於人宜
其有後焉予幼居淄川郡又與記室為同年生稔聞公
之事及觀馬嶺之跡雖極塞窮塁猶復立聖人之祠以
尚風教乃知張公信道有素固能訓于義方昌厥世而
大其門蓋未可量也豈止陰德之助哉故書之

范文正集卷十四

范文正集卷十五

宋 范仲淹 撰

表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臣某言今月日奉勅就差臣知杭州仍放朝辭取便路發赴本任者祇膺寵命伏積震兢臣某中謝竊以寧海鉅邦生聚十萬牧守之重宣臣克堪矧為畫繡之行再領宵衣之寄始終極幸進退甚榮臣方理輕裝即趨便道敢有再三之瀆庶傾萬一之誠竊念臣才不逮人遭逢有素束帶從事四十餘年荷三朝之奬知歷二省之清要職參仙殿位亞秋卿祿賞被于子孫名級顯於中外報國無狀殺身何成今復還父母之鄉邦逼桑榆之暑刻解冠告老決在此行久事朝廷乍越江海無復瞻望咫尺對揚清光雖小人之心固多懷土而疲馬之志寧莫戀軒臣欲于京城就兩浙舟船載家赴任伏望聖慈許臣入謝雲天少敘平生之感退歸鄉里永為萬足之心賴君父之推恩庶人臣之畢願干冒宸極臣無任云云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登祕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顏巷窶于齊門一第為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閨籍升華朏汨沒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詭希英主之知伏惟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摧機之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敦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絕於青雲答未更於鴻霈俄易藩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荐加寵數而況闕圖書之府切處於深嚴踐雲龍

之庭當備于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造
清曹仍居猶治輝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内守朴忠外
修景行進退惟道遵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
育材之造臣無任 云云

饒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勅命落天章閣待制守本官差知饒州已
到任禮上訖狂愚之誠進多冒死仁聖之造退亦稚恩
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 中謝 竊念臣出自畎階于搢

紳歷升天閣之游親委王畿之政臣至孤難立屢請弗
詣眷寵既隆補報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處事未精
發言多率智者千慮而有失愚臣一心而豈周情雖匪
他罪實由已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
自信伏蒙皇帝陛下惟天為量無大不容與日垂光何
微弗照止削内朝之職仍分外補之符當死而生自勞
以逸君恩彌重臣命愈輕敢不動靜三思始終一志此
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本安人之道入朝增寵匪躬之節
庶從師訓無負天心瞻望闕庭臣無任 云云

潤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勅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幽遠之誠未嘗聞
達高明之鑒俄復照臨臣 中謝 伏念臣起家孤平蒙上
奬拔置於清近之列授以浩穰之權聖惟知人臣則辱
命徒竭誠而報國弗鉗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議當深典
可無退省加有所聞汲黯漢之直臣嘗疏公孫之短裴
度唐之名相亦陳元稹之非斯實忠良豈無讒毀臣聞

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前代國家或進退羣臣
聽決大事若出於君上則中外自無朋黨左右皆為腹
心若委於臣下則威福集於私門禍釁積於王室故三
桓興而魯弊六卿作而晉分姓古興亡鮮莫由此孔子
之論昭昭不誣是以君道宜彊臣道宜弱四瀆雖大不
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明不可代太陽之照臣按大易
之義坤者柔順之卦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堅冰之防以
其陰不可長也豐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見

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臣考茲前訓慮於未萌當危言危行之秋有寢昌寢微之說謂大臣久次在進退而得宜謂王者萬機必躬親而無倦總攬綱柄博延俊髦議治亂之本根求宗祖之故事政條舒而自我物榮悴而如天人心不在於權門時論盡歸於公道朝廷惟一宗廟乃長臣之所言殊未盡意重煩上聽再瀆遠方削天閣之班資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盡室顛危人皆為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蕭望之口陳災異蓋無負於

本朝公子牟身處江湖徒不忘於魏闕未知死所敢望生還伏蒙陛下九日垂光八風迴力察臣有犬馬之志恕臣無塵露之勞特出聖衷稍遷便郡茍如行葦保於勿踐之仁鑑若鳴桐脫彼在焚之患敢不長懷霜潔至効葵傾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上副聖知下逃羣責臣無任 云云

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就差臣兼知延州軍州事已到任交

中謝

竊以延水極邊東夏雄屏控外彊之衝要歷大臣之鎮臨范廷名出師於塞門向敏中移節於京兆斯為劇任曷在匪人況經侵軼之虞彌藉緝綏之政宿兵既盛為地可知臣職貳統戎志存殄寇所宜盡瘁敢昧請行自薦老成固慙於漢將誓平此賊詎擬於唐賢伏蒙

皇帝陛下曲徇微忠亟頒成命寬其無狀用之弗疑臣夙夜敢寧奔馳罔暇刻時莅事翌日興師庶羣制於戎

心仍掩襲於邊落大軍已出中使聿臨不謂孱謀偶符睿算所期克勝少慰憔勞重念百姓屢驚體當招撫五兵又戢務在訓齊如治亂繩必期於耐事先除害馬亦假於行權仰賴聖威即紓邊患臣無任 云云

謝降官知耀州表

臣某言蒙恩降授臣尚書户部員外郎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者實負大尤尚從寬宥雲天之覆頂踵何酬臣 中謝

竊念臣才本迂疎識非機敏屢由狂率自

取眠放朝廷以邊有擾動是使愚使過之秋微臣以國有急難當忘家忘身之報自膺寄委罔敢遑避而力小任重智小謀大勞心已竭處事逾乖苟利國家不恤典憲宜及於禍以貽厥羞皇帝陛下日月照微天地包廣謂千慮之智猶有一失萬物之材固無全用軫茲孤弱播于生造削其官足使明大戒存其職足使思後圖臣敢不更勵疲駑愈加修省庶陳纖芥之効上荅高明之私臣無任 云云

羅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降授户部員外郎依前充職知羅州已到任禮上訖雷霆之威足加死責天地之造曲致生全臣 中謝 竊念臣運偶文明世專儒素靡學孫吳之法恥道桓文之事國家以西陲棆動之際起臣眎所特加獎用臣自知甚明豈堪其任但國家之急不敢不行自兼守延安莫遑寢食城寨未謹兵馬未精日有事宜處置不暇而復虞内應之患發於邊城或反間之言行於

中國百憂具在數月于茲而方修完諸柵訓齊六將相山川利器械為將來之大備不幸昨者高延德來自賊庭求通中國之好其僭偽之稱即未削去臣以朝廷方命入討豈以未順之款送于闕下請朝廷處置又恐荅以詔旨則降禮太甚若屏而不荅則阻絶來意此不可二也兼慮詐為款好以殆諸路之兵苟輕信而納之賊為得計此不可三也又寶元三年正月八日曾有宣旨今後賊界差人齎到文字如依前僭偽立便發遣出界不得收接臣所以却令高延德迴去仍諭與本人須候禮意遜順方可聞于朝廷亦已一面密奏臣又別奉朝旨依臣所奏留鄜延一路未加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臣方令韓周等在邊上探向彼或有進奉之意即遣深入曉諭適會高延德到來堅請使介同行況奉朝旨許臣示以恩意乃遣韓周等送高延德過界以系其意或未稟承則於臣為恥於朝廷無損及韓周等迴且言初入界時見

迎接之人叩頭為賀無何前行兩程便聞任福等有山
外之敗去人沮氣無以為辭賊乃益驕勢使然矣其迴
來文字臣始不敢開封便欲進上都鈐轄張亢懇言曾
有朝旨若得外界章表須先開視及僭偽文字應有辭
涉悖慢者並須隨處焚毀勿使騰布臣相度事機誠合
如此章表尚令先開況是與臣文字遂同張亢開封視
之見其狄山外事後辭頗驕易亦有怨尤與賀九言齎
來文字意度頗同非戎狄之能言皆漢家叛人所為枝
葉之辭也恐上煩聖聽或傳聞于外為輕薄輩增飾而
談有損無益臣尋便焚毀只存書後所求通好之言及
韓周等別有劄到邀求數事並已納赴樞密院今於涇
原路取得賀元二年七月十四日聖旨劄子一道並如
張亢之言其所來文字果合焚毀則臣前之措置皆應
得朝廷處分唐相李德裕與將帥王宰書為游奕將收
得劉稹章表恃慢無禮不便毀除令向後得賊中文字
事尋醫救得退自後久坐則頭運多務則心煩昨在延
安數曾發動戎事方急雖死難言及降罷之後猶乞專
所在焚之亦與今來意合其劄到數事內一事如臣所

諭取單于可汗故事欲稱兀卒以避中朝之號此大事
稍順餘皆可與損益儻朝廷欲雪邊將之恥當振皇威
大加討伐亦繫朝廷熟議必持重而緩圖之或朝廷欲
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諭利害苟能聽服亦天下
之幸也臣前所措置於此二道並未有妨然以臣之愚
慮茲寄任豈得無咎何敢自欺伏蒙皇帝陛下至仁廣
度不欲彰臣子之惡特因此量行薄責斯天之造也臣
之幸也臣敢不夙夜思省進退惕厲犬馬有志曾未施
為日月無私尚茲臨照臣無任 云云

乞小郡表

臣某言臣聞先民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下之
通規也進人以禮君親之盛德也臣仰遵明聖俯念拙
艱撫此病軀敢期生造臣 中謝 竊念臣前在饒州日因
學行氣而有差失遽得眩轉之疾對賓客忽倒不知人
事尋醫救得退自後久坐則頭運多務則心煩昨在延
安數曾發動戎事方急雖死難言及降罷之後猶乞專

領邊城蓋欲竭心豈敢避事無何赴任耀州以炎熱之
期歷涉山險舊疾遂作近日頗加頭目昏沈食物減少
舉動無力勉彊稍難見於永興軍請醫官看治次其本
州公事權交割通判發遣臣賦性本蒙處心至狹國家
擢於清要有遇事輒發之尤寄以重難無思患預防之
智言必取悔舉則敗官未踰數年實經三黜頻招物議
屢黷宸聰竊天力之主張由臣命之奇蹇矧今抱病何
可貪榮處於善藩已多優幸帶兹近職深未遑寧伏望

皇帝陛下推至仁之恩施曲成之化念其理歷出自遭
逢特發聖衷不循朝例以臣學士之職改一庶官或且
在當郡或於隨郢均汝之問守一小州庶獲安靜尚圖
痊瘉雖貪冒微祿詎逃識者之譏而遂避清班少緩有
司之責儻形骸未頓樂餌有功則當再就驅馳上酬亭
育臣無任云云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竊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學尊嚴師道教育賢材被服禮
樂之風準繩仁義之行功磨國器標率人倫式致用於
薦紳乃助成於聲教俊造以之富盛基業由是緜昌至
于唐家中外建學文物之盛三代比隆國家徇鐸敷文
舞干布化四方庠序比比而興萬國英翹奉拳拳勸臣
伏見餘杭郡素為善地蔚有秀民宜恢正始之風丕變
輕揚之俗前知州李詔在任日重修宣聖廟建置學舍
數十厦面勢顯敞允為儒宮足容絃誦之流迴處雲山
之勝臣自出守此郡延見諸生據衆狀舉請曾到御前

進士楊希堂領文會有二十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已
所益居多臣欲乞朝廷依天雄軍江寧府特賜州學名
額用明勸導庶獲修長歲時不廢方俗可厚顯閔德行
遠侔洙泗之間唐虞文章廣及江湖之上臣無任祈天
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范文正集卷十五

范文正集卷十六

宋 范仲淹 撰

表

讓觀察使第一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詰勅各一道特授臣邠州管內觀察使仍依前邠寧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招討安撫等使非常之命既出於絲綸未盡之誠敢逃於斧鉞

臣中謝臣聞先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祿此百代不易之典也臣又聞貴貴者爲其近於君也漢遣御史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節度使以軍禮見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之位遂爲武官學士丞郎一出爲之謂之換過入朝則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祿而不樂換之者久矣況今用兵之際事繫安危

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儻默默而受一則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笑狄之輕六則貽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爲經畧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都部署司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爲本路都部署兼領經畧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內朝近臣出臨戎閫以節制諸將孰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稟律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覩詔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內朝之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侍郎節度留後之上今降於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與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則失朝廷之重勢一也又既爲外帥則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有害於邊事豈敢區別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須令奏覆而臣輩豈不鑒前代將帥驕亢之禍

存國家內外情蹤之體此則減議論之風采二也臣又自至邊上常青將佐當圖實効上報國家勿樹虛聲妄求恩奬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効稍稍得實不至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猖熾枝葉愈大臣則一年之中三換旄鉞數將何面目責諸將之實効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臣聞自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則可共其憂患而馮國家之用故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飢今邊兵請給粗供樵爨醯鹽之費食必麤糲經逾歲年不霑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甲棄而埋之負罪以遁未能遠去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同其憂患馮國家之用故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飢今邊兵請給粗供樵爨醯鹽之費食必麤糲經逾歲年不霑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甲棄而埋之負罪以遁未能遠去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同其憂患馮國家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歸於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翻然改圖劫長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則常寒心古之方侯獲其厚祿養敢死之士以備寇患今之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得千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共之則減議論之風采二也臣又自至邊上常青將佐當圖實効上報國家勿樹虛聲妄求恩奬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効稍稍得實不至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猖熾枝葉愈大此則鼓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到邊上其熟户蕃部皆呼臣馮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酋領並僞署觀察團練使之名臣若受茲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夸狄之輕五也臣謂國家此舉使四路首帥失朝廷之重勢減議論之風采發將佐之怒鼓軍旅之怨取夸狄之輕由斯以往必敗乃事寧不貽國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馮國體而辭之也再念臣世專儒素遭逢盛時以文藝登科陛下擢於秘館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寒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報國以言馮先如臣曩者不能練事效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說黷于聖聰以中外共棄屢經貶放亦已塞朝廷之薄責矣然今之

狂士效唐人肆言朝市往往甚於臣者而朝廷容之直以臣於無事之秋先焉之言故天下指之焉狂矣而臣自追其咎未嘗快快此搢紳之所諒也前春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愚使過之議遂及於臣遽臣至于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頗沛十載灰而又然者數四矣臣自知子子惴惴非將相之才豈了大事但國家急難之際邊鄙乏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日勉一日俟將帥得人臣即引退丘園詠歌太平雖多難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廷豈有貪夫畜臣落近職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鄙永謝丘園非臣之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以來心墮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焉荷戈之事乎此臣下焉私心而辭之也伏望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亟日月之明發於獨斷追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內朝近臣經畧邊事節制

諸將其體重矣而況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祿者如方榮劉興輩必不願減厚祿以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沮喪不樂意衰神悴則事有隳墮豈復能振謀發策焉國家長城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盡心之意也一昨宰臣堅讓三公雖已行之命蒙陛下特俞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焉國體而辭之者六焉私心而辭之者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劾無功冒賞之咎又劾違制不受之罪以聽于朝廷假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敗名速禍死於寇亂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進也惟天鑒處之臣無任 云云

第二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所除觀察使且從廩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祗膺寵異載被孚愚心戴雲天足臨淵谷臣 中謝竊念臣器業無取誤荷

聖知國有急難固宜自効臣奔走塞下首尾三年曾無
寸功以稱上意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
帝陛下曲敦寬宥未即嚴誅今又擢居廉察享千鍾之
厚禄加千金之重賜於臣何少哉臣固上表陳讓者蓋
爲於國家未便何則落内朝之職改爲外官使節制諸
將頓失體勢又無功進禄發將佐之怒積貨于家鼓軍
旅之怨況慶州與賊界相接其逐族首領管三五百人
者便係署觀察團練之名本司常時行移邊上文字及
招安牓示若署臣新銜彼則相輕此皆未便之端也又
四路丈帥自來帶内朝之職而行節制凡百將佐無不
稟服方且力脩邊備堅禦賊鋒賴其協心將圖成効一
旦遷改人情大惑知者謂去此近職改爲外官非美也
其不知者謂有何奇功加此厚禄非宜也經畧使既無
功遷改則經畧副使豈得無望兼鈐轄都監等出入暴
露衝冒矢石比臣處任尤更重難見此遷改必有不平
之意若朝廷不待有功例皆進秩則諸將驕墮誰復自

奮國家邊事爲之奈何此又未便之大也伏望陛下發
於獨斷追還此恩臣得帶内朝職名節制邊事其體且
重副使鈐轄都監等即無不平之意各思自奮以求功
名又得經畧招討銜位與係署蕃部之名不相交錯免
生輕易此事體大乞垂聖鑒特降中旨如不獲命臣當
踐言繫獄上請不敢逃罪臣亦知本朝李維陳堯咨俱
自學士換觀察使當時四方無事非領節制俱享厚禄
爲優賢之命與今事體不同臣昨罷陝西經畧安撫副
堅辭廉察之位請存學士之職者蓋居節制之任藉朝
廷之勢以重其體也且儒生後進換入武帥或居於上
則多憎憤必有怨言或處於下則多見抑亦無成功惟
使日便乞落職守員外郎知一小郡而朝廷不從今却
異其品流隆其委注彼則望風懷畏寧敢不從此爲得
其體也況臣孤立明時無結託之跡遠居極塞非進用
之地如朝廷疑臣不就右職別懷過望即乞聖慈依楊
偕張存例特許解去邊任仍乞落學士之職換一刺史

或守郡官於隨郢間知一小郡臣死生幸甚死生幸甚
非領重寄固不敢借內朝之職矣如受命之日却有翻
言甘俟鼎鑊惟聖鑒裁之干犯天威臣無任云云

第三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御前劄子伏奉聖旨以臣上表陳讓
就除邠州觀察使事當體深衷勿循小節前來成命即
宜祗受者天語重臨莫非敦奬臣心再剖合盡懇私臣

中謝
臣聞虞舜以舍己從人而稱至德此聖人感人之
要也又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人臣事君之分也竊
念臣世爲文吏拳拳素風國家以西事之急用臣過次
俾預經畧三年于茲進不能行討伐之威非勇也退不
能宣懷柔之化非智也非智非勇豈主帥之材固當自
劾聽于有司豈期睿恩驟進寵祿臣退省無狀深所未
安況臣前表所陳謂落內朝之職則失朝廷之重勢既
爲外帥則減議論之風采獨受寵名發將佐之怒積貨
于私鼓軍旅之怨與僞署蕃部同其官號取夸狄之輕

述斯以往必有敗事以貽國家之患此物情可見朝廷
必已照之非臣之敢誣也況臣懦砭之質宿患風眩近
加疾毒復多鼻衄膚髮衰變精力減渴豈堪專爲武帥
以圖天石之功此臣量力之所不能也明矣且如劉平
本是文臣衆推忠勇尚不能當將帥之任朝廷察臣之
材能如劉平之武力乎昔唐用房琯虛名將兵拒賊一
戰而潰危困社稷此前人之明驗微臣之深戒也重念
臣出處窮困憂思深遠民之疾苦物之情僞臣粗知之
而天賦禍心遇事輒發故居其外則寡悔處於內則多
咎臣自知非朝廷進用之器如未獲退則願久守一藩
奉行條詔庶幾爲聖朝之循吏亦足託青史之末光垂
於來代今以邊鄙方艱承乏於此禦寇之力賴諸將佐
臣則日夜思省救其闕漏而已衆知儒臣固不責其勇
力及改武帥則取笑於三軍其諸路有不辭者或當壯
歲或負雄才非臣之所及也如裴德與張可久並命閫
門使一受一免朝廷各從其志斯有以見虞舜舍己從

人足以感犀下之心矣臣久荷聖知叨居近列何獨未
獲其請臣竊自疑今邊上新有事宜已發走馬承受張
翔赴闕敦奏本州全闕部署鈐轄臣未敢下獄待罪再
瀝肝膽上冒斧鉞伏望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
皇帝陛下垂至明之察推廣生之造許臣依舊帶內朝
之職經畫邊方節制諸將小事行之大事言之爲朝廷
之耳目其體甚重臣尚可力疾爲國盡心其武帥之難
寵祿之過臣敢不揆度固以死請干冒天憲臣無任云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臣某言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却守舊官者寵祿
固辭涉邀君之大咎聖言惟允推舍已之至仁臣中謝
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哲王之體也大讓如慢小讓
如僞儒臣之行也上得其體足以寧家邦下興其行可
以導風俗臣親逢盛美得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天
下稱慶哉竊念臣少游庠序長登科級周旋孤官了無
聞達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金
被儒紳臣敢不竭力悉心風宵乃職謹疆場之細事佇
干羽之大猷退作頌聲仰荅聖造臣無任云云

謝傳宣表

臣某言入內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伏蒙聖慈傳宣爲
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
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議亦非臣僚奏舉
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臣密舉臣僚代臣邊任奏聞
聖言天意非臣敢當仰戴光靈伏增戰汗臣中謝竊念
臣素乏才策誤膺奬寄經制西事三年于茲曾微毫髮
之功方俟雷霆之罰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
德皇帝陛下特降密旨許以重用豈茲無狀之跡可承
不次之命況羌戎素詐邊鄙多虞若以社稷之靈自然
嚮化則臣當自揆以請便安抱病之軀假一近郡靜臨
民政退保天年如朝廷未議解兵臣願奔走塞下再竭
心膂少贖過尤何敢輒舉他人代已邊任惟期自効上
荅聖知臣無任云云

讓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三班借職劉仲顏齎降官誥一通勅牒一道伏

雖屬邊臣實叨近職敢不議論少裨聖明傳曰事君如事親又曰君臣同體當此安危之際豈敢事形迹避嫌疑而不盡心於君親乎魏元成曰隋以事形迹而亡唐太宗深然之今願陛下恕臣萬死采臣一言天下幸甚臣觀易震卦曰震亨謂聖人因震恐而致亨天下幸甚臣觀易震卦曰震亨謂聖人因震恐而致亨大也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是皆得易之旨畏天之威而致其亨矣陛下其捨諸昨者鎮戎兵敗之後天色陰晦十日不解木冰地震羣心憂傷此將帥失人生靈致陷天地震怒之意也冬至後一日申時慶州又地震此陰陽戰而致動占書曰四夸爲中國之陰是夸夏交爭未寧之象也自西事以來延安東路北路官軍傷折萬餘人并金明承平諸寨所殺過蕃部萬餘户約四五萬口及麟府喪陷鎮戎三敗殺傷者前後僅二十萬人矣死者爲魚肉生者爲犬羊臣仰測陛下之心必大震動而天下莫知但見爵賞頒行疑朝廷高枕負茲生靈願陛下因其震動過崇謙讓以柔遠未至選將有差之辭告謝于皇天后土五嶽四瀆以哀痛之旨誕告多方下感人心上荅天戒陛下既已罪己兩府大臣必有遜謝之請小損勳爵而復其位臣等則宿兵困民討伐未效罪之大者請落近職左降一官帶責授二字乃削除經畧招討等使名秩管勾部署司公事以謝邊陲以警將佐以勵軍旅如此則天下聞朝廷罪己知陛下之心不負生靈將佐軍旅等見主帥負責知天子必欲破賊即皆震懼甘爲艱辛更無僥倖之望臣等得以嚴率其下日夜聚謀上賴威靈可期平定仍請詔下部署以下非大功不錄鈐轄都監非奇功不賞其班行將校軍士等所得功勞依舊量大小酬奬此救弊之端也今西賊漸熾恐謀深入陛下誠能與大臣密議行臣之策天下幸甚如失此機會行恐後時儻朝廷不取臣言則邊上終無大功寖有大患其勢然矣願陛下以大易之旨取古聖人之用心則震而後亨受景福於無窮庶蒼生於大賚臣之愚心謬策盡於此矣所降到詰勅等臣有此

一策未敢拜受臣無任云云

謝授知邠州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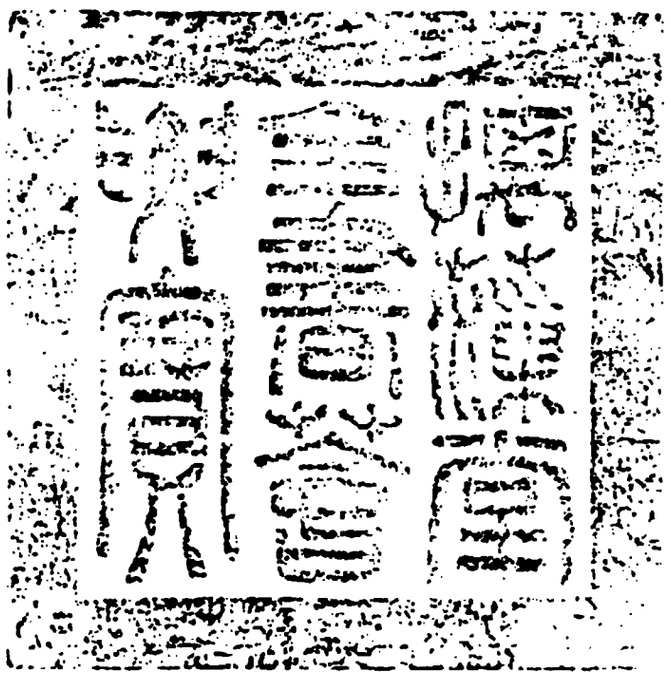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依前行右諫議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邠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訖祕殿焉寵甚隆邊安撫使改賜推誠保德功臣者陟降祕殿焉寵甚隆撫按邊庭所寄甚重臣中謝竊念臣涉道尚淺立身本孤偶緣英主之知獲廁通臣之列進登二府叅預萬機議刑賞則不避上疑革侥倖則多招衆怨心雖無愧迹已難安而況親奉德音遠憂邊患既此聞命誠合請行始塵宣慰之名來撫凋疲之俗繞周晉地將適秦關屬府庫之已虛積兵旅之尚衆動費萬計理當三思願假一麾就兼四路亦可處其疆事庶不傷於國財詔旨弗從留居巫弼之位表章再露請陳戒狄之機伏蒙皇帝陛下廟聽弗違亮言斯布假禁名往守要藩遥按諸部存茲國體簡于聖心臣敢不即日首塗奉詔行事生民疾苦可得詢求邊塞機宜更當籌慮用罄臣節以酬聖知臣無任云云

謝授知邠州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資政殿學士守本官知邠州兼陝西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訖祕殿清華舊藩要劇祇膺渙渥伏切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生遘文明幼蹈聲教登于造秀之級涉彼州縣之勞寖遷榮塗過被宸眷擢居近府叅對大猷詎有興邦之言曾無經國之効自惟三省必匪久安願解貳於黃樞請分憂於紫塞庶供虜使聊謝輿言伏蒙皇帝陛下廟聽弗違亮言斯布假禁庭之要職居郡國之長人兼領使名復重邊寄進退以禮足爲儒者之榮本末可言盡出大人之造敢不祗礪風節佩服訓謀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副委遇之本意酬保全之大恩臣無任云云

范文正集卷十六

謹案卷十四第七頁後一行有惠愛名刊本名訛君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趙立福
謄録監生臣徐　墉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范文正集卷十七

宋 范仲淹 撰

表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者洊進榮階往臨善壤允為涯滿集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立跡本孤逢辰甚盛以匏言罔避擢登侍從之班以睿奬素隆選預弼諧之列乏增君之善道寡措國之令謀無補當時自安何地遽上借麾之懇實畏在梁之譏俄奉明恩曲加異數假職名於祕殿領使範於邊藩由朝廷之威靈屬羌戎之款順方露便安之請忽頒霶霈之私青瑣是登朱轓載啓臣績未著合陳三讓之封君命已行懼致再言之黷進退惶惑不知所裁此蓋伏蒙皇帝陛下天造曲成皇暉久照敦川澤并包之量法山雷善養之經憫其勤勞致諸安逸示中外之一

體保君臣之至懽臣敢不寅奉朝經躬修民政孜孜共理少望於前賢蹇蹇一心無忘於大節臣已一面起發赴任次無任　云云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臣某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書日行遣李曇男公事不當特放罪者具位之材早虧於國論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爰霽震霆允爲滌汗臣　中謝向以昧陋叅于幾微心則首公智非周物日視四方之奏類多庶獄之疑而有告訐以言情僞未究妖冗既斃證左弗完上開三面之仁在刑惟恤僉重一成之議至失不經多歷歲時尚騰牒訴伏蒙皇帝陛下川澤廣納日月委臨察其無他恕茲不及天地之私至大丘山之戴何勝敢不再省前尤一心後效少贖失中之咎用敷報上之誠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鄧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瑣闈清品穢都善地處之甚重惴然若驚臣　中謝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干及親之祿俄有得居之遇啓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氐羌犯塞朝廷旰食起臣思過之地授臣禦戎之策往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勳一旦召還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樞右改叅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齒尚循默之體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斂羣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策俄覩綏懷之事迺宣霈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深每秋必發求去沍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養晚年伏蒙皇帝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灌進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緊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敢不孜孜于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上酬聖造少罄臣誠臣　云云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臣某言奉勅就知荆南府續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允所乞依舊知鄧州者明命已行輒希改易危誠既露俄遂便安臣志獲宣天慈何報臣中謝臣涉道素淺立身最孤早由睿哲之知荐更繁劇之任頃升近弼思副上心以道直前雖危不避竭肝膂以論事犯雷霆而進忠未酬天地之恩已撥風波之議尚蒙聖渥俾守善藩忽此就遷實隆倚任臣以本朝盛德優禮近臣多處京輔之間以存國體之重而又子有疾恙日常憂虞復困道塗仍遠醫藥遂至再三之瀆庶通萬一之情伏蒙皇帝陛下曲軫洪私特回中旨許留舊治免涉長川蓋推體貌之恩曷副照臨之意敢不奉拳拳民政戰戰官箴誓堅介石之心仰荅高穹之造臣云云

于宸心臣云云

謝賜鳳茶表

臣某言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臣并賜臣鳳茶一合者久離帝右昚測天衷異恩一臨犁疑盡決臣中謝竊念臣至誠許國孤立事君屢觸雷霆之威數蹈風波之險一心自信三黜寧逃方安江海之情敢覩雲天之問伏蒙皇帝陛下仁存舊物澤被遠臣聖訓丁寧皇慈委曲念犬馬之微志錫龍鳳之上珍馨捧

靈芝之味滋甘醴濯五神之精奠祛百疾之寘煩允彰仁壽之恩特出聖神之眷謹當餌焉良藥飲代凝冰思苦口以進言勵清心而守道上酬君父旁質神明臣 云云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尚書禮部侍郎依前充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循牆弗獲致寇是虞臣 中謝伏念臣布素寒姿斗筲微器初縻下士之祿忽塵上聖之知歷升近班嘗預大政深自感激詎焉因循仰祖宗之謀請行故事懷社稷之計動發危言雖欲必盡其心奚能久安於位遽彰無狀誠合有誅而聖意始終天慈曠蕩尚寘名於祕殿復蒙幸於善藩大拙云藏人言用息莫聞課最敢覬龍光伏蒙皇帝陛下雷霆震霽威日月還照未忘圖舊不次推恩擢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緯職命如故爵數甚隆徒執讓以弗諧止服榮而焉懼臣敢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酬聖遇用竭愚衷臣 云云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臣某言伏覩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禮誕告天下臣守在遠方不獲榮觀大慶思有補益輒玆狂易臣 中謝臣聞易曰大觀在上言天下所觀在國家之爲也自古國家興行風教使天下觀之必先乎廟周人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示天下尊親之道漢顯宗永平二年春正月祀光武於明堂其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前史紀之爲令王之盛節伏惟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明堂大禮尊奉三聖配帝而饗普天率土咸知舞抃至於三老五更之典最爲盛德宜可兼而行之如前兩府老臣惟太子太保杜衍太子少傅任布在焉行直清忠蓋勤勞弼亮布廉潔不渝止足知退皆可備三老五更之選儻朝廷以禮大數煩難於並舉亦可召至俾陪觀大禮及覃慶之際特加恩奬是亦兼行養老之典也臣又覩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執節清素處心雅尚優游泉石樂於吟詠今八十

三歲精明不衰月俸之餘不治生業此則臣所目見之也而歸老十餘年不曾遷改亦無錫賜況天下似此近上老臣甚少不難旌奬加郎簡則去京遠遠難行召命可遥均三老五更之慶伏望聖慈稽考舊章特加恩禮自餘致仕官亦乞朝廷別賜推恩實當尊親之朝兼行養老之典足以表大禮之盛彰上聖之仁興天下之孝悌光搢紳之耆舊史官書之爲陛下之至德曄曄于千古干冒天威臣不任大願戰汗 云云

青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勑就差臣知青州充青淄等州軍安撫使已到任交割勾當者海岱之區地望攸重岳牧之任邦選甚隆拜命以還戴榮而懼臣某 中謝 竊念臣賦才寡薄抱節孤危會遇不倫進擢無狀發言多忤非輕去明主之恩觸事爲憂所重在太平之業消塵未補覆載何酬尚玷鴻私屢加優寄漸茲衰朽期以退藏伏蒙皇帝陛下天量庇全聖衷收采改此劇藩之守謹諸邊帥之權

奮權之初首承德音占預諫列念昔執卷惟虞無位之可行況今得君安敢惜身而少避間斥江湖之遠旋塵侍從之班大忤貴權幾成廢放屬羌臣之負險顧將列以難裁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嘗周旋戰備指目地形力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誓復橫山之壤亟逼講和雖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患預中樞之密勿曾不獲辭參大政之幾微益難勝責自念驟膺於寵遇固當勉副於倚毗然而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稱爲

迂闊以進賢援能爲樹黨以敦本抑末爲近名洎忝二
華之行愈增百種之謗上繫天聽終辨衆讒因懇避於
鈞衡发就班於符竹一違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
於便安奈神道常惡其盈滿請麾上頴蓋遭拙疹之未
平息鞍東徐益覺靈醫之不効唯積疴之見困非晚歲
之能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寞寞幽壤倏爲長往之期
穆穆清光永絶再瞻之望旰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臣起
于諸生歷此華貫雨露澤於數世圭組煥於一門有如
臣焉足爲榮矣當瞑目以無憾尚貪生而有云蓋念所
惜者盛時所眷者明主雖性命之際已能自通然君臣
之間豈易忘報但無恒化以竭遺忠敢憚陳於緒言庶
無負於没齒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
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
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如此
則不獨微臣甘從於異物庶令率土永寢於淳風言逐
涕零命隨疏殞臣無任惶懼戰惕之至

范文正集卷十八

宋　范仲淹　撰

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右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羣材陳正道使其服禮樂之風樂名教之地精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濟濟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布于外則有移風易俗之善故聲詩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在此矣國家崇儒敦古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當州近輔之郡宜崇治本兼至聖文宣王廟已有學舍三十餘間有脩學進士二十餘人非有講貫何以發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主簿充應天府書院說書王洙於天聖二年御前進士及第素習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年伏望聖慈特與除授當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所貴國家教育之道風布於邦畿進脩之人日聞於典籍士務稽古人知嚮方干冒聖威臣無任云云

求追贈考妣狀

右臣竊露微衷仰干睿聽霆威匪遠淵懼斯深伏覩編勅節文一應京朝官在任未滿不因公事朝廷非時移替在任不曾磨勘轉官者後來同計及三周年不以到闕在任並與磨勘者伏念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除持服月日外亦以四年餘兩箇月不敢僥求磨勘今爲遷奉在近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恤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茹逾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游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常殞泣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待既脩養之仁則重罔極之報曾無風夜永懷死生何及今又俯臨葬禮尚闕褒封祭奠之間誌述之際乏茲恩數逼於哀誠身廁登瀛之華親無漏泉之澤矧遇孝理若爲子心今欲將磨勘改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冀遷

曆之日得及追榮況臣尚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深軫至仁俯從卮素特降曲成之造更覃廣愛之風則人子至榮獲顯親於不次君父大賜必捐軀而是圖臣無任云云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右臣伏覩先降勅命指揮乞致仕官三丞以上與一子恩澤指揮乞致仕官因此陳乞自贊善大夫以下文武官即未有殊恩鮮聞致政臣切見外處勾當文武臣僚幕職州縣每有疾患耄老之人百姓無告本路轉運使長吏欲行體量或聞貧虛不忍廢罷臣聞先王養老莫不推仁在於公朝宜行懋典伏望聖慈應致仕分司官今後每遇郊禋各與進秩耆耄蓋寡優渥何傷內致仕官并乞與折支全俸況國家折支物色朽腐無算又所估太高久宜制置庶能周濟以養衰殘其文資未有朝散階者仍乞就加庶明尚齒之恩異於班列其三班使臣判司簿尉以其非大夫之等未有致仕條例亦乞與

南班上佐等第別降指揮所貴休官之人不甚失所勸臣下廉退之節彰君親存覆之仁遂其優閒免於窮困如允臣所奏即乞特出聖恩指揮

舉歐陽修充經畧掌書記狀

右臣叨膺聖寄充前件職任即日沿邊巡按其有將帥之能否軍旅之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狄之情僞皆須廣接人以訪問復盡心以思度其於翰墨無暇可爲而或奏議上聞軍書叢委情須可達辭貴得宜當藉俊傑以濟機事臣訪於士大夫皆言非歐陽修不可文學才識爲衆所伏往者緣臣之罪有黷朝聽蓋本人素好議論聞于搢紳只如臣爲諫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脩皆曾移書責臣等緘默無執非獨有高若訥之讓也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訥知其無他亦常追悔聖慈特差充經畧安撫司掌書記隨逐巡按所典書奏並國家之事非臣下之私若不如舉狀臣甘欺罔之罪

云云

舉張方平充經畧掌書記狀

右臣今分經畧安撫都部署司職任在延州又發遣延州兵民公事其應荅諸路文字動涉機宜日不暇給凡有奏報朝廷事須精密臣獨力當之必有謬誤經畧司雖有判官三員多在本司及別路勾當臣昨舉歐陽脩充本路掌書記尋以召歸館閣更不赴任臣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復有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

舉彭乘自代狀

准勅應係兩省臺官尚書省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者

右謹具如前臣奉勅就轉尚書戶部郎中依前充職臣伏見京西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彭乘博學不倦孤立無徒館殿之中獨焉淹久臣今舉自代

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右臣竊見權潤州觀察推官許渤在鄉曲時衆推孝行登仕宦後自守靜節天禧三年進士及第授初等職官數任別無過犯至今猶是初等清心至行不求聞達復通經術長於論議苟非叩擊似不能言伏望聖慈特與改轉京官簽署陝府判官廳公事庶旌廉退之士以抑僥競之風如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

舉滕宗諒狀

右臣竊見知涇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滕宗諒詞才公器周於致用曾出聖選擢在諫司當時同列之人並已清顯今涇原已有帥臣本州不屯軍馬別無劇務欲乞朝廷改除於繁重處任使如無稱効及有所犯臣甘當同罪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右臣伏覩先降勅節文今後應京朝官幕職州縣官不曾犯贓私罪情輕並許應賢良方正科目者竊以國家

下賢良之詔求補益之言非止掄材將以致治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必以得士爲昌不以限年爲重臣竊見權耀州觀察推官丘良孫學術稽古文辭貫道求之多士宜奉大對臣今舉本人堪應上件科目伏乞朝廷特賜召試若不如舉狀甘俟朝典

舉張昇自代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授尚書禮部侍郎臣伏見工部郎中集賢院脩撰知潤州張昇等並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重臣所不如乞迴臣所授以允公議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右謹具如前臣竊見秘書丞知并州太谷縣事張伯玉天賦才敏學窮閫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古今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嘗應科舉未親册對如今仰被清問與鄭戩管勾記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者臣等未立邊功忽承召命必慮別有進擢實不遑寧伏緣臣等自領之有補聖政臣今保舉其人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若不如舉狀甘俟朝典

舉張問孫復狀

右臣伏覩赦書節文應天下懷材抱器或淹下位或滯草萊委逐處具事由聞奏臣觀國家居安思危搜羅賢俊以充庶位使民受賜此安邦之正體也臣竊見試將作監主簿張問文學履行有名於時前應茂材異等科再考中式以父喪不得就試近上封事始露國恩職不稱才衆知沈俊臣又見兗州仙源縣寄居孫復元是開封府進士曾到御前素負詞業深明經術今退隱泰山著書不仕心通聖奧跡在窮谷伏望朝廷依赦文採擢張問乞除一陝西藩鎮職事官孫復乞賜召試特加甄奬庶幾聖朝湲汗被于幽滯

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第一狀 韓公同上

右臣等各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等交割本職公事

經畧之任竭心戒事其於邊上利害軍中情僞年歲之後方能諳悉至若倉卒之際賊謀百端熟於見聞始可料度且朝廷舉天下之力應副西事于今累年賊氣尚驕屢爲邊患是朝廷責臣等立効之秋臣等盡節報國之日況賊界雖來請和或恐盟約未合近復却有點集事宜將來倍須禦備今去防秋只是百餘日間夙夜經營猶恐闕漏臣等若更離去或致疎虞不惟上悞朝廷愈長寇孽顯是臣等自貪寵異移過後人雖當萬死何以塞責兼近蒙差降中使宣諭臣等候邊事稍寧用在兩地臣等尋具奏聞且乞依舊陳力此由衷之請天鑒可明即非今來虛有陳讓伏望聖慈念邊事至大不可差失特降中旨允茲至誠許臣等且在本任庶竭疲駑得裨萬一臣等無任云云

第二狀

右臣等奉聖旨令疾速赴闕臣等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已具奏聞乞且在本任去訖竊念臣等自臨邊鄙久阻闕廷入對清光人臣所願忽承召命豈合稽留然事有可憂須當陳列伏自西事以來邊上帥臣數有改易天下知其不便朝廷每以曠官承乏不得已而行之臣等四年之中三換邊任不聞成効固當坐責昨以涇原師敗之後朝廷命臣等兼領四路以禦劇寇臣等夙夜議論思有報効奏選將佐促治戎備閱習軍馬完補器械爲向秋之備但西人詭闕方議納和臣等不敢出入塞下恐涉生事然常防慮詐計未嘗懈心且西賊前來誓書甚明以四十年之恩信一旦翻覆況今情僞未知復有點集之說此大可憂防之日也臣等於此處置纔以諳練上下之情方且稟信節制進退庶無大釁若貪冒寵榮輒便舍去則是復有帥臣數易之弊如寇患再作臣等躬親邊事猶懼不濟或遠料賊情則多失機會且臣等自膺寄任蒙朝廷推信日重一日凡百陳請如在帷幄無不施行是臣等遭遇盛明盡節立事之時也所以感激剖述願留此年或寇患必息則脩固邊備爲

他時之防如其未寧則與將佐合心持重禦捍宜無深入之憂如賊志倔彊終難調伏則臣等選練兵將於三二年間仗朝廷威靈討服橫山界近蕃以遏外患臣等志在分憂非敢飾讓近名頻煩天聽乞聖慈深照臣等無任云云

第三狀

右臣等近以邊事未寧忽承召命兩陳奏牘且乞在任誠懇斯至利害甚明尚慮朝廷未垂照悉謂臣等以禮爲讓務取虛名俟及再三即當上道是以重煩天聽終期得請竊以處勞而思逸重內而輕外人之常情也今臣等勤勤懇懇且願竭力塞下豈置身艱苦違人情之所樂以矯時干譽者哉誠以經畫西陲于今累歲雖無毫髮之効上副委遇其如軍中之事粗已諳詳況西寇父祖以來蓄養妖謀一旦叛命乘累勝之氣而遣人納和此固包藏禍心別營兇計今防秋急備都無數月之期臣等若貪冒寵榮便離職任向去或有侵軼害及生

靈使朝廷重憂後人當患則有識之人孰不責咎何施面目以對威顏雖伏顯誅亦無所救故臣等披瀝肝膈屢有奏述且乞在任以盡疲駑持重保邊庶少敗事或且許其盟約未解防虞則願更留歲月之間補完闕漏縱其翻覆不失支梧萬一寸功有立寇患稍平則朝廷進用有名臣等歸朝未晚愚衷感切天地可明唯君知臣必當鑒諒伏望聖慈開納早賜允俞臣等無任云云

第四狀

右臣等自承召命累上封章乞且留本任聖明之照必察愚衷然慮朝廷謂成命已行不許改易或謂三讓爲禮未賜允可臣等莫遑啓處重煩天聽竊念臣等本以書生昧於兵術朝廷委茲邊事不獲固辭三數年間勉心彊力徒懷憂患罔敢暇逸至於勳績絕無稱道雖天心至仁尚賜全宥臣等當自循省更思報効豈復舍邊陲之患冒朝廷之寵以取重悔哉所乞且在本任者非敢自謂必能銷殄兇寇以安西鄙蓋臣等受國重委久

於戎政或才力不足終坐重責是臣等之分也若不能畢事移患後人而得謂之忠乎況自來帥臣初至則衆多之言爭陳利害於軍民蕃部之中號令處置頻有更改是以邊塞衆情皆安於習舊而憚於新規又將佐勇怯未能盡知倉卒之時指縱或誤則其害不細故未平定間忌在數易此朝廷之所明知況今國家急務在於西陲臣等於此用之不爲不重乞聖慈特迴天鑒使得盡臣子之心臣等 云云

第五狀

右臣等近者忽承詔旨俾赴闕廷繼上奏封且乞在任未量聖慈果悉愚誠夙夜震惶若無所措伏念臣等自西寇猖獗久當戎事雖才不逮志未有成績若其裁處軍政審料敵情既踰歲祀粗亦詳練故邊防憂患之急臣等去就之分前奏備列不敢煩陳今所切者昊賊累次盜邊必先僞達誠欵伺我少懈隨即奔衝今又遣人請和往復遷延即過夏月其或盟約未合必是又圖侵

軼而朝廷當經營防秋之際動易帥臣送故迎新衆情自擾則於禦扞之事不無廢闕賊如乘我不備遽足遂其姦謀則是朝廷以西事爲輕而以進擢微臣爲重或因此有誤大計更滋寇孽則臣等貪冒寵異情何以安臣等所以知遠在朝廷不若親臨疆場蓋耳目所接指縱爲便庶於倉卒不失事機況今干戈未寧民力漸屈忠義思奮聖宸重憂宜拔非常之才待以不次之位使其恢宣賢業講求廟算臣等自當奔走塞下奉行勝畧如此則內資帷幄之議外期節制之行用以相須冀乎必濟伏望聖慈察臣等忠盡之懇素有本末實不以內外之職輕重於心早賜允俞使盡臣子之節臣等 云云

范文正集卷十八

范文正集卷十九

宋 范仲淹 撰

狀

陳乞邠州狀

右臣聞臣之事君也貴先勞而後祿朝之命官也患重內而輕外重內輕外何以收藩翰之功先勞後祿所以勵搢紳之志臣雖無似輒慕前修臣昨在朝日曾與韓琦同進陝西攻守策又去年秋曾有聖旨令韓琦與臣互換往邊上照管臣遂面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陝西一郡兼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及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尋蒙聖恩差充陝西宣撫使又以幷丹舉兵西征元昊在河東接近復差臣兼河東宣撫使臣自至河東體量得邊上利害各已奏陳今余靖自北既回必見幷丹無南牧之意臣久住州軍亦慮煩擾欲過陝西即又宣撫使所行諸軍須望特支恩澤緣南郊均賜之後陝西府庫已虛或更行特支又須費十數萬貫如不往陝西則前所上攻守之策復成空言伏望聖慈依臣前來面奏罷參知政事并安撫使只差臣於邠涇間知一州帶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仍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如此則不銷更散特支自可就近處置邊事臣此直誠並守前奏侯三二年間邊事寧息攻守有備儻聖恩未移用臣不晚庶朝廷無內重外輕之失臣亦有先勞後祿之效進退始終良得其宜臣無任云云

陳乞鄧州狀

右臣聞理之安危固當殊體官之廢置孰可冒居竊念臣昨廁台司日瞻宸扆親承睿詔俯念邊防思得通臣往分重寄臣既獲聞命因敢請行遽將宣慰之恩來安屯戍之旅臣以戎情未測備預當嚴願領一藩兼按四路欲將臣與韓琦所上邊策躬親施行尚蒙朝廷付茲職任臣自到邠土已逾半年復以前策奏陳庶逃尸素

朝廷以彼戎歎順方用柔懷不欲修威恐成生事臣之所上必可寢停今又覩朝旨據鄜延路奏所定疆界並已了當仰保安軍鎮戎軍權務通行博易者事或寧靜理當改更其陝西邊事自有逐路經畧使處置惟此四路安撫司今後別無事務欲乞朝廷指揮罷臣則宿患肺疾每至秋冬發動若當國有急難之時臣不敢自求便安且當勠力今朝廷宣示西事已定況邠州元係武臣知州伏望聖慈恕臣之無功察臣之多病許從善地就訪良醫於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鄧之間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示君親之至仁從臣子之所望實繫聖造得養天年臣無任瞻天仰聖云云

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淮御史臺牒淮慶歷八年五月十四日勅節文於內外升朝官曾任通判成資以上人內堪任清要任使者各同罪保舉貳名並須歷任無公私過犯及不是見任兩府并自己親情方得奏舉或雖公罪杖以下情理輕亦

許論薦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知絳州職方員外郎向約生相輔之家而能專儒學謹官業廉貧苦節慎靜寡過臣前知潤州日約爲通判備見操守後來累次爲郡皆有理績推舉甚衆未蒙奬擢知光化軍屯田員外郎李宗易天禧三年進士第九人及第素負詞雅居常清慎有靜理之才無躁進之跡今在隣屬稔聞治狀人憂其去吏不敢苛此二人者久於揚歷各有行實並堪充清要任使如朝廷擢用後犯入己贓臣甘當同罪即不是見任兩府并自己親情歷任並無私罪內有公罪者亦係杖已下情理不重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

伏奉勅命就差知青州兼安撫使吕公弼到任訖令具合奏辟官二員如後一前御史臺主簿張諷文學懿贍履行純雅未升科進的有才稱欲乞朝廷採於清議推以異恩特賜召試授一出身差簽署青州觀察判官廳公事

新注下正官王嘉祥即今未到乞勘會京東路節鎮別

除一處一鄧州南陽縣主簿李廓進士出身素有文行涉道且深到任已成一考見權鄧州職官欲乞朝廷特除權青州兩使推官兼管句安撫司機宜文字節度推官近新到任乞移側近州郡如難得闕即乞許令安撫司差權見闕官處勾當所貴不住俸給況本路見闕官數員右謹具如前臣受國寄任日憂曠闕或得此二人助其不逮庶無敗事如朝廷擢任後犯入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薦李覯并録進禮論等狀

右臣聞古之明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爲臣者以舉善爲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旦嘗忝輔臣輒慕前脩之爲少答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禄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

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處州草澤周啓明攻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奬勸臣觀李覯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爲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官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先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

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學者以爲春秋之道久隱而近
乃出焉案苦心探賾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等若
干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宣
付崇文院又念其人家道貧窶妻息孤窮有親弟寘亦
習儒業未登祿仕伏望聖慈特霑一命況案曾任府界
提點偶緣病罷別無過犯中前監察御史梁堅蔡棗等
亡後亦蒙録用子孫體例頗同不爲僥倖以彰聖朝旌
録儒學使其孤幼不墜丘壑亦天地之造也干冒宸嚴
臣云云

陳乞潁亳一郡狀

右臣輒陳危悃上黷高聰逖仰雷霆不任淵谷切念臣
涉道至淺賦材本下爰從孤宦首被聖知自謂得君未
嘗避事險易一志周旋四方今守東齊方面亦重救災
禦寇敢不盡心而年高氣衰日增疾恙去冬以來頓成
羸老精神減耗形體胝弱事多遺忘力不支持其青州
常程公事已牒通判職官發遣其安撫一路九州軍兵
馬公事繁多至於郡縣利害鄉川寇盜皆稟本司指縱
自臣抱病勾管不前上無以分宵旰之憂下無以逃尸
素之誚惟是奏報文字臣則竭心勉率亦多稽緩揣已
量力實不自安伏望聖慈於潁亳二州就差臣一處所
貴閒慢少事可以養疾庶安朽質少保殘年仰祈洪造
之私惟誓丹衷之報臣無任 云云

劄子

論西京事宜劄子

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
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
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久絕無儲積急
難之時將何以備宜以將有朝陵之名漸營廩食陝西
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
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
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脩德以服遠人然

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以恃德也陛下內惟脩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伏望聖慈未煩下議且留聖意可俟臣口對不備謹再具狀奏聞

論復併縣劄子

臣伏覩敕書節文西京河陽管界諸縣近經併廢頗聞人民不便並特令依舊臣去年秋纔入中書蒙聖慈差中使催臣言事臣首陳七事內一事爲天下民困由吏役煩重如西京在後漢時三十七萬戶置二十縣唐會昌中十七萬戶置十九縣今有五萬六千戶尚置十九縣是戶口十分去七而縣額如舊吏役不減安得百姓不困哉後漢光武詔天下併減四百餘縣此治世之規可舉爲法臣請先於西京減併縣分以省吏役奉聖旨下范雍并本路轉運使密切相度聞奏尋據范雍夏安期等奏相度西京縣邑衆多人戶差役頻併今來減縣邑爲鎮實亦利便除山險空迥地里闊遠及陵寢所安

難爲廢罷外乞併作十三縣委得允當別無妨礙尋蒙朝廷依奉降勅施行訖約計減役人一千五六百戶已放歸農官員亦已省罷訖竊聞後來有臣僚上言或稱縣尉檢覆地遠且逐縣界分俱不及百里如南方縣分有三二百里者亦只一員縣尉以此方之甚不遥遠或稱却費軍人把守其守把軍人即非旋有招置並是本府宣毅兵士在本府中亦須請受或稱酒稅虧額今體問得逐鎮比舊日却有增盈其所上言皆非害民之事況無實狀只是坊郭物力之人恐產業閒慢或逐縣公人中有巢穴已成不願更改者因茲妄說不便扇搖人情致臣僚誤有採聞形于奏牘朝廷未深窮究便以爲然改已行之命特作需恩而不知一千五六百戶免役之家重加勞擾殊非霑恩之意只是坊郭物力之人縣邑狡猾之吏遂其志願僥倖歡呼必有作感聖恩道場以惑朝聽者其鄉川之民弃農就役復爲愁苦是害其本而徇其末也且光武之朝詔下併四百縣何號令之

行無敢沮者今朝廷止併六縣而號令已出敢有沮言是國家命令不行於外恩澤不逮於民矣國政如此則天下無事可行皆欲守因循之弊弊不可救亂所由生且西京在漢時三十七萬戶置二十縣今五萬六千戶置十九縣其吏役勞擾亦甚明白非隱昧之事臣爲近輔請行此令者蓋欲蘇息窮民且非利已緣親奉德音并降中使促令論列時事非臣輒有改易況典故甚明非出自胷臆如上言不當乞朝廷直行黜罷不銷重擾生民而沮此一議若轉運使等定奪不當亦乞朝廷駁下不當事件特行勘問明示責降自然利害分別中外無疑臣本上言之人如不黜罷其元定奪之官又不勘問却將重擾生民之事作恩宥施行於體不便不知令諸縣仍舊惠及何人臣爲朝廷惜此一舉使天下無復有省役息民之望伏望聖慈指揮西京未得追擾放役之人別候朝廷指揮更年歲間利害既明謗議自息所以懇懇上言者本爲輔臣知利害不能執守則國家之

惠必不能行生民之弊亦不能去儻朝廷以臣僚上言爲是以臣所言爲非即乞依臣所奏早加勘劾速行降黜臣即方敢伏罪不復論列取進止

乞脩京城劄子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旰宵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言而無取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絶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爲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湊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爲倚何哉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

已久人不知戰鬪寇大至羣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絶無險扼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倚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迴顧之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爲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爲亂舊將哥舒翰引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違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於朔方天下豈復爲唐矣德宗欲幸益都李晟累奏乞且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違遠重兵則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迴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完京師使不可犯則是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勿出也進不能爲患退不能急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

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脩完城隍爲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卿士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清問而輒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僭未甚爲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陜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朔河東會要爲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預爲大備天下幸甚干犯聖威臣無任云云

又

臣近覩邸報有北使到闕遠近稱慶及見逐處關報事宜却言西北兩界各大點集比疑北使之來未甚誠實以四十年之恩信無故動搖恐非有限之貲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爲之防盟誓不足倚也戎情翻覆自古非一臣竊覩朝廷未脩東京而先脩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雖先朝曾有北都之行當時有宿將舊兵嘗經大敵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恥言不武爭乞効命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駕前諸班武士務誇膽勇有悞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叱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橫行是面謾也今陛下自顧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脩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爲此也若將巡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輪遇陸可載遇川可濟如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黃河取鄆濮而襲我京城陛下虛往北京而敵入東路此可慮之

一也又宗廟社稷皇宮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兵或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巡幸北京六軍盡出迴顧京師億萬之中或有姦宄竊發爲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鑾輿未出來逼澶淵聲言向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之四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城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哥舒之敗則社稷爲憂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況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爲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乘輿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扣澶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弗許矣彼求決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伐其謀矣而復銳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爲京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爲之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惟聖鑒裁之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臣聞國家求治莫先於擢才臣之納忠無重於舉善臣竊見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新差知徐州王洙文詞精贍學術通博國朝典故無不練達搢紳之中未見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鎬方之不甚過也臣在中書

日洙曾求知越州時章得象以下並言朝廷每有典禮之疑則問此人必見本末豈當許就外任遂不行所請尋以撰成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賞勞恩蒙進直龍圖閣依舊天章閣侍講仍賜金紫以旌稽古之能也後以赴進奏院筵會乃在京諸司常例得從一日之休徒以橫議中傷例謫居外三經赦宥未蒙召還恐非聖朝棄瑕采善之意臣近見此人來知襄州復能精勤政治庶務修舉清簡和恕吏民樂康乃知其才內外可用自任工部

員外郎已及六考不求磨勘直龍圖閣亦又四年未曾遷改伏望聖慈不以人之小累而廢其大善如朝廷采鴻儒碩學以備詢訪則斯人之選爲中外所服矧有懿文可以發明議論潤色訓謨欲乞特賜召還儀表臺閣儻朝廷意切生民重其外補則乞就遷近職別領大藩使搢紳之列知稽古有勸爲善弗掩實聖政之端也臣嘗叨近輔知無不言況裹鄧隣封捻聞善治或不如舉狀臣受上書詐不實之罪如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取進止

范文正集卷十九

范文正集卷二十

宋 范仲淹 撰

賦

老人星賦 明星有爛萬壽無疆

萬壽之靈三辰之英其出也表君之瑞其大也助月之明但仰祥光莫辨皭然之象方資睿算斯垂耄矣之名皇家以大治雍熙咸臻仁壽感垂象之丕變彰御圖之

可久爰假號於耆年寔歸美於元后南郊享處能無鼓缶之歌銀漢經時誰是遊河之友觀夫落落位正熒熒影孤應春秋之候出丙丁之隅視合璧之祥兮未異顧連珠之瑞兮若無象茲黃髮永我鴻圖想天上之宵征寧悲鍾漏顧人間之夕景豈恨桑榆是何上象著明昌時合偶歷數自延於人主名實何慙於國叟月輪遥靚安車之意寧無天駟旁瞻失馬之嗟何有此蓋君著明德天陳瑞星會茲鼎盛薦乃椿齡增芳華於信史協休

美於祥經每觀運行如縱心於黃道無差躔次疑尚齒於青冥足使測象者考祥占天者改觀掛碧空而的的度清宵而爛爛非時不見如四皓之避秦有道必居若二疏之在漢大矣哉名尊五福位列三光發天文之炳煥符帝德之悠長北闕前瞻獨呈祥於有爛南山俯映共獻壽於無疆士有仰而賦曰天之象兮示勸君之位兮善建實贊天靈之數允叶華封之願又何必周王之夢九而嵩嶽之呼萬者也

老子猶龍賦 元聖之德通變如此

昔老氏以觀妙虛極棲真渾元握道樞而不測譬龍德而彌尊孰可伺珠長存慈儉之寶全疑在沼不離清淨之源宣尼之啓迷嘉言發揮至聖謂此真宗之德若彼時乘之性每去不祥之器劍化同歸常開衆妙之門魚登比盛莫不遺情寵辱放志希夷振淳風而騰驤有便樂上善而游泳無疑所謂性相近也故可則而象之知雄守雌宛訝存身之際絶聖弃智潛疑勿用之時至哲抱一之君聖人以設彼易文授諸君子考其在蒙之象

得此養正之理渾兮若濁下民無得而稱焉閒然而彰聖功亦在其中矣是以不伐其善罔耀其能惟樸素而是守又濬哲而曷矜故知我者謂我愚不可及不知我者謂我智不足稱務實去華育德之方斯在反聽收視養恬之義相應故得悔吝不生純和自履隱其明而若昧保其終而如始至賢者孟子在養素而弗違亞聖者顏生信如愚而有以是知蒙正相養聖賢是崇欲求乎不失其正必在乎受之以蒙石韞玉而外質蚌含珠而

內融天地何言育物之功潛用龍蛇處蟄存身之道不窮其或謀畫爲先聰明自廣不務淳淳而處每思察察而往則彼蒙也喪乎其眞此正也失其所養曷若我知白守黑老氏之教寧忘用晦而明箕子之風不與至矣哉正之在斯養亦宜其韞道德而不衒豈禍福之能隨志士體之而脩身素履無失聖人執之而行化赤子焉知迺有脩辭立誠窮理盡性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希聖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

禮義爲器賦 崇禮明義斯以爲器

禮義交舉聖賢是崇既覩化人之要爰彰爲器之功見日用之無窮前典之於身豈晚成而是慮體之於政見日用之無窮前典可稽格言斯啓假其器而宣其教尊其義而貴其禮本於太一寧因雕琢之勞見無不爲豈定方圖之體不速而成與世作程于以致滿而不溢于以知用之則行見者之謂智述者之謂明合二美以同歸皆能致用列五常而共久何患易盈是以化彼邦家器茲禮義其美也

混而爲一其設也分而爲二助政教而可大貴古今而不墜宣尼始問於周史雅契求新晉文首定於襄王允符先利豈不以爲君之柄也非禮何持立人之道也惟義是資居上而不我遐棄化下而何莫由斯有之則安在傾欹而莫覩聞而能從信用捨以從宜是知彼器也利乃生民此器也歸諸君子蓋用之而可資故喻之而有以察其無體可忘尚象之言執以衡身詎有假人之恥念茲在茲無爲而爲但守執虛之戒難忘持滿之規

安上治民寧使乎小人乘矣見危致命豈惟乎長子主之今國家稽古不忘宣風遐被其禮也同二儀之節其義也正四方之志覆萬國而無疆通大道之不器

今樂猶古樂賦 民庶同樂 今古何異

古之樂兮所以化人今之樂兮亦以和民在上下之咸樂豈今昔之殊倫何後何先俱可諧於雅頌一彼一此皆能感於人神原夫惟孟子之謨猷激齊王之思慮惠民之道將進述樂之言斯著以謂昔時搏拊實用洽於

羣情此日鏗鏘亦足康於兆庶蓋在乎君臣交泰民物茲豐和氣既充於天下德華遂振於域中寔萬邦之所共諒百世之攸同聽此笙鏞曷異聞韶之美顧茲匏土宛存擊壤之風孰是孰非爰究爰度且何傷於異制但無求於獨樂移風易俗豈惟前聖之所能春誦夏絃寧止古人之有作若乃均和其用調審其音上以象一人之德下以悅萬國之心既順時而設教孰尊古而卑今六律再推自邦伶倫之管五聲未泯何慙虞舜之琴其

或政尚滋章民猶勞苦樂雖導於前代化未暢於率土曷若我咸臻仁壽共樂鐘鼓八風時叙命夔而不在當年萬舞日新教胄而何須往古若然則不假求舊惟聞導和其制也雖因時而少異其音也蓋理心而靡他播茲治世之音無遠弗屆較彼先王之樂相去幾何今國家大樂方隆休聲遐被曾不惑於鄭衛自能和於天地舉今古而酌中與英塗而豈異

省試自誠而明謂之性賦 誠發爲德 彰彼天性

聖人生稟正命動由至誠發聖德而非習本天性以惟明生而神靈實降五行之秀發於事業克宣三代之英稽中庸之有云仰上聖之莫越性以誠著德由明發其誠也感于乾坤其明也配乎日月我生既異初郁郁而有融我性在斯終存而不竭上知不移無爲而爲蘊彼精醇之志發爲濬哲之資文王之德之純既由天啓周公之才之美亦自生知故得冠乎人倫立乎聖域所以見至矣之性所以成自然之誠究其本也蓋鍾純粹

之精及其顯焉乃著文明之德豈不以自誠而明者生而非常自明而誠者學而有方生而德者實茲睿聖學而及者惟彼賢良顛生則自明而臻謂賢人而可擬夫子則自誠而至與天道而彌彰若然則誠之道也既如此明之道也又如彼蓋殊途而同致亦相須而成理發乎仁義遂使跂而及之著乎聖神所謂誠則明矣且夫明乃誠之表誠乃明之先存乎誠而正性既立貫乎明而盛德乃宣有感必通始料乎在心爲志不求而得終知乎受命于天大矣哉考彼格言見茲元聖施爲可覩於君德動靜必導於天命由至誠而達至明是爲聖人之性

金在鎔賦　金在良治求鑄成器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覩從革之用將臨熠耀騰精乍躍洪鑪之內縱橫成器當隨哲匠之心觀其大冶既陳滿籯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睟睟而揚彩英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百鍊之功可待況乎六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貢我稱其良因烈火而變化逐懿範而圓方如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儻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手於良冶時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君或好賢越相之容必寫是知金非工而不用工非金而曷求觀此鎔金之義得乎爲政之謀君喻治焉自得化人之旨民爲金也克明從上之由彼以披沙見尋藏山是務一則求之而未顯一則棄之而弗顧曷若動而愈出既踊躍之求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可鑄羨夫五行之粹三品之英昔麗水而隱晦今躍冶而光亨流形而不縮不盈出乎其類尚象而無小無大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圍仁義俟明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鑪亦庶幾於國器

臨川羨魚賦　嘉魚可致何羨之有

彼何人斯在水之湄謂嘉魚之美矣臨長川而羨之瞻之在前殊有忘筌之意求之不得寧無結網之思徒觀

其紋浪不驚錦鱗感遂或在藻以安性或戲荷而從類
但見婧游固難馴致常自適於清流若有待於芳餌在
淵游泳疑莊叟之夢來依岸喁喁訝平子之書至潑潑
晴波在彼中河可以登庖焉蓴豆之俎可以昇鼎俟鹽
梅之和顧絲綠而則不俯猗漣而忝何凝睇依依控鯉
之方安得含情默默思鱸之興何多惜矣空拳眷乎頒
首止疚懷而肆目朶頤而爽口幾悔恨於庖無徒諷風
詠於南有心乎愛矣愧疎破浪之能敏以求之懼連馮
河之咎謀之未善烹鮮尚賒弗經營於綱罟空顧慕於
鱣鮪非達士之識矣其愚人之意耶胡不焉施罟之功
豈勞彈鋏胡不學投竿之術自取盈車又何必其志營
營其圖瑣瑣徘徊乎水澤之畔快悵於泉源之左亦由
射雉之子即亡矢以胡焉為待兔之人非設置而奚可然
則有焉者必先其器所羨者何止於魚器則可焉詎見
力不足者魚或空羨又豈得而食諸在臨事而求已將
觸類而起予五餌不陳釣四夸而莫至三綱不縉羅兆
民而則疎至如居人之常焉邦之彥欲高位而是蹈當
崇德而無倦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何煩健羨

水車賦 如歲大旱汝為霖雨

器以象制水以輪濟假一轂汲引之利焉萬頃生成之
惠揚清激濁誠運轉而有時救患分災幸周旋於當世
有以見天假之年而王無罪歲者也當其東作云布西
成以期何密雲不雨兮若焚若灼而大田多稼兮如渴
如飢耒耜之功既至倉箱之望將危豈無陂池抱甕之
行曷濟亦有溝洫挈瓶之利胡焉乃有智者樂水而起
予梓人治材而和汝謂一溉之可洽俾百兩之斯舉固
無傷於濡軌軏軏臨川初有認於埋輪翹翹在渚是車
也匪疾匪徐彼水也突如來如補畝畝之不足損谿壑
之有餘渤滴騰波忽若剌山之泉湧潺湲去浪漸如澄
江之練舒詎見瓶羸那慙綆短流洋洋兮乍若膏潤苗
忻忻兮初如律暖載脂載牽幾通鄭國之渠弗馳弗驅
自解成湯之旱動將勢旋發與機會既引重之象著亦

救焚之功大河水溢溢得我而不滯不凝原田莓莓用我而無災無害仁常汲下智復鉤深于以見因民之利于以見洗物之心若夫大禹之年應資治水必也高宗之世亦命爲霖至如賢人在輔德施周普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猶不取

用天下心爲心賦 人主當用天下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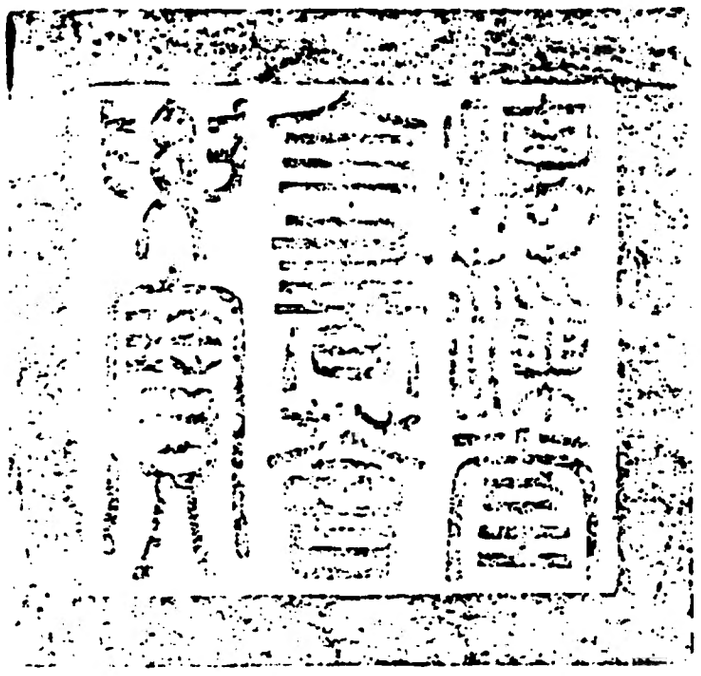
至明在上無遠弗賓得天下爲心之要示聖王克已之仁政必順民蕩蕩治大同之化禮皆從俗熙熙無不獲之人當其治國牧民代天作主敷至治於四海遂羣生於九土以爲肆予一人之意則國必顛危伸爾萬邦之懷則人將鼓舞於是審民之好惡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爲之去有災害必爲之防苟誠意從乎億姓則風化行乎八荒如天聽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當彼懼煩苛我則崇簡易之道彼愚窮天我則修富壽之方夫如是則愛將衆同樂與人共德澤浹于民庶仁聲播于雅頌通天下之志靡靡而風從盡萬物之情忻忻而日用豈不以虛已之謂道適道之謂權下有所欲吾何可專一應萬而誠至寡治衆而功宣堯舜則舍已從人同底于道桀紂則以人從欲自絕於天必也重乎安危明夫用捨弗凝滯於物我可并包於夏蹟老氏之旨無欲者觀妙道於域中蓍夫子之文虛受者感人和於天下若然則其化也廣其旨也深不以已欲爲欲而以衆心爲心達彼羣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隱配日月之照臨方今穆穆虛懷巍巍恭已視以四目而明乎中外聽以四聰而達乎遠邇噫何以致致聖功之然哉從民心而已矣

范文正集卷二十

謹案卷二十第二頁後一行元聖之德刊本德訛道據本賦韻改

第四頁前七行信如愚而有以刊本信訛忹據賦彙改

第七頁後六行蘊彼精醇之志刊本彼訛被據賦彙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鷹

謄錄監生臣徐　墉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樊川集注
李詩集正
範集

82

吉林人民出版社